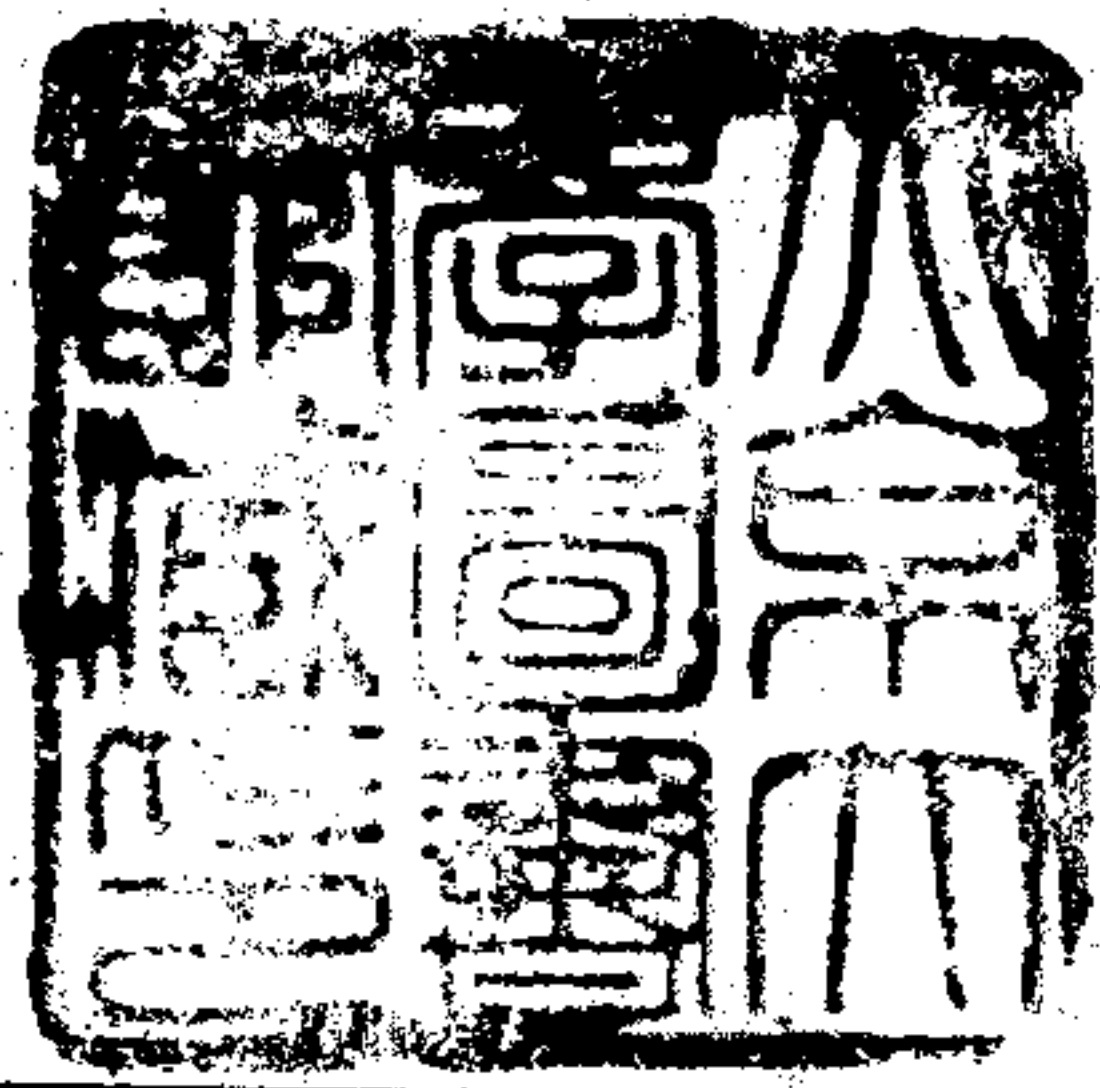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八二・史部・詔令奏議類

綸扉奏草三十卷（卷十四至卷三十）〔明〕葉向高撰……………一

續綸扉奏草十四卷〔明〕葉向高撰……………三五

楊全甫諫草四卷〔明〕楊天民撰……………六〇七

綸扉奏草卷之十四

催請軍政揭

該兵部尚書李化龍以軍政事屢請苦請未蒙

允發此

國家大典化龍不得不言臣亦不得不代為之言而言又已竭無可復言惟望

聖明念

朝廷必不可廢之典禮臣子必不容已之情節賜檢發其化龍告病疏曾經臣擬上者亦乞

併發以便供職秋防在邇本兵任重萬不可令閉

門堅固致誤戎機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乞休第十五疏

奏為患病乞

罷事臣連年有痔瘍下血之病甚覺不支而今歲愈劇因二三大條方相率求去隱忍而不敢言者久之昨日在閣中一暈不醒幾于長逝今日欲勉強出門隨行隨跌半步難移故復中止伏枕思之人身愛則病憊則病勞則病無此三者即金石為姿猶將銷錄况于孱弱衰頹夙嬰重患之殘軀哉今

朝政壅塞至此財用空竭至此水旱頻仍至此

奏草

卷四

二

民生困苦至此誰秉國成能晏然坐視至于兩頭四目之妖到處疊見昨陝西所報尤為駭人變不虛生必有徵應臣之憂極矣章疏不發則問臣官僚不補則問臣大小政事不行無不問臣其最急如枚卜考選二事望臣尤殷罪臣尤重臣亦人耳只有此心只有此口心已折矣口已乾矣此外更有何術可以通神可以回

天詢之今人則今人不知考之古人則古人無有欲留既難展布欲去又苦繁雜日日煎熬人

人理終之憊極矣至于馳驅奔走終歲不休雨雪風寒無日得避此雖中外諸臣所無之勞然臣受

恩獨深名位已極縱使盡瘁鞠躬亦其常分何敢為

君父言也惟是憂鬱之餘加之委頓勢必顛危若不堅決一去妨誤愈多臣罪愈大豈不戀

主恩豈不知政本無人顧情勢至此無奈何耳臣聞之高位難居危機易伏臣事

皇上三四年間未嘗敢有一言半語于

奏草 卷十四 三 御前傷一人害一物即士大夫彼此爭競臣亦只

求和諧無所黨護如今歲御史金明時以考察事被參又以干犯觸

聖怒臣勸解調停不遺餘力此

皇上與部院諸臣所共明者而傳聞悠悠謂臣構陷是臣生平寸長至此盡失亦足傷也臣於此事甚不欲言今且去矣故敢併自引咎統

望 聖明垂憐即

賜罷斥或

准令休致別選賢才以襄政理臣生生世世銜結無窮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數年忠誠清正朕所悉知諸所陳奏具見懇誠政務方次第舉行卿如何遽欲求去國事何人主持宜即出贊襄以副眷懷金明時干犯字樣是朕親覽已從輕處了小人疑誣卿不必介意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十四

四

請發考選疏

奏為懇

發考選事今日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皆以考選事迫其疏親至

文華門叩懇

皇上蚤發此非萬不得已不敢如此其中事情二

臣言之已詳臣亦無所容喙惟臣備員輔弼

稱為股肱夫科道耳目之官也人身而無耳

目則雖有股肱亦俛俛其何之然則

皇上非但廢耳目之用而亦廢股肱之用矣今天

奏草

卷四

五

災頻仍妖怪疊見海內人情鬱結已極而

皇上又靳惜此官使言路盡虛臺省各差盡闕數

十年來作養之人才盡投閒地臣誠不知其

可也頃者

皇上黜用江西巡撫稍下方面各官人皆踴躍以

為轉圜有機要其最緊最急無過考選一事

此事一了則其他皆可次第舉行而四海翁

然頌

聖主矣臣病苦已極幾欲無生然猶恐死以待此

事惟

皇上俯鑒下情

亟賜允發臣卽溘先朝露亦感

聖恩矣臣力止此臣言止此如

皇上竟不信臣則乞卽行罪黜以謝天下母使臣

長蒙怨咎無已時也臣不勝激切冒昧祈懇

之至為此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奏草

卷四

六

乞休第十六疏

奏為病臣感

恩力難圖報再懇

聖慈俯容休致事臣頃以患病乞罷奉

聖旨卿輔政數年忠誠清正朕所悉知諸所陳奏

其見懇誠政務方次第舉行卿如何遽欲求去

國事何人主持宜即出贊襄以副眷懷金明時

干犯字樣是朕親覽已從輕處了小人疑誣卿

不必介意吏部知道欽此臣從床褥中稽首跪

誦感極涕零即欲赴免匍匐承

奏直 卷之四 七

明命無柰臣病患纏綿腸胃枯損一日之中數番

下血下血之後必至昏沈延至數刻乃始復

甦凡

發下本章皆不能詳閱諸所票擬皆呻吟口占常

多踈失以此臣心愈苦臣病愈增向猶問醫

調治今度此病難瘳亦不復醫以生死存亡

委之命運而已情勢如此

皇上猶可學臣之贊襄而不求人以代之乎臣觀

近日士大夫每以門戶分爭為慮在臣私心

竊謂以爭止爭必不能止惟以讓止爭庶有

止日而崇讓之風當自大臣始今天下賢才

甚多而臣獨居政地且將四年非但誤國罪

深即律以推賢讓能之道亦當愧死造物忌

臣鬼神禍臣

宗社之靈亦知臣之愆戾而不佑臣此臣病之所

由生而萬難以強留者也臣今所控于

皇上者只有兩言曰今日此官必不可為臣之辱

劣必不能為實情實語毫無矯飾伏望

皇上哀臣窮迫

亟賜罷歸即行推補仍將目前必不容已急務如

奏直 卷之四 八

吏部考選兵部軍政

立賜檢發庶

朝綱振飭耳目一新非但臣得延殘喘于田間

而國家自此亦可享安靜和平之福矣臣不

勝冒死哀祈之至奉

聖旨今朝端多事卿殫忠為國鎮定主持朕所倚

賴已有旨慰留如何又堅欲求去宜體朕至意

即出贊襄毋得苦辭政本乏人朕慎於簡用故

此稍遲知道了考選疏候檢發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摺

臣再疏乞歸重奉

溫綸隆天重地既

諭臣即出且念政本乏人慎于簡用臣仰見

聖心未嘗不

留神于閣臣之推補也臣雖伏枕呻吟中不勝感

激不勝欣躍即欲力疾遵

命仰答

聖恩緣臣痔瘍舉發奔走艱難尚容調理數時再

決進止今亦未敢遽有陳瀆惟是閣中無人

奏草

卷十四

九

臣僵卧私家甚為不便推補之

命萬分難緩且中外人情顛望此事如饑如渴臣

若因循不行力請將上誤國家之事下失四

海之心一旦湓先朝露亦不瞑目矣為此具

牋謹擬

聖諭一道勅下該部即行推舉以待

簡用是臣床褥中之所百叩而懇祈者至于考選

疏併望

檢發以信

明旨臣尤不勝大幸 萬曆十九年七月十三日

乞休第十七疏

奏為病患難痊

聖恩難報懇祈罷免事臣抱病兩旬再疏乞休俱

荷

溫綸臣捧誦迴環惟有感泣苟犬馬之力尚可鼃

勉自效以副

聖心何敢不盡何忍不盡故躊躇數日未敢再陳

乃今心火上攻氣血內竭怔忡恍惚百事昏

迷縱使旦夕未死亦僅留此槁然之形骸與

枯木朽株同耳安能有籌畫謀猷可仰佐

奏草

卷十四

十

聖明于萬一哉近日大臣中以病以情乞身于

皇上者皆不蒙

俞允臣每私念人臣委身事

主苟非狼狽困迫之極固不宜輕有所陳取厭

君父而臣心力既窮責任復重留一日則貽國家

一日之禍為

宗社一日之憂生死之係于一身者小而安危之

關于天下者大萬分之中更無一分可留之

理以視諸臣事體迥異此所以不避煩瀆而

哀鳴不已之若是也伏望

皇上察臣下情

亟賜允放其會推賢臣考選二事已蒙有知道檢

發之

命臣誠恐死須臾待之望之臣不勝激切所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懇切卿忠清直亮贊襄機務方今國事多艱正倚卿謀猷佐理豈不以國事為重如何堅意求去卿速出入閣贊襄庶政務有賴表率得人以副朕惓惓之意慎勿再陳吏部知道

奏章

卷十四

十一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恭賀

萬安病

為恭賀

萬安事竊惟

聖躬自舊歲稍有違和雖隨即勿藥而臣子私心

尚懷憂念近聞

起居亨泰動履迪康

聖體視前愈加強健上而

聖母下而臣民內而

宮庭外而

恭賀

卷十四

十二

朝野無不歡欣鼓舞以為

天佑

宗社億萬載無疆之慶在於此日臣忝備股肱蒙

恩深厚其為欣忭又當何如哉今

聖節在適當萬方入賀之期所望

皇上敬迓天庥懋凝

帝祉發政施仁將一切緊要政務如枚卜考選補

大僚起遺佚釋冤繫之類次第舉行使太和

元氣流行于宇宙間則世界一日便成唐虞

皇上萬年長為堯舜此尤臣與普天之所同願焉

也臣不勝踴躍頌祝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十四

七

乞休第十八疏

奏為微臣情極勞窮蒙

恩愧懼謹再陳事理懇求

允罷事臣一月之間三疏乞休三奉

溫綸

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臣何功何能足以當此

欲再有陳控而其辭已窮今

聖節在邇又不敢以疾病不祥之語仰瀆

宸聰惟以臣之庸劣不堪與事理之必當去者再

冒昧言之祈

奏草

卷十四

古

聖明之垂炤焉我

朝之設閣臣原持文墨議論與前代宰相事權

迥不相同在尋常無事時猶易于充位至于

今日則中外多故百責攸歸加以章疏留中

人望愈切在各衙門只以上本為職本既上

自可以有辭在閣臣專以下本為職本不下

終無以自解千疑萬恨從此而生于是閣臣

之擔負遂日加重其勢亦日以狼狽而不可

支又適逢有庸劣如臣者備員茲施其微誠

不足以大感

聖心其煩言不足以盡動

聖聽其粗心浮氣不足以聯屬士大夫而又隻身

獨立莫為幫助蓋時與人兩窮而兩相值故

其困一至此也今萬國呼嵩普天同慶而中

書政本古所稱師尹具瞻之任乃使臣覲顏

竊據無一善狀豈

聖朝之光中外之所仰望哉臣之屢疏祈求非敢

負

恩實是量力蓋量力亦所以報

恩也伏望

奏草

卷四

五

聖明俯鑒下衷

准令休致即行推補使四海之耳目一新而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慶亦因之而愈衍矣臣不勝

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近來議論煩多卿佐理勤苦朕所悉知求去

懇切已屢旨慰留特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

宜勉遵即出毋負朕意其各項章疏緊要當行

的朕自檢發卿不必過慮閣臣員缺稍俟候旨

行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惟發考選揭

考選諸臣候

命已一年半矣在諸臣分義自安遲速惟在

皇上無所不可但各差委是乏人即毋論候代之

苦而見缺如遼東貴州兩淮巡鹽之類皆邊

地安危之所關國家財賦之所出最為緊要

是寧可聽其不差已耶我

皇上履全盛之璫圖為

太平之天子者已四十年明歲五十之期則人生

稱壽之始自此而百千萬年尚未有艾而又

奏草

卷四

六

上奉

聖母下撫

神孫蓋開闢以來帝王福履未之前聞四海臣

民遭逢此日亦千古未有之奇遇其揚

休頌

德何所不至而獨用人一節似于

聖衷未甚廓然他日書之史冊亦將以此項為

聖朝之闕事臣竊惜之昔之稱盛世者必誇其多

賢而召公頌成王受命長福祿康即繼以壽

翼孝德藹藹之吉士人

皇上神聖遠邁成王而賢才亦未必遽遜于周室

乃獨無能為卷聖之詠以感動

聖心此尤臣之所為懼也臣伏枕餘生方在陳乞

必不敢以浮漫不切之語涓瀆

君父惟念賢才常用與各差需人至緊至急展轉

于衷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雖退伏田野有餘幸矣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

奏草

卷十四

七

謝

宣諭疏

奏為恭謝

天恩宣諭事該十四疏乞體隨蒙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近來議論煩多卿佐理勤苦朕所悉知求去

懇切已屢旨慰留特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

宜勉遵即出毋負朕意其各項章疏緊要當行

的朕自檢發卿不必過慮閣臣員缺稍候候旨

行吏部知道欽此該臣恭設香案扶掖匍匐叩

頭恭謝訖竊念臣庸劣無能因病求去致煩

奏草

卷十四

六

君父屢沛

溫綸且特遣鴻臣諭臣即出

聖意勤倦

聖恩隆重萬非愚臣所能消受誠恐因此愈生咎

殃負愆彌甚此所以移程悚仄不能一息安

者也義當即日遵

命趨朝竭力供事緣臣體尚虛弱須少寬數日庶

幾可以勉出謹先具本陳謝伏望

聖慈俯垂鑒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還即出以慰眷懷

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四

九

人直見朝楊

該臣四疏乞休俱蒙

溫綸又遣鴻臚寺官

諭臣即出臣惟

君父以制命為義臣子以順命為恭屢奉

旨而屢苦辭跡涉假蹇臣之所甚懼也况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雖遠在萬里外猶奔走而至

乃臣任在股肱身依日月而敢堅卧私家不

副副而勉出哉謹遵

旨于今早廷見入閣供事矣惟是天下事至重至

奏草

卷十四

二十

繁委非臣一身所能獨任浮沈不止必至誤

國上負

聖主之厚恩下叢天下之謗議雖欲強顏以居此

地亦安可得伏望

聖明留神政本廣賜登延使臣得蚤避賢路少追

罪愆仍乘此獻

壽呼嵩之時舉行善政將吏部推陞各疏盡

賜檢發其最要如考選者更

亟賜俞音以慰中外之望以增臣民之懼其於

聖德聖治所裨亦非淺鮮矣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為同官轉奏情節揭

該臣昨日遵

旨入直隨往見同官臣廷機而廷機再三言杜門

已三年半求去至百二十疏無言不盡而

天聽未回日後一日將何定竟言若托臣為之轉

聞臣與廷機同官同年誼同休戚其情辭迫切

如此不得不

奏不忍不

奏伏望

聖明裁斷使廷機去就得明感

奏草

卷四

三

恩無量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一疏

奏為請補閣臣事該臣三年間屢以推補閣臣

為請補閣臣

旨令臣稍俟候

旨行今又旬餘日矣未蒙

德音臣寢不能安食不能下延頸企踵顛望此事

焦思之極血疾愈作今兩目昏花字畫不辨

僅能開眼已類青盲綸扉何地可使如此之

人偃偃然獨行于其間哉縱使臣身無病力

足馳驅而軍國大事

奏草

卷四

三

幾務殷繁亦豈容以一臣獨肩其任悠悠之譚寧

不謂臣利于竊據幸

皇上之不補也妨賢誤國將為萬世之罪人臣雖

至愚安得不懼為此冒昧具疏躬詣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明俯賜允行臣不勝悚息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奏為請

請開閣事臣之請開閣臣已數十疏矣凡

宗社大計四海輿情與彼庸劣不堪之狀已竭

盡無餘令人孳愈急臣罪愈增若再或遲延

則

宗社之安危念為可慮臣雖本石其心何能一息

安也臣初受事時閣中共有五臣今王錫爵

朱廣于慎行相繼沒矣

皇上能使存者之強留而不能使死者之復生臣

奏草

卷十四

五

之愁病顛危餘生何幾

皇上但視臣如錫爵輩則此官之補亦何能一息

緩也臣窮急之極謹再具本躬請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慈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請發急務摺

看得目前政務舉甚已極

朝綱日弛人情日玩甚為可憂其大者如會推

閣臣及考選科道官皆方其疏揭懇請停望

檢發其餘更有切緊數事不得不行亦甚易于行

者臣謹開列上

請庶行一事有一事之便而且于煩瀆亦少省矣

伏候

聖裁

一吏部司官見在只有五人又有兩人註籍

奏草

卷十四

五

其南直隸廣東各省司官俱未蒙

點用今尚書孫丕揚又堅意求去銓曹事重堂司

乏人誰為料理伏望

檢發

一今歲各省巡撫官自陳俱已奉

旨惟雲南巡撫周嘉謨曾經

發擬又復留中近嘉謨再疏申請亦未蒙發西

重地且當兵亂之後巡撫官非得

明旨何以行事嘉謨因此且欲決去臣甚為之

慮之伏望

檢發

一各省巡按官候代日久不復巡歷極為不便今考選既未得

旨都察院不得已以前查御史張五典荆養喬題差雲南應天二處益以此二處候代更久故也憲臣苦心勢難停寢伏望

檢發

一今歲南北考察及南京糾拾各項俱蒙允行惟北科道糾拾疏留中日久其後吏部催請經臣擬上又復留中此亦大典中一件未完之

奏草

卷十四

五

事且中有巡撫官去留未定何以奉職其關係亦不小也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

請補置臣等三十三疏

奏為請

補閣臣事臣待罪政地于今滿四年矣中間愆戾萬端皆蒙

皇上容宥即天下人亦以其獨身受事不欲求多荏苒因循日復一日在臣雖可藉此以苟容而國家之忠將日以醞釀而莫知其所終矣夫貪一時之寵祿忽無窮之禍害即庸臣不敢也備用一臣之微致誤

萬幾之重則

奏草

卷十四

五

明主不為也今鳳曆將新

鴻休薦至

皇上祉福之盛駕堯舜而軼義皇四海臣民喁望皇上以遊豫之歡情暢為普天之慶澤而臣身依日月望

恩更切故敢再陳下悃躬請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慈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催發考選揭

竊惟考選諸臣待命日久吏部都察院頻行催請每一催請則尚書臣丕揚都御史臣弘綱必再三托臣為之轉達其言衙門之空虛各差之困苦吏治民生朝綱政體之關係至詳至切臣聞之但有面熱內慙無所置對因念前此考選雖停閣一年尚未至如此番之久彼時紛紛議論已罪閣臣之不能力請況如今日臣將何辭以自解哉今自畿輔以至四方災傷流離之狀慘不忍言各處奏報一

奏草

卷四

三

樂留中未蒙賑恤所賴二三令長竭力拊循庶幾少救萬一而又見考選諸臣困頓如此寧不灰其任事之心而長其偷惰之習此在臣之愚衷不為一身毀譽計而為天下安危計者也臣為此事日夜不安願頻言則

皇上見以為煩不言則

皇上又見為緩再三籌度萬不得已復律其愚伏

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請頒曆

御殿揭

竊惟孟冬在即

頒曆屆期中外臣民相與頌說謂

皇上臨御以來

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為人生稱壽之始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

係曾其

奏草

卷四

天

福履之盛真皇娥任姒而後所僅見者夫祿位名壽聖人所難兼在

皇上固為際昌履泰之一時而豫大豐亨恒人所深慮在臣等亦有憂盛危明之一念竊以為

皇上深居靜攝二十年于茲臣下之不奉

天顏為日久矣今

天作

聖躬起居增勝

慈闈謹問安之節

中禁騰遊豫之歡吉祥善事聯至直集

此

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

延見群臣維新庶政諸凡

幾務之久壅而未宣人情之久鬱而未暢者皆

慨賜施行於以維今日之泰運而鞏萬世之洪圖

令唐虞三代猶將遜烈此其為盛又當何如

也至于率豫順之心以致隆于

聖母推

尊親之念以錫類于萬方則又

奏草

卷內

三

聖孝之所自盡而無待臣下之仰贊者臣忝在股

肱情不能已輒敢冒昧上

聞伏望

聖明俯賜施行臣不勝踴躍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惟發延綏捷敘宣副開敘遼東賞功擢

竊見兵部為延綏大捷敘疏與宣大副鎮開

視敘疏已經四次

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國

有舊章非此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

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甘肅之捷功已

敘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閱視已敘而副鎮宣

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缺望而揆之政體亦

似非平其臣所擬陞賞等項皆係兵部開送

奏草

卷內

三

非臣自出已意如中有未當統在

聖明裁定但使此典不廢則人心自服矣又昨遼

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俟勘

明另敘該臣擬上亦未蒙

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

點酉之窺伺報復勢尚猖獗甚為可慮則夫

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勸吏士使之感

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憊之必不容緩者也前

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上上一置佟鶴年于重典諸弁始不敢退縮以

此獲臣以為有謂聖必有賞語云軍無賞士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為恩是左強事得失之一大疾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伏望

聖明留神邊計統將前疏

檢發以慰輿情臣倦倦之私實見事體如是萬不

敢假此以市恩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草

卷古

主

代同官求去揚

竊見同官臣廷機自被論求去累蒙

諭旨慰留臣每以

聖意挽之近日廷機對臣曰

聖恩深厚捐糜不足為報惟是大臣被論便合引

去祗為候

旨遷延致論者百餘人積二百幾十疏不堪極矣

今豈有再遷延之理廷機素性忠實言言皆

真而孑然一身蕭然一寓觀其情景亦已不

似在朝之人矣自戊申至辛亥四年轉眼新

奏草

卷古

三

春便是五年流光荏苒雖甚易過而在羈栖

守候之人則甚以度日之難為苦惟望

皇上俯從所請暫

予回籍俟再

召用進退有禮始終曲全亦

聖主所以優弼臣綏老臣之道也緣廷機與臣至

厚屢屢懇切求臣代陳而中外諸臣亦多責

備臣之坐視者臣不得已一吐

至尊之前伏惟

聖明察亮裁處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四疏

奏為請補閣臣事臣在直無事寓居

起居注讀之見前輔臣沈一貫沈鯉去後臣朱

賚請補閣臣只十一疏而得請賡獨身任事

尚未及一年也今臣且百疏矣任事且四年

矣是豈今日之閣務易辦于昔日耶抑臣之

才能力量有過于賡耶此皆

聖心之所知也夫人有身必有耳目手足人有家

必有主伯亞旅况于天下之重而可無人今

九卿科道無所不空二三大僚請老告病常

奏草

卷十四

三

無虛日乃至政本之地亦困頓若此臣哀苦

鳴號至于口中無聲眼中有血而尚不能動

皇上之聽聞也則今日之為臣子不真窮哉伏望

聖明以國事為重

留神允發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請

皇極門登柱揭

臣

皇居四方之極

三門鼎建尤觀瞻所係必不容緩自前歲左右

兩門已有次第惟

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今歲今歲又將暮矣工

部屢請未奉

俞音其做成木料為風日雨雪所侵已多毀壞臣

聞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為可惜今沍寒

奏草

卷十四

三

已近焉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豎柱轉眼

之間便是明歲假使明歲又復有所拘忌則

鼎建愈為無期而前此之工費物力皆付之

無用矣當此庫藏匱乏之時豈能堪此况左

右門已成而中獨闕亦甚不雅觀臣出入瞻

望有概于衷故敢冒昧陳請伏望

聖明卽將部疏批發擇吉登柱以便明歲接續興

工非但所省不貲而于

朝廷體貌亦增其嚴肅矣事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請發刑部移疏局

竊惟本歲秋審已畢又蒙

停免仰是

皇上好生之德同于天地即大禹之誣罪成湯之

解網何以過之惟是於流為疾人犯該部再

疏上請未蒙

允發書竊窺

聖心於法所當刑者尚不忍即置之死豈於情有

可宥者而不欲曲全其生該部所奏旦夕必

當得請無俟臣言但昨見刑部尚書趙煥謂

奏草

卷十四

三

獄中人多天氣嚴寒蚤一日則諸囚蚤蒙一

日之

恩又今歲熱審未行所望于此番者尤切故臣敢

冒昧申言非但為各犯祈生亦欲使

皇仁之速布也伏望

聖明留神將該部原疏

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請發考選揭

臣昨接都御史許弘綱揭帖以遼左勘功無

人

亟發考選為請此亦目前一急務也然臣謂非但

勘功緊要即巡按官亦必不可缺蓋此官奉

天子之命綱紀一方以三人從事將吏士民皆在

彈壓使賢者為之其取效最速前御史熊廷

弼按遼三年百凡振刷貪懦玩愒之習為之

一更頃者撫臣告捷猶歸其功今候

命諸臣彬彬濟濟豈無廷弼其人者乎得此用之

奏草

卷十四

三

使與督撫諸臣協心僇力所以轉弱為強使

皇上無東北之憂者在此日矣臣嘗問人自遼來

者皆云紗花黠悍雖兩經挫敗而結連諸虜

日夜窺邊其衆常以數萬騎遼自撫臣而下

皆枕戈待旦其人雖拚命死敵而糧餉不充

不憂戰死而憂餒死勢甚岌岌當此之時而

得一巡按官為之弔死問傷以固結其心而

振作其氣亦一大助則此官真不可旦夕緩

者也夫寧獨遼各省各差之不可缺率皆類

此而

皇上猶新于考選之一下何哉臣適又見科臣姚宗文揭帖言今閣部同心力請考選而不能收以人事君之效與

皇上無憎諫臣之意而獨厄考選諸臣為不可解此二端者豈但宗文不解即臣亦不解也且今之同心而請考選者何止閣部普天率土苟有一人不欲考選之下則世必以為狂悖皇上必以為奸邪天地鬼神必以為妖孽是舉天下人無一之不同心也而尚不能得者則其為不可解乃更大矣夫臣下負不可解之疑

奏草

卷十四

奏

亦有何傷

皇上操進退用舍之柄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又何苦使人日猜度

聖心求之而不得其故乎臣心血已盡無可復言因讀二臣之揭有感于邊事有愧于愚衷故復披瀝言之其終不足以動

皇上則臣罪也臣何所逃臣不勝惶懼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請發都察院巡漕御史揭

竊惟漕運一事關係

國家命脈迨本年逾一年今十月已盡河水已合糧船尚有二千隻未至不知明歲作何處置向時趨運御史皆於八月間

點差故得從容料理不至誤事今歲因御史董紹舒告病改差彭端吾故遲延至此昨都察院題差巡漕御史孫居相已蒙

發擬而數日未下都御史臣許弘綱甚以為慮今見在御史無人可差居相尚在家中假使聞

奏草

卷十四

奏

命即赴亦須歲盡方可視事如再

停留不發臣恐明歲運事之狼狽又不止如今歲而已也伏望

聖明留神亟將院疏檢發庶漕事得人而數百萬之軍儲皆有賴矣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請發禮部遣官擇地疏揭

竊見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將兩月禮部屢請

遣官擇地曾經兩次

發擬皆未蒙

允行此事稽之舊章參之事理皆萬萬難以遲延

日後一日徒使人情疑惑不知其故此臣與

該部所不容不請者也伏望

皇上即將前疏

檢發以便奉行如別有

奏草

卷十四

三

聖斷亦乞

傳示令臣再擬上

請庶幽靈得安而

朝廷亦完此一事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五疏

為懇補閣臣事竊惟今閣中無人國家一有

緩急誰為擔當此以論智愚賢不肖皆相與

憂慮非臣敢以私意頻瀆

君父也而時已三年請已百疏終不能得之

皇上臣固自愧微誠之難進而人亦深尤臣祈請

之不力其以形跡疑臣者則謂臣貪戀要津

蔽妨賢路其以道義愛臣者則謂臣當挂冠

解綬以去明心臣一身是非雖無足恤然目

視國事艱難一至于此而出入浮沈日復一

奏草

卷十四

四

日律以大臣禮義廉耻之道實亦無顏且政

本重地以一人獨當至于四年開國以來實

無此事于國家為妖孽于臣身為不祥

皇上獨不一念及乎臣憂鬱寸衷無可復展惟以

君臣大義不能奮飛赧顏濡恐如使萬不得

已而從愛臣者之言以甘受誅罰之罪亦非

臣之恐于負

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請發兵部副領宣大兩視揭

竊見兵部屢次題請宣大兩鎮閱視功效曾

屢蒙

發擬未奉

俞音今兵部又以爲請矣尚書李化龍告臣謂閱

視之典故事皆三年一舉前此一番已經寢

閣今次名爲三年其實則六年矣若又不得

請則此典遂廢何以激勸邊臣爲封疆計是

以屢補贖而不憚煩也臣惟國家慎重邊防

故三年一課功狀而敘賞之非但酬其既往

奏草

卷十四

聖

亦以鼓其將來然必其勞績最著者乃有加

官錄蔭之恩其輕者不過量予數金而已該

部斟酌其間原無浮濫三年不行以待六年

六年不行更將何待臣觀此番所敘督撫諸

臣如塞達馬鳴鑿劉四科連標霍鵬等率皆

已沒河清難俟人壽幾何竊恐邊臣之心從

此愈怠而邊事之廢壞愈不可爲矣且陝西

三邊已蒙

允撥而尚望宣大獨否九邊一體何厚何薄臣故

因請之請而敢爲一言伏望

聖明俯垂裁斷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四

聖

請補閣臣第三十六疏 附進考選

為會推考選萬難再緩懇

恩允發車竊惟今官僚缺乏人才鬱滯可謂窮極

而無復之矣群臣言之而不聽猶曰煩囂之

取厭也閣臣言之而不聽猶曰積誠之未孚

也至于部院大臣老成忠赤率皆

皇上所眷倚者亦既諄諄言之矣頃刑部尚書趙

煥新來田間又深慨班行之寂寥而披瀝欵

誠言之至真切矣此豈皆市恩沽名飾辭以

欺

奏草

卷四

四

皇上耶如槩以其言為不足采則是舉朝臣子無

一人之可信而

皇上所與其為天下國家以保

祖宗萬世之基業者果屬誰哉臣每見九卿諸臣

無不咨嗟太息以為

皇上之聖明卓越千古又享千古帝王未有之福

若使臣工濟濟俊又盈朝豈不為開闢以來

第一盛世而徒以少此一事遂成缺陷世界

真可惜也臣常聞此言不勝耿耿而自慚自

恨庸庸碌碌不足以取信

明主今當此長至屆期

休祥駢集

聖母萬壽又適與儀長同日竊意

皇上純孝之心當何如喜慰故復敢以會推閣臣

與考選二事仰煩

聖聽亦深自愧其言之瀆而說之窮矣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草

卷四

四

傳諭

聖母壽節不能稱賀回奏揚

伏蒙

聖諭諭內閣朕自去冬以來屢屢動火頭眩調攝

服藥過多以致流痰注足甚痛恭遇

聖母萬壽節適值履長之辰理宜稱賀但今步履

不使御門免特諭卿知欵此臣惟

聖母萬壽節與履長同日

慈闈無疆之慶

國家有道之長皆在于此大小臣工誠望

奏草

卷西

聖

皇上御門受賀以伸臣子歡忭之情而臣忝備股

肱私心倍切茲奉

聖諭乃知

聖躬以服藥過多遂致流痰因艱步履而猶惓惓

于

聖母之稱賀仰見我

皇上純孝篤衷卓越千古臣謹即傳諭百官共揚

聖德更望

皇上葆壽精神

和調營衛思禁例之不可違謹惟慎之於

起居知流痰之所從來而必戒之於動火于以上

副

聖母慈愛之心而下慰普天覆幬之願是尤臣愚

惓款之一念耳所有

聖諭臣謹尊藏內閣謹回

奏以

聞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奏草

卷西

聖

請

皇貴妃王氏安葬揭

竊見

皇貴妃王氏薨逝為日已久發引無期禮部屢以墳地上

請未蒙

允發臣亦不知

聖意之所存近聞先歲

皇貴妃李氏墳地原有九穴可以並葬此事臣

與該部皆所不知如

奏草

卷十四

聖

聖意以此為可用乞將禮部原疏

發臣再擬以聽

聖裁萬不宜停滯不決以滋中外之疑惑也臣不

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高兵科事務揭

該兵科給事中朱一桂近已推陞參議未蒙

允發而一桂門不出該科吏無別官事務一槩

停閣凡下部章疏皆不發抄軍機緊要留滯

可虞即其小者如各處差役至京倒換勘合

者亦須該科掛號而後得行今已積至百十

人臣每入直則群聚跪訴于科前臣苦無辭

以發遣之此輩多係各省撫按差來為地方

事務日挨一日豈不耽誤伏望

聖明將吏部推陞朱一桂疏即

奏草

卷十四

四八

賜檢發仍將該科官速補或

命別科官暫署庶事務不至久停而諸人役亦免

守候之苦矣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賞賜夷人揭

蒙

發下禮部一本為夷人賞賜事傳臣出

旨臣仰見

皇上柔遠之盛心不勝慰服此項銀兩已奉

旨借太僕寺馬價因該寺手執故至遲延今謹擬

旨令其速發必當奉行矣惟尚有一百五十人在

良鄉守候掛號而兵科朱一桂以例推杜門

該科更無別官最為難處又非獨夷人凡各

處守候掛號者甚多日逐號呼于

奏草

卷十四

男

午門前臣昨已具揭言之未蒙

允發今不得已將此夷人擬令兵部發遣亦不知

于事體可行與否若繼此夷人又以掛號守

候將何以處此中國體面四夷觀瞻所係非

細故也伏望

皇上將吏部推陞朱一桂疏印

賜檢發其該科官或量行除補或

命別科官暫署實今日事勢之必不容已者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四終

綸扉奏草卷之十五

乞休第十九疏

奏為聞言觸衷懇

恩罷斥事臣從邸報中見廣東按察司知事周道

昌一本為天變地變妖變朋黨之變輔臣大

臣諸臣乖離之變恭恭定變之策以安

宗社事中間所言龐尚鴻曾上書于舊輔臣趙志

臯勸其伏

闕苦爭臣亦聞之至謂揭請于臣又托侍郎蕭

雲舉從史則臣年來昏憤健忘都不記憶要

奏草

卷十五

以臣職在輔弼義當效忠何必問尚鴻之曾

請與否也伏

闕之說譚者亦不止一尚鴻而或恐其過激未

敢遽行臣力不足回

天忠不能碎首浮沈素殮是臣之罪若以為蒙蔽

則

聖明在上臣實不敢惟是今日世界天時人事災

變乖離道昌之所慷慨而指陳者言言痛心

問其所以致此非臣而誰臣若不去則災變

將愈大而乖離將愈深又不知今日而已

矣天下之事至于遠方小臣皆切隱憂皆陳忠告臣為輔臣能不自愧伏望

聖明亟賜罷斥即行推補此固今日定變之第一策也臣非敢因道昌一言而求去實以時事至此久無面目而天下之所以罪臣而責臣者且百倍于道昌故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仰祈

矜允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奏草

卷十五

二

乞休第二十疏

奏為感

恩涕零再求

罷斥事臣頃者具疏乞休奉

聖旨卿年來純忠廉慎籌國陳列朕所素鑒况今多事之時皆賴鎮定豈以浮言冒謗求去不必介懷宜即出贊理慎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捧誦

溫綸惟有感泣竊念臣之求去實是揣分度能自審不堪與周道昌所言毫無干預道昌遠方

奏草

卷十五

三

小臣以入

賀而至亦懷忠愛一念其望臣則有之未嘗謗臣也臣待罪四五載罪戾如山如數而列之儘

有可說何待于謗今言者但以單辭責備而臣遂欲求去則真褊衷之小人矣惟是臣賦

性疎庸原無經濟之具暫時猶可支持日久愈增窮蹙雖欲按索枯腸竭盡精力以自効

其尺寸而終不可得每念人臣分義約有二端力所能為而鞠躬盡瘁以為之固所以報

主也力所不能而推賢讓能以使他人為之亦所

以報

主也臣今必不能為矣萬苦交叢一身是病有眉
可皺無口堪開苟有知臣愛臣者皆當責之
使去不必強之使為而臣若少懷貪戀難舍
一官便是喪盡良心無復人理我

皇上四十年

御天五十年

介壽洪休遐福萬歲無疆普天率土咸仰

洪恩而臣獨窮困至此如市上乞兒大聲疾呼莫

為憐恤亦

奏草

卷五

四

聖心之所隱也臣一點血誠萬行清淚伏望

聖慈俯垂軫念即削籍奪官重以罪修無所不可

至如會推考選二事

亟賜允行臣雖旦夕就死亦銜結無窮矣臣不勝

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言詞懇懇意欲高蹈卿心忍乎孰

不忍乎况節屆履端卿為表率豈可久延私寓

還即出入閣贊襄以慰朕佇望之意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一疏

奏為微臣蒙

恩愈厚量力實窮再瀝血誠哀求

罷斥事該臣再疏乞歸奉

聖旨朕覽卿奏言詞懇懇意欲高蹈卿心忍乎孰

不忍乎况節屆履端卿為表率豈可久延私寓

還即出入閣贊襄以慰朕佇望之意吏部知道

欽此竊念臣以奉職無狀病苦煎熬迫切求去

致煩

君父屢渙

奏草

卷五

五

溫綸當此履端之時臣實義不當去情不忍去但

再三思之臣在此一日則有一日之責任非

徒尸位素餐備閣臣之名數也也今今天下

之人以臣忝在輔弼凡事皆望之臣乃臣將

誰望哉望

皇上耳

皇上如天如神天不可升神不可測

皇上之所不行臣但自愧其積誠之未乎轉移之

無力而已更有何神奇謬巧能必得之

皇上哉夫竭篤駘之力勉報

隆恩以答天下之望臣之心也事

堯舜之主而尺寸莫施徒憔悴困憊以哀乞殘生

于

君父臣之命也天與臣以遭逢建樹之資而不與

臣以經綸匡濟之具臣可柰何臣一去則賢

者得進天下事尚有可為是臣以去而報

阜上也臣每誦

溫綸輒一字一淚苟使臣之力尚有一毫之可自

效臣之勢尚有一毫之可再出而敢慕高蹈

之名孤

奏章

卷五

六

聖主之望則真犬馬禽獸之不若矣臣情緒危迫

語不擇音伏望

聖明亟賜罷斥別簡賢能乘新歲用新臣行新政

四海九州歡欣鼓舞以頌維新之治豈非一

時盛事臣幸而即填溝壑當于來生化為蟻

蟻蛇雀以盡此未了之一念耳臣不勝涕泗

哀鳴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清忠端慎朕所洞鑒諸有陳奏

具見懇切方今多事之時議論煩多皆賴主持

豈可諄諄求去卿心何安履端在即還着鴻臚

寺堂上官宜諭即出以慰朕眷注懸望之意

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章

卷五

七

乞休第二十二疏

奏為恭承

溫諭感激涕零枚浹誠陳謝求故事該臣三疏

伏蒙

聖恩遣鴻臚寺官到臣私寓恭捧

溫諭宣臣即出臣俯伏跪聽且聽且泣何功何能

而辱

聖明勤倦至此誼當即日匍匐入閣供事以恭

君父之命以慶履端之辰是少有人心者所不能

自己也但臣頻年困苦精血銷亡七尺之軀

奏草

卷五

八

百病交集至于今日勢已不支此猶是一身

利害臣不敢言惟是

朝政壅塞日甚一日大僚之見在供事者只有

七人臺省之尚在班行者只有十餘人顧瞻

朝宁不成景象而林下諸臣

賜環無期挫折將盡海內蒼生膏血已竭重以災

傷半成餓殍今長安市上携呼就死不忍見

問臣何顏何心能晏然居此濫沐

恩私夫萬類焦枯百昌畢瘁而一草一木獨承雨

露縱覆載無心乃其為草木者亦妖怪不祥

之甚矣其何以自存於天地間哉

聖諭謂議論煩多賴臣主持不知臣受事日久其

權力伎倆盡在人之耳目如拙婦操家無一

錢尺帛而家人之求衣索食群起而譁苟非

為主翁者別擇能幹之人付以筦鑰必無寧

息之時是臣留一日議論反多一日

皇上亦何利于留臣也臣今不出則違

君命出則必誤國事再三較量誤國之罪甚於違

命故敢冒死哀陳懇求

罷斥但使少動

奏草

卷五

九

聖心得

俞所請臣即旦夕淪亡含笑地下矣又何論區區

之一官哉臣不勝孤

恩負罪恐懼哀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懇深切朕懷目今節屆履端

卿表率群工宜遵旨即出入閣佐理以慰朕延

望至意奏內大僚臺省各疏朕自詳覽檢發慎

勿固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七密揭

伏蒙

皇上欽遣鴻臚寺官

宣諭臣出臣謹焚香叩頭具疏陳謝併訴苦情仍

擬于元旦趨叩

宮門恭伸

賀悃外惟是臣萬不得已之衷尚有未盡不敢見之疏中敢再披瀝言之自

文皇帝設立閣臣以來皆有數員並未嘗專用一

人獨臣以一身受事將滿四年值中外多故

奏草

卷十五

十

臣下鬻爭臣委曲調停千艱萬苦其間罪戾甚多皆賴

聖明鑒宥得以苟容至于今日事勢已窮舉天下

之人盡以臣一人獨任為不可臣若一出必

群起詬責終難自立即臣反之心亦萬萬不

安度之事勢亦萬萬不能真有不可一日居

此位者臣又歷稽我

朝閣臣但久戀不去如嚴嵩張居正之流無不

狼狽決裂貽患國家彼時閣中尚不止一人

而其害已至此矣臣又何敢隱忍遷延不力

請下

皇上也臣身以痔瘍血疾委頓不堪只有一子遠

在家鄉亦患病沈篤心緒荒亂皆不敢言而

但論其事體緊急必不容緩者如此若有一

念假此以要

臣父即罪不容死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亟行推補其大僚科道等官實是

缺人勢難寂閣吏望併

允補共濟時艱是臣犬馬報

上之一念也臣不勝惓惓悚懼隕越手書上聞

奏草

卷十五

十一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八密揭

臣以一介暨儒荷蒙

聖恩拔擢至此苟此心有一毫不盡以負

君父則天地鬼神必所不宥惟是有極窮極苦事

情不得不哀鳴仰訴苟非困急無聊不敢如

此

皇上幸矜憐而垂聽焉臣自入直之後不數月間

即獨身受事于今已四年矣政本重地共濟

無人惟恐少有差誤以負

皇上任使故懇懇惓惓以推補閣臣為請而外間

奏草

卷五

三

不知但見

皇上之未允便謂臣貪據要津利于獨任不肯用

人萬口詈罵無以自容又考選各官候

命日久值各差缺乏之時盼望尤急悠悠之談又

謂臣畏忌考選下日多事多言故陽為揭催

除實阻撓一唱眾和中外流傳凡諸章疏中

微辭隱語無不罪臣而近日科臣條列則明

言臣有意摧折積成虐之漸工一網之謀其

他或面責或移書不可勝紀甚者詈臣不掛

冠徑去為無耻士以身沐國家厚恩自當為

國家任怨故隱忍甘受不敢有言而事勢人

情日急一日臣孑然孤身蒙此大罪委難存

立且今天下事繁積日多雖其權皆在于六

部九卿與閣臣無預乃人不以為六部九卿

罪而專歸閣臣使閣臣有數人當可少分其

責而今只臣一人以一人而當四海九州千

萬人之怨望縱使粉骨碎軀亦難稱塞此臣

所以不得不憂思而泣血也亦欲勉延挨

付之不恤而此等事務又實不容已有何言

詞可以推託每思先臣王錫爵有言今之閣

臣乃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可謂惘切而

有餘悲夫錫爵尚未見今日之光景也使見

今日之光景其為困窮無告當何如哉臣無

可奈何只得歸命

皇上乞將枚卜考選二事

俯賜允行以解倒懸之急如

聖意尚未即決亦乞

明示必行之意以消憂人室不然則

亟發溫綸諭令同官臣廷機勉出使臣得以少休

此亦

奏草

卷五

三

皇上哀憐臣莫大之恩德也乃臣更有請者
南北大僚一缺七八尚書臣孫玉揚實是年
老勢難久留臣李化龍實是病廢必不能出
且恐且暮不保吏兵重務何人料理而南
近來法紀陵遲奸徒恣橫無人彈壓此實
宗社之憂而臣不能盡言者也更望
聖明留神處置臣眼目昏花謹手書上聞字畫
率純字

聖慈鑒宥臣不勝冒死悚息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章

卷五

十四

宣諭謝

恩疏

奏為蒙

恩宣諭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王體乾恭捧

聖諭諭輔臣卿忠清端亮朕素鑒知匡政以來躬
行實效諸務陳請具見勤苦至意日今時事多
艱正賴老成主持朝宇振肅紀綱何忍堅意求
去卿宜勉遵屢旨即出入閣贊襄軍國重務以
慰朕懷乃是君臣大義矧節屆後端不必煩瀆
其缺員各疏候朕詳覽檢發卿宜欽承之特諭

奏草

卷五

十五

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訖竊念臣乞歸未遂反辱

溫綸中使鴻恩繼臨私寓上畏

君命之難違下愧報稱之無力高天厚地無處容

身進退之窮至是而極臣此生何幸得承

聖恩隆渥如此亦何不幸遭值時勢艱難如此人

皆以新歲為歡臣獨以新歲為苦人皆以被

命為寵臣獨以被

命為憂每奉一番

溫綸輒一番涕泣對椒觴以無顏遇良辰而黯淡

造物何爲而生臣于世寧不爲

聖朝多此一孽爲

皇上添此一累哉

聖諭謂員缺各疏假許覽檢發亦既體臣之愚衷

矣夫閣臣之員缺已滿四年大僚科道之員

缺遠則七八年近亦二三年廷臣之苦口而

陳

皇上之留神而覽不爲不久矣豈至今日而猶有

待于詳覽乎而猶未可以檢發乎

皇上神明卓越凡所用之人無一不當但一舉筆

奏草

卷五

七

而天下人即頌服矣何必詳也詳之一字爲

累不小甚非臣之所望于

皇上也履端佳辰臣當勉出隨班行禮以盡臣子

之義區區下情容臣另行懇請未敢遽瀆所

有

聖諭詳尊藏內閣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可遵旨入閣辦事以慰眷

懷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新春請行

聖政疏

奏爲青陽肇布

聖政宜新懇乞

聖明發

德音以順天時以慰人望事臣惟人君奉若天道

者也天道當嚴寒之後必有陽春春令一布

則萬物之枯槁憔悴者得以萌達使天只有

寒而無春則物皆漸盡而乾坤無與立矣年

來天下景象亦枯槁憔悴極矣臣民望陽春

奏草

卷五

七

之澤年復一年未有以對今萬曆之紀已四

十年此亦人望更急之時也臣歷稽三代以

至宋元三千餘年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

只有十君惟殷之太戊高宗稱爲盛治宋仁

宗差治其餘皆亂周宣王唐玄宗梁武帝則

始治而終亂然則三千餘年享國久長而克

終者只二三君耳何其難一至此也天下大

器帝王大福器久則必敝福盛則必衰自非

嚴恭寅畏以保守之未有不敗此臣于

皇上今日既以爲喜而亦竊以爲懼者也今民窮

財盡內外空虛虜封未就日肆要挾臣適接
薊遼督撫官揭帖又言東虜大部糾集入犯
聲勢甚大遼兵枵腹日久何以禦敵一旦邊
疆不支關人內地

皇上試思京師中何事足恃何策足以自安是寧
可不寒心乎自古國家所恃惟在人才今自
閣臣大僚以及方面無所不空臣等苦口極
言幾盡心血尚不見聽此等官員皆

祖宗建設以共理天下當其時百司庶職無一不
備而

奏章

卷五

七

列聖尚且宵旰勤勞不敢暇逸今

皇上既深居端拱于上而使二三寥寥之臣工苟
且承順于下乃欲求天下之不亂有是理乎
人才雖天所生亦須人主作養乃克自立自
各官不補日就消磨造物之所推殘浮言之
所牽蔓不知其幾姑以論其他即閣臣之推
再選臣恐排蕩之勢無所紀極而將來無人
之可用矣臣欵欵愚衷竊謂會推考選補大
僚三事萬萬難緩

皇上如不以事言為然則是臣之所瀆皆欺

君罔上罪不容誅必當
速行罷斥勿使一日留于此地如以臣言萬一有

當則當

命賜施行使諸臣蚤得效用天下國家之事庶不
至于敗壞而

皇上萬年無疆之感治亦將遠邁殷宗為萬古之

一人矣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四日

奏章

卷五

七

翰林院印信揭

為印信事竊見翰林院衙門雖極清要然儘有許多事務許多應行支移必不容已即臣閣中凡事亦用翰林院印信然後得行自掌院事王圖被言封印百務停閣已一年矣今王圖又移至近郊候旨度之事體一時未肯遽來彼以人攻之急不得已而去雖非臣子之義然尚在候旨不敢徑行則其情亦有可亮惟是翰林院事務

萬難久停臣查萬曆二十一年間掌院事馮

奏草

卷五

幸

琦曾給假回籍

命庶子余繼登暫署印信今臣亦敢代為圖請

准其給假限五箇月勒令前來供職其翰林院印

信令右庶子郭滄暫行署掌以待圖至庶諸

事不至耽誤而

皇上優禮講臣之至意亦因是而愈彰矣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八日

顯候

德音再行懇請疏

奏為顯候

德音未蒙

沛發謹再月昧懇請事該臣於新正初四日具疏

以會推考選補大僚最緊最切三事為請而

歷稽自古帝王享國久長治少亂多之大較

以為

聖明覽觀儆戒之一助其事皆具在史冊鑿鑿可

徵非臣敢為臆說

奏草

卷五

三

皇上若以臣言為不足信則是三代以來三千餘

年之事皆是虛妄而自古聖君賢臣兢兢業

業以危亡禍亂為憂者皆是過計而臣之所

言亦欺誑不忠之甚矣夫以周成王之賢周

召佐之詩書所載無日不以祈天永命為事

然其享國僅二十七年我

朝

二祖

八宗之聖德遠邁前代然能

皇祖肅皇帝享國最久亦僅四十五年天之於帝

王亦若有所靳之若是也孔子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解之者曰喜者喜其得年之多懼者懼其將來之不可測臣事君猶子事父母其為喜懼何獨不然我皇上既享千古帝王未有之福固必有非常功德以迓續之乃併當行政事壅格如此雖天所單厚非常情能測常理能拘然欲求自今以後之天下長如此四十年間之治安恐亦必不得之數也臣以新歲與九卿諸臣相見孫丕揚則言推陞不下失職欲去又年老欲去

奏草

卷五

三

趙煥則言見署兵部邊事可憂李汝華則言兵餉窘極舊歲所欠各邊額餉至二百五十萬束手無措許弘綱則言各差乏人無計處置相與櫛眉感額意皆責望于臣臣實無顏可以居此因前疏未奉

俞吉不得也復此陳瀆言愈危而情愈苦臣知罪矣臣亦知浮沈緘默可以容身然蒙

恩愈厚義不容也伏望

聖明留神俯覽臣不勝懇切禱祈悚息恐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九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九密揭請大遼考漢該臣日來連疏懇請目前緊急補官諸事甚覺煩瀆頓頌聖度優容亮其不得也而言非有他意耳今最窘最急是閣中只此一入支持五載力盡勢窮舉天下人罪責臣又疑臣不欲推補臣情緒無聊精神消沮無復展布之望昔朱賡獨任數月也自不堪何況于臣此臣所以千祈萬禱求

奏草

卷五

三

皇上之憐念者也吏部尚書孫丕揚今年八十有一老病可憐無時無刻不思歸去近疏請未發涕泣告臣謂欲掛冠徑行臣勉以君臣大義而其意終不肯回若丕揚一去則部事更難其人臣以為左右侍郎必須

點用仍

明諭丕揚暫留俟部中有人然後再處庶為兩便丕揚又惓惓以補官為請其所最切望者尤在于左都御史之一官蓋紀綱重地須人彈壓年來議論煩囂無所忌憚實由于此丕揚素懷忠愛之心今也老年無家無子必不敢

有一毫之欺

皇上且兩京大僚實是缺人頃蒙點用南京工部

侍郎萬象春又已病故此亦其勢之不容不

補者也至于考選諸臣候

命已久聚此百十無官無職之人于京師極為不

便不如授之以任使各營職業再行妄言多

事即

明示處分彼亦無辭不然諸臣既苦于無官各差

又苦于無人徒使

朝端日日為此一事紛紜不了終無休息之時

奏草

卷五

五

亦甚非國家之福耳臣迫切愚衷敢復冒昧

手書瀆

聞屢下

宸嚴不勝恐懼隕越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三日

回奏兵部尚書揭

蒙

發下吏部會推兵部尚書一本俾

聖諭簡遂總督有事出告來仰見

聖明軫念邊方至意但二臣未經

點用臣不敢擅擬竊念簡遂雖有事而本兵提衡

內外其任更重其勢更急今吏部所推二臣

才名皆疎一時之選皆在可用而王象乾資

俸在前又係正推如蒙

奏草

卷五

五

象乾一時未得離任尚可料理邊事即得代

後而居中運籌邊事亦有賴矣惟後別有

聖裁乞再

傳示使臣得奉行以免愚昧之罪謹具題以聞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六日

候

旨日久踴誠申請疏

奏為候

旨日久踴誠申請事臣于歲裏祇奉

溫綸謂員缺各疏詳覽檢發隨該臣于新歲初四

初九日連章再請俱未奉

俞旨各部間有章疏亦多不發仰發而擬上如六

科遷轉及一二方面官又復留中臣逐日人

直無所事事

皇上見臣之求去則必

奏草

卷五

策

論之使出臣出則又一事不行一言不用是

皇上之所勤倦而加意者只欲愚臣之強留而臣

之所自效于

皇上者只循閣中出人之故事于天下大計毫無

補也匪但無補其所妨誤且將愈大如此則

又不如負違

命之罪而堅于一去之為得耳臣非敢煩詞激瀆

取厭

君父實見天下事勢至窮至極不容再緩

皇上一念轉移則天下治

宗社安一念不轉移則天下亂

宗社危治亂安危決于

皇上之一念而

皇上一念轉移與否又決于今日臣若不及今極

言更將何待如

皇上疑臣所言皆為諸臣求官故難其行則臣觀

自古大臣效忠徹主皆以用人為第一義舍

是使為媚嫉為妨賢病國忠邪賢奸只此兩

途更無他說

皇上試為臣謀將何從乎夫愛其人者尚欲其耳

奏草

卷五

策

日聰明手足強健

人主以天下為身以百官群臣為耳目手足苟有

愛

主之心者當復何如此臣之所以惓惓懇懇雖欲

緘默而不能自已也臣一片苦心統望

聖明垂鑒不勝懇切愧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九日

惟請

瑞王婚禮揭

臣尼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其言甚切未蒙

俞音竊念

瑞王年已二十一婚媾之典久已過期今春若

再不舉行委非事體如以戶部發糧未足必

待此而後行則該部以帑藏空虛一時難措

愈成就誤臣愚以為該部所執者

皇上與

奏草

卷十五

天

潞王之例亦自有說儻

聖意必欲從厚則令稍增二三萬而不必取盈以

示節省體恤之意庶

大禮得以蚤完而

皇上慈愛之心亦可慰矣臣不勝下尚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請發孫尚書夫去疏馬

臣今入直接待吏部尚書孫丕揚揭帖懇

求休致臣云欲于

大明州即頤印行又貽書于臣謂于十二日的

行竊念丕揚以老病求去情甚迫切但未

奉

旨而去則于事體殊為難處又部中乏人銓務誰

任此不得不仰厪

聖裁者此伏望

皇上將丕揚疏

奏草

卷十五

无

發下或留或放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庶丕揚之進退分明

國體亦不失矣

萬曆四十年二月初五日

請簡閣臣第四十疏

臣近以腰足楚痛杜門數日以閣中無人不成事體又復勉出然行步艱難俯仰困累每

日出入皆須人扶掖方能移動又頭痛齒痛

徹夜呻吟咳嗽吐痰畧無休息醫者謂渾身

是火故渾身皆病蓋臣之狼狽極矣而不敢

請不敢言日夜顛天願閣臣蚤補使臣亦有

時可以少休以不至即填溝壑

皇上大聖至仁

天覆地載豈不為臣一動念乎况臣事勢實窮伎

倆實竭即使無病猶當求賢以自代而况其

真病有如此也至于考選事臣前已詳言吏

部都察院又合力苦言其說已盡併望

聖明哀憐垂察同

賜檢發不勝哀鳴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初十日

請發紫雲三事附

頌讚然勢不容也今請將目前急切事務開

具三款上聞伏候

聖裁

一吏部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許弘綱皆連章

求去不揚以蒙

皇上慰留未敢遽行但又有辭疏在

御前未發杜門候

旨今大選在即前邊總督亦當會推不可遲延而

奏草

弘綱見掌臺事久卧私家亦甚不便且大

僚既苦乏人乃部院二臣又同時在告豈

不誤事誠宜

亟渙溫綸責以君臣大義使其勉留二臣留則部

院猶不至盡空矣

一刑科遂無一官兵科有周永春又在請告

訪之病實沈篤不能供事此二科章奏

無人發抄盡皆沈閣昨御史彭端吾蒙差

巡按四川舊例巡按官出差必兵刑二科

移文

內府領精微批今二科無官則精微批無從得
領而御史不得行矣其間更有他事不便
幸皆如此尚書趙煥欲將此二科官先行
允補亦是萬不得已之計伏望
聖明留神裁斷或將科臣請署印本
發擬亦一策也

一今各省巡撫已皆有人惟四川撫臣喬璧
星已經論劾致仕吏部推上日久未蒙

點用臣惟四川重地頃以兵荒之後各處告變人
情岌岌所為彈壓拊循惟撫臣是賴璧星

奏草

卷五

重

候代之人豈肯徼任地方事即使肯任而
人情玩視號令亦必不行豈非西南之大
憂哉伏望

皇上卽將吏部推疏

點用責其作速到任以便交代此地方一大急務
也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四日

請發考選揭
竊惟今日最急之事人情所最仰望者無如
考選惟請之疏日累千百僅其可緩而故急
之以煩瀆

君父則臣子莫大之罪天下人各具一心何以萬
口同聲不謀而合一至於此頃御史彭端吾
回道席未及暖都察院卽題差四川自端吾
而外更無一人可差而貴州巡按缺已數年
湖廣巡按見缺今歲兩省科舉何人監臨遼
東巡按兼任提學雖奉

奏草

卷五

重

明旨令都察院具題亦以無人久寢今歲應試諸
生何人可送至于江西雲南福建按臣皆在
地方三四年情緒困苦所不堪言而考選守
候諸臣虛坐長安中不沾寸祿稱貸糊口竟
不知

聖意何時憐然何時肯

發兪音人人有向隅之悲日日有河清之嘆不意
聖明在上澤及含生而乃使諸臣之困一至此也
夫豈但諸臣困卽臣與部院之催請其困乃
更甚矣今事勢之急已至此極伏望

聖明慨賜檢發了此一車

朝端省多少

皇上省多少煩勞如之臣天賦悲切祈禱之

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六日

奏草

卷十五

三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為申請罷斥事該臣于歲裏連章乞罷伏蒙聖恩敦諭臣出臣以履端屆期重違

上命匍匐勉出亦妄意

聖明當此新歲必有一番

新政以慰天下之望使臣得少免于曠職之愆乃

至今杳然雖連章苦口一切不報臣始知蟻

蟻之誠終不足以動

天其所日夜延頸而企望者皆是妄想諄諄陳請

皆贅辭耳乃大小臣工猶以此望臣若謂臣

奏草

卷十五

三

之力尚能得之

皇上而不肯盡者

天高于上衆迫于下臣以孤身踴躍其間譬如牛

馬至人既繫其足而諸欲乘駕者又鞭之策

之必令其行彼牛馬雖賤亦有知覺其能不

仰首而悲鳴哉昔韓琦求去神宗留之琦乃

盡取士大夫責望之書以奏神宗遂聽其去

蓋人主之于臣既不行其言則亦使之有所

容于天下而後可也臣之庸劣既遠非琦比

而人之罪責重者又萬倍于琦臣寸心未死

何以自容頊者以腰足楚痛不能行步杜門
數日又復勉令入扶掖而進今一身之中
自頂至踵無不作痛即扶掖亦不能行此所
以萬不得已哀祈

皇上放臣殘生使歸田里以母誤天下國家之事
者也臣聞之畏途難涉高位難居臣起自孤
生素無遠志叨濫至此自揣非宜無一時一
刻不思退避豈敢復營私貪位以貽士大夫
之憂惟望

皇上召還者德妙簡名賢為天下所共信共服無
奏草

卷五

美

偏無黨之人使居此地耳目一新眾志咸附
世界庶有清寧之日此尤今日安危治亂之
一大機而臣所欲以一去報國者惟

聖明鑒其誠而

亟僉之臣自死懇祈不勝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

銓臣去國時事日艱疏

奏為銓臣去國時事日艱懇乞

聖明留神治理事項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臣在卧病中間之瞿然嘆息不揚當出山時
年已七十有八每對臣言感激

聖恩思欲圖報故屢勉前蒙忘其老病其後見

朝政雍塞章疏不下推遷之請在庶官十不得

一在大僚百不得一即其所平生心服之呂

坤連章累牘極力推轂者亦終不報而會推

考選二事尤極為惓惓無計可動

奏草

卷五

美

天聽于是浩然之志始不可挽而雖有感

恩戀

主之心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此臣之所為感嘆

者一也年來士大夫議論異同各分門戶甲

乙互爭邪正俱混株連蔓引無有紀極雖以

至公至平之心處之未易消弭以故大臣之

自好者多思引避而不欲以其身與于甘饑

朔洛之禍人才且盡邪國將空此臣之所為

感嘆者二也自來大臣告病無不得請六卿

止于三疏其餘則一疏再疏隨即允矣此非

但成就上大人難進易退之節亦以見朝廷體恤臣子得遂其私也今請告之章一槩不聽甚至如輔臣李廷機羈栖四載欲控無門視去國如登仙盼

兪音如望歲而不揚度勢不能得遂至徑行雖鳳翔麟舉足為

聖代完人乃國體亦少傷矣此臣之所為感嘆者三也當丕揚在日臣不能以此開悟

聖心少補萬一今去矣尚復何言惟望皇上深念老成不得已去國之寸衷

奏草

卷五

三

垂情政治亟發目前緊要諸務使六卿大臣稍得行其志以安其位

明諭群臣戮力公家愛惜人才搆成心省議論以共成平明之治而諸凡求去迫切情勢難留者亦乞

俯從其請使其進退以禮不至于狼狽決裂而尤先自臣始此臣今日觸事惓惓之愚衷不能自默者耳臣不勝悚息冒瀆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請

點用各部大僚揭

蒙

發下吏部印信本令臣擬票臣惟部務緊急必須令人署掌是在六卿中只有兩尚書堪用而趙煥資深但已署兵部若再署吏部是一人而管三部殊為不便故臣擬趙煥署掌吏部而以兵部改令孫瑋署掌蓋一時乏人不得不如此仍乞

聖明裁定非臣所敢專也臣又惟

奏草

卷五

三

祖宗設立六部每部一尚書兩侍郎豈徒備員蓋念曹務重大平居則彼此可以圖議偶有事故亦可以代攝今各部有尚書則無侍郎有侍郎則無尚書所以一人之身左支右吾口不暇給伏望

皇上量賜點用印一時未肯盡補但使每部見在必有一尚書一侍郎亦庶乎曹事不誤而于朝廷之體而尚有可觀不至荒涼寥落如此之甚也至于吏部尚書方當會推以俟點用印左右侍郎亦斷不可少其原推疏俱在

御前併望

聖明留神檢發以重銓務毋使緩急之時又復營

才于他部耳臣愚衷如此輒敢附陳統祈

聖鑒

萬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草

卷十五

四

乞休第二十四疏

奏為乞罷未

允再陳苦情事該臣於前月十七日具奏申求罷

斥今已再旬未奉

俞旨竊度

聖心必以

允臣夫則恐閣中之無人不

允臣夫則量臣力之不堪且憐臣心之困苦中有

難處故爾遲疑臣以為此甚無難也今之閣

臣雖名為相其實毫無他事只稟擬尋常之

奏草

卷十五

四

本章即一中才亦能辦之况在朝在野濟濟

賢才勝臣萬倍者甚多

皇上簡用而左右贊襄綽有餘裕矣又何取于

一庸鴛之具臣而必使之備員于此地哉若

以為有臣在可以無補則是臣以一身之忝

竊而妨眾正之登庸即此一端便得罪于

宗社得罪于萬世又何能一息安一日容也至于

臺省各官缺乏至極科臣以

冊封典試且空署矣臺臣以守候羈留且無可

題代矣遼鎮之按差尚煩處置黔楚之舉士

誰為監臨廢國家之典章塞

朝廷之耳目罪者任近孫丕揚去後大小臣

工皆知臣之難留而亮臣之求去為不得已

諸疏具在

御前

皇上試留神省覽則知臣言之不妄矣况臣馳驅

多年筋力精神實已竭盡頃又加以痰火大

作徧身腫痛飲食盡廢骨瘦如柴日夜憂思

常至涕泣

皇上儻念其數載微勞但視臣如已死之人放此

奏草

卷之五

望

殘生使歸田里臣一息未斷猶當口口聲聲

頌

聖恩于無極也如罪其煩瀆非所宜言而譴之戮

之是臣自觸

天威自負

聖主亦何說之辭臣不勝哀鳴懇切籲祈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初五日

乞休第二十五疏

奏為愚臣未去

朝政不行中外艱危公私俱困懇乞

聖明蚤賜裁決事臣求去月餘未奉

俞旨竊度

聖心必厭臣之多言矣臣敢不省躬引咎靜聽

處分然臣所言考選會推諸事非臣私事乃國事

也非臣一人私言乃天下千萬人之公言也

非可以不言而故言乃理窮勢極萬不得已

而後言者也

奏草

卷之五

望

皇上以為當則行之以為不當則譴之斥之頃刻

而决片言而定何所難處而遲疑若是若日

延一日久而不斷臣一身病苦猶是小事竊

恐天下後世有以窺

皇上之淺深矣語云君行令臣行意進退去就取

自上裁國有定法君之所為令也可得而行

諸臣者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聖有明訓臣

之所為意也不得而徇諸君者也一介之士

固有可殺可戮志不可奪者而况于天子之

大臣乎臣言不見聽則必當去不去一日則

一日不能無言

皇上不聽臣言則必聽臣去臣去而

皇上免十多言之煩瀆亦便計也臣蒙

恩深厚豈敢頻煩求去取忤

聖心揆之事理委愆如此不得不如此伏望

聖慈俯垂鑒照

即賜俞允臣不勝悚息負罪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奏草

卷十五

四

黔國庄田尚

今日蒙

發下黔國公沐昌祥一本為庄田子粒事內

傳出旨自行徵收臣惟此事該省撫按官以庄丁

為盜之故屢次疏爭兵部覆奉

欽依令有司代徵西南之人方不勝慶幸今若復

准該鎮自徵則地方必復紛紜多事貽害不了內

而兵部科道外而撫按必復執爭其為喧闐

無有紀極而

明旨前後相違朝行夕改甚非事體且通省人情

奏草

卷十五

四

搖動不安將生事變亦甚非該鎮之福也此

事關係甚大臣萬不敢擬伏望

皇上將此疏留中不必發行政致生議論使該鎮與

地方得以相安乃所以全之耳謹附奏以

聞

萬曆四十年四月初九日

乞休第二十六疏

奏為愚臣久羈負罪日甚懇乞

聖明即賜裁斷事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病苦昏

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動

聖心臣之罪也然使

皇上羈臣而無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

朝政一日不行日復一日將使紀綱盡壞國體

盡傷廟廊不成廟廊世界不成世界臣雖木

奏章

卷十五

聖

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即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以置

之不問乃官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

省之按差可終不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

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此事也或

者妄意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故難其行則臣以為要之為

言必有所挾臣么麼墜儒譴誅罷斥皆由

君父何憑何恃而敢言要惟是受

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事

堯舜主不欲以阿徇逢迎得罪于天下萬世故身

昧煩瀆之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恐嘆即

輦轂之下肘腋之間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

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顧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

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至于閣臣冢卿亦視若

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

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

法也

奏章

卷十五

聖

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欲臣緘默苟容甚是容易

但天下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

足以勝千萬人之怨怒一旦禍變之來即食

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君謂之恭

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為有愧

若復畏罪懼譴併此不言則真孟氏所謂泄

泄者矣伏望

大者矣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即行罷斥

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舊臣
點用吏部堂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
次第施行天下一日翕然稱
聖主矣

萬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奏草

卷十五

哭

乞休第二十七疏

奏為病臣羈留致誤國事乞

恩蚤放事臣杜門乞歸已滿三月企望雖切

天聽未回每伏枕思惟上有

聖主而臣不能事下有群賢而臣不能進向之責

臣者謂其不能苦口以效忠今之責臣者謂

其不能因機以納牖向之責臣者謂其以不

去妨賢今之責臣者謂其以一去了事蓋臣

之所處轉難心轉苦而貽累于天下國家亦

轉甚矣憂鬱之極疾患日深終日昏昏如醉

奏草

卷十五

哭

如夢不知生存人世能復幾時又安能尾勉

馳驅以報

聖恩于萬一哉昨見署銓臣趙煥疏請推補閣臣

大僚考選極其懇切老成愛國之心可對天

日臣願

皇上聽之信之亟行其言仍

念銓曹事重冢宰統率百僚不可久虛卽

賜點用至于臣之篤病苦情萬分宜去萬不敢再

辱

溫綸以虛

君父之公惟望

皇上蚤放一日則蚤全一日之生且于朝事亦蚤

免一日之耽誤其為公私利便甚不淺矣

萬曆四十年五月十八日

奏草

卷五

平

請發考選疏

奏為懇乞

聖明亟發考選事臣杜門候

命病困不支雖勉擬票而自念旦夕去國之人

不敢時有陳瀆惟昨接得副都御史許弘綱

揭帖臚列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臣伏枕

讀之不覺拊膺太息曰柰何當

聖明御世賢才布列之時而闕人廢事乃至此哉

他尚可言三歲之賓興何等大典兩浙之與

三楚何等藩而聽其監臨之無人也雖往

奏草

卷五

平

時曾有以藩臬代攝然皆御史臨期變故而

為此權宜苟且之計未有

朝廷坐視其無人而漠然不為之處置也母論

國家典章必不可廢而四海之觀聽豈不駭乎

於

皇上四十年用賢求治之感心豈不亦有所未安

乎臣極知請者愈煩則

聖心愈厭惟從容靜俟自有沛發之時但事勢急

迫如此不得不言且念古之大臣雖身既廢

退猶不忘愛君憂國之心况臣受

皇上厚恩卽一日未死一日當思效忠而敢以欲

去未去之身遂忽然忘情于國事哉至于臣

之懇切求去委因馳驅多年力窮身病不得

不哀乞殘生于

君父乃未亮者或謂臣以去就爭此非但昧臣之

心抑且重臣之罪矣伏枕披瀝語言無次

伏望

聖明俯垂鑒照卽允臺臣之請將考選

檢發以救目前之急臣去而心安死而日瞑矣臣

不勝懇切顙祈之至

奏草

卷十五

聖

萬曆四十年六月初二日

乞休第二十八疏

奏為宿疾愈增懇

恩准放事臣向有血疾每遇夏秋輒發發輒交頻

不支自頃以來六七月間無歲不請告非得

已也今歲之發視前尤甚每一血下常至傾

盆眩暈數刻乃始復甦一身之中為血幾何

而能堪此肌肉俱消僅存皮骨固已槁無生

意矣卽不得已勉供崇擬之役一切公事未

能謝絕然皆從呻吟嗆中支吾答應日覺

憤憤日下

奏草

卷十五

聖

皇貴妃發引乃

國家大禮臣為輔臣當匍匐奔送度此病勢殆

必不能展轉思惟何以安處且中外章疏

大政所關宜存秘密顧使病臣僵卧擬

旨中使往來傳宣屑越政幾莫此為甚

皇上儻念及此其可一日容臣於此地哉夫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此聖訓也臣之所夙自矢者

也犬馬微勞報以帷蓋此

君恩也臣之所願有請者也臣聞之自古只有貪

戀不去之人臣未有求去不得之人臣有之

自今日始無恥之極遂至徑行始于小臣漸
及大臣浸淫之勢尚無底止

皇上如以法束之不如以

恩成之成之其最急者故敢冒昧哀鳴仰干
天聽伏望

聖明亟垂

鑒允臣不勝悚息戰兢待罪之至奉

旨覽卿屢奏目前諸務朕已知道了卿公清直亮

方且倚毗義當勉出視事共濟時艱何乃稱病

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可遵旨即出

奏草

卷十五

五

入閣贊襄慎母再辭以副眷懷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六月初六日

宣諭回奏併乞休第二十九疏

奏為伏奉

溫綸恭陳謝悃再懇

天恩俯憐病苦事昨臣以患病乞罷該鴻臚寺官

捧出

聖諭覽卿屢奏目前諸務朕已知道了卿公清直

亮方且倚毗義當勉出視事共濟時艱何乃稱

病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可遵旨即

出入閣贊襄慎母再辭以副眷懷吏部知道欽

此臣恭設香案扶病叩頭謝

奏草

卷十五

五

恩外竊念臣賦性素愚徒有心于報

主積誠未至終無術以回

天頻年求去皆蒙

皇上慰留臣亦妄有希冀少竭犬馬之私至于今

歲則自度其力盡計窮無所復施若再濡懇

不去誤國之罪將日深一日故連疏哀鳴懇

求罷斥杜門候

命遂將半載歸念未舒宿病復作一段苦情已且

前疏中毫無欺謬不意仰塵

聖慈特頒

温諭臣蒲伏跪聽惟有涕零謹當遵

旨勉出圖效贊襄而病勢奄奄恐遂顛仆徒捐軀

命無補分毫此所以萬不得已而再籲號于

君父也臣聞

明主之于臣用其言不困其身臣之言具在所欲

效贊襄者止于此矣

皇上若採而用之臣雖死猶生而况于去如其不

用即竭履奔馳贊襄何事縱

皇上不罪臣天下尚容臣而臣觀此時事覩顏尸

素不病死亦愧死矣伏望

奏草

卷五

奏

聖明憐臣供事多年賜以骸骨使返故鄉

鑒臣一點血誠

少採狂言用禪

聖政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于月

天威不勝悚息戰懼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六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十疏

奏為患病難痊懇

恩亟放事臣以病乞歸伏蒙

聖恩遣官宣諭臣隨具疏陳謝併求

允放今又再旬未蒙

俞旨臣欲頻請則恐瀆

聖聰欲靜俟則恐妨政務跼天踏地莫知為計因

思年來大小臣工以去請者

皇上率皆不允遂併及于臣其所以不允者豈

皇上不體臣下之情而故難其去哉臣竊度之蓋

奏草

卷五

奏

有二端其一則謂食

君之祿不宜自便身圖其一則謂紛紛陳請多是

以去沽名此二者皆臣子大罪

聖心所疑故執之愈堅而請之愈厭耳乃臣則謂

人臣去國于身何利其間蓋各有一段萬不

得已之情乃敢控于

君父卽年來求乞不遂羈留以死者甚多亦可見

矣至于沽名之人間或有之然舍見前之富

貴博無用之虛聲揆之人情未必肯爾且人

臣何名附君上以為名臣觀史傳所載其臣

有忠良恬退之名則其君必有神聖之號其
臣有奸邪貪戀之名則其君必有庸暗之譏
蓋臣之從君如日月星辰之從天未有日月
星辰無光而天不為黯慘者天能分日月星
辰以光所以成其大君能與臣下以名所以
成其聖今以

聖明在上而諸臣皆被不忠不敬無禮無義之名
書之史冊傳之後世

皇上亦豈願之哉而政本何地閣臣何官可任其
浮沈奪竊日延一日直至敗壞顛覆而後棄

之也且臣欲名則當輔

聖主勉建功業庶幾尺寸有聞以附于古先名哲
之末流乃為真名若居如此之地而泯泯汶
汶無所表見徒乞其殘軀以就死林泉與草
木同朽腐此昔人所謂入寶山空手回者鄉
黨且羞稱之何名之有而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臣病苦至情已具屢疏不敢
瀆陳伏枕思惟竊意

皇上之所以不放臣或在于此故復披陳申懇仰
祈

聖俞如以進退去留當聽
君命非所宜言則至于窮極無聊亦將出

于無可奈何之計自甘誅戮而已臣不勝悚
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二日

奏草

卷五

五

綸扉奏草卷之十六

乞休第三十一密揭

臣杜門四月餘懇切求去伏蒙

聖慈遣官

宣諭臣又未能強出孤負

天恩慚恨欲死竊念臣求去之意固出於真病而

其間情勢亦有不得不去者蓋從來閣臣號

稱要地並未嘗以一人獨任臣隻身受事且

將五載而臣廷機名位在前臣借越口久揆

之事體終是不妥反之中心更為不安雖廩

奏草

卷十六

廩兢兢不敢有負

皇上而智識短淺罪戾實多一旦敗壞臣一身不

足惜亦恐上累

君父又臣犬馬之年雖未甚邁而精神久已枯竭

瘍疾血疾無時不發自朝至暮常眩暈數次

每念數載之間閣臣如王錫爵朱廣于慎行

相繼物故如臣薄福更可寒心此所以哀鳴

而陳乞者固誠大有所不得已也若一言涉

欺則天地鬼神必共殛臣而不知者乃疑臣

以夫孰爭臣之去就于國家如鴻毛何足以

動

皇上而敢不自度量一至此哉惟是考選一事人

望實急臣極知

皇上原無不用諸臣之心但四年來言論紛紛過

煩過激即臣亦心厭之何況

皇上所以稍加留難以示裁抑此

聖主用人之微權也臣觀近日人情較之先歲似

大不同甚有厭意思靜之意且知

朝政壅塞其失多由臣下激聒非

皇上本心竊以為乘此時而發考選人必感激

奏草

卷十六

聖恩共體

聖意不敢如前之煩瀆世道當可挽回而

皇上于用舍之際先後緩急各中機宜天下後世

無不頌服矣若必以臣為有私于諸臣而曲

為之請假此市恩則請

先賜臣歸而後發考選人將曉然知此事為獨斷

于

聖心與臣無預尤便計也臣伏枕中偶思及此故

敢冒昧力疾手書上聞伏望

聖慈俯垂鑒亮將臣乞歸疏即賜批允其考選等

事取自

聖裁 臣生死感

恩銜結無極矣

萬曆四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單

卷六

三

擬論代事疏

奏為代議紛紜直陳事理以待

聖裁事竊見代藩一事盈庭議論喧呶未已其始

多予鼎莎其後非予鼎渭至于今則盡予鼎

渭矣禮部不敢自主而聽之勸議勸議已上

又請行代王自處則此事之難言可知也臣

平心而論鼎渭母裴氏既不經奏選則終犯

濫妾之條前此禮臣據例上請乃為國家守

法不敢失也而求多者至以臣廷機為擅改

條例夫條例隨時增損皆奉

奏單

卷六

四

旨刊行雖甚作奸行私者亦不敢以意更改况廷

機生平何等人品其事

君惟以勿欺為主乃以此疑之臣竊謂言者於是

乎失辭矣惟是代王既冊報鼎渭于張氏其

後檢舉復以鼎莎為嫡第一子禮臣但裁鼎

渭之濫而未及明鼎莎之非嫡故

明旨亦以嫡庶為言反使鼎渭得執此為辭遂啓

爭端此代王之罪也張氏以內助而尚封次

妃已自犯例乃獨責鼎渭之犯例試問代王

檢舉之時果盡出大公至正之本心乎抑亦

帷幙枕席之間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牽情溺愛而不自制者乎夫惟裴下而張嬖遂至兄庶而弟王人心不平率出於此此張氏之罪也伯夷叔齊子臧季札之事誠不可望于渭莎然使此二人者有一稍能謙遜作皮面說話亦自可觀乃渭既訟父莎復詈兄試觀其屢疏計爭與當場面質之辭狼戾恣睢無復人理堂堂親藩豈可以如此之人君臨一國此鼎渭鼎莎之罪也如此事理皆昭彰在人耳目雖甚欲左右其袒者無所置辨惟是

奏草

卷十六

五

今日處分之難則以予渭恐開濫妾之門禮臣之所爲慮也予莎恐紊長幼之序廷議之所爲爭也兩說相持未易遽斷則臣請卽以例考之國家自有藩封以來未有禁例至正德四年趙府輔國將軍佑掠奏爲革宿弊以正宗支事奉

旨佑掠所言有理各郡王以下該用妾媵不許過多有朦朧冒濫的親王及鎮守等官指實參奏時雖禁其過多而未定其額數且未及于親王也嘉靖二十三年禮科給事中周宗始請

定擬親郡王妾媵之數禮部覆請除郡王妾媵已有定制外其親王妾媵應否定限人數本部未敢擅議伏乞

聖裁奉

旨准議時雖議及于親王而竟未見額數之何如定也二十五年禮科都給事中李綸題稱宗室不經奏選妾媵所生子女多出踵襲因循若一槩不准請封難遏紛紜之奏三十一年禮科給事中王鳴臣題稱宗室娶妾各以三十四十爲期禮部兩次題覆兩奉

奏草

卷十六

六

俞旨皆以郡王將軍中尉爲言亦未及于親王也至嘉靖四十四年頒行條例乃定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多者止於十人世子郡王四人將軍三人中尉二人要例亦遵之然其下文所云不遵明例參奏罰治所生子女照濫妾例行又專指世子郡王以下亦無一字及于親王也直至隆慶五年乃併禁親王而又云在例前者不禁卽五年以後如唐府崇府皆以乞

恩准封蓋親王下天子一等體貌甚尊不爲之限

制則其弊安窮過為之懲罰則於體恐失是以明者其限于前而不嚴絕其違于後網雖漸密罰終不加真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假使代王當時明言鼎渭為裴氏所生而認罪乞恩于

皇上

皇上必念親藩之重曲體而從之如唐崇二府之例又何必費許多曲折于其間哉而况鼎渭之生又在隆慶五年正合例前不禁之款也由此觀之則此事之失殊在代王今日處分

奏章

卷十六

七

只有二說有言當立鼎渭之子者有言兩棄而別立他子者臣以為兩棄之說于人心似平而未知他子之有可立與否若立鼎渭之子則須明言鼎渭之生尚在例前徒以訟父之故舍而立其子他日不得援以為例則國制天倫兩不相悖雖有援引陳瀆者亦無以為辭矣臣及獲條要二例及禮部職掌其所開載不過如此亦未知其是否伏乞

勅下禮部再行詳細查覈酌請施行如別有考究濫妾之例曾禁親王及親王曾有長子以

濫妾黜者即當明白陳奏據法以裁臣斷不敢以已言為是也天下公事當與天下公議是則當行非則當改意見偶有不到何妨異同即今日議論此事多有撫無影之談設萬不然之慮臣皆以為過只是就事論事據法論法方可服人不然一時雖以眾論而勝他日之變端尚未已也臣既為此言又與臣廷機同年同官易生疑議不便票擬如禮部覆上伏望

聖明暫行停寢俟有新補閣臣方

奏章

卷十六

八

賜發擬將公論以久而益明人情以久而自定矣

請

宣諭輔臣李樹

該臣屢疏乞休未動

天聽臣子之義惟有靜俟何敢陳瀆惟是政本空虛閣門久閉臣卧病擬稟心甚不安日惟仰望我

皇上速補閣臣以濟一時之急而

余言尚稽難以久待竊見同官臣廷機杜門日久皇上既不允其去當

諭令勉出供事使臣少得弛擔亦今日之便計也

奏草

卷十六

九

臣前曾屢為廷機求去而今復有此請者非敢自異前說蓋見事勢如此無可奈何與其使廷機久卧又不如出而任事之為愈耳臣已具疏乞

恩准放茲又再陳其愚以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四日

備考官場

昨禮部侍郎翁正春到臣病榻前言浙江江

西湖廣陝西四省考官題條日久未蒙

發下路途遙遠時日又迫恐不及事托臣為轉奏

臣念四省地方距京師皆數千里今去試期

僅有一月若再或遲延深為不便不敢不以

奏

聞其應天考官係閣臣具題每科皆於初五日

命下今亦急矣統望

聖明留神一併

奏草

卷十六

十

檢校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五日

催考官揭

先該臣等具題應天鄉試合川考試官擬推
正考官左中允趙秉忠等副考官洗馬邵景
堯等各二員於七月初一日具揭上

進經今數日尚未奉

旨看得應天道路悠長試期將近伏望

速賜點發使二臣星馳前去供事庶不致有誤

大典臣等不勝跂望之至伏候

勅旨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七日

奏草

卷六

十一

催考官揭

先該臣等具題應天府鄉試擬推正考官左
中允趙秉忠等副考官洗馬邵景堯等各二
員於七月初一日具題上請未蒙

點發其禮部所請浙江各省試官亦屢催未

發今去試期只有二十餘日道路悠長沿途又有

大水若奔馳不及試期必須另改二百餘年
之定規無故而壞甚非

清朝之盛事也伏望

聖明速賜批發使諸臣星馳前去不致稽誤

奏草

卷六

五

大典臣等不勝跂望之至伏候

勅旨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十日

惟考官揭

竊惟應天及各省考官等與禮部題惟屢

次未蒙

點發今去科場只二十日矣不知

聖意所存若以此事為可已則賓興大典

皇上必不廢也若以試期為可改則

祖宗所定遵行二百餘年無故而忽更

皇上必不為也

朝廷舉動四海觀聽臣竊惜之或以臣等所擬

為未當則別有

奏草

卷十六

十三

聖裁俾臣等奉行亦無不可臣屢揭煩瀆深懷悚

懼顧事不容已復此冒陳伏望

聖慈煇察

萬曆四十年七月十六日

惟考官揭

竊惟

國家大典莫重于科場前此應天考官皆於七

月初三四

命下初六七啓行今過期已有半月去科舉之期

只有十八日而路途遙隔千里安能奔赴昨

各省考官已蒙

發票獨應天尚未見發票最重地

祖宗根本之區視各省尤重可令此典遂至停緩

耶臣等屢次惟請情詞已竭惟有自咎自責

奏草

卷十六

十三

原缺

原缺

回奏李瑾出差揭

該文書官傳出

聖諭李瑾先已出差如何又出差問內閣去欽此

臣惟各省考官係禮部具題臣不與聞若李瑾前此出差係是

冊到今差係考試官前後事不相蒙向來如此者甚多禮部只據六曹資序具題非有他故此則臣之所知者今承

聖問謹據實上聞以待

聖裁其應天考官係臣閣中具題如有未當亦望

奏草

卷十六

聖明傳示緣時日已迫故敢附聞謹

題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奏草
旨奉

聖旨是着點了的去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惟請考試官疏

奏為試官未奉

明旨大典萬不宜稽懇乞

聖明卽

賜檢發事該各省直考試官與禮部具題日久

屢請苦請未蒙

檢發至于舉朝皆請一槩不報

聖意淵微終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惟有引咎省

躬恐懼待

命而已但臣竊以為國家之事有創設之新規則

奏草

卷十六

可否出自

君父臣子所不得而干也有經行之常典則建立

本自

祖宗來世所不得而廢也如今歲各處乞增解額

禮部覆請

聖裁雖皆仰體我

皇上帝考作人之盛心然而

留中之後禮臣不敢再請者誠以此

皇上之特恩或行或止一憑

宸斷不敢瀆也乃三歲舉士于部

高皇帝設立

列聖遵行二百餘年無有愆越卽

皇上臨御以來亦十三舉矣未嘗有一次之或爽

也今去常期只旬餘日而考官尚未得行日

復一日將安稅駕豈遂以此典為可罷乎改

期為無傷乎臣恐傳之

累朝壞之一旦大非吉祥善事而我

皇上四十年尊

祖敬

宗揚光觀烈以成此

奏草

卷十六

六

聖神仁孝之徽稱亦得無因之而頽損哉如臣等

有罪當加譴戮則俱在

皇上之處分至于此典必不可廢臣是以冒死籲

祈仰干

聖聽誠見其勢之至迫而事之萬不容已耳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請順天鄉試提調官揭

該順天鄉試場中例用提調官一員舊例皆

用府丞而府尹則總理于外及該府一應事

務不能復兼場內之事今去試期只有四日

而吏部所推府丞尚未蒙

允用勢甚急迫伏望

皇上將該部原疏即

賜檢發以便供事惟復別有

聖裁亦乞

明示 臣輒敢冒昧以

奏草

卷六

十九

聞

萬曆四十年八月初四日

宣諭謝

恩疏

奏為恭承

宣諭感

恩陳謝事該鴻臚寺堂上官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自入夏以來時受暑濕頭目弗清

體生痲毒服藥調攝尚余未愈卿為輔弼重臣

豈可久居私寓杜門不出卿心安乎且朕壽節

在適宜當表率百僚今着鴻臚寺堂上官往諭

朕意即出入閣贊理其補大僚考選等諸事朕

奏草

卷六

二十

次第檢發卿可安心佐理以副眷倚之意故諭

又該司禮監太監李恩等口傳

聖諭即出入閣辦事欽此除 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竊念 臣負罪沈疴乞歸日久未回

天聽更枉

溫綸問

聖躬之違和既蒙 下念見

聖節之在適復動歡顏惟

君父之命難違亦臣子之情宜盡今普天率土皆

來稱賀于

闕廷立一介微臣輒敢即安于私第况大僚已
多

點用而考選次第舉行在臣愚衷曷勝欣企容稍

調理一二日即制副勉出隨眾蒿呼仍望

皇上調攝

聖躬

留神庶政以慰四海臣民之情臣不勝悚息感戴

之至謹具奏陳

謝以

聞奉

奏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卿已遵諭翌日勉出稱賀

朕心嘉悅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八月初八日

入直揭

該臣恭承

宣諭仰戴

聖慈已於今蚤

廷見入閣辦事竊念臣病苦餘生乞休情切

聖明不加譴罪

曲賜勉留地厚天高將何報稱惟是天下人向見

臣尸素浮沈則責臣之去今見臣杜門瘵曠

則又望臣之出臣出而無濟于事則又無以

副天下之望而增其浮沉瘵曠之愆展轉思

奏草

惟莫知為計譬如入籠之鳥惟有悲鳴遊釜

之魚已無生趣雖感慈

聖恩歡逢

聖壽不敢不勉出拜舞呼尚自盡臣子之義然度

其情勢恐終不能畢力馳驅以報

皇上于萬一矣伏望

聖明留神大計蚤擇忠良以供任使至于目前急務

明旨所云次第檢發者更望旦夕舉行以重

綸音以慰中外之望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二日

請點吏部尚書發考選揭

該臣祇奏

溫綸勉出供事私心竊學

聖明于緊要時政有所舉行以庶幾少效馳驅之

力其大僚已蒙

皇上點用數人度必相次

檢發臣可無言惟大僚中緊要無過吏部尚書此

官表率百僚為六卿之長川得其人則可以

肅中外之心而息煩囂之口往時皆有缺即

補並不令人代署自楊時喬以左侍郎署事

奏草

卷十六

五

日久彈壓不便群器遂興至孫丕揚來乃始

稍戢而其勢已成不能遽遏故復有近日之

喧闐今察典在邇人情觀望署事雖稱得人

而冢卿之任豈可久虛此當

亟賜點用者也至于目前升道委為缺乏各差御

史有三四年不得代者中間亦有真病真父

母年老迫切欲歸若久不得請其勢必至棄

官雖我

皇上寬仁大度不加譴罪乃

國家法紀亦大傷矣此猶在外省也京中見在

御史亦只有四五人且下又有九年考滿例

不復職則其存者不過二三人即無論奔走

不及于觀聽亦大不雅矣此當

亟賜檢發者也臣區區愚衷不能自已故復陳瀆

如此亦恃

聖明能亮臣容臣不以其言為無當耳臣不勝曷

昧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四日

奏草

卷十六

五

竊見連日南北大僚多蒙

點用仰見

聖明留神政務加意人才天下自此有泰交之機

而臣見入

賀各官詢知各省地方雖間有水旱然豐登處

多流移漸復較之往歲景象不同天下又自

此有太平之望此等好事不于他年而皆在

于我

皇上五旬屆壽之時仰見

奏草

卷十六

蓋

皇上洪福齊天

久道化成

宗社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於此臣不勝欣美不勝

喜慰惟是考選一事各官待

命日久情緒鬱結中外人心皆為此盼望而科道

缺乏其勢已極戶科至于空署本章皆付吏

胥收接內外各差御史皆無可題代委為不

使臣竊謂此事終無不行之理不如乘此嵩

呼之日沛發德音使人知恩出

皇上斷自

朝廷非臣下所能干與豈不美哉如再或遲延

以俟他日雖同歸于用而萬不如今日之發

增盛事而暢人心之為愈也臣若有一念假

此市恩則天地鬼神必不容臣伏望

聖明鑒炤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六日

奏草

卷十六

其

惟考選密揭

前十七日五鼓臣于朝房祇候拜

賀適蒙

發擬考選等本滿朝聞之歡聲動地以為

萬壽佳辰有此

浩蕩之恩自官僚以至隸卒及市井小民無不頌

戴

聖明謂真

堯舜之主臣之愚衷亦喜幸欲狂今諸疏次第

允發人情鼓舞又當何如惟是考選諸臣候

奏草

卷一六

三

命最久天下人心之所仰望惟此為最急臣之竭

誠祈懇于

皇上者亦此為最切惟願

皇上蚤發一日則蚤慰一日之望亦蚤完一日之

局且發在此時則猶在

聖節二三日內人知出自特恩其歡欣頌祝尤倍

于常日也如恐其人多言多過為慎重則諸

臣多老成慮彼此相戒謂既承

聖恩當仰體

聖意必不敢如何前紛紜瀆擾以取狂妄之愆此

聖慈憐察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亦世之所敢信者臣懇切愚誠口不能盡統

聖

奏草

卷一六

三

工部印信揭

蒙

發擬吏部一本為工部印信事所言該部印信久

封各解戶守候之苦委為緊急臣每日至長

安門諸人必來哭訴不但訴之吏部也然此

猶只是一端該部自侍郎劉元霖九年考滿

例不復職閉門候

命已經兩月凡百事務悉行停閣極為不便臣頻

欲上聞而又恐煩瀆輒復中止今吏部以署

印及

奏草

卷十六

三

點用尚書為請臣惟

點用尚書則出自

聖裁臣不敢擅擬署印則侍郎劉元霖尚在臣又

不敢徑擬他人惟念元霖已推南京戶部尚

書如蒙

聖明准用或別有處分傳示

聖意然後臣可定擬以聽

上裁蓋用舍予奪出口

皇上臣惟有奉行而已若其事體之急不容再緩

則俱在

聖鑒不待臣言矣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十六

三

同官求去揭

臣今日見同官臣廷機揭帖欲於初二日辭朝徑行甚為歎異廷機在門候

命已四年半可謂極久頃蒙

溫諭慰留臣亦極力勸其且停以候

明旨而廷機自念

皇上必未肯允其去日復一日茫無了期又有口

瘡諸病甚為痛楚故遂決意如此臣雖欲挽

之終不能止其感激

聖恩天高地厚非言能悉惟

奏草

卷十六

三

皇上賜以

溫綸許其歸去或

發臣擬上以待

聖裁庶廷機去就得以明白而于

朝廷體面亦不失矣臣忝同官不敢不以上聞

惟復別有

聖裁俱乞

亟賜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同官求去揭

臣昨在閣中接得同官臣廷機揭帖欲力疾辭

朝而去臣隨即具揭上聞及至出閣隨往看廷

機果然口瘡沉重痛疼異常不能說話形容

極其憔悴不似前日臣甚懷憂懼因念廷機

生平恭謹

皇上留他五年幸其性耐方能延挨至今今春見

孫尚書行亦有去意及奉

聖諭又守候半年欲拜

奏草

卷十六

三

聖壽而後去茲者之行委出真病看其意思已定

再留不住

皇上傳一

溫旨放去或令臣擬上

君臣始終更為兩全

皇上常說國體二字此正國體關係臣不敢不言

非敢為同官私情求

皇上也臣聞廷機去不勝悽涼恨不得挽留使住

今之所言亦萬不得已臣不勝冒昧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三十日

請點薊遼總督揭

近者兩京大僚已蒙

點用數人

朝端自覺生色惟是兵部尚書王象乾久以候

代不得到任今邊陲多事本兵之任最為緊

要雖署事有人不敢苟且然于統攝擔當自

是不便尚書孫瑋屢為臣言之伏望

皇上將會推薊遼總督汪應蛟楊鎬蚤

賜點用一員如未當

聖意亦乞

奏草

卷十六

三

傳示該部另推以聽

聖裁庶使象乾得代入理部事軍機重務不至妨

誤其所關甚不細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三日

請發考選揭

昨蒙

皇上發擬都御史許弘綱一本為各差乏人請

發考選又傳出

聖諭謂近來大小各官選臆輕謀恣肆不以國體

為重任性所為令臣出

旨該臣隨即具擬上

請竊念近來各官輕謀恣肆不知

國體委如

聖諭然皆前一番人與此番考選諸臣不相干也

奏草

卷十六

請

其前一番人輕謀之尤者已經年例考察與

別項事故率已無存今其在者歷事既久漸

以老成故頃來

朝端自覺安靜即如

福王之國一事雖人情懸望至切然猶相與寧

耐以聽

聖裁亦可見也其此番考選諸臣目擊前事之非

必不敢復蹈其失昨許弘綱固已言之弘綱

信臣也豈敢欺

皇上乎臣以為國家設立科道官曰言官責曰言

責則既以言命之矣如大政事大奸弊關係安危治亂豈容不言中間有一二妄言亦是從古以來所不能免堯舜之世尚有讒說殄行巧言孔壬之輩夫惟堯舜不以讒說巧言而廢明目達聰敷納明試之舉此其所以為至聖也夫上有意于聽言而下以多言取厭其失本在于下誰能解之若上厭下之多言遂併言路而廢之則又與下分過而使妄言者反得以藉口

皇上試觀年來紛紛嗷嗷豈皆盡出于言官乎川

奏草

卷十六

五

之壅也必至于旁決火之伏也必至于他焚若使言官消磨至盡臣恐周道昌史晉之徒且起而肆其譚而天下益多事矣今中外喁喁共為此事甚至市井小民道路往來之口無不云然此亦川壅火伏之極也臣竊懼之或者疑

皇上以人多為嫌則臣謂人合累科選經三次乃得此八十餘人而又分之兩京散之三十餘差僅可足用且人生變故何日不有前番考選亦有六七十人去今不四年便缺乏至此

即此番考選又已失十餘人矣臣實未見其為多也夫人少而言多雖少亦多若人多而言少雖多亦少惟

皇上不厭其多而諸臣務求其少其于上下之間豈不兩盡而何厯

聖慮為乎臣喋喋如此非敢為諸臣游說實見此事一日不了則

朝廷之上一日不得清楚人情洶洶茫無休息

之期而臣與該部院諸臣亦不得安心畢慮

以事

奏草

卷十六

五

皇上圖盡其職業故敢懇懇疊疊言之此亦多言之一端也伏祈

皇上留神省覽

蚤賜施行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四日

同官未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求去懇切

皇上屢頒

溫旨慰留臣亦極力勸廷機勉留以母負

皇上眷禮盛心而廷機以守候五年

皇上必不肯放今冬寒在即難以再延決於十一

日辭

朝而行臣欲懇

皇上俯從其請則違

聖心欲苦挽廷機之留則力不能得欲默而不言

奏草

卷一六

七

坐視廷機之去則

朝廷體統殊覺有傷且于

皇上眷禮廷機與廷機數載候

命之意皆深有可惜展轉思惟莫知所處今廷機

決行臣若不言

皇上必且責臣而廷機亦再三托臣為請故敢以

上聞其如何處置俱在

聖裁蓋非但廷機苦臣亦苦矣謹

題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九日

刑部戶科印信揭

目前緊要政務甚多其大者莫過于考選臣

言之至煩至瀆負愧罪無可復陳此外則

刑部印信與戶科印信二事亦難再緩刑部

印信已蒙

皇上命許弘綱著掌弘綱以杜門日久難于遽出

故具疏陳辭

皇上偶未檢發遂致部務壅積無人料理今

朝審在近若弘綱不出則三法司遂缺其二而

此典且廢格矣昨吏部亦為疏請所當

奏草

卷一六

七

亟發促令視事者也戶科闔署無官已經兩月章

疏之下部而不得發抄者不知其幾該科職

掌乃錢糧重務軍國所關豈容停寢所當

蚤賜補用或暫令別科官代管以免遲誤者也此

等事務臣言之皆近瑣屑然不言則又大有

不便人又以此罪臣臣之情亦大不得已矣

統望

聖明鑒炤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五日

冉駙馬被辱揭

該本月初二日駙馬都尉冉興讓送揭至閣
言為府中梁盈女彭進朝等所毆辱臣以事
關內戚

皇上自有處分臣不敢問其後則巡視御史有言
矣該科有言矣教習官及禮部各有言矣駙
馬侯拱宸等又有言矣而皆未蒙
皇上之處分也滿

朝紛紛盡疑諸疏未達

御前且謂

奏章

卷十六

三九

皇上愛女之親尚阻格如此何況他事共責臣默

無一言臣念興讓與梁盈女等喧嚷事之顛
末臣不與知興讓始而跪門繼而徑去雖情
出迫切然輕率之罪亦自難逃臣不敢為諱
惟是

至尊在上而眾辱駙馬于

朝置之不問紀綱何在觀聽駭然今

輦轂之下已滋猜疑傳之四方寧不謂

皇上左右果有壅蔽使

公主之情亦不得達其為

聖明之累亦不少也伏望

皇上將此事明賜處分

召還興讓加以薄罰

諭其省改庶

朝廷之體統不失而

公主之心亦安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六日

奏章

卷十六

四

聞言懇發時政疏

奏為額

大路窮省躬罪重再陳苦情仰干

聖聽事臣自入春杜門乞歸便無復再入

綸扉之望荏苒遷延至于

聖節伏蒙

皇上特渙

溫綸諭令入

賀臣之私情亦不能已故復勉携扶汗顏一出

然亦自料其展布之無能供事之不久矣比

奏草

卷十六

聖一

高呼之日

皇上發下考選及釋放王邦才等疏令臣擬上中

外聞之歡聲動地臣亦自慶謂可藉此少寬

罪責苟且延挨乃不意

聖心復轉諸疏中留臣雖諄諄請之不能得也地

稱政本官號股肱而一籌莫展寸效俱無臣

之罪愆何以自道頃科臣范濟世望臣以死

力爭不得則慟哭而出

國門臣欲力爭而不能死欲出

國門而不能慟哭自慚自咎更復何辭昨科臣

張延登又謂臣秉政既久巷遇罔聞足以見
獨任之艱尤為切當至云一言再言不聽當

詣

闕日陳流涕苦諍此其忠愛懇惻之意與濟世

同而其所以為臣謀皆出于無可柰何而以

哭為策臣亦極感二臣之苦心矣但臣自少

誦讀詩書大臣之道只在去就不可則止不

能則止舍此之外聖賢亦無必行其志之法

今考選枚卜二事每事臣請之皆累千萬言

不但一言再言而已也而

奏草

卷十六

聖

皇上終不聽臣則臣之去固已晚矣以臣至庸至

愚之人當此至難至困之日而欲為自古聖

賢所不能為之事其勢必無所濟臣自量已

審無可復言臣聞之長歌之悲甚于痛哭臣

言至此肝腸俱裂豈但流涕如

皇上竟不以為然臣進無所訴退無所容亦惟有

掛冠而出國門以謝天下自甘誅戮而已臣

情急無聊伏

聖明哀憐裁察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八日

為輔臣李請

發溫綸揭

蒙

發同官臣李廷機一本傳出

聖諭屢有旨諭留天氣暴寒疾尚未愈如何又有

此奏少俟即有旨出旨來欽此竊念廷機屢次

欲去頻蒙

皇上慰留臣亦再三告以

聖恩深厚未可徑行不意今蚤徑自辭

朝而去臣不及知業已行矣

奏草

卷十六

聖

諭留無益惟望

皇上念其累年恭謹之心原其今日萬不得已之

情

蚤賜溫綸俾得安心前去以盡

君臣始終之義其感戴

聖恩永世無極矣臣謹擬一票上

請如中有未當統整

聖明裁改發行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回奏冉駙馬事情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

於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

往去訖且駙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

進行好生狂躁恣肆效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

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伴回奏請定奪此乃伊

父素欠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為民當差教習部

官買之鳳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

可傳示遵行欽此該臣即傳示各該衙門遵行

奏草

卷十六

聖

外竊惟冉興讓以駙馬戚臣蒙

恩深重即有迫切至情只當控訴

皇上靜聽

處分乃不勝憤忿之私擅自徑行

皇上責以輕躁恣肆夫復何辭今

命官訪尋伴回奏請定奪又削其父之職而于教

習部官則止從奪俸

聖裁允當臣可無言惟是諸人辱駙馬于

朝萬目共觀衆心不平若置之不問恐

紀綱法度自此陵夷殊非所以服人心而重國

體也今禮臣科臣臺臣勳臣戚臣莫不有言

更望

聖明傳示該衙門重行懲戒庶

國法尚存而物議亦息矣所有

聖諭臣謹尊藏

內閣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奏草

卷十六

甲五

請補閣臣第四十一疏

奏為同官已去政本愈卑推補萬難再緩懇乞

聖明卹

賜允行事臣數年以來懇補閣臣至煩至瀆而

皇上不行猶以有臣廷機在也廷機雖求去日久

不理閣事然臣每有緊要政務必與籌畫其

所以支撐五年得無顛蹶者亦以有廷機在

也今廷機去矣閣中真止臣一人矣進退出

入四顧茫然片語半言無可告訴一值難處

之事何以贊襄非但天下共為臣慮即臣之

奏草

卷十六

庚

自處亦不能一時一刻安于此地矣以四海

之大

萬幾之煩安危成敗之所繫乃以一庸臣備員克

位而不亟為之計竊恐

宗社神靈亦有所不安也今海內元老名臣曾任

股肱而勲猷未究者當亟

召用以秉揆端高賢大良素抱經綸而登庸未及

者當亟

簡用以資佐理皆在吏部與廷臣集議上請恭聽

聖裁要于當輿論服人心真足為國家生民之所

利賴而毋復使碌碌如臣者以孤天下之望
斯乃世道之大幸耳伏望

聖明蚤

賜允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十六

四七

為同官李誦補封蔭揭

增多同官臣廷機辭

朝而去伏蒙

皇上賜

溫綸寵數優渥微獨廷機感佩

聖恩即大小臣工無不頌戴矣乃臣忝在同官敢

復冒昧有請向年臣考滿時廷機實滿在臣

前臣曾為具奏下部而廷機謙讓故該部履

而未復今

皇上已加其官所少者惟贈履耳廷機在閣雖供

奏草

卷十六

四八

事日淺然其一生砥礪可質神明南北服官

忠勤任事即臣在此數年幸無大戾所賴其

教誨者實多伏望

聖慈給以全典用光歿存臣亦藉此可免僭越叨

濫之罪何幸如之廷機生平不干

恩澤臣之此言甚拂其意苟非

聖恩寬大臣亦不敢復有此請統在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備考選密揭

臣待罪日久困苦已極非仰賴

聖慈百凡垂鑒臣亦不能揆延至今今同官臣廷

機已去天下人之責望臣愈甚要其最緊最

急莫如考選一事蓋科道實是缺官諸臣守

候實是窮苦中外人情汲汲惶惶共為此事

臣亦因此耳根無一刻清寧心事無一刻安

靜千疑萬恨皆從此生前日不得已懇祈

皇上決意引退今見臣廷機初行一時又未敢同

去但考選不下則臣終難站立即欲再效犬

奏草

卷十六

四十九

馬之勞亦不可得而朝廷之上亦紛紛擾擾

不成景象是為此一事累及無限事也如

聖意恐其多言則臣謂國家既設言官終難默默

惟處分得宜則紛囂自息若遲之愈久將人

心愈鬱而言愈多矣臣昨方以會推閣臣為

請而茲復倦倦言此者誠以二事皆急然必

考選先下而後行推補則諸臣皆已就列議

論既定後自無言不然又將滋紛紜之口耳

臣萬不得已恐死哀鳴祈懇

皇上伏望

聖慈留神眷覽於

願曆前施行上應天道下合人心臣即日暮填溝

壑有餘幸矣

萬曆四十年

奏草

卷十六

五

宣諭奏謝疏

奏為祗奉

溫綸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具見忠愛朕已

悉知今國事多艱卿為輔弼重臣亦當任勞任

怨輔臣廷機不候君命輒以已私急於逕去忠

君愛國之心安在正賴卿匡襄佐理豈忍因事

遽萌去念欲朕孤立其上其如國體何考選等

疏少俟朕以次第檢發卿宜安心贊治勿得效

尤輕率有失朕眷倚至意特諭卿知又該冉登

奏草

卷十六

五

口傳

聖諭先生輔弼重臣如何效尤不以國體為重欽

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輔政多年浮沈尸素不能以身塞天

下之望乃反以去塵

君父之愛臣之罪也

聖恩深重褒以忠愛教以任勞任怨慰以考選等

疏少俟

檢發臣捧誦

溫綸感愧欲死因思人臣富貴至閑臣而極

君父恩寵亦至優禮閣臣而極以不肯處之則有

貪戀之心以賢者處之則有圖報之心誰肯

言去誰忍言去今以廷機之賢與臣之不肯

而皆相繼欲去自非真病真窮真見其事之

必無所濟而身之必不可留當不至此臣常

自笑聖人言鄙夫患失臣亦鄙夫乃患不失

不知何故抑亦其時其地使之然也今天下

事緊要當行者甚多臣皆不能贊理只考選

一事遲之數年請之百疏念之腸斷望之眼

穿其苦極矣

奏草

卷十六

五

皇上以國事望臣而一事如此何况其他即使鄙

夫當之亦豈能晏然而不動念乎任勞任怨

臣不敢辭至于

留神政務加意人才使股肱耳目得舉其職而毋

使臣孑然一身叢天下之罪戾則終不能不

仰望于

皇上除目前推補閣臣最緊最急臣已另疏懇請

外其考選等疏屢蒙

聖慈許以檢發伏望

即賜允行勿復有俟庶人情少安而臣雖病困亦



未敢遽復言去當少圖竭蹶以報

聖恩于萬一矣所奉

聖諭臣謹尊藏以為傳家之寶謹親詣

文華門叩首具奏陳謝以

聞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十六

五

請補閣臣第四十二疏

奏為耳目已充股肱未備懇乞

聖恩亟俞推補事臣惟

朝廷以輔弼為股肱言官為耳目相須為用並

不可缺

皇上昨發考選疏耳目之地一朝而得七八十人

可謂盛矣惟是閣中只臣一人供事五載自

臣廷機去後益復孤危業已具疏懇請推補

未蒙

允發我

奏草

卷十六

五

皇上神聖聰明豈不知輔弼重任必非一人所能

肩雖使長才異能處之猶且顛覆顧恐以此

而苦臣也乃臣之所慮又有不止此者從來

政本諸臣雖稱共濟而主張統率全在首臣

其任尤重今即推補有人而恐其官資或在

臣後臣若昂然忝竊其罪愈深昔呂蒙正三

入中書文彥博以老年平章軍國重事皆為

千古美譚豈以

聖明之世而獨少此臣願

皇上併下廷臣首行推舉



亟賜召還使臣得免勉追隨以免愆戾是豈獨臣

之幸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臣方喜考選之

下而又有此誥得瞻望蜀自愧頻煩顧度之

事勢萬不容緩故敢冒昧再陳伏望

聖慈垂念

俯賜施行

萬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奏草

卷十六

辛五

謝發考選疏

奏為考選已蒙

允發恭謝

聖恩併陳微悃事昨

頒曆之期滿朝臣工皆以

皇上御極已四十一年為從古帝王盛事自此而

百千萬年行未有極臣等幸立

聖明之朝事

萬壽之主真千載之奇遭也至薄暮時

皇廷遂發考選本至閣中令臣看發臣喜值

奏草

卷十六

辛六

寶曆新頒之佳辰仰見

聖主用賢之至意即發該科抄傳都門之內歡聲

如雷以為

皇上遲之數歲行之一朝

神聖作為信非常情所能窺測無不嘆服而臣竊

承

皇上矜憐體恤之私尤為篤至心可得而識口不

可得而言惟有感極而繼之以泣而已自今

以往

朝端濟濟氣象日新唐虞三代之盛治端有可

望臣復何言願臣竊有感者年來爭競成風
喧囂已極說者謂此番考選之久停半由臣
下之自取理亦有之今被

命諸臣皆閱歷已久老成練達必能以愛

君憂國為心以協恭和衷為務議論不求其多而
求其當意氣不求其盛而求其平誕謾猥瑣
之說不以瀆

宸聰牽連曖昧之譚不以傷善類不以毀譽而定
是非不以異同而生怨德將從前門戶藩籬
私爭小忿一切破除坦然共由于平康正直

奏草

卷十六

七

之途以母負

皇上之任使是世道人心得諸臣而轉移而

皇上之遲遲而抑之者乃所以成之實天下國家
之大幸也臣又願

皇上深懷日中之戒

時厯海內之憂

省覽奏章

嘉納忠讜凡有條陳必下部議定其可否擇善而
從使諸臣得效其款款之衷而向來留中壅
隔之弊為之一洗是亦上下相成之至誼也

臣愚見如此不知是否敢因陳謝而併及之
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奏草

卷十六

五

請補閣臣第四十三疏

奏為懇乞

天恩推補閣臣事自

祖宗設立閣臣以來並無一人獨任至五六年者

此皆有舊藉可查

皇上試令人一檢之便知臣言之不謬也矧今日

世界何如時事何如臣每一舉念輒至悶絕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百凡哀臣憐臣豈於此事獨

不為臣曲體臣即未敢言計危徑行而一旦

溘然死云

奏草

卷十六

五十九

皇上將柰臣何臣即欲事

皇上亦將柰何夫天下至大決非一手一足所能

勝天下人至衆決非一口一舌所能調天下

事又至多決非一肝膽一肺腸所能慮使賢

者為之猶可憂懼而况于臣

皇上縱不體臣獨不為天下國家計乎臣惓惓之

衷實是為國非為身圖伏望

聖明亟賜允行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

請

福王之國揭

竊見近日大小臣工皆以

福王府第告成日久禮當之國成欲有言臣每

告以此等事體當聽

聖裁且

聖意已定不必煩瀆諸臣始而信繼而又疑以為

既欲之國何久不見

傳旨耶臣查得

潞王於萬曆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國先于十

奏草

卷十六

卒

六年七月初一日即有

旨下部擇日措辦蓋

分封重典事務甚多各衙門及沿途經過地方

百凡供應非半年數月必不能辦

皇上前諭臣以明春之國今為日幾何而尚可緩

視耶至于庄田一事地方官自當悉心計處

不必為此遲留臣所願

王如河間東平修德樂善萬世稱賢亦不必為

此爭論使人窺見淺深是亦臣愛

王之一念也臣謹擬一

諭令該部擇吉舉行伏望

皇上裁改亟行傳示以免諸臣又來聒瀆臣不勝

悚息冒昧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七日

奏草

卷十六

卒一

綸扉奏草卷之十六終

綸扉奏草 卷一七

綸扉奏草卷之十七

請補閣臣第四十四疏

奏為閣臣推補必難再緩懇

恩俞允事臣之言閣臣當補疏揭已數十通無可復措辭矣今只以人情事體之至淺近者言之如天下事有一小可便宜一人獨占人且不甘光內閣何地閣臣何官而可使一人偏據又至數年之久非但人以爲不可即鬼神亦忌之矣此人情之至不便者也

奏草

卷十七

一

國家每設一衙門便有長貳有僚屬每有一事便有數人經營所以彼此相維姦弊不作今以政本之地只有一人若其作姦行私何人覺察臣且不能自信何以使人信臣此事體之至不便者也况臣年來愁苦之餘實是多病氣血衰枯精神恍惚昨以月食救護拜跪艱難屢欲傾倒前疏所云死亡之慮殆是實語非是危語

皇上哀臣救臣正在此時使臣死而後倉惶用人則已晚矣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八日

八五

請審錄停刑揭

蒙

發擬刑部審錄一本自當照常擬上但臣竊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近歲率多停免而今歲又

皇上五旬壽期必蒙

寬貸但

特恩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擅定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惟是冬至在邇各省直遠者至于萬里得

旨甚遲舊歲至三覆奏始免則遠方多已處決不

奏

卷十七

二

及奉行未免有虛

德意故臣於此疏敢附一言統祈

聖鑒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日

乞休第三十二疏

奏為聞言認罪懇

恩罷斥事臣接得禮科給事中元詩教揭帖以臣

推諭德陳懿典掌南京翰林院事與擬庶子

郭涓照舊供職為用舍舉錯無以服人此實

臣之誤謬科臣言之是也但懿典積學深資

人亦長者臣同官詞林心甚敬之頃詢其鄉

之士夫多謂其日青稍愈較前不同而留院

清閒無所事事量與一轉以俟其自為進止

如勢難赴官必當陳乞則生平之局結矣此

奏

卷十七

三

臣區區憐才之一念也若以為有私則懿典

既已病廢臣私懿典將以何為至于郭涓以

科場被論須科場事明議論乃定當涓疏

發票時臣亦再三躊躇不能自決欲擬允其去則

涓方有事何可遽去欲擬有處分則分考舉

子之被重劾者尚未加罪何以遽及于主考

故臣擬涓供職而責令吏禮二部會同都察

院該科看議具奏以待

聖裁揆之事體或亦宜然惟是人知懿典之目盲

而臣誤信其稍愈人欲郭涓之即去而臣誤

擬其暫留昏迷之罪委難自逭又總督京營
戎政寧陽侯陳應詔人多言其不堪頃因給
事中吳亮嗣論劾乞罷臣擬令川心供職蓋
亦明示警戒之意以俟其再陳矣亮嗣之再
叅意與臣同而臣不能徑罷應詔心亦愧之
此皆臣奉職無狀之公案也臣自今歲杜門
哀鳴乞歸已無復再入黃扉之想獨以
聖主厚恩知臣信臣凡可留臣者無所不至臣心
非木石情同犬馬能無感戀之私故欲勉
揆延過此殘冬庶幾爲

奏草

卷十七

四

國家完一二大事俟推補有人然後再申前請
以盡

君臣始終之誼今天奪臣魄顛倒至此必不可強
顏此地以事

皇上明矣臣去志已決萬難再留

皇上即欲留臣亦無所用伏望

聖慈俯垂矜憫

亟賜允放仍即

勅下該部蚤行會推

簡用名賢以慰海內之望臣即跼伏田野何幸如

之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
朕悉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賴倚毗豈可
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
臆狂躁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即
出入閣輔理以慰春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十七

五

請處分時事揭

該臣以被言求去方在候

旨又見言官紛紛論列煩瀆

聖聽臣雖杜門伏枕心甚不安敢復冒進一言蓋

諸臣所言雖未練事體然其中亦多有可採

其所論列之人雖間失情實然其中亦多有

可議惟一槩留中不行辨別所以愈致爭競

皇上如不欲下言官之疏亦宜將被論諸臣辭疏

盡下部院責令從公議擬去留以聽

聖斷其言官疏中有條陳政務者亦乞

奏草

卷十七

六

發下該部斟酌議覆量與施行是亦今日弭煩器

之一道也大臣者小臣之綱領大臣之氣勢

舒則小臣自有所矜式今六部正卿只有趙

煥王象乾二人而王象乾又尚未抵任所以

紛紛至此誠將諸正卿各部侍郎盡行補用

則大僚既多人心自戢是又今日弭煩器之

一道也又軍政考察五府錦衣衛各官久無

處分浮言日起而王之慎在環衛多年人情

更不相安一切章疏多以之積為言且有疑

臣庇護之積者下自入京只是之慎一面終

無往來固不以此介意但念人情如此之積
自不可留

皇上亦當聽之積之去苟因之積一人而連累多

人使

朝端不得安靜亦非計矣昨軍政各本

發崇臣不勝喜幸業已擬上又數日不發不知何

故伏望

皇上慨然沛發完此一事省多少議論減多少是

非未必非之積之福也此合內外大小臣工

萬口一辭皆是如此故臣不得不言臣與之

奏草

卷十七

七

積無怨無德何苦必欲其去惟是事勢如此

留之無益而所累不小所以敢求

皇上之速斷耳臣方求去而後言事自愧饒舌惟

有觸于衷不能自已伏望

聖明昭察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論在器臣第四十五疏

奏為愚臣乞歸情切懇

愚取補以重政幾事臣頃以推陞失人票擬謬誤
科臣糾舉臣即認罪求去蓋大臣被言省愆
其道當如是也及科臣再疏則事理愈明臣
愈自覺其非更無可言矣但臣因此思惟天
下事至多擬議未易以萬人而慮一事猶或
有失以一人而慮萬事豈能無差所以

祖宗設立閣臣常有六七人少亦三四人誠欲其
彼此相資長短相濟以不至于僨事耳假使

奏草

卷十七

八

當臣執筆之時而從旁有人焉言懿典之不
當陞郭涓之不當留臣亦何為而不聽之哉
夫此事猶小即失猶未甚害也如更有關係
安危事體重大一誤而不可復收者而臣亦
迷謬若是則臣則已矣如天下國家何
皇上試念及此閣臣之補尚可一刻緩乎臣為此
驚惶即欲辭票擬之役又恐人謂臣褻褻暴
發或至激

心之怒是以未敢然而精神潰亂智慮愈昏儻
上再遲延不補臣亦必不敢以此職矣年來政

臣亦罪去亦罪出門亦罪

在此日亦做不得此官始亦有激乎其言之

也要之自古以來有難做之事必有能做之

人豈可謂今之天下而遂無之是在

皇上一簡用耳若臣則實是不能非敢推托願士

大夫哀憐共成臣去臣歸命

皇上只是乞此殘生蚤歸林壑於分畢矣臣不勝

泣血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竭誠為國忠清直亮國家政機倚賴老成

奏草

卷十七

九

小臣佞言煩興囂然逞臆前已有旨且不究處
卿不必謙言介意况朝端多事之時豈可久居
自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即出入閣視事
以匡政務慎毋再陳閣員乏人朕知道了吏部
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三十三疏

奏為

君恩愈重 臣懼愈深再瀝血誠懇求罷斥事 臣頃以人言具疏乞罷伏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朕悉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賴倚毗豈可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臆狂躁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即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竊念 臣奉職錯謬引分省愆

奏草

卷十七

十

聖明不加罪斥更辱

溫綸 臣舉家大小無不感泣以為

聖恩如此何由補報寧忍言去以負

眷 惟是天下事至重至艱委非 臣一人所能獨

辦五六年來上賴

聖主之優容下仗九卿之歡睦臣敢冀垢延至今

茲 臣之幸也若一一數其罪戾豈可勝書頃

者之事特其小耳 觀人臣處進退之際其

始也多以人言小事而不去而其後遂至于

決裂敗壞詆辱不堪欲以微罪去而不可得

即使得去而臣節傷國體辱矣

皇上試思臨御四十年閣臣更若干人其得從容引退恬然出長安門者能有幾人古人見幾

而作今不但幾矣

皇上誠及 臣之未大狼狽而蚤賜以歸 臣亦及罪

狀之未大章著而蚤得謝事于以存臣下之

廉隅而全

朝廷之體統是亦清朝一大好事也乃 臣又有

感者茫茫世界變幻無常昔人比于蝸角浮

漚人生久者不過百年其間奔走馳逐不過

奏草

卷十七

七

二三十年光景幾何史傳所載英雄豪傑功

業卓犖者不旋踵已為寒烟野草湮滅無存

即 臣入仕以來世局人情翻雲覆雨幾經變

換由今觀之竟是何益顧欲以一身之是非

得失與世紛紜牽纏不了 臣雖至愚心竊陋

聖主之今之央意求去乃不欲自違本心萬不敢

因人言而萌此念耳伏望

聖慈俯垂矜允仍

亟行推用勿復遲疑至于言官論列無論是非皆

其職掌寧使言之不當不可諱而不言即原

所陳奏多有裨益

皇上亦當採擇施行

明示可否以廣優容之度章聽覽之明毋輕責其

妄言以沮效忠之路而諸臣亦宜體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存忠厚于正直毋使大臣人

人不安此尤臣之所深切而願望者臣不勝

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奏草

卷十七

七

請點四川巡撫陞吏科都給事揭

昨吏部尚書趙煥遺臣書謂方杜門求去部

事皆不取理惟以建昌夷獠作亂地方危急

須

速點巡撫官又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

已管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二事緊要故具疏

上請貴臣為之揭催臣方求去候

命何敢多言惟此二事委為目前萬不容緩之急

務不得不言蓋四川夷獠之變不及今撲滅

其勢必更猖狂蔓及通省而巡撫喬璧星久

奏草

卷十七

七

奉

旨致仕號令不行昨四川按臣彭端吾亦遺臣書

言之痛切其原推巡撫曹楷既未當

聖意當于添推吳用先等

亟賜點用貴命作速赴任以安地方者也

朝覲考察乃國家大典吏部都察院吏科共司

其事曹于汴既管外察又管內察今若再管

外察深非事體昨臺臣已有言矣近如錢桓

喬允升皆以資俸蒙

恩遷轉于汴之資俸較二臣更深倍兩察勤勞

可念當依吏部所擬量移于汴使得別推以重計典者也至于九列空虛見在者又皆閉門昨趙煥又有疏言之至切更望

聖明留神省覽其趙煥孫璋翁正春許弘綱等當速下溫綸令供職而

蚤放臣之歸則去留各得而時事可紓矣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草

卷十七

志

請補閣臣第四十六揭

臣頻年求去屢瀆

聖聰深負罪戾但臣所處時勢有萬不得不去者蓋我

朝閣臣只備論思顧問之職原非宰相中間有

一二權勢稍重者皆上竊

君上之威權下侵六曹之職掌終以取禍臣備員

六年百凡皆奉

聖斷分毫不敢欺負其六部事務盡聽王者分毫

不敢與問惟事有不行則無論大小一切盡

奏草

卷十七

五

以罪臣臣有口難分有舌難訴不得已哀鳴

求去又謂臣以去挑激

聖怒必欲處分言官而後快

皇上察臣有此心否如臣果有此心則不但言官

罪臣

皇上亦必薄臣天地神明亦必殛臣矣臣苦楚如

是再三思惟推求其故良由閣臣不補政本

虛卑猜疑易起議論日多以至此極也臣今

哀懇

皇上蚤補此官此官既補則共濟有人臣若旦夕

未死猶可少盡犬馬之力如一日不補則臣
負一日之罪人亦一日不肯容臣情極無聊
且至丁冒罪逃死以為國家辱而已萬望
皇上哀憐賜允其大僚未補及見在求去者併望
蚤發綸音
點用慰留使

廟堂氣象不大蕭索而四川巡撫尤為緊要今
日按臣之有疏告急地方危困深為可憂必
不容時刻緩者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五日

奏草

卷十七

七

請補閣臣第四十七疏

奏為專懇

天恩速補閣臣事臣杜門十餘日請補閣臣疏揭
已三四上非敢為是煩瀆也誠見此官非但
一人不能為亦無一人為之理無一人為之
法稽之前代以及

聖朝血無一人為之故事而臣乃為之至于五年
安得而不顛連困苦日哀訴于

皇上哉昨臺臣有疏謂臣孤身暮年東撐西持力
竭心枯泣盡而繼以血其言亦恫乎有餘悲

奏草

卷十七

七

矣臣觀周之衰也其大夫作詩自鳴備述其
劬勞鞅掌慘慘畏咎之狀而其甚且曰匪鷄
匪為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蓋言魚
鳥窮急猶能飛潛而自恨其身之不如魚鳥
其詞何迫切也然而聖人取焉以為不悖于
溫柔敦厚之教何也誠亮其情之困籌無聊
而其哀鳴之果出于不得已也故曰君子作
歌維以告哀臣少讀詩至此悽然傷之今
皇上視臣得毋少類此耶尚可從容遲緩不擇人
以代之耶臣頓首

溫綸亦當勉出供職但臣一出則

皇上又以閣中有人可以緩補故杜門席藁再三

哀祈庶幾

聖心之少動若恐其以此激怒處分言官則是貪

位患失者之所為而臣既且暮欲去乃萌此

惡念結萬人無窮之怨造千生不了之孽

皇上性度如天亦必薄臣雖其至愚豈遂至此似

可以無過計矣總之

皇上一稱閣臣則公私俱便人心自安紛紛議論

必當漸息故臣敢復冒死申請如

奏草

卷十七

七

皇上一日不允則臣不能一日無言煩聒之罪臣

實甘之臣不勝懇切願號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疏

奏為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事該臣具疏乞罷請補閣臣隨該

鴻臚寺官捧出

聖諭卿竭誠為國忠清直亮國家政幾倚賴老成

小臣佞言煩興驚然還臆前已有旨且不究處

卿不必謙言介意况朝端多事之時豈可久居

自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即出入閣視事

以匡政務慎勿再陳閣員乏人朕知道了吏部

奏草

卷十七

五

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感極而繼以泣竊念臣求去之意已盡手疏揭

中與人言無預

皇上如天如神豈不知臣五六年來知窮力竭無

補國事之分毫耶又豈不知閣中無人臣一

身獨任之不可耶又豈不知臣困病且死不

得已而哀鳴急切之若是耶乃尚未

允臣之請者何耶臣再奉

溫綸謹當匍匐出然

皇上責臣之出以匡政務也今政本匱乏豈非政

務之至急者乎此不能匡何論其他九卿諸
臣如趙煥孫璋翁正春許弘綱皆一時股肱
之良所與分理政務者今盡皆杜門求去請
事不行疏辭不報臣入而視黃扉聞其無人
出而視諸曹寂然扃署而徒以一身子子然
往來于

朝宁之間其將何以施面目耶四川番夷作亂
告急日至而撫臣至今不

點臣與吏部數日之內再三懇請亦尚未蒙

俞西南重地豈可置之度外此皆臣之所危懼

奏草

卷十七

七

思欲出而不敢出者也

朝端多事

聖諭固已洞然事日見其多而人日見其少其究
也必至于人盡空而事不可復為夫至于人
盡空而事不可復為

皇上卽留臣臣卽欲竭蹶以事

皇上竟何益哉

皇上如俯採臣言將閣臣卽行推補趙煥等

諭令卽出其九卿員缺與四川巡撫皆

亟行點用然後徐議臣之去就未為晚也至于言

官論奏率多忠惻非為佞言更望

聖明採擇施行臣敢因陳

謝而附布其愚臣不勝懇切惶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七

七

琉球人貢揭

蒙

發福建巡撫丁繼嗣一本為琉球封貢事此本曾於夏間來奏已經部覆催請兩次擬上俱未蒙

發今又來催前疏臣聞琉球已為倭奴所併其來貢者半係倭人其所貢盃甲等亦係倭物蓋欲假此為窺伺中國之謀心甚叵測茲巡撫疏中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浙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

奏草

卷十七

七

其檄與書語多狂悖巡撫不敢上聞而抄以寄臣東南之事甚為可憂乃夷使又未奉明旨地方官無憑發遣羈留日久非但窺見內地之虛實且將謂

朝廷百事遲延奏請不報益長其驕慢之心而速其猖狂之舉矣今比虜未寧四川又在告急加以東南而有倭警轉餉募兵將大騷動而又在在空虛束手無措其將何以應之臣謹將此疏即據目前部覆擬上伏望

聖明即賜批發使地方官得以奉行其於銷萌

變所關非淺鮮大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請處分

家

奏擬吏部尚書趙炳等各官辭本臣念各官杜門

日久自凡不便今既蒙

發擬諭令供職則部院事務不致久廢而

朝端猶成景象臣不勝喜慰惟彼論各官內則

如袁奎徐兆魁外則如崔應麒楊錫李思孝

劉士忠李同芳等或居府寺或列封疆皆為

里任若不一明白

處分則應去者爭論不休應留者展布無自公私

奏草

卷十七

言

俱困

綱紀日隳甚不便也諸臣辭疏有已下部者有

下部者恐

聖明一時難于檢閱故臣擬令吏部盡為議覆定

其去留以聽

聖裁蓋亦今日事體之必不容已者耳至于科場

一事紛紜未結遂致部院三臣皆因此求去

亦須公平一處以了前局故臣于禮部疏擬

一以臣非徇人言而多事也以為事不了則言

念多言愈多則事愈甚受遂有因此事而連

及彼事因後事而後牽前事又有因事而累

及人因人而累及事展轉紛紜茫無了日

朝端之所以不靖蓋在于此若非

蚤為斷決臣恐其後愈難處矣臣愚見如此敢附

陳之統宰

聖慈昭察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草

卷十七

言

謝

宣諭疏

奏為恭承

聖諭敬謝

天恩予該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輔臣卿贊政多年公忠廉慎勞勩機務朕

所素鑒適今多事之時正切倚毗豈可久卧不

出成何政體卿當以國事為重即遵屢旨速出

入閣視事况恭遇

聖母

奏草

卷十七

美

萬壽聖節卿輔弼重臣首宜嵩祝且被言已何旨

慰留及註籍的部院大臣卿可傳與他每也着

即出各安心供職不得以疑似自畏有誤國事

特諭卿知又該劉用口傳

聖諭自入冬以來

聖足發痛先生為輔弼重臣豈可久居私寓恭遇

聖母聖節在邇理當慶賀宜即出進閣輔理還傳

與註籍各官遵

旨即出供職欽此 上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及即傳示部院諸臣訖竊念臣以負罪求去屢

頌

君父恩留

聖母萬壽節臣亦擬勉出拜賀乃茲

溫諭復臨降天重地 誼當祇遵即於明蚤入閣

辦事其部院諸臣必能仰體

皇上惓惓之意即出供職不敢推延以誤國事但

臣供事已久獨力難支今雖暫時勉出譬如

傷弓之鳥猶眷戀于舊枝垂斃之鷲尚徘徊

于末路其不能奮六翮之用而適萬里之途

明矣念罪愆則不得不杜門奉

奏草

卷十七

三

溫綸則不得不強出杜門以謝人言強出以應

君命提撥同于傀儡循景等之轆轤非但自傷亦

堪自笑總由政本乏人匡濟無力以至于此

臣頻煩祈請非為身圖蓋所以尊國體重政

幾萬萬不容一日緩者也如此官不補則臣

勢必懇請懇請不得又須求去而復請

皇上之焦思矣

皇上惜此一官而使上下之間不便如此四海人

情惶惶如此亦何所難而故靳之

皇上誠慨然即補使 臣猶少得安心奉職豈非至

便至于部院諸單人之責望雖重而務輕而其職事之不舉不能安于其位則豈能同其

中其關係者尤在受命

皇上亦宜時加省覽多

賜施行如大僚及四司三撫俱發行

點用以及林下諸臣併行

召用毋使其與市不謂復有之困苦非但諸臣

之幸亦天下國家之幸也所不

聖諭臣謹什差參藏以爲鎮家之寶臣不勝感戴

額祈之至

奏草

天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請釋清湖等揭

竊念臣等不才待罪五六年未有分毫尺寸

可以報答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眷臣者隆天重地無可復加臣一番

被言則

皇上必爲一番保護臣一番求去則

皇上必爲一番慰留以臣一人費

皇上多少心思勞

皇上多少裁答

奏草

卷十七

天

皇上未嘗得臣之力而但受臣之累至于臣愚慙

之言又不以爲忤多

賜採納臣感激無地慚愧亦無地今

聖母壽節與冬至皆已屆期臣以情義不敢不出

已于今蚤報名

廷見外惟是臣有愚衷言之似瀆不言則心有

不安敢冒言之被逮知縣滿朝薦同知卞孔

時王邦才皆以稅監之故牽連拘繫此三三

者其始以意氣激昂調停未善臣不敢瀆

無過然而幽囚固遠者十年近者四五

其于折磨推困亦已極矣而三臣又受其
在堂年皆無暮親之望子至于眼穿子之思
親至于腸斷海內之人無不憐之假使此三
臣生其時遇非其主即使革命圖存臣亦
不為之恨惟是生

盛明之朝遂

亮舜之主至聖至仁至寬至恕臣下雖甚觸忌忤

旨逆耳批鱗皆獲保全即如以礦稅逮繫馮應京

何棟如華鉅輩不久盡皆釋放而三臣獨未

蒙

奏草

卷十七

辛

曠蕩之恩此臣之所以悼念而惋嘆也前

萬壽聖節時曾蒙

皇上發擬臣竊窺

聖意之欲解網于三臣矣不勝喜慰而不意復

留中也今

慈闈慶洽四海陽回歡聲喜氣溢于寰區故臣敢

為三臣請一旦之命以上昭

聖德下慰輿情亦臣區區補報之一念也如

聖意尚難則古人有以官爵贖人之罪者願請臣

一官以宥臣亦臣亦有厚幸焉臣馮

聖慈屢行十冒不勝悚息惶懼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草

卷十七

辛

改擬

郊祀恭代官揭

前月十二日蒙

發太常寺請

聖駕

郊祀本臣擬遣侯陳應詔恭代維時應詔未有人

言也今應詔已被論下部殊於

遣代為不宜臣謹改擬一票上請

聖裁亦仰體

皇上敬

奏草

卷十七

三

天祇事之至意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八疏

奏為懇

補閣臣事臣聞人臣之事君猶僕之事主也耕者

耕織者織應門者應門完庫者完庫合眾力

而共效之乃有濟也假使家只一僕既督之

耕又課之織又責之應門又令之完庫凡百

家中一事不理皆罪此僕而此僕又庸蠢無

能不堪力作其將恬然而就斃已乎抑將哀

控于主人而求其所以助之者乎一家之小

猶不可止役一僕况于天下之大而止責一

奏草

卷十七

三

臣此一臣者其將何以支吾而處此乎昔人

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彼以人主委任言聽

計從效一分之勤勞則有一分之補益故雖

死而不辭也今臣雖未即死未敢言盡瘁然

其無所補益已可見矣豈可令恬然就斃而

不求所以助之耶漢時王褒賣僕為券百役

皆供續券未了而僕已叩頭請死臣之叩頭

請死久矣伏望

聖慈哀憐炤察臣不勝悚息涕零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九疏 刑部奏疏

臣切濫多年罪愆日積其哀鳴祈懇于

皇上者至煩至瀆

君尊如天而臣冒昧如此豈不知罪每一舉筆輒

慚悚汗下欲輟而不能自已也今日所急莫

如補閣臣閣臣補則人心稍定臣猶可挨延

數時少竭駑駘之力若閣臣不補則議論日

紛共罪臣之阻塞賢路臣雖欲強顏居此而

不可得矣此事遲已數年今理窮勢極再不

容緩且臣微軀委是多病支持實難伏望

奏草

卷十七

三

聖明蚤賜施行其餘尚有一二事緊要者臣敢聞

列上請統整

聖裁臣如奴僕牛馬窮急則仰首悲鳴非得已耳

一點血誠更望

聖慈垂鑒臣不勝幸甚

一 大僚員缺甚多頃雖補用數人又多為總

故所奪今吏戶禮兵四部皆只一人刑部

係他官帶管工部只有侍郎劉元霖又以

九年考滿署事不便杜門不出都察院三

都御史缺已十年風紀重任今歲又

察立可久懸不補皆當

亟賜黜用者也

一 逮繫滿朝薦等二臣困苦已久人人為之

望

思臣竊觀

皇上四十年來未嘗長繫一人如曹學程馮應京

之革閣臣沈一貫沈鯉朱賡等為請皆蒙

赦宥臣之誠款雖不敢希望前人乃

皇上寬仁

聖德豈在今日遂異於昔今冬至屆期寒灰俱暖

奏草

卷十七

三

故臣敢為三臣祈請不辭冒瀆之罪耳

一 廢棄諸臣當時以狂妄疎率取罪固宜今

困厄多年其人亦半已淪逝殊為可惜若

稍與敘用以昭

曠蕩之恩明

聖度之廣大亦盛事也臣亦不敢望其盡起但板

其尤者十數人置之中外則人情帖服而

朝端自此亦可望和平之福矣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論留吏部趙尚書疏

奏為大臣因言求去謹陳愚見以明賜與之節

事該吏部尚書趙煥以處士履吉事科臣趙

興邦言其太輕願遂懇辭求去今日科臣李

成名又以罰止三月為輕去三月臣之所擬

煥之失亦臣之失也敢不分過半心而論履

吉此事未明言于堂官而徑入于章疏形跡

之間殊為不雅誰能亮之然而歷宦臣鄉夙

有能譽陪推吏部人亦無言若舍罰治之外

便是降謫不無可矜在煥憐才之心必是如

奏草

卷十七

七

此假使臣能擬多罰數月則人心自平而議

論亦省矣惟其罰止三月所以致此多事是

煥之失尤臣成之也在科臣就事論事亦自

不妨惟其言之而語意太激使煥不安斯為

過矣然煥歷事

三朝受

恩深重

皇上起之田間授以銓柄亦千載之奇遇也受事

未及數月所以報

皇上者謂何而遽欲因此決去以老成忠亮之心

行感憤意氣之事抑亦過矣今國事艱難賢

才日少在野者既

賜環之未期在

朝者亦晨星之無幾乃大小臣工復不能容恐相

推相激無有寧日其非

國家之福也以煥之虛心平氣亮節赤衷真足

當統均之任在

皇上必加慰留在煥必當勉出臣可無言惟是臣

之所慮者人心不同意見亦異當事之與言

事豈能盡合况當此分門割戶之日更多弓

奏草

卷十七

七

影杯蛇之疑若一事稍有參商而言者必欲

苛求留者必欲求去臣恐

朝端之紛紛終無了日而

皇上之所云多事者將愈多矣惟願自今以後各

捐成心共憂世道議論聽之言官而言有未

當者毋急于必行主張責之當事而事有過

差者不妨于商確詞氣歸之和平精神要于

流貫使大臣得以展布而毋苦群臣之掣其

肘群臣得以發舒而毋疑大臣之畏其口天

下事其尚可為乎而要之必自無

偏黨一着于心而曰我公道我為天下國家
臣終不信矣臣明居輔弼不能協和諸臣自
省有罪又不勝紛囂大裂之憂故因卜履吉
一事而畧言之亦以見此事之失在臣而不
在煥也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草

卷十七

三

長至請補閣臣第五十揭

該臣今奏請

仁德門拜賀長至蒙

恩賜實臣不勝感愧竊念臣備員以來賀長至者

已經六次惟初次有二臣同入後五次只臣

一人他如賀

聖母萬壽

皇上萬壽元旦令節皆只臣一人者五年於茲亦

從前所無之事也臣請補閣臣疏揭無數無

可復言惟望

奏草

卷十七

三

皇上念臣數載犬馬微勞

允臣此事以慰中外人情使臣少免負

恩誤國之懼其為

大造于臣真不啻再生矣若恐重任難勝賢才難

得則如臣之愚陋亦已支撐五六年今在朝

在野豈無勝于臣者廷臣集公論而請

皇上秉獨斷而裁必有足當其選者何必慮也臣

因趨

賀有感故復有此請至于大僚當補蒙臣當釋則

臣實欲襄

聖治而光

聖德寧有他念統坐

聖明昭察施行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一日

奏草

卷十七

聖

吏部趙尚書求去揭

該吏部尚書趙煥以處上履吉事彼言上疏求去已蒙

溫旨慰留而煥又復稱病堅不肯出臣再三勸諭且告以

聖恩深重受事未幾不可忽然以去煥終不聽聞欲於數日內掛冠徑行臣念言官所爭履吉事亦小故耳不足以決去就而連日見章疏為煥挽留者甚多乃煥意堅決若是臣亦不知其解也臣力不能留煥不敢不以聞于

奏草

卷十七

聖

君父母使煥去之後

皇上復罪臣不言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四日

處分科臣以重計典揭

臣惟大計重典從來無以一官而管數次者
惟史科部給事中曹于汴既管外計又管內
計吏部循資推陞久不得請今歲又當外計
之期于汴勢難再管人亦以于汴為不當管
故不得已具疏陳情至于乞養乞歸又乞致
仕章數上其詞甚哀而其情亦已迫矣故
事管察官事畢敘勞率皆陞轉于汴在諫垣
日久資已當遷兩番察典任勞任怨更為可
念即不為于汴念而處其身于不進不退之

奏草

卷十七

聖

間使今歲計事茫然無屬臣誠不知其可也
伏望

皇上留神大典將吏部推陞于汴原疏即

賜檢發不然亦將于汴告疏

勅下吏部定其去留使于汴身有歸着計典不至
就誤是亦今日必不可已之事務也臣非為
于汴計乃為國事計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八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一疏

奏為閣臣不補浮議日多懇乞

聖明亟

賜裁斷事臣人直再旬屢請推補閣臣情詞竭盡

未蒙

允行臣愁悶欲死乃近聞人情紛紜益多疑議營
謀推戴訛言日滋始猶謂林今則外署始猶
見任今則退休轉相告播形之奏章臣竊異
焉夫爰立之典下由廷推上由

聖斷衆所不與人必不推下所不推

奏草

卷十七

聖

上必不用私薦之實不開由中之

旨不出雖有大奸神力何所用之譚者于是乎過
計矣且今之閣臣非復往日之閣臣也事權
氣力大較可知譬如荒祠土偶像設雖存久
已不能為人禍福而巫祝紛紛自相驚怪曰
是且有妖魔來據其間大為不利也不亦惑
哉總之此事不行疑端從此而生浮譚從此
而起門戶從此而立禍釁從此而成是國家
之大殃也

皇上誠慨然了此一事則千疑萬怪皆可立消一

切推戴排擠之說皆不得行臣下釋猜嫌之
端

朝廷享安靖之福何利如之知再或遲延不決
則疑議愈滋爭端愈起臣當抵死哀辭先出
國門以待誅戮必不允以不肖之身久妨賢路
以誤

國家且坐受黨人之禍也臣不勝激切顛祈之
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十日

秦草

卷十七

臣

請請禮部尚書右侍郎及營事府官揭

竊惟禮部一衙門事務甚多今歲為更多代

事不了繼以鄉場鄉場未了繼以庚戌會場

禮臣之唇已焦而心亦苦矣轉盼新春又有

棘聞之役只侍郎翁正春一人既理部事又

辦講章又知貢舉將何以支今詞林資深之

官推折將盡明歲主考亦苦無人臣甚慮之

伏望

皇上將吏部所推禮部尚書及右侍郎

慨賜點用其臣所推掌詹事府官並

秦草

卷十七

臣

賜允用庶曹事分理有人即春闈大典亦不至臨

事而倉惶矣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日

請旨高宗第五十二疏

奏為議論煩多整格愈甚懇

恩速補閣臣以回

天聽以定人心事自考選

命下章疏紛然一槩未蒙

批發其各部事務亦多停廢或者妄相揣摩以為

聖心疑厭諸臣之多言而故抑之也臣竊以為諸

臣之言誠不無過多然而論人者亦十得其

四五論事者則十得其七八其於觸冒

乘輿干犯忌諱之譴尚未多見

奏草

卷十七

聖

聖心涵容未必甚忤也今各衙門廩廩奉職綱紀

肅然則亦足見言路有人之效矣惟是諸臣

意見不無稍乖向來門戶未能消化使人情

惶惶日虞禍孽之成此則有不得不任其過

者要其端只在于各執成心彼此求勝如有

人于此本平平耳或過稱其賢矯之者必以

為不肖而爭則為大不肖矣又有人於此亦

平平耳或過言其不肖矯之者必以為賢再

爭則為大賢矣賢不肖之品於本人面目全

不相同而但以供爭者之唇吻又其甚者則

居已於賢居人於不肖已為君子人為小人

夫世有真君子必不自稱為君子也世有真

小人必不自認為小人也君子小人之名立

已多事矣而况于株連蔓及又附之以黨哉

臣竊謂

聖明在上清議在下必無大奸巨惡如前代之小

人能為國家禍者不必設為此名目翹翹招

招如別黑白相角而不休此臣之所為諸臣

願也乃其本又在閣臣矣往時閣臣常有四

五人辛酸甘苦相為調劑故獨見不用而群

奏草

卷十七

聖

猜不生今臣之孤身任事已五六年雖兢兢

自矢不敢蹈徇私植黨之罪然而當局既久

則意見易窺受任既專則物情難厭非但天

下不能亮臣即臣亦自疑矣使得新臣三四

人來居此地彼其受事方新未蒙緣染空空

洞洞何偏何黨下之猜嫌既釋則

上之疑厭自消人心可定整格可通轉移世道之

大機實在于此此尤臣之所為

皇上聖也臣頃見科臣張廷祭一疏恭陳無黨之

論以定國是為言臣張全在輔臣其意甚平

其言甚當且雖不能主張而深願有主張之人故敢復以此請其他則苦迫切之至情則屢疏也其不敢瀆陳伏望

聖明省覽施行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

奏草

卷十七

聖八

請簡高第第五十三疏

奏為閣臣不補為當今第一闕政懇乞

天恩亟

賜允行事今天下之事雖百孔千瘡難以補塞中

外人情總總過計然臣竊觀

皇上之神聖聰明

國家大計無不

留心事到窮極無不施行即如

福藩之國人望最切者亦已有

旨令各衙門料理一切事務計其吉期亦必照

奏草

卷十七

聖九

潞王例在于新春無疑矣此皆

皇上獨斷神謨非臣等所能仰贊天下萬世孰不

頌服惟是閣臣員缺經今五年尚未推補時

政闕失之大無過于此臣每念此上闕

國家之安危下切一身之利害憂無公私補贖

無數而

皇上若不聞者夫犬馬蟻蟻之微其精氣所感皆

能動天而臣之愚頑終不足以動

皇上即此一事其為庸劣不堪已甚明矣又何論

其他萬千之罪狀哉

皇上即不念其聽其顛覆臣即不愛身名任其敗壞然而天下萬世之罪臣者必將曰此皇上不知臣之不肖不別用忠良以使其至此也

竊恐

皇上亦將為臣分過則臣之累

皇上深矣夫

皇上事事必遵

祖制其制難恐之愛以成

分封之典亦以

祖制重也閣臣之只一人一人而至五六年

奏草

卷十七

五

祖宗朝曾有此乎其為非制甚矣臣安得不昧死

而力請乎伏望

聖明即

賜允行以補此第一闕政臣不勝瀝血哀鳴籲祈

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請點用左都御史揭

該史部尚書趙煥都察院副都御史許弘綱

皆屢疏請

點用左都御史其言至切蓋此官綱紀百僚秉持

風憲其重與吏部尚書等自溫純去後不補

者已將十年法度陵遲人心玩愒為日久矣

今雖有弘綱著事清正可任然名位不重彈

壓終難而弘綱又見署刑部近以考察事煩

無管不便具疏控辭未蒙

允發

奏草

卷十七

五

聖明在上乃使股肱大臣空虛至此又何怪

朝廷之日輕而煩囂之日起哉况察典重大總

憲一官必不可少伏望

聖明俯允部院所請將左都御史

賜點用其吏科都給事中亦係管察之官當

選允曹于泮之去即補他人庶不誤事臣為此屢

揭陳瀆不知曾經

聖覽與否冒昧而陳亦見其事體之必不容已也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論歷奏草卷之十七卷終

綸扉奏草卷之十八

請補閣臣第五十四疏

奏為懇

補閣臣以慰輿望事 臣屢次請補閣臣而

皇上不允者或以臣欲藉此以便其私耳昨科道

各官合疏以請而從前大小臣工疏且以千

百計豈皆為臣一人謀哉蓋舉天下之人皆

知此官之必不可不補矣天下人如此其急

而

皇上獨緩或又以臣尚可支吾耳不知臣捫心默

奏草

卷十八

念自受事以來未能薦一賢未能行一事未

能挽回一弊政未能消弭一釁端碌碌浮沈

貽憂

宗社已六年于茲矣轉盼改歲便是七年嗟夫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人惜其遲其又可以再

遲乎夫大厦而支以一木豈不甚省然而必

集群材者任有所難勝也狙猴而被以衣冠

豈不甚美然而躑躅裂去者情有所難堪也

今臣之不勝任已甚明矣至于心悶悶而不

得舒衷講簡而無誰語蓋不但狙猴之

衣冠而且如雀揚塵枯之在體矣

皇上柰何欲使臣必躑躅裂去之為快也臣言不

足聽昨科道官公疏伏望

聖明為臣

留神省覽亟

賜施行但蚤一日即超臣一日之生舉天下萬口

萬聲皆頌

皇上之功德矣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奏草

卷十八

二

請補閣臣第五十五疏

奏為推補閣臣屢請不報認罪候

青恭聽處分事 惟閣臣員缺多年久當推補中

外人情無不罪 祈請之不力而臣所為叩

附泣血塵瀆

天聽者至煩至苦無以復加乃

皇上竟置之不聞漠然無所可否 臣忝稱輔弼所

言乃國家公事豈應沈閣至此竊恐內中或

有阻格不得上聞即上聞而

萬幾殷繁未經

奏草

卷十八

三

聖覽故使臣下情無從仰達即日具一疏亦無益

耳今歲序將新普天開泰而臣以獨身受事

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茫無了期靜言思之將

何稅駕且天下人方望臣以匡濟責臣以擔

當而臣以自已切身利害一事如此懇請尚

且壅格又何敢復問其他哉即此便是臣莫

大之罪何說之辭臣數年間為此疏揭無數

今不敢悉陳只將臣廷機去後催請疏揭開

列以聞伏望

皇上留神細查果曾入

聖覽與否明以示 臣使臣得以無疑仍即

渙綸音命該部會推

點用使臣得有超生之日實為萬幸臣言至此願

皇上猶復不省則臣真無復留之理孤負

天恩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至于明歲會試主考

及知貢舉官盡皆缺人亦萬分困急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尚書侍郎及 臣推掌詹事府等

官

亟行檢發使不至臨期誤事此亦臣所屢請而未

得者敢併申之臣不勝懇切之至

奏草

卷十八

四

計開

九月二十三日奏本一通

十月初二日奏本一通

十月十二日奏本一通

十月十八日奏本一通

十月二十六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初五日揭帖一通

十一月初六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二十五日揭帖一通

閏十一月初一日揭帖一通

閏十一月初十日奏本一通

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本一通同日又

揭帖一通

十二月初一日奏本一通

十二月初六日奏本一通以上俱專為

請補閣臣事奉

聖旨覽卿陳奏足見忠誠敬慎為國周詳政務繁

重枚卜閣員及點用尚書知道了候旨行卿屢

上疏及諸凡章奏皆朕詳覽可否何必疑慮卿

奏草

卷八

五

為輔弼朕倚毗方殷豈可恣然言去卿宜安心

贊理不准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擬票吏部推補吏科都給事疏附揭

蒙

發擬吏部一本大意为考察期迫欲將翁憲祥推

補吏科都給事中而允曹于汴之去臣惟于

汴在科資俸最深賢聲最著且經管兩察勞

勤為多吏部據例推轉兩載有餘尚未蒙

允而臺臣如錢桓喬允升等資俸在後者皆已陞

京堂獨于汴靳此一轉論以國家敘遷酬勞

之法甚失其平故臣愚謂當照吏部原推以

存舊典如

奏草

卷八

六

聖意未肯慨然則但

允其去亦無不可臣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事體至急尚書臣趙煥屢次托臣代奏故謹

附聞伏望

聖明留神檢發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六疏

奏為再陳閣臣萬分不容不補之故懇乞

聖慈併行

覽斷事臣在此六年窮困已極只望

皇上推補此官臣不逮乃疏至百十莫回

天聽昨萬不得已將臣近日推補疏揭逐一開列

哀懇

聖明檢查允發今候已三日又復杳然展轉思惟

不知其故意者

皇上以此事尚在可緩臣之罪狀未章天下人尚

奏草

卷十八

七

肯容臣可以延挨乎不知人之罪臣責臣見

于章奏者其說甚多但

皇上未及詳覽臣欲一一引咎疏辭又恐煩

皇上裁答故槩置不言今敢約畧陳之

東宮輟講已經十年

元良國本關繫何如而荏苒蹉跎竟成寢閣人

之罪臣者一也林下廢棄諸臣如鄒元標等

皆一代才賢如麟如鳳兒童走卒亦知其姓

名臣常恨不能舉此官以讓之而一謝朝班

便同禁錮世憂道喪國嘆空虛人之罪臣者

二也公車封事堆積如山

天工日曠庶職盡隳茫茫

九閣終不可問人之罪臣者三也被逮三三臣

幽憂歲久倚問之腸既斷望雲之眼復穿當

大聖至仁之朝有極冤難訴之苦人之罪臣者四

也諸如此類已難殫述加以士大夫門戶既

分喧呶未已臣恐漢唐宋黨人之禍復見于

今兩邊勸解事有類于調停一意協和跡反

同乎觀望遂使玄黃俱傷黑白莫辨人之罪

臣莫此為甚蓋臣質本駑庸衰復淺隘使當

奏草

卷十八

八

居常無事之時汶汶伴食不竊威權不居

利不為害于天下國家或亦能之今日是何

世界是何人情而臣又獨身受事百責交叢

捫胸殊無冰炭而口語常踈舉是本無重輕

而力量更弱規避雖云不敢擔當實是無能

臣自知其審何待人言今

聖主神明獨斷于上百司勸勉奉職于下臣居于

其間無所補益空積罪愆有如贅厖反多妨

礙每思前代人臣最被惡名如李林甫盧杞

秦檜之徒當其未大决裂之時能引令

母妨賢路罪亦尚輕此所以腐心泣血昂死
干祈以庶幾

聖心之少動者也夫黃扉專席政本獨居上憑

寵靈旁無牽掣此人臣奇遇世之所禱祀而求者

臣獨何心苦請若此誠念國家大計因海與

情斷斷不可久誤而臣審已度時萬分不能

展布故雖欲抑情緘默而不可得即重干

天怒以就司寇之誅亦甘之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奏草

卷二十八

九

請補閣臣第五十七疏

奏為泣請

亟補閣臣事臣恐從來請補閣臣章疏未經

聖覽故將近日所奏開列上聞而

皇上仍不報也又將臣歷歷罪狀為天下人所不

容者開列上聞而

皇上又不報也于是臣之計窮即諸為臣計者亦

窮惟有推腸泣血而已悶結之極虛火上炎

咽喉哽塞每日吐痰數升眩暈欲死即伏枕

呻吟中猶自思自訟賢路由臣而妨邪正由

奏草

卷十八

十

臣而混政幾由臣而塞人情由臣而紛而近

日章疏更為壅滯留中者既不

發擬發擬者又復留中臣皆無能挽回愈增罪愧

國家雖至乏賢何至使如此不才之人長久

忝竊及今若再不推補是真困孤臣于死地

矣與其坐視其死何如及其未死肆之市曹

以為閣臣異懦不任職之戒猶庶幾何補于

國事之萬一也今歲序將新普天同慶而獨

孤臣哀鳴至此無計動

天其在

聖心忍乎不忍乎臣不勝激切呼號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草

卷七

七

催 點左都御史揭

竊惟考察期迫都察院無正官甚非事體項

皇上點用左都御史臣不勝喜慰乃遲之數日尚

未

發下豈

履端節近

宮中事冗

皇上或未及檢耶今去察期只七八日如再遲延

恐遂無及故臣敢為催請蓋他官尚可少遲

奏草

卷八

七

此官在今日為最急耳伏望

聖明印

賜檢發臣不勝冒昧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八疏

奏為聖恩不補

溫旨愈虛無可奈何再行祈懇事頃臣以日來推

補閣臣疏揭開列上請奉

聖旨覽卿陳奏足見忠誠敬慎為國周詳政務繁

重枚卜閣員及點用尚書等官知道了候旨行

卿屢上疏及諸凡章奏皆朕詳覽可否何必疑

慮卿為輔弼朕倚毗方殷豈可恣然言去卿宜

安心贊理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泣讀

溫綸知諸凡章奏皆經

奏草

卷十八

五

聖覽無有壅格之弊曷勝喜慰惟是閣臣之補與

尚書等官之

點用猶然候

旨行也臣之候

旨已五六年矣今將候至何時乎以閣臣言則臣

苦且死矣死則閣中空矣以尚書等官言則

知貢舉與會場主考俱無人矣為日幾何是

尚可以再候乎昨臺臣董定策責臣于疏揭

顯祈之外別為感動挽回之術勿徒以引罪

謝過了事其所望于臣者甚厚願再再三思

之

皇上高拱穆清上下久隔所恃以自通其款誠者

只有疏揭一路舍此之外實無感動挽回之

術或亦有之而臣不能也若以引罪謝過為

了事則此事豈引罪謝過所能了臣自信此

心夫復何言惟恐此

旨下而天下人妄意

皇上以知道候

旨為了事此則臣之所甚不安耳臣觀臺臣所稱

引我

奏草

卷十八

五

朝閣臣其最純白無瑕者遠則薛瑄近則王家

屏瑄受事僅五月去矣家屏以爭

開立一事四疏去矣二臣豈無忠蓋之思報

主之念而竟出于此者總是無策之中以去為策

臣叨濫六載終日曉曉而尚不能去是臣之

罪不能去而必以去爭是臣之責

皇上諭臣以豈可恣然言去而不知臣之言去為

萬不得已也今各衙門皆有事而臣獨以顯

天為事各衙門皆有職而臣獨以領罪為職

天不可顯罪不可逃宇宙雖大無以自容臣安得

而不去哉夫使知臣愛臣者但以妨賢不去
罪臣臣毫無所辭便請出國門以謝天下至
于三楊之遇

成祖劉謝之遇

孝宗

君臣忻合千古盛際以我

皇上之明聖豈遜

祖宗顧臣非其人也則願俟之新臣而已臣連日

連疏瀆煩已甚伏望

聖慈少留半刻之神為臣

奏草

卷八

五

省覽臣死且不朽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請發翁侍郎辭疏揭

該禮部侍郎翁正春以人言求去業已三疏

未蒙

檢發今二十六日有煎除之事二十七八有習儀

之事元旦有

慶賀之事過此又有科場之事皆須禮臣豈可令

正春久杜門而不出乎且正春典禮直講皆

極勤勞今歲該部事務較常更多正春悉心

調劑尤為困苦而言者頗有未亮臣因此而

益感于大臣任職之難矣今諸事緊急伏望

奏草

卷八

六

皇上將正春辭疏即日

檢發責令供事庶典禮不至于違誤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補閣臣第五十九摺 刑起廢釋蒙

臣惟庶民之家當歲暮之時必將其家事整頓一番子弟僮僕皆加恩意一番所以順天時重歲事也而况于

天子之以天下為家者哉今歲且除矣明歲元旦乃

皇上臨御之四十一年萬曆無疆之祚此又一初

中外臣民孰不胥慶頃蒙

皇上點用左都御史等官憲度一新

朝端生色仰見

奏草

卷十八

七

聖明之心與天合德其造福于

宗社生靈固未艾也惟臣所竭力祈請補閣臣之

一事尚未見

施行人情猶鬱臣翹首企足日夜懸望救此困苦

皇上奈何惜半行

明旨不為臣一體恤乎林下廢臣困厄日久才既

可惜情亦可矜臣甚願

皇上普賜收錄以昭

聖度乃銓部屢推率皆中格昨蒙

發擬光祿寺少卿饒仲又復留中饒仲乃以南京

吏部郎中丁艱而歸與起廢不同既蒙

點用當

賜檢發此外更量起數人以慰天下之望亦

聖明一盛事也又被逮滿朝薦等三臣當此履端

之時人人為之望

恩我

皇上天覆地載何所不容前此被逮諸臣無一不

獲釋放豈其獨靳于三臣乎臣與三臣生平

無一面相識無一字往來而惓惓言此者誠

欲使天下萬世頌

奏草

卷十八

六

皇上之至聖至仁與堯舜禹湯文武而比隆也此

二三事臣言之至為煩瀆然實出于一念忠

愛之心不能自已且有感于歲序之更新

聖恩之廣布與萬方計吏雲集于

闕廷拭目以觀

聖天子之德意故敢復冒昧若此伏望

聖明省覽裁斷補閣臣起廢臣釋累臣三事舉而

太平之治可漸致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疏揭
該同官臣李廷機抵家遣人上疏謝

恩隨遺臣書極言受
皇上知遇超出尋常其去也實萬不得已又蒙

皇上賜以
溫綸遣官護送今得以優游田里歌詠太平皆出

聖恩天高地厚莫知所報其言勤勤欵欵皆出于
至情臣讀而感動見

皇上待廷機之厚而廷機戴
奏草 卷六 九

皇上之深也
君臣之際如此亦可謂難得矣廷機謝疏臣已擬

上面數日未發想節下事多未及
省覽臣念廷機萬里上書宜

賜裁答以慰其意且以見
皇上始終優禮之盛心故敢以一言為請如臣所

擬未當亦望
聖明改正發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疏
奏為泰運方亨窮且宜憫懇乞

聖明速
賜推補事臣之請補閣臣苦心苦口無所不盡尚

疑其未經
聖覽乃頃奉

溫綸則知
皇上皆加

詳覽矣覽之而猶未
賜施行豈臣之所言尚不足以動

奏草 卷六 十
聖心耶抑臣之罪愆深重

皇上必不肯加恤耶臣自念六七年間疏揭五六
百通千聲萬聲只是告苦千罪萬罪無不甘

承其告苦也如乞人之仰首號叫而過者不
聞其承罪也如犯人之俛首供招而求者未

已臣不足惜如
國體何夫庶人之家當佳辰令節歡會燕集之

時苟有窮急之人大聲號呼于其側亦必歛
然不安而思所以發遣之今

皇上吉祥善事歲歲增添

奠歸之慶方新

燕喜之休未艾而獨使危困孤臣哀鳴呼籲一至

此極使不聞于

聖聰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為臣而減歡耶且傳之

天下萬世亦寧不謂

聖明之朝

慈仁之主而乃有股肱大臣作此景象其于

聖德盛治得無少損耶舊歲不得望之新歲新歲

不得更將何望此臣所以情愈急而詞愈危

不自知其不可耳伏望

奏草

卷十八

三

聖明再加

詳覽

亟賜施行但使此

旨一下歡聲沸騰亦助

皇上之吉慶也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請會試主考知貢舉官揭

臣惟日前一景急事是會試主考知貢舉缺

官主考原用閣臣為正而用三品以上翰林

官副之無閣臣則正副皆用三品以上翰林

官此定例也今翰林官皆五品以下即四品

亦無一人如此重典又當議論紛紜之日若

非名位稍高之人何以勝任其知貢舉原用

禮部堂上官二員一理部事一入場提調近

年以禮部無官不得已借少詹事入場今少

詹事亦無一人此皆事之至難處者也臣查

奏草

卷十八

三

前後翰林官見在者既苦于資淺其奉差告

病在家者又一時春正即到只有原任祭酒

方從哲係京師人資望極深可以起用故臣

題推詹事府掌印而吏部亦推從哲為禮部

右侍郎此兩缺者惟

皇上擇一而用之無所不可蓋用之詹府則可為

主考用之禮部則可知貢舉如禮部有官則

翁正春見推吏部侍郎又可

點用以備主考之選者也時日已迫人情惶惶臣

不得不請如臣所推舉未合

意亦學

皇上批示使臣又別作計較恭請

聖裁不可付之不理以致臨期誤事歸罪于臣其

禮部尚書併乞

點用以濟一時之乏其於

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五日

奏草

卷六

三

請補閣臣第六十一疏

奏為閣臣不補人情愈急冒罪哀

請事臣為閣臣不補一事犯天下之大罪叢天

下之大誦臺省諸臣累讀連章責臣以感動

之無術今日科臣余懋孳官應宸又相繼有

言應震所為臚列獨相之害尤為詳明其所

以責臣者亦更為深切臣讀之惟有捫心愧

汗而已安敢置一辭嗟夫以天下之大

萬幾之煩盡委于一臣使其處心積慮皆為疑端

啓口容聲盡成罪案是尚可置之而不恤耶

奏草

卷六

三

臣常有愚念謂今天下人視閣臣太重求其

人太難故

皇上亦遂過于詳慎不肯輕畀不知人才何常舍

短取長皆有可用必欲求臯夔稷契其人而

後任之則我

朝二百餘年無閣臣矣惟是彼此相資可否相

濟合衆人之力為一人之力便是集事不必

以人之難得而遂虛其官也近有以此問臣

者臣應之曰毋過慮也但有手能書口能

言有耳目能視聽者便可做此官且如臣之

不才亦已揆延六七年矣

皇上隨廷臣所推舉而用之有一之不勝臣者耶

臣力窮矣辭亦窮矣

皇上如罪臣為逼迫煩瀆則請于

清燕閒暇之時為臣一思臣之情其得已耶不得

已耶夫犬馬豚豕之微苟有血氣當其無聊

不堪亦必躑躅哀鳴臣猶名曰人也而能默

默已乎伏望

聖慈少加憐憫為臣一處臣不勝仰首呼

天于祈迫切之至

奏草

卷十八

五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十日

患病擄

臣自歲裏有痰血之病咳嗽不出氣急欲絕

此元日八

賀司禮二臣所親見者臣再三托其以臣病患及

閣臣不得不補之故轉為奏

聞言言欲泣不知二臣曾達

天聽與否臣猶恐死支持勉入直至十一日遂

不能行而人言亦繼至矣人臣有病則請告

今臣併病亦不敢告人臣被言則求去今臣

併去亦不敢言杜門三日又不敢不以聞于

奏草

卷十八

五

君父他無所言只望

皇上念臣數載奔走之微勞間臣一條生路母使

臣為逃死偷生之人斯為幸矣臣不勝冒罪

哀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請發方侍郎出

今會試已迫主考知貢舉缺官委為難處臣

已屢次催請頃蒙

發擬禮部右侍郎方從哲臣方喜得其用今已數

日又未

發下事勢愈急再進則無及矣不得已再行催請

伏乞

聖明即

賜檢發謹

題

奏草

卷六

手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請發詹事府掌印禮部尚書侍郎揭

會試之期去今只半月矣臣題詹事府掌印

官與吏部題禮部尚書侍郎至今未

發主考知貢舉題禮部尚書侍郎至今未

有購者無以對

聖意或以翰林各官尚多不患無人不知會場重

事非官資稍重者不足以當其任今翰林各

官皆五品以下以克主考知貢舉是從來未

有之事也

皇上試一留神便知此事之萬不容緩矣臣今日

奏草

卷六

天

非萬不容緩事亦必不言伏望

聖明速

賜檢發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

請

福王之國揭

臣以枚卜一事累被人言無之病患懇求

聖明處分自知孤負

恩私無所逃罪但人既以獨相罪臣以枚卜之不

行由臣阻撓臣呼天搶地無以自明不得不

歸命于

皇上耳今日閣臣推補直萬分難緩

皇上可以察臣萬不得已之心為臣一决此外則

福王之國事更為緊急歲前已奉

奏草

卷十八

辛

旨令各衙門料理兵部遂行文南京取船二百五

十隻限二月內俱到又將沿河一帶官民船

隻盡行封禁不許南行蓋不如是則船隻必

不得集將致誤事此亦料理之一大端也乃

日期未定船戶人等不下數萬嗷嗷守候進

退無據此事體之大不使者其他各衙門事

務尚多亦非倉卒所能遽辦春光幾許瞬息

間便將及夏豈可復延緩而不決乎如以主

田事遲疑則臣以為

分封重典臣子尚且

皇上之心何所不盡自非無可奈何豈有新借昨

戶部有疏言之甚詳臣以為

福王一面之國一面處置亦無不可不必因此

稽留及滋人之疑議也臣方杜門待罪不敢

譚及他事而獨此事迫切各衙門日來責臣

且復合辭請

闕懇請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蚤令該衙門即擇吉期上請

聖裁使諸事便于辦理

國家蚤完大典而亦免于人言之煩瀆矣臣不

奏草

卷十八

辛

勝昇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二揭

臣之請補閣臣六年于茲矣緩言之不得而至于疾言甘言之不得而至于苦言從容言之不得而至于哀號籲訴以言引去就大義以言夫密勿股肱之臣至于哀號籲訴爭以去就且自比于匪人下類此非其情之甚不得已而計之真出無聊不至此也然其所為感動挽回之術止于如此則其庸愚疎淺亦可見矣連日見南北科道交章上請臣所不能言不及言者皆已代為之言臣安所置喙

奏章

卷十八

三

惟望

皇上留神省覽蚤

賜施行若夫所用之人則廷臣集公議而推

皇上秉神明而斷臣毫不敢預似可無庸于過計

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惟請備主考知貢舉官局

竊惟科場日期愈迫主考知貢舉官尚未有人舉朝為此一事惶惶不安蓋關係大典非可苟且了事昨科臣言以資淺充數夫資淺之官而為此心必不安則累其人心既不安而勉強供役終難展布則累其事故中間事體之不便更有不可以盡言者

朝廷舉動四海觀瞻即小事猶不可苟而况于如此之大事乎頃以科場煩言紛紜不了當時主考知貢舉有人猶且如此今若併資序

奏章

卷十八

三

相應之官而不可得將來議論曷其有極此甚非

甚非

國家之福也詞林此日似當厄運非有人禍必

有天刑臣亦無可柰何但懇

皇上于當陞者即陞當起者即起庶幾猶可以濟

一時之匱乏不則臣真莫知其計之所出矣

臣惟請煩瀆自知干冒但勢不容已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

傳主考疏

臣竊惟會試大典主考重任舊例多用閣臣與翰林三品以上官今閣臣既乏而翰林四品亦無一人無可差用日昃至迫不容再緩臣又未測

聖意之所存謹具兩揭上請其一則以原任祭酒方從哲為正而以庶子孫慎行副之其一則以庶子孫慎行為正而以諭德周道登副之在從哲則資序甚深於事體為便但臣與吏部屢催未經

奏草

卷一八

三

點用故不敢專請又另推周道登以副孫慎行此乃一時權宜之計非得已也統在聖明裁定檢發惟是會試事多前已題准於初六日各官進場伏望

聖明蚤行

批發以安人心以及致臨時倉惶其知貢舉併監試官併乞

亟發以便供事以

聖明慎重大典之心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

傳主考疏

臣竊惟會試大典主考重任舊例多用閣臣與翰林三品以上官今閣臣既乏而翰林四品亦無一人無可差用日昃至迫不容再緩臣又未測

聖意之所存謹具兩揭上請其一則以原任祭酒方從哲為正而以庶子孫慎行副之其一則以庶子孫慎行為正而以諭德周道登副之在從哲則資序甚深於事體為便但臣與吏部屢催未經

奏草

卷一八

三

點用故不敢專請又另推周道登以副孫慎行此乃一時權宜之計非得已也統在聖明裁定檢發惟是會試事多前已題准於初六日各官進場伏望聖明蚤行批發以安人心以及致臨時倉惶其知貢舉併監試官併乞亟發以便供事以聖明慎重大典之心臣不勝祈懇之至萬曆四十一年

皇上之所謂不妨稟擬者或亦

聖慮之有所未及乎向以方從哲未蒙

允起故人情惶惶恐資淺者不便令

聖明既用從哲便當以孫慎行測之慎行資序亦

相應者也此于事體甚妥而科場亦有光矣

二臣為之猶臣自為也何必使臣合其不可

已之職業而冒昧以供斯役哉在

皇上慎重大典與

眷念微臣之盛心臣豈不頌服豈不感激但其事

則千不可萬不可臣如苟且應

奏草

卷八

五

命則將舉其生平經綫之庶隅由此盡喪而數年

來負乘覆餗之罪愆由此日重

皇上之愛臣者乃所以累之矣為此披瀝控辭伏

望

聖明仍允臣原請以方從哲為正考而以孫慎行

副之以盛以弘陞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知貢舉官即日

發下以應入闈之期如必強臣為之則臣必不敢

承即至于稽誤大典亦無所逃罪矣臣不勝

懇切禱祈之至奉

青卿公忠清正才識優長朕以取士大典特遣總

裁何得固避還着遵旨即入場供事毋負朕意

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五日

奏草

卷八

五

聖旨考疏

奏為

殊命重煩事終未妥再懇

天恩俯容辭免事該臣以奉

命主考具疏懇辭奉

聖旨卿公忠清正才識優長朕以取士大典特遣

總裁何得固避還着遵旨即入場供事毋負朕

意該部知道欽此臣惟取士大典頃者人情懲

于舊歲鄉場收期之事深恐得

旨之難以致稽誤今見

奏草

卷八

七

皇上加意諄切委曲致隆皆以為出于望外臣雖

不才敢不竭履仰承以母負

聖意但中間事體之妨礙已具前疏臣不敢資陳

惟是票擬一事更為難處臣再三思惟委屬

不便且臣以待罪求去之身而供衡文取士

之役心尤不安以不便不安之事而勉強為

之必至于迷謬顛倒以累

君父之明此所以不得不披瀝悃誠再行陳懇也

今入場之期已為臣遲延一日如其可以示

辭臣何敢為此煩瀆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收卮

成命仍從臣原請即日

批發非但

大典有光而臣之頂戴

高厚愈無涯矣臣不勝激切禱祈之至奉

旨朕以大典委卿何得屢屢煩瀆其章奏還不坊

票擬遵旨即出入場供事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奏草

卷八

七

入閣疏

奏為恭承

重命敬謝

天恩事該臣以奉

命主考具疏再辭奉

聖旨朕以大典委卿何得屢屢煩瀆其章奏還不

妨票擬遵旨即出入場供事該部知道欽此

欲再行力辭而時日已迫恐成違誤或者

謂臣此乃

竊徒獨斷

奏草

卷十八

三

宸衷致隆大典不可不遵臣不得已遵

旨於今蚤謝

恩入場供事外竊惟閣臣一人而奉

命主考此向來未有之事

聖主曠世之恩臣以豎儒何能堪此且夢想心思

皆所不及一毫未會料理即場中事務亦復

惛然將來克稱任使與否皆不敢知惟是場

事破壞之後

功令申嚴之初凡在事諸臣皆矢公矢慎不敢

苟且臣庶幾得藉以寡過而臣平日親士習

淺薄文章怪誕以艱深之辭文淺陋之見於

題旨無所發明而好為新說於文義全不通

曉而反為大言世道人心由北大壞心竊痛

之今當與諸臣力抑此輩苟有單詞半語與

題目無干文理不順者必不收錄其或故違

明禁畔道離經當取其一二甚者送至禮部看詳

參奏加以重罰庶日後人皆知警而文體可

以挽回是臣所以盡愚衷而報

皇上之一念也若票擬關防則監試官余懋衡等

已具言之所當查照施行臣不敢贅臣不勝

奏草

卷十八

四

悚息冒昧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知卿遵旨入場詳革文體離經

怪誕有益於國深慰朕懷着各官着實遵行該

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七日

入闈請補閣臣第六十三疏 附請之國婚禮

該臣奉

命主試實是意外之事大有未安昨兩辭不獲後
又與監試二臣將票擬事商量許久臣欲具
疏再辭必不得已即改期一二日亦可而二
臣深以改期為非且有他慮故臣不敢不
勉供役然揆之事理終為不安假使當時
上蚤行閣中有人何至科場大典遷就如此
亦何至煩

聖心委曲區畫一番如此即此一事而閣臣之不
奏草 卷十八 望

容不補愈可見矣今臣已無可奈何冒罪奉

命

皇上豈可不因此圖惟速行推補以母致有事而
乏人耶至于

東宮開講

福王之國日期

瑞王婚禮皆緊急迫切事務春光將半難以再

遲臣入闈中且有二十日不敢奏請故一併

陳之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竝

賜施行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七日

奏草

卷十八

望

出關請言請備問臣第六十四疏

奏為職役疲事感愧懇請

天恩併請

速補閣臣事

命臣試與同事諸臣矢竭公慎以副

聖懷雖不敢自謂得士然其力之所能者只如是

耳已於今早借諸臣

廷見外因念在關中二十餘日外間事體一

不知即邸報亦未嘗見昨日出關取邸報

之方知此二十日間有許多議論其指摘疑

奏草

卷十八

聖

議千臣者皆臣料度理勢人情之必然無足

為怪天下破格之事自是難行臣當時不能

堅辭是臣之失何所復言惟是累及大理寺

丞朱吾弼則甚以為愧臣與吾弼在留都周

旋九載吾弼知臣亦知吾弼吾弼彼時固

不知臣有今日之叨濫也頃者共在長安蹤

跡甚疎其因臣奉

命與試而來告臣實如吾弼所言然臣之進止當

自斷于心豈吾弼所能從更至于吾弼責臣

以諸事力請

皇上不得則去此實其忠告之心臣安可負之諸

事中提綱率領無如補閣臣為最急蓋閣臣

一補則臣所不能為者皆有人為之所謂一

事舉而其餘皆舉此臣之所哀鳴急懇于

皇上不容一刻緩者也

皇上如念臣恤臣先為臣行此一事臣死且不朽

其科臣曾六德之處臣亦至出關方知六德

攻趙煥孫璋李汝華三臣牽連計典自是其

失然年來

聖度淵弘人方頌服忽有此舉未免為累更望

奏草

卷十八

聖

聖明俯賜優容毋使言官因此疑畏此亦臣區區

之一念耳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三十日

論罪奏草卷之十八

奏草卷之十九

請發方侍郎辭疏揭

該臣方從哲奉

命同入場典試事竣從哲以吏部侍郎原係吏

部會推今于閣揭

批出心有不妥故具疏再辭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不使到任竊惟從哲已蒙

恩特起試事既畢

皇上必不因其辭而遂付之不問計旦夕必當

檢發但科場事體尚有未完即如試錄進

奏草

卷十九

呈亦甚緊急臣事務甚多若從哲不出豈能獨自

料理故不得不為催請伏望

皇上即將從哲辭疏

檢發責令作速於吏部到任其吏部原擬左侍郎

翁正春今詹事府久缺掌印容原易揭上請

聖裁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請

福王之國密揭

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

福王之國一事母論

禮制難違國典當重即自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

船隻盡皆拘禁商賈不通嗷嗷載道而南京

差來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戶不下數

萬人逐日號叫于兵部門首索取工食若久

無行期將此數萬人作何發遣此其勢之萬

不容緩者也外間議論皆以

奏草

卷十九

宮闈之中留戀難割此在臣子所當仰體但向

來

諸王分封竝無久住京師之理即多留一年半

載終須一行若蚤行一日則人情蚤安一日

而於

福王之令德亦蚤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

載以招中外之疑議乎昔觸龍勸趙后謂愛

子者當為之計久遠故長安君遂出質于齊

龐公家貧人問其何以遺子孫龐公曰吾遺

之以安今日

皇上蚤遣

福王之國乃所謂遺之以安即

皇貴妃為

福王計長久亦莫便于此此其理之萬不容緩

者也至于奏贖田土則河南撫按官所奏已

有租銀四萬餘兩而出東又查出二千餘項

較之

潞王已為加厚此外一應田土皆屬民間安能

奪之前

福王具奏欲撥給民地河南百姓聞之驚惶紛

奏草

卷十九

三

擾至今未息

王方開國此邦真萬世之業當使賢聲布滿為

人民所愛戴柰何爭此尺寸之土以自損其

功名哉

天子之愛子夫豈患貧而顧惓惓計較于此為臣

受

皇上厚恩分雖君臣情同父子苟可以自效于王

何所不盡如王尚可留臣何苦欲勸其之國

唯其理勢如此不敢不言此乃臣所以愛

王而忠于

皇上之一念也今外間洶洶皆望日下舉行此事

如

聖心慈愛未能遽遣則俟

聖節稱賀畢而後行仍擇定吉期

明示中外以安人心其有應用物件可以先發者

且令中官陸續押行使船隻得以疏通不至

壅塞河路且免數萬人聚集號呼致生事端

亦一策也統候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奏草

卷十九

西

請 允包郎中養病揭

該禮部侍郎翁正春告 臣謂該部祠祭一司

事務甚多自郎中包應鰲以被論出門候

旨半載有餘業經移咨吏部獲准養病又新推郎

中洪世俊俱未蒙

允發諸事堆積甚為不便 臣為之催請 臣惟禮

部四司惟儀制祠祭最為煩劇不可缺人應

鰲離任已久誠不可不急補者至于應鰲居

官素稱清正向為駙馬楊春元所累以致削

籍蒙

奏草

卷十九

五

聖恩矜察復

賜錄用薦轉祠郎潔已奉公毫無私曲原任吏部

尚書孫丕揚深知其賢故欲調之吏部屢屢

催請未蒙

允發而諸不喜丕揚者遂併及應鰲從而攻之應

鰲度勢不能容不得不去遵守

國法不敢徑去羈候多時情有可憫且因一人

而耽閣一司之事亦不便也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祠祭司郎中疏卽

賜發仍

允應鰲之去其於部務政體亦有裨矣 臣不勝悚

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奏草

卷十九

六

封還內傳

福王明春之國揭

蒙

發擬兵部請

福王之國本

內傳養贖地上不完錢糧未至今已春暮明春行

臣惟此事中外人情仰望極切洵洵不安各

衙門官皆欲詣

文華門候

旨臣力阻之今復以地土錢糧為辭人情愈疑

奏草

卷九

七

皇上舊歲曾遣文書官至閩中

諭臣以今春之國矣乃今春不行又復明春即

且不敢信

皇上而况天下之人乎必將謂

福王借此延挨歲復一歲未有行期此亦非

福王之利也鮮

皇上慈愛之心一時難測臣豈不仰體然其如紛

紛之口何至于應辦錢糧該部自照

潞王例必不敢少惟是田土一節在

潞王雖有四萬頃之多而其稅銀實不過四萬

兩今

福王地租已四萬六千餘兩多於

潞王矣而奈何又欲益之且河南山東兩省之

地但有尺寸可撥括者無不撥括其餘盡屬

民間恒產豈可徑奪若必依原數取盈非削

一大郡不可

祖宗二百餘年無此制度此臣下之必不敢將順

必不能將順者也即使

皇上欲強為之而百姓嗷嗷地方擾動

福王亦豈能安享之乎今蚤戶部侍郎李汝華

奏草

卷九

八

見臣深言此事理明詞直不可復強滿朝

論皆是如此適間六科各官二十餘人又齊

至閣中方言之國當蚤地土難增與蚤戶守

候之苦責臣轉奏

皇上臣不敢不以上聞其兵部本臣未敢遽擬謹

隨揭封進伏望

聖明再加裁酌傳示使臣得遵依擬請以慰輿情

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五揭

臣惟自古以來國家政務有行有不行然未
有天下百千萬人合言此一事而不行者亦
未有一人百十餘疏苦言此一事而不行者
今推補閣臣一事是百千萬人之所合言又
臣一人百十餘疏之所苦言也將謂有妨于
上則綸扉政本贊襄得人在

皇上固甚利也將謂有私于下則同寅協恭以奉
聖主在臣等又何私也抑或謂無人可用則眼前
朝野儘有英賢不必需才于他日也而遲遲不
奏草

卷十九

九

决至于六七年果何故乎臣前此雖有
敢言頃者勉強支吾完會試

廷試二事精神已竭數日欲育若再無人
為臣少分勞苦其勢必不能支矣臣以此
更無可言此後惟日請

文華門叩首哀祈

皇上之亟發而已伏望

聖明垂察蚤行一日臣受一日之賜天下皆一日
之事臣不勝悚息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請

福王之國密揭

竊惟福王之國一事人情全望已極頃蒙
皇上諭以明春舉行臣不得已擬上擇定日期
勿示中外以不再遲之意尚恐大小臣工以此罪
臣而不意併此亦復留中以致人情益紛紛
擾擾今日各衙門俱至
文華門上疏懇請意欲候

旨臣告以

皇上覽疏必有處分不必大急諸臣復責臣以國
奏草

卷十九

十

家大計不能力請苟且依違臣無辭以對惟
有謝罪而已臣觀

皇上每事動稱

祖制親王分封此

祖制之最重者

福王封國多年府第落成已久而日復一日遷
延不行誠

祖宗朝之所未有也如以養贍田土為辭則會典
所載親王祿米不過萬石即養贍名目亦是
添設豈可過多前奉

旨時臣與該部仰體

皇上愛厚

福王之意移書撫按官勸其極力接括以應

上命而地方田土只在此數尺寸不遺此外皆屬

民間誰敢強奪撫按官亦無可奈何非敢欺

皇上也臣又觀會典開列各省直田土之數惟大

郡方有四萬頃少者只一二萬若如王所請

則須捐一大郡之地盡以予之而後可自

祖宗以來封國不少如使親王各割一大郡則天

下土地已盡今日非但百姓無田即

奏草

卷十九

七

朝廷亦無田矣况於自此以後

聖子神孫尤源源而未已乎天下者

高皇帝之天下也

列聖相傳遵守家法中間豈無愛子豈不欲加厚

然以

祖制如是不敢踰越亦必如是而後可為萬世常

行之道耳

福王所陳不過引

景府

潞府事例夫潞府統封

皇上以

聖母之愛而獨致優隆又其時廢府田地尚多未

嘗括及民間也今田地已盡所給福府之數

雖不及潞府而租銀之入業已過之又何為

而更欲求多乎至於景府為

肅皇帝愛子亦以久不之國

皇考在裕邸常懷危疑其後

皇祖斷然遣之人心乃安景府聽左右言屢請楚

地幾至激變楚人當時皆議

皇祖寵景府太過非所以愛之此亦前事之明鑒

奏草

卷十九

七

也我國家多少懿藩賢王可以效法而何必

引此以為例乎自鑛稅之興天下人固疑

皇上以此為

福王地誠使割內帑之十一以予王可數世而

不能盡也又何必與民間爭此區區之田土

乎今之國無期人言日多其平心者則以

皇上與皇貴妃愛王不能遽舍其不亮者且疑王

之不去為何故枝節日生煩瀆無已若臣愚

慮則但以

祖制當遵吉典當舉王方建維城之基萬萬年與

國同休不當以田土小事而滋天下之口故
敢冒死而極言之伏望

聖明恕其狂愚

留神省覽其田土一節

聖意若必不肯已亦須

聖斷明示作何處置使可奉行彼強奪民田之事

臣下誰敢為之日延一日終無了時矣臣言

至矣盡矣自知負罪仰恃

聖慈乃敢如此亦以受

皇上厚恩為

奏草

卷十九

七

福王深計不得不如此至於利害禍福臣亦聽

之不敢辭也臣不勝悚息恐懼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六揭

臣于前月二十四日具揭詣

文華門叩首請

補閣臣嗣後不敢具揭煩瀆

聖聽只每日詣

門叩首祈請業已旬日未蒙

俞旨不知內使曾為臣奏聞否臣誠傍徨憂懼計

無所出今

福王之國無期

瑞王婚禮未就滿朝合請尚未見報而臣下又

奏草

卷十九

七

紛紛嗷嗷爭辯不已

皇上視此世界果臣一人之力能獨辦耶則亦可

以

亮臣之請出于萬不得已而非敢為瀆奏矣臣謹

此頌祈伏望

聖明省覽批發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請處置劉侍郎孫都御史揭

臣頃接待工部侍郎劉元霖揭帖以驗收段

足緊急欲改委別部大臣或本部司官代驗

又懇懇以求去為請其言甚切臣惟國家舊

章九年考滿官並無復職之例故元霖九年

考滿吏部擬陞南京戶部尚書後又會推本

部尚書俱未蒙

允發元霖杜門日久求去不得該部事務甚多私

宅料理亦甚不便以臣愚慮

皇上欲用元霖則當將廷推本

奏草

卷之九

七

亟賜檢發責令到任管事以母失九年考滿之成

規此一說也即不然而念其母老乞休情詞

迫切加以新銜准其回籍俟後

召用以見

聖主體恤臣私推廣孝治之意亦一說也元霖歷

官謹守在部數年甚效勞勩不可不為一處

如延挨不理日復一日非但元霖進退無據

困苦不堪其所妨于該部之事務亦不少矣

又都御史孫瑋辭疏亦在

御前未發瑋為言者所攻且欲於數日內徑去臣

念大臣被言至于徑去甚傷

朝廷之體面故昨者擬一

諭旨訓告言官勿得紛數多事而責瑋即出供職

蓋亦臣委曲思惟求所以兩全大臣言官之

一念也不知有當

聖意與否而未見

批發臣恐瑋計出無聊必至徑去此時

皇上必責瑋以不候命之罪且將怒及于言官所

傷實多而朝端愈無安靜之日矣臣愚更望

皇上將臣所擬諭旨裁正批發使瑋不敢徑行言

奏草

卷之九

七

官亦不必再有瀆奏其于

皇上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

雷霆之威真竝行而不悖矣臣目擊時事見大臣

捏札不安

朝端不成景象故敢冒昧一言非為二臣私情

而代請也統望

聖慈覽察施行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乞休第三十四疏

奏為乞休事臣之當去久矣其不忍即去者徒以

主恩隆重難于割絕即今歲科場之役亦以出于聖意不得不祇承故雖言者踵至皆不置辯昨接

南京御史汪有功揭帖深以卑陋罪臣至謂科場

旨中有在寓非病之云乃

皇上以此明臣年來稱病稱苦並非實意且見中外諸臣為臣稱病稱苦者亦皆受臣之愚誣

奏草

卷九

七

斯言也可謂燭臣之隱而善發

聖心者矣惜臣當時愚昧懵然不知今得御史指示則是

皇上必已疑臣厭臣而其棄臣也當如孤雛腐鼠臣可以去矣甚感御史之教臣也乃大理寺

丞朱吾弼又有疏責臣于

出講就封枝上等事無一言懇請有將順而無匡救夫此數事者臣之曾懇請與否

皇上知之天地鬼神知之臣不能以告人也就封事則

皇上屢令臣擬

旨在于明春而諸臣欲爭于今歲所以未發枚卜之舉行想亦在于旦夕但願

聖心蚤決以慰輿情惟是臣以千罪萬罪之身當此天怒人怒南北交攻之時萬無一刻可以

自容之理

皇上如念臣數載微勞加以褫奪使得奉

命而出國門臣之幸也不然而冒罪扞綱以去臣

之不得已也如必欲強臣再出則臣寧束身

就死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必不敢覩顏而入

奏草

卷九

六

綸扉矣伏望

聖明哀憐矜允臣不勝懇切呼籲之至奉

旨覽卿所奏具見為國忠誠苦心勞力朕悉鑒知其屢請開講之國枚上等事朕次第發行若主

試大典

祖制例用重臣且累科弊竇滋彰出自朕意有何

疑棄卿宜安心輔理勿以狂妄介意恣然求去

宜即出入閣贊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

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十五疏

臣頃以被言具疏乞休因思臣年來每一番乞休便費

皇上多少

溫旨因同官無人可以代擬字字句句仰煩

聖心臣無功無德報效分毫乃反貽累

君父一至于此惶愧欲死竊念人之所以攻臣者

其端雖多而其最緊要處乃在于閤臣不補

以臣為獨據此地誤國妨賢臣雖剖心自明

終不見信今但願

奏草

卷十九

九

皇上亟將此事發行則臣之罪自可少寬其於臣

疏但

批准回籍三字即是莫大

鴻恩萬不敢再煩

君父復

賜溫綸使臣罪上添罪愧中增愧也至于言官論

人自其常職

聖度如天人人頌服即臣亦藉此得稍減愆戾其

感激

恩私尤有難以言盡者矣臣方在候

旨偶念及此敢復上

聞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九

二十

禮部侍郎揭

蒙

發榜禮部署印本臣惟翁正春已改別衙門不便
而署此外無人堪委惟吏部所推禮部右侍
郎本見在

御前伏乞

皇上點用檢發則印務有屬而亦不必于代署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九

主

為孫許二都御史求去事情揭

奏為大僚空虛已極去就不宜太輕敬陳愚衷

以資

聖斷事臣杜門乞歸方在候

旨不敢言天下事乃都御史孫瑋許弘綱皆因人

言求去迭揭于臣且屢遣臣書苦言當去之

情微示徑去之意臣讀之而嘆曰兩臣去而

臺臣空矣大僚幾何而决裂至此哉瑋之被

言也在干熊廷弼之一勘當時臣亦曾阻瑋

謂必致紛紜而瑋云吾於廷弼原無成心但

奏草

卷十九

主

求曲直明耳乃言者因而攻瑋相繼不休瑋

事

皇上將四十年其歷官行品著在耳目而以此一

勘遂蒙惡聲臣竊以為過矣弘綱之被言也

由于京察後之一疏當時臣亦曾告弘綱謂

恐生形跡而弘綱云吾於京察原無異同但

為息爭計耳乃譚者因而病弘綱至今未已

弘綱事

皇上三十餘年其歷官行品亦著在耳目而以此

一疏遂滋浮議臣亦以為過矣然此猶僅為

兩臣言也今九列之間能有幾人其能自免
于人言者又有幾人今日言一人焉而一人
徑去明日言一人焉又一人徑去甲賢乙否
終無完人此救彼攻相隨俱敗非但內之大
僚將空即外之督撫其存者亦復有幾鄧林
之木不足以供野火而况此寥寥之數株乎
臣以為糾發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
者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推謝之時
苟有可為國家一手一足之用者皆當愛惜
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

奏章

卷十九

三

勿因人而甚其事合抱之材不以寸朽棄矧
其未至于寸朽者也臣居恒私念今日之大
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
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遜今日之言官而
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易地
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
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為言官而總之皆
以為世道耳臣方求去之時而復言此蓋誠
有感于衷不能自已且恐二臣萬一計出無
聊至于徑行將上

聖怒下駭聽聞堂堂綱紀之地為之一空將來更
有難處故不得不陳其愚慮以上聽
聖裁而下以與諸臣之平心和氣者共相斟酌知
臣罪臣皆聽之至于臣則任重人輕
恩重散輕罪重身輕其所處之地必不可留之情
自與二臣萬分不同更望
皇上速允臣去臣非必去亦不作此言不然人將
謂臣留人而將以自留也臣何辭焉臣不勝
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奏章

卷十九

三

請閣臣第六十七周

臣聞旬餘望補閣臣賜斷眼穿非畏人言
非矣

君父真見天下事至艱至危臣一人之力委不能
又不得不如是哀鳴之迫切耳昨科臣條陳
尚有望臣以感動扶持擔當者臣若能感動
扶持擔當不待今日然臣不能而猶望人能
之此臣犬馬之私所以忠于
皇上而非敢為一身謀者也今目前又當考庶吉
士閣中必不可無人伏望

奏草

卷九

三

聖慈俯

垂昭察即

賜施行臣辭窮矣惟有願

天叩首而已臣不勝悚息月瀆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請禮部著印官山東真定巡按揭

今日禮部各司官到臣私寓言

郊祀在即

開封踰期禮部掌印尚未有官耽誤

大典極為不便又都察院官移書于臣言山東真

定二巡按官候代已久屢題未

發地方事體難以再遲皆托臣為言臣方在求去

不敢復及他事惟是禮部掌印與二處按差

委為緊要故不得已聞于

皇上伏望

奏草

卷九

三

聖明將吏部所推禮部右侍郎孫慎行等

亟賜點用令其署掌印務其山東真定各巡按亦

乞

發庶了目前兩急務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三十六疏

奏為

君恩過重臣誼難留懇

允休致事該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為國忠誠苦心勞力朕悉鑒

知其屢請開講之國枚卜等事朕次第發行若

主試大典

祖制例用重臣且累科弊竇滋彰出自朕意有何

疑棄卿宜安心輔理勿以狂妄介意恣然求去

宜即出入閣贊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

奏草

卷十九

三

該部知道欽此竊念臣奉職無狀洵被人言屢

蒙

聖慈曲加昭雪即科場一事亦明言出于

聖意臣之心人雖未必能亮而

皇上之所以為臣者則已至矣盡矣無可復加矣

臣非木石豈能恣然不思報效第臣聞之王

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在雖

天子不得而強之今人情已厭苦臣矣臣雖勉強

在此終是不安

皇上強留一臣而使中外人情之不安其為天下

國家害非淺鮮也臣去而群臣輯睦以事

皇上而臣亦幸存視息于山林沐浴太平之休澤

何幸如之且臣獨身任事已經七年揆之天

道亦是極盈極滿無可復留之理此臣之所

以斷決于心而萬不敢報顏以再出者也至

于閣臣推補則臣雖不去亦萬萬不可再緩

皇上若不允臣請臣窮極無聊只有逃之一策此

時

皇上亦不得不補而其所損多矣臣病苦既不敢

言他又無可措辭故但以人情天道懇于

奏草

卷十九

天

皇上要之至理亦實是如此伏望

聖明亟賜憐允臣不勝冒罪哀鳴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點用禮部侍郎揭

蒙

禮部司務請改

冊封日期及該部掌印官本臣惟

冊封日期固可改于五月其印務則臣查前此該

部兩次缺官皆係

皇上點用發臣擬上今右侍郎孫慎行等已推未

點臣安敢擅擬仍望

皇上點發以便擬上

郊祀期迫勢難再緩統望

奏草

卷十九

三

聖明留神省發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辨翁侍郎推轉掌詹揭

該禮部缺署印官臣已三揭推請未蒙

發下今及至已屆而該部堂上竟無官委非事體

且

冊封過期大典難廢不知

聖意何為而遲延若是昨臺臣楊如臯有疏至明

切矣惟是責翁正春之規避引蕭雲舉為喻

則臣不得不言其故前此臣推方從哲掌詹

事府事吏部推正春為本部左侍郎後以科

場事

奏草

卷十九

三

皇上用從哲于吏部則詹事之缺當以與正春蓋

易地而居理勢當然非臣之有私于正春亦

非正春之有所規避于其間也且詞林諸臣

壅滯已極每遇有缺即當推轉使後來者得

以序遷詹府之缺論見在資俸無踰正春正

春因此量移而

皇上點用尚書侍郎以疏通後人此亦臣之所以

為詞林諸臣計非為正春一人也前此禮部

兩次缺掌印官皆蒙

皇上點用今該部尚書右侍郎見推有人而

皇上又未嘗

傳諭令官署掌故臣不得以

點用為請使臣不請

點用而徑擬他官代署則尚書右侍郎不知何時
得

旨而詞林之久次者又將委罪于臣以為塞其遷
轉之路矣即如阜之意亦以不用新臣為疑

矣臣將安處此乎禮部本係清曹非煩苦之

地為人所規避縱使煩苦也規避也正春在

部已三年矣且逐日撰進

奏草

卷十九

三

講章勞逸適均亦國家用人之法北山之大夫不

嘗致嘆于從事之獨賢乎而何為必以禮部

苦一正春哉以詞林多賢豈無一人堪寅清

之任而惟正春能之也臣將去之人是非得

失一切付之忘言惟該部掌印事有關係而

正春所以推轉之故不過如此不得不明言

之至于尚書侍郎之不

點用以致該部缺官有誤典禮則非臣之明所能

逆睹乃臣之庸劣無為于此亦可見矣伏望

聖明即將該部官

點用或令官暫署俱在

聖裁臣何心焉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奏草

卷十九

三

臣等求去事情揭

臣七載備員無歲不求去頻蒙

皇上憐憫慰留臣情同犬馬能無戀

主之衷今番復迫切乞歸非但為御史汪有功論

臣亦以何極寬極苦極不平之事久鬱於中不能自已若不明白一言

皇上亦不知臣所以必當去之故而致疑於臣且人有疾痛則呼天呼父母

皇上臣之天臣之父母也臣安得不號呼而控訴

哉往時閣臣尚干預各衙門事務而臣自稟

奏草

卷十九

三

擬外毫不相關即各衙門亦未嘗以一言問

臣乃事無大小一有不行人不以為各衙門

罪而盡以罪臣是今之閣臣乃為各衙門卸

罪之官此其極寬極苦極不平者也

皇上萬幾浩繁章疏之上有

發何不發臣皆不知其故而言者盡委之臣即如

近日京堂之推轉御史之出差部官之告病

其間有久不得

旨者臣亦曾為催請而給事中商周祚等便謂臣

有線索播弄其間進退去留皆由於臣此其

極寬極苦極不平者二也年來臣下彼此相

爭分門立黨臣恐其為國家之禍每勸其同

寅協恭盡心奉職不當紛紜多事而諸臣反

怪臣之不幫助生疑生謗臣皆不敢與辨此

其極寬極苦極不平者三也原任吏部尚書

孫丕揚忠正人也海內亦共服之只因辛亥

年考察京官被察之人致恨丕揚諸上疏代

辯者臣告以考察大典不宜遽有變更遂併

恨臣又值科場事言者不休人亦恨臣此二

事本與臣無預且曾力為調停解釋而反深

奏草

卷十九

三

受其累此其極寬極苦極不平者四也故上

一事臣披肝瀝膽懇切籲祈疏揭已至百餘

力盡辭竭不知

皇上何以不行而言者謂臣欲自尊擅不肯實意

催請群起詬臣即臣門生故吏亦以此責臣

一日之間疏至數上臣有口難分有舌難訴

此其極寬極苦極不平者五也諸如此類未

易悉數臣一人之身獨立於風波荆棘之中

只有

皇上知臣憐臣此外更無一人即有之亦不敢為

臣分訴一語而近來世情又皆以排擊閣臣為風力無一事不牽及臣無一人不浸及臣徒以臣凡事謹守無可誣捏故尚未至醜詆然以臣一人而當百十人之睥睨與千萬人之貴望催迫急于兵戈煎然甚于湯火臣雖粉身碎骨不能支吾若復淹留不去將來禍患愈不可測臣常念蒙

皇上如此厚恩任怨任患皆不當辭即人之罪臣詈臣冤臣屈臣亦當承受不必計較惟是各衙門事務原有各官掌管臣無干涉乃盡

奏草

卷十九

五

推其責於臣而臣又無變化神術超出眾人能必得之

皇上此事方了彼事復來前言未休後言又至舉

朝臣子共受國恩共食

君祿胡臣一人坐罪至此其為冤苦不平從來未

有臣形非犬豕心非木石實有難堪隱忍於

中業已七年今情急勢窮不得不冒死哀鳴

於

皇上伏望

皇上暫准臣歸救臣之急且在朝在野諸臣足堪

斯任者自有其人

皇上何必羈留一臣而使中外人情驚惶迫急之若足乎臣言至此一字一淚敢有一字欺誑君父罪當萬死臣不勝激切冒昧懇瀆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奏草

卷十九

六

乞休第三十七疏

奏為急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杜門求去已滿一月仰荷
溫綸慰留臣亦用疏申請道當靜聽何敢瀆煩但
政本之地只有一臣已是異事併此一臣而
若有若無不進不退則尤異之異者人臣受
國厚恩至于求去已是不不得已之事今併求
去而言病不可言罪不可言逃亦不可則尤
不得已之不得已者臣今適值其窮無可控
訴只得哀鳴于

奏草

卷十九

七

皇上伏望

皇上開臣生路許臣歸路臣未死之年猶能晨夕
焚香稽首蒼穹為

皇上祝萬年無疆之福也其惟補閣臣尤為緊急
不容緩之事更望

聖慈即

賜俞允于以救臣之急慰天下千萬人之情是在
皇上頃刻動念間耳臣不勝冒罪哀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票擬劉侍郎揭

蒙

發左都御史孫瑋工部右侍郎劉元霖本令臣擬
溫旨慰留仰見我

皇上眷用老成之盛心其孫瑋本臣謹擬上惟劉
元霖係九年考滿從來無復職之例所以元

霖雖屢奉

溫旨必不敢出臣見本官已經吏部屢推工部尚
書

皇上必欲用之則照部推陞轉以便供職亦無不
奏草

卷十九

八

可但

恩命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擅擬今謹擬兩票恭請

聖明裁定

批發臣附陳愚見如此不知可否臣不勝冒昧之
至

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請 祭翰林院掌印揭

今日

發擬文書有吏部願就教職一本為就教貢生欲

遵照

欽定日期於本月十五日

廷試臣推

廷試事務俱係翰林院掌印官管理今去試期只

兩日而掌印缺官臣所推何宗彥尚未蒙

允發豈不稽誤伏望

皇上卽

奏草

卷十九

三九

賜檢發以便遵行不然則十五日

廷試之期又須更改甚不便也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繪屏奏草卷之十九終

繪屏奏草卷之二十

請減福藩庄田疏

奏為分封已有定期庄田復滋物議懇乞

聖明留神詳計以釋群疑以光令典事臣惟

福王之國久已愆期大小臣工合辭苦請始奉

明春舉行之

古人情稍慰乃頃者復以

福王奏請庄田奉

旨督責撫按必欲足四萬頃之數于是中外臣民

又喧然驚疑曰

奏草

卷二十一

一

王之為此請也果何為哉夫使必待四萬頃之

田足數而後行則之國將何日而

聖諭之所謂明春舉行者寧可必哉臣在病卧中

連日接諸臣揭帖皆責臣以力爭罪臣以不

言臣皆不敢置辯竊念臣為此一事苦口苦

心以請于

皇上者不知其幾其辭已竭盡而不可復加卽諸

臣千言萬語終不能出臣之所言乃謂臣片

語不發至以為力能得之

而為亦云枉矣雖然臣言之

皇上而不敢以告人人何由知且此乃國家第一

大事臣雖言之而不能動

皇上之聽則亦與不言同人之見罪夫復何辭臣

觀

福王疏中首以

祖制為言夫所謂

祖制者

祖訓也

會典也

累朝之功令也今

奏草

卷二

二

親王四萬頃之庄田

祖訓有之乎

會典有之乎

累朝之功令有之乎臣不知

王之所引

祖制何所指也如以

景府為辭則自

景府而前多少

親王其庄田之數並未出數千頃之外者惟

景府以

皇祖寵愛踰涯越分遂有此請

皇祖一時失計而聽之至今議者尚追咎其事以

為壞

初制者乃

景府也

王奈何尤而效之乎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

分乃為可久如取之非制得之非道未有能

晏然而坐享者鄭莊姜愛太叔段為請大邑

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覆

轍相仍難以枚數即

奏草

卷三

三

景府當日以請沙市事幾激楚人之變使其尚

在四萬頃之庄田臣恐其未必能守之勿失

也語云取法于上方得其中取法于中將流

于下

王自開朱邸以來長安中皆稱其安靜未有過

舉乃當之國之初不引前代與

本朝之賢王為法而動以

景府為言臣竊謂此必非

王之意而諸為

王詠者其計左耳然此猶以埋法言也即以事

勢論之凡昔年廢府之遺產已盡歸

王今河南山東撫按官極力按括只有此數

若求之不已將恐有無藉奸徒挾讐報怨以

投獻為名迎合

王意萬一墮其術中則刁風一倡轉相效尤而

中州齊楚之間人人危懼凡少有地土者皆

不安其生而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地方之休

戚

王之所與共休戚也

國家之安危

秦草

卷二十

四

王之所與其安危也瘠百姓以自肥危公家以

自富此所謂割肉充腹反裘負薪

王亦何利而為之

明興二百餘年

列聖之子孫其麗不億中間雖貧富不同然未有

以無庄田之故而遂至于窮餓者但使

皇祚千秋萬年

王之子孫必無養贍不敷之理亦不待今日之

過計也以臣愚慮

王能毋執前意只受見在四萬六千餘兩之租

銀勿復求多使四海之內一日而歡傳令德

計之上也如意未肯已則戶部已移文各省

撫按官再行清查但有廢府遺產盡以予

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不必取盈于原數亦

其次也如其不然而但曰四萬頃之田必盡

足數必皆膏腴方肯之國則悠悠之口疑議

日滋而臣固有不取盡聞之

皇上者矣此其于

王果利乎不利乎臣向于此事不欲露章茲者

見

秦草

卷二十

五

王疏中有

勅下閣部之語不勝愛

王忠

王之念不得不明言之庶

王見臣之言幡然改念毋因田土小事而愆之

國之期上以成

皇上之聖

皇貴妃之賢下以免成畹之議而中以鞏

王萬年屏翰之基臣雖旦夕去國有餘幸焉如

臣言終不足聽必難挽回則言官之所以責

臣者有王家屏之故事敢不奉教臣不勝冒死顙陳惶懼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奏草

卷二十

六

請補閣臣第六十八揭

臣待罪四十餘日朝夕顙祈只望閣臣速補乃微誠難達疏揭徒煩只此一極容易極不可已之事而臣且不能得之

皇上何望其他夫天下非小物也今日世界非太平無事之時也臣之庸駑不能支撐卽三尺童子亦知之里巷庸下之人亦知之豈以

皇上之神聖而不知乎且無論重大事務卽目前考選庶吉士亦至緊要昨吏部移文內閣謂大選在邇考期難緩臣念當此人情紛囂口

奏草

卷二十

七

語易生之日必得公明正大爲世所信服之人來主其事庶免煩言而斷乎其非臣之所能任也臣是以不避煩瀆再懇

皇上速下廷推急行

點用以毋誤國事如或以臣狂愚有所觸忤亦望聖明顯正其罪或譴或戮臣不敢辭但勿併閣臣不補以困之斯大幸矣

萬曆四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謹德閣臣第六十九疏

奏為負罪日重萬分難留急懇

天恩速賜罷斥事臣杜門乞罷翹首企足以望

德音不啻以日為歲乃

皇上尚未肯為臣斷決臣覬連日章疏紛紛多及

于臣其用意之厚者則望臣以轉移

聖心其推求之深者則罪臣以夢惑

聖聽而又謂臣凡事順從不能爭執臣順從雖所

不敢乃爭執實是無能自咎自愧夫復何言

政本重地群情所屬此人不可當用別人一

奏草

卷三

八

人不可當用眾人豈可泛泛悠悠挨延歲月

使天下事日壞一日不可復支乎如臣果有

才力尚能展布何為自己不做而留以讓人

恐至愚者亦不如是也頃

福府庄田事復奉

嚴旨切責戶部罪其瀆奏臣之瀆奏與戶部同而

其備員密勿不能轉移罪更甚于戶部即此

一事臣上不能順

聖主之心而下無以塞天下之望其為當去更萬

萬無疑若自去之外而後有干罪萬

者所云臣無計自解亦須領受然揆之私心

終視貪戀不去為稍輕耳伏望

聖明立賜罷斥

亟簡忠賢庶上下之間兩釋猜疑而臣亦得保餘

生于田里啣結以答

天恩何幸如之臣不勝懇瀆哀鳴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三

九

三吉卿公清直亮秉政無私朕所鑒知為國掄才
出于公當豈有他故近日言官議論煩囂清濁
不分一弊攻擊甚傷國體自今以後大小臣工
務要各秉衷心無偏無黨以成蕩平之治其儉
發章疏等事朕知道了卿宜仰體至意不必介
懷安心即出入閣贊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
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二十

三

乞休第三十八疏

奏為再辱

溫綸彌深悚懼懇

思亟放併

允推補事臣以奉職無狀屢求罷免乃

聖恩深重不行罪譴而重煥

綸音謂臣有巨細無不開陳執奏且

褒以忠蓋

勉以入閣贊襄古之人臣善則稱君今我

皇上善則稱臣苟有血氣心知之倫能不愧心能

奏草

卷二十

三

不載

德乃言者又謂此等

溫旨皆司禮與臣自相參定之辭

御批是臣自行求去自行慰留以貪戀之心飾勇

退之說此其無廉無耻欺天罔人非但

聖主所不容即司禮中官亦厭薄而竊笑之矣

中旨內批誠非美事然自臣未入閣時已有非始

自今日至于大臣求去

聖斷慰留此

皇上優禮眷注之盛心臣何與知今乃謂臣欲驅

1 反之下

之而故留之以軟調使剛心以甘舌藏毒手
信斯言也則是

皇皇天語總屬偽為欵欵

君恩反成惡意而臣一人之身方蒙黨護之譏復

掛罪除之議首尾衝突前後背違母論臣與

諸臣絕無纖芥即事

神明獨斷之君行陰陽反覆之計竊恐林甫杞檜

無此大膽

皇上六七年來

聖度如天雖言官時有懇直激切之譚未嘗以卑

奏草

卷二十

五

詞片語輕加詬辱此是帝王第一盛節臣與

諸臣方頌德感恩將順之不暇今動輒謂臣

欲假

內批處分諸臣夫人臣既已寒寒謬謬摠忠悃以

上聞而復閱閱皇皇懼

嚴譴之下及誰任股肱而使人如此臣之罪也然

當此極言無諱之朝而設為意外不測之慮

竊恐龍逢比干無此過計此皆臣偶有感觸

心跡難明故述之于

皇上以少解天下之疑乃臣所以必當去必不得

不去之故則不在此夫人臣受一官則必盡

一官之職然後可以安于其位况于密勿重

臣其關係為最大者乎使臣在此而真有積

誠足以動

天奇謀足以濟事則雖一日而百掛彈章可以付

之不問如但尸素浮沈碌碌無補如眼前景

象則雖稱功頌德之言日至于耳亦終不能

安何也人可欺而心不可欺也今中外之所

嗚嗚而望者

福王之國也

奏草

卷二十

五

瑞王婚禮也補閣臣也起廢臣也釋繫臣也臣

諄諄懇懇言之終不可得則人之歸怨于臣

臣何辭焉即

皇上代臣任過而臣能恬然出入於黃扉之間以

任人之笑罵乎且

皇上每事輒稱

祖制臣亦以

祖制勸

皇上乃密勿政本只用一臣至于六七年則二百

餘年間絕無之事其敗壞

禮制莫過于臣而臣又才盡力竭狼狽不支一日
不補則添一日之罪天下萬世增一日之惡
名生無以對士大夫死而無以瞑目于地
下每一念此肝腸俱裂

皇上苟恩臣恤臣超臣救臣無如為臣先行此一
事使臣少得開目舒眉有顏人世而後盡削
臣官以謝天下臣雖且暮死亦形銷骨化歡
然無恨矣又何區區是非毀譽之足言哉臣
為此疏悲愁涕泣不能自勝語無倫次伏望
聖明鑒察施行臣曷勝戰悚祈懇之至

奏章

卷三

七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寫完同初五日
本總上

為王曰乾事情揭
該通政司官告臣有武弁王曰乾訐奏孔學
等詛呪

聖母

皇上及

東宮事情臣一聞之驚駭欲絕不能言語隨密
訪其情由乃知曰乾與孔學等皆係京城棍
徒結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皇城放炮進
本刑部以其禁地放炮欲擬死罪遂請張至
此無所顧惜此事大類往年之妖書而妖書

奏章

卷三

七

出于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今告者與
被告者人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
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
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
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反墮其計中也至其
疏中侵及

皇貴妃

福王尤可痛恨以

皇貴妃之賢明

福王之賢孝感戴

皇上厚恩惟恐不千歲而萬年中外臣民孰不知

之彼狂悖誣謬之譚不必介意臣與九卿諸

臣見皆如此故敢上聞以寬

聖懷伏望

聖慈昭察臣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奏草

卷二十

六

再為王曰乾事情揭

昨為奸徒妖言臣已具揭請

皇上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不知

聖明肯賜采納否要之事理實當如此夜來臣又

再思之此疏若下上必驚動

聖母下必惶怖

東宮而

皇貴妃與

福王皆不自安傳之天下書之史冊亦不為美

萬一其中更有難處事體將如之何不如姑

奏草

卷二十

七

聖裁其餘衷曲已具臣奏謝疏中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奏草

卷三十

二十

回奏

聖諭福王之國事情疏

奏為恭謝

天恩再謁愚悃事該文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覽卿屢屢懇奏具見忠誠為國清正無私
凡事開陳朕所倚毗但近日議論煩多人情傾
險卿欲堅意求去朕心何安且國家政務朕未
嘗不行只因憚邪群小不諳事體生事激瀆故
此詳覽緩滯推補閣臣知道了且自福王之國

奏草

卷三十

三十

一事而言福王之國所請養贍田土并錢糧等

項乃

祖宗所賜俱有成例非今昔創為奉旨已久尚無

一備何以之國細味卿昨揭言當

皇祖時

皇考與景王名封比肩故人心猜疑今皇太子與

福王名分不同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

有况

祖制親王之國舉行在春今年已踰期昨已諭卿

在於明春舉行必不再遲何乃大小臣等能

靜修紛紛瀆擾以滋煩聒卿又言及礦者夫
礦稅之事原為三殿舉帑藏置鈔乃一時權
宜之計非為福王之私耳親王分封養贍田土
有餘則比又無額外增加今該地方各官不
能仰承德意清查撥給國務煩言阻撓大典甚
非國體卿為輔弼重臣宜即出安心贊襄弼成
化理不得過為疑忌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叩
頭謝

恩外竊念臣備員密地罪重愆深屢次乞歸屢蒙
慰留自意此番必無再出之理乃

奏草

卷二十

三

聖恩稠疊

聖諭周詳又值眼前有事不敢固辭連日因驚惶
怔忡精神憤亂俟三二日稍定尚當勉出俟
後再請伏讀

聖諭言及福王之國事明白曉暢洞然無疑傳之
中外孰不懽欣頌服仰

大聖人之明斷小人也過計私憂故前揚有景
王久不之國致

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之說

皇上為臣剖析且以

諸皇孫為言念見思慮深遠臣復何辭惟是
皇考當時雖未正名分然講讀不輟情意常通今
東宮較講業已八年其不奉

皇上之大顏者間亦久矣而

福王時節入宮每月兩次進謁皆人所知親疎
懸殊已生猜忖又以留滯遷延久不之國雖
名分久定萬無可疑然悠悠之口難以家喻
戶說小則巷議私譚大則妖言惡語蔓延無
已而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且有難處之事悔無及矣此

奏草

卷二十

三

廷臣之所以苦口力爭不能自己者豈真疑

皇上與

福王之有他端哉蓋正為福王遠慮深圖豫消
釁隙之萌全

皇上天性之愛以貽國家萬世無疆之福耳今
聖諭已明人情自慰更願

皇上急令該部擇定明春吉期昭示天下諸凡事
體俱作速備辦勿有稽遲則一了百了一明
萬明雖有奸偽譏問之徒再無所容其喙而
上至宮闈下至溥海無不相安于無事之天

奏至于庄田一事

聖諭惓惓敢不仰體聖與戶部傳諭該地方官極力清查但自廢府無礙田地當盡以予王如有隱匿欺誑將有作無他日

皇上查出臣與戶部及該地方官當任其罪如摻括之外不能盡盈其數復欲侵削民田與受奸徒投獻之類則萬萬不可萬萬難行亦願皇上與

福王體悉下情勿執前意乃地方之大幸也今外間議論方謂王借此極難題目以緩之國

奏草

卷三

五

之期臣以死明王必無此心乃請之不已愈起人言寧獨非

皇上所以愛王即王亦非所以自愛矣其臣前揭中礦稅之云實以此事初起時便有疑

皇上欲竭天下之膏脂以予王而不慮其後者今民力已盡三殿未興而宮中每歲所入之數天下皆知

皇上將持此安歸乎此在

聖心必自明白臣何敢言因

聖諭及此故敢悉吐其愚無所忌諱伏望

聖慈留神省覽但使

明旨速下人言自息亦不待臣之傳諭也臣言已

煩多不能他及其推補閣臣事尚容另揭再請臣不勝悚息恐懼感戴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知卿入閣贊襄朕心嘉悅

卿言福王時節入宮尚不知朕已傳免久矣若時入朝出入禁門隨從數多人所共見耳目難

掩其之國日期今春諸無以備且又踰期已有明諭不必疑惑合用冠服儀仗等項并奏請錢

糧地土卿可傳示各該衙門上緊處辦完備用

奏草

卷三

五

襄大典枚上閣臣朕知道了卿宜仰體朕意不必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乞休第三十九疏

奏為

內批本出

聖意人言疑議不休心跡難明再求罷斥事項者

大臣求去

皇上聞出宸斷

溫言慰留此必

皇上真知其人之賢而欲用之豈臣與左右能與

其力乃議論紛紛率皆歸罪于臣頃臺臣有

言謂昔之權奸不過假

奏草

卷二十

三

中旨以明示驅除而臣乃欲遂故留機關更巧臣

惟時即具一疏稱稱自明併求罷斥業已入

封而屬有異聞不勝惶怖遂不敢進昨奉

聖諭惓惓責臣入閣臣念國家有事

君父焦心臣子不宜堅卧亦欲暫時勉出以副

聖懷少間再請而科臣又復有疏以請

允許弘綱之去為言乃又謂杜門求去不止弘綱

一人弘綱之被留必有人欲困賴弘綱使狼

狽以去致觸

聖怒而後假口于奉

命悚惶強起視事借去者之機關成留者之苟面

此其言未必專為臣而發然臣亦求去之一

人也其能操縱伸縮乎

威福于掌中央去留于意外此在他人豈有此伎

倆有此力量必臣也而後能之臣七載備員

與九列大臣歡然相得毫無間言且見朝端

老成人少列署空虛見在諸臣皆一時碩彥

為國股肱惟恐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日前

方有疏勸解官勿過攻擊人方以黨護罪

臣何意轉眼之間便有驅除之疑耶至于設

奏草

卷二十

三

法困頓弘綱以自為計則是科臣極慮深思

方能到此臣之夢想亦未嘗及臣與弘綱風

昔何如泰山掃舍之言心方愧之而敢以此

苦弘綱耶臣本欲置之忘言但見近來人情

猜忖多端即至明白易曉之事猶紛紛如此

皆臣德薄望輕所致豈可不自量度椒顏供

事故敢冒昧一言併前日未上疏一同封進

伏望

聖明並賜省覽速行罷斥仍

恕臣孤恩違命之罪臣幸大矣其

因批恩留諸臣是否
聖裁亦望

明示以解天下之疑母使去者留者皆蒙其罪尤
望之深望也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五日

奏草

卷三十一

又回奏

聖諭福王事情疏

奏為恭承

聖諭感愧交深敬陳謝悃事該文書官王體乾捧
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輔臣朕覽卿奏具見為國忠誠
至意朕悉鑒知但卿所云福王時節入宮每月
兩次進內朝謁已失真矣尚不知朕免其朝有
年至若舊例進謁木生母妃亦免久矣如王來
朝必由禁門進內隨從數多人之耳目豈能掩

奏草

卷三十一

元

乎朕與皇太子天倫至情何疎之有卿疑忤太
過其王之國自去歲府第報完皇貴妃在朕前
數數懇請著王之國以遵

祖制朕見合用諸物未備况時已驗期今已有明
諭不必惑疑合用冠服儀仗器物等項併所請
錢糧地土卿即傳示各該衙門上緊處辦完備
以襄大典毋致臨時遲悞故上閣臣朕知道了
卿宜仰體朕意不必再陳特諭卿知欽此臣不
勝惶懼不勝感激竊念臣以揭請福王之國
伏奉

諛言炳如日星確如金石中外聞之歡聲動地臣
忝備股肱豈不仰體其回奏中所云福王時
節入宮每月兩次朝謁蓋得於傳聞而遂述
之以見疑議之所自起不意因此復煩
聖心再賜裁答臣冒昧妄言無所逃罪統賴
聖慈曲垂原宥但臣之本心非謂

皇上入宮朝謁為不可也

皇上福王之父
皇貴妃福王之母子見父母情理當然臣亦有
子數年不見臣與臣妻每常念之乃謂

奏草

卷三十

三

福王不當入宮朝謁是臣無人心矣臣之意蓋
以

皇太子輟講多年屢請不報中外徬徨不知何
故敢借此一伸其愚庶幾

皇上察臣之言仍

命皇太子出講以慰天下之望耳豈敢以
皇上為疎

皇太子哉倉惶回奏詞語欠融臣之失也乃
皇上倦倦謂

福王免朝有年本生母妃亦已久免此在

皇上與

皇貴妃固有深意在臣私衷竊以為不必如此
天性之愛豈容久濶且

福王之國不遠朕違在卽卽源源而見以遂慈
孝之情有何妨乎除之國事已屢奉

明旨更無疑惑其合用冠服儀仗器物等項容臣
卽傳示各衙門速行處辦毋致稽違各衙門
仰體

德意亦自當竭力應付不敢延遲惟是庄田一節
臣與廷臣委曲計議苟可奉行何敢執吝但

奏草

卷三十

三

恐地方原無此項田土難于足數亦望
皇上曲加體恤不必取盈此臣欸欸之愚終有不
能自己者耳至于

皇貴妃賢明令德久已著聞其數懇

皇上遣王之國以遵

祖制尤人情之所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大是美
事儻肯再諭福王于所請庄田毋太拘執則
河南山東兩省人民受賜無量而

皇貴妃與王之賢豈非千古之僅見哉臣本擬
一二目遵

命入閣以科道官有言昨又上疏待罪故敢先此

陳謝併請狂愚之誅統望

聖慈首覽裁察奉

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其見為國忠慎朕悉鑒知

昨聞卿入閣贊襄朕心甚悅何乃又有此奏近

日以來每見大僚諸臣出率求去在朝老成能

有幾何朕特以溫旨勉留出自朕意裁斷且卿

票擬本章朕問亦裁政卿于左右何與卿為輔

弼重臣豈辭勞怨過為疑畏遽萌求去卿宜遵

諭即出入閣輔理政治以副眷懷至意慎勿再

奏草

卷二十

重

辭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票擬許都御史求去本揭

蒙

發擬吏部尚書趙煥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二本內

傳出

溫旨慰留臣仰窺

皇上眷注大臣之盛心其趙煥本臣即擬上惟許

弘綱出城已久其勢必難再入昨者言官論

臣謂臣假借

中旨困苦弘綱臣昨有辨疏尚在

御前今若再擬

奏草

卷二十

重

慰留又將生出許多議論但出自

聖意不敢固違謹擬兩票上請

聖裁要之還聽其去為妥俟其去後再行

召用則

君恩臣義兩全而無失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謝

聖諭疏

奏為三奏

聖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具悉為國忠誠殫心

竭慮朕所鑒知昨已聞入閣視事朕甚喜悅何

得又有此奏朕見近來大僚諸臣不以國事為

急紛紛奏辭朕念國之老成能有幾何相率求

奏章

卷二十

三

去成何國體特以溫旨勉留出自朕意且卿稟

擬本章間有朕裁改卿于左右何與今國事多

煩正賴卿籌畫輔理豈可堅欲高蹈求去非體

國竭忠之意卿為輔弼重臣豈辭勞怨不必介

懷宜即出入閣贊襄以慰佇望慎勿再陳其枚

上閣臣知道了特諭卿知欽此臣恭設香案叩

頭謝

恩外竊念臣以病困孤危萬不得已而求去數日

之間三朝中使海被

溫綸宛然家人父子之親臣何功何能可以消受

能不愧死

君命如此臣可奈何只得於一二日間勉暫出

以副

聖懷惟臣所泣血哀祈于

皇上者以推補閣臣為最急閣臣不補臣終無報

顏奉職之理

皇上既知臣憐臣凡事皆為臣周全為臣昭雪有

如山之罪而不加誅無尺寸之勞而常加獎

自古帝王之所以優待其臣未有如

皇上者獨此一事困臣如是視臣之匍匐號呼將

奏章

卷二十

三

就死地如駑駘之垂斃于長途牛羸之牽入

于屠肆而全不動念者臣誠不知其解也臣

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千古奇窮生人未有恨

不蚤入黃泉免此苦累昨御史董定策謂閣

臣不補臣不當出即出亦不能久其言至當

今臣冒昧出矣伏望

皇上始終生成之恩

幸大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請諭諸大臣揭

近來議者頗多大僚人少遂不能自立許弘

淵也出城趙煥亦欲繼去如此則

日亦擬出城趙煥亦欲繼去如此則

廟堂空矣

朝論豈成景象臣之力既不能使言官之不言

又不能使大臣之不去計窮慮極惟有慨嘆

又不敢不以上

問伏望

皇上卽刻再

奏草

卷二十

三

發一嚴諭使之不敢徑行或別有

聖裁庶

朝廷之體統尚存而人心少肅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揭

該部覆奉

聖諭不待之入

廷謝曹時入閣俱事臣所最急最望最不容已

者莫過上推補閣臣頃者本不敢出而或有

告臣曰臣而請之

皇上以為要不如出而請之

皇上必從今臣出而請矣

皇上聽臣之言臣不敢不恐死勉力以報

聖恩如卧而請不得出而請又不得則是

奏草

卷三十

三

皇上諭臣之出非所以用臣乃所以困臣而臣之

為計已盡前途已窮無所復之惟有請死于

皇上而已臣之出專為此事伏望

聖明俯垂昭察卽

賜施行臣不勝哀鳴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請發各處按差併允涂一榛求去揭
該真定山東遼東山西四處巡按報滿日久
都察院屢次題催曾經

發擬又復
留中亦為催請未蒙

允發查得真定山東原差御史皆已四年而出東
目前又有清查福府庄田之事巡撫已准回
籍巡按又在告病皆杜門待去一事不理然
則此差之急不啻燃眉豈可視為泛常而姑
置之哉臣又見日來章奏但有應發不發者

奏草

卷二十

三

外間便生許多猜忖即此四差久寢生事之
徒便謂其人意不欲去且疑臣中有知舊不
欲其去又如吏部主事涂一榛被言告病該
部累疏為請不知何故久停不發人亦謂臣
私于一榛而故留之此皆無蹤無影毫無干
涉之事乃盡歸罪于臣且不敢與辯惟願
皇上速將此四處按差發下以為地方計其吏部
為涂一榛請告本併乞

檢發庶朝端了此一事亦未必無小補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二十卷終

綸音奏草卷之二十一

請補閣臣第七十一揭

該臣奉

命人閣再三哀請推補閣臣而經今旬日未奉
俞旨

皇上豈以臣既出便可了事耶不知閣臣不補臣
一刻不能自安人之罪臣亦一刻未嘗放下
臣頂戴

天恩強顏忍死在此供事

皇上如慨然允補則臣可以少安旦夕未死尚不

奏草

卷三二

一

敢言去以負

皇上如捱延不補則臣實無顏面出入仍當乞歸
以待

皇上之誅戮而已臣亦知

皇上神聖聰明

留神天下大計此官必無不補之理但遲一日則
臣多受罪一日速一日則臣蚤涉

恩一日

皇上千言萬語臣恤臣不如此半行

綸音生臣活臣生死之關在於今日臣

皇上俯垂矜允即賜施行若慮臣下紛爭或致多事則臣以為九卿合眾以廷推

皇上秉公而簡用雖有偏私之徒愛憎之口勿為所訛又何慮焉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奏草

卷三十一

二

請補閣臣第七十二

奏為閣臣不補公私俱困無計可施只得哀懇

事臣奉

命而出僅十餘日科道交章南北疊上重者詎臣

輕者責臣總由

朝政之不行故致人言之至此臣若多置一辯

即多生一駁多著一辭即多添一罪萬語千

言終無所用只有哀懇

皇上而已其哀懇

皇上亦不敢多及只求先補閣臣而已閣臣補則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議論自息門戶自消

開講之國婚禮等事皆有能任之者此外必欲

如何罪臣皆甘受無所辭矣夫

皇上新閣臣之推補而數以

溫旨留臣力能得

皇上之溫旨而不能得之于推補有一番

溫旨即有一番疑議則是

溫旨者乃

皇上之特恩亦恐臣之罪案也故臣今未敢求去

以煩

皇上之

温旨但恐辱陳情以求

皇上之推補

皇上下聖至仁豈忍見臣之狼狽顛連已至此極

而不為之一動念乎臣不勝哀鳴迫切祈懇

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奏草

卷三

四

乞休第...疏

奏為微臣義無再留推補萬難再緩營死陳情

以明去就事臣受事未數月即知天下事非

所能為久懷去志屬同官杜門無可推諉因

循荏苒以致今茲臣之罪也願臣之叨濫其

出于

皇上之特知與否其在

聖心臣有何繆巧而能使

皇上之用臣備員以來雖以才庸識短無所報稱

然而國家之事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考

奏草

卷三

五

選科道推補大僚

東宮問講

福王之國

瑞王婚禮起廢臣鄒元標等釋縈臣滿朝薦等

率皆昔日嘔心頰頰疏請即瑣細如各衙門

署印各官請告之類有一不行臣皆不得

請計其疏揭之存于

御前者且至于通絕無一言半語私薦一人私害

一人私請一事

皇上試畫發之以與大小臣工共閱苟有一字不

可與大知與人言者仰當誅臣以謂天下
是積誠未至感乎無能實臣之罪無可自解
臣自知之不待人言也天實限臣無此才力
安能勉強不得已思以一去自明

皇上再三苦留又不得已而思徑去臣自知其非
所宜言然再三度之其計不得不出于此請
同死而極言之夫人謂臣之不宜徑去者以
為閣中只臣一人也不知往時閣中有三四
人間有被言者尚可以杜門謝事遷延候
旨今只臣一人既杜門又管事既待罪又擬票以

奏章

卷三

六

積愆叢戾之身而平章軍國之重務自古
來無此事理非但誤身必至誤

國此其勢之更當去也或者又謂臣須閣臣
補然後可去此其說甚正不知臣之請補已
五年矣辭窮情極

皇上終不見允竊度

聖心必以臣在尚可支吾了事不必多人則是臣
留一日此官一日不補臣留一年此官一年
不補必須臣去閣空乃始別行用人臣
嘗言去有益此又其勢之更當去者也夫

蟻尚有報恩之心夫馬尚有戀

主之念臣獨何人而忍割絕徒以時勢至此不得

不然

皇上蚤為斷决使國體猶得少存而不至于大壞
其所全多矣頃許弘綱被言出城亦以候

命為恭而

皇上苦留遂令弘綱不得已移至前途去已兩日

尚無

俞旨堂堂憲臺狼狽至此臣竊傷之豈可使臣復
為弘綱之續哉在

奏章

卷三

七

皇上固謂溫綸可以留臣不補閣臣可以廢臣不
知留臣者乃所以累臣廢臣者乃反以驅臣

而促之去臣竊謂

聖明之計失矣臣此疏後不敢多言惟恐死旬日
以待閣臣之補以盡臣子之義

皇上但急下推補之命便可了事萬勿再以

溫旨諭臣自襲

皇言自傷威柄其所損不細也臣聞之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臣雖非忠臣然私心慕之今
乞尚多一二言終是淺衷統望

聖恩留神省覽卽刻施行豈不勝感血哀鳴
天控訴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奏草

卷三

八

發擬刑部司務王嘉亮請該部署印官及熱審本
具見

具見

聖明留心刑獄加意民命之盛心臣謹卽擬上惟
是許弘綱久已出城今復移至通灣候

旨必須明

允其去于事體方便弘綱久事

皇上奉公體國簡在

聖心茲行也出于萬不得已臣甚知之而甚憐之

奏草

卷三

九

故敢併爲擬及非但以全大臣去就之節亦
以見

皇上優待弘綱之心也不然弘綱無可柰何必復
前行而于

君恩臣義國體俱失之矣伏乞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封還孫部御史求去木揭

蒙

發擬都御史孫瑋本

內傳出

溫旨不准辭臣惟孫瑋杜門求去已經半年有一

番

慰留卽有一番論列在瑋已無可留之理不得不

去况今已出城留之無益卽使瑋肯再入人

亦必不肯容

皇上不見許弘綱之事乎亦徒褻

奏草

卷三

十

朝廷之溫綸耳臣旦暮且欲繼瑋而行豈敢復

以此苦瑋謹將原疏封進恭聽

聖裁其臣兩日前有疏哀懇併望

聖明爲臣

省覽卽賜施行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六日

乞休等語十一疏

奏爲臣患病且死再謁微衷仰祈

聖鑒事臣頃已有疏備陳不得不去之情至哀至

切候

命數日未蒙

處分不應累有陳瀆但臣此數日血疾復作腸胃

枯焦胸膈飽脹飲食不進誠恐溘然死亡不

能啓齒長抱幽明之痛故及此一息尚存再

伸其喙臣事

皇上日久受

奏草

卷三

十一

恩深重委無分毫可以補報然諸如招權納賄壞

法行私請託干求侵官越職一切欺

君誤國等事實未嘗爲此皆可以對天地質鬼神

者至于國家多事

朝政不行臣浮沈其間無所轉移實是有罪夫

安敢辭然

皇上試爲臣思之事無大小臣有一之不言乎言

有一之不盡乎言盡而

皇上不聽臣能強之聽乎

言意雖由臣能強之行乎

九淵沈沈臣能插翅以入挾本章以出乎

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無聲臭聽萬籟之爭鳴

如水之漫無隄防任百川之自潰

典禮當行而不行章疏當奏而奏不入才當用

而不用政務當修而不修議論當斷而不斷

徒以孤臣一身當天怒人怨之衝處赴湯蹈

火之會而又不為之

徵召者碩以總其綱廣用忠良以分其責急而求

去則下

溫綸以強留緩而陳誠又束高閣而不問使天下

奏草

卷二十一

十三

之人但見

皇上任愚臣之專

眷愚臣之篤便以為得

若如此何事之不可為而不知

皇上之心原只欲羈維愚臣苟且了事初未嘗欲

行其言而用其計即中間臣維補救時或聽

從乃

國家三五大事終未舉行無以塞天下之望千

愆萬罪總集臣身是負

皇上者固臣而誤臣者亦

皇上也誤臣何妨至于誤

宗社誤蒼生悔無及矣自來人臣不才只有謹有

誅其自處則只有去今

聖恩寬大既不誅譴舍去之外更有何策若求去

不得徑去不可進退去留無非大罪則千古

人臣未嘗犯此病症千古聖賢未嘗立此譬

方而臣適當其窮適惟其厄豈不哀哉豈不

痛哉語云獸死不擇音臣將死之人故其言

迫切如此伏望

皇上大發慈悲哀憐矜察速將閣臣推補救臣須

奏草

卷二十一

十三

吏之命或

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議擬令臣作何方畧作何施

為可動

皇上使事體可以必行若只云積誠感動終是空

言無救危急不然臣寧束身就死以明人臣

不忠之罪歎然含笑無所恨矣臣不勝冒昧

激切涕泣顙祈之至奉

旨卿輔政多年忠盡為國凡事畢力冒謗蒙譏朕

豈不洞悉但煩言橫肆逞臆波及且任事甫及

半月致卿復又杜門意欲高蹈何得慳蹠效尤

有矢君臣大義還以體國休休慎毋介懷閣臣
豈有不補便著鴻臚寺堂上官宜諭朕意卽出
入閣佐理毋得再陳其餘諸事候旨行吏部知
道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九日

奏草

卷二十一

十四

乞休第四十二揭

臣以被論杜門將二十日已具三疏一揭請
補閣臣請放臣去字字血誠言言痛切俱未

蒙

俞允不知曾經

聖覽與否大小臣工催迫愈急臣實難以安生屢

欲冒罪徑行而猶遷延隱忍者良以

聖恩深重臣義當全又見許弘綱孫瑋新去故未

敢相繼而行如推補終不得請則臣無可柰

何當於數日間遣家登舟臣暫時少留亦當

奏草

卷二十一

十五

繼往負

君負國罪實難逃然而非臣之得已也臣之苦情

具在前疏伏望

聖明再為臣一

留神省覽臣死亦無恨矣臣不勝哀懇煩瀆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信請各省巡撫揭

臣待罪求去不敢復聞他事昨吏部尚書趙

煥以書遺臣言各省巡撫缺官地方關係托

臣催請臣惟巡撫之缺至于六省皆極緊要

地方目前皆有重大事務遲一日則誤一日

而河道總督為南北咽喉亦不可一日緩者

俱已蒙

點用發擬不知何以復留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使地方事不至耽誤何幸如之臣

不勝悚息之至

奏草

卷二十一

一六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聖

官諭跪 附求去及請補國臣

奏為恭謝

溫綸再陳萬不得已之情仰祈

聖慈俯賜鑒允事該臣具疏陳情伏蒙

聖旨卿輔政多年忠盡為國凡事畢力曷誇蒙

朕立不洞悉但煩言橫肆逆臆波及且任事甫

及半月致卿復又杜門意欲高蹈何得輕躁效

尤有失君臣大義還以體國休休慎勿介懷閣

臣豈有不補便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即

奏草

卷二十一

七

出入閣佐理毋得再陳其餘諸事候旨行吏部

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因展誦

溫綸而泣泣而思曰嗟夫

皇上之諭臣多矣

皇言至于褻矣臣始以為寵繼以為驚至于今則

且感且疑不知

皇上果優臣耶抑為此以因臣耶臣於推補一事

請已五年直言婉言緩言急言無所不盡今

不得已而至欲徑去

皇上猶不見允則不如臣前疏所言臣在一日不補一日必臣去而後補也臣安得而不去哉

臣下煩言雖多然請補閣臣自是正理彼既無柰

皇上何自不得不歸罪于臣臣何敢介懷惟

皇上聽其歸罪堅不肯補則是

皇上假手于人以困臣也臣又安得而不去哉今

天下咸福在

皇上事權在六曹議論在臺省獨有舉朝不能為

之事舉世不能容之罪在于孤臣之一身乃

奏草

卷三

六

皇上復困臣若此使高天厚地之下有此窮苦無

告之人股肱心膂之司日為號咷哀訴之舉

甚非

清朝盛事而於

皇上之聖德所損累亦不細矣臣憂鬱成病殘喘

僅延萬萬不能復出如

皇上不聽臣言必欲強臣則臣請自伏斧鑕恭聽

天誅儻幸及寬政赦其輕躁效尤之愆得掛冠出

門如李廷機故事而後盡削臣官齒于編氓

不

皇上洪恩臣死且不朽其推補閣臣萬難再緩

皇上亦自云無不補之理則是

聖心固甚明也然與其臣去而後補何如臣在而

補使臣得須臾間顏生入故鄉死入黃泉兩

無所憾乎臣為此日夜于私寓焚香叩首仰

聖慈慨行兪允生臣活臣

恩德無量臣謹因陳

謝附奏不勝潸血哀鳴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奏草

卷三

九

請補閣臣第七十三冊

該臣懇請推補閣臣日夜懸望時刻不寧

皇上深居九重或未知臣外間苦楚故遲遲其發

乎今

聖節在邇各處人

賀官皆至惟願

皇上即賜

允行以慰人情饑渴之望且使新臣得呼嵩祝

聖以光盛事以重班行其于

皇上齊天之福所助亦不少矣臣不勝冒昧頌瀆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籲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謝

宣諭疏 前請補閣臣

奏為伏承

溫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朕見近來大小臣工紊亂朝政忿爭不已

遂使各官不安其位朕甚惡之故將項屑煩疏

留中未發卿輔政多年忠誠清正朕素鑒知其

開講等事卿已屢疏具陳懇請朕已知道了閣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臣缺員朕即檢發推補且昨所札諭出自朕衷

於卿何與今國家多事豈因逞臆浮言必欲高

蹈恣然而去卿心安乎卿為股肱重臣當體君

臣大義為重何可舉意輕躁輒就輕國徑去可

乎否乎卿不必介懷宜仰體朕意亟出入閣贊

襄弼成化理不必再有托陳卿宜欽承之故諭

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以一身獨當國事七載于茲每值艱

難困苦之秋前後左右更無一人可相等畫

徒憑寸心竭蹶從事賴

皇上之寵靈未甚錯謬然臣之精血已盡至于今日萬不能支矣故欲作無聊之計冒死徑行揆之本心實是不安茲伏承

聖諭知推補在即臣舉家聞之歡喜狂呼如死者之再生赴湯蹈火者之再就清涼是臣事

皇上第一遭逢

皇上恤臣第一功德慶幸之私何可云逾惟有生

聖恩而已因伏自思惟人臣事主業就功成進退

以禮如盛世之君臣其上也知展布之無能

奏草

卷三

三

引分量以止足矧繳可避林壑可藏如歐陽修所謂以罪去以病去以人言去皆無不可者其次也狼狽乞身

叩闕無計至于潰防決網拜表徑行如近日之

諸臣則其萬不得已而最下者矣臣自揣庸

愚必不能為其上亦不願為其下只望

皇上矜恤臣使臣得為其次臣幸大矣臣前以

困憊愁悶成病每一舉念輒昏暈欲死頃聞

推補之

諭又驚喜欲死自念蒙

恩太過造物所忌非有人禍必有天刑

皇上即欲杖拭而用之臣何命何福可以祇承

聖諭惓惓臣又未敢瀆請未敢遽去惟強顏忍死

以觀新臣之入黃扉光贊

聖治而已

聖節在邇更望

皇上即令吏部會推亟行點用使呼嵩祝

聖之日復聞金鑾之披陳四海八方之人共瞻碩

輔之手采將

朝端之氣色一新中外之人情咸慰其於增

奏草

卷三

三

萬壽而鞏

皇圖豈曰小補之哉臣謹因陳

謝附奏以

聞臣不勝感激歡欣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四揭

伏蒙

聖諭

檢發推補閣臣非但臣歡喜不勝舉朝臣工無不

舉手加額頌戴

聖明乃經今七八日尚未

發下人情又復生疑臣竊度

聖意已定且夕必當

發行不宜瀆請但蚤行一日則人心蚤安一日而

臣亦蚤沾一日之

奏草

卷三十一

五

天恩矣伏望

聖明慨

賜檢發臣不勝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五疏

奏為

聖節已屆懇

恩速補閣臣事伏蒙

聖諭允旨推補閣臣今既旬日矣臣亦再揭催請

而尚未蒙

檢發翹望何如昨見科臣張延登揭帖謂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

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厥施夫以二十一人僅

有二人而又用之未竟則閣臣之難蓋可知

奏草

卷三十一

五

矣然以四十一年之間居此地者至二十餘

人而臣以一人獨支七年則臣之難又可知

矣固宜臣之罪萬倍于前人而臣之不可不

去亦獨甚于前人也臣常念

祖宗設立閣臣不過文學侍從而其重亦止于票

擬其委任權力與前代之宰相絕不相同夫

以無權之官而欲強作有權之事則勢固必

敗以有權之事而必責于無權之官則望更

難酬此從來閣臣之所以無完名也抑亦所

居之地使之然哉臣今已身敗名辱且去

國無所待言尚望後來者有所幹旋臣濟以
為此官生氣尤望

皇上用其人必聽從其言使之得以展布而毋復
如臣之虛拘則天下之幸也

聖節在適罪戾餘生萬萬不能出拜佇望新臣
入贊黃扉光此

慶典如再遲延不發則臣之望遂絕雖欲不掛冠
徑行不可得矣臣惟請辭窮舌乾唇燥惟

皇上裁察施行臣不勝頌瀆惶悚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公直清謹弼亮朕素倚毗卿股肱大

奏章

卷三十一

三

臣豈比他員今國家多事當以分猷化理何得

捨朕徑去朕有何負於卿乃迫切若此卿宜當

遵朕屢旨慰留豈可輕率躁意况朕壽節屆邇

百官鱗集還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速出表率

人閣視事以慰朕懷其推補閣臣章疏目前朕

自檢發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宣諭疏

奏為恭謝

天恩再賜恩悃事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輔臣朕自入廷以來因暑氣濕

熱頭目弗清體生癆毒服藥調攝尚未全愈推

補閣臣昨已有允旨即日檢發大僚等疏俟朕

徐覽施行今朕壽節在邇卿當表率群臣豈得

杜門不出國事何賴卿不必以小嫌介懷宜遵

屢旨即出入閣佐理以副朕眷倚至意特諭欽此

奏章

卷三十一

三

臣恭設香案匍匐叩頭謝

恩外竊惟今日

宮府隔絕

聖躬以暑濕生毒臣不及知惶悚何如惟願

慎加調攝以葆天和斯

宗社臣民之幸也至謂推補閣臣昨已有

允旨即日檢發臣不勝慶幸不勝驚疑夫

皇上肯推補即推補矣肯檢發即檢發矣何所顧

慮何所疑難而徘徊之若是耶此至易至簡

之事而

皇上不行乃日

論以人閣佐理臣不知

皇上之所欲佐理者果何事乎

聖節在邇四海九州之人皆奔走稱賀臣被

寵獨深蒙

恩獨厚雖在病困豈無是心惟是人之所以責臣

既如彼而臣之不足以動

皇上又如此卽欲赧顏強出歡呼舞蹈于

闕廷之下而凡此入賀臣工孰不指而竊笑之

曰是人也備員多年毫無濟于國事而覲然

奏草

卷三

无

居此地以據百僚之上也又孰不曰之人也

是世所目爲小人之魁君子之靈而尚久妨

賢路以彰吾

君不知人之失也則是臣之強出非但無裨于

慶典而其爲

皇上之辱甚矣臣何敢焉臣聞之休官不謀于妻

子今臣之不才因頓于世妻孥皆涕泣而勸

臣歸卽臣之親友亦移書責臣謂有何顏面

留連不去臣亦人也寸心未死能不自愧臣

若不去臣既煩

君父勤勤撰

溫綸于上又煩言官惶惶撰彈章于下

溫綸總屬空言彈章却是實事臣何人斯上既累

君下又累友真世間之罪人也以

聖明之世濟濟英賢何取于罪臣而必苦留之以

供天下之彈射哉臣于懇萬懇只懇

皇上將推補閣臣疏立刻

檢發母再遲延其內而九列大僚外而七省巡撫

皆必不可久虛之官併望盡行

檢發若累臣滿朝薦等拘繫日久天下之人無不

奏草

卷三

无

哀之亦併與釋放而後以次

沛發綸音舉行大典將

朝政一新歡聲動地

萬年無疆之祉盡萃

聖躬卽聽臣之去亦何損于國家之分毫也臣不

勝冒罪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又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奏為再謝

溫綸事伏蒙

皇上批發臣疏仍遣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諭臣卿輔政公直清謹弼亮朕素倚毗卿股肱大

臣豈比他員今國家多事當以分猷化理何得

捨朕徑去朕有何負於卿乃迫切若此卿宜當

遵朕屢旨慰留豈可輕率躁意况朕壽節屆邇

百官鱗集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速出表率

奏草

卷三十一

辛

入閣視事以慰朕懷其推補閣臣章疏目前朕

自檢發該部知道欽此臣俯伏恭聽至朕何負

于卿一語臣惶愧欲死驚怖欲死以

皇上之寵臣信臣隆臣以殊異之恩雪臣于積毀

之日天地父母不足喻其生成臣雖有胸無

心豈敢謂

皇上之負臣哉徒以臣奉職無狀回

天無能即如補閣臣一事言之五載而尚未蒙

允發是臣之負

皇上多矣

皇上不負臣而臣負

皇上此臣之所以愈當去也

皇上又責臣以捨

皇上而去夫犬馬戀主臣何忍捨

皇上哉惟是閣臣不補諸事不行則臣不得不去

是非臣之捨

皇上乃

皇上之捨臣也臣昨疏中引張延登所云

皇上四十一年間閣臣二十一人無一人得全其

終始其言可謂至切夫以二十一人而無一

奏直

卷三十一

壬

人以功名終如臣不肯更復何望

皇上試思及此獨不為臣一動心乎臣一日之間

兩蒙

溫諭中使鴻臚臣相繼傳宣此亦人臣至難得之遭

也臣反已自慚措躬無地負天負地負國負

君千負萬負總在臣身當於來世圖贖此愆所有

苦情已具前奏中伏望

皇上赦臣之罪留神省覽即

賜施行如情詞至此再不為臣推補則是

皇上視臣之痛苦號呼漠不相關即臣不敢怨尤

而天下萬世且有以議

皇上矣

聖諭之所謂即日儉發日前儉發者盡虛辭耶他

且亦有

詔旨誰其信之而何以誅臣之負

皇上也臣不勝昂死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聖節條陳要務疏

奏為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日前切務仰祈

聖斷事臣自受事七年六逢

聖節與薄海臣工呼嵩祝

壽慶萬年有道之長甚奇邁也頃雖屢陳謝事之

情豈能遽忘愛

君之念犬馬私衷誠願

聖政日新

萬幾無壅上以格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皇天中以鞏

國祚而下以慰億兆蒼生愛戴之心臣雖庸愚

倍增欣慶除推補閣臣已屢疏專請外日前

尚有緊要事務欲各具一疏恐瀆

聖聰今謹開列數款恭請

聖裁以盡臣區區效忠之一念伏望

聖慈俯鑒下惻慨賜施行天下幸甚

一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官皆久缺

乏至有全署皆空者而且去者去告者告

觸日蕭條不成景象若再不補用臣恐其

勢且至于盡而何以爲
朝廷也吏部會推各本乞卽

儉發

一藩方重任惟在巡撫至于河南湖廣山東
山西陝西皆邊腹重地安危所關卽臣福
建雖僻在遐方然後奴窺伺奸民興販大
可隱憂賴撫臣丁繼嗣與按臣陸夢祖極
力禁戢弭奸銷萌臣鄉士民莫不頌言其
功今按臣已去代者未至撫臣又移鎮候
代境上相去遼遠彈壓不使其與各省撫

奏草

卷三

三

臣皆亟當點用者也若河道爲南北咽喉
漕運命脉河臣劉士忠旣已予歸又復患
病一切河務無人料理更爲可慮併望

儉發

一林下諸臣廢棄甚多如呂坤鄒元標趙南
星等一二十人尤其表表屢經吏部推用
臣亦屢爲之請未蒙

九發令

聖壽日增而諸臣之齒亦漸老矣過此不用終無
用時臣竊窺

皇上年來之寬恩其無吝於諸臣可知也何不
乘時擢用使高者受股肱心膂之司而次
者任中外勛勩之任以明

聖世之無棄人而益昭
聖度之如天乎此亦古今第一盛事也
皇上豈有靳焉

一候補諸臣如科臣劉文炳等臺臣唐世濟
等皆守候日久同資同館之人皆已向用
而獨此四五臣者旅食長安茫無職事日
復一日將何底止宜卽

奏草

卷三

三

允補用以廣忠益者也

一逮繫三臣如滿朝薦等
皇上舊歲

聖節之期已有釋放之意而竟復寢閣及今又一
年矣無事安樂之人光陰易度而三臣在
縲縲中老親在堂天日莫視其視一日常
如一歲歲復一歲情景何如

皇上大聖至仁豈不動念伏望卽行釋放以昭
曠蕩之恩將普天之下莫不頌戴豈獨三臣銜結
于世世哉奉

聖旨覽卿所奏其見為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臣乃心參贊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著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朝薦等既屢屢懇請著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在通卿為輔弼重臣豈得不列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臣禮體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即遵履吉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奏草

卷三

十六

惟發條陳各事揭

該臣苦請推補閣臣又以

聖節屆期條陳數款仰禱

聖政日夜懸望時刻不安即滿朝臣工與四方入

賀之人無不延頸企足以觀

聖明之舉動今去

聖節只一日矣尚杳然不報臣徬徨恐懼計無所

出豈

皇上厭臣之煩瀆乎此皆國家公事

皇上已事臣忝居輔弼不得不言非臣自為其私

奏草

卷三

十七

乞恩干澤不當言而言也又皆積年累歲理

窮勢極不得不行之事非尚可少緩須臾而

強

皇上以必行也合天下人共來罪臣臣舍

皇上何處祈求何處控訴萬不得已又進一言臣

之情愈苦矣伏望

聖慈明賜裁示使臣得自為計臣不勝悚息急切

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謝

宣諭疏 附補閣臣諸事

奏為恭謝

聖諭事該臣以閣臣乏人懇請推補及條陳日前

切要諸事伏蒙

聖恩允令吏部推補閣臣其大僚起廢候補諸事

俱已知道而又特

允滿朝薦等之釋放且遣鴻臚寺官諭臣出賀

聖節入閣供事 臣伏聽

溫綸感恩無地累年瀝血之哀祈至此始動

奏草

卷三

天

天聽臣之腸雖已斷而臣之眉亦稍舒矣且日常

赧顏匍匐隨班入

賀以盡臣子之義惟是臣困苦日久鬱火上蒸每

一念及時事胸中輒如焦如焚頃刻難過度

必不能久延餘生以事

皇上而年來人情絲紛鼎沸亦終非臣所能調輯

臣雖暫時勉出竟當乞恩于

皇上而已推補閣臣既奉

俞旨尚書臣趙煥必當即出秉公推舉臣願廷臣

盡破藩籬務求賢俊勿以意見同異致生事

謝

皇上又蒙賜簡用多增數員使累年曠典舉自一

朝真

宗社之大幸也滿朝薦等幽繫日久該衙門必即

日間寫上聞更望

皇上即與釋放蚤一刻亦沾一刻之

天恩臣之感戴與朝薦等同夫寧獨臣即舉朝臣

工皆感戴矣

皇上此事真同堯舜書之史冊萬世生光至于大

僚起廢候補諸事亦皆切要更望

奏草

卷三

天

皇上點用檢發勿復遲延使

盛德播于寰區

鴻名流于天壤臣如燭火亦分

日月之末光耳其何能有所補助于萬一哉謹因

陳謝附奏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知卿賀壽入閣具見忠

誠朕心慰悅且近來國事煩囂正欲倚卿主持

鎮靜所請諸事朕悉發行卿不必疑慮安心贊

治弼成化理不必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請允孫都御史乞歸揭

自掌都察院孫瑋出城臣嘗再揭為請木蒙

允發今瑋又有疏矣臣惟瑋雖出城然猶不忍遽

去恭候

聖節之期在蕭寺中扶掖叩頌望

闕遙祝其一念忠敬之心有可見者疏請已屢

若久不

裁答勢須徑行臣實為國體惜之伏望

皇上鑒其懇誠

俯賜俞允如以老成難得尚欲強留亦當量予一

奏草

卷三十一

甲

假俾其暫歸勒令再來庶瑋之進退有據而

于

國家用人之道亦不失矣臣敢再陳其愚以備

裁擇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謝放蒲朝薦等揭

奏為累臣被釋中外騰歡敬謝

聖恩併昭

聖德事今日蒙

皇上發下錦衣衛本將蒲朝薦等三人併行釋放

而且謂因臣之懇請臣不勝感佩不勝悚惶

不勝慶幸夫以三臣之久繫一旦豁然得覩

天日臣雖困苦無聊一奉此

旨腸胃清涼手足鼓舞不啻脫自己之桎梏此臣

之所為感佩也以

奏草

卷三十一

甲

皇上之大聖至仁凡以前逮繫諸臣率從

寬宥朝薦等之得釋實出自

聖意沛為

聖恩臣豈有分毫之力願

聖不自聖以懇請歸臣何物豎儒敢冒

天功此臣之所為悚惶也臣連日見長安市上聞

朝薦等且放無不稱

皇上之德與如天好生同惟是心也唐虞三代之

治當在指日此臣之所為慶幸也頃臣奉

宣諭具疏回奏又蒙

皇上批答謂所請諸事當悉行令臣不必疑慮

臣捧誦再三愈增感激何功何能而仰勤

聖心體悉至此臣之所請大僚巡撫與候補數臣

必在旦夕

檢發惟是廢棄諸臣將二百人凋零已多實為可

惜臣未敢一時望其盡起但將吏部近日所

屢催者一二十人漸次

點用以慰天下人仰望之心此是

聖明第一美政臣與銓臣共引領以俟者也其閣

臣推上更望

奏草

卷三十一

四十一

皇上即賜簡用使政本重地不至寥落推殘如日

前景象即國事煩囂自可鎮靜而臣亦庶幾

藉手以報

皇上矣臣不勝歡欣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惟於庶吉士卷揭

臣等會同吏部二部考選庶吉士卷已擬上

未蒙

允發今日吏部來言大選改于三十日期已迫明

日便須定缺進春坊揭帖其考選進士應選

者多恐遲又未免妨誤托臣催請伏望

聖明俯

賜裁定檢發以便大選謹

奏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草

卷三十一

四十二

擬都察院署印官併放孫都御史揭

蒙

發都察院經歷官請該院署印本臣謹擬尚書王

象乾署掌但都御史孫璋未蒙

處分事體不便璋之出城雖非法紀但被攻已極

人皆言其當去如其不去則

朝端又不知作何宣闕璋之去殆萬不得已而

其情甚可原也

皇上若不明允其去彼亦必行而

國家之紀綱

奏草

卷二十一

四

皇上之威福大臣之體面胥失之矣不如

准其回籍使其奉

旨而歸其于上下之際猶未大傷也此事甚有關

係故臣敢併擬上而附陳其愚伏候

聖裁臣不勝冒昧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請改察院署印官

前蒙

刑部審錄本臣念署印侍郎魏養蒙方有武舉

之役故擬於九月二十六日舉行今養蒙以

兼攝不便具疏辭印臣惟九列乏人可無他

委故擬令養蒙照舊署掌但審錄日期須改

于十月初旬且十月之朔有事于

太廟其于覆奏行刑亦相妨礙茲謹改擬一票上

請

聖裁伏望檢查前本

奏草

卷二十一

四

欽定批發以便供事謹

題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僅點閣臣第七十六揭

伏蒙

聖恩令吏部會推閣臣業於二十二日推上中外人情翹首以待

點用而臣之焦思仰望又不待言今既七八日矣尚未蒙

允發人又不勝猜疑煩言將起臣甚憂之竊惟此事臣請之五年腸斷舌乾

聖慈知臣苦情方允推補若使推而不用與不推同而臣又無所逃罪矣憶臣蒙

奏草

卷三十一

四

三十四

恩點用時吏部推上只一二日即發以

皇上当時決斷如彼而今日遲疑若此臣將何辭以謝天下哉伏望

聖慈即行簡用其吏部所請特召原任大學士沈鯉併望亟賜召用以章

皇上眷念舊臣之德意即四海九州孰不頌服微獨愚臣之私感已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一終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二

僅點閣臣第七十七疏

奏為世事日見艱危微臣終難展布懇乞聖明速

賜點用以濟因急事該吏部廷推閣臣已十餘日矣臣亦再揭催請矣尚未蒙

點發此一事也臣五六年間千祈萬懇淚盡而繼之以血乃奉

俞音下部謂宜朝推上而夕發行也何以猶遲延如是耶以為重其事則謀之五六年行之一

奏草

卷三十一

一

朝不為不重矣以為疑其人則推蔽之五六

年舉之一朝更無可疑矣此而不用更將何待臣頃者雖奉

命勉出然自省愚陋之資必不足以事皇上又每日接得各地方官揭帖告報水災百姓

流離困苦幾徧天下臣且讀且泣悲感不勝各邊軍餉經年不給督撫諸臣岌岌惶惶不

虞外憂而虞內亂母論遠者薊鎮切近京師在肘腋之下軍士以請糧告變已數次矣而

司農之帑懸罄無以應也長安中百官萬民

聚族而譁日以

福王不之國為慮訛言四起不忍聽聞此等情勢仰以名世宏才處之猶恐不給而况于臣之庸駑當推敗之後哉自古帝王治天下稱其政務之多日有萬幾以萬幾之煩萃于一日而臣以窮年累月十言萬語請之始得一二事是安得而勝請耶且併此一二事又若以為因臣而行不知臣之所請者果臣之事耶抑亦

皇上之事耶臣一介書生遭逢

奏章

卷五

二

聖明一日居官則當一日効力至于天下之理亂社稷之安危其利害禍福皆在

皇上臣無官之日不然一身以出國門耳亦何苦而曉曉之若是哉臣困苦多年不堪焚灼晝不能寐每常望夜夜不能寢又復望晝百憂填集百病俱生其尚勉遷延苟旦夕之無死者誠願此地有人國家事有所寄托臣即溘然淪亡無復餘憾一片亦乘天地鬼神聞之亦當感動立以

聖慈眷臣如此而顧漠然置之不恤耶臣五六年

祈請此一事至于今日斷無再延之理伏望聖明即賜點發毋徒使臣日悲鳴號泣于光天化日之下也臣不勝激切顛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奏章

卷五

三

請武舉監試揭

該武舉期迫監試御史尚無人具題兵部有
疏欲令都察院經歷官推舉題知而該院經
歷又有疏謂從來無廳官題差之理然則武
舉之期必愆誤矣無故而誤

國家之大典傳之天下豈不駭異伏望

聖明卽將該院經歷官本立刻

批下令尚書王象乾署印卽將監試御史題知供

事庶

大典不誤而人情亦安矣

奏草

卷三

四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因病遣家先歸揭

臣以困苦餘生迫勉供職焦思鬱結度日如
年又閣臣已惟不蒙

黜用更加憂悶腸胃如焚鬱火上蒸頭目口齒無
不作痛故此兩日不能入直臣只有一子遠
在家鄉呼之未至僅一幼孫在此相依稍解

愁緒今臣病困如此去家六七千里恐一旦
死亡家口難歸不得已遣之先行憐其稚弱

道路間關心甚憂念愁病愈添容少寬二三
日仍勉強入直未敢遽求去也要以臣情景

奏草

卷三

五

如此終不能効力以報答

皇上而目前政事乍通復塞通者不能一二而塞
者常至十百臣亦終無柰何故其望補閣臣
愈迫愈切至于國家大事無過

福王之國臣苦言危言已無不盡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蚤賜施行臣生則感

恩死當不朽矣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八日

謝

宣諭併請點閣臣疏

奏為恭謝

聖諭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覽卿所奏情詞苦切知卿為國焦勞朕心惻然今國家多事正賴卿匡濟時艱分猷化理豈可輒居私寓不出卿子雖遠尚有卿孫為伴何乃逐之使去可留在京與卿相依卿不必疑慮言去可即入閣視事卿屢請皇太子講學但今秋天氣暴寒其點用閣臣補大僚諸

奏草

卷三

六

事朕次第詳檢發行且福王之國前諭已著明春舉行何乃大小臣工不能仰體上意過為瀆擾豈成政體卿宜安心贊襄不必再陳特諭卿知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恩外念臣頃者以鬱火上蒸頭目作痛左眼已盲只餘右眼亦不能視故暫杜門數日尚當強出原未敢遽求去也不意復煩

聖明遠察

溫諭且念及弱孫令其在此相依臣闔家頂戴卿結難酬惟臣奉職無狀累及家人欲及臣之

生存而使之歸昨日已發遣行矣此臣一

之事不足仰煩

聖念惟是閣臣之補萬難再緩臣待此以為續命

之膏起死回生之靈藥而

皇上尚以詳檢為言不令臣愈苦死耶一事而遲

至五六年多至百千疏詳已極矣猶復待于

詳耶今新推諸臣皆極一時之選較其才品

皆勝臣百倍

皇上萬不必過於遲疑以孤天下之望也

奏草

卷三

七

東宮講學乃

宗社大計

聖諭謂天氣暴寒此固愛惜

東宮之至意然臣聞

東宮初出講時嚴寒感暑亦所不輟此在冲齡

尚且如此豈在今日而顧以寒為慮耶至于

福王之國雖奉

明旨於明春舉行乃庄田之宣索不已啓行之吉

期未卜天下皆疑廷

臣安得不疑天下人皆欲言廷臣安得不言

其罪但恐此事不了其為瀆擾當更甚於今

日

祖宗有舊章國家有定制臣子據經守法

皇上亦安得而盡罪之哉臣祇遵

聖諭容調理數日勉強入直惟此二三大事不行

則臣無辭于天下而臣因愁成病緣病添愁

煎熬銷鑠其能延殘生以事

皇上與否亦非臣所能必也伏望

聖明終始哀臣將閣臣立刻

點用出講之國諸事皆令擇期舉行毋復延滯天

奏

卷三

八

下幸甚愚臣幸甚臣不勝悚息懸望之至謹

因陳

謝附奏以

聞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請點閣臣併召原任大學士沈揭

伏蒙

聖恩命吏部推補閣臣臣自此存分任之人可以

少免于天下之罪責不至鬱悶以死感戴之

私非言能悉惟望

皇上蚤點用一日則人情蚤安一日臣亦蚤受一

日之賜而已頃吏部推上七人皆所可用此

在

聖明必有洞鑒乃臣有私懇者年來閣臣日輕而

臣以不才叨冒歲久奉職無狀屢致人言仰

奏

卷三

九

煩

君父為臣焦心委曲保全臣每念及輒自愧死計

非名德重臣為之領袖終至顛覆今新推諸

臣其官皆在臣後臣若昂然居首愈無以副

天下之望天地鬼神亦必罪臣豈能一刻居

于此地哉臣見吏部疏中首請

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此實中外同情所仰望于

皇上之俞允者甚切鯉忠誠端亮真足當古之大

臣在閣數年未登首輔人皆惜其用之未究

而今日世道人心煩囂至此非鯉亦不能鎮

臣竊思閣員久曠一旦簡擢必須多用數人又得如鯉者以爲之長則輿論咸孚政本增重新造諸臣得有所表率易于効力而臣亦不至借肩以增罪愆此實一得之愚不能自巳者也爰立大典斷自

聖心臣何敢預惟是一念爲國爲公毫無私意統

聖明留神裁察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奏草

卷三

十

謝

宣諭疏附請儲講分封

奏爲恭謝

溫綸事臣頃蒙

恩宣諭隨具奏陳謝復蒙

聖諭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雖偶目疾暫行調攝

卽出贊理卿孫已發遣行尚且不遠還著作速

追回與卿相依爲伴不必過慮皇太子聞講知

道了其點用閣臣等事必不遲緩卽檢發行還

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該部知道欽此

奏草

卷三

十一

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再三捧誦

溫綸感

皇上憐臣恤臣高天厚地不足云喻也臣孫已行

勢難再返惟

皇上一言念及臣之祖孫已受

賜無量矣臣家口尚有一二人在此萬不敢復煩

聖念今閣臣已蒙

點用諸事次第發行臣豈敢復有過慮惟是

皇太子出講與

福王之國日期此在

聖心自有獨斷屢旨甚明但臣願

蚤發一日則蚤慰天下一日之望亦蚤省一日之

煩囂耳臣本欲電勉即出以目疾未愈尚甚

畏風少俟二三日即入直供事不敢久杜門

也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奏草

卷三

七

入直請簡元臣疏

奏為感激

天恩為疾入直仍懇

聖明特簡元臣以光政本事臣頃以多病又患目

疾給假調理業已旬餘尚未痊愈荷蒙

聖恩兩次宣諭臣不敢久安私寓已於今早電勉

入直供事伏念閣員久缺人情惶惶蒙

皇上點用二臣贊襄得人政幾有托此雖

皇上自為天下計然其所以救臣于水火之中而

延其垂絕之命者

奏草

卷三

七

功德固無量矣臣之感佩何可言宣惟臣之初意

尚望

皇上多簡數人廣資共濟今

成命已頒不敢再瀆但念內閣之任更重首臣非

德望足以鎮服人心謀猷足以主張國是必

不能稱而臣承乏數載罪戾如山碌碌庸庸

一等莫展以致壅隔之弊成于上紛爭之習

成于下束手坐觀莫能旋挽即使備員伴食

猶且不堪况敢覲然以居二臣之先哉雖二

臣才德無優足臣之不逮然臣循省度惟

終有糠粃在前之懼竊見吏部所請

召用原任大學士臣沈鯉

三朝名德一代鴻儒向在內閣未登首輔遽爾歸

山海內之人無問賢愚貴賤萬口同聲皆以

未究其用為惜今當此臣僚水火議論參商

之時誠得如鯉其人未居政地為臣等領袖

天下人情孰不帖服而臣等得承下風協衷

戮力蕩平之業庶幾可望必不至紛紜擾攘

如目前景象貽

君父之憂也臣自會推後即備瀝款衷再揭申請

奏草

卷三

十四

未蒙

俞允今度之事勢萬不可已故敢復陳其愚伏望

聖明特沛溫綸蚤行召用非但少遂愚臣推賢讓

能之私抑亦大章

聖主褒忠求舊之意且毋使天下萬世謂當

聖明之朝有臣如鯉而用之不盡其於光

聖德而裨

聖治更不少矣臣不勝懇切顙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催發同官辭疏揭

該新

簡閣臣方從哲辭疏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竊惟閣臣故事有兩次疏辭皆當即行

批發若

留中日久殊非事體且政本需人至為緊急伏望

皇上即賜檢發以便受事此臣之不勝顙望者也

其吏部尚書趙煥今早已出城於

朝綱國體所傷實多伏望

皇上亟將煥疏批發或允其去或再勉留至如戶

奏草

卷三

十五

部郎中賀煊當加

處分以全大臣體面臣愚見如此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大臣去國疏

奏為大臣去國日多紀綱日壞懇乞

聖明亟賜裁斷事惟國家之所以立紀綱是已君令臣共進退以禮此紀綱之大者也自年來議論煩興臣僚求去不遂不得已而至于掛冠徑行始于小臣漸及大臣九列之間有詹沂李楨孫丕揚趙世卿閣臣有李廷機而頃者許弘綱孫璋趙煥復相繼而行銓衡風紀之重地為之一空此千古未見之事也聖王當陽金甌無缺而

奏草

卷三

七

朝端景象遂至于此是尚成世界乎然此非獨諸臣罪也自來大臣被劾皆引愆杜門伏聽處分今一掛彈章便須即去不去則為貪戀為頑鈍無耻如丕揚世卿廷機弘綱孫璋之去人皆以為當然且有嫌其遲矣此其勢之不得不去者也大臣分義不可則止自來人主未有不聽人之去宋時范鎮致仕五疏而後得請人以為異年來皇上以眷留為故事當留者留不當留與必不可留者亦留

閣之辭已竭解組之

命無期進退觸藩無施而可此又其勢之不得不去者也大臣既處于不得不去之勢而皇上習見其然亦且聽其自行自止不為隄防長此不已臣恐邦國將空而天下之事大壞而不可收拾矣頃孫璋行時臣曾屢請明日准其回籍非為璋謀也蓋欲使大臣進退之惟猶出自

奏草

卷三

七

卿是何等官何等關係而可任其去留付之不問乎往不可諫來猶可追伏願皇上即將煥疏批發或允其去加之優禮如丕揚故事或念部事繁重老成難得再行追留責以必返俱在聖裁其孫璋疏亦望批允回籍使不至朦朧以去諸小臣之擅行者皆明行處分庶國家紀綱猶足存什一千千百矣臣積愆負罪其欲去之心當去之狀百倍于諸臣不宜復作此言但目覩事勢如此又不得

不言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奏章

卷三十一

七

陳愚衷以維世運疏

奏為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非忤難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事臣竊觀年來中外所喁喁仰望者不過曰

儲講也

封婚也枚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

臣補矣滿朝薦等放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已多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大且

奏章

卷三十一

七

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况有新臣受事畢力贊襄其功效當百倍于臣故知

聖政之推行誠有機也於此之時使臣工輯睦以事

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為乃藩籬未破攻擊仍煩臣令二三大臣相繼去國紀綱為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臣在人倫無不太息且使

聖主愛惜人才保全言路之盛心反與優游不斷者同類而共譏臣竊嘆之古人上殿相爭多

是國家大事然猶不失和氣今經年執事不
過庚戌之科場刑熊兩御史之行勘呂圖南
之論劾以此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
等事務本不甚關於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
自無難處即小有不平二三疏而外便可歇
手而舉朝為之閔然無有寧日果何為也當
列國分爭與南北朝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
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
君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
子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

奏章

卷三

三

楚人齊人荆人云者人既以此加我我亦以
此自稱匪但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為也古人
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出處各異設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雖才
品不齊然槩其本末立朝皆有可觀去國不
以其罪但使于輿論共與者急推以盡其才
衆志未同者緩推以觀其後大小各適其宜
中外各營其職朋亡群渙自可相安而在
朝在野煩言日生又何為也人才之生最為難
得其才而為大臣者又經

畫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僚空乏之
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進一人甚難
凡有心胸皆當保惜微瑕小過可以包藏而
門戶一分猜嫌四起牛山濯濯更尋斧斤又
何為也臣聞之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
厭苦議論極矣紛紛攻擊之譁亦淡然而無
味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天方悔禍使諸臣
能改心易慮迎
聖主之善機成維新之美政使從前傾陂之習返
為蕩平隱憂伏禍從此而消則諸大臣雖去

奏章

卷三

三

尚有補于世道是
社稷之幸蒼生之福也如或喚前事之未工尋獲
轍于無已力務經營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
將在旦夕臣惟有掛冠一去以天下事聽之
新臣而已臣每讀史冊見漢唐宋黨人之禍
皆與國家相終始私心竊嘆以為此端必不
可開此名必不可立一開此端立此名雖使
大有權力如牛僧孺李德裕之輩能驅除蕩
滌而遞仆遞興為禍更酷故常欲彌縫消弭
至于犯調停之譏而不恤今雖勢窮力竭而

區區一念終不能自也故復冒昧言之伏乞
勅下部院參酌議擬如臣言非是當另行分別奏
請以聽

聖裁更望

皇上深惟治亂之幾益發風雷之勇將

儲講大僚起廢諸事悉見施行則人心翕服議

論自消雖有譸張變幻之徒亦無所容其喙
矣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請發各省巡撫揭

臣惟各省巡撫責任最重地方所視以安危
如山東福建湖廣河南陝西皆海內大藩關
係尤大河南目下又有福藩之國事急須料
理所望于

蒙

批發河道李景元山西吳仁度聞景元又病故矣
其各省巡撫臣蒙

點用者伏望盡行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批發令其到任管事若日延一日妨誤實多非細
故也又臣所請教習庶吉士官目前開館亦
不容緩併望

檢發臣不勝冒昧所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頒曆請擇之國日期揭

今日蒙

恩頒曆新歲將臨

皇上齊天之福與年俱增臣不勝欣慰惟

福藩之國吉期禮部查

潞王舊例係頒曆之次日擇上欲行欽天監照

例選擇奏請已具本題

知臣愚以為此

國家大典還須

皇上頒一

奏草

卷三

西

明旨下該衙門擇吉方見慎重且使天下曉然知

出自

聖意歡欣頌服于

皇貴妃

福王之令德亦有光矣此

旨仍望

速發若再遲一二日廷臣又來奏瀆反為不便臣

敢冒陳其愚伏望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請起廢揭

臣入直不旬日言官相繼攻臣本當杜門

待罪但念

聖恩深重天地父母不足形容臣出未幾若即行

求去恐又費

皇上一番勞心是以赧顏隱忍少待數時另行陳

請憐憫之心難以言盡再三思之今日

朝端所以紛擾至此言官所以喧闐至此固由

臣之不才貽累

君父亦以大僚人乏無有碩德重望為海內所信

奏草

卷三

西

服者以鎮壓其囂而逆折其奔潰之勢故相

持相角無有一日安靜雖以

天威臨之亦無奈何耳當孫丕揚在日力薦原任

刑部侍郎呂坤此老成忠愛之苦心殆自有

見又原任郎中鄒元標忠直之聲聞于海內

田夫野叟亦知其名願其進用

皇上誠急召起此二人處以要地人心必自肅然

不敢如前之恣肆其餘如越南星饒仲遂中

立鍾羽正林材高攀龍何喬遠劉元珍之輩

吏部所屢推舉者亦陸續起用但得十數人

布列

朝端天下事必不至如是之决裂也臣與諸臣

素無相識豈敢有一毫私心以欺

君父但念事勢至此將成大亂非用此一策决不

能消弭且以

皇上之

聖德寬仁超軼千古而獨此一事使天下人常有

聖世遺賢之恨故不得已冒昧而屢言之伏望

聖明察臣心之無他俯賜採納或特

發一旨明言諸臣懲創已久不忍終棄量與收錄

奏草

卷五

五

之意使人曉然知此事之行出自

聖心非臣下所能為力尤千古之盛事也臣奉職

無狀勢不見容一念愚衷不能自巳臣亦

自愧其瀆矣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五日

剖明 內旨疏

奏為科部爭論

內旨據實剖明事項兵部主事劉定國疏論吏部

尚書趙煥之留出于

內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言

內旨之降起于孫丕揚之參金明時欲

勅諭輔臣查前後

明旨係何人所擬臣見近來議論煩囂不欲置辯

今延登之言及此臣若不據實直陳閩將未

已且今日之爭構不休夫率由于巳亥之京

奏草

卷五

五

察而巳亥之京察其最掛人口者在于金明

時之一參與犯諱之重處臣請得畧陳其概

金明時之考察議處有定說矣臨期考功欲

寬之蓋以其曾論王圖之故湯兆京投一單

言明時意在要挾必不當免蓋即指論王圖

之疏而言也孫丕揚見之遂謂明時別有要

挾撓亂察事急欲參處當時凡與察事者皆

以為不可許弘綱蕭雲舉曹于汴皆極力勸

阻又皆移書托臣代勸謂丕揚誤解要挾之

言失兆京之本意臣亦三書勸丕揚勿參而

丕揚終不聽也疏上而明時奏辯兩行之中
再犯

御諱中官將此本送至臣寓云

皇上震怒必欲重處臣謂章疏犯諱自有正律此
一時失檢之過不必深罪即欲罪之當下部
院定擬豈敢徑稟其所以為明時救解者不
遺餘力許弘綱又再三托臣謂必擬以閑住
始可免罪故臣如其言擬上此當日明時被
處之顛末實是如此未嘗從中出也而秦聚
奎乃引分宜摘陷之事以疑臣母乃過乎至

奏草

卷三

奏

于大臣被留間用

中旨前此已有不獨趙煥即煥之疏有經臣擬者
有出

聖裁者臣以為此皆

皇上眷禮大臣之盛心所當將順何必執爭惟是
事關政幾經由六部九卿而後行者則無問
宮府無論大小當盡

發臣等擬議擬議不當則

皇上裁示容臣等再擬如仍不當則言官糾駁如
此則光明正大無可疑揆之政體似當如

此又不可以留大臣而例論也總之年來人
情因

皇上深居日久上下不接遂以為

皇上毫無成心百凡舉動皆有人能高下其手用
一人則曰此何為而用行一事則曰此何為
而行即臣等在外與

穆清遠隔尚且見疑而况于左右近習之人乎此
所以每有

內降輒揣摩多端而不知

皇上大聖至神萬幾雖煩無一事不斷自

奏草

卷三

奏

聖心如臣等稟擬亦多

皇上改正何人敢于竊弄延登所云中璫播弄
皇上不知者臣萬萬保其必無此諸臣過計而臣
不得不為剖明者也伏望

聖明將臣此疏發下部院仍

賜明示以釋群疑亦目前解紛之一端耳臣不勝
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請擇之國日期揭

該臣於頒曆之日具揭請

勅該衙門擇

福藩之國吉日時在廷諸臣皆欲叩請因見禮部疏得

旨云少俟卽有旨下臣因勸諭諸臣

聖心已定不必煩瀆今已旬日未見

旨下人情又疑故禮部不得已再申前請且光陰

迅速轉眼便是明春此時若不擇吉更待何

時此非但天下人疑之卽臣亦不能無疑非

奏草

卷五

三

但臣言不足取信卽

煌煌明旨亦不足取信而其為猜忖億度殆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事日延一日歲延一歲至于

明春決無再延之理若明春再延則中外喧

嚷

朝廷無一刻寧靜

福王卽留在此中何以自安何如蚤發一日使

人心蚤定一日之為愈也至于庄田之利害

可否則臣前屢揭已極詳明更望

聖明加意省覽必不可因此留行以滋天下之疑

惑耳臣見廷臣紛紛且欲伏

闕陳請故不敢不言統望

聖明速賜裁斷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十日

奏草

卷五

三

請止阮昇抽稅揭

臣惟抽稅一事海內困苦已極然他處稅額止于數萬地方猶勉勉答應獨廣東一省至十七萬粵民苦累難堪加以李鳳李敬之剝削皮毛俱盡痛入心骨幸

皇上先歲撤回李敬稍寬一分然而十七萬之稅終為難辦臣但逢廣東士民無不疾首蹙頞如坐湯火中時刻難度翹首企足以望

蠲免頃聞李鳳病篤皆以為沐

恩有機而阮昇之

奏草

卷五

三

命又下矣假使鳳未即死是有兩鳳即鳳死而昇代之其誅求騷擾必更甚於鳳此粵人之所以痛哭籲

天而言官之所以紛紛執爭不能自已也臣觀阮昇請勘合疏中已言沿途答應不敷即行參究則其不肯安靜之意已自可見傳之中外豈不驚駭竊恐粵民間風愈生恐怖嶺外之多事日甚一日矣

皇上天覆地載煦育群生

恩加中外者已四十一載于茲顧獨恐此一方民

乎以臣愚慮止阮昇勿行

亟勅地方官如李鳳病故即將遺下錢糧查明解進此粵民之大幸也即必欲遣昇行亦

明勅到彼即回毋得騷擾致生事端以少安粵人之心亦其次也至于十七萬之稅銀委實難支萬望

皇上哀憐此邦生靈之困苦大賜減省使得生全將萬口同聲歡呼頌祝

國家無疆之慶行在于此矣臣不勝悚息冒昧之至

奏草

卷五

三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請點江湘按臣發同官辭疏揭

今日署都察院事尚書王象乾見臣謂湖江

按臣去任日久巡撫亦已奉

旨回籍地方撫按俱缺無人彈壓甚為可慮江西

巡按久已散滿無之有病杜門謝事江湘皆

海內大藩巡按官關係甚重托臣催請臣見

此本三日前已蒙

皇上欽點發票計旦夕必下而象乾之言懇切如

此故敢冒昧一言伏望

皇上即將原疏

奏草

卷三

五

檢發使巡方有人免致稽延誤事是該省之幸也

又新簡閣臣方從哲有辭疏

留中六七日未發不便到任閣中乏人所望贊襄

甚急併望

亟行檢發促令到任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請發同官辭疏吏部署印江浙巡按官揭

該新閣臣方從哲辭疏已上十二日未蒙

檢發臣惟閣臣被

命例有再辭從哲多此一辭臣恐其仰煩

聖心曾力阻之而從哲過自謙讓復有此疏留中

日久事體不便毋論臣之孤苦急望贊襄即

以

皇上七年慎重方簡用二臣而因其控辭又延緩

若此傳之天下殊不雅觀且何以責將來之

展布也伏望

奏草

卷三

五

聖明亟賜檢發促令到任於以重政本而昭

德意其關係良不淺矣又吏部掌印缺官部務停

閣前月該選教職此月又該大選必難再緩

其吏部司務官請署印本亦望

速發以便供事至于都察院題差江西湖江巡按

官已蒙

點用擬上併望檢發此皆不容已事務故臣敢冒

昧而再請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四奏吏部署印揭

蒙

發擬吏部司務官請署印本臣查得見在尚書只

有王象乾劉元霖二人而王象乾資序官階

在前當署吏部但見在署都察院不便無署

故臣擬象乾改署吏部而以元霖代署都察

院或卽令元霖署吏部亦無不可統任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奏草

卷三

三

繪扉奏草卷之二十三

請發湖廣河南山東巡撫揭

該臣屢請

點用各省巡撫伏蒙

皇上已批發山西陝西福建三省其湖廣河南山

東三省尚未蒙

批發此三省舊巡撫官皆久已奉

旨允其回籍以回籍之官仍在地方百凡事務極

為廢弛昨湖廣巡撫董漢儒又有疏來欲不

候代而行三楚重地易動難安今歲又災傷

奏草

卷三

一

重大所賴以拊循拯救皆在此官而山東河

南亦皆重地又皆與

福藩之國事有干連今外間紛紛謂日期不定

恐

聖心又有遲疑人情不勝惶惑若三省之撫臣久

不

檢發將謂

皇上視之國事為不急而其為大驚小怪妄付亂

猜更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

聖明亟將三巡撫檢發其之國日期併即

勅下該衙門擇上以息群賢

宗社幸甚地方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奏草

卷三

二

回奏

聖諭慶賀

聖母揚

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卿等所請福王之國前諭

已明著於來春舉行是無惑矣朕思

聖母聖壽稀齡在邇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

祝

大典慶賀禮成於次歲春三月內著欽天監擇吉

之國卿等可傳示大小臣工不得過生疑慮以

奏草

卷三

三

亂視聽諭卿等知欽此臣叩頭祇領訖竊惟

聖母稀齡在邇千古未有之慶委當稱賀目前

壽節正屆

皇上率

皇太子

諸王稱觴上

壽以明春三月遣

福王之國上奉

長樂之歡下奠維城之業雖虞舜大孝周文王慈

尚以加茲臣謹傳示各衙門大小臣工仰承

聖意卽於今冬豫行稱賀仍令欽天監卽擇之國

吉期上請以光

慶典以慰群情是亦

宗社之大幸也所有

聖諭 臣謹尊藏閣中謹具回

奏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奏直

卷三

四

封還留福王慶賀

聖諭揭

該文書官毋登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內閣朕覽卿復奏傳示福王明春之國朕思

聖母聖壽稀齡在於四十二年頒曆後正其慶祝之時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今歲豫慶恐

聖母責其非禮况入冬以來朕時常動火右足流痰作痛步履不便數進藥餌尚在調攝恐難成

奏草

卷三

五

禮何以周悉著於次歲春三月內欽天監擇吉之國卿等傳示大小臣工仰體

孝誠至意不必持疑煩請昨傳諭甚明豈可以目

前稱慶為言意見失真仍遵諭行慎毋陳瀆論卿等知欽此 臣恭設香案叩頭祇領訖竊惟

聖諭再頒 臣愚昧之罪無以自逭敢不遵承但事有難行又不敢不為

君父一竭其愚自頃旬日間外間喧傳謂

皇上欲借

聖母賀壽為題目以留

福王所以大小各官無不驚疑共約於今早詣
文華門伏闕力請者正為此故昨臣出閣後禮

部侍郎孫慎行來見亦言

聖諭如此必是今冬舉

賀明春遣

福王之國遂傳帖暫止百官今又有此

諭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符合從前

詔旨皆屬虛文而人情之驚疑愈甚且謂此一賀

也

皇上不為

奏草

卷五

六

聖母之稀齡慶而為

福王之留行計而

福王日延一日歲延一歲其意將以何為王曰

乾等之妖言人將信以為然自此以後中外

無日不喧嚷

朝端無刻得安靜一年光陰如何挨過

聖母聞之必為之不歡而

皇上之壽

聖母者乃所以累

聖母矣以

皇上孝事

聖母之盛心而使人疑為暱留愛子之私意天下

萬世其謂之何即

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以臣愚見庶民之家上

父母旬壽皆於一二年前行禮

聖母稀齡只隔一歲今冬豫賀

聖母必不以為非禮如

聖意必欲俟至明冬臣不敢強惟是

福王來春必當之國不必遲留且

潞王

奏草

卷五

七

聖母之愛子也亦在外藩

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

皇上率

皇太子與

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為歡而何必苦留

福王使

宮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臣病苦孤身累被人

言幸有新方從哲受事方欲懇祈

皇上放歸田里何苦為此一事觸忤

聖心且

皇上恩臣如天愛臣如子臣苟可將順何所不為
惟見人情事勢如此不得不言不忍不言所
奏

聖諭臣謹封上未敢遽傳蓋一傳則紛呶立至更
為難處而臣之罪愈大矣伏望

聖慈留神詳覽或即以臣之言轉奏

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即擇定明春之國日
期以安人心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奏卓

卷五

八

催之國日期揭

臣昨以之國事又有耽延人情危疑不得已
封還

聖諭有失臣子將順恭敬之義心甚不安罪無所
逃惟臣事

聖明之主受

高厚之恩理當盡心報國不可依違前此每有執
爭輒蒙

皇上優容不加罪責臣自量自思頂戴不起今番

觸忤恭俟

奏卓

卷五

九

嚴譴不敢復望

聖慈之恕免也至于之國事則理窮勢極萬口同
聲不容再緩臣若少有可已不敢如此今早

百官謝

宴賞後臣聞其約定明早文武大小盡來伏

闕叩請臣區區血誠實不願

朝端有此景象若百官喧嚷

闕下臣亦更有何顏在此辦事伏望

聖明立刻傳示母使

大聖人至孝至慈之心不自于天下即罪臣一人

臣不勝頓首待罪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三

十

謝 允福王之國

聖諭疏

奏為恭承

聖諭之國已有定期敬謝

天恩事昨蒙

聖諭欲留

福王慶賀

聖母稀齡而後之國臣錯解

聖意謂即於今冬舉賀復煩

聖諭明示來冬臣冒昧執爭自甘罪戾茲又蒙

奏草

卷三

十一

皇上遣文書官金忠

諭臣朕覽卿奏揭知道了且先札諭福王明春之

國無惑矣朕思

聖母稀齡在邇欲著福王隨皇太子與諸王同班

慶祝以襄盛典今覽卿奏朕已悉知福王者於

明春三月之國卿可傳示欽天監擇吉來省其

恭慶

聖母稀齡昨諭已悉卿可安心佐理勿得復有托

辭特諭欽此臣不勝欣忭不勝感激竊惟

皇上欲留

福王慶賀

聖母者乃

仁孝之至情而臣等欲請

福王之國者乃

宗社之大計然猶恐微誠不足動

天茲蒙

皇上慨賜俞允定於明春三月之國此一舉也上

以安

聖母下以安

福王中以章

奏草

卷三

三

皇貴妃之賢明萬事俱妥萬福並臻自非

聖明虛衷受善毫無成心割愛就封業有成筭何

以得此卽古聖帝明于燕翼貽謀轉圜從諫

未有及

皇上者也臣謹卽傳諭欽天監擇吉上請其恭慶

聖母稀齡謹遵

前諭不敢再瀆至若臣之愚昧叨濫日久罪戾實

多若人情尚肯相容臣當勉強延挨送過

福王之國而後去如必慮其助邪害正貽禍國

家終望

皇上賜臣蚤退以安人心蓋枚卜舉之國定婚禮

旦夕且行臣亦可以去矣然尚未敢言也因

皇上慮臣托辭勉臣安心佐理故敢附布愚悃臣

言及此惟有感極繼之以泣而已臣不勝悚

息隕越之至謹具回奏親詣

文華門稽首叩

謝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三

三

請減 福藩庄田揭

今日九卿科道各衙門官盡來上疏言

福藩庄田委為難處請

皇上蚤定之國吉期以完

大典以安人心又群來罪臣不能力請臣惟之國

事已屢奉

聖諭明春舉行計必不爽惟是庄田許多無處撥

括臣曾再三與諸大僚商之欲勉強委曲以

副

聖意而諸大僚皆云地方田土尺寸寸皆有百

奏草

卷之三

西

姓管業奪彼與此即

朝廷且不敢為何况臣下臣又擬用銀召買而

計其所費須二三百萬方可足數當此陞竭

之秋二三百萬錢糧從何措置思之又思真

是無策且

祖宗以來

親王就封自

景潞二府外並未存庄田過萬頃者

福王何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下耶今自縉

紳以至小民無不猜疑謂

聖諭雖明然庄田不完必不之國明是

福王借此極難題目以為稽留之計萬口紛紜

一倡眾和甚且有謂外間有亡命奸徒聚集

千百窺伺事變蓋不止如王曰乾之所云者

臣雖逢人辨析剖心為明終不能止即

皇上之心昭如天日無人不信而

皇貴妃之與

福王亦幾于無以自白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

前疑盡消不定則疑議愈起不索庄田則之

國自定必索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而决者

奏草

卷之三

五

今嚴冬在即其去明春不過三四月耳而擇

吉之

旨未傳各部所請應行事務杳無一報徒以庄田

一事日延一日人情安得不疑廷臣皆欲伏

闕力爭臣勸其且止以待

聖斷若再不蒙

處分則日下

朝端必大嚷一場雖以

天威臨之而其為

福王累殆不小矣以臣愚慮

福王富貴已極卽少此分外之庄田亦有何損
何如捐之以彰令名于天下且河南山東湖
廣盡被水災百姓淹沒流離救死不贍若加
之以搜括庄田將立生禍變天下人且群起
而指
王為學端雖有庄田安得而享伯夷叔齊讓國
成名千載稱焉况于區區之田土所得幾何
而結怨于天下哉以
皇貴妃之賢明

皇上試以臣言告之當必以為然臣一念赤忠毫

奏

卷三

十六

無別念不覺其言之危懃亦見事勢已急不
得不言如

皇上罪臣以非所宜言誅臣戮臣亦甘受而不
辭矣臣不勝冒死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催請之國日期揭

蒙

聖諭福王著明春三月內之國欽天監擇日來者
隨該欽天監擇吉上請已旬日矣未蒙
點發禮部禮科相繼催請蓋時日愈迫不容不言
若再延遲不發則人心又復生疑而前日之
聖諭又不信矣臣等竊度明春之國屢奉
明旨昭如日星豈有更變之理
聖母賀壽不必留
王此亦

奏

卷三

七

聖心之所洞悉卽欲遲延何以為辭道路之口皆
謂吉期不發必將又以庄田未足藉口留行
臣等雖知

王必無此意然人言籍籍不敢不以上聞夫
王之所以索庄田者為患貧耳自
高皇帝以來親王分封不知多少其庄田並未
及萬頃者何以俱不患貧而獨

王之患貧一至此耶礦稅之行且一十年四海
之膏脂已盡
內帑之堆積如山人疑

皇上盡為

王計臣等雖知其不然然謂

皇上不少割以予

王則此物將安所用臣等亦不敢信也天下方
嫵

王之富而

王乃患貧其將何以自解于紛紜之口乎然使
地方果有無礙田土果有廢府遺業即多撥
予

王臣等亦何苦而欲斬之今各處按括已竭委

奏卓

卷三

九

難處置其他則皆奪百姓之業與受奸徒之
投獻耳必欲出此臣等恐牽纏十年亦不得
了而

王之國果何期也

皇上聖明天縱

宗社大計皆斷自

聖心四海臣民誰不亮之徒以凡事遷延當行不
行如前此

間立冠婚出講等事皆費中外許多唇舌究竟未
嘗不舉徒使天下人致疑于

王今所持以收拾人心為

王開萬世維城之業者全在之國一舉而今日
推辭明日托故汗已渙而後反期將定而又
稽悠悠之說日甚一日即臣等有喙三尺亦
安能為

王解也臣等受

皇上厚恩為股肱心膂之臣

皇上愛

王臣等亦當愛

王

奏卓

卷三

九

皇上欲留

王臣等亦何為欲

王之去惟是

王在今日不得不去臣等愛

王忠

王亦當勸

王之去其庄田之多寡實無損益于

王而徒為

王結怨于天下此臣等之所萬不敢出也臣等
之言至此至迫至切伏望

皇上卽將吉期早賜

批發以釋群疑如以臣等為非所宜言願

蚤行罷斥或加之罪臣等亦不敢辭矣臣等不勝

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草

卷三

辛

辭免大捷 加恩疏

奏為恭承殊常

恩命感懼不勝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准吏部咨該本部奉

勅吏部延鎮三次大捷內閣輔臣殫力運謀勞績

茂著茲特加恩示酬輔臣向高加少保兼太子

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廕一子與

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一百兩綵段二表裏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竊惟閣臣之

敘邊功委為冒濫自沈鯉朱賡二臣力辭以

奏草

卷三

辛

來此典之不行亦已久矣一旦忽復有此

恩命進秩加官前馳後廕至隆至渥駭人耳目臣

何人斯而敢當此臣常謂封疆之事當委任

督撫責成將吏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廟堂之

上不宜持空文議論以掣其肘故臣七年在

此凡事屬邊陲盡聽樞臣與邊臣主張未嘗

有一籌一畫可以贊助而顧偃然與之分功

于心安乎

皇上聖德神威南洽北揚九塞牧寧烽烟無警者

四十一年于茲間有匪茹狡虜敢肆跳梁然

羽書朝聞捷音夕至此皆

皇靈震疊

天佑國家以故行間諸臣得憑藉以效其力然而

戎心難測邊備日虛無食無兵殷憂孔亟臣

方蒿目焦心計無所出而顧欲侈然受

寵于心又安乎今大僚未補廢臣未起湖廣山東

河南三省巡撫未蒙

檢發候補科道諸臣未得效用假使

皇上肯慨然行此數事卽削臣之官臣有餘幸何

必以非常分外之

奏草

卷三

三

賞而獨加臣之一人也臣聞匹夫受一錢于人亦

思報德臣受

皇上之恩至矣極矣才盡力窮終無分毫可以補

報前

恩未償後

恩復至臣亦人類尚有心胸何以處此如

皇上必欲以犬馬微勞加之

慈惠則但憐臣病憊已極

賜臣一歸使臣得以未死之年復上先人之丘壠

游魂假息未至頓絕臣之願望千滿萬滿卽

一歲九遷一日三錫不加于此矣至于今者

恩命萬不當承萬不敢承

皇上卽百強之臣亦必百辭之徒勞

批答以重臣罪尤爲不安伏望卽

賜收回以安愚分免臣再三瀆奏

君臣之際貴于真誠是在

皇上之曲體而已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延鎮三次大捷朕心嘉悅無已全賴卿殫忠

運籌贊襄密勿加恩酬勞實係彝典宜遵成命

奏草

卷三

三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

謝捷功

欽賞揭

伏蒙

皇上以延鎮三次大捷

加恩于臣除加官封廕臣已具疏控辭伏望

欽允外其

頒賜臣銀一百兩綵段二表裏亦係前此未有

恩數但臣不敢盡辭謹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題謝

奏草

卷三

五

恩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長至請脩

聖政疏

奏為節屆

履長普天同慶懇乞

聖明益脩

聖政以迓

天休事竊惟冬至乃陽生之時一年之氣候由此

而回萬品之昭蘇由此而始帝王法天立政

莫急于此臣等往立交戟之下每當茲辰輒

見

奏草

卷三

五

皇上御殿受

賀傳諭百官謂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維時

天顏在望喜氣盈朝何其盛也自

穆清端拱二十年來無此景象中外臣民惟仰祈

皇上體來復之天心

沛維新之善政使在

朝在野咸煦育于

鴻恩而俾熾俾昌將永綿乎景運臣等亦在股肱

尤不勝其願望之私者也除

福藩之國年月已定日期亦當

亟下容臣等另請外諸有切要應行事宜謹列為

數欵恭請

聖裁如蒙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一大僚空虛已極九卿掌印只有其三各部

侍郎尚缺其六至于倉場戎政都察院盡

皆無人通政司見在僅有一人吏部屢次

催請或留中未點或已點而又留中因循

廢弛深為可虞又湖廣河南山東三省巡

撫舊者皆杜門候代百事不管新者未蒙

點用以此緊要地方適當有事之時而顧聽此官

奏草

卷三

三

之久缺其耽誤甚不小矣伏望

檢發

一林下諸臣廢棄年久人人共惜天道循環

陰極陽生否極泰來而諸臣當

明盛之世一經遷謫永絕

賜環鄒衍一吹律尚回寒谷之春

皇上如地如天恩加草木豈其獨靳于諸臣乎即

以人多未欲盡用亦當量拔其尤者以少

間向用之路毋令相率而老于巖穴真

聖德之光也

一候補科道諸臣經年累月茫無職事貧者

至無以自給困苦極矣或疑

皇上厭言官之多言而故靳之臣等竊謂言官以

言為職言而當則行之言而不當則容之

何厭其多况候補者不過六七人原不為

多惟

蚤發一日則諸臣得蚤效一日之用矣

一今歲淫雨為災幾徧天下田疇淹沒男婦

漂流不計其數湖廣山西尤為最甚臣等

讀撫按官奏報輒為傷心自恨其災理之

奏草

卷三

三

無能也

皇上怙冒群生湛恩廣被每有災傷輒加軫恤或

發帑或留稅或蠲租豈以今歲重大之災而獨不

厯下

聖衷乎伏望將報災各疏及戶部覆疏盡行

檢發以慰元元嗷嗷之望窮民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辭大捷 加恩疏

奏為懇辭

恩命更辱

溫綸再竭誠仰祈

俞允事該臣以捷敘蒙

恩具疏懇辭奉

聖旨延鎮三次大捷朕心嘉悅無已全賴卿殫忠

運籌贊襄密勿加恩酬勞實係盛典宜遵成命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惟臣之所辭實出

懇誠無一毫矯飾乃蒙

奏草

卷三

天

皇上傳諭同官臣從哲票擬臣力告從哲當即擬

允而從哲不聽雖仰體

皇上優禮恩臣之盛心而未免多費

皇上一番之

批答矣臣且感且懼跼蹐難容所有下情已具前

疏中不敢贅陳總之臣叨陪密勿凡事皆無

功而于邊事更為無功一切

隆恩皆不當受而以邊功被

賞尤不當受况無金璫已驚百鎰之多文綺輝

煌更奪七襄之麗臣謹什襲珍藏歸告祖父

以光九原此之為寵已無量矣何敢復承非

分以自慙于冒濫之愆哉臣非再三揆度必

無受理何敢如此瀆陳伏望

聖明鑒臣愚悃即

允其辭臣感戴

聖恩深于拜

命矣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邊鎮屢捷卿居中運籌忠勞茂著加恩示酬

原不為過但念懇辭堅確朕宜體悉特允所請

成卿勞謙之美仍加賞大紅紵絲斗牛曾背一

奏草

卷三

天

襲以見朕優禮輔臣至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謝賜斗牛衣疏

奏為謝

恩事該臣以大捷蒙

恩再疏懇辭奉

聖旨邊鎮屢捷卿居中運籌忠勞茂著加恩示酬

原不為過但念懇辭堅確朕宜體悉特允所請

成卿勞謙之美仍加賞大紅紵絲斗牛留背一

襲以見朕優禮輔臣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恭

誦

綸音不勝感激不勝慙悚竊惟邊鎮屢次捷功乃

奏草

卷三

三

皇上聖神文武指示方畧臣實未嘗居中運籌

皇上鑒臣懇誠特允辭免臣之幸大矣乃猶於金

幣之外

特加襲衣之賜

聖恩隆重度越尋常服之實為不衷受之恐招三

褻雖稽諸往事不敢固辭而反之寸衷實有

餘愧此臣之所為既感而且懼者也除焚香

叩頭候領外謹具奏稱

謝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請減福藩庄田併定日期疏
竊見

福藩之國吉期欽天監久已擇上未蒙

點發臣等仰體

聖心不敢瀆奏旬日以來外間議論又復洶洶昨

日九卿諸臣來上公疏又同至東閣見臣等

苦言庄田之難處待庄田完而後之國萬萬

不可臣等告以當委曲處置勿得太執諸臣

謂可可處置何苦不為委是搜括已盡無可

奈何其詳具在疏中懇

奏草

卷三

三

皇上留神省覽且深責臣等之不言臣等備員朕

庶蒙

恩獨渥豈敢自同于眾人每思

皇上愛

王之心即使割臣等之產以奉

王亦無所惜而况于三省之田土乎顧連日廣

詢博訪廢府遺業實已盡歸

潞府更無餘留聞

福王以湖廣有雍府庄田河南有伊徽二府庄

田可以查給臣等不知何人以此告

王誠如其言豈不甚便但以事理度之河南田土搜括無遺至科派民間以足租數假使三府遺業尚有許多地方官何為隱匿至于雍府之廢抵今已百餘年當景府就封時湖廣之尺土寸地無不徧按地方騷動數年官司受累無數豈其尚有遺業不入景府而留至今日者乎臣等固灼知其必無也以事勢之難處如此人情之擾攘如彼臣等即欲悉心畢圖所以為

王計將安所出惟念

奏

卷三

三

聖意難違臣等若不將願更望何人再三籌度惟千萬二千頃之外更加八千頃以足二萬之數責令九卿諸臣及撫按官委曲措置即無田可按亦當設處錢糧務行買足其餘一萬願望

皇上大施曠蕩之恩再

賜減免抑亦庶乎其可乎至于日期則萬望

亟下以定人心不必為庄田之故而遲留今冬月將盡轉眼明春必欲待庄田之足行將何日尋論人心危疑禍釁將作即沿途供應已備

已搭張家灣之船隻已有千餘所費錢糧不啻百萬雖欲不行安得中止

分封令典也就國美事也臣等款款私衷誠願

王歡顏喜面以出都門使天下稱頌

賢王播令名于天壤不願因此一事致中外紛

數無刻寧靜上累

皇上中累

皇貴妃下亦累

王故斟酌其宜如此臣等愚慮亦已竭矣伏望

聖慈俯賜採納亟渙德音其減免之數不必言因

奏

卷三

三

臣等懇請只言出于

王意以昭

王之令德尤盛事也臣等于此事冒瀆已甚罪

戾難辭然苟有一毫不盡之心有一毫不為

福王之念即為負

祖宗負

皇上不忠不敬天地鬼神亦不容臣等矣更望

聖慈併垂原鑒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乞休第四十三疏

奏為患病日深懇

恩亟罷事臣叨蒙

聖恩馳驅七載心盡而力不前勢窮而擔難弛積

勞積憂因而積病其所以哀鳴號訴于

君父之前者固已無所不盡矣仰荷

聖明憫臣困苦

簡用二臣賴此稍自寬慰得延餘生然自入冬以

來冒犯寒疾頭痛不止雖勉強入直而呻吟

之聲常不絕口惟念履長節屆與

奏草

卷三

三

聖母壽節方臨不敢請告昨以滿考循例報部方

當引奏以待黜幽忽前病大發乍熱乍寒飲

食不進加以下血如注痔瘍潰裂痛甚刀割

苦不欲生情勢至此犬馬之軀終不能再事

皇上以報

恩千萬一矣臣聞人臣不愛其身之去而憂其國

之無人今新臣從哲心術行品素取信于天

下臣與共事數時見其諳練精詳勝臣百倍

可謂國有人矣臣於此時可以去矣歐陽修

有言仕宦得一任滿是小歇手臣再任滿矣

即不病亦當歇手而况于病又况于病之甚

篤伏望

聖明憐臣狼狽已極首丘念切

亟放殘生蚤歸田里臣叩結

天恩世世無窮至于目前國事惟

福藩之國最為緊要四海臣民無不延頸企足

以望此舉今行期雖定而以庄田一事人情

搖惑更望

聖明內斷于心忍難割之愛以息中外之疑此臣

之所為伏枕顙祈而不能自己者也臣不勝

奏草

卷三

三

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獨任勞苦茲一品秩滿勲懋望

隆朕心嘉悅何乃稱疾求退其應加恩禮該部

便從厚查議來看卿宜慎自調攝少可即出佐

理以慰眷懷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前月內大小九卿諸臣合請

福王之國日期臣等亦具揭惟請不知

皇上曾留神省覽否今諸臣又來苦請矣臣等竊

惟日期之所以未發只為庄田未足夫使庄

田而可以目下取盈臣等何苦不為

皇上了此而頻頻瀆奏若是惟是各地方實為難

處無如之何故臣等不得已懇

皇上再減一萬令該部與撫按官設法措置務足

二萬之數此于事體庶乎可行而臣等亦可

奏草

卷三

美

以有辭于外廷者舍此真無策矣伏望

皇上慨然將日期蚤定以安人心不必因庄田遲

留反使人疑

福王之不欲行也不然自此以後日迫一日人

情亦日紛一日朝端將激成事變恐

聖母聞之亦有所不安悠悠之譚臣等尚不敢盡

言而其為

福王之累大矣臣等狂愚率直情不能已統望

聖慈炤察臣等不勝惶懼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二十三卷終

續修奏草卷之二十四

乞休併辭考滿疏

奏為乞歸未遂更辱

溫綸慚感不勝再祈

聖鑒事臣以患病陳乞伏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獨任勞苦茲一品秩滿勲懋望

隆朕心嘉悅何乃稱疾求退其應加恩禮該部

便從厚查議來看卿宜慎自調攝少可即出佐

理以慰眷懷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聞之感極

而淚承眶愧極而汗浹踵犬馬餘生何以得

奏草

卷三

一

聖明之注念一至此哉竊念臣輔政雖云有年然

勞而無功苦而無補種種罪戾非但天下人

能言之即臣亦自知之惟是

皇上忘臣之愚憫臣之困

察臣于議論之中亮臣于形迹之外雖有苦口逆

耳之譚臣自分必當譴責者

皇上亦曲賜優容更垂採納其

眷遇恩私誠可謂近世君臣之所希觀矣臣中夜

捫心輒至涕泣何忍言去孤負

聖恩但臣七載之間精血消亡筋力耗竭至于今

日一病奄奄遂成沈痼蓋積漸山來勢必難
瘳非如風寒水火之災驟發而可望其旋愈
也伏枕呻吟每一合眼輒夢入故鄉與親知
共語醒而思之則其人率多在鬼錄悲感填
胸益復添病情景如茲雖欲勉力強顏少圖
稱庶安可得哉以臣孤恩負罪一至于此
皇上苟賜臣一歸卽盡削臣官以謝天下亦不爲
過奈何反欲加以從厚之

恩禮乎臣求去得留求退得進求譴斥得褒嘉在
皇上之寵臣愈深而臣之罪愆愈重臣益不知死
奏草

所矣伏望

卷五

二

聖慈鑒臣誠懇特寢加恩以安愚分免臣瀆辭仍
速允臣去使臣得少延殘生于林壑之下與家人
朝夕焚香頌祝太平有道之長卽三鈔九遷
何加于此也臣不勝懇切禱祈之至奉
聖旨卿贊理多年勛庸茂著今國家多事正賴卿
竭忠匡弼弘濟時艱豈忍恣然言去其考滿恩
禮自有常典以答忠勞不必豫辭還宜體朕眷
倚至意卽出任事慎毋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

惟發大臺士兵辭本

該新

簡閣臣吳道南辭疏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查得閣臣在籍者俟兩辭得
旨方可赴
召若

留中日久不惟道南啓行無日而於中外佇望之
意亦有未愜既非政體又拂人情伏望

皇上卽刻檢出容臣等擬稟
進呈仍求

奏草

卷五

三

速賜批發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再辭考績 加恩疏

奏為

殊命萬分不堪萬乞

聖明俯容辭免事該吏部奉

旨以臣給由事題請奉

聖旨元輔向高獨贊政幾忘勞久著茲一品滿考

猷望益隆著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

進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給

與應得誥命還賜宴禮部以示朕優禮元輔之

意欽此臣一聞之驚惶不支慚愧無地何物豎

奏章

卷五

四

儒叨濫

天恩一至于此雖

聖主私臣忘其非據竊恐造物忌臣速其顛仆矣

夫閣臣考滿

加恩前此雖有故事然皆有功可錄有效可稽而

臣七載備員茫無寸樹官僚空而不能補賢

才伏而不能升兵食匱而不能籌議論清而

不能定

大政大典廢闕尚多皆不能改正揆諸考績之法

允在黜幽之科儻得及于寬政以免譴誅也

為幸矣其何敢昧心報顏冒此異數非常至

優至渥之特寵哉即母論臣之忝竊乃臣子

何能遽叨尚璽之廕臣觀林下諸臣銓部以

此官推起而不得請者尚多如

皇上輟臣此廕用一賢才固國家之光

聖明之盛事也而何以私臣為乎况今舉朝紛紛

以

福王之國事叩

關懇請未奉

俞音中外人情驚疑震擾臣雖伏在床褥亦展轉

奏章

卷五

五

不安有何心情尚欲加官進秩以自光寵此

臣之所以再三籌度而萬不敢承者也臣病

患沈篤痊可無期大馬私衷誠願

皇上哀憐矜憫放臣蚤歸以救臣垂絕之命此之

為恩天地父母不足形容其所加

恩典盡乞收回使臣雖呻吟痛楚中猶得頃刻少

安不至遽隕臣幸大矣臣不勝懇切禱祈之

至奉

聖旨卿德望隆重功懋贊襄考績加恩原係獎典

宜遵成命不允辭政本倚毗方殷宜即出佐理

副朕延佇之意毋得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草

卷五

六

六十一

回奏發擬 福藩請減庄田揭
蒙

發擬

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辭送票還照

前旨出旨來此係舊例不是新特恩欽此臣等

仰見

福王謙冲節損為國為民之美意真足追古之

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惓惓以舊例為言亦

奏草

卷五

七

足見

聖心之無私臣等當即欽遵擬上但細查此項田

土委難處置臣等亦千方百計圖所以仰副

聖心者而終不得其說今幸

王有此謙讓之舉傳之四海一日雷動歡聲書

之史冊千古永標盛事上光于

祖宗下施于蒸庶即

皇上與

皇貴妃咸有休稱雖使百萬庄田其利不足以

易此也臣等敢不將順以成

王之美哉惟是

皇上愛

王之意不敢盡虛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數責令該部務行湊足不許復有瀆奏使

王之令德既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揆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加也臣等亦知

皇上所傳原有舊例乃區區愚衷正望

皇上減省于舊例之中乃愈見愛民之德意耳連

日大小臣工以吉期未定盡責臣等不行力請為不忠之大或面見或移書備極詆詆臣

奏草

卷三十四

八

等以國家大事不敢置辯而日前廷臣催請

疏中以為奸人乘機構隙無所不有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岌岌不安此等危言傳播天

下孰不驚疑臣等見之亦不勝駭懼非得

王此疏何以解人心之惑而弭目前之釁乎臣

聞諸臣已約于數日內伏

闕跪請且必責臣與之同跪不得

旨不已臣等深恐事體至此將成決裂即使

皇上幸而聽之其所傷亦已多矣正欲具揭上聞

適視

王疏歡喜欲狂故敢以此附奏伏望

聖明將臣等所擬即行裁發仍將欽天監所擇吉

期即

賜點定其二萬庄田撫按官自極力設處

王疏臣等亦傳示各官俾共知

王之贊明相與頌讚於無窮也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奏草

卷三十四

九

科臣因事實證據實奏問疏

奏為科臣因事實證據實奏問併求罷斥事臣

卧病在床一切時事俱不關涉偶於閣中送

來揭帖見戶部郎中李朴一疏攻訐科道諸

臣撫枕嘆曰有是哉朴之狂妄也必開大難

之端矣隨與同官臣從哲具揭請

皇上亟行乾斷以息紛囂昨又見科臣元詩教揭

帖謂朴疏中所言黃克績之留用陳用賓之

再議皆出臣擬

旨與科道官無與責臣一言剖明詎雖病也安得

奏章

卷二十四

十一

默然黃克績與臣同鄉素相敬慕撫齊士餘

年甚有恩惠留樞之任臣以為宜况自方

臣陳乞未有一疏而徑允者克績之擬留實

出自臣與他人無與也陳用賓以武定事逮

繫擬死二三大僚有謂其破賊之功可稍減

其棄印之罪黃克績且上章而頌言之自李

朴魏雲中外亦無糾其非者臣與用賓雖係

同鄉素無還往以鄉曲之故而曲庇用賓以

賣法臣固不敢以鄉曲之故而必殺用賓以

避嫌臣亦不為人命至重印庶人謂擬猶經

駁覆况殺一大臣寧厭詳慎法在必死誰能

出脫用賓之擬再議實出自臣未嘗有中使

傳宣亦與他人無與也此二事頗末原是如

此臣心不敢隱惟臣隻身受事已經七年種

種罪愆尚不止此久思退休母誤國事而以

代者無人荏苒遷延途至今日頃一病昏沈

連章陳乞又以

福藩之國吉期未定悠悠之譚又復罪臣卸擔

辭難且有移書極口見責者故臣不得已復

隱忍以完事今知

奏章

卷二十四

二

聖意已堅

福王且自求減田土之數自請明春之國則

王之行已萬萬無疑臣可先去為

王前驅矣伏望

皇上予臣一旨全君臣始終之誼母使大臣相繼

狼狽而出

國門大為不雅其郎中李朴亦乞

特加處分以為出位妄言之戒

明諭諸臣安心供職是豈獨愚臣之幸亦天下國

家之大幸也臣伏枕涕泣語言無倫不勝惶

懼隕越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擬言事俱已明白况發留出自朕裁
原非私庇且與科道官無與卿宜安心即出贊
理以副眷懷其李朴出位妄言該部院看議來
說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奏草

卷三四

十三

三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奏為

温綸頰下

殊寵難承再懇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臣以考滿蒙

恩具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望隆重功懋贊襄考績加恩原係藝典

宜遵成命不允辭政本倚毗方殷宜即出佐理

副朕延佇之意毋得再陳吏部知道欽此竊念

臣叨濫多年救過不贍有何德望能效贊襄

奏草

卷三五

十三

其逐日奔走票擬本章不過犬馬之微勞耳
食

皇上之厚祿蒙

皇上之殊知而其所以自效止於如此已愧死矣

顧乃以之言功而受賞是豈復有人心者哉

况當病患垂死之秋而重以非望之福則為

不祥在床褥偃蹇之中而拜此自

天之命則為不敬

皇上雖過于寵臣亦甚非所以愛臣矣如必念其

微勞加之優禮則但

賜以半行允歸之

綸音便足當五世共承之

恩澤譬如犬馬筋力不支但得安閒就斃即感

主人豈敢復有他望臣故願

皇上之曲體也至于

聖諭惓惓望臣佐理臣念目前大事只是

福藩之國

聖意與

福王意皆已夫行惟是日期當

蚤批發臣雖卧病不敢推委其他事體新臣固饒

奏草

卷五

五

爲之無待于臣去而上可以安

朝廷下可以延殘喘爲公爲私無所不利臣計

夫矣如復少有留戀不能自割是真貪昧無

耻之徒亦有何顏以事

君父哉臣泣血陳請毫無粉飾統望

聖慈俯垂矜允臣不勝哀鳴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懇辭恩禮謙冲愈至朕豈不體念但課功

懋賞原係舊章還宜遵命祇承不必固遜虛朕

優異元臣之意福王之國在即諸務正賴主持

卿既以國事爲重何忍堅卧不起其勉抑遜思

卽出贊理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草

卷五

五

大僚揭

見今日大僚缺乏

朝宁空虛中外人心無不盼望臣等目擊耳聞
中心惶惶幾廢寢食乃吏部前後會推諸疏
俱在

御前

皇上但留神一覽速賜

點用不過一舉筆之勞而九列充盈群情歡暢明

良合而庶績熙太平之業何難致焉頃吏部

以尚書侍郎請矣都察院以左都副僉都御

奏草

卷五

七

史請矣銓衡風紀之地誠第一緊要不容時

刻少緩其各部院卿貳雖職掌不同而機務

甚夥懸缺既久曠廢必多此外若各處督撫

舊推則湖廣河南山東三省新推則河道及

湘江雲南二省無一官可缺無一處可緩雖

候代諸臣尚在地方而謝事之身終難展布

何若盡點新推俾令刻期受事庶

朝廷收得人之效而地方免誤事之虞時政最

大最急無過於此至於科道候補諸臣多者

二年少者數月棲遲旅邸進退俱窮以可用

之不足之無用之地失

祖宗養士之意廢賢才報國之心政體人情兩屬

不便此又臣等之所甚惜也謹齋沐竭誠懇

請伏望

皇上將近日推補諸疏立賜

檢發臣等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草

卷五

七

四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為恭承

聖諭泣謝

天恩再瀝血誠懇求罷免併乞收回

加恩新命以免冒濫事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公清正直為國忠慎朕

所素鑒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李朴出位狂吠波

及於卿且日每稟擬章疏皆朕親裁發留屢旨

明白於卿無與何尚爾高卧不出方今國事多

艱正賴卿匡贊輔理宜即出入閣辦事以慰宗

秦草

卷十四

九

望至意故諭欽此臣恭設香案于庭力疾下床

叩頭恭誦惶愧欲絕不意微臣一言煩

皇上之留念一至此也臣因病求去在李朴未上

疏之先朴之初疏亦未嘗攻臣以科臣引票

擬責臣故臣直陳其事與臣求去之本情毫

無干涉臣之罪戾掛人口者甚多而皆不敢

言獨芥蒂于朴乎雖甚褊心不至于此惟臣

病患已深僊卧日久旬日之內下血不休肌

肉枯消精神昏憤積成怔忡之症徹夜不寐

延醫魯國卿等調治皆謂非謝事靜養不

難期臣家人僕妾輩見臣狼狽輒相怨尤曰
頻年不去只為閣中無人今有人矣何為不
去是將卒死于長安乎臣告以

聖恩深重

聖意勤倦未敢遽然徑去尚須苦請仰冀

矜憐儻得一

旨以行庶全大義因相對痛哭悲不自勝舉家朝

夕焚香願乞靈

皇天后土蚤回

聖心幸而放臣昨臣子遠來迎家聞臣病苦遂至

秦草

卷十五

九

京師視臣亦力促臣歸且言祖父墳墓因前

歲大水傾圮未能脩葺臣南北仕宦不上先

人之丘壠者十餘年矣興言及此愈加酸楚

皇上為臣思此情形能留乎不能留乎今國事多

艱誠如

聖諭然在

皇上勵精振作自無難處即如

福藩之國事最為危疑乃發損之期既蒙

欽定啓行之期亦蒙

發擬庄田又蒙減省中外自當奉行十餘年來不

結之局一旦斷自

聖心易于反掌推此而行何事不可為何待于臣
之匡贊也臣垂死殘軀不勝首丘之念伏望
聖慈俯容休致以終餘年不然亦乞

予臣一假使臣歸省墳墓將

皇上日來賜金為修葺之資告諸地下為百世寵

光萬 國家有事但以片紙

召臣當即奔走前來歸命

君父惟所馳驅不敢負也其新加考滿

恩命已屢煩

奏草

卷三十四

二

溫旨不宜瀆辭但臣反之於心終是不安併望

收回母使去國之臣更增冒

寵之罪臣幸大矣臣不勝感激顛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卿疾已愈日望即出為朕

分猷何乃復有此奏卿欲給假省墓固出孝思

然較之國事孰重為親舍朕卿心何安尚其勉

留成我君臣相得之美履端在邇著鴻臚寺堂

上官往諭朕意佇俟入閣以慰朕懷其考滿加

恩已有屢旨宜即祇受母得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考滿謝

欽賞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以一品三年考滿伏蒙

聖恩賜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內大紅織金蟒

衣一表裏原封鈔五千貫茶餅卓五卓羊三

隻酒三十瓶

遣文書官王體乾齋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力疾

就于卧床前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疎庸最甚

知遇獨深七載素餐毫無報稱當茲滿考之日正

奏草

卷三十五

三

符幽黜之章乃

天寵之優隆方瀝誠而辭免不謂

駢蕃之錫復出

尚方益令瘳曠之夫祇承無地精鏐文錦參寶

鏤以齊輝法醞珍年無瓊脂而並馥至于蟒

衣之

特賚尤為曠世之

殊恩被此殘軀將愈驚其魂魄告之先世當增耀

于宗祊即欲寫其感私名言莫罄終難酬乎

高厚涕淚空垂臣不勝激切頂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疾已愈且履端在邇
佇俟入閣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草

卷三十四

三

請問

聖母萬安揭

竊聞外間流傳謂

聖母微有不安

皇上孝誠篤至日夜宮中祈禱極其焦勞臣等忝

備股肱義關休戚不勝懸念但以未奉

傳示不敢具揭問

安而于情又不能已竊惟

聖母厚德配地

洪福齊天

奏草

卷三十四

三

宗社神靈必所默佑我

皇上純孝之衷

蒼穹鑒格

聖母旦夕必有勿藥之喜惟願

倍加調攝以迓天休

皇上亦宜慎重

聖躬勿過煩勞以慰

聖母慈念臣等不勝懇切瞻望之至奉

聖諭朕覽卿等問

慰具見忠誠至意旬日前

聖母

聖體違和朕每日夜恭侍藥餌尚未大安朕心驚

惶復以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少盡孝誠豈敢言勞今賴

皇天默佑

宗社神靈全愈康寧朕心稍安卿等所奏朕知道

了特諭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草

卷之四

五

歲暮請行各事揭

照得歲暮云暮為日無幾而

御前停留諸疏不可數計

皇上似宜盡數檢發以完今歲之事臣等謹擇其

關係緊要不容少緩者開欵明白具奏伏望

皇上乘一刻之暇

留神省覽亟賜施行

國事幸甚臣等幸甚

福王之國行期在邇而禮部所請護送大臣尚

奏草

卷之四

五

未推舉轉眼明春恐臨期有誤此目前第

一最要者伏乞

檢發

一吏部會推大僚俱宜

點用而本部都察院係表率之司各處督撫官有

地方之責尤為切要不容久缺者伏乞

檢發

一候補科道諸臣久居京邸抑鬱無聊情迫

勢窮俱當允補內楊道寅由庶吉士改授

者今散館已經五年本官尚未授職亦臣

等閣中未了之事也伏乞

檢發

一日講官撰進講章不可一日有缺今翁正春請假道切似難強留臣等前月所推孫與行等三臣俱堪充補伏乞

檢發

一各差御史新舊相代此定制也蓋舊者事完決無再巡之理而新者未至不無誤事之虞頃見都察院所題將及十差業已催請再三勢難少緩伏乞

奏草

卷二四

壬

檢發

一兩房中書各官供事年深效有勞績臣等循例量為敘遷益亦仰體

皇上作興勞臣之意非敢為諸臣徼分外之恩也

伏乞

檢發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謝

宣諭疏

奏為恭謝

宣諭事該臣因

宣諭回奏懇乞退休今日該鴻臚寺堂上官傳出聖諭到臣私寓

覽卿奏謝知道了卿疾已愈日望即出為朕分猷

何乃復有此奏卿欲給假省墓固出孝思然較

之國事孰重為親舍朕卿心何安尚其勉留成

我君臣相得之美履端在邇著鴻臚寺堂上官

奏草

卷二四

壬

往諭朕意立俟入閣以慰朕懷其考滿加恩已

有屢旨宜即祇受母得再辭該部知道欽此臣

扶掖下床叩頭恭聽其感激

思私真是有淚可揮無言能寫私衷結塞莫可措

辭臣之遭遇信千載之一時亦千載人臣之

最難處也臣病實未愈而

皇上以為愈臣不勝惶懼至于給假省墓乃臣因

病思親有此迫切之私情豈敢以此誤之國

大事哉

皇上既視此事甚重則臣望將吉期

蚤下以使各衙門便於承行此為最切最要臣之
所從也三繼祈者惟在此也臣念皇回奏未
悉下乘容臣另行奏聞臣不勝感謝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節屆在即卿堅卧不出禮
乎否乎還避肯速出入閣辦事之國吉期已有
旨了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三十四

奏

奏

旨入直疏

奏為

天恩隆重暫時勉出以遵

君命以完

大典事臣抱病乞歸情事迫切揆之事勢已萬無

復出之理乃蒙

聖恩眷念屢次慰留又屢以

福藩之國為言昨吉期已下人情歡欣鼓舞非

但頌

奏草

卷三十四

奏

皇上之聖明亦頌

皇貴妃與

福王之賢德真國家盛事臣何幸而躬逢之又

頃聞

聖母違和

皇上焦勞祈禱臣不勝憂念茲奉

聖諭知

聖孝恪天

聖母已大安康臣雖委頓床褥亦有起色展轉思

惟若不勉強一出仰慰

聖心殊非臣子分義在臣心誠有所不安也履端之日臣當勉出行禮閣中之事有臣從哲在

臣若稍能自力亦當間往追陪候送

福王啓行後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矜憐病苦或退休或給假

予臣一旨放臣歸去臣於此時亦萬不能再留若再不放臣使臣冒罪而行則臣庶乎其有辭矣至于目前

朝政如補大僚起遺逸下聽補科道

點用各省巡撫此皆至緊至急不容少緩之事統

奏草

卷二

幸

望

聖明留神檢發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於元旦入閣視事具見忠敬之誠

致身體國之誼朕心甚悅所請補大僚諸事委

屬緊要統俟新春檢發卿宜益殫宏猷贊襄化

理副朕眷倚至意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五辭考滿廢宴疏

奏爲

恩命過隆屢辭未

允謹瀝懇誠辭廢辭宴以少安愚心事該臣以考

滿蒙

恩一切陞廢宴奏率皆異數臣內自循省委無尺

寸功勞可以堪此瀝誠控辭四奉

溫綸令臣祇受臣再欲辭之則嫌于瀆冒然當之

則此方寸之內終不自安再三籌度惟是加

官

奏草

卷二

幸

賜誥藉

寵靈以光先世臣當強顏拜承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至于尚寶司丞乃清華之秩列于小九卿

臣子何功何能而可冒此臣前此考滿已蒙

聖恩有中書舍人之廢又前此爲南京吏部侍郎

有入監讀書之廢臣一人之身已得兩廢其

爲叨濫不獨于躬而且于子若復有增益將

恐頂戴不勝反非家門之福此臣之仰懇

聖慈俯容辭免者也又閣臣賜宴禮部原係隆典

以答殊勞臣七載之間罪愆山積若使報顏

而登宗伯之堂哆口而餗大官之僕母論于心何愧即道路之人寧不群指而竊笑之哉此又臣之仰懇

聖慈俯容辭免者也臣沐

恩至厚拜受已多惟此二項容臣等已其于昂濫之愆亦可少減一二此實臣區區之懇誠非

敢飾讓以瀆

君父也伏望

聖慈俯垂鑒允臣不勝感戴額祈之至奉

聖旨考績加恩係從來舊典如卿勞瘁尤所宜承

奏草

卷五

三

前捷敘懇辭尚稽懋賞今復執謙固遜使朕優

禮元臣之意鬱而未伸亦卿心所不安也其勉

受之母負朕命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催發各差御史揭

該都察院題差各御史俱未蒙

發下妨誤甚多如巡漕一差舊例皆以十月具題

此時已到地方管事前此因差遣愆期無人

督率以致糧運遲留船多守凍漕事大壞幸

此兩年

命下稍蚤巡漕官極力振刷糧船皆如期到京回

空甚速軍民兩便今巡漕官尚未奉

旨何日得以受事竊恐今歲糧運又復耽延此其

關係利害甚不少也又劄鎮軍士方在鼓譟

奏草

卷五

三

巡關御史久已差滿無人彈壓河南巡按官

已去巡撫亦奉

旨回籍杜門謝事

福藩之國在卽百務倥偬何人料理此皆至緊

至急不容少緩伏望

皇上速行

檢發蚤一日則有一日之便其他如各省巡按差

滿另題者亦當併行

點發以便交代非但地方得人事無妨廢卽諸臣

各有責任各營職業免其聚集京師日生議

論亦省事之一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八日

奏草

卷二十四

三十四

詳考滿 賜宴疏

奏為恭謝

天恩懇辭

賜宴事該部以考滿蒙

恩屢疏懇辭屢奉

溫綸令臣祇受

聖意勤倦一至于此臣不敢再行陳瀆也于今早

廷謝

天恩隆重臣自度今生不能報稱惟有矢之世世

而已至于

奏草

卷二十四

三十五

賜宴禮部臣歷稽從前諸臣多係九年考滿方蒙

此典亦多力辭不赴臣何人斯而敢當此此

不得不求

皇上之曲體者也臣叨濫已極于愧萬愧所有

賜宴伏望

聖慈容臣辭免庶省一事亦減一事之罪矣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賜宴亦係舊規卿既再

四懇辭難以終強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該

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二十四卷終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五

再問

聖母萬安併請行

聖政揭

臣等前聞

聖母偶爾違和具揭問安蒙

皇上傳諭

聖母隨已大安臣等不勝欣喜乃一二日間又聞

聖母尚有痰火未除

皇上焦勞愈甚祈禱愈虔臣等又不勝憂念竊惟

本

皇上一身乃

宗社臣民之主天地鬼神所共鑒佑今欲以身而

代

聖母似此孝誠從古帝王所未嘗有天地鬼神無

不感動之理當佑

聖母無佑

聖躬何必言代惟是臣等犬馬之生無益于世苟

可捐之為

聖母壽同所願也更有區區愚衷欲為

聖孝助者敢冒昧陳之臣等曾觀傳記諸書庶民

有一事之善往往能以陰功延年益壽况以天子之尊四海蒼生之所待命一善政行即澤及無方其於感動尤為捷速向年

聖躬違和曾

發德音行罷稅釋逮起廢諸事不旋踵而有勿藥

之喜雖其後竟復阻格而一時

仁心仁聞之所感孚其效已如此矣近來

聖政日新

鴻恩廣被中外人情無不歡躍其所鬱而未暢者

不過如稅使未撤大僚未補遺逸未用饑荒

奏

之民未蒙賑濟邊軍缺餉未有處置等事此

在

聖心轉移甚易而海內望之不得未免咨嗟怨嘆

浸淫日久亦足以干天和而損

聖德臣等願

皇上於此數事幡然舉行大僚自尚書侍郎以至

各省巡撫盡

賜點用已點者即

賜檢發廢棄諸臣先擇其尤者起用十餘人以示

收錄之意母令終錮

聖世各處災傷查前歲賑恤故事

聖賜施行卹使未欲遽停亦且盡捐一二年以

濟邊救此燃眉之急其極重極困如廣東者

量減其額以甦此一方民將見

德音一布頃刻之間歡聲動地百萬生靈盡稽首

額天以助

皇上之孝誠

聖母聞之亦必倍加悅豫於萬斯年長享尊養之

隆而

皇上之令名壽考亦與天而無極矣臣等愚見如

奏草

卷五

三

此實出于忠愛之一念非有他意伏望

聖慈俯賜采擇仍望

皇上慎重起居勿過焦勞以慰

聖母慈念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十日

封回工部請 福藩之國傳諭揭

蒙

發擬工部一本

上傳這所奏陸路不必搭蓋棚殿以費財力還由

水路通州乘舟以進黃河徑行不許遠灣至洛

河併鞏偃二縣如遇窄淺卽行加夫挑游不許

延遲違誤臣等當卽遵依擬進但細閱撫臣原

奏與該部所覆尚未明白

內傳所云亦與道路曲折尚有未合若依此擬

旨外間奉行不便又須再請臣等不得不直陳之

奏草

卷五

四

蓋自京師至洛陽登舟以行總由通州達于

山東之臨清自臨清由漕河徑南至于徐州

轉入黃河以達洛陽此撫臣部臣所擬頭二

運經行之路也又自臨清轉西入衛河以達

衛輝至合河口陸行三百餘里以達洛陽此

撫臣部臣所擬

王經行之路也在頭二運路則由黃河而無陸

路然河流稍險非

王舟所宜行在

王行路則不由黃河而有三百餘里之陸路雖

稍煩費而可萬全無慮此諸臣所以愛王之心也今

內傳謂出通州乘舟以進黃河則是

王之行亦由黃河矣此于地方誠有誠便然而非所以安

王臣等之所不敢任也臣等廣詢博訪其頭二運當由徐州以進黃河無疑至于

王行竟當由衛輝方為穩便惟自衛輝至合河口尚有一百五十里之水路須大加挑濬撫

臣欲即從衛輝登陸以省此挑濬之勞臣等奏草

奏草

三

以為既有河可通即挑濬亦便若過合河口則無河可通須新鑿一河一二百里引沁河之水以達衛河其功力百倍于陸路臣等昨接撫臣揭帖謂此河必不可開必不能開若強開之則其水將衝滄衛輝而

潞王封國且受其患矣今日經由道路其大概如此臣等未敢輕擬伏望

皇上再行參酌

傳示使臣等可以擬進務使

王之行有泰山之安而又獲地方便於奉行臣

等非敢有一毫之固執也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奏草

卷五

六

作發之國經由河路揭

前

發擬工部一本

福藩之國經由道路臣等已具揭請

皇上再行參酌傳示使臣等得以擬進今經數日

未蒙

發下竊度

聖意必有遲疑欲詳審停妥而後發耳以臣等愚

見參之與論沁河必不可開黃河必非

王舟所當由則惟有頭二運由黃河而行

奏草

卷三五

七

王由衛河至衛輝登陸實為兩便此外更無策

耳如恐三運與

王同行隨從稍煩繁多登陸不便則當俟臨時

斟酌或將三運行李再減一半亦由黃河其

親隨人等及緊要箱損仍從

王由衛輝陸行則在

王既為穩便而于地方亦省煩費足以昭

皇上節愛之心與

臣等謹擬

請

聖裁今時日已迫去發損之期只有旬日伏望

聖明即賜批發使沿途地方得以上緊豫備毋致

遲誤其于

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奏草

卷三五

八

回奏

聖諭為

聖母違和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卿等復慰悉見忠愛悃誠前

聖母自去冬因暴寒偶痰火交侵調攝安愈茲旬日以來

聖體虛煩前恙復作膳饘漸減

聖躬軟弱朕心驚惕愛懼不勝痛切五內日夜祈

秦草

卷三十五

九

皇天俯從朕願已身應代默佑

慈躬增益壽齡蚤賜安泰永保天和是朕本欲覽卿等所奏諸事朕知道了特諭欽此臣等自

聖母違和不勝憂慮但思

皇上至孝格天必當勿藥今奉

聖諭謂前恙復作膳饘漸減

聖心驚惕憂懼不勝願以身代臣等聞此亦驚惶無措恨不得捐微軀以助

皇上之孝誠也天鑒

聖衷保佑

聖母漸次調理可望萬安

皇上一身乃

宗社生靈所係萬祈

少抑憂念勿過焦勞以安

聖母之心至于臣等所請諸事皆目前緊要勢不

容緩更望

皇上采擇施行是亦臣等區區效忠之一念也謹

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秦草

卷三十五

十

請改廢疏

奏為改廢事 臣頃以考滿伏蒙

聖恩廢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屢辭未

允隨該吏部咨取 臣先年為南京吏部侍郎蒙

冊立覃恩廢 臣子成學入監讀書已經坐監歷事

俱完今又有司丞之廢 臣查先年大學士許

國先廢子許立功入監讀書後以邊功廢一

子中書舍人隨將立功改授中書舍人原廢

另補其他如此例者尚多今 臣子成學事體

相同伏乞

奏

卷三

二

聖恩准改授尚寶司司丞遺下前廢及 臣前次考

滿廢子中書舍人俱俟日後另行承補 臣父

子感戴

天恩永世無極矣 臣不勝冒昧陳瀆之至奉

聖旨卿子業成學准改廢尚寶司司丞前廢俱俟

另補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請定 福藩經由河路併護送大臣揭

臣等竊念

福王之國日期已迫頭運去今只有數日地方

須豫備答應即人夫亦動輒數千豈倉卒可

集乃工部所題經由河路本已經擬上未蒙

允發甚為不便 臣等不得不行惟請其宮眷行李

由黃河

王由衛輝似俱停妥不必遲疑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以便遵行又護送大臣亦當蚤定

使得整頓以俟前兵部疏請用侍郎魏養蒙

奏

卷三

二

而以黃嘉善代理戎政蓋因近時勦永各鎮

軍士鼓譟尚未寧息且切近京師須宜豫防

戎政之任必不可缺故 臣等據其疏擬上伏

望

聖明併賜允發或將魏養蒙先允護送其黃嘉善

另行

點用統在

聖裁 臣等不勝冒昧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附奏請點通政使揭

適蒙

發下通政使司經歷呂慎等本謂本司缺官印信

無人管理欲祈

皇上將近日推舉通政使參議等官

蚤賜簡用臣等竊惟通政居喉舌之任職出納之

司中外一切本章俱由封進若一日無人掌

印則章疏一日不通儻有重大緊急之事誰

與奏聞血脉壅淤政務停閣所關不小伏望

皇上念本司不可一日缺人本司之事又非一二

奏草

卷五

七

人可理將近日會推通政使林梓丘度即

點一員部推參議章嘉楨周日庠並

賜點用俾令到任管事庶封駁有人而

朝政不誤矣臣等謹擬二票呈

覽伏祈

聖斷立賜批發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問

聖母萬安揭

自日前奉

聖諭知

聖母尚未全安

皇上益勤祈禱臣等不勝憂念然不敢頻煩瀆問

仰勞

聖心連日外間傳聞謂

聖母聖體近已稍安臣等雖未審虛實何如然以

愚衷度之

奏草

卷五

七

聖母功德懋隆齊徽任嬖

皇上孝誠篤至感動蒼穹

萬壽無疆理所可必惟是虛弱之後調理更難飲

食起居皆宜慎重伏望

皇上轉奏

聖母倍加珍攝以葆天和以

享平康之福

宗社幸甚臣等與中外臣民幸甚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請起廢揭

臣等仰觀

皇上天縱聖神雖

深居大內而於緊要政務無不留心如頃者

點用吏部尚書協理戎政各省巡撫與邊餉

聖諭皆斷自

宸衷臣等無能仰贊惟有頌服而已獨起廢一事

竊窺

聖心尚有執滯未肯

施行臣等何敢瀆請惟是諸臣因銜日久窮厄可

奏草

卷五

五

矜且觀其才力實有可用當此人才消乏之

時而使諸臣竟成廢棄四海人情皆為惋惜

臣等為國股肱薦進人才自是職分而耿耿

微誠不足動

天心甚愧之今

藩封事定磐石基隆

聖母聖體亦當萬安吉祥善事種種駢臻誠于此

時再

沛鴻恩將此諸臣

量行錄用以昭

聖王恢弘之度以答海內仰望之心俾二十年來

鬱結之氣得稍發舒其光

聖政而助休祥豈淺鮮哉至于大僚未補者尚多

更望

聖明再點用數員以克九列共效臣贊之忠尤臣

等之至願也臣等不勝懇切禱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奏草

卷五

六

請發候補科道揭

竊見候補科臣劉文炳等臺臣唐世濟等需

次長安久者三年近者數月該部催請不下

二三十疏而

俞旨杳然臣等屢次揭請亦不能得何敢頻有煩

瀆惟是臺省之官各有職守各有言責向來

假滿服闋到京隨到隨補以故朝無廢事官

無缺員政體人情誠為兩便柰何於此數人

而獨有所靳也諸臣敏歷中外亦既有年必

才品無優始與茲選乃予之於先而復吝之

奏草

卷五

七

於後培養於始而顧厭棄於終致令待

命經年羈棲旅邸漫無職業虛度歲時灰任事之

心惟敢言之氣真可惜也

皇上抑或慮其多言故示裁抑臣等以為諸臣候

命既久閱世滋深一旦受事必不敢蹈浮薄之習

冒激聒之嫌

皇上只宜擇其言而用之不必逆而防之也臣等

又見都給事中翁憲祥周曰庠二臣資俸最

深部推已久而屢作屢格遷轉無期前路既

壅後途益塞人情既拂政體亦乖是又臣等

所甚惜者伏望

皇上盡檢部疏立賜

聖裁應陞者卽陞應補者卽補俾老成嚮用賢俊

彙征非但言路之光華亦

聖朝之盛事也臣等一念樸忠蓋為國憐才非敢

為諸臣市恩仰惟

聖明鑒察臣等無任懇切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奏草

卷五

八

回奏

傳諭

聖母崩逝揭

適文書官金忠恭捧

聖諭朕

慈母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于去年十

一月內偶爾違和痰火壅盛朕潔虔祈禱

昊天上帝愿以身代如災厄未消愿將已壽進益

慈齡不期前恙未愈適朕罪業深重累及

奏草

卷五

九

慈母偶于二月初九日午時崩逝使朕五內寸裂

合行喪儀卿可傳示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

特諭欽此臣等不勝驚駭不勝哀悼念惟

聖母誕育

皇上備極劬勞

皇上奉事

慈闈備極尊養及至有疾竭誠祈禱願以身代且

欲移壽以益

慈齡固宜至孝格

天旋孫勿藥而命數莫移竟惟凶閔乃又躬引

若痛切毀傷卽古帝王永懷終慕之盛節何
以加此惟是

皇上一身

社稷

祖宗慈依最重伏望

節哀順變勉抑孝思以體

聖母在天之靈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等不勝哽

咽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奏草

卷五

十

回奏

傳諭擬

聖母赦稿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恭捧

聖諭諭內閣朕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自去

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齋虔竭誠祈禱在于

聖母前日每視燕侍膳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

之處錢糧免的免麥朕正在回奏待

奏草

卷五

五

聖體萬安發旨擬行間

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悼痛不已卿等擬赦稿

來看欽此臣等伏讀再三仰見

皇上下大孝夙絕古今

聖母慈仁矜全黎庶不勝感慕不勝歎服所有赦

免事宜容臣等與各衙門商議斟酌議擬恭

請

聖裁謹先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請發

聖母遺誥揭

該禮部官來言

大行皇太后遺誥例于次日即頒今已三日未蒙

發下百官懸望臣等竊念

聖母彌留之時其所叮囑

皇上必是保重

聖躬留神

宗社大計臣等雖不得親聞

聖母之命而仰度

奏草

卷五

五

聖母之心當是如此前倉卒擬上辭義未融或未

愜

聖心又頃承

聖諭

聖母有赦過恤災德意亦當說明臣等謹另擬一

稿恭請

聖裁伏望立刻

批發以慰輿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恭慰疏

奏為恭

慰事本月初九恭遇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崩逝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臣等恭詣

慈寧宮門外哭臨拊心踊足不任悼傷欽惟

皇上至孝性生

純衷天植

五十年色養無間晨昏

奏草

卷三五

五

七十歲稀齡直需且暮胡邁滄桑之變遽軫風木

之思固宜

聖意悲推

宸襟慘怛顧惟

帝王達孝在志事兼承

母子至情雖沒存罔隔

呈上有過毀之感將

聖母有不瞑之憂臣等喪

妣哀深愛

君慮切伏望

抑情就禮

節慟加餐庶

機務不廢于諒陰

孝思可通于冥漠此中外臣民萬口同祝者也伏

惟

聖明炤鑒臣等不勝籲禱祈控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慰祇遵

遺誥抑情節哀具見忠愛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奏草

卷三五

五

擬進赦稿揭

伏蒙

聖諭以

聖母遺命赦內外輕罪蠲免災傷錢糧令臣等擬
赦稿以進臣等據戶部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
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款隨與
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較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
及惟刑部所開楚宗一欵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

奏草

卷五

五

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加懲創原
不為過惟是坐以謀反則人以為寃且重辟
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
屬皆被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
之聲日夜不絕見于撫按各官及守備中官
之疏讀者皆為傷心酸鼻所以中外諸臣連
章苦請曾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具奏留中未
發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
不得不為開列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見

祖宗列聖亦自歎然但事干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

湖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

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羊絨蘇松織造綾紗

白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當此

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蠲常賦則無以

給軍不蠲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

諸臣皆望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

奏草

卷五

五

此數欵慨

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干錢糧亦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臣等連日與百官哭

臨人人咨嗟嘆息謂

聖母之惻怛慈仁

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其悲思

感戴又當何如今臣等所擬赦稿亦就

聖母所命稍稍推行一二事恭請

聖裁伏望

一多... 九... 1... 片...

聖明詳加省覽批發于以昭不置之恩而廣錫類

之孝其所助于

聖母冥福良不少矣臣等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奏草

卷十五

七

綸扉奏草 卷二五

上

聖母謚議揭

伏以

聖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緒

合弘需澤群生荷厚載之功禮重易名治隆報本

欲贊揚乎大美當備舉乎

徽稱斯

聖孝所以特隆亦群心于焉共戴欽惟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道涵大始

奏草

卷十五

七

德合重坤蚤贊

先皇肇撫豐亨之運爰開

大聖允符震索之祥當太平朝為

天子母方

冲齡而踐祚深藉保綏迨

必世以成仁弘資啓佑

得全履盛無忘執繭之勤

養備稱尊不輟濯龍之警軫艱難于兆姓寶鏹時

頌

流湛滅于八荒

二六一

慈雲徧覆隆天厚地蕩蕩乎莫能名

翼子貽孫繩繩乎為可繼幸稀齡之已屆何

長樂之遽違人懷喪

妣之悲

帝切循陔之痛恭聆

遺誥愈動深哀

鸞馭將升尚歷思乎國典

彤宮欲闕猶加意于民窮言言關

宗社之安危念念在閭閻之疾苦蓋遜稽任姒猶

遜其徽若近視高曹敢方斯烈悵

奏草

卷五

五

音容之日遠徵盛美之在茲臣等祇奉

明綸博綜舊典咏歌嗟嘆四海雖極其尊親擬議

形容寸衷終難于窺測欲伸

不匱之孝敢揚

大德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謹議奉

聖旨朕覽卿等擬上

大行皇太后尊謚依議送翰林院官擬撰冊文進

覽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恭釋

慈綸推廣德意疏

奏為恭釋

慈綸敬推

德意特陳用賢恤民要務以溥

皇仁事頃蒙

皇上以

聖母遺命赦中外輕罪量免災傷錢糧令臣等擬

赦稿以上臣等與九卿各衙門商議斟酌已

具擬上進恭聽

奏草

卷五

五

聖裁惟是諸臣有款款私衷可以愈光

聖母之大德而益廣

皇上之孝思者臣等若隱忍不言殊非忠愛之義

敢冒昧陳之夫罪輕當赦者赦矣然所赦者

多在于庶民

聖母念及庶民豈不念及臣下乎向來廢棄諸臣

沾名煩聒不為無罪

皇上譴之斥之固其宜也但推困日久遠者二十

餘年近者數年頃有備列廢臣之名籍者臣

等閱之已半在鬼錄其僅存者寥寥無幾雖

有悔過自新之思終無向用之路彼已通籍
聖朝受

皇上作養而顧不得與齊民並沾

慈澤蒙

曠蕩之恩凡有心知無不惋惜所宜推

聖母赦過之心並行錄用者也災傷錢糧當免者

免矣然所免者多在于常賦

聖母念及常賦豈不念及額外之賦乎自確稅繁

興以來民間財力已竭兼之水旱饑荒頻年

仍歲遂致正供錢糧不能完納今邊餉窘急

奏草

卷五

五

兵變屢聞計臣不得已苦催逋欠固是一時

無可柰何之計然臣等竊恐鞭箠大急民怨

又興剗肉醫瘡瘡未必愈而肉且盡軍與民

兩受其害而天下事愈不可為矣臣等每見

往時有司催徵錢糧但至八分便為足數蓋

祖宗朝愛養元元留有餘不盡之意寬然如此今

徵至九分以上猶不及額民安得而不困乎

若使權稅不停災民終不可救常賦終不能

輸變起封疆憂及

宗社悔之晚矣所宜推

聖母恤災之心亟行罷減者也當此喪禮殷繁

聖懷哀楚之時臣等忝在股肱分憂分痛尚且不

暇何敢復有陳瀆惟是

聖母與

皇上恩惠如此實千古以來僅見之事臣等若不

能推明

德意使薄海內外咸共沾濡何以仰稱盛舉况人

才空虛財用匱竭國家安危在此二事臣等

蒿目焦心思效萬一耿耿赤衷斷不敢市恩

任德以負

奏草

卷五

五

君父卽

聖母在天之靈亦必垂鑒亮矣伏望

聖慈省覽施行其擬進赦稿併乞

裁發以慰中外感戴延佇之情臣等不勝悚息祈

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催發大學士吳辭疏揭

該

新簡閣臣吳道南再疏控辭業于此月初八日擬

上未蒙

檢發想以

聖母升遐

聖心哀痛無暇及此臣等亦不敢催請今見連日

章疏多已

發行諸凡政務皆奉

聖裁道南之疏亦望

奏草

卷五

三

皇上蚤賜批發促其前來蓋政本重地多一人則

得一人之用即如頃者

聖母之變一應該行文字臣等二人便辦理不前

甚望道南蚤到以同心合力共贊

政幾且閣臣禮貌素隆既承

簡用而辭疏不發亦非事體故臣等敢為一言統

祈

聖鑒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請發候補科道揭

竊見候補科道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

題不止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杳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

之於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

灰諸臣圖報之心失

朝廷養士之意

皇上亦何利於此也且諸臣非

奏草

卷五

三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需異日之用者

乎業已服官中外放歷多年向當考選之時

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必赫然有聲粹然

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

皇上於諸臣亦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於今

日而復阻抑之困頓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

日之空拋株守長安歎河清之難俟是前之

拔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為

培養而又自為推折明知為適用之器而又

阻其向用之途譬之得駉驥之足而但羈之

於槽檻有棟樑之具而故委之於泥塗不
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
異仕進者既得展布於朝廷家食者尚需
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居
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悒鬱無聊
論

祖宗朝卽

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是雖諸臣所遇之窮
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奏草

卷三十五

五

皇上釋

聖母親賢圖治之訓速允部推各補原職俾諸
得據任事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
今日一盛事哉臣等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五終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六

回奏

傳諭上

尊謚改期摺

該文書官王體乾口傳

聖體下部偶有濕毒二十八日恭上

聖母尊謚行禮不便欲行改期臣等竊惟上

尊謚大禮既

聖體有濕毒卽當傳禮部改期以請臣等又查舊

例此禮之行皆在二十七日以內伏望

奏草

卷三十六

皇上勉抑哀痛之情以宗

聖躬濕毒小恙卽當自愈其於

大禮可以蚤成毋致稽延是亦

聖孝之一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請依期上

尊謚揭

昨文書官口傳

聖體下部濕毒欲收上

尊謚日期臣等不敢不遵已傳禮部另擇日期令

日又再思之

香間寫定二十八日

詔書已寫定二十九日又已用

寶今若改期則須盡行更改似有不便如

聖躬尚可勉強則仍於明日舉行只於

奏草

卷三十一

二

內殿扶掖行禮其

御門不妨傳免如

聖意必欲改期臣等亦不敢強惟須在於二十七

日之內此外則必不可耳統望

聖裁速傳以便遵行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

尊謚

冊寶朕當親行但近日偶爾下部濕毒敷藥未愈

行走不便 几筵前力疾行禮御門免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回奏上

尊謚傳免

御門揭

該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

慈妣思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目已因日夜

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於下部

見今敷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

尚在調攝所有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尊謚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

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群臣如儀奉迎朕在

几筵前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上以盡孝思至情卿等仰體朕敬慎之意諭卿

等知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孝誠篤至哀痛異常苟可以自盡于

聖母者何所不用只以濕火下注動履艱難故於

御門不便而猶諄諄懇懇

臣等恐弗成禮其

虔恭敬畏之心一何至也今百僚在列

皇上又力疾於

几筵前親行上進於禮無失

聖母在天靈爽亦必居歆而

聖心固可以無歉矣臣等即遵

諭傳示禮部併文武百官如儀奉迎以仰體

皇上敬慎之意更望

皇上抑情節哀保重

聖躬母過悲悼

奏草

卷三六

四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所奉

聖諭敬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問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請免開洛河揭

蒙

發擬河南巡撫梁祖齡一本

內傳宮眷行李由黃河進洛河如鞏偃二縣水淺

即便作速挑濬不許推諉稽遲臣等即遵依擬

上但細觀巡撫本中甚言洛河之難開若開之須

費數十萬金錢巡撫身在地方言必有據且

自孟津登陸至河南府不過六十里與京師

至張家灣同搬運亦便地方官車輛夫馬俱

已齊備似不必多糜金錢于無用之地也之

奏草

卷三六

五

國大典臣等非敢惜此勞費但念

王既有節省美意而河南府又藩封所溢供應

浩繁更宜體念故敢附陳其愚併另擬一宗

恭請

聖裁臣等何心總之欲成

王之美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催發放稿揭

該臣等遵奉

聖諭擬上赦稿今已半月未蒙

裁發竊計

聖躬當哀痛之時無暇詳覽且臣等所擬或未盡

當

聖意故遲遲耳今

聖母尊謚已上

詔書已頒中外人情懸望此赦又

聖母升遐且將更服惓惓

奏草

卷三六

六

遺囑業已播之

綸音傳之天下似亦有難于久停者伏望

皇上勉抑哀情將臣等所進赦稿即賜省覽裁定

發下施行其中有一二款如楚宗等事皆係大小

臣工萬口合辭以為當行臣等方敢擬上恭

聽

聖斷若議論尚有不同臣等亦不敢擬也又臣等

推廣

德意以起廢撤稅二事為請此乃

聖母與

三千年萬載無量功德尤出

特恩非臣等所敢必耳臣等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奏草

卷三六

七

長史不宜加兩司職銜揭

蒙

發擬

福王一本為左右長史加四品服俸及叅議僉
事職銜

內傳准他出旨來臣等仰體

贊王優禮輔導之盛心併

皇上隆崇親藩之美意敢不遵依擬上但臣等歷

稽舊典自開國以來並無以長史而帶兩司

職銜者即四品服俸亦必俟其輔導積有年

奏草

卷五

八

勞然後可加今

下既為二長史懇請臣等不得已委曲承順擬

加服俸斯已大破格矣至于叅議僉事之加

銜乃二百餘年未嘗有之事臣等安敢一三

而創為之且該部原疏議定三年之後方與

敘遷已奉

欽依今未出都門而遽加官

旨下之後該部亦必執爭又多一番議論反以累

王亦大非二長史之利也至于錢糧田土散在

各處自有地方官當任其責即長史而帶叅

議僉事何益于事臣等竊見

皇上凡事皆以

祖制為言而

王頃者慨然之國又惓惓加意節省中外人情

方翕然稱服奈何因此一事破壞

祖制以自損其名乎之國大典

王為

皇上愛子臣等苟可奉行毫無所靳惟是事體窒

礙關係典章不得不為

皇上一明言之

奏草

卷五

九

皇上幸以臣等之言告

王即王亦必亮臣等矣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請點用緊要各官揭

竊惟國家政務惟用人為急今見在

朝端尚書只有二人而劉元霖又病侍郎只有

四人而魏養蒙又將行空虛已極委難支持

臣今不敢希望盡補只擇目前最急者開列

上請伏候

聖裁如蒙慨

賜點用使各官旦夕即可供職其於緊要事務庶
幾不誤矣 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奏章

卷十六

十

聖母山陵在即事體重大舊例用吏禮二部堂上

官恭往相度而工部有一侍郎專

勅經理又有一侍郎催辦物料其物料尚可帶管

若經理之侍郎則須日逐在

陵督率工役必不可少且已奉

旨相度必不可緩尚書劉元霖在病中諄諄言之

其與禮部侍郎均當亟

賜點用者也

一太常寺乃禮樂之司一切神祇祀典皆其

職掌豈可輕忽自少刻期所封印以來諸

事皆典簿官代題已非事體今折又去矣
衙門印信無人署掌目下何

補祭大禮

北郊之期亦近若聽其空署只以一典簿卑官具

無印之疏以了前件其何以稱

皇上敬其明神慎重大典之至意乎該寺卿與少

卿所當亟

賜點用者也

一戎政乃

國家重務缺官日久茲幸

奏章

卷十六

十一

皇上點用黃嘉善而嘉善又以候代未得即來尚

書王象乾既署吏部又管戎政每對臣等

輒言困苦且薊遼迫近京師頃以乏糧之

故軍情屢變萬一有事惟京營是賴豈可

無官專理今三邊總督已推有人所當亟

賜點用使嘉善得以蚤來供職者也

一通政司封駁章奏審准詞訟事務甚煩往

設堂上官五員相與分理猶日不暇給今

見在者只通政使林梓一人而又苦于哀

病時欲請告該司參議已推有人所當亟

點用以分其勞者也

一錦衣衛鎮撫司職掌詔獄在武流中亦稱

要任自掌印缺官凡送問人犯悉皆停閣

甚為不便今

福藩之國期迫派撥校役護送等事尤為緊要

所當併

賜點用者也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奏草

卷二十六

七

附請工部侍郎揭

適蒙

發下吏部一本請

點工部右侍郎林如楚臣等已擬票進

上茲又有工部司務任家相本亦請

點用本官署掌本部印信臣等竊意該部事務殷

繁需人甚急且

陵工在邇時刻難遲若候

命下另題署印不免延時日謹據本擬票呈

覽統候

奏草

卷二十六

七

聖裁儻蒙速賜批發該部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請發赦稿摺

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諭內閣昨覽卿等揭催赦書但朕因

聖母仙逝勞碌哀痛濕火浸蒸致流毒下部敷藥

未痊又兼肢體虛弱心神恍惚所擬赦稿未得

詳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故諭欽此臣等仰見

聖心思念

聖母留神恩赦臣等揭請亦上厯

聖覽不勝感服但此事

傳宣已久難以再緩今百官易服多來問臣等赦

奏草

卷三十六

十四

稿何以不發臣等告之正如

聖諭所云諸臣又言

聖母遺命人情企望甚切若久寢不行非所以揚

聖母之大德而昭

皇上之孝思也臣等聞其言正欲再揭申請而

聖諭適頒故敢附陳伏望

皇上少乘清暇之時蚤行省覽批發如臣等所擬

未當乞

賜裁改要以恩出

君父斷在

聖心臣等何敢干焉惟是遲留日久竊恐各衙門

又來奏瀆反為不便不如

蚤發之為愈耳至于

聖躬濕火流毒皆因哀痛勞碌所致更望

節哀節勞以膺

天眷尤

宗社之大幸也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九日

奏草

卷三十六

十五

附奏點用都察院及各大僚場

蒙

發擬都察院司務薛養性等請署印本臣等謹擬

侍郎張問達以上伏候

聖裁臣等又思都察院風紀之司關係最重學院

之缺已將十年補一孫瑋又不數月而去今

且併副僉俱缺該院空署將一年矣所以紀

綱法度日就陵遲今雖用問達暫署其吏部

所推左都御史等官仍當

亟行點用以重臺端者也且九列空虛至今日而

奏草

卷三

六

極尚書只有二人劉元霖物故王象乾又被

論是尚書將無人矣吏部雖有尚書侍郎尚

不知何時得來戶部禮部刑部工部各共

侍郎目前事勢非但本衙門無官即署印亦

無官矣軍國大事全賴九卿而乏人至此臣

等心竊憂之而甚自愧其言之煩瀆也統

聖明留神裁斷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請發閣臣吳辭疏揭

該閣臣吳道南辭疏

留中未發已經月餘非獨道南之進止不便即大

小臣工亦相與疑議以為閣臣既已被

命而辭疏不蒙

批發其非事體

皇上遲回數年方始

簡用乃又視之若有若無不甚留意得毋輕

政幾而失從前慎重求賢之美意乎自來大臣辭

疏無有不發况密勿之臣尤四海觀聽所係

奏草

卷三

七

斷無久寢之理若日延一日將令人猜忖愈

甚臣等不得不行力請非為同官乃所以為

政體也伏望

聖明即賜批發以免臣等瀆職之罪臣等不勝同

味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十四日

回奏

聖諭福藩田土揭

該又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覽王所奏之國指日養贍地土尚未報到原給四萬頃卿等屢奏地土難以湊處王亦具辭今減去二萬頃王在京養贍原有京灣停宿各項子粒今已辭免隨從人役何以養贍且地土該部如何尚不承服輒自推諉寂無消息顯是漫不經心好生可惡姑且不究各該撫按官延捱怠玩不行速報卿等傳示該部還

奏草

卷三六

六

著馬上差人守催上緊造冊隨途呈報不得似前虛文塞責必罪不宥故諭欽此臣念

福王田土已蒙

聖恩減去二萬其二萬之數似當處給臣等屢移書與各省撫按官言之必當委曲處置不敢再違今重奉

聖諭臣等即傳與戶部馬上差人守催造冊解府

以仰慰

聖懷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回奏

聖諭詔赦事情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覽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姑惟所擬其蠲免陝西駁造羊絨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苦但係緊急上供且數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奏草

卷三六

九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遺建言

此事甚懷懸望今蒙

聖裁發下于臣等所擬赦條自陝西羊絨外盡蒙允行于所揭請起廢罷稅二事又蒙

皇上親自裁定廢臣則分別敘用稅則減三分之

皆

一至楚宗沈鋼已十餘年一旦得親天日此

皇上孝誠純篤超絕古今于聖母遺命不但遵行而且推廣薄海臣民孰不頌如天之仁而戴

皇母之德千萬年無窮極也臣等不勝歡欣不勝

感服所奏

聖諭臣謹即傳宣以慰中外饑渴之望謹先具回

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奏草

卷二十六

一

請減稅額揭

蒙

發下

聖諭及

欽定赦稿臣等感謝

天恩即具回奏又蒙

傳諭赦稿著照

御改寫一本來看臣等謹即寫進其

欽定原稿臣等留下令中書官繕寫請

寶頒給乃臣等又有無已之懇本不當言亦不敢

奏草

卷二十六

三

言惟仰恃

聖慈如地如天又不能自己于言敢冒陳之今天

下民窮實甚望罷稅實急茲蒙

皇上減去三分之一已不勝慶幸如再徼

聖恩減去一半則

功德更大而海內之感戴更深臣等計之其進

宮解部所少之數共不過十餘萬金而其造福

于生民無量且可以省後來之瀆請此臣等

之所願望而不敢必得者也如蒙

聖慈慨允乞即

臣等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其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

悉加採納用為鑒戒遇大典各項進賜賞賚甚

多省直額進稅課接濟急需尚且不敷三分已

減去一分以彰恤民德意停止之旨已明朕復

細檢閱釋楚宗幽禁一條但其事不止為毆一

巡撫而已且初起群哄誣訐楚王今朕又添改

各省直災傷內朕亦添改批發於卿等騰進詔

帖上可照今改寫詔于四月初四日頒行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草

卷三

重

送 福藩之國奏聞揭

臣等昨送

福王郊外見

王于輿前不勝瞻戀愴別之私即

王亦為臣等悽然因思

皇上骨肉至情當如何繫念惟是親王就封國家

令典

祖宗以來皆是如此而

福王久留京邸人情妄相猜忖亦大不便臣等

稽之舊章揆之事勢不得不勸

奏草

卷三

重

王行然非

皇上聖明割難忍之愛以建維城之基

皇貴妃協心贊助臣等安能強之

王行之後浮議盡消萬事盡安內而

宮闈外而薄海氓多少形迹添多少和氣

福王千萬年作藩河洛與國同休自是

宗社大慶

國家第一件好事臣等見長安士民奔走扶携

填街塞路無不咨嗟贊嘆調

賢王就國載道光華何幸躬逢其盛前日之人

情如彼今日之人情如此臣等竊爲

王慶計

皇上與

皇貴妃間之亦可以釋然于衷矣臣等敢述所

聞見以寬

聖懷亦區區忠愛之一念也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草

卷三六

五

請 詔赦內添入楚宗事情揭

蒙

發下赦稿中外聞之無不感頌其楚宗蒙

宥尤見

聖母與

皇上好生大德天地覆載不足喻也楚宗之罪在

于訐奏

楚王戕殺巡撫臣等揭中已明言之而所擬赦

稿偶遺訐奏

楚王四字恐外間奉行不便臣等仍欲添此四

奏草

卷三五

五

字庶無遺漏至于鈐束諸宗母再縱肆則該

部尚當有請以稱

皇上之德意耳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請發王尚書辭疏揭

頃者兵部尚書王象乾以人言乞休杜門辭

印吏兵二部並無一人諸務盡皆停閣竊意

皇上必且悚然動念亟為處置亟為推補乃象乾

辭疏及吏部題請署印之疏俱未

檢發不惟象乾進退無據而一時各官當陞者不

得陞當選者不得選銓務壅滯人情惶惑深

可慮也伏望

皇上將象乾原疏立

賜剖斷或令照舊供職或令仍署吏部統候

奏草

聖裁其

新點尚書鄭繼之侍郎李誌相應催令前來供職

仍將近日常會推吏部侍郎孫慎行禮部侍郎

何宗彥並

賜點用俾即到任管事庶分理有人部務不廢此

日前最切最要之事不容時刻緩者萬惟

聖明留意臣等不勝迫切翹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請假調理揭

臣奉

命入直又經三月積病積勞不勝困苦向者因痔

瘍下血已難支持近又加以腦漏之病口鼻

流膿日夜不絕醫者咸謂心血枯竭虛火上

蒸所致每欲請假調理適值

聖母升遐

福藩就道不得不屯勉供事昨送

王郊外人眾挨擠萬馬奔騰踏傷左足步履艱

難業已三日不能入直不得不乞恩

奏草

君父伏望

聖慈賜臣一假調理數時如尚能苟延殘軀以事

皇上臣之願也而非所敢必也閣中事務有臣從

哲辦理臣雖杜門伏枕可無慮矣臣不勝悚

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回奏 福藩田土揭

謄文書官制用傳出

上諭諭內閣朕昨覽戶部覆奏內閣傳諭本河河南所造福府地土冊已於二十日送本府訖朕問取冊看其冊內後開派徵銀奏數有司徵解送府應用以與屢旨有違且比例冊上四萬也減二萬其數似為不少各官宜仰遵上意即行如數撥給堪種膏腴地土可也何乃屢次不遵恣肆抗違情屬欺玩卿等還傳示該部即便行文三省撫按各要遵照前旨清查堪種膏腴實

奏草

卷三六

天

地二萬造冊送府自行管業仍將經管人役查

參來說不許違誤取罪故諭欽此 臣等竊惟

福王田土節蒙

聖恩減去二萬其餘二萬各官宜仰遵

上意如數撥給本月二十日 臣等已遵

諭傳部差人督催去後茲復奉

嚴諭以河南冊中所開尚有派奏銀數 臣等謹再

傳示戶部即便行文三省撫按官務遵

屢旨查撥造冊解府以慰

皇上惓惓至意所有

上諭尊藏 在閣 臣等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奏草

卷三六

天

回奏

聖旨再請減廣東稅額摺

該部等具題請減歲額之半此乃憑藉

聖慈敢為愚臣之求伏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

悉知但宮用浩繁慶遇大典各項進賜賞賚甚

多省直額進稅課接濟急需尚且不敷三分已

減去一分以彰恤民德意停止之旨已明朕復

細檢閱釋楚宗幽禁一條但其事不止為毆一

巡撫而已且初起群哄誣訐楚王今朕又添改

奏草

卷五

三

各省直災傷內朕亦添改批發於卿等勝進詔

帖上可照今改寫詔于四月初四日頒行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念念慈仁事事精密于

國家政務及臣等陳奏無不

留心卽楚宗一條添改數字極其周全極其停當

真

大聖至神曠千古而僅見者也臣等循環捧誦不

勝感頌不勝愧服其稅額已減停止有期臣

等亦不敢再瀆惟更有冒昧一言於事理可

行竊度

聖心亦所不察者敢再陳之蓋各省稅額多不過

六七萬而廣東一省乃至十八萬民間賠累

多年委為困苦卽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亦

寥落臣等每逢廣人譚及此事輒傷心蹙額

頃又合辭請于

皇上其情甚苦臣等欲為一言而自念前者已蒙

聖恩減去二萬茲又減去三分之一不宜頻瀆但

子細思之該省稅額尚有十萬餘較之他方

終是獨重此時黎夷作亂典師動衆騷擾不

奏草

卷五

三

勝實難支持伏望

聖慈曲垂憫念再減二三萬以救此一方之民乃

無量之功德也如蒙

俯允當另發

聖諭以昭特恩不必入于

詔書中耳臣等昨又接該省撫按官揭帖極言高

宗欲至地方人民驚駭之狀此事關係不小

更望

聖慈亟發

德音諭宗勿行以安人心臣向高閩人豈不欲宗

之去闕哉顧度其利害之輕重有所不可如
宋必欲行則必有意外之事即馬室之至揚
州狼狽而歸可鑒也臣等區區愚衷不敢不
盡至于盡撤權使以餘稅歸之有司責令徵
解此尤至省至便之事當出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遽請耳臣等不勝悚息祈懇之
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一日

奏草

卷二十六

三

乞休第四十六疏

謹

奏為病患日深

主恩難報乞

賜骸骨歸死故鄉事臣備員歲久罪釁如山無年

無月不求歸去伏蒙

皇上多方慰留惓惓款款真有家人父子間所不

能得者臣是以冒罪馳驅報顏供事不恤一

己之身名少酬

聖明之寵顧延至今茲而臣之情愈危身亦愈病

奏草

卷二十六

三

不可得而強留矣臣二十年來甚為痔瘍下

血所苦近又加以腦漏鼻齆之疾痰火上炎

膿從口出咽喉蔽塞氣息不通每于呻吟中

念

聖恩之深厚知報答之無從則感極而泣思去就

之艱難嘆一身之狼狽則悲極而泣愁悶填

胸度日如歲孱然之軀豈堪如此之銷鑠哉

今

聖政維新

鴻恩誕布中外人情喁喁以望太平此千載之一

時臣以至愚之賈事

至聖之君罪不加誅言多

聽納如不肖子之見憐于慈父愛護有加亦千載

之一遇苟非有萬不得已之情積年沈痼之

病何敢言去何忍言去天實困臣無可柰何

惟望

皇上哀臣憐臣予臣休致臣藉

皇上之寵靈幸而未遽填溝壑得以假息遊魂復

上先人之丘壠以少盡人子之心其於

皇上錫類之大孝

奏草

卷三十六

三

體下之深仁亦有光矣臣草此疏一字一淚以方

請假調理未敢遽進而昨見同官臣從哲有

揭催臣之出夫臣之必不當出必不能出從

哲豈不知之而乃為此以苦臣哉臣恐

皇上因同官之言復辱

溫綸滋臣之罪心甚不安故即以下情上

聞統望

聖慈曲垂鑒炤臣不勝懇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前以傷足請假朕意調理易痊柰何因此

遽興歸志今國家多事目前

聖母大禮未襄幾務煩難急需贊理卿調攝已久

稍可即出入閣視事以慰眷懷不允所辭吏部

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奏草

卷三十六

三

請准勘沐啓元揭

適蒙

發下鎮守雲南沐啓元請勘本

上傳不准辭臣等竊念此事屢經撫按執奏不過

因啓元管事之初未經撫按奏請與前

旨不合遂致彼此互持爭論未已夫以西南重地

夷夏錯居全賴鎮臣彈壓而履任八月撫按

尚未相見其行事掣肘可知恐非地方之利

也臣等愚見以為啓元既自請勘合無即

允所請行令撫按作速勘完具奏此於啓元一無

奏草

所損而又不失從來奏請之例庶諸臣之心

舉安而於封疆亦大有裨益矣謹擬票進呈

御覽伏候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九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六終

綸扉奏草

聖諭

奏草

溫綸再懇

大恩哀憐允放事以文書官再登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朕昨覽卿奏知卿微傷

左足請假暫攝已逾旬餘諒必痊愈目今典禮

隆重國事繁多正賴卿等匡濟豈可久居私寓

宜卽遵旨速出入閣佐理以副朕行幸之意母

奏草

得再有托陳等諭欽此臣謹扶掖下床叩頭恭

謝又奏以病患日深乞

賜骸骨奉

旨卿前以是請假朕意調理易痊奈何因此遽

興歸志國家多事目前

聖母六壽永壽... 卿調攝已久

稍可卽出人閣視事以慰養懷不允所辭吏部

知道欽此臣終朝之間兩辱

溫綸一勤中使跼天踏地無以自容而中使又傳

宣

聖意必欲臣出是臣之病苦下情尚未足以動

天聽其超生救死尚未有路也悲傷之極不覺對

中使而涕泗橫流幾至頓絕矣臣受事八年

陳乞無數向非馮依

靈寵結戀

愚私必不能延至今日情有所必窮而勢有所必

極今日固臣至窮至極之時也即

皇上之所以留臣亦窮極而無以復加則何如放

臣一去使

君臣之間寬然有有餘不盡之意之為愈哉目前

奏草

卷三

二

聖母大禮十完七八只有

山陵一事禮工二部自能任之臣查

累朝山陵之期大較不出百日內外蓋禮制固然

即

梓宮久在

內殿亦為非宜

聖母襄事當必不遠

皇上但一而允臣之歸臣未敢即去俟匍匐携扶

哭送

聖母于郊外而後行以少盡臣子之心其他幾務

雖煩有臣從哲料理其大者不過

東宮講學補大僚起遺逸數事是在

皇上可以片言而裁該部可以奉

詔而請無所庸臣為矣臣聞之狐死首丘臣區區

血誠惟欲以此一副骸骨歸死于先人塚墓

之傍至于

聖恩深厚無從報稱則惟有生生世世變為蛇雀

化為螻蟻以補此未了之念而已抑臣更有

言焉臣生平快口直腸語言不慎久與樞機

必招禍患數年來本章稟擬皆臣一人謬戾

奏草

卷三

三

實多昨言者責臣

絲綸之重可以入幕而要求羅織之獄可以假途

而得

舌端之意指自明筆底之風濤橫作臣甚愧之

服之頃自杜門後即告臣從哲一切稟擬不

必相聞庶幾少贖既往之愆用紓天下之慮

是亦臣報

國之一端也更幸

皇上速允臣去以安人心臣不勝感激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請 存問申沈二輔臣疏

奏為敬循舊典仰乞

天恩存問耆德輔臣事臣等查

累朝舊例大臣年八十以上有

存問之典而輔弼重臣又與他官不同遠如王鏊

謝遷毛紀賈詠近如徐階或年登八十或未

及八十皆蒙

特恩遣官存問前此庚戌之歲原任大學士沈鯉

八十臣等擬請

存問而士大夫間咸謂鯉以精忠亮節未登首輔

奏草

卷二十七

四

經綸康濟之猷未及盡究方當旦夕

召用以慰輿情不必遽舉此典臣等遂遂巡而不

敢言今

徵綸尚稽而鯉年已八十四矣若復遷延不舉終

是闕事今歲原任大學士申時行又登八十

臣等竊念時行事

皇上日久在

綸扉卜有四年當國之日居其大半老成持重深

得輔相之體又當時政缺急之後濟以寬和

元氣漸復其調劑苦心蓋有天下人所不及

知而

皇上獨知之者優游林下二十餘年完社備庶近

世罕見其與鯉名德壽考同在一時皆人倫

之領袖

聖代之光華也臣等查有毛紀等事例輒敢上聞

如蒙

皇上俯念二臣為昔日舊人

特勅禮部查照舊規各差行人一員齎

勅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費用示優崇予以昭

聖主眷念耆宿之盛心而增

奏草

卷二十七

五

清朝嚴居之盛事豈不美哉至于順輿情以行

召用是在

聖裁原不因此而相妨也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請發王尚書病疏及點巡視科道揭

該兵部尚書王象乾屢奉

明旨令署掌銓務業已接印管事矣頃又具疏以

病尚未痊請假調理其教職掣籤欲令司官

代行急選大選及會推諸事欲暫停止以待

新臣之至臣等竊以為不可夫急大二選乃

祖宗舊制遵行已久豈容暫停內而部寺外而巡

撫向來懸缺不止十餘會推豈容再緩今若

槩行停止則銓政益壅人心益鬱甚非

皇上付託象乾之意也伏望立發原疏責令遵

奏草

卷三

六

旨速出完此大事吏治幸甚臣等又接得太僕寺

卿陳禹謨等揭謂巡視科道無人本寺一應

錢糧入者未敢徑收出者未敢輕放各邊年

例撫賞等銀守候已久發解無期關係邊情

甚非眇小臣從哲今早入長安門有遼東領

銀委官告稱召募新兵五月無糧嗷嗷待哺

恐生他變臣等聞之不勝凜凜更望

皇上將原推科臣姚宗文道臣劉光復亟

賜點用庶營務以重邊釁可消矣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聖旨併乞休第四十八疏

奉為頌辱

濫綸恭謝

天恩再陳愚悃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朕前已諭卿雖微傷左足

允假暫攝印出何乃又有此奏即今

聖母大興木裏無國家多事政務繁重止賴匡襄

贊理卿為元輔豈忍久卧言去奈國事何其大

遼遺逸等事朕以悉知卿素公清直諒豈得以

奏草

卷三

七

浮言介懷宜遵屢諭安心即出入閣佐理以副

朕佇望至意不必再陳特諭卿知欽此臣以病

困不能出至庭中拜伏只扶掖下床叩頭恭

謝竊惟

隆恩至此近世希聞欲匍匐龜勉仰答

聖心而力不能強欲瀝膽披肝少摠感念而口不

能宣惟有對中使涕泣而已臣病足未痊加

以宿疾如下血痔瘍新患如腦漏鼻衄一時

並作萬苦俱叢七尺之軀累臣已甚臣亦自

厭其殘生矣人情窮急必呼天呼父母

皇上之恩臣念臣過于天地父母臣不控訴

皇上更將誰控

皇上以國事繁重苦欲留臣不知臣在此無益于

國事之分毫而徒以累

君父之眷念多留一日即增一日之罪古人欲休

官者曰無官一身輕臣竊以為無官萬罪解

使臣得違罪而去苟安林壑延醫問藥庶幾

猶有痊可之期

皇上之于臣不啻起白骨而再肉之矣臣乞歸頰

數孤負

奏草

卷二十七

八

聖恩自慚自恨非病極情危萬不得已不敢如此

如其遞請遞出終年言去終年不去是真頑

鈍之尤何以對士大夫而

皇上亦安用此臣為哉萬望

聖慈俯垂矜允或照先臣王錫爵事例

賜臣一假臣若未死尚可再來是亦

皇上之所以恤臣也臣不勝悚息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偶疾請假朕已再次

諭留何為堅卧求去殊失朕懸望之意

山陵係慎終大禮卿可即出奠朕襄事若國家多

故尤非大臣潔身之時尚體朕懷勿得再有陳

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奏草

卷二十七

九

恭題

聖母神主揭

該臣等欽奉

聖旨本月初三日率中書官於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純天祚聖皇太后

神主神位等牌楹

祖制凡

太后神主神位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於

奏草

卷五十七

十

帝后之側於禮未宜今臣等謹遵舊例題稱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純天祚聖皇后謹具題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詳慎著遵

祖制行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因病不能恭視題

主揭

臣伏枕中聞今日恭題

聖母神主同官臣從哲遣人來言閣臣例當恭視

臣以病不能人心甚不安然書寫既有中書

官恭視又有臣從哲則臣亦可以不預昨

皇上諭臣謂

聖母大典未襄臣念

聖母大典惟

山陵未畢一切事務係禮工二部料理只日期未

奏草

卷五十七

工

定不便遵行伏望

皇上即行檢發此外亦無他事如其有事臣雖病

也豈敢推辭若匍匐奔送則臣餘息尚存猶

扶掖以從百官之後少盡臣之一念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請 允候補科道過

竊見聽補科道諸臣候

命以來累月經年茫無歸著該吏部題請及臣等

揭惟亦既舌散唇焦心殫力竭矣而

天聽未回

余言尚寂徒令諸臣羈縻棲吟舍住再歲時身居不

進不退之間名在有官無官之際殊為不便

今

恩詔普頒遺賢並錄海內人士莫不彈冠相慶咸

得耀於光明獨此數人者守

奏草

卷二十七

輦轂之下依

日月之光乃坐困窮年不得一展其用竊恐群情

尚鬱

聖孝未光臣等不但為諸臣惜兼為國體惜已伏

望

皇上乘此庶政更新之會需發

德音將科道楊道寅等道臣唐世濟等盡補原職

則久屯之

恩澤一旦旁敷將久鬱之人心崇朝歡悅諸臣有

不感激矜奮致身報國者臣不信也臣等切

居輔弼職在用人故不辭煩瀆再為申請惟

皇上留神速允諸臣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奏草

卷二十七

七

請撤稅監高家揭

臣今日接得福建撫按官揭帖與臣鄉紳親友之書言稅監高家激變事臣一讀之驚駭欲絕一方之安危在于呼吸不得不急控于

皇上家在福建日久人甚苦之近聞其帶管廣東延頸企踵以望其去然臣以為移此害彼均是王民不忍使廣東獨受其禍而家以將有粵行倭括愈甚造船蓄貨索取民間百物凡領價者毫不給與且加以鞭箠人情憤怒累

奏章

卷三

高

集該監衙門由百而千由千而萬喧闐不已該監遂令左右行兇殺死二三十人盡焚其屍射放火箭燒燬民屋數百間百姓聚集愈多環起而攻之地方官勸諭方散次日該監復躬自提刀率領百餘人皆張弓露刃突入巡撫公署捉拏巡撫併巡撫之子至于街中兩司官李思誠呂純如等皆亦解救方放巡撫回衙復劫李思誠呂純如為質次日以陳同知代之思誠等方得脫身其狼狽顛沛之狀不可盡言即撫按官自惜體面疏中亦不

欲盡言也今百姓既與該監為仇勢不能已該監懼百姓為難必募人集兵與之抵敵兩下戰爭將地方受其塗炭而負山阻海之奸民乘之為亂內鳩下命外引倭夷東南之禍自此始矣又豈但如雲南之楊榮湖廣之陳奉已哉臣恐撫按官所言或因相激未敢遽信乃鄉人之書無不云然且更甚焉臣上憂國家下憂桑梓莫知所措惟望

皇上亟渙綸音將家撤回責令撫按官約束百姓不許為亂是豈但臣鄉之大幸亦宋之大幸

奏草

卷三

高

也臣與家素無往來絕無嫌怨委以事情危迫不得不言若有一毫敢欺君父天地鬼神當殛臣矣計該監亦必有疏別生事端激怒

皇上尤望

聖明昭察臣不勝冒昧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公請撤稅監高家揭

昨日接得福建撫按揭帖言稅監高家激變地方之狀臣等讀之不勝駭異夫家惟閩日久播惡多端怨毒滋深人心痛恨近因入粵不遂益肆誅求索取金珠寶物動至千百又私造雙桅海船置辦通番諸貨一切價值分毫不與小民虧折賠累憤激難堪昨四月十一日因索價不得群聚鼓譟家不能以理論遣當令左右執持刀鎗殺傷多命舉放火箭燒燬民居次日又突入巡撫衙門並其子劫

奏草

卷二十七

六

之以出復挾道府都司等官質於署中克恃猖狂勢同反叛此其心尚知有

朝廷尚知有天日乎向來稅使貪橫無如楊榮陳奉等然止於荼毒百姓凌辱有司並未行悍然敢與巡撫重臣為難者家之狂肆若此則其平日恣睢暴虐草菅人命弁髦法紀又當何如即今民情洶洶眾怒難解其勢必甘心於家而後已若家一日不去則眾心一日不安將來之禍更有大於此者臣等不服為案情直為八閩安危惜已伏望

卷二十七

明書勅案即日回京其福建及廣東稅務俱令有司料理則

綸音一布萬眾歡呼地方危而復安人心亂而復

定不惟家得保其首領而海濱重地可無杞楹之虞矣昨午後復接兩廣總督張鳴岡揭帖亦言家貪橫之狀聞之令人髮指至其假汗贖之詞行脅制之術則又市井無賴所為不足以欺三尺之童者惟祈

皇上速斷以惠此一方毋徒視為尋常遲疑不決

奏草

卷二十七

七

致貽東南無窮之患也計家早晚疏至必且誣捏地方諸臣以卸己之罪尤望

聖明洞察臣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一日

催吏科掌印揭

照得吏科缺都給事中該部已推工科左給事中李瑾陞補而

明旨未下掌印無人一切章奏悉皆停閣不得發抄是以一官之缺致使

王言壅而不宣人情鬱而不暢所繫甚不小也無以二月選官守候文憑至今未領使諸臣雖有官守之寄而無赴任之期曠職廢時豈成政體日下大選教職及急大二選又千有餘人咸望吏科掌印有官方得領憑赴任人數

奏草

卷七

六

更衆屬望更殷

皇上念及於此有不容時刻再緩者乞

檢吏部原疏將李瑾卽

賜點用以存

國體而慰群情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大恩改遣分缺揭

奉照本月十六日夏至

大祀地

方澤例該大臣二員分獻先該臣等擬臣從哲及尚書王象乾未蒙

批發適聞象乾身有期服不當與祭竊恐臨時更改必致誤事查得閣部大臣除臣向高杜門及李汝華等看牲外只有侍郎孫慎行堪以改遣伏望

奏草

卷七

九

庶分獻有人而

大典不誤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因

山陵請補大僚揭

頃接吏部著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揭帖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

人甚眾見今部寺卿或寥寥數員恐分遣無

人步送無人於典制有虧觀瞻不雅甚非

皇上孝事

聖母慎重大禮之意欲祈盡

點會推諸臣以補久缺之官聯以盡無窮之

孝思此真目前之急務也臣等竊見邇年以來九

奏草

卷二十七

年

列空虛百職曠廢其在平日不過東那西借

苟且支撐而今何時哉

皇上所以竭誠於

聖母者只此一事所以自盡其孝思者只此一時

乃以缺官之故使禮文不備

大典不充無論

聖母在天之靈不能盡慰以

皇上孝事

聖母承歡聚順四十年如一日而乃於慎終之禮

闕畧若此於心獨無憾乎異日追思雖悔何

及伏望

皇上深維大禮不可或忽大僚不可不充亟

允部推立

賜點用使天下謂

皇上因

聖母之故而推補多官其感頌

聖孝當不在起廢赦罪蠲租之後矣臣從哲適見

禮臣孫慎行言

發引擇吉已奉

明旨襄事之期約在一月之內中間尚有許多禮

奏草

卷二十七

年

節許多題請必朝上夕

下方不後時而禮科無人發抄恐致誤事更望

皇上將該科署印之官印

賜批發是亦今日之急務也臣等不勝迫切仰祈

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中條陳時事疏

為病臣乞歸迫切敬效愚衷仰酬

洪造事臣自伏枕以來百事不聞今病患愈深勢

在必去不宜復譚天下事然臣受

恩深重倍萬尋常一日未死一日不能忘國家之

憂呻吟中每念大僚缺乏邊餉空虛候補科

道諸臣久未奉

旨大選各官文憑未領不得赴任京營巡視無人

馬價久稽吏部題上起廢各官未蒙

批發皆關係目前急務不容停緩皆同官臣從哲

奏草

卷七

三

先後懇請臣亦附名不知

聖明一一詳覽與否臣竊觀

皇上留心政務凡事雖多遲留乃至重大緊急未

嘗不行今九卿共止六人奔走支撐日不暇

給而其最苦者如戶部之李汝華以一人而

兼尚書侍郎之任又兼總督倉場米鹽簿書

凌雜煩瑣手日繼而加以糧餉之難處

那借未幾舊匱又至奈何無人一分其勞一

佐其畫乎禮工二部有

山陵之事而以一侍郎兼總既困其人亦輕其典

別部一侍郎且兼都察院矣三法司重地

寥乃爾頃尚書王象乾惓惓以

山陵大禮追送無人為言臣謂即不為

山陵計大僚亦不可不補也候補諸臣其前資者

已經十年後資者亦經五年在京守候又一

二年尚未得效一官半職之用

國制于丁憂官率多優處奈何于諸臣而獨困

之且人數無多何所疑慮而靳借若是吏科

都給事中京營科道循資遷轉遇缺題差尋

常事耳乃因靳此三人而使千百候憑之官

奏草

卷七

三

坐困都下百萬待哺之卒號泣邊隅甚非計

也至于起廢一事以

皇上憐才之盛心行

聖母施恩之遺命普天率土誰不歡欣乃留中日

久人情轉疑臣竊謂

詔中此欵乃

皇上獨斷

御筆親書斷無不行之理或吏部所議擬未合

聖心則當令其再斟酌上請以聽

聖裁或即

聖明示使可奉行惟是遷謫諸臣

詔中謂部覆未下者照原擬用

聖意尚未甚明臣查當日之部覆皆已得

旨又皆係首領雜職淹屈久者已二十餘年苟令

仍守故秩不一敘遷不幾虛此

詔乎臣謂該部宜善體

聖意酌量推用不論在內在外皆可自效其向經

降謫後已

錄用不在起廢之例如鄒元標饒伸輩宜特疏為

請使先被

奏草

卷二十七

五

聖恩者也乃臣又有懇者臣鄉稅使在閩日久近

有激變之事臣不敢言其他即以巡撫重臣

司道大吏而輒肆迫挾

紀綱法度敗壞已極即該監不得已自為救死

計亦豈無他策何遂至此今民怨日深禍變

不測地方官日陳兵為衛萬一勢不可支如

滇南故事則

國體盡傷而天下後世謂

聖明臨御之日頃見如此之事又因權稅而致其
為

聖德素始不小矣及今即

賜撤回所全實多亦所以全家也此事臣知

聖明必有處分但蚤一日則地方蚤安一日耳以

上諸事皆從枕上往來胸中不能自遣僵

卧口占語無倫次譬如去婦將出門時猶沾

沾譚說家事非愚則迂妄亦自盡其心而已

臣言止矣統望

聖明俯垂矧察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直陳時政切要具見愛君憂國之

誠補大條諸事稍俟檢發起廢亦當詳覽施行

奏草

卷二十七

五

高宗事知道了卿雖調攝在寓常以國事為心

何乃堅卧求去屢論不起矧今

聖母梓宮發引期迫卿宜遵旨即出共襄典禮以

慰朕懷慎勿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擬京御馬監本附摺

適蒙

發下御馬監少監李成等本

上傳出青臣等閱本中語意大率調屬弁侵欺公

用銀兩欲

物法司追究而未嘗明言銀兩係何項錢糧侵欺

作何等情狀但云蘇應詒等而不開衆人之

的名但云又將今歲公用侵欺而不開侵欺

之實數此其說似難盡信據稱那洪屢題未

蒙

奏草

卷七

五

批發想

皇上已洞見其情矣臣等謹遵

傳旨擬票上

請計該部自能查勘虛實不致枉縱是亦平刑慎

罰之一端也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謝

宣諭疏

奏為

溢旨頻下愧感不勝再陳愚誠仰干

天聽事臣前蒙

宣諭具奏陳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偶疾請假朕已再次

諭留何為堅卧求去殊失朕懸望之意

山陵係慎終大禮卿可即出與朕襄事若國家多

奏草

卷七

五

奏該部知道欽此臣惟

皇上之事

聖母孝誠一念通天達鬼神真千古僅見使臣

磨頂放踵可以助

皇上之孝思亦無所惜茲以

山陵大禮

命臣出而襄事臣何敢違亦何忍違但念此禮各

有司存闕臣不過按舊章而崇擬無所用臣

而臣前所陳病症日甚一日杳無痊可之期

近又以稅使激變臣鄉憂無公私寢食俱廢

卽欲苞勉人直勢必不能孤負

聖恩罪當萬死病中聞科臣劉文炳論劾御史徐

縉步劉策陳一元謂其皆臣私人藉臣靈寵

為鷹犬爪牙之用劉策與臣杳不相及若一

元實係臣親縉芳實係臣同鄉固宜文炳有

此議論惟是臣以不肖之身累及親戚累及

鄉里又累及素不相知之人大用愧心而御

史謝正蒙又以稅監事責臣坐視鄉人之死

而不救其言甚切其意甚厚臣於此事曾與

同官力求

秦草

卷五

五

處分其坐視與否

皇上之所知也卽無論臣鄉正蒙粵人臣之苦口

苦心為粵人請命亦

皇上之所知也方高宗帶管廣東之

命下臣鄉士民間家將適粵歛若更生延頸企足

以望其去撫臣袁一驥難違眾心是以有聽

從其使之說臣念粵人閩人疆域雖殊然自

皇上視之均是赤子彼此何分臣仰體

聖心不敢從臾家之適粵也使家蚤為粵行則今

日閩人之禍粵人當之矣臣實以此愧見鄉

之父老罪將何辭正蒙又責臣不能盡罷權

枕僅減三分之一尤為根本切要之論敢不

心服總之臣望輕而居高位能薄而值時艱

支東壞西得此失彼種種愆戾臣實自知二

臣所言皆其小者與臣出處去就無相干涉

臣歸念久決方欲力請而適聞

聖母發引之期已擬定六月初九相去甚近臣當

恐死以待伏辜

皇上哀憐先許臣歸臣杜門屏跡至期奔走攀送

公私兩盡是尤臣之大幸也如尚有貪戀濡

秦草

卷五

五

忍不肖之心以欺

君父則真天地間之罪人矣臣不勝哀鳴迫切之

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改李朴為

竊見李朴

朝端多事心甚苦之近又加以李朴與諸科道官攻訐不休愈覺紛紜朴之所言雖出有激然科道官豈無賢者而一槩詆毀豈成事體

臣等已勸

皇上速允部院之議卽放朴去而尚未蒙處分今見朴又連日上疏將來復致大閱臣等不得已再申前請伏乞

皇上將臣等前所擬上部疏卽

奏章

卷三

三

賜發行或有未妥望

賜裁改但使朴去而

朝端安靜亦臣等之幸也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辯過御史論奏疏

奏為愚臣輕錄蒙疑冒昧一言畧明表曲事非見御史過庭謂有疏言高宗與盧沄事至以擔當又謂書欲借四明以禍浙人四明者原任大學士沈一貫也一貫臣師門牆之誼不薄先歲以

楚藩妖書事與禮部侍郎郭正域相失臣處師友之間兩懷憂念其後一貫歸正域沒兩下之結解矣使臣有禍一貫之心已為險薄無行况又借之以禍其鄉人哉又况于其議論

奏章

卷三

三

意見之偶同者哉此真李林甫盧杞之所不為也戊申巳酉之間言者多云浙人臣曰浙大藩也碩德名流項背相摩奈何以此二字輕置于口乎庚戌外計孫丕揚出一單示臣浙人之及者較他省稍多臣問何故丕揚曰其人數原多耳臣曰得毋以舊輔之故而波及乎因移書丕揚力言其不可丕揚報書承教公平正大敢不仰體恐不仰體臣于浙人果何怨也御史歷數浙中之名臣如于忠肅輩謂臣不如此其待臣殊厚以臣自視固不

必遠引前哲卽目前淵中諸臣內而朝列外而藩方督撫以清節宏猷著稱勝臣十百者夫豈無人固皆與臣歡然莫逆者也臣縱不能推轂亦何至排之禍之臣在事七八年淵中何人爲臣所排爲臣所禍御史若明以告臣敢不任罪以七八年在事之日如此今將出門而構此大釁何愚如之至于韓敬爲臣門下士臣甚憐其才科場議起人方罪臣爲之解救御史之不盡題臣至今不知乃疑臣以敬之故而遷怒得毋過乎總之臣快口直

奏草

卷二十七

三

勝語言不慎道聽塗說不避嫌疑往往無其心而有其舌無其事而有其形一生大病全在于此御史之言臣實有以致之真臣之藥石也臣心悅誠服非爲奏語本欲付之忘言而以事關淵人所包者廣如聽者不察謂臣實有禍淵之心是臣間罪一省之人卽幸而見原臣獨不愧于衷乎故敢畧陳其愚伏望聖明裁察臣求去迫切併望

聖慈速賜臣歸臣去之後一切猜疑冰消霧釋豈但臣之幸亦世道之幸也臣不勝冒昧悚息

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公平正大毫無偏黨坦衷直道朕所鑒知言官未悉卿生平妄相猜疑何足深辯卿宜安心卽出贊理定國是濟時艱毋得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二十七

三

請撤回兗蓋揭

昔以高宗激發事請仰讀

聖訓懇求

撤回蓋非獨為一方安危利害所關亦為

國家惜紀綱為

皇上惜體統也候

旨日久未奉

處分而地方撫按官告急之章愈危愈懇今日又

接福建各鄉官揭帖備述稅監之猖狂與禍

亂緊急之情狀讀之可驚可駭今人情方在

奏草

卷三

十五

擾攘而高宗復拘禁同知陳豸堅不釋放撫

按不得已令他官代拘家亦不聽自來稅使

暴虐雖多然如此舉動從前未聞傳之天下

書之史冊寧不為

聖朝之辱

皇上方減稅恤民

德意甚盛而此方百萬生靈望

闕呼

天稽首請命朝不謀夕奈何日延一日不一

處分以解此倒懸之苦乎當此

山陵倥傯

聖躬焦勞之日臣若少有可緩豈敢如此頻瀆萬

懇

聖慈仰渙綸音將高宗撤回豈獨海邦之幸亦

宗社之大幸也臣不勝冒昧迫切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草

卷三

十五

繪屏奏草卷之二十八

回奏

潞王薨逝摺

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

王乃囚思慕

聖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痰火上壅於五月十五

日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

著該部查優厚例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

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竊惟

奏草 卷二十八

潞王為

皇上同氣周親分封以來素昭令德調宜永膺福

祉與國同休今乃以追思

聖母之故一旦薨逝是其孝本因心毀至滅性

王之賢固因此益彰而其情亦可悲已

皇上友于之愛篤於平時况值此大變能無孔懷

之戚悼切傷感在

聖心誠有不能自己者除合行事宜應從優厚臣

等即遵

諭傳示該部查例外其

欽遣內官往弔出自

皇上特恩以恤

潞王之私則為至仁以推

聖母之慈則為至孝情禮無至度越尋常臣等不

勝欣服其常用祭文祭儀及應行諸事容臣

等再加酌議奏請惟望

皇上抑情就禮保攝

聖躬臣等不勝至願所有

聖諭尊藏內閣謹先具回奏以

聞

奏草 卷二十八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親藩薨逝恭慰

聖懷疏

奏為

親藩薨逝恭慰

聖懷事 臣等竊觀我

皇上孝友之性超古帝王頃者

聖母升遐已深哀痛乃茲復有

潞王之變在

王既因思慕

聖母而傷生在

奏草

卷三

三

皇上必且篤念

賢王而增悼骨肉手足至情臣知

聖心之難以自解也但

聖躬為

宗社蒼生所倚賴當以天下國家為重

勉抑哀情以慰幽明之望臣等聞之盛衰禍福相

為倚伏

皇上臨御四十餘年太平有道之長單厚多益之

慶千古僅見乃日來

宮闈天性之間亦多故矣

聖母崩

皇太子妃逝

皇太子弟四子殤今

潞王又繼之事變相仍

宸衷慘怛臣等不勝杞憂伏望

聖明葆蓄精神以

親政務而無益之嗜好悉捐

廣收名德以備股肱而久滯之成心盡化于以

培前休而篤後祜是尤臣等惓惓愛

君之一念也臣等不勝悚息懇切之至奉

奏草

卷三

四

聖旨覽卿等奏慰具見忠愛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回奏遣內官弔

潞王揭

前蒙

聖諭以

潞王薨逝欲遣內官弔弔臣等仰見

皇上誼篤天倫

恩隆同氣一以廣因心之友愛一以體

聖母之慈懷仁孝並行情禮兼備甚

盛舉也臣等稽諸往例凡

親王妃薨率遣內官弔祭給與

奏草

卷天

五

勅書若

親王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

皇上有此特典合無容臣等撰

勅一道令資之以往於以彰

朝廷之殊郵增

藩國之休光此亦禮之可以義起者臣等又查

得凡

親王薨逝其子幼弱不能任事者即

勅王妃管理府事但舊例必待本府撫按官奏

請方為題准今

潞王於

皇上手足體親與他藩原自不同即破格優恤亦

不為過合無

勅下該部照例具題

勅令

王妃管理本府家事免其奏請是又

皇上憫死恤孤之德意超出尋常而非臣等所敢

擅定也伏惟

聖明裁奪發下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悉朕意朕弟潞王薨逝特遣

奏草

卷天

六

內官往弔著給與勅書其祭儀及管理府事著

該部照例詳議具奏來行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遵

命題

主疏

奏為

君命難違臣義當決萬不得已苟延旬日以完

大禮事該出以病乞歸因條陳緊要時政奉

旨朕覽卿奏直陳時政切要具見愛君憂國之誠

補大僚諸事稍俟檢發起廢亦當詳覽施行高

宗事知道了卿雖調攝在寓常以國事為心何

乃堅卧求去屢諭不起矧今

奏草

卷三

七

聖母梓宮發引期迫卿宜遵旨即出共襄典禮以

慰朕懷慎勿再辭該部知道又該禮部題為喪

禮事奉

旨題

主大學士葉向高欽此臣以不才積愆深重頓辱

聖慈疊勤

慰諭至以題

主大禮屬之匪人臣且感且愧意欲具辭而自念

受

聖母厚恩

皇上命以供役義不當辭且同官臣從者在閣中

辦事勢不能往又無可辭臣雖病也尚當旬

旬扶携以完此事禮成之日望

皇上速放臣歸臣若復輟顏抱病再入

綸扉則是良心盡死不當視息于人世矣其諸

切要時政

明旨謂檢發施行者望

皇上留神發高宗之拘留同知人情惶惶朝不

謀夕如使同知有意外之虞則地方之禍愈

深宗之罪愈大將來更為難處

奏草

卷三

八

皇上諭臣以知道知

聖心已有一定之處分惟

卷斷一日則地方蚤安一日而

皇上亦省一日之煩聒此臣之所冒昧瀆祈而不

能自己者也至于李朴未上疏之先臣若知

其姓名既上疏之後臣若與有往返天地鬼

神當共誅殛部覆降調臣與同官屢請

批發有何私意紛紛議論東牽西扯皆臣耳目之

所未及心思之所未到臣聞大臣被言義當

引咎不宜置辯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惟是以

臣生平之伎倆今日之權力又五日京兆猶
煩諸臣之過計鯁鯁虞其害人則臣罪矣臣
不勝悚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遵命恭請

山陵題

主具見忠敬高家朕卽有處分可候旨行李朴妄
言原與卿無干何必置辯卿宜安心事完卽入
閣佐理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二日

奏草

卷二十八

九

請分遣大臣護喪揭

昨蒙

發下禮部本以

聖母皇太后發引請

點文武大臣分送其武職諸臣恭候

聖明點用無容再議惟是九卿堂上官見在止七

八員除禮工二部侍郎以職事當行外止五

六員以舊制論之卽空國而行猶爲未備若

盡點以去則部院卿貳無一人在京豈成事

體且以都城之廣大

奏草

卷二十八

十

宮禁之崇嚴居守無人空虛可慮此又臣等所

爲凜凜也伏望

皇上查照前開職名除侍郎孫慎行林如楚外再

點一二員使之恭詣

山陵沿途護送其餘俱免分送今在木衙門辦事

庶行者有人則

大禮不廢居者有人則重地無虞此時勢之不得

不然而非臣等所敢專也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四日

請申飭防守揭

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在

皇上謁誠以襄大事在群臣循分以效微勞萬眾
奔趨群情鼓舞

皇上無窮之孝思亦可少慰矣惟是內外大小官
員及旗校軍匠人等幾於舉國而行內地空
虛不無可慮且以都城之廣大

宮禁之崇嚴當法度廢弛之餘人心玩愒之後
合宜申飭用警疎虞伏乞

奏草

卷三

十一

嚴諭兵部行令該管衙門各遵職業申明禁令巡

緝奸宄隄備非常務比平時十分加謹以保
無虞庶

天語一頒人心震肅安京邑而奠

宸居實目前之要務也臣等謹僭擬

諭旨一道仰乞

聖明裁改發下施行適備兵部將有條陳之疏亦
望

皇上留神速賜批發中外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回奏

聖諭扶掖躬送

梓宮揭

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自足疾遇朔望并各節皆朝
謁

聖母

聖母見朕足痛步履不便

聖母慈恩傳准著人攙扶行禮今恭遇

聖母梓宮發引所行禮儀朕當親行以盡孝誠足

奏草

卷三

十二

疾尚未痊可恐弗成禮捧請

神帛謁

祖著遣真官恭代朕遵奉

慈命用人扶掖攀送

聖靈卿等傳示侯拱宸潔虔敬慎奉行今諭卿等

知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平日孝敬之誠及

聖母從來體恤之意可謂情禮兼盡矣今值

梓宮發引

皇上宜何如哀痛何如戀慕凡送終大禮豈恐有

一毫之不備一事之不說惟是

聖衷推毀之餘足疾未盡平復捧帛謁

祖之禮委難躬行臣等即遵

諭傳示

遣奠官侯拱宸務仰體

聖心潔虔敬慎竭誠奉行其攀送

聖靈

皇上仍宜恭奉

慈命暫令左右扶掖行禮庶

皇上尊

奏草

卷天

三

祖之念得以少伸而

聖母在天之靈亦可終慰矣臣等竊見

皇上於喪事總總之際而

聖敬愈益祇肅

聖慮愈益周詳自非

純孝至德出於性生何能周旋中禮如此臣等益

不勝欽服所有

聖諭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請用人夫擡

宮揭

臣等自

大明門步送

聖母靈輿因陰雨泥濘又器具不精人夫短少其

行甚難該太監李恩永康侯徐應坤復撥營

軍奏用稍得前進而軍夫不慣扛擡終是不

便直至一鼓方到土城關若一路如此稽延

非但

聖靈不安亦恐耽誤時日臣等與獻真使等計議

奏草

卷天

古

須

嚴令五城速撥精壯慣熟人夫三百名責令停當

兵馬管押即赴前途聽用雖于今日未必能

及而明日亦不濟矣臣等愚見如此伏候

聖明立賜裁斷臣等不勝願望之至奉

聖旨朕昨攀送

聖母梓宮自午門一帶落雨至承天門外行禮畢

回哀思

梓宮難行驚慌憂

聖母靈輿勞苦可... 所奏添撥人夫前赴幫助協

濟應用尤見敬慎至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奏草

卷三

十五

請更換扛木揭

臣等昨見

梓宮起發方到上城心切憂慮誠恐營軍扛擡不
慣再致稽遲故請行五城選撥人夫前往協
濟尚書王象乾差人來言

梓宮昨夜未至清河以扛木將傷難以前進臣等
不勝驚駭合宜急令該監選擇堪用木料派
撥夫匠前去修理更換庶行期不誤

聖靈得安伏望

皇上留神並將臣等前揭即

奏草

卷三

十六

賜批行不勝迫切仰望之至奉

聖旨著該監並工部官星夜前去料理不許怠玩
誤事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梓宮安行揭

昨奉

聖旨知

皇上以

梓宮行遲心懷憂懼臣等不勝悚仄今早接得禮

部揭帖謂

梓宮昨日未刻已到清河適見兵部尚書王象乾

疏具言夫匠齊集

梓宮行甚穩妥象乾仍親自督率護送務期初十

日前至沙河此見諸臣仰體

奏草

卷三

七

宸衷協心經理從此前進自可及時安駐無誤言

期伏望

皇上少紓

聖懷毋過憂慮保攝

聖體以仰慰

明靈至於臣等執紼躬送自是常分何敢言勞乃

蒙

溫諭下頒殊深感激仍望

皇上將象乾疏即刻

批發使中外曉然節

聖靈安妥不致他疑

大典幸甚奉

聖旨朕昨因

梓宮行遲心甚憂懼今知卿等與諸臣協心經理

督率護送無誤吉期知道了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奏草

卷三

六

恭赴

山陵題

王揭

該臣奉

命題

王臣素有足疼之疾前病 傷尚未全愈此數日

步履更覺艱難惟是得為

聖母供役不勝大幸卽一息尚存亦當勉力於

今早趨赴

山陵恭候十五吉期行禮前發引日偶值陰雨

奏章

卷八

九

靈輿行遲以致

聖心深懷憂念今連日晴明人夫齊備

靈輿可以安行必不稽誤是亦

聖孝之所感動也伏望

皇上稍抑哀思以安

宗社臣不勝惓惓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趨赴

山陵恭候題

主具見致身為國赤誠忠慎朕心嘉悅目今典禮

頗仍中外多事全賴老成匡濟拯扶時艱供事

畢應宜遵屢旨卽入閣輔理以慰朕佇望至意
勿得再有托使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奏章

卷八

十

題

主復

命揭

奏為題

主復命事臣奉

欽命恭題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后神主於本月

十三日前詣

山陵十五日巳時掩

玄宮後恭題

奏草

卷十八

主

神主訖是日天氣晴明風物和美執事各官百凡

茲飭臣亦送入

玄宮徘徊瞻翹

先帝之靈爽如存

列后之音容咸在歡然燕好當不異於生前儼若

仙遊亦奚戀於塵世蓋

皇上大孝已成始而成終即

聖母全歸亦盡善而盡美此臣之所為感觸興思

而欲以仰慰

聖懷少解哀慕之念者也臣病患未痊力疾行禮

事完回還合當復

命已於今早扶掖赴

文華門叩頭所有下情容另疏陳請謹具題

知奉

聖旨覽奏知卿恭詣

山陵題

主禮畢

聖母大事全賴卿竭誠盡敬終始贊襄恭慎忠勤

朕心嘉悅不已卿前恙已愈時事方殷閣務繁

多需卿料理甚亟望旦夕即出以慰朕懷慎毋

奏草

卷十八

主

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感觸

聖孝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為愚臣感觸

聖孝益動私衷哀懇

聖明亟賜放歸事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

長樂之歡者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

當

違和之時虔請代之禱比

奏草

卷三六

三

升遐之日動擗踊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

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攀號樞送

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為感動于斯時

也凡戴顏面而為人子者孰不自與其罔極

之思而苟有人焉親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

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

卽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貧賤其生也

為嘉靖己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

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為倭所迫徒步奔馳產

臣于曠野旁無一人自斷其膂復抱之而走

野棲露宿饑餓不支更數日臣父始覓得之

相與扶携逃生屢窘于倭幾死而免者數四

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又值荒年殍死無數

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

母相繼淪沒未嘗受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

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

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頽廢洪水漂流

奏草

卷三五

三

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

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為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柰何獨使臣向隅而無

訴乎臣自入綸扉再承

寵命每欲躬奉

聖書匍匐墓次一告先人之靈而後葺治封樹小

構墓廬長依先人魂魄以沒世庶幾少償疇

昔之愆卽溘然而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泣

血哀鳴屢瀆

君父而不能自己者也如

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困死長安永為不忠不孝之鬼將何顏面見臣父母于地下乎其干

皇上亦何利之有

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得請而去者頗多其不得請者幸鬱悶以死天下人于得請者咸頌

皇上之慈仁于死者每恨其退休之不蚤而亦惜皇上之過于牽留使其喪身辱名而後已也

皇上之恩臣如此愛臣如此試為臣謀將何居乎臣往歲不去猶曰綸扉無人今春不去猶曰

藩封未啓日者不去猶曰

奏草

卷二十八

美

山陵事重今皆竣矣若復不去是真無禮無義之尤不容于堯舜之世者矣臣言及此有淚萬

行伏望

聖慈蚤

賜俞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以

山陵禮畢望卿即出贊襄何為復有此奏卿乞歸

展墓具見孝思朕非不體念但大臣當以國事為重義不得復顧其私况今煩議漸消群情稍

輯正賴卿從容調燮濟世和平何故堅持去志

立俟入閣慰朕眷倚之懷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奏草

卷二十八

美

山陵事完恭慰疏

奏為

大禮告成恭慰

聖懷事臣等竊觀

皇上自

聖母升遐不勝哀慕即昨奉迎

神主還京午門跪接情禮蕪盡真

帝王之盛節也今大事已襄

慈靈安妥其在

聖心亦可少慰大小臣工咸望

奏草

卷天

三

皇上勉抑孝思

留神政務于以保

聖躬而

隆化理此實

宗社蒼生之大幸也臣等忝備股肱不勝惓惓之

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慰具見忠誠敬慎至意知道了禮

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五十疏

奏為臣義決不可留但求

蚤放事臣杜門三月遷延不去只為

聖母大事未襄今已襄矣臣感觸

聖孝欲乞此骸骨歸死於先人塚墓之傍具疏懇

請其間所述臣父母養鞠之艱難流離顛沛

之情狀百未盡一然字字皆真臣之鄉人無

不知之非臣今日敢為飾說以欺

君父也竊意

聖明覽之必惻然動念即放臣歸乃復奉

奏草

卷天

三

溫旨督臣人閣臣捧讀泣下悲傷欲絕自憐自悼

臣之微誠不足動

天乃至於此夫使臣奉

命勉留可少補於國事則昔人有移孝作忠之說

猶可以藉口也乃臣平日既無孝之可移今

日不忠之罪又更甚於不孝累

君累國累已累人強留一日即添一日罪案此合

智愚賢不肖憎臣愛臣之人所共知者臣獨

無良心而能赧顏以居此乎

明旨責臣以國事為重不得顧私不知臣之決去

正所以為國非為私也以

皇上至孝光昭精神孚格鷓鴣且革其性豺狼猶
變其心而臣二十年離鄉背井拋棄墳墓恬
然不歸公私俱失忠孝兩虧非但得罪於士
紳不容於

聖世旦夕者化為飛禽淪為走獸即鷓鴣豺狼且
羞與為類矣臣言至此斷無復留之理伏望
聖慈哀憐矜憫即放臣歸臣父母何知亦生生世
世銜結地下也至於煩議之消與不消群情
之輯與不輯臣去國之人何敢知焉臣不勝

奏章

卷天

元

冒死哀鳴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請 加恩候駙馬揭

適蒙

發下駙馬都尉侯拱宸復

命本臣等竊謂

山陵大禮

皇上極其慎重拱宸自受真獻之

命竭誠行禮朝夕無違對越駿奔始終有恪是真

能仰體

孝思無負委任矣臣等猶憶

孝安皇后發引時拱宸亦克真獻使一人而再遇

奏章

卷天

三

大禮兩承

明命尤從來所無

皇上似宜少加恩禮以酬其勞是亦慎重

大禮之一端也惟是駙馬加恩之例或

賜肩輿或兼資銀幣皆出一時

特恩非臣等所敢擅擬謹將原本封進恭候

聖裁如以臣等所言不謬或徑賜

御批或

傳示臣等擬票臣等不勝冒昧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請撤稅監及為各官給憑揭

臣竊念

朝廷之所以立惟此紀綱今稅使脅辱巡撫繫

繯職官凡在見聞無不驚駭若縱其仍在地

方不行罷撤則紀綱漸弛禍亂必生昔魏羽

林軍燒張葵第竟置不問高歡遂散財結客

魏以大亂臣等以為案之荼毒一方其罪猶

小而壞

朝廷之紀綱其罪為大臣等再三苦請不獨為

一方生靈惜實為

奏草

卷三六

三五

國家安危計也

皇上即不暇恤此一方面念及紀綱念及安危其

能以恻然乎如

皇上以家故危天下壞紀綱其何辭以對

祖宗列聖之神靈乎前奉

明旨許臣即有處分業已再旬豈可更遲延不決

今海內苦權稅已極其引領停罷如在湯火

者之求生

皇上即未肯遽停且將福建廣東二省稅銀責令

有司徵解其沾被

聖恩亦自不淺耳至於二月四月急選大選併教

職千有餘人候憑日久困苦不支人情驚駭

謂從來未有之事

皇上試思此各官者可使之終困長安竟不到任

乎計

聖心亦知其必無之理矣則何如蚤發遣一日使

各官得蚤行一日免一日之淹留也目前緊

要事甚多獨此二事更不容緩故臣敢復冒

昧言之伏望

聖明蚤賜裁斷臣不勝祈懇之至

奏草

卷三六

三五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止 福藩食鹽揭

適蒙

陛下

福王一本

上傳出旨准他 臣等細閱本中大槩欲將

欽賜食鹽開店貨賣此其事之可行與否 臣等尚

未及致詳惟是以

藩國之尊而下使商賈之事以食租衣稅之富

而爭取錙銖之利於體統亦甚褻矣况差官

支取或滋夾帶之奸定價貿易終無兩平之

奏草

卷三六

三

理至於欲移潞藩鹽店於別府恐於人情事

體尤屬不便此其關係地方利害非細故也

臣等愚意似宜

勅下戶部酌議可否具奏取自

聖裁方為穩妥謹擬票呈

覽恭候

聖明批發 臣等不勝惶恐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一疏

奏為愚臣求去情迫萬難停留懇

恩亟允事該 臣屢次蒙

恩慰留每奉一番

溫綸即增一番愧苦使 臣萬分中有一分之可留

有一分之能留豈敢復有塵瀆思之又思惟

有一去則公私兩便故再陳一二家人

數扛行李皆整頓以待惟

余音朝發而 臣可夕行矣乃願候數日未蒙

賜允登

奏草

卷三六

三

聖心以驅使年久

君臣情深不能即割耶 臣聞之君臣猶父子也父

之愛子教以義方君之愛 臣全其終始 臣八

載叨塵蒙

恩已極未有寸報今日得去尚可苟延殘喘幸免

譴誅如濡恐不決則罪釁日增莫知所稅駕

矣昔之人臣求去有言三宜休五不可留人

主皆不奪其志今 臣之宜休何止於三而其

為不可留又豈但五區區下衷誠願及

皇上之念 臣也而放 臣歸使 臣得就死先人塚墓

以少盡人子之心天下人孰不頌

皇上之仁明能以禮待臣進退去就未至决裂也

又何必過於牽留如慈父之以姑息為愛而

終敗其子也哉臣前後來去之疏已百餘通

皇上之特諭與

批答臣疏且千萬言臣竊而讀之一字一淚蓋臣

之請與

皇上之留其辭皆已兩窮而無可復措臣非但自

苦亦苦

皇上矣惟望

皇上

聖

皇上察臣之情度臣之勢憫臣積勞久病速放臣

歸臣雖踰伏海濱耿耿之私固無一日不在

皇上左右即

皇上念臣在

朝在野亦何以異乎何必繫臣於此為也臣不

勝悚息屏牀塵瀆之至奉

聖旨朕以卿獨任有年忠勞可念故特允所請增

置二輔共效贊襄今道南未即至卿若必去政

本仍復乏人豈前日求補之意且潔身體國孰

為重輕卿宜亟挽去思即出輔理稱朕始終倚

毗之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二日

奏草

美

新修奏草卷之二十八

蘇鹿奏草卷之二十九

乞休第五十二揭

臣十日之內兩疏懇辭未蒙

俞允臣延頸以待而同官臣方從哲又復揭請催

臣之出臣聞之不勝苦楚在同官雖以共事

之雅協恭之誼必欲留臣然臣之必不可留

則同官亦心知之奈何為此以苦臣哉臣以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閣至次年正月朱

廣告病四月李廷機告病一切政務盡委于

臣臣隻身任事且五六年至舊歲十月始得

臣從哲來助臣以今年三月盡方請告從哲

任事纔三月餘耳今閣務皆已精熟稟擬無

不停當其才品器識勝臣百倍臣方幸付托

之得人而從哲乃鯁鯁以獨任為苦必欲留

臣然則前此六七年間臣將何以支吾延至

今日哉當廷機之求去臣為代請且二十餘

揭頃臣亦屢次哀求從哲代臣一言而從哲

非惟不代臣言又勸

皇上留臣是從哲之所以為臣謀不如臣之所以

為廷機謀也臣求去之情如此迫切而言者

猶拖累不已臣無可奈何只得哀求

皇上斷自

聖衷放臣歸去勿

發閣擬以致牽纏臣蚤去一日有一日之方便

皇上大造之恩不啻起白骨而再肉之矣臣不勝

哀鳴迫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奏草

卷二十九

二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三疏

奏為

君命愈重臣罪愈深恭謝

恩懇祈

亟放事該鴻臚寺官捧出

聖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具見情詞迫切卿輔政

多年忠勤懋著朕衷非不體念今

聖母山陵事襄朕猶尚在服中正賴卿匡襄贊理

調和濟世何忍言私決意求去卿心忍乎否乎

奏草

卷五十九

十一

且賴毗方殷卿當以國事為重選著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朕意速出入閣佐理以慰朕眷倚之

懷慎母再有托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匍匐

叩頭謝

恩不意臣之愚蒙積愆叢戾無可自贖乃辱

皇上之眷存一至於此願臣之求去已四五年只

為

聖恩難割牽纏不休今日是臣斷割之時也臣情

辭已竭無可復言病困日久精神憤亂亦不

能言事已如此更不必言縱使千言萬言亦

是一言曰懇乞骸骨歸死故鄉而已

皇上以政本乏人責臣匡贊臣獨身任事已六七

年駑馬憤懷豈堪再駕今同官臣從哲才品

器識百倍於臣真是當天下事無待臣之匡

贊臣可以放心而去蘇洵有言賢者不愛其

身之死而愛其國之無人國有人焉雖死猶

可而况於去此臣之必欲乞身於

皇上者非恐也誠以為可以去則去也往臣為史

官時見輔臣王錫爵受知於

皇上最深其去也八疏而遂得請當是時國家豈

奏草

卷五十九

四

不多事然

皇上終不以此苦錫爵而天下人亦不以錫爵之

去為推避至近者李廷機屢請不遂不得臣

而至於徑行人固以廷機之行為是而未免

謂

皇上之過於苦廷機矣以臣駑劣何敢望二臣但

願

皇上推其體錫爵之餘以及臣而毋使臣後踵廷

機之故事則善矣今人多力勸臣行不必候

旨臣企望

餘音以日為歲日前情景必不能久待但蚤一日
即臣一日之幸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臣不
勝哀鳴迫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九

五

乞休第五十四疏

奏為

溫綸頰下再竭懇誠仰祈

聖斷事臣蒙

恩宣諭已具奏陳謝懇求

釋放隨又蒙

恩批發臣前疏朕以卿獨任有年忠勞可念故特

允所請增置二輔共效贊襄今道南尚未即至

卿若必去政本仍復乏人豈前日求補之意且

潔身體國孰為重輕卿宜亟挽去思即出輔理

奏草

卷十九

六

稱朕始終倚毗之懷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見

皇上以政本乏人尚欲留臣此是

聖明慎重幾務之盛心然臣頃者回奏中已具言

有同官臣從哲可任不必留臣矣臣懇補閣

臣雖為臣等亦以閣中有人則臣可以弛擔

故惓惓率

皇上之用從哲者誠以從哲都人朝受

命而夕可代也臣初意固謂從哲抵任後臣當

即行乃茲再遷延且將浹歲臣之濡忍不決

甚矣今人情紛紛望臣者臣不能副罪臣者

臣不敢辭即如欺

君誤國推折言官誅鋤正人君子此世間莫大之

惡臣一一領受聽

皇上處分但求

皇上先行罷斥使臣得蚤出

國門便為萬幸臣病因已久日者雖為

聖母勉出而蹣跚蹙蹙狼狽不支重以求去不得

憂鬱愈增神思昏迷語言錯亂雖具人形已

無人理一切時事不聞書揭不受沈沈昏睡

與死為隣雖未出長安已邈若萬里外留臣

奏草

卷二十九

七

在此分毫無補而徒以添臣之罪是

皇上之為國謀與為臣謀殆兩失之也臣陳辭急

切瀆擾

君父罪當萬死伏望

聖慈哀亮臣將臣昨日回奏併

賜省覽斷自

宸衷勿發閣擬如發閣擬則同官為體面為私情

又復牽纏臣無生路矣臣不勝冒昧哀鳴激

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苦愈切朕心惻然不寧但今

國事多艱非卿弛擔之日且朕壽節在邇卿若

偃卧私寓於心何安朕眷倚至懷卿所素體即

百疏懇請必難允從尚即出贊襄朕當與卿共

圖新政慎勿再有託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奏草

卷二十九

八

為候憑各官催請吏科揭

該臣等以各官領憑守候日久屢次懇請未

蒙

允發各官情愈迫切控訴無門每臣從哲入

朝輒遮擁號呼哀泣于閣門之外又相率至臣

向高私寓號呼哀泣諭之不去臣向高告以

患病乞休百事不管而各官謂一日未去亦

須為我輩一日請命其辭甚切甚哀臣等不

忍見聞但用好言慰勉謂

皇上孝誠篤至茲中元節屆必為

奏草

卷九

九

聖母修齋薦福未暇

覽發本章過此必有處分不必急躁而各官苦言

窮困已極時刻難挨不得不急臣等思之凡

此候憑各官皆係新選之人盤纏缺乏無處

借貸就中如教職一項皆衰老寒儒日暮路

窮其苦尤甚死者已七八人病者不可勝計

典衣鬻子俱是真情臣等讀其奏疏亦為淚

下一經

聖覽未有不惻然而動念者外間相與揣摩不得

其故或疑

皇上何不愜于李瑾所以遲留若是臣等竊惟瑾

平日居官謹守未聞有所觸忤且

聖度如天豈為此一臣而因數千人于長安即六

科陞遷吏之與工都之與左相去幾何而吝

此一轉也此始以庸人之心度

聖人之腹臣等必不謂然惟是遷延不發則此疑

終不可解而及中其所料矣臣等煩瀆已甚

本不欲言臣向高方哀鳴乞歸更不宜言惟

事勢至此不得不冒罪再為一言伏望

聖明俯察各官極困極苦之情特

奏草

卷九

十

垂憐憫將吏科掌印本亟

賜檢發行見頃刻之間歡聲徧滿都下亦國家莫

大之福也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乞休第五十五疏

奏為懇

恩亟放事臣於數日前連有兩疏懇請退休未蒙
聖允豈謂臣尚可以留乎夫人臣仕進高則為國
下則為身今臣困病日久如枯木朽株於
國則得失不關於身則毀譽不聞尺寸無裨公
私皆累所以哀哀切切以糞土殘軀乞於
君父此其萬不得已之情

皇上亦可以鑒亮矣臣寓中只有老妻一人舊歲
欲隨臣孫南歸以臨岐得病故不成行今歲
奏草 卷五 十一

欲隨臣子南歸以哭臨

聖母時

皇上賜問賜茶

聖意惓惓不勝感戴臣妻為文臣命婦之首當俟
靈駕發引一伸奠送故又不成行臣妻從來多病
十旬九卧見臣留滯遷延愁悶欲死呻吟號
泣不堪聽聞病夫病婦憔悴相憐臣不得已
於今早先發遣出城以安其心臣暫留數日
代候

俞旨以盡

君臣之義竊念臣子孫皆遠在萬里外此中惟二
三婢僕血無親人正妻雖去勢不能獨行必
須待臣臣萬無獨留之理伏望

聖慈察臣情勢必不可留羈縻無益即
賜放歸或以言負

君負國罪愆深重輕則褫奪重則加罪皆是
聖恩臣皆欣受如其奉

命強留則是臣從前籲祈之語皆欺

皇上欺天下世間無此昧心塗面之人其視頑鈍

無耻輩又下數層臣有死而作負

奏草

卷五

十一

恩之鬼耳不能為也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連疏懇辭情真詞苦豈有所欺但君臣之
義不容恣然若是卿妻既病正宜留此調理何
為先令出城卿還安心輔佐無負朕眷倚至意
著鴻臚寺宣諭即出慎勿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六疏

奏為蒙

諭驚心萬難遵

命仍懇

天恩垂憐亟故事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諭元輔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卿忠君愛國清

正無私年來勞苦朕素鑒知朕以

聖母昇

天福上之國朕心痛切不已幸典禮告成又值朕

奏草

卷三九

十三

弟潞王薨世悲哀神思恍惚况今時勢多艱紛

囂甚亂宜當為朕分憂化理臣維輔弼挽回世

運豈得疏辭徑去卿為元輔重臣豈可效尤有

失君臣大體且朕壽節屆邇卿當即遵屢旨速

出入閣視事慎勿再有托陳以副朕倚賴至意

特諭卿知欽此臣恭設香案匍匐叩謝又該臣

具疏陳乞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切朕心惻然不寧但今國事

多艱非卿勉擔之且朕壽節在邇卿當即遵屢

私寓於心何安朕眷倚至懷卿所素體

懇請必難允從尚即出贊襄朕當與卿共圖新

政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欽此竊惟

聖母上昇

聖情哀痛重以

愛子遠離

愛弟薨逝

宸衷之不寧凡在臣工孰無分憂其痛之念况臣

忝居輔弼受

恩深重寧能忍然惟是臣病骨支離恐餘生之無

幾驚魂飄蕩嗟百念之已灰縱使強留在此

奏草

卷三九

十四

毫不能效臣維之益而徒以訴病告苦添

君父之憂此臣之所籌度再三終以决去之為是

也臣病妻已行隻身孤邸長安道上人人知

臣之必去人人言臣之當去臣之遷延數日

正以全

君臣大體而願

皇上之曲成之耳

聖節在邇四海呼萬如臣一人何足有無臣今得

出

國門當率領妻子家人年年歲歲日日朝朝焚

香百拜共祝

萬年無疆之壽又何止于今茲之稱慶哉

皇上命臣即出贊襄共圖新政臣惟新政之大無

過

儲講起廢補大僚允候補科道數事

皇上毅然行之不崇朝可丁何待贊襄至于目前

最苦最急最可哀憐之人莫甚于候選之卑

官是在

皇上一舉筆而補吏科即為莫大功德臣亦何能

贊一辭也臣千懇萬懇只懇

奏草

卷五

五

皇上蚤放臣歸母使臣竟失

若臣之大體何幸如之臣不勝感戴

天恩冒昧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去志甚決但朕眷留至念尤望于

卿行也意而傷朕懷卿必不忍所請儲講起廢

諸事待卿一出便可次第舉行吏科掌印官長

即檢發其報憑各官著吏部速令赴任毋得久

稽卿宜勉遵屢旨即日入閣副朕延佇之意若

效尤徑去竟失君臣大體豈朕所望於卿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七疏

奏為連奉

諭音不勝感懼哀求

允放事臣以臣妻先行其疏陳乞該鴻臚寺官傳

出

聖旨卿連疏懇辭情真詞苦豈有所欺但君臣之

義不容忽然若是卿妻既病正宜留此調理何

為先令出城卿還安心輔佐無負朕眷倚至意

者鴻臚寺宣諭即出慎勿再陳吏部知道欽此

奏草

卷五

六

臣恭設香案下床叩頭謝

恩竊臣三日之間三奉

溫綸一勤中使一勤鴻臣

皇上之施恩于臣至矣極矣無以復加矣臣雖豺

豕為心豈能無感

恩戀

王之念但臣一片苦衷已具于從前各疏今毋庸

贅陳亦不致贅陳即昨日已有同奏尚在

御前伏望

聖慈為幸

留神省覽予臣去路即予臣生路臣曾懇

皇上勿發臣疏閣擬今此疏又係同官擬上然則

臣之得請將何日也臣妻之病亦以臣不得

去而增今既先行其心稍安但望

皇上蚤予臣一

旨則臣夫妻得蚤受一日之

賜臣身雖南行當日回首北向一步百拜以少

盡犬馬之心焉耳抑臣有附奏者頃當

宣諭諸就教貢生見

皇上念臣如此又群至臣門哀號喊叫罪臣不為

奏草

卷二十九

七

一言以為平日受

皇上無限厚恩今臨去而遂忘國家事將何以謝

我輩臣其愧之而自念去國之臣終不敢深

言又不忍終于不言故敢因陳謝而併及之

統率

聖慈鑒亮裁斷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忠勤匪懈朕推心委任中外所

知昨已再四勉留何得益堅去志手足腹心之

義能不深思且朕寄節已近卿為首輔宜遵屢

旨仰出倡率百僚毋得再陳致孤朕憂吏部知

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二十九

六

請補都察院官揭

等昨日接得都察院署院事刑部左侍郎張問達揭帖以

聖壽在邇普天稱慶乃都察院堂上並無一人求於吏部會推各官承賜

點用嚴催是以飭

大典重堂班此真目前切要之務臣等日夕跂望而願竊有請者也蓋都察院之設與六部並重而振湯風烈貞肅百僚

國體所關尤為不小

奏草

卷五九

九

祖宗以來既設左都御史以總理又設副僉都御史以協贊長貳寅恭紀綱振飭二百餘年未之有改也今三堂俱缺闕署盡空堂堂風憲之司漫無所屬雖

命官代攝不謂無人而職業既廢其不專精神或苦於難繼揆之政體亮之人情俱屬不便且向來署印者多以點用何人一時未至故權宜暫管以俟其來若左都等官則屢推未

允屢催不報日復一日茫無點用之期此問達所為不安於心再四懇請而必以得補為幸也

臣等竊謂當此之時各部大臣俱當補而都察院堂官尤當急補各部大臣俱不可缺而都察院堂官尤不可久缺尤不可盡缺此非為問達計實為憲體計為

朝廷紀綱計耳伏望

皇上將吏部所推左都御史呂坤陳薦左副都御史孟一脈左僉都御史郭寶或盡賜

點用或先

點一二員令其刻期前來到任庶重地不至空虛人心有所繫屬不惟呼嵩祝

奏草

卷五九

十

聖濟濟班行而於

國體臺綱所裨非淺眇矣再照各差巡按御史職在激揚均有地方之責若舊者已滿新者不至既無再巡之理又無交代之人脫有他虞若將誰諉似宜照該院原題各官亟為點用不容再緩者也以上二事臣等已於前揭一併備請並敢再瀆誠以職叨輔弼遇國家大事不得不委曲一言伏惟

皇上亮其款誠恕其煩聒賜允行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惟請史科揭

竊見候憑各官羈留困守已及半年哀控無門逢人泣訴自縉紳以及士庶聞其事者無不憐之頃奉有科官朕即檢發及吏部速令赴任之

昔莫不歡忭踊躍欣欣相告以為出都當在旦夕也乃今科臣未

點畫憑畢竟無人文憑未發赴任終於無日兩日以來又相率哭於部司哭於閣門哭於臣等私寓洵洵景象殊駭聽聞昨尚書王象乾具

奏草

卷三十九

三

疏再為懇請內言吏科定限原係舊規

祖宗成憲不容屑越所執甚正所祈甚苦只求皇上將原推都給事中李瑾立刻

批發不過一舉筆間便可了千百人之事解多少愁苦省多少激聒

皇上亦何靳而不為也不然

明綸已渙又復中止不惟臣等失于將順吏部難以奉行而

詔旨不信

皇上亦何辭于天下耶臣等仰體

宸衷各為過為頌讀誠以勢窮情迫萬不容緩故

不憚再三為多官請命如此伏惟

聖明矜察仰賜

允行臣等不勝翹首仰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草

卷三十九

三

乞休第五十八疏

奏為

新政已蒙

慨俞病臣自當決去懇乞

聖明兩

賜裁斷以慰輿情以全臣節事該臣蒙

宣諭奏謝奉

聖旨覽奏知卿去志甚決但朕眷留至念尤甚于

卿行已意而傷朕懷卿必不忍所請儲講起廢

諸事待卿一出便可次第舉行吏科掌印官朕

奏

卷二十九

五

即檢發其候憑各官著吏部速令赴任毋令久

稽卿宜勉遵屢旨即日入閣副朕延佇之意若

效尤徑去竟夫君臣大體豈朕所望於卿該部

知道欽此竊惟此

旨一頒不獨愚臣感泣即旁人聞之亦為臣咨嗟

太息謂臣何修何緣何功何德而蒙

君父之眷念一至此也

皇上臨御四十餘年

鴻恩懋烈布在寰區若于史冊臣不能一一贊揚

惟自臣待罪以來竊見

皇上留神幾務孝奉

慈闈禮貌大臣優容直諫七八年間無大過舉方

隅內外咸仰

威德真可謂

聖主矣其所未厭人心者只是

儲講起廢故事今

明旨已允次第舉行則

新政大光

神謨罔缺凡有血氣心知孰不願須臾無死以觀

大聖人之作為臣獨何心而忍自外惟是此等事

奏

卷二十九

五

皆上關

宗社下切輿情

皇上當自為國家計為

聖德計固不必以臣之去留為行止亦不必待臣

之出而後行古之人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今

皇上每行一事輒歸于臣而臣每當乞歸之際輒

君之嫌在

君之嫌在

上雖過寵微臣忘其罪戾而于臣之私心不慍

死乎臣受事日久尺寸靡效然驚駭筋力實竭盡無餘倦極思休病極思起譬如危巖之夫負重擔走長途當炎暑烈日之中求一就陰而憩足焉若復責之觸履疾趨必至顛仆此臣之所以仰首悲鳴拊心泣血而不能自已也臣叨濫已極卽且慕死亦無他憾惟此數事尚掛胸中

皇上如來此涼秋之時萬國呼嵩之日慨然命

東宮卽出講學行

瑞王婚禮下吏部起廢之章次第而補大僚允

奏草

卷五

五

候補科道一日之間四海歡呼共稱

聖主蒼穹爲之錫祉

列聖因而垂休

萬年天子萬世太平臣雖骨化形銷歡然地下又

何必強顏在此以貽

君父之憂哉臣聞之君臣猶父子也

皇上之愛臣不過

福王福王當就國臣當去國皆天下人所共知者

皇上既割天性至難忍之愛以遣

福王矣何所遲回顧惜于久困之病臣而不蚤

裁斷也臣辭愈危臣心愈苦伏望

聖慈哀憐矜憫

亮臣萬不得已之情

恕臣負恩違命之罪卽放臣歸其諸

新政併卽施行勿以俟臣出爲辭至于吏科都給

事中蒙

允檢發尤不容緩臣與同官別有揭請統望

聖慈留神省覽臣不勝冒死懇瀆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五

五

請發開臣具前疏揭

顯者

新簡大學士吳道南第三次辭疏月初即蒙

獎崇今將一月矣續該部等揭催又復數日尚未

批發竊惟道南被

命以來兩疏控辭俱蒙

溫旨若此

旨一下便可計日起程是

朝廷又增一輔弼之臣臣等亦獲一協恭之友

人心屬望

奏草

卷十九

七

國體攸關非細故也今

留中日久外廷之臣不知

聖意所在又將捕捉風影妄相猜疑滋浮議而生

事端為害不小且道南已經

特簡春自

宸衷而於其辭也又復遲回不決似非

皇上平日禮大臣重政本之意伏望將道南原疏

印

賜檢發毋再遲留又今

聖節屆期

慶典伊邇其堂書王象乾侍郎孫慎行辭疏更祈

聖斷速賜批行臣等不勝頌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草

卷十九

七

為南北司業推陞事情揭

臣等適接工科給事中劉文炳揭帖論文選

司部中張養才推陞不當中有南北司業一

段竊謂此事實臣等主之不得不明言其故

凡推陞內外官員俱係吏部職掌惟翰林各

官之推則由臣等查其資序酌其才品告之

銓部具疏題

請此舊例也先是南京司業員缺該署銓尚書

王家乾詢之臣等臣等再三商確焦竑係已

且榜首素有文名向推尚寶司丞未蒙

奏草

卷三九

无

點用淹滯既久人共惜之張文光雖已陞司丞而

被察之後人多稱枉且兩雍懸缺多時需人

甚亟故即以文光擬北司業焦竑擬南司業

此二臣推用之由也又以蔡毅中同為司丞

遂用陪北焦竑無人可陪而趙師聖資係相

應遂用陪南此皆臣等查照舊規分別開送

實非選司所得專若以此歸過養才不惟無

以服其心而於臣等職掌亦有未明故直陳

其始末如此伏惟

聖明鑒察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乞休第五十九疏

奏為懇

恩亟故事臣自三月以來連疏願祈心血俱盡未

足以回

天聽臣病妻前行待臣俱去臣子然一身只有三

僕舊寓不便復移居他處暫時候

旨

皇上試思如此情形尚有不之理否

聖節屆期

皇上望臣倡率百僚臣病苦餘生若報顏班行乃

奏草

卷三九

辛

為百僚之辱何能倡率區區愚衷所欲少效

以伸去國戀

君之一念者已具于前月二十八日一疏

皇上儻留神省覽採擇施行歎呼願祝之聲將上

徹吳穹遠騰薄海比茲草木無不鼓舞况于

百僚而何待于臣之倡率哉至于故臣歸去

更為時政之大臣進雖不能報答

君恩退猶得依先人之墳墓以延其視息當此

萬壽齊天萬國黎

恩之日

皇上獨能不垂憐于窮極號訴之孤臣乎此臣之所為朝夕顛祈而望

俞音之蚤下者也臣不勝冒昧悚息懇切之至奉聖旨朕勉留愈切乃卿懇辭愈殷既負朕懷亦非卿從來忠愛之義近日大臣紛紛求去卿為首輔若復堅持歸志使朕孤立于上國體謂何宜遵屢旨即出佐理毋得再有託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奏草

卷二十九

五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九終

綸扉奏草卷之三十

乞休第六十疏

奏為苦懇

天恩事臣以迫切求去奉

聖旨朕勉留愈切乃卿懇辭愈殷既負朕懷亦非卿從來忠愛之義近日大臣紛紛求去卿為首輔若復堅持歸志使朕孤立于上國體謂何宜遵屢旨即出佐理毋得再有託陳該部知道欽

奏草

卷三十

十

必不遣家移寓作如此舉動既已作此舉動而又報顏再留恐千古以來無此誕妄之事無此不識廉耻之人人言臣欺

君此真欺

君之大者矣今朝中掛議者惟臣與王象乾孫慎行三人象乾慎行皆已行矣臣求去在二臣之先而出門在二臣之後臣之勇退遠不逮二臣心甚愧之

臣屢以

聖節為言今相去只數日

皇上若先發命音允臣之去臣當匍匐扶携叩
賀而後行不然俟至

聖節後臣亦必不留矣頃言官有請

皇上允臣之去謂

君恩臣義尚存臨岐之一綫者可謂至言非但愛

臣亦愛

皇上惟

聖明圖之至于科臣劉文炳以南北司業之推咎

臣臣病苦昏迷事多錯謬罪安敢辭請併年

來推陞不當人心不平者盡

奏草

卷三

勅令同官臣從哲一一改正施行使臣失之於身

而救之于後人于以塞弊竇而慰輿情亦臣

之幸也臣不勝昂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大臣為國為君去留自有大體卿既以朕壽

節為念分當勉留豈可效尤二臣不顧君臣之

義朕懸望甚切卿宜即出輔理以副始終倚毗

之懷毋因人言再有陳請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九日

詣

仁德門賀

聖壽即乞休第六十一疏

奏為恭謝累年

高厚鴻恩拜辭請

放事臣八載備員孤踪獨立荷蒙

皇上寵眷恩私隆天重地近世所無言雖不盡用

而不可謂不用事雖不盡行而不可謂不行

人言愈起而

信任愈深求去愈殷而

奏草

卷三

慰留愈切

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臣私衷感

刻真口不能宣筆不能寫千生萬生變為犬

馬以謝

皇上猶不能報也茲當

萬壽聖節臣杜門日久本不宜報顏復出但情不

能已于今早勉強同臣從哲詣

仁德門叩賀禮畢之後臣念自此永無再到

宮門之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

皇上累年養育之厚恩一以作微臣遠離

闕廷之私念伏望

皇上察臣微誠成臣素志更勿以

溫旨留臣即

賜俞音放臣歸去使天下人知今日朝中尚有奉

旨去國之大臣而臣之蒙恩于

皇上終始不替如此

君臣上下皆有光彩何幸如之臣謹于私寓恭候

數日至于不得已而效尤二臣是臣之罪而

非臣之得已也臣不勝冒昧懇切惶悚之至

奉

奏草

卷三十

四

聖旨覽奏卿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

但閣務繁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

道南至日即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既念朕恩當

思始終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

尤徑行不候朕命既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貽

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恐乎尚體

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

謝

恩准放乞

允即行疏

奏為恭謝

天恩准放仍乞

俯允即行事該臣詣

宮門謝辭

皇上奉

聖旨覽奏卿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

但閣務煩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

奏草

卷三十

五

道南至日即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既念朕恩當

思始終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

尤徑行不候朕命既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貽

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恐乎尚體

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欽此臣

仰荷

聖慈已鑒臣情詞之苦

允臣歸去累年祈求今日得遂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戴義當遵

旨少俟尚敢再陳第臣自杜門以來閣務久已不

預近侷書揭示不敢受外間事體一毫不知
雖羈留在此亦如附贅懸疣非徒無益而反
爲累閣務煩重從哲一人自能辦理臣查前
輔臣趙志臯物故後只沈一貫一人在閣踰
年而沈鯉朱賡始至沈一貫沈鯉謝事後只
朱賡一人在閣踰年而李廷機與臣始至卽
臣至不肖獨身任事亦六七年從哲之才品
器識遠過于臣卽使獨任數年亦綽有餘裕
况不過二三月道南可至

皇上又何慮焉以

奏草

卷三十一

六

皇上之恩臣如此恤臣如此臣何惜數月之留而
不以慰

聖心但種種不便難以盡言又臣妻已行無人照
管臣本意由陸路以歸以臣妻多病不耐奔
馳臣亦痔瘍作苦欲就舟行今寒風已動遷
延數時河水將合又須從陸愈困頓矣此所
以迫切哀鳴仰求

皇上之卽放也日者王象乾孫慎行出城皆蒙
聖恩卽允其去臣甚羨之慕之

皇上平日待臣厚于二臣臣亦懷戀

聖恩不忍如二臣之遽割若乘此未出城之特得
旨而去天下人孰不歡欣頌服謂

皇上之待輔臣有始有終如此但蚤一日則

聖德增光一日

聖恩增重一日萬無前忽輔臣恩禮不篤之說也

臣憑藉

恩私故敢屢瀆統望

聖慈俯垂炤察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秉公奉法竭誠匡贊勞怨不辭

獨任忠勤從來未有朕傾心名德眷倚方深卿

奏草

卷三十一

七

乃堅意乞歸連章懇請情詞之苦至不忍聞朕
鑒此悃誠豈容終強特允回籍調理成卿雅志
著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
路費銀一百兩彩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
襲稱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善攝爲國愛身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乞休第六十二摺 此摺係前疏本下時上

臣蒙

聖恩令待新輔道南來即准臣去臣已具疏懇求

即放迫切之情尚有疏中所未盡言所不敢

言者敢再陳之蓋道南被

命已將一年三疏控辭蒙

溫旨臣度之自當前來供職但

皇上調待道南來而後放臣則道南必復自疑以

為彼之來乃速臣之去又將躊躇趨起而不

敢前是臣既以道南之故不得去道南又以

奏草

卷三十

八

臣之故不得來豈不兩誤不如及蚤放臣而

嚴催道南速至則彼此俱便而政本共濟亦有人

矣又臣待罪日久罪狀甚多屢被人言近來

知臣去故言者稍緩若臣尚有數月淹留

其勢必又紛紜臣雖欲暫留亦不可得不如

及今即去更為省事且臣在此一日則人情

多一日之疑即如票擬一事臣久已不預而

外間訛傳猶云某本為臣所票某事為臣所

行猜忖多端日生枝節惟臣一出國門則冰

消霧釋廓然無疑何利如之犬馬戀主臣亦

人也豈無戀

主之心委因事體不便難于停留故敢再竭其愚

總之同是一去但蚤去一日則在臣有一日

方便而

皇上之體悉愚臣亦愈篤至矣伏望

聖慈俯垂鑒察即將臣疏

批允發行臣不勝懇切禱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奏草

卷三十

九

乞休得請謝

恩併辭加官疏

奏為恭謝非常

天恩懇辭進秩事該臣懇切乞歸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秉公奉法竭誠匡贊勞怨不辭

獨任忠勤從來未有朕傾心名德眷倚方深卿

乃堅意乞歸連章懇請情詞之苦至不忍聞朕

鑒此悃誠豈容終強持允回籍調理成卿雅志

著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

路費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

奏草

卷三

十

襲稱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善攝為國愛身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俯伏跪誦感極涕零

臣之初心只望

皇上賜臣准回籍三字便為萬幸不意

天恩隆重越分踰涯一至于此蓋從來未有之異

數也臣自此晦跡林泉投身藥餌雖安危休

戚尚自關心而毀譽是非盡堪塞耳朝朝暮

暮惟百拜以謝

聖恩世世生將何由以酬

洪浩所有馳驛護送銀兩襲衣臣不敢辭惟是少

師兼太子太師乃人臣之極品亦內閣之尊

階臣八載備員曾莫伸乎寸效兩番報績已

再沐乎

殊恩當此去國之秋應行負乘之罰復茲叨濫委

為非宜若冒昧以祇承將何顏而視息此臣

之所以聞

命驚心顛

天涯膽而萬不敢受者也伏望

聖慈察臣懇誠准其辭免使臣得以安心就道不

至福過以生災戴面歸山母令寵深而反辱

奏草

卷三

十

其幸大矣臣感激

天恩謹當赴

闕廷辭而行先此陳謝併布下情統祈

聖鑒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勞苦有年忠勲茂著茲當去國無以示酬

進秩加恩出朕惓惓至意卿宜祇受母得遜辭

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謝

恩併效餘忠疏

奏為愚臣感

恩去國敬陳謝悃併效餘忠事臣海上孤生家世

業農素無通顯之望遭逢

聖主致位鼎司

皇上栽植覆露過于生成

寵眷殷勤深于鞠育臣省躬量力無一毫可以仰

答

恩私惟是徼天之幸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皇上之寵靈七八年間方內無大變故朝廷無

過舉士大夫無被譴罪臣得遷延苟且以至

今日頃哀鳴乞歸復蒙

皇上錫以

溫綸加以異數種種踰溢皆非臣子所敢望凡在

見聞無不驚嘆以為臣何緣而得此于

皇上臣聞

命之後魂魄不寧涕零如雨真不知生生世世何

以報

皇上也謹于今早詣

乞門前叩謝叩辭即日前行雲霄之夢從此永

絕惟有步步回首瞻望闕廷不勝依戀之私

而已臣聞古之人江湖而懷廟廊之愛况臣

受

恩深重豈以身既退休遂忘忠愛之一念乎今請

得以時事所急天下人所共言者再一申之

東宮輟講十餘年矣元良國本安危所繫而深

居青宮不親書史庠資令質何以陶鎔頃因

聖母升遐中外哀痛臣等不敢苦請今

大禮已竣涼秋過半此而不講更待何時

奏草

卷三十一

三

瑞王年已長大鬚髯如戟而好速未遂愆曠日

深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豈在

聖慈不加軫念此二典者必當旦夕舉行者也六

部九卿朝廷所與共理天下一官不備則一

職不舉今六部只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

而外間督撫見推九列資望深隆如陳薦徐

民式孟一脉輩皆久不

點用臣等屢請之而不能得內空虛而外壅滯豈

不兩妨廢棄諸臣

恩詔錄用海內莫不傳頌

聖德然以忠鯁之名流而猶從折腰之列以積年之困滯而猶拘原擬之條得毋名用而實阻之乎臣謂諸為民而起知縣者宜即與優遷諸降謫而蒙錄用者宜即以新推召起仍亟渙綸音勿再停閣上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下以答四海臣民之望何快如之人才進退全在銓曹今吏部尚書鄭繼之名德老成真心為國必能以大僚起廢二事力請于

上而閣臣從哲為之從臾願

奏草

卷三十一

十四

皇上之垂聽而亟行也候補科道各官久者二三年近亦數月旅食長安泮無職事消向用之心傷平明之政所宜即行

允補而舊歲考選諸臣鱗集闕下亦當速為除授便供職至于候憑各官以吏科不補至今尚不得去官既困于無憑地方又困于無官政體之虧莫此為甚此三事者部院大臣或屢請而未發或遷延而未請皆當亟行者也此猶據朝中大典禮大政事而言耳至于封疆最急莫如邊餉國家目前切近之大憂莫

如邊餉之匱乏雖經計臣苦心籌畫而因循日久振作為難脫巾之變北見于薊門南見于楚甸嬰兒絕乳難止其啼猛獸搏人莫克其腹長此不已國家之禍不可言矣其必修屯田興水利清冗濫嚴查叅任怨任勞中外相成救此大患而

皇上為之主張督率于上庶幾其有瘳乎要其大本大原則在于急罷稅使稅使一日不罷則民力一日不得紓常賦愈逋催徵愈苦軍與民兩受其弊且相挺而為難何以救之此尤

奏草

卷三十一

十五

時政喫緊之第一義也

皇上苦苦留臣不欲其去要臣在此其所效贊襄之力者亦不過此數事

皇上行此數事臣雖去何妨如其不行即留臣亦有何益故敢縷縷陳之乃臣更有言者

祖宗設立閣臣原是文墨議論之官毫無事權一切政務皆出自六卿其與前代之相臣絕不相同今事權日輕而責望日急救過不贍何暇他圖下今已行道南未至只從哲一人在閣極為勞苦區區愚衷誠望自今以後

皇上之聽信閣臣者愈至而天下之求多閣臣者稍寬軍國大計用舍人事必與商畫而後責之以匡維母使器臣不與其事而獨任其辜則庶乎此官猶可以自立而政本之地不至于艱難窮困日甚一日矣臣去國之人故敢作此言又身不能為猶望于後人之能為故言之真切若是統望

聖慈俯垂鑒照臣不勝屏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草

卷三十一

七

特薦名賢疏

奏為特薦名賢以伸報

主一念事臣蒙

恩歸里所有欵欵下情已具別疏陳奏顧惟大臣之義以人事君而所謂以人事君者非得當代之第一流則于心終為未盡今天下之賢才伏于草野者固多然其精忠大節粹品真修昭昭在人耳目毫無間言者非鄒元標耶皇上起元標于戍籍處以諫職寵以銓曹不可謂不知元標矣元標感激

奏草

卷三十一

七

聖恩急於圖報煩言激說未愜

聖心固誠有之然未幾而後列之南曹駁駁登進後元標以艱去乃淹伏至今謂

皇上之卑世而怒元標臣不信也今元標年已六十餘人生幾何河清難俟萬一不可知將使天下後世謂

聖明之朝有臣如元標者終不得用臣不為元標惜而深為

皇上惜矣今世事助勦紛紜未息使元標在朝必足以服眾望而臻蕩平此亦今日救時之第

一策也 所欲薦者不止元標而不敢槩及
皇上誠鑒 臣愚忠卽照吏部批擬擢用元標則豈

但國家得名賢之用而 臣區區報

主之心亦少遂矣昔史魚既死猶以不能進蘧伯

玉爲恨况 臣雖去國尚視息人世若使隱忠

不竭他日將負愧地下故敢冒昧而直言之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草

卷三

六

途次謝
恩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 竊臣叨切乞歸伏蒙

聖恩特頒異數又加 臣少帥兼太子太師 臣愧不

能當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勞苦有年忠勤茂著茲當去國無以示酬

進秩加恩出於淹倦至意卿宜祇受毋得遜辭

該部知道欽此 臣不勝悚惶不勝感戴竊念 臣

以一介書生

奏草

卷三

九

皇上拔擢至此雖曾効奔走微勞而總皆尋常事

務未嘗有持危定傾之功轉日回天之績可

以報效而位極三孤澤延累世自來 臣子之

叨濫未有如 臣者 臣本欲具疏再辭而

聖意勤倦不敢煩瀆謹設香案望

闕叩謝到家之日揚勵

聖主之隆施光昭

清朝之盛事卽海濱父老並戴恩私不獨 臣之

一身也 臣於潞水登舟以茲月初二日解纜

前行自此

闕廷日遠蹤跡日疎回首五雲可勝依戀犬馬

下情惟望

皇上善保天和慎調

玉體喜怒毋過其節

起居必謹其微於萬斯年永為臣民之

主臣餘生尚在得耕田鑿井享太平之賜於

堯天舜日之中其幸大矣此臣之所日夜齋心願

天祝

聖以少盡區區之一念者也臣不勝感戴

天恩懇切依戀之至

奏草

卷三十一

二十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到家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以庸劣蒙鑒備遭逢

明聖忝備綸扉花甲八年毫無報稱病困侵尋苦

求謝事伏蒙

聖慈鑒臣微細垂憐允歸游寵殊恩隆天重地臣

頂戴不勝惟有感泣自發都門皆由水路而

行於十二月初三日抵家萬里鄉關幸得生

還白叟黃童為臣歡喜此皆我

奏草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皇上生成之大德也臣積愆深重為天所罰只有

一子曾蒙

聖恩廕授尚寶司丞奉差過家於臣到之前一日

得病身故臣子亡孫幼痛楚不堪若非

皇上垂賜臣歸臣此時尚在都門必至鬱悶無聊

以死今哀痛之餘猶得稍存殘喘撫視弱孫

舉家大小相依為命不至顛連此又我

皇上生成之大德也臣子臨沒之時遺囑家人俟

臣到家只言感激

聖恩生死由明莫知所報臣一聞之倍增涕泣自

念愁病之軀當此變故昏迷潰亂必無久延
視息之理惟是在世一日則一日北向百拜
願

聖壽無疆享太平有道之長而已他何言哉臣一

入里門即欲陳謝而哀傷俱併不能操筆今

始扶病勉強口占授書語不成章伏望

聖慈曲垂鑒矧臣不勝感激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奏卿已抵家朕心甚慰聞有卿子之變良

用惻然奏謝朕知道了還著撫按官存問見朕

眷禮元輔至意該部知道

奏草

卷三十

重

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謝

存問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蒙

恩賜歸具疏陳

謝奉

聖旨覽奏卿已抵家朕心甚慰聞有卿子之變良

用惻然奏謝朕知道了還著撫按官存問見朕

眷禮元輔至意該部知道欽此適巡撫官袁一

驥先已請告移居境上該巡按官李凌雲於

奏草

卷三十

重

七月二十五日到臣家中傳宣

聖旨臣扶病強起北向蒲伏跪聽

綸音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竊念臣八載綸扉罪

愆深重罰當在躬禍先及子傷心引咎出自

中情不謂仰厪

聖衷過垂憫側

天語殷勤不啻家人父子而又

命撫按之重臣舉

存問之特典

皇綸一布海內生輝繡斧辱臨士民快覩在

聖朝為篤舊之

鴻恩在臣鄉為曠古之盛事即臣子在九原聞之

亦增光彩此之感戴豈獨臣之一身一家一

生一世而已哉犬馬依戀之私惟願

皇上詳慎

起居

舉行大政

存亮弊之心親賢圖治毋棄遺逸而失群情

增天地之量虛已容人務矜狂愚以光

聖德庶

奏草

卷三十

五

五

聖烈昭明萬禩保無疆之曆

鴻休滋至三靈贊有道之長臣雖旦暮填溝壑有

餘幸焉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所有奏

謝義當遣臣孫前向恭陳而憐其穉幼未能遠行

謹遣義男葉舉齋

進臣不勝感激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愛朕知道了還廕一孫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三年閏八月二十五日

奏草

卷三十

五

謝

賜陰及金幣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伏蒙

皇上以

聖母山陵禮畢

欽賜臣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又該臣具疏恭謝

存問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愛朕知道了還陰一孫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義男捧金

奏草

卷三十一

十六

幣及吏部咨文到家臣謹設香案率領家人

望

闕叩頭恭謝外竊念臣備員八載靡效分毫去

國年餘願承

渥寵兼金特分于

御府文綺併出于尚方在

皇上下大孝光昭雖趨走微勞而必念乃愚臣積愆

深重當

駢蕃重賜以何堪至于謝

存問而賜此雖亦有行然臣務未能恭請

闕廷而特蒙

敘錄此尤格外之

鴻恩而臣之省躬循分無以仰稱者也臣又惟

聖母仙逝也及大祥禮制將畢臣素沐

慈恩遙望

山陵敬百拜稽首以展感慕之私竊計

聖孝既成

聖懷斯慰

舉維新之美政答薄海之人心皆在此時愚臣欣

幸又當何如臣義男以冬月歸即當具奏陳

奏草

卷三十一

十七

謝而臣病苦殘生家居海上去

國門萬里道路艱阻遷延至今臣之罪也統望

聖慈曲垂原恕臣不勝悚息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感慕

聖母愛君體國至意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綸扉奏草卷之三十終

中宮崩逝恭慰 聖懷疏

奏為恭慰

聖懷事 臣 建離

闕廷于今七載伏枕窮山不聞世事歆畝之情

雖深江湖之跡已遠惟有日夜顙

天願

皇上于萬斯年 臣 得憑藉

恩私苟延殘喘于林壑而已頃聞

中宮皇后崩逝薄海臣民無不驚悼况 臣 受

恩深重哀感之衷萬倍恒情惟是

奏草

卷三十

三十八

皇后徽柔懿恭之德遠邁乎前聞表儀贊相之功

夙孚于

宸念彤管流芳萬世無極

皇上固不必過為傷感致累

起居此尤 臣 與薄海臣民所共為願望者伏望

聖慈曲垂

鑒納 臣 不勝懇切祈禱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慰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恭候 萬安疏

奏為恭候

萬安事 臣 家居海上去京師遼遠杜門伏枕無所

見聞頃有人言

聖躬違和未審虛實在 臣 愚心不勝縈念竊計我

皇上無疆惟休

久道化成

天地

祖宗之所眷仰九州四海之所瞻依小有不寧旋

當勿藥惟是

奏草

卷三十

三十九

飲食起居百凡加慎

順喜怒哀樂之節以養天和則營衛充而風邪自

退

通上下內外之情以調衆志則煩囂息而氣體自

平于萬斯年

永綏福祉此實 臣 惓惓之私不容自己者也 臣 前

者又聞奴酋背叛遼左傷殘

九重宵旰薄海驛騷 臣 受

國厚恩情同休戚豈能晏然不介于懷顧自念

閒廢之人萬里上書易生猜忖况中外在事

諸臣忠言嘉謀業已畢吐臣雖憂

國有心而効忠無計又自徂歲以來得一奇病

不能寢食餘息奄奄精神昏憤耿耿一念竟

無由自達于

君父之前臣之罪也今遼事不知何如要以

宗社之福

聖主之威靈大小羣工之修力必不使其為封豕

長蛇肆毒無已但願

皇上念封疆之危急禦侮必先于用人

軫民力之艱難攘外尤本于安內

奏草

卷三十

三十

捐無用之積以供軍儲毋使閭閻嗷嗷有摧肌摧

髓之苦

收久棄之才以熙庶績務令巖廊濟濟多定傾軼

亂之人則元氣既充

國威自振民心既得邦本不搖么麼逆會午蒙

街而膏齋芥當不日矣臣敢因問

安而附陳其愚亦區區愛

君之一念也統望

聖慈俯垂

鑒採臣不勝昌牀悚息之至奉

聖旨邇因奴酋肆逆遼鎮臨危朕日夕焦勞以致

舊疾愈甚見今服藥靜攝調理未愈覽卿問安

具見憂國愛君忠誠至意所奏朕知道了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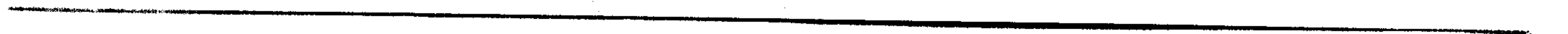
奏草

卷三十

三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3



憶在掖垣每諄諄以正疏體
為言嘗有疏云露重補續非
僅傳之朝報原以入告
君父浮蔓則難竟故體尚簡沉
晦則難解故體尚顯迂誕則
難行故體尚核叫號非盛世
之音媒褻豈對君之禮故體
尚和平尚莊雅又云每箇題
目一出輒趨走如驚或假托
而言或依附而言或非其心
之所欲迫于時尚而言或明

知事之不然借作陷穽而言
又云
朝廷若惟同是求則臺省間但
各置一員足矣其必令振鷺
充廷鳴鳳共叶正欲參伍錯
綜如八音五味之相調耳人
主且不求同而比肩事主之
人乃獨伐異此何理也云云
蓋以此繩人即以此自繩耳
筆六年孤行一意初非作意
忤時而自不能與時合一麾
而出八載于茲蒙

今上召還而首揆葉閣師亦已
從輿望返綸扉矣此一時也
言路視昔較易而政府視昔
更難昔也

宸巖雖無所譴責而時局則多
所擠排一言不合異類斥之

序

三

矣今衆正連茹雪消現出無
復有轉喉觸諱者故曰易也
昔也官府雖睽隔而稟擬無
傍撓今突創一
上傳之例夫果出
上意猶可言也倘出左右尚可

言乎即止出左右猶可言也
倘出傍門別竇尚可言乎狐
鼠憑城更有憑狐鼠者按之
則匿迹甚詭持之則托名近
正徐之則有煬竈假叢之禍
急之則有決瘦忌器之嫌故

序

四

曰難也當此時而救正者若
而事且保全者若而人是豈
第以口舌爭哉有默奪于䟽
揭之外者矣及讀䟽揭草大
要苦口而甘出之深心而淺
出之其所不能言與所不

敢言又若不經意想而游戲
出之口如其心筆如其口今
讀者自不覺頤解而心折焉
則當此時而能有所救正與
保全又未始不在此疏揭內
也彼水投石而規為瑱豈獨

序

五

聽言者過耶雖然蓋有本焉
楊雄以艱深之詞文其淺陋
之說中不足也蘇文忠筆端
有口寧直才勝哉良由心事
光霽如重門洞開忠義之氣
自不能不橫溢毫端而初非

有意乎為文聊表而出之以
為進言鵠猶曩日正疏體意
也

楚黃門生梅之煥識

序

六

綸扉續草序

此余再入綸扉三年間所草
疏揭也共二百餘通而乞歸
者幾三之一司馬聊城張公
語余讀公乞歸疏時政畢具
故雖累上而不覺其褻士大

序

七

夫亦多云然余殊愧之往余
事

神祖八年獨身任事苦口逆耳
之言無所不盡皆荷
優容然常以不得親見
天顏為歎迨事

今上日於

朝講承

下濟之光事有不可輒與中貴

往復辯論皆達

天聽多有疏揭之所不能盡者

余嘗懼其觸忤而

序

八

上曲賜株納常十之八九蓋余
之受知遇于

累朝深矣其苦苦乞歸實以老
病無能恐誤國事且與貪位
固寵漏盡夜行者同譏非敢
恣然于去就之際也病榻中

每憶往者告鄒南臯先生公	講學必講孔孟余只講閻羅	王南臯曰何謂也余曰不佞	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苟有欺	君誤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	事於閻羅殿前勘對不過者	皆不敢為南臯笑而首肯惟	是叨濫多年積愆叢戾去國	之後累被人言省躬引咎悔	艾實深暇從篋中檢諸奏牘	觀之嘆曰此皆閻羅殿前之	卷案也罪狀具是何敢自匿
-------------	-------------	-------------	-------------	--------------	-------------	-------------	-------------	-------------	-------------	-------------	-------------

序

九

因梓之合于前草告諸幽明	庶幾少逃于文過之愆且以	見	神祖	今上之聖德焉	福唐葉向高書
-------------	-------------	---	----	--------	--------

序

十

續繪屏奏草目錄

卷一

恭候 萬安疏

中宮崩逝恭慰 聖懷疏

賀 登極疏

辭 召命疏

應 召趨朝疏

途次患病疏

辭貴州叙功疏

再辭叙功併陳遼事疏

續奏草 目錄

到任疏

請 發帑金揭

卷

救劉主事揭

辭延綏捷叙疏

擬票孫給事本揭

再辭延綏捷叙疏

請貴州兵餉揭

三辭延綏捷叙疏

救周給事揭

給假疏 陵頭

擬票孫給事論閣臣吏部本揭

回奏吏部署印官揭

請成續光蔭疏

論經撫事情疏

留同官揭

給假揭

三卷

回奏梅世功等承蔭揭

再留同官揭

續奏草 目錄

為秦良玉請誥命用寶揭

告病併陳時事疏

論經撫事情疏

辭 陵工加恩疏

再辭 陵工加恩疏

請發帑揭

乞休第一疏

推俸疏

三辭 陵工加恩疏

外罪揭

兩請同官辭本揭

乞休第二疏 內言示擬外備

乞休第三疏

入直揭

卷四

救侯給事揭

乞休第四疏 內救侯給事

乞休第五疏

入直疏

條陳要務疏

續奏草

目錄

救何御史揭

乞休第六疏 內申救言官

乞休第七疏

恭陳謝悃疏

救章給事揭

張拱宸免枷揭

卷五

乞休第八疏 內救御史

乞休第九疏 內救御史

恭陳謝悃疏

請內帑揭

擬發內帑揭

擬票馬御史叅兵部張尚書各官疏揭

回奏毛文龍賜劍揭

為雲南請帑金揭

給假揭

謝賜食品疏

乞休第十疏

謝 宣諭疏

救刑部王尚書疏

續奏草

目錄

請發撫虜銀幣揭

辭捧冊揭

卷六

乞休第十一疏

再辭捧冊揭

乞休第十二疏

謝 宣諭疏

乞休第十三疏

又謝 宣諭疏

請帑金揭

為雲南再請帑金揭

為戶部請帑金揭

請停刑揭

再請停刑揭

回奏停刑揭

留鄒都御史疏

乞休第十四疏

卷七

乞休第十五疏

乞休第十六疏

續奏草 目錄

謝 宣諭疏

乞休第十七疏

救文修撰鄭庶常疏

辨徐御史裁總督疏

再辨徐御史疏

救御史蔣允儀揭

回奏起用言官揭

為川貴雲南請帑金揭

請添閣臣揭

救夏御史揭

請添點閣臣揭

再請添點閣臣揭

自陳不職疏

辭 玉牒加恩疏

為陳吳二翰林請加官揭

卷八

回奏免進貢物揭

再辭 玉牒加恩疏

乞休第十八疏

乞休第十九疏

續奏草 目錄

乞休第二十疏

謝 宣諭疏

乞休第二十一疏

謝 宣諭疏

乞休第二十二疏

乞休第二十三疏

乞休第二十四疏

謝 宣諭疏

為貴州請帑疏

為貴州請帑揭

條陳時務疏

卷九

聞言乞罷疏

擬票吏部救司官本揭

又擬票吏部救司官本揭

回奏劉御史論內保揭

請釋王德等立枷揭

請議處兵餉揭

辭 實錄加恩疏

再辭 實錄加恩疏

續奏草

目錄

七

三辭 實錄加恩疏

請發帑揭

請發帑金撫虜揭

四辭 實錄加恩疏

給假揭

乞休第二十五疏

乞休第二十六疏

謝 賜食品疏

乞休第二十七疏

謝宣諭併乞休第二十八疏 附救陳給書

卷十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二十九疏

乞休第三十疏

乞休第三十一疏

謝 宣諭疏

乞休第三十二疏

乞休第三十三疏

辭東省捷叙加恩疏

再辭東省捷叙加恩疏

郊祀請停刑揭

續奏草

目錄

八

再請 郊祀停刑揭

入直揭

回奏頒賞 聖諭揭

皇子生請 恩詔揭

進擬 詔書揭

請 發內帑給毛總兵揭

救黎郎中揭

卷十一

郊祀禮成揭

辭 皇子生加恩疏

再辭 皇子加恩疏

聖節午門行禮揭

請 允考選揭

再請 允考選揭

乞 允劉王二巡撫郵典揭

辭延鎮捷叙 加恩疏

救許給事揭

辭考滿 加恩疏

再辭考滿 加恩疏

請 允添註併陳愚衷以平政體疏

續奏章

目錄

九

三辭考滿 加恩疏

請 召還降謫各官揭

請用鄒都御史揭

卷十二

乞休第三十四疏

乞休第三十五疏

乞休第三十六疏

乞休第三十七疏

乞休第三十八疏

謝 宣諭併乞休第三十九疏

救周給事中揭 同官韓肇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疏

救劉御史揭 同官韓肇

乞休第四十一疏 為劉御史論座師事

蒙 召問安揭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二疏

乞休第四十三疏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乞休第四十五疏

請 裁定祀方澤揭 韓肇

續奏章

目錄

十

卷十三

乞休第四十六疏

乞休第四十七疏

乞休第四十八疏

乞休第四十九疏

乞休第五十疏

乞休第五十一疏 附汪文言事

乞休第五十二疏

乞休第五十三疏

同奏 聖諭遼情揭 韓肇

乞休第五十四疏 附錢尚書事

乞休第五十五疏

乞休第五十六疏

乞休第五十七疏

乞休第五十八疏

回奏魏太監本揭 韓筆

乞休第五十九疏

回奏擬魏給事本揭 韓筆

卷十四

謝 宣諭併乞休第六十疏

續奏草 目錄 廿

謝 宣諭併乞休第六十二疏

論魏忠賢事情疏

論魏忠賢事情揭

乞休第六十二疏

乞休第六十三疏

恭慰 聖懷揭

救萬邸中揭

乞休第六十四疏 附廷杖事

救萬邸中揭 韓筆

救林御史揭 韓筆

乞休第六十五疏

乞休第六十六疏

乞休第六十七疏

得請奏謝併辭 加恩疏

辭朝揭

再辭 加官廕子疏

辭朝奏陳要務疏

到家謝 恩疏

辭 慶陵加恩疏

謝 予妻祭塋疏

續奏草 目錄 十三

續給扉奏草目錄終

續繪屏奏草卷之一

特選祿大夫程國以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書令兼太子太師

恭候 萬安疏

奏為恭候

萬安事 臣家居海上去京師遼遠杜門伏枕無所

見聞頃有人言

聖躬違和未審虛實在臣愚心不勝榮念竊計我
皇上無疆惟休

久道成化

天地

續奏草

卷一

祖宗之所眷佑九州四海之瞻依小有不寧旋當

勿藥惟是飲食起居百凡加慎

順喜怒哀樂之節以養天和則營衛充而風邪自

退通上下內外之情以調衆志則煩囂息而

氣體自平于萬斯年

永綏福祉此實臣惓惓之私不容自己者也臣前

者又聞奴酋背叛遼左傷殘

九重宵旰薄海騷臣受

國厚恩情同休戚豈能安然不介于懷顧自念

問廢之人萬望上書易生猜測况中外在事

諸臣忠言嘉謀業已畢吐臣雖憂國有心而

効忠無計又自徂歲以來得一奇病不能寢

食餘息奄奄精神昏憤耿耿一念竟無由自

達于

君父之前臣之罪也今遼事不知何如要以

宗社之福

聖王之威靈大小羣工之僇力必不使其為封豕

長蛇肆毒無已但願

皇上念封疆之危急禦侮必先于用人

軫民力之艱難攘外尤本于安內

續奏草

卷一

捐無用之積以供軍儲毋使閭閻嗷嗷有摧肌摧

髓之苦

收久棄之才以熙庶績務令巖廊濟濟多定傾軼

亂之人則元氣既充

國威自振民心既得邦本不搖么麼逆酋竿索

街而膏齋斧當在不日矣臣敢因問

安而附陳其愚亦區區愛

君之一念也統望

聖慈俯垂

鑒採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逆寇餘孽危懸日夕焦勞以致
膺疾逾甚是今服藥靜攝調理未愈覽卿問安
具見憂國愛君忠誠至意所奏朕知道了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續奏草

卷一

三

續繪扉奏草 卷一

中宮崩逝恭慰 聖懷疏

奏為恭慰

聖懷事臣違離

闕廷于今七載伏枕窮山不聞世事猷畝之情雖

深江湖之跡已遠惟有日夜願

天願

皇上于萬斯年臣得憑藉

恩私苟延殘喘于林壑而已頃聞

中宮皇后崩逝薄海臣民無不驚悼况臣受

恩深重哀感之衷萬倍恒情惟是

續奏草

卷一

四

皇后徽柔懿恭之德遠邁乎前聞表儀贊相之功

夙孚于

宸念彤管流芳萬世無極

皇上固不必過為傷感致累

起居此尤臣與薄海臣民所共為願望者伏望

聖慈曲垂

鑒納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慰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該部知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三六三

賀 谷極疏

奏為恭

賀事伏以

膺景命而受圖

五位麗飛龍之象

配先猷以建極

一人席貽燕之休運正際乎重熙

光更垂于繼照凡茲黎庶莫不騰歡况在微臣能

無稱慶竊惟天佑下民乃作元后國有玉器

是在

續奏章

卷一

五

長君於鑠我

朝卓越前代自

二祖八宗之繼起直三皇五帝之並隆

皇祖四十八年化成久道下方萬億氓姓躬值太

平爰及

先帝之紹基益見人心之望治維

施仁行政後先有久暫之殊而

造化存神聖德共尊親之戴家偶逢乎多難不替

...

聖帝陛下

德養蒙泉

躬符震索

繼述自其能事仁孝本之少成

重潤重暉陋鍾祥于甲觀

克明克類廢新命于周邦允惟

社稷有靈遂使臣民得王山川嶽瀆協慶

有道之曾孫訟獄謳歌共歸

少年之天子顧猶

基命宥密無夙夜以不皇抑且勵志幾康稟水滸

續奏章

卷一

六

之是懼蓋

大孝之後難為

大孝心獨苦于代終而

聖人方出再見

聖人化愈隆于更始臣草茅末品林壑餘生早侍

青宮

先皇無資其羽翼晚陪黃閣

神初謨寄以腹心緬懷千載之遭逢深負

兩朝之恩遇攀抃欲上驚

龍馭之不留附翼無能喜

鴻恩之有托桑麻十畝長沾雨露十南大葵藿寸

表快觀風雲于

此極伏願

戒切忌荒

心存臨保

日就月將以典學母間暴寒

夙興夜寐以懷人長如陟降有典有則率

祖攸行無黨無偏維

皇建極則

子述

續奏章

卷一

七

父父述祖聖之相授其道同如禹紹舜舜紹堯世

之相傳其揆一矣

天啓元年 月 日

辭 召命疏

奏為驚聞

召命披瀝悃誠懇乞

天恩俯容辭免事該行人司行人呂奇策恭捧

先帝聖諭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宏才今國

家多事之秋正賴元臣協贊新陞南京禮部尚

書朱國祚講幄舊臣着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與向高一併差官召來同從哲夾輔協恭

佐理故諭欽此 臣恭設香案力疾望

闕叩頭謝

續奏章

卷一

八

恩外竊念 臣海上豎儒備員詞苑遭逢

神宗皇帝擢置綸扉俾忝密務浮沈八載罔效分

毫謝政歸來省躬引咎自放于止澤之間與

田夫野老頌述

神皇之恩遇以明其報稱之無能而巳不謂

先帝御極眷念舊臣特行

召用至加以匡時經濟之褒

赫赫明綸重于草衮而

皇上又特遣行人肅將

明命

三朝寵眷萃于一時非但近世希有之殊恩抑亦

前代所曠見也臣即捐糜殘軀何足為報惟

是臣稟賦孱弱病患夙嬰往居政地偶值艱

難孑然一身焦勞獨甚因而怔忡侘傺寢食

失常向非

神皇念臣恤臣予以生路幾無首丘之望林居數

年稍稍收召魂魄視息苟延而前冬一疾又

幾不起徂秋

龍馭繼升普天哀悼臣以感

恩戀

續奏草

卷一

九

王之私不勝攀髯抱弓之痛前病益增精神昏惰

終宵展轉不得安眠一日之中眩暈數次厄

羸瘦削皮骨僅存此行人臣所親見者夫乘

泰交之時事

堯舜之主勉立功名以償前負此世之所望臣亦

臣之深願也年衰身病驅策不前上負

聖恩下違物望此天之所限臣非臣之得已也今

碩彥盈朝庶職畢舉而臣得以老病餘生安

固田里豈非

望世一盛事哉伏望

聖明鑒上病苦真情委非假托與循例套辭者不

同

亟沛俞音收回

成命臣即旦暮填溝壑有餘幸矣臣不勝懇切頓

祈之至為此具奏謹遣義男葉舉賞

奏以

聞奉

聖旨卿碩德宏猷元輔

皇祖茂著忠勳

皇考簡注召還朕日望卿來佐理新政已歷三時

續奏草

卷一

十

尚未就程着差去行人敦趣卿宜遵

旨速發付朕眷倚延佇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 月 日

應 召趨朝疏

奏為開

召趨

朝敬陳愚悃事臣自被

命後已以病苦真情懇切控辭未蒙

矜允隨復具疏申請忽聞遼陽陷沒中外倉皇遂

不敢發今於五月二十九日該禮部差官賞

捧

聖諭催臣入朝臣方僵卧山中扶曳匍匐望

闕叩謝隨於六月初九日力疾就道念臣一介

續奏草

卷一

十一

書生素無才具往事

皇祖時際太平得以雍容奉職然其碌碌無能狼

狽不堪固已昭然共曉于天下矣况當此艱

難危困之日加以疾病垂死之軀豈有分毫

足濟緩急惟是臣子情義不能忍然俟至受

事之後

皇上親見其庸駑困憊之狀必悔于召臣而諸臣

望臣之至者亦將自咎其失言矣臣聞定傾

戲亂全在人才今羣賢濟濟畢集輦下諸所

為保全封疆剪滅逆酋之計固已犁然畢具

而撫臣王化貞條議鑿鑿神閒氣定足當屬

外之寄是在廟堂之上專其委任而重其事

權有請必應有應必速遼事或可辦也至于

兵餉缺乏

皇上慨發帑金而戒其冒破

神謨淵畫切中窾會臣嘗見

皇祖開鑛權稅銖積寸累受盡煩言竊疑

聰明神聖之主富有四海何苦為此由今觀之

若逆知天下之有變而豫為

聖子

續奏草

卷一

十二

神孫計者往有言五行之類金為兵屬今

大內金氣太盛恐將召兵臣深以為然時舉以

告

皇祖然則

皇上之德意或亦弭兵之一道也從來天下之財

未有積而不散者而散之不善者常多若保

封疆安社稷省徵求之苦結萬姓之歡消內

憂而固本根其為吉祥善事孰有過于此者

此臣之所深為

皇上喜也倘

內帑不足則如前

詔書所列

上供物料量行折價俟事平復故似愈于別項之搜括耳惟是日前所急尤在將才唐之亂平于李郭宋之難禦以韓岳皆武流也今天下之大豈可謂盡無若人誠宜精其選而重其任假以便宜優其爵賞使之有翹然自喜于功名之心而作其委靡退縮之氣似亦拘攣之所當破者若綸扉政本安危所關今雖簡用多賢而以臣為之首孤裘羔袖深恐非宜謂

續奏草

卷一

十三

宜

俯從言官之請亟行推擇不拘內外衙門但有夙望足以鎮物宏猷足以濟變者即行擢用與見在諸臣協心併力謀斷相資其勝于老病之庸臣不萬倍乎臣愚昧之人素無籌策萬里遙度自知無當然耿耿一念不能自巳又身病途遙未能旦夕遽到

闕下恐一旦顛沛道路卒填溝壑長負

恩私故敢因恭報起程而附陳其愚衷如此以備上明采擇至於愛惜忠賢破除恩怨母使悟鳳友

棲復潔身而去國白豹將繫更暴足于畏途此則在廷諸臣當有同心而無待臣愚之饒舌矣臣不勝竦息惶懼之至為此謹具本額差義男葉舉賞

奏以

聞奉

聖旨覽奏知卿就道日期具見憂國急公大義朕心加悅奏內各款有裨新政待卿至面議舉行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 月 日

續奏草

卷一

十四

迭次患病疏

奏為趨

朝患病冒懇

天恩事臣奉

欽召勅諭僅十日即扶病就道已具疏上

聞矣不意今歲南方酷暑異常炎威如火臣以久

病殘軀觸熱驅馳遂至委頓行至江西廣信

地方愈加困劇頭目昏迷咽喉腫痛又風患

瘍疾因勞復發僵卧輿中呻吟困苦奄奄餘

息即勉匍匐未必能至都門即至都門亦

續奏草

卷一

十五

未必能奉職孤負

聖恩慙懼交併途次又接邸報見

皇上以都御史臣德完之言復遣官催臣德完與

臣同年而先後出處杳不相及故下臣之

無能誤聽人言輕發此論臣聞望之愆重則

副之愈難今日何等時勢而以安危重任責

于至庸極劣之人他日不效臣何辭以謝德

完而德完何辭以謝

皇上此臣之所為聞

命震驚無躬增愧遂巡却步而愈不敢前也臣

行時尚未知同官諸臣之刊否今臣因昨臣

宗彥業已受事臣灌臣繼偕亦相繼且至其

與臣一燦臣曠或功高翼戴握成算于前籌

或志切安攘殫新猷于初試即使臣參預其

間亦斷不能有分毫補益况于碩彥畢集昌

言盈庭

皇上以聖明總攬于上屈羣策而定

廟謨區區小醜豈能遽為大患而亦安所用臣為

哉臣極知

國家有事臣子義在急公生死不避然苟不量

續奏草

卷一

十六

才度德冒昧輕進以傷

君父知人之明而僨天下事則其罪又更大矣即

頃者二三大僚老病不任者皆得蒙

恩賜歸而人猶惜其歸之晚如臣庸劣衰老患病

困苦猶為獨甚所以不得不哀鳴陳乞以免

他日後悔伏望

聖慈察臣言非假飾俯垂鑒允仍乞盡褫臣官以

謝天下臣斷不敢引得請諸臣之例以自寬

也臣發疏後亦力疾前進沿途候

旨候

聖恩允放南歸以少盡臣子敬共之義臣不勝干
冒悚息之至為此謹差義男葉通賞
奏以

聞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中外倚賴前奏聞命就程日望
卿來佐理何乃復有此請便着差去行人敦趣
前來以副朕佇望至意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 月 日

續奏草 卷一 十七

辭貴州叙功疏

奏為

恩命萬分意外懇

容辭免併陳病苦真情仰干

天聽事臣行至江西地方因患病疏辭然猶力疾

前行至杭州接邸報見

皇上以苗功叙賚加恩新舊閣臣進臣中極殿大

學士臣一子中書舍人賞銀五十兩彩段四

表裏臣不勝驚駭不知其所從來自念歸田

日久其於苗事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以有此

續奏草 卷一 十八

典哉臣在綸扉八載惟兩次考滿循例陞歷

此外並未敢分毫妄徼非分即屢次捷功累

蒙

皇祖寵命臣皆力辭以臣在朝之日如此况此分

毫不相干涉之事夢寐意想不到之恩少有

人心豈宜冒承正欲具疏控辭而言官之愛

者又恐其冒苗之賞且受遼之罰夫遼之

當罰臣久矣當臣輔政奴酋逆節已著而臣

不能鋤兇遺暴馴至今日臣之罪也夫復何

辭夫以臣之庸愚不能制奴酋未叛之先而

望其運籌決勝誅奴酋于徇征之後此亦天下必無之理也臣平生素苦不寒之病每當晨起則終夜無眠往事

皇祖值朝講久輟故得雍容奉職林居數載早眠晏起幸保殘生不意前歲之冬此病大作日夜不能合眼者且三月餘憔悴消削無復人形家人皆驚惶以為必死其後不自意稍稍安卧餘息復延然猶時作時止竟成痼疾日者屢勉就道時值安痊而今又大發沿途尋醫問藥終莫能療度至長安其不能屢勉供

續奏草

卷一

十九

職萬萬無疑矣臣所患苦甚多不能悉陳而此病尤人所共知非敢飾辭若有一字之欺九廟神靈必誅臣屢臣即旦暮填溝壑亦何面目以見

皇祖與

皇考乎臣前疏未奉

旨不當再瀆以控辭

加恩而併及之伏望

聖慈卽將

成命收回母滋濫賞之失併從前

恩命盡行褫奪仍

放臣南歸臣卽不敢望方從哲吳道南孫如游但

得以編氓終老林下死不朽矣臣不勝懇切

額祈之至為此謹具本專差義男葉舉賚

奏以

聞奉

聖旨黔捷加恩朕眷

念元臣祇循彝典宜遵成命領受前已知卿就道

日切延佇何乃復以病陳仍着差去行人敦趨

速來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續奏草

卷一

二十

天啓元年 月 日

再辭叙功併陳遼事疏

奏為

召命當趨

加恩難受切懇

聖慈卽容辭免併述見聞以資

廟算事該臣以途次患病併黔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

溫綸促臣速行

論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

高厚感激之私何可云喻自臣發疏後復苦瘧疾

續奏草

卷一

三一

幾至狼狽亦力疾前行今已渡河而北漸近

關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携一望

天顏祗謁

二陵少舒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庶干

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不負臣之此行矣

惟是

加恩隆典萬難祇承竊窺

聖意豈以

兩聖登極曠蕩之恩及于普天而欲假此以施及

于臣乎不知臣山居日久下

皇考

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况于黔事更無干涉無

功之賞古人所耻韓昭侯不肯以敵袴與人

臣何人斯敢濫重賞頃兵部差官賁來金幣

臣亦斷不敢受卽令賁回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

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聰其蒙

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

續奏草

卷一

三一

情踴躍而或者慮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

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

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而守疏

勒皆奇功也遼事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

奇故糜爛决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

士民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

多逃亡替換羸弱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

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勢又不得不

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瑕隙押

于去紀陵犯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聞風相

率繼起似皆視遼陽之成敗以為順逆今
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
雖不知其能成功與否然為今日計惟當廣
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母過為危懼之談
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忘其失策
使將來無復敢出一奇以破賊也若樞府經
畧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協力
母忌成母旁掣共滅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
之隱憂此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凡臣一路
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臣本書生不諳軍

續奏草

卷一

三十三

旅又身未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而途
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煩聒之罪而直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臣不勝悚息冒
昧之至

天啓元年 月 日

到任疏

奏為老病庸臣不堪重任恭謝

天恩兼陳愚悃事臣以多病殘軀踰伏丘園永絕

世念不意疆事動勦

聖恩隆重扶曳出山千愁萬困已於二十二日見
朝二十四日

廷謝復蒙

聖慈諭令供職後補

而恩臣即欽遵於二十五日到任辦事念臣往在

綸扉正當

續奏草

卷一

三十四

官府睽隔之日呼天泣血眼淚為枯今者再

值東西告變薄海繹騷當大壞極弊之後

難尤倍于往時臣以庸愚之資狼狽之病安

能有尺寸展布以答

恩私惟望同官諸臣各竭智謀共期匡濟母物性

日首次之套使臣剛愎自尊不聽人言臣

在臣若彼此觀望有懷不竭至于債事則

亦不敢獨任其責其各衙門大小臣臣亦宜

合併精神一心狗國將從前閑言碎語悉

捐除母復相構相訐上疑

聖心下成黨禍如漢唐宋之季天下事庶猶可為

乎至于大本大原尤望

皇上清心寡欲虛懷納諫毋以讜言而輕動

天威毋以先人而釀成偏聽常使

聖衷穆然無有好惡喜怒端倪可窺以為投閒抵

隙之地則

聰明睿知真與堯舜同符而其他安懷大計可次

第舉矣臣事

皇祖八年以臣之愚

皇祖之神聖然每有本章必發閣擬印意所欲行

續奏草

卷一

三十五

亦令中官傳諭事有不可臣未嘗不力爭至

再至三

皇祖未嘗不曲意聽臣不欲從中降一

旨也以故

高拱穆清威福不移而臣亦得效其區區犬馬之

力今

皇上虛懷恭已信任輔臣固無不發擬之本章然

間有

傳宣稍滋疑議播之中外彌添揣摩更望

皇上加意政幾慎重綸綍百凡事務容臣等擬

上請

聖裁或有愚見未合

聖心亦乞俯垂採納其於光

聖德而贊

聖治未必無小補矣臣前者屢疏控陳病苦下情

字字皆真加之不寐之病近益增劇形神焦

悴恐亦不能久事

皇上惟是萬里遠來毫無他覲所有耿耿愚衷不

能盡述而略陳其大概如此其目前至危至

急之事勢須拯救者容臣與同官另行陳請

續奏草

卷一

三十六

統望

聖慈曲垂鑒矧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到任辦事朕心嘉悅奏內關朕躬

的知道了倡率廷臣協心匡濟屏絕繁囂尤見

老成謀國忠盡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請發帑金揭

臣等竊惟自遼左發難徵兵轉餉無一處不受其害人情動搖已極其驕卒奸民包藏禍心欲乘間狂逞者在所皆是地方官力不能制含容隱忍幸旦夕無事今四川土兵作亂若不及早撲滅竊恐此輩聞風相率繼起更難收拾而中外財力竭盡無餘各部束手無措萬不得已懇祈

皇上再發帑金多則三四百萬少亦二百萬以濟危急臣等極知

續奏草

卷一

二十七

內帑請發已多所餘無幾且前此所發率多冒破未得實用深為可惜但今事勢危急舍此無策昨工部及貴州巡撫四川各鄉官皆有疏請而戶部等衙門亦將繼請零星答應更為不便不如一起多發着令通融酌用仍一明白奏聞不得仍前糜費以後亦不許煩煩瀆擾殊為省事臣等謹擬

聖諭一道恭請

聖裁又湖廣兵萬人已至通州旬餘日須作速打發出關聞其意小望犒賞當此隆冬嚴寒之

時操戈執銳于邊鄙情實可憐其他處調募各兵亦陸續將到伏望

皇上另發五六萬金差官犒賞使此輩知恩出朝廷鼓其勇敢之心而消其桀驁之氣是亦不容已之急務也臣等再擬

聖諭一道併請

聖裁事屬煩瑣臣等甚懷惶恐但禍變如此不容坐視故不辭冒昧之罪仰干

天聽統望

聖慈鑒矧施行

續奏草

卷一

二十八

擬

諭戶兵工三部頃因逆酋構禍四川土兵為變深軫朕懷爾每屢稱兵餉匱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無兵有餉無兵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覈兵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担甚孤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事務毋致疎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必不輕貸發出帑金二百萬為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還酌量緩急樽節通融不得仍前

所用之數仍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

擬

諭兵部遼左調援川湖等兵起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朕念各兵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沍倍軫朕懷特發帑金 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併加賞仍諭令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聽經撫官獎賞優叙稱朕體念優恤至意特諭

續奏草

卷一

二十九

二諭俱

允發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續論屏奏草卷之一終

續論屏奏草卷之二

救劉主事揭

蒙

發下禮部主事劉宗周一本該文書官備春口傳聖諭擬票重處臣等細觀本內所言委皆妄發皇上講學勤政留神治理方為堯舜之君豈有宴遊狎昵諸事宗周不能宣揚

聖德語言狂戇罪何所辭但其心雖出于沽名而其言亦近于忠愛以唐虞三代之聖帝明王而典謨所載常有禽荒色荒甘酒嗜音之戒

續奏草

卷二

一

不以為嫌天下後世亦未嘗以此為聖帝明王累而反益章其盛德

皇上若重處宗周則天下之人將以宗周為忠直而反成其名矣臣等仰窺

聖度如天何所不容且知

皇上真是堯舜之君必不因宗周之言有所貶損故敢陳其愚衷如此伏望

聖慈曲垂鑒允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辭延綏捷叙疏

奏為捷叙蒙

恩瀝誠辭免仰祈

聖允事該兵部以延綏大捷題叙各官伏蒙

聖恩推及閣臣進臣中樞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

司丞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臣不勝愧感

隨查叙疏先後兩捷係萬曆四十年十月臣

在閣供事至四十三年告

廟宣捷不知何以至今方叙事經十年臣之夢寐

已不及此矣不意重入綸扉之日正值舉行

續奏草

卷二

二

曠典之辰懋賞不靳乎彤弓

特恩首加于紫閣反躬知愧遵會稱奇念臣前此

備員八載屢值捷功每有

加恩悉皆控免蓋閣臣身居帷幄原不宜分邊圉

之勞而愚臣才乏贊襄更何敢冒臣賒涯之賞

在當時臣自如此豈今日又復不然辭受異

情後先舛戾義之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亟收成命庶省累疏之實陳益增寸衷之感激矣

奉

聖旨延綏等鎮捷功久稽叙發卿前在

皇祖朝殫忠運籌懋著猷績今來正當捷叙加恩

示報朕豈有私宜遵成命祇受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續奏草

卷二

三

擬孫給事本揭

蒙

發擬給事中孫杰一本臣等看得本中請逮李維翰此實海內人情久懷憤恨以為奴酋之猖獗皆維翰督催張承胤浪戰所致遼左千餘里之封疆數十萬之生靈

國家千百萬之糧餉皆破壞于維翰之手論其罪狀尚在楊鎬李如楨之上而至今優游田里恬然無恙

國法之不行未有如是之甚者今東西交訌中

續奏章

卷二

四

外騷動人情之玩愒已極若非大明賞罰誰肯用命而維翰之罪不正則賞罰何自而明至於推官鄭之范棄城逃奔罪狀尤著遷延日久未正刑章近日經畧監軍言遼左將吏人人各備好馬但賊至即逃皆之范為之作備也臣等竊以為此二人不孥

國家雖再聚數十萬兵再糜數千萬餉亦終不能削平禍亂而天下事去矣此在今日誠為救急之第一着而不容再以姑息處之者也故臣等敢擬令官旗拏問正罪庶少慰公憤

之輿情而邊臣亦知所警矣伏望

聖裁施行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續奏章

卷二

五

再辭延綬捷叙疏

奏為辭

恩未蒙

鑒允再懇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臣以延鎮捷叙

加恩疏辭奉

聖旨延綬等鎮捷功久稽叙資卿前在

皇祖朝殫忠運籌懋著猷績今來正當捷叙加恩

示報朕豈有私宜遵成命祇受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欽此臣惟此番捷叙雖臣在閣時事與

續奏草

卷二

六

捷之無干者稍異但上憑

皇祖之威靈下賴將士之戮力臣庸劣備員實

嘗有寸籌可運其不當視顏承

恩亦與黔捷同也臣生平無他長惟有引分知足

一念可以自信今中外艱危臣雖感激

愚私見勉受事然老病衰頹難勝勞苦常恐且暮

不可知以孤

如遇若復冒昧濫承終無報稱於心何安故敢具

瀝悃誠仰祈

聖鑒即

賜俞允使臣得遂初心不為虛讓臣幸大矣奉

聖旨朕嘉延鎮等捷叙資在事諸臣以卿前司

本獨運帷籌功宜首叙遵制加恩何得一柴

免慎毋固遜慰朕眷酬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續奏草

卷二

七

請貴州兵餉揭

蒙

發擬兵部一本為貴州請餉奉

上傳帑金原備遼東四川急用其貴州兵餉着該

省設處王三善催他即去欽此臣等即當擬

上但念貴州地方至窮至苦兵餉多係四川湖廣

兩省協濟今奢崇明作亂兩省皆自救不暇

必不能協濟貴州此外毫無措處而奢氏在

川貴接壤貴州之亂即四川之亂唇齒相依

事同一體不得顧此而遺彼也王三善之請

總奏草 卷二 八

餉臣等亦再三籌度欲不與則貴州必不能

支欲與則帑金又難備給故擬量與十萬兩

尚恐于事未必有濟若併此斬之則臣等亦

莫知所以為計而三善空手入黔反得以藉

口矣敢仍冒昧擬

上而嚴催三善速行以救貴州之急伏望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三辭延綬捷叙疏

奏為

恩命萬不敢承懇乞

聖明即

賜鑒允事該臣再疏辭

恩表

聖旨朕嘉延鎮等捷叙賚在事諸臣以卿前司政

本獨運帷籌功宜首叙遵制加恩何得一槩辭

免慎毋固遜慰朕眷酬吏部知道欽此臣惟闕

臣得與捷叙雖出

續奏草 卷二 九

朝廷特恩間亦有受有辭而揆之分義則臣所云

閣臣不宜冒邊鎮之功微臣未嘗效贊襄之

力兩言盡之故臣前此八年竟不敢受今安

可自背初心作兩截人哉况受恩者必圖報

稱臣既老且病受事纔旬餘已趨走不前每

值風雪嚴寒輒一步一躓拜跪艱難屢欲僵

仆似此情景安能效尺寸以報

皇上如使舊恩未酬而

新寵再冒其為負欠恐百生亦不能償而

臣上之褒其功者乃所以益其罪矣臣萬里遠來

實以

臨事助勳不敢安卧自天無功名富貴乞恩澤肥

身家之念昨同官辭疏臣即為擬允非但體

同官勞謙冲抑之盛心亦將為自己地也自

兩聖登極澤遍寰區公車之牘半皆陳乞之章臣

獨何心不欲微

煌煌之綸綍累累若若之騰叙以上光祖父下庇

子孫哉顧于義有所不可耳夫言再則煩臣

則竇今臣竇矣伏望

聖明即

續奏草

卷二

十一

賜鑒允免臣屢陳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捷叙加恩輔臣累朝盛典且卿贊襄

皇祖實懋勲勞非他可比殿廡未足示酬何乃因

遜不已以卿疏懇切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

銀幣宜祇承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救周給事揭

蒙

發擬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一本該文書官輔奉

傳出

聖諭以本內黨護王納諫毛士龍應行重處不許

申救臣等竊惟納諫士龍皆已奉

旨處分朝瑞又復有言自是其失但此二事原經

撫按官及九卿科道議奏朝瑞不過撮拾人

言因條陳而牽及之

皇上既處二臣而又重處朝瑞大小臣工必復爭

續奏草

卷二

十一

論而

朝瑞愈多事矣朝瑞曾於

先帝時被謫賴

皇上矜其謙直得復原官海內方以此傳頌

聖德乃未幾而又被

嚴譴毋乃非前此所以

優容朝瑞之至意乎近來言官遷謫已多雖其輕

言妄發自取愆尤然自古帝王皆以容受臣

耳之臣為盛德今日蒙

發九卿等官申救倪思輝等本臣等尚望

三上乘

萬壽之期沛曠蕩之恩冒昧擬

允而奈何又處一朝瑞乎臣等居股肱之任以輔

弼為職若使自同外臣曲為庇護不以

君父之心為心

九廟神靈應加罪責如其依阿順從無所匡救不

能成

皇上為堯舜之君則亦無庸臣等為矣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其周朝瑞本臣等謹擬

旨責諭加罰治恭候

續奏草

卷二

十二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給假謂 凌疏

奏為懇

恩給假恭謂

定陵

慶陵以申愚悃事臣等皆草茅賤士幸列清班臣

向高備員輔弼事

皇祖八年又曾事

皇考于東宮異常

知遇曠古所希臣繼借蒙

皇祖欽點入閣

續奏草

卷二

十三

皇考渙發

綸音遂得從輔臣之後奉事

陛下言念

二聖三十載養育之恩真同

天地曩者

龍馭相踵上賓臣等跼伏里中既不與擗踊之哀

又不與執紼之役中懷如割寢食未之敢忘

今

方劬永藏而松楸未拱不勝悽愴怵惕之思是用

披忱

上請懇乞

聖慈俯鑒微誠給假數日容臣等祇詣

山陵展謁如禮庶蟻忱少安退就溝壑亦無所恨

臣等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恭謁

皇祖定陵

皇考慶陵朕知道了

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續奏草

卷二

十四

擬係給事論閣臣吏部本揭

蒙

發擬刑科右給事中孫杰一本論劾大學士劉一

燝吏部尚書周嘉謨臣等已擬票上請

聖裁復蒙

發下改擬臣等未測

聖意難以更定但查本內所論霍維華之年例則

吏部必自有說非臣等所能知故擬令吏部

說明其衷應恭係多官會推修卜年高出胡

嘉棟之用係經畧巡撫及科道各官保舉望

續奏草

卷二

十五

其收拾遼人將功贖罪非吏部得自主張若

閣臣不過照常票擬更無干涉臣等再四籌

度議擬不過如此別無可以措辭故敢仍將

原票封進恭請

聖裁臣等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上

回奏吏部署印官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包見捷本該文書官韓春口傳
聖諭印著包見捷署掌_臣等即當擬上但包見捷
告病日久即今奄奄床褥且暮難保萬分不
能出理部事而

大計期迫難以久待不如仍著尚書周嘉謨出完

此事而後聽其求去亦未為晚_臣等非為嘉
謨蓋以事體如此方為妥便故敢冒昧具擬

恭請

續奏草

卷二

十六

聖裁

六啓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請成德光陰溢

奏為日擊時艱興思良將懇乞

聖明追叙舊勞以章激勸事_臣等聞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雖未危然亦不可
謂安矣_臣等備員綸扉無益于安危之數每
相與圖惟安得有真將才能戡難定功以上

釋

九重宵旰之憂下舒萬姓倒懸之苦者而博詢中
外尚未有其人或_臣等不及知即請
效謀獻策之輩又多竊談剿說無益實用竊

續奏草

卷二

十七

以為兵家之事故未易言徒取虛聲于平日
率難責效于臨時如近日遼左之役隕將屢
師可為_臣鑒然猶贈屢立祠蒙

恩優渥豈非借此以鼓舞忠義感發人心為將來
者勸耶乃有勲庸昭著南北勤勞三尺童子
知其姓名而不食尺寸之報亦無人為之表
章此固

聖朝一大闕典而介冑之士所為扼擊而不平者
也_臣等敢冒昧言之故都督戚繼光當嘉靖
季倭奴入寇海上浙直閩廣無不摧殘蔓延

十載莫能少櫻其鋒獨繼光在浙救有戰功
迨閩中告急勢在燃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
戰俱捷所捕斬首級見于奏報載在

實錄者殆將二萬時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省城
將危賴繼光而存

國家之得以有閩不至淪于島夷者分毫皆繼
光力也其兵又不過五千而倭與奸民相糾
合常不下十數萬竟破滅之至今白叟黃童
能言其事所在畫像立祠春秋俎豆至有感
而泣下者倭難既平移繼光鎮薊時虜方集

續奏草

卷二

十八

驚屢窺畿輔繼光簡卒蒐乘造車製器百凡
備禦之具無不具飭又築遵化諸城及修砌
邊牆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帑終繼光
在事虜不敢入薊十餘年間近郊無風塵之
警又皆繼光力也夫

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于南禦虜于
北自正嘉以來推名將者孰不以繼光為第
一昔劉江寧海瑞之北捷倭級僅三千遂封
廣寧伯近時邊臣斬虜至百即以大捷論錦
衣之隆纍纍而繼光敵虜至二萬薊鎮之功

遠在大捷之上乃並不蒙延世之賞僅以修
邊功歷一子錦衣千戶而已後又投之南荒
奪其將印使佗係無聊以死今已數十年尚
斬一易名之典自來功大賞薄未有如是之
甚者今奴酋猖狂徵兵遍天下崇階峻秩大
轟高牙後先相望甚至橫草之功未聞而副
總參遊之秩已授乃竟無人能發一矢東向
相加遺孰不謂繼光而在決不至此頃蜀事
又告急矣中外倉皇莫知為計臣等竊以為
蜀地險僻人情易擾然李順劉旰之亂極其

續奏草

卷二

十九

猖獗張詠以一郡守談笑而平之羅渾擎羅
夫子聚眾數萬連營數十直偏成都高仁厚
將數百騎馳尺檄不崇朝盡空其壘高崇文
之破劉闢亦僅神策兵五千耳蓋蜂屯蟻合
之徒易聚易散勢自如此聞奢崇明土兵不
過數千其餘皆驅率脅從張其聲勢誠使得
智勇之將統節制之兵不過一二萬人益以
土司之效順者奮勇長驅稍用高仁厚策傳
諭解散逆酋必可殲也第恐無繼光其人耳
夫買駿招士式蛙作勇古人常多用之朽骨

微蟲尚能感動而况于人臣等願

皇上勅下該部詳覈繼光勲勞量行叙錄或特

錦衣一蔭或卽以原蔭千戶優陞職級仍予

以謚慰英魂于九原昭

特恩于奕世海內英雄豪傑當必有聞風興起為

國家出力事定功成必不愛五等之封茅土之

昨以示報而不至如繼光之沈沒或亦激勸

之一道乎其與繼光同時戮力而謀畧勲名

亦差次者則有俞大猷或再采公論併行叙

謚是亦勞臣之所望以瞑目于地

續奏草

卷二

書生不關軍旅當此艱難之秋自

敬使今日有繼光其人當望其下風為之百

拜又竊見

皇上留神疆事拊髀興思

傳諭臣等擬

旨嘉獎士婦秦良玉使繼光而在今日其蒙

恩微寵又不知當何如故有概于衷合辭為請伏

望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感繼光素著勲勞未蒙優叙覽卿等奏朕知

道了着該部卽行議覆還併俞大猷都與他謚
稱朕憫念勞臣至意

天啓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續奏草

卷二

三十一

論經撫事情疏

奏為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事 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扶病出山每

告人曰今邊事動勦支撐未易使我廣益集

思屈羣策合羣力以徇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

授闕外之方畧筭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

陽之變人情震擾即京師士民亦多逃避而

巡撫王化貞時方為道臣獨能從容鎮定使

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弼有

續奏草

卷二

二十二

經畧之

命春禮殿隆則又竊喜以為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以當之遼左必

無慮矣然惟時談者已虞經撫之不合臣曰

不然也同舟遇風則胡越可為左右手矧二

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毋論封疆

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

後見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為小嫌耳何

至于參商惟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為功

經臣以為罪意見大異臣竊謂

國家費數十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

曾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

難言罪于何有以為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

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遼人殺戮之禍則前此

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

龍之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

力勸其相與輯睦共保危疆而微誠不足感

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二臣之歡好

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頃者言官論

高出等意或有為臣亦以為非曰如此則廷

續奏草

卷二

二十三

弼不自安矣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

喜為擬

旨稱其方畧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

此疏甚佳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為

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書聞毛文龍殺奴防

守兵二千今巡撫往援當進至廣寧為之後

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無嫌于巡

撫而且無憾于文龍遼事益可為大計之請

臣亦皆以為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

厚薄但欲其同心協力為遼左計耳而南北

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為說臣與同官商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故擬下廷議臣向者見

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以為非惟此事重大不敢以冥冥之見輕為臆斷意俟議上乃可酌處耳而言者詆臣謂目前可以藉口日後

可以卸罪夫人臣處國事而以藉口卸罪為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充國平

西羌以為魏相能用充國然充國亦自口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

續奏

卷二

七

多異同最後是充國者乃十八彼何嘗廢廷議也且充國雖主屯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使廷弼能為充國臣亦何難為之主張凡留化貞以為武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為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甚力豈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如功嫉能敗壞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讀史至此輒為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為

藉口卸罪計則與杞檜何異今日不畏臣官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相與咨嗟嘆慕願為執鞭即具疏請追錄其功蒙

皇上亦以為然

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局則內憂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曾舉趙充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田必不可行

續奏

卷二

七

不徵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邊此臣之所為過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老病昏迷觸事憤憤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臣章兵部再行斟酌如邊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即申飭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于毛文龍事得于回鄉之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虛實如其果真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

一萬... 6 反文內

言推諉自失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者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奉

聖旨軍國大計從來集廷臣議覽卿奏具見持平周慮朕知道了會議覆奏已有旨責成經撫各官相機調度共圖報稱如再違旨爭執債事必罪不貸中外多事賴卿殫抒忠猷主持國是副朕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續奏草

卷二

二十六

留同官榻

崇

發丁同官臣劉一燦本

傳諭已四次懇辭准馳驛去臣等竊念人臣進退

由于

君命

皇上既允一燦之去臣等安敢強留但念閣中向

時嘗苦人乏今日方有七人足為年來盛事

又值中外多虞東西交警匡維開濟萬分艱

難多一人則增一人之見識添一人之氣力

續奏草

卷二

二十六

而一燦忠勤貞亮素簡

宸衷當

兩聖繼升之時翼戴

聖躬維持

宗社一段苦心終難泯沒在閣年餘實筦機務百

凡事體極為諳熟即臣向高雖忝居首輔然

山居日久加以老病亦深藉其夾持之力一

燦若去則閣中失一得力之人而臣等愈難

于展布矣况大臣去留關係國體今家卿方

去而輔臣又繼人情疑駭以爲

皇上有所厭薄而莫知其故其過卜揣摩者將以

為二臣之去別有他端而人人自危

皇上御極僅歲餘其

加禮于大臣者至為優渥海內方傳誦

聖德謂庶幾元首股肱一體之誼而忽有此舉動

何前後之不相符其所損殆不細矣臣等方

望

皇上傳諭一燎速出共效贊襄奈何遽聽其去此

臣等之所萬不容已于言者也茲敢仍擬

溫旨慰留非留一燎也蓋揆之

續奏章

卷二

七

國體人情必當如此而竊度

聖心亦必有難于忽然者耳伏望

聖慈曲垂

鑒矧臣等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給假摺

臣衰老已極又素患怔忡不寐之病曾於途

次屢疏懇陳今在閣辦事將五十日屢次眩

暈者賴僕役等左右扶掖始免顛仆此同官

諸臣所共見者昨日在閣亦苦眩暈今晨方

起即以頭痛悶絕緣欲恭進

二陵聖德詩故復勉強匍匐扶携入閣而困憊委

頓愈不能支矣伏望

聖慈准臣給假數日於私寓調理其一切本章有

同官五臣在閣票擬臣不敢預俟調理臣私痊

續奏章

卷二

二十九

仍即入閣辦事不敢偷安臣非萬不得已固

不敢

請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給屏續奏草卷之二

回奏梅世功等承廢情

適蒙

發下吏部覆南京禮部咨送駙馬梅殷孫梅世功

李貞孫李邦鐸承廢本該文書官韓春口傳

年遠俱不准仰見

皇上慎重名器至意但查

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欵

累朝及見在公主所出子孫各廢一子入監讀書

欽此又查先該吏部題覆駙馬王寧孫王國

續奏草

卷三

一 蕃周景孫周佩俱奉

旨准訖臣等看得

詔書明載

累朝似原不分久近王寧尚懷慶公主梅殷尚寧

國公主俱

高皇帝女而寧國係

孝慈高皇后所出又微有異其餘係公主嫡派如

周佩等一概准廢該部遵

詔咨題兼據奉

詔內

累朝二字不合且與已給諸例後先異同

踟再三難以朦朧定擬仍照准例擬票進

覽伏惟

皇上裁奪近來乞請太繁

等昨于原任尚書劉

體乾孫劉極本擬有乞恩年遠不准之

旨止以年久不合

詔條與此似不相蒙非敢擅為擬議前後參差也

併此奏

聞統惟

續奏草

卷三

一 聖明照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

再留同官揭

適蒙

發下臣同官劉一燦乞身本該文書官張惠口傳

上諭五疏情辭懇切准馳驛去臣等先因一燦辭

疏蒙

允具揭擬

旨請留

皇上幸聽臣等旋卽批發煌煌

天語惓惓

恩意中外傳頌以為

續奏章

卷三

三

皇上禮遇大臣如此乃昨

旨僅隔一夕今疏遽復允放不惟

聖慈慰留之意鬱而未宣似覺後先

批答之辭驟而無序

祖宗朝閣部諸臣苟無大故終始垂恩卽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去位者再奉蒙

恩禮周渥至

傳允之後慰留仍至再四蓋寵眷大臣以風有泣

少

累朝之家法且

皇上所已行臣等何敢不遵承將奉用是不避煩

貼再此控懇仍擬

留旨是

覽至于綸屢多事之需才一燦沈毅之足賴鈔部

用人之始末科臣求多之端倪

皇上自有洞鑒舉朝自有公評臣等前揭畧具儻

仰勤

聖覽未有不俯

賜聽允者臣等何敢復贅統惟

聖慈鑒察

續奏章

卷三

四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為秦良玉請誥命用寶物

題該石碇土司秦良玉以援遼功奉

旨封夫人給與

誥命遷延日久未經用

寶給發今又率兵征剿奢酋伏蒙

皇上屢次褒嘉本官差人候領

誥軸日久臣等欲其速回傳諭

聖意作其忠義之心查得二十七日係洗

寶日期乞卽於是日用

寶頒給來人齋捧前去庶本官益感格外之

續奏章 卷三十一 五

恩而圖報愈切矣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告病併陳時事疏

奏為老病不支

厚恩難報敬因時事少效愚衷事臣質本庸愚幸

無才具遭逢

皇祖勅力馳驅自釋負還山頽然自廢不自意重

遇

聖明復蒙任使老病殘生懇辭不獲受事將兩月

矣雖風夜竭誠思效尺寸而賦性疎直世故

不諳上之而執爭煩苦未免取厭於

聖心下之而擬議乖違難以盡孚于眾志東西之

續奏章 卷三十一 六

警交江安攘之籌靡效一生伎倆已畢見于

此矣假使年力尚強身無疾病猶可勉強而

以望七之衰齡遽怔忡之風患終宵不寐終

日昏沈每入班行時虞傾跌昨萬不得已請

假調理而病患既深難以遽除伏枕思惟煩

有少概於衷而不能已于言者自古帝王之

致治雖有不同然其大要不過好學勤政兩

端虞廷傳受首言執中而卽繼以道心之微

人心之危且兢兢業業于一日二日之萬幾

夫聖如堯舜豈復有人心庸虞之世垂衣

而天下治何萬幾之有二帝之意蓋以帝王位尊任重苟有一念之安逸自肆即為人心而幾者動之微四海九州之大其為釁端禍萌何可勝數是以防乎其防而不敢頃刻安也我

皇上聰明天縱

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常朝既是一套數具文無關於政事而

日講開陳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義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至於退處深宮之後其

續奏草

卷三

七

起居動靜非但外廷不得而知即臣等亦居密勿亦無從問也其果盡如二帝之兢業乎抑亦有稍動于人心危而不及持者乎臣嘗見

皇上發擬本章每多

傳諭以此仰窺

聖心之留神于庶政也然而所

傳諭者亦間有瑣細而不急窒礙而難行臣等欲

一一言之則不勝其煩欲默而不言則又失輔弼之職堯舜君臣有卻命有吁咈夫都公

者贊其是也吁咈者矯其非也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豈可阿諛順旨陷主于不義故臣願

皇上有所傳諭毋執成心使臣等得以盡言而

皇上尤於燕閒游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以

直接虞廷人心道心兢兢萬幾之統此

宗社蒼生之大幸也大臣者朝廷之股肱言官則耳目相須而並重也

皇上御極以來三事九列無不備官青瑣烏臺時多溢額亦既知所重矣然而倪思輝等以論

續奏草

卷三

八

客氏去矣銓臣周嘉謨以被論去矣輔臣劉一燦又屢懇請矣言官論保母則去言官言官論大臣則去大臣其去言官也若視言官之甚輕其去大臣也又若視言官之甚重夫言官不得於彼能得於此猶庶幾處於若輕若重之間而所稱

顧命之大臣乃不得比於保母尚存徘徊顧戀之意則其輕斯已極矣往

皇祖時大臣以老病請以人言請率不得去不勝

呼籲之苦今

皇上寬仁體恤臣私有請必遂使進有雍容奉職之娛退無狼狽跋扈之患真是

聖朝第一美政即嘉謨之去亦豈不感激

聖恩惟是其去之跡若近于驟而嫌于輕則人莫不評之甚且揣摩于奧窔之中不可知之地臣萬不敢謂然而其漸亦當防也王安一奄豎耳在

先帝時不為無功在

皇上時不為無罪彼其剛戾恣睢好名不學自足以取禍然事在

續奏草

卷三

九

內庭

皇上自知之而自處之若必借已朽之骨以入殮章非所以為名矣况年來人情有一番爭競則必有一番題目在今日言者可信其無心而他日繼者將出于有意起端甚微末流甚大此亦不可不慮者也臣竊觀時事東夷之惡談未消西酋之兇鋒復熾九邊兵餉在在告窮各處奸氓人人思逞天下之事莫知終始所賴

君臣上下血脈流通精神貫徹合心協力以綏輯

黎氓戡定凶逆為務庶克有濟而

穆清之上既可望而不可知嚴靡之下復可

不可言小羣難渙煩言易生封疆將吏

效之一片平明世界盡為乖戾外錯之氣所

瀰漫晦蝕又何怪乎戎虜之縱橫哉臣職任

股肱誼當調燮陳力無能空言何補惟念病

勢如此恐不能久事

皇上又眩暈時作乍起乍仆倘卒然填溝壑遂不

及言長負

恩私抱恨無已故從床褥中口占授書語無倫次

續奏草

卷三

十

伏望

聖慈察其無他矜其狂直

俯賜采納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朕在宮中每日披閱文書覽誦經史及

祖宗訓錄兼以時事憂勞何有多暇卿為輔弼元

老正賴責難陳善匡朕不逮覽奏具悉忠悃王

安處分已久外廷章奏不得率入目前東西用

兵尚無戡定次第卿既心切憂時當不久安私

寓佇望即出佐理副朕倚任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論經撫事情疏

奏為謀國無能妄言召咎謹陳愚悃以備

聖裁事臣頃因御史江秉謙以遼事會議責臣卸

擔不得已具一疏自明並未敢侵及經臣只

言毛文龍不宜深罪此未合經臣之意耳而

經臣疏辯且移書在廷諸臣危言苦語若有

深怨積禍然者臣甚異之若再有詞說則枝

節愈生惟直任失言之罪而已至於經撫之

不和必致敗壞遼事則三尺童子無不知之

即經撫二臣亦自言之若坐觀其成敗心則

續奏章

卷三

十一

何安懸斷其是非意又難定故不得已擬令

部科二臣往諭

聖意蓋以部科親往或可曲暢彼此之神情或可

目擊地方之事勢較諸長安中空言遙度漫

無歸着者或差勝耳而部科諸臣有疏咸言

其不便臣亦惟有直任失擬之罪而已但其

所言差官一出恐經撫之不和為人所窺則

臣亦未敢盡以為然也夫經撫之不和為日

久矣章疏之抄傳者不知其幾播之長安達

之天下若揭日月而行矣尚待差官之行乃

始知乎事至于此而尚可為之掩護乎若部

科諸臣斷以差官為不可以移文為得策則

臣願諸臣亦力任移文一着必足以解經撫

之紛必足以了遼東之事而後可如萬一不

能則文移往返之間又復耽閣月日臣恐其

愈久而愈無及也今諸臣所以不欲往諭者

蓋心知經撫之難言論之無益耳平心而論

經臣謂與撫臣作法不同必不可得而合此

誠是矣即撫臣之作法不如經臣之穩亦盡

人知之矣然當遼陽破陷之時撫臣挺身而

續奏章

卷三

十二

守廣寧延至今日此亦豈無一長之可取者

而經臣前後之章疏與出關之見聞其擬暴

撫臣之罪狀似不可一日容于地方此亦盡

由于作法之不同乎况其所謂不同者撫臣

欲以冬進兵經臣謂當須春其相去無幾時

也今已至春矣若虛衷和氣子細商量軫遼

民之危難審西虜之情形其於先後緩急之

間必有足相成而不相戾者亦何至參商矛

盾如是之甚乎而其斷然不相合者又何故

也今日若不明白處置封疆之臣委之廟廊

廟廊之臣委之封疆竊恐轉盼之間奴且渡河即使廣寧能守而金錢竭于內遺民盡于外天下事愈不可為矣此臣之所為深憂而過計者也部臣科臣于疆事皆有專責所見既同臣亦更有何說惟念受國厚恩明知事勢之艱危而默無一言將得罪干

君父與

九廟之神靈是以不容自己而作此不達時務之談耳至於臣前此所與經臣往復書頗悉愚衷經臣業已抄傳其為害經臣與否天下之

續奏章

卷三

十三

人必有亮臣心者惟是經臣既已疑臣而臣復任票擬之役將何事不見猜疑請以後邊事皆付同官五臣擬上臣不與聞庶經臣之心安則封疆安而臣亦少遠于罪戾矣况合五臣之智必智于臣兼五臣之任必任于臣此固事理之易明者不然人皆默然臣獨嗾他日有事將使臣獨任其咎恐亦同為王臣者之所不安也臣情急辭危忘其煩聒伏望

聖明俯下廷議剴經撫之異同決部科之行止倘

微

宗社之靈廷臣之力經撫二臣幡然改心易慮以其為封疆計豈非天下國家之大幸臣即以妄言取罪亦甘之矣奉

聖旨卿以東事深思忠計總欲責成經撫恐致推諉誤事前後疏揭擬票自明其會議遣官俱已
有旨了封疆多事還賴卿等集思主持佐朕裁
決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初二日

續奏章

卷三

十四

辭 陵工加恩疏

奏為無功冒

賞義不敢承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吏部接出

聖諭以

慶陵工成

加恩內閣進臣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

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臣一聞

恩命不勝感悚竊惟國家之典莫大于論功而人

臣之愆莫大于冒賞故賞浮于功猶謂之濫

續奏草

卷三

十五

而况于無功之賞乎臣事

皇考于東宮及備員綸扉深蒙

眷念然臣未嘗有尺寸之勞可以自效于

皇考迨

皇考之御極也臣方里居不及親

飛龍之盛

皇考之賓天也臣未尅

召不能效執紼之勞即

山陵始終臣未嘗預頃者奔走瞻拜徒有感慕

嗟悵攀青之無自而已若覲顏而受

上愧

有大之靈而下辱論功之典其將何以自立下

朝端哉臣出山之日已知老病殘生萬難報效

矢無干澤希寵之心故兩番捷叙皆不敢承

亦蒙

皇上曲體下私允其辭免今此叨濫更甚于前用

敢瀝誠懇辭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以安愚分其為感戴尤倍萬尋常矣臣不勝

懇切顛祈之至奉

續奏草

卷三

十六

聖旨卿佑

皇祖啓佑

皇考以迨朕躬積著忠猷茲逢

大典首宜褒叙用示眷酬卿其遵命祇承慎履謹

讓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初七日

再辭 陵工知恩疏

奏為

恩叙誼難抵承控辭情非得已仰懇

聖俞以安愚分事臣以

陵工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佐

皇祖啓佑

皇考以迨朕躬積著忠猷茲逢

大典首宜褒叙用示眷酬卿其遵命祇承慎毋謙

讓該部知道欽此臣一奉

續奏章

卷三

十七

溫給愈增感愧竊念臣賦才庸劣偶爾遭逢輔佐

雖歷乎

三朝報酬未聞乎寸效望

陵園而興感徒裂肝腸從將作以效勞空馳夢寐

今以一等莫展之身居一事難行之地抱一

日難挨之病方將乞身

聖主歸骨故山豈敢復叨非分之賞以負此無涯

之

恩哉萬望

聖慈俯鑒愚衷即容辭免使臣得免煩瀆之罪其

幸大矣奉

聖旨朕以大典需恩卿元臣碩輔舊德新猷並宜

首敘何乃控陳至再尚體朕意勉承成命勿辭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十九日

續奏章

卷三

十八

請發帑揭

等連日見各邊請餉之疏急如燃眉戶部束手無措只望

發帑

國家額設餉銀民間輸納原有定數近因邊左失事每年添至千萬皆係設處民窮已極催徵不前急之則必為亂故遺欠亦多計臣無點鐵化金之術將如之何今廣寧兵潰勢已不支督臣王象乾告急兼請餉銀近畿勦昌諸鎮皆缺餉數月軍士屢欲鼓譟若乘此為

續奏草

卷三

十九

亂更大可憂伏望

皇上俯允戶部之請先

發帑銀一百萬以濟此急庶可少延目前不至生

變第恐此數尚猶未足臣等一時未敢多擬耳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一疏

奏為誤國罪深義當引咎懇乞

聖明卽行譴斥事臣本鉛槧書生不知軍旅

皇上命臣田開臣徘徊越趨而不敢應非但病骨

支離不堪驅策亦以封疆事重非可嘗試此

臣自知之明也徒以

君命數臨疆事愈急萬不得已勉勉一行自就道

之日卽聞經撫之不和必壞邊事比人都千

方百計勸解二臣而終不能得無可柰何而

欲歸併一人又不能行下何而敗報至矣廣

續奏草

卷三

十七

寧失矣經撫皆走矣臣以八載林居之人受

事未三月卽逢此變而部臣欲請尚方之劍

以誅臣臺臣欲引賈似道之傳以律臣南京

科臣又舉撫臣之不受制以罪臣皆詞嚴義

正臣不敢辭臣久病殘軀任忤為患向苦不

寐頓形奏章入都以來未嘗有一夕安眠屢

次眩暈傾跌皆僕隸輩扶起曾告訴同官欲

於二月間懇請謝事忽值東事决裂遂不敢

言然臣老病如此終難展布况此時何時非

有剛毅果斷之才沈幾明照之識必不能濟

而臣自審生平淺而寡謀懦而少決在太平無事時尚可備員充位今非其任矣強之以不能所誤必多張禹不誅賈似道不斥卒以壞人國家此臣之所以審已量力不得不獻控于

君父也事勢如此何敢乞身歸里惟望

皇上罷臣罪臣聽其暫寓都門禍福死生臣當與國家共之不敢躲避自全以蹈不忠不義之罪貽僇于千古也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封疆大計調劑苦心乃邊臣心續奏草

卷三

三

力不協以致敗壞事勢日急還賴卿集思夫策勉抒猷畧期濟時艱不必引咎陳辭該部知道天啓二年二月初五日

捐俸疏

奏為日擊時艱輸俸助

國事竊惟逆酋不道

天討必誅

皇上赫然命將出師不難發

內帑數百萬之藏以佐軍

國而凱歌未奏尾閭之泄既逝而不還竭澤之徵

又殫而莫繼臣等叨居政地罔裨持籌每惟

節年

賜資之頒祿廩之給秋毫以上皆出

續奏草

卷三

三

上恩然亦無一非民間膏血而安受坐享實豐賦

心謹將所積微貲各輸二百兩用助大農收

買煤米之用以濟窮民雖涓埃之細何補

崇深而變蟻之誠少效萬一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輸俸助農具見為國愛民朕心

嘉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三辭 陵工加恩疏
奏為佐理自分無能

隆恩萬難自受瀝誠懇辭仰祈

聖鑒事該 臣以

陵工加恩再疏陳辭未蒙

慈允隨以河西失事

聖心焦勞恐煩

天聽不敢瀆陳乃在 臣愚衷旦夕不安蓋毋論

皇考寢宮 臣無尺寸之勞不宜濫膺殊典即當此

艱難危困之日 臣叨居帷幄莫展一籌覆餗

續奏草

卷三

三三

之愆無以自逭分宜席藁待罪

皇上不加譴責

曲賜優容已萬幸矣况敢覩顏昧心而冒此非望

之賞乎 臣受事三月兩蒙捷叙皆荷

聖鑒 臣辭免今次下情懇切更倍於前故復披

瀝控陳伏望

聖慈即賜俞允使 臣心得以少安其感激圖報當

愈倍矣奉

聖旨卿自赴召以來屢辭恩命茲值大典敘資兼

以時艱勞倍藉示眷酬何又再三堅讓情詞真

懇朕不欲強行聽辭免以成卿謙德銀幣其祇
承勿繁辭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續奏草

卷三

三三

引罪揭

頃者河西失事中外震驚雖云將吏之不成然臣等身居帷幄運籌無能以致逆酋猖狂憂及

君父罪將何辭緣前此有祭祀及

經筵諸吉典未敢具

奏茲謹合辭請罪仰乞

聖明重加譴斥以為佐理失職之戒仍於本月十

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俱青衣黑角帶辦事

其大小各衙門一體遵行自此協心併力共

續奏草

卷三

三五

國安攘長策毋但以空言套語苟且了事重

勤

宵旰之憂此實臣等區區之一念也伏候

聖裁傳示未

聖旨是覽卿等所奏河西失事皆緣經撫不和道

將等官聞風棄城奔逃以致潰敗與卿等無涉

何乃合辭請斥今東西交誼之時正賴卿等運

籌帷幄佐理勸懲還傳示大小臣工協心併力

共圖安攘以慰朕懷該衙門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兩請回官辭本揭

蒙

發下閣臣劉一燦辭疏令臣等擬票臣等竊惟一

燦於舊冬懇辭曾蒙

皇上兩傳允放臣等以一燦效有勤勞尚欲留之

同心輔政故屢擬

溫給以挽其去今杜門已久去志益堅力懇臣等

為之代

請臣等欲擬

允則心有不安欲擬留則勢有難挽相與籌度以

續奏草

卷三

三六

為從前輔臣進退皆取自

上裁臣等謹查照舊例恭擬兩票上

請伏望

聖明裁定中有未妥併乞

改正施行

天啓二年二月三十日

票擬舛錯乞休第二疏

奏為老病昏迷票擬舛錯懇

恩速罷以重政幾事臣本海上碌碌書生素無經

濟之具遭逢

皇祖知遇之隆信任之篤臣其時年方踰艾精力

尚強故能龜勉馳驅少效尺寸今

聖恩雖厚而臣年垂七十老矣無日不病矣精神

昏憤觸事遺忘章疏稍長即不能竟讀讀竟

亦不知何語諸所票擬謬戾實多近又加以

東事决裂心事愁苦智識愈昏固有今日擬

續奏草

卷三

三

言而明日忘之前後違背一事數更其見于言官

之糾駁者甚多臣惟有心愧而已昨御史張

慎言一疏具陳票擬之不當雖不明指及臣

而臣實為閣臣之首安所委罪即如能延解

事既守關又出關既戴罪又聽勘此其間雖

各自有說未易盡言乃臣之不能以定力重

張亦槩可見矣此固

皇上之所深知而無待人言者也其他汶汶憤憤

率皆如此夫閣臣所司票擬耳票擬而外一

事不可行併此而誤安川閣臣為耶臣嘗謂

自古人臣有誤國之事又有誤國之心者李

林甫盧杞秦檜之流是也無誤國之心而有

誤國之事者房琯王安石張浚之流是也無

誤國之心而惟恐為誤國之事者鄭縻之流

是也臣今日自處正與縻同若冒昧隱忍忝

竊日久則必蒙房琯輩之罪而浸淫不止且

與杞檜輩同科臣不足惜其如二百餘年之

宗社何哉萬不得已披瀝血誠懇求能斥臣亦未

敢言歸且暫寓都門以待事定其閣臣職事

新舊諸臣濟濟足任必不至如臣之謬戾也

續奏草

卷三

三

臣病困顛連狼狽萬狀今請罪求罷不敢言

病尚容另疏控陳統望

聖慈哀憐矜察臣不勝冒死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每虛心參酌佐朕衷裁向緣中

外黨爭以致推沮債事即今任人捍圍諸要務

尚無次第朕方日夜憂勞卿為輔弼元臣正賴

其濟時艱何乃陳辭引避勉抒猷畧贊決廟謨

早建安攘之績酬卿素懷副朕倚望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初六日

疏

奏為乞罷蒙

留再陳愚悃事該臣以票擬失當自審老病不能
供職懇求罷免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每虛心參酌佐朕衷裁向緣中

外黨爭以致推沮僨事即今任人扞圍諸要務

尚無次第朕方日夜憂勞卿為輔弼元臣正賴

共濟時艱何乃陳辭引避勉行猷畧贊决廟謨

早建安攘之績酬卿素懷副朕倚望該部知道

欽此 臣 祇誦

續奏草

卷三

三

濕綸既感且愧荷猷畧之可抒寧髮膚之是愛但

臣 夙苦不寐之病望居無事猶終日眩暈狼

狽不支龜勉北來彌增困苦故途次上書備

陳此情且謂一言有欺即見殛于

九廟之神靈死而無面目以見

皇祖

皇考此非萬分真切何敢向

君父前作誑語受事四月餘前病愈增展轉終宵

未嘗合眼自腸胃以至唇舌皆如火焚日間

則頭眩目花每站立稍久即欲傾倒加以朝

出暮歸無刻休假老年之人即無病亦不能

支而况病乎况病而加以日夜之煎熬乎天

下事非精神筋力必不能辦議者謂臣初到

時尚有可觀近則憤憤此非臣之智于前而

愚于後也精神耗而筋力衰其勢必至此耳

今封疆危迫戎馬倥偬百凡事務臣能擬

言而不能行甚至有

嚴旨三四下而所司無一奉行人不以咎所司而

咎臣曰何不擔當臣愚昧昏迷雖欲竭力擔

當而終無寸效昔人以輔弼之任比於棟梁

棟撓梁傾未有不易若使腐朽之木濫充棟

梁萬無不摧折之理臣之同官有五六人皆

棟梁之材徒以臣在不敢任事臣能則得究

其用豈不勝于腐朽之木萬萬哉如以為時

事艱危不宜推避則臣當遼陽陷沒之後冒

暑扶病奔馳而來此時不推避而推避於今

平亦可以見臣情之萬不得已矣伏望

聖慈曲垂矜鑒即

賜罷斥臣不勝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卿自召還政本適值多事憂國勞心中外所

知卽今關務正殷且廷試在邇朕以首科臨軒策士卿爲讀卷首臣當率諸臣供事以重大典延佇良切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二日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三

人直揭

該臣以人言及病困具疏乞罷兩奏

溫給且以

廷試大典令_臣供事_臣雖伏在床褥然念

皇上龍飛首科

臨軒召對實千載盛事_臣何幸得于躬逢謹遵

旨于十五日黽勉入

朝拭目以觀

隆興至于前疏所陳萬非得已今未敢再瀆耳奉

聖旨覽卿奏違旨入朝朕心甚慰知道了國事方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三

切倚賴慎勿再有控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四日

續給罪奏草卷之二終

續編扉奏草卷之四

救侯給事揭

昨吏科給事中侯震賜論劾臣同官臣沈准

而併及臣一爆臣向高臣國祚臣繼借伏蒙

皇上以

廷試供事

溫諭臣等令擬

古重處震賜該臣續臣承宗仰體

皇上優禮閣臣之至意而又欲成

皇上優容言官之令名故遵奉

續編扉

傳諭責其輕言而恕以不究乃今日奉

旨則震賜調外矣以閣臣之故而處言官人皆

為臣等不能調護之罪而甚者且疑其有他

端然則

明旨之所云安輔臣者反為臣等累矣今東西

事人情惶惶臣等臣維無計方愧無辭以

人言而反罪及言者則臣等之被言者愈

去而不敢留是以敢合辭上請伏望

皇上俯亮臣等懇切之下情仍留震賜照舊供職

或量加薄罰

如天之聖度因以益光而臣等亦藉此毋得罪

輿論其感戴

天恩豈在震賜下哉奉

聖旨覽卿等奏乘公為國臨軒策士讀卷在即侯

震賜不以國事為重懷私瀆擾顯是阻撓大典

淆亂政本波及卿等朕從寬薄懲卿等弗得申

救正東西交訐之時賴卿等籌畫贊襄即人閣

辦事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八日

續編扉

卷四

三

力盡去就兩難懇
恩垂察併

省言官事項吏科給事中侯震賜論臣沈淮併及

臣等屬方讀卷臣國祚臣繼借已具疏未去
臣以

廷試大典未敢有請今已竣事矣敢無一言
性庸弱遇事惟怯向事

皇祖八年人已責其無能今年愈老力愈衰加之

以病困頽落更甚
臣自知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四

皇上亦知之何待人言震賜責
臣以是是非非可

可否否
謂能是非可否人者必其胸中之

是非可否洞若燭照而後可若
臣以汝汝之

心當紛紛之口已之是非可否尚不能明而

何以是非可否人哉即如徐光啓楊漣確然

當用夏之令確然不當罰如此明白之事票

擬猶誤而况其他

皇上之責震賜雖未必為
臣而震賜疏中所言惟

為切當昨
臣等合辭為請未蒙

聖允故
臣敢瀝誠懇

恩仍留震賜而

論諸臣即出如
臣乘鴈雙鳧無能多少頃供事數

日使勞頓不支奄奄伏枕不得不哀鳴

君父之前早求罷斥耳極知時事艱危非
臣乞罷

之日然正惟艱危
臣愈不可不罷不然今日

之罪
臣者猶只是脫卸推委避謗自全而他

日之罪
臣者且以亂天下禍

國家盡舉而歸於
臣之一身而且咎其罷斥之

不早
臣將何辭
臣聞之擇罪莫若輕故再三

籌度冒死瀆陳皆至真至切無一語虛飾萬

續修四庫全書

卷四

非因震賜之言而有所推託也伏望

聖慈曲垂矜鑒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國事多艱正賴卿等為朕分猷言官一疏侵

及四輔朕以卿等合辭申救已經量從輕處東

西交訖黔又告變此何等時卿宜安意佐理閣

務繁重元輔併輔臣宗彥國祚淮繼借都着鴻

臚堂上官宜諭即出進閣辦事副朕倚望至意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疏

奏為恭承

溫諭再陳苦衷事該臣具疏乞罷奉

聖旨國事多艱正賴卿等為朕分猷言官一疏侵

及四輔朕以卿等合辭申救已經量從輕處東

西文証默又告變此何等時卿宜安意佐理閣

務繁重元輔併輔臣宗彥國祚准繼借都着鴻

臚堂上官宣諭即出進閣辦事副朕倚望至意

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扶伏叩謝感激

天恩誼當即出供事但臣之乞罷原與人言不相

續奏車 卷四 五 干涉實因老病殘軀筋力衰竭

皇上講學勤政而臣早暮奔趨夜復不寐晁勉五

閱月今不能支虛火上攻如焚如灸精神消

耗常至昏迷昨讀卷事完即困憊不能起瘍

疾復作步履俱艱雖欲自力而無可柰何伏

望

聖慈仍行罷斥或寬假數日使得少休庶垂斲之

驚猶延旦夕

天地高厚之恩非可言盡矣奉

聖旨卿以健身忠志赴召酬恩際此艱危豈宜屢

有陳懇政務正艱勉力毗贊慰朕眷倚之切該

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日

奏車 卷四 六

入直晚

奏為重奉

溫綸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康寧捧出

聖諭朕覽卿屢次奏疏東西交變滿酋要挾黔省
土酋借號奴酋厚賄密布奸細潛入窺探朕心
惶懼元輔向高輔臣宗彥國祚維繼借乃股肱
重臣正賴匡扶救時豈可以人言偃寓不出况
今多事之際卿等還仰體朕衷共為同舟之濟
翌日速出入閣贊襄佐理慎勿再有陳請以副
朕佇望至意故諭欽此又該臣具疏陳情奉

續奏草

卷四

七

聖旨卿以健身忠志赴召酬恩際此艱危豈宜屢
有陳懇政務正殷勉力毗贊慰朕眷倚之切該
部知道欽此臣謹於私寓恭設香案匍匐叩謝
外竊念封疆危迫非臣子安卧之日臣非真
病真苦必不敢瀆陳今

溫綸至于再三臣對文書官惟有涕泣何敢復言
容於翌日力疾入閣供事俟疆事稍寧乃敢
再請但臣更有愚衷萬不得已輒敢上聞臣
向苦不寐之病終夜展轉不得安眠每當晨
起愈困愈劇眩暈傾跌不能支持前此屢疏

所陳皆實情實語同官共知伏望

聖慈憐臣老病已極免臣逐日侍

講或五日一人其有緊要事情須當

奏請者仍不時入侍庶臣垂斃殘軀猶得勉強苟

延少供任使此實

天高地厚之洪恩臣非無可柰何不敢如此冒昧

祈請耳其東西多事自當漸次料理臣昨得

督臣王象乾書西虜講警已將就緒計奴酋

必未敢遽犯萬勿過煩

聖慮使中外益生驚疑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奉

續奏草

卷四

八

聖旨覽卿奏謝知翌日進閣朕心甚慰卿向苦不
寐眩暈且章奏繁多晨入看詳講筵聽五日一
侍緊要事情仍不時奏對見朕優老臣重政本
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條陳要務疏

奏為艱危日甚巨濟無能敬陳切要事務少效

愚忠事 臣等竊觀今日宇內東北西南叛亂

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禍變未

艾天下之勢非但抱火厝薪蓋已燎原播燄

若不有非常舉動足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

必無救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十六年金匱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

今日 臣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乃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

續奏草

卷四

九

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厄運不得與古之

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為

宗社受過則 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為今之計必上

下同心如救焚拯溺竭蹶從事庶克有濟如

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無改于年來苟且因

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 臣等庸腐書生茫

無籌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

緩者開列數款上清

聖聰中外臣工苟少有為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私

愚共圖報效其事副

朝廷併莖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頃者

皇上以 臣等求去疊下

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贊襄削平禍亂 臣

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綸扉尺地十百為羣

終無益于事而 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

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 臣觀邊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

續奏草

卷四

十

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

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

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為亂殷鑒昭

然及今不為處置悔將無及 臣聞自天津

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

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殺數千

石今宜做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

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

亦可聯保甲為戎行固國家無窮之利也

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為實心任事者加以
職專任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
錢糧須為議處印指二三十萬金亦勝于
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一
帶遼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
散安插以消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
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
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為經
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併未見着

續修

卷四

十一

實朴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
做者又多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
角意氣使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
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盜賊識者無不憂
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在
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曉曉為哉

一明職掌我

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
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
其大者如吏部之陞除兵部之兵馬法司

之間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今議者責
以推諉等以徑行等亦曾從條陳
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沈閣如故等不
得而問也不得已擬令科臣糾參而科臣
之不糾參如故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
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為數款其項責
某人以某日當完違者參治諸臣皆以為
然而竟未有舉者等擬

言故事不遺日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
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履行如是

續修

卷四

十一

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
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
共圖者也

一恤民困今海內徵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
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為民害而最可省情
最可恨者莫如驛遞等見何時縉紳往
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
假借勘合答應人情猶未甚累今用舟動
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
携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於此而

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備
庶職效尤雖屢奉

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裝如充耳
頃良鄉百姓詣關告告訴窮真可痛哭是
何列在冠裳身受

國恩而扞閭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失事
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
日悖邊塵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
而為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
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

續奏

卷四

十三

皇上不許習淑林之催兵真是神見而各衙門題
差請告猶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真正
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告病回家皆不
得冒用勘合卽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處
用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
叅治罷黜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
撫按是亦紆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
存亡皆繫于此苟人心不搖卽有亂亦
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今日人心以

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黔

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撲滅竊恐海內聞

風相挺爲亂又不止于二方况兵餉廣竭

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

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度無計可施惟將

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

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

及賞夷段疋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

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徵之無益亦

宜

續奏

卷四

十四

傳示免解使

恩出自上至于

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仍

下

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

而消其携貳之志卽有不軌奸萌無從鼓

煽則國家安如磐石而東西亂賊皆可

次而削平矣昔唐德宗中主耳然卽位

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王出矣

猶反乎此所謂戰勝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猶為未務等之所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為最切耳臣等亦知典係上供事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又安

皇上何患無財如其危亂即積金北斗亦安所用若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間受十分之賜民間受十分之賜即國家有萬分之安輕重得失在

續奏卓 卷四 十五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總之為天下國家計耳臣等非事勢危迫不敢為此言伏望

聖慈俯賜鑒納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君為國深謀遠慮朕心嘉悅但十庫額解錢糧係成造御用等物盛甲弓矢硝黃軍士胙襖布花夷人絹疋等件亦係內庫供給各邊關領其織造龍袍并賞夷段疋供用急需勢難停免貢金准暫停俟川貴兵事

底定照舊恭進應用內明職掌權散六卿票擬下部沈閣如故該科不行糾叅亦如故顯是請託推諉這事情姑不查究已後各該部科應行事情務要虛心秉公覈奏毋徇體面致乖和氣安插煩言議論等事有裨國計着實舉行該部院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續奏卓 卷四 十六

救何御史揭

蒙

發下御史馬逢臯本為參南京御史何薦可該文

書官韓春傳

聖諭重處薦可臣等竊觀薦可之言雖不無過當

然南京關遠傳聞失真無足深怪而中間亦

責備于臣向高夫封疆失事輔臣自不能不

任其咎故臣向高亦不敢置辯

皇上於薦可疏已責而宥之臣等方仰服

聖度之恢弘今又以逢臯言而處薦可則于前

續奏章 卷四 七

旨殊不相合且旬日之間侯震賜江秉謙相繼謫

外今日又處熊德陽臣等正相與自愧不能

解救而奈何又處薦可乎竊恐非

皇上從來優容言官之至意也而臣等益無所逃

罪矣伏望

聖慈曲垂寬宥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初二日

申救言官併乞休第六疏

奏為匡救無能人言屢及懇

恩亟罷併乞

優容言官以光

聖德事頃旬日之內

皇上屢處言官臣每奉

傳諭輒與文書官再三講說與同官諸臣具揭申

救而多不能得至于何薦可為臣門生正言

規臣不能用而又不能救則臣罪愈深天

下之疑臣者愈甚微誠不足動

續奏章 卷四 八

天方慚愧欲死而言者責臣不引諠力爭有意同

流隨人修怨甘心媚權馬用彼相且謂臣之

再出所虧損甚多臣甚服其言深悔于再出

之失計正欲具疏請罷適值

皇上方戒諭言官臣遂不敢言乃言者又責臣以

擔當之不力實謂之不明

藩封之冒濫經撫處分之失宜皆至當不易之

論惟黔功之賞則臣未出山時事比臣人

朝三受

恩而三辭蓋自

剛聖登極以來臣未嘗敢於格外沾被分毫此
皇上所知非敢抵賴臣聞臣子之義有二有以任

怨任事為忠亦有以難進易退為節臣任怨

任事實所不能諸臣責備皆是忠告加以老

病如此昏憤如此譬如沈疴痼疾之人雖有

良醫憐而施之藥石終不能瘳浮沈不去其

誤國愈深負罪愈重故敢冒死哀祈望

皇上亟行罷斥庶臣之出山雖誤而進退猶明其

他是非毀譽可以勿問矣至於言官條陳紛

囂者固有而忠謀者亦多

續奏草

卷四

十九

皇上所採納施行良自不少未可盡以為無當也

更望

聖慈虛懷聽受曲賜優容卽有甚拂

聖心者亦令閣臣酌議或如

聖諭下部院覆其是非得失分別上

請其於服人心而尤

聖德臣小補哉奉

聖旨卿以元臣贊襄密勿公忠體國朕所鑒知言

官條奏可行朕悉聽納聞以瀆擾輕處卿每中

採且方勸朕優容何又以此介懷疆事日亟宜

一意佐籌軍國匡濟時艱是所倚望不必陳辭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十四日

奏草

卷四

乞休第七疏

奏為求罷更辱

溫綸再陳病苦庸臣萬分不堪之狀恭請

聖裁事該臣以人言疏求罷斥奉

聖旨卿以元臣贊襄密勿公忠體國朕所鑒知宜

官條奏可行朕悉聽納間以瀆擾輕處卿每申

救且方勸朕優容何又以此介懷疆事日亟宜

意佐籌軍國匡濟時艱是所倚望不必陳辭

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見

聖明於言官原無成心于疆事特加軫念而且責

續奏草

卷四

三

臣以佐籌望臣以匡濟臣莊誦

溫綸惟有慚感願臣之所以當罷者不在人言而

在疆事佐等匡濟委是無能萬不得已敢為

呈上哀鳴而悉陳之今東西交訐羽檄四馳每見

督撫各官奏章書揭不言無兵則言無餉其

最急者如貴州撫臣王三善四川撫臣朱燮

元四川贊畫劉時俊湖廣總兵薛來胤即保

定撫臣張鳳翔亦以近畿重地武備空虛再

三向臣言當增兵請餉昨尚書張鶴鳴經累

王在晉又移書言關上士卒脆弱器械全無

西房雖貪撫賞而桀驁橫肆求需無厭今欲

從頭整頓設法羈縻其費皆無從取給又須

增兵數萬方可戰守目前月餉已缺此後益

難支吾至于宣大山西延綏寧夏各邊無一

不言虜勢猖狂邊兵枵腹欠餉動至百萬請

討急如燃眉臣每問之計臣惟有橫眉蹙額

而已諸臣亦知計臣之難處動輒以請帑為

言又皆責望于臣臣欲言則嫌于煩瀆不言

則若坐視其變而不恤日夜思想無可奈何

白孔千瘡從何補塞以此佐籌臣能乎否乎

續奏草

卷四

三

從來濟大難成大功者皆非一手一足之烈

大厦之類非一木能支昔人固已言之况臣

老病殘生奄奄餘息精神筋力百不如人而

談者輒以首輔為辭咎責叢集即同官諸臣

職事同受恩同亦多謙讓未皇過於推避在

廷大小臣工非不濟濟然因循既久積習難

除即事經奉

上督責甚嚴而科抄部覆動淹旬月其最急如火

藥盈甲鏡室之類亦未見措手士大夫聚族

議論皆以不做事為憂至于何人不做又不

明言輒曰首輔何不擔當獨不思國家事
書省政事盡歸六部今之閣臣與古之宰相
其委任權力相去何啻天淵蒙虛名而受實
禍無如此官以此佐理臣又能乎否乎國家
之所以立全在人心自徵兵之令下處處人
心無不動搖臣舊歲行過浙江見地方官與
其士民但有談及無不驚心變色臣鄉募
兵僅三千不知費撫按司道幾許調停草澤
奸宄實繁有徒皆思乘瑕蹈霧又有白蓮無
為等教鼓煽愚民蠢蠢欲動毋論往代張角

續奏章

卷四

五

黃巢之類即我

朝劉六劉七齊彥名輩么麼小豎已騷動天下

彼時封疆晏然尚且如此况在今日而可無

慮頃蒙

皇上停減皇極殿門鋪設留畿百姓蒙恩不淺而

其他如織造加派等項為民患者或以

上供或以軍餉尚難蠲省以此佐籌臣又能乎否

乎前代國家之患皆起于煩言今日之煩言

又前此所無毋論其他即經撫一事不知費

多少唇舌臣於二臣本無重輕惟見其紛呶

論訛相傾相陷於心誠不能無介介迨海宇
既失或欲留經臣守關臣亦以為然故於周
朝瑞保留之疏即為擬允而

皇上抹去復遣中官至閣責臣票擬之不當又屢

傳

聖意以不逮經臣罪臣之不擔當此皆同官所共

聞而左袒經臣者又咎臣不為出力昨尚寶

司卿滿朝薦移書媿媿深相怨尤臣不敢辯

然平心而論臣雖至愚豈不欲經臣鋤兇討

賊建不世殊功勳名紫塞拜爵清朝使臣亦

續奏章

卷四

五

得分光借寵以自矜帷幄之籌而顧欲其失

地喪師歸命司寇勤

明上宵旰之憂貽封疆不了之禍乎其亦非人情

甚矣法司者天下之平也事至于法司臣何

敢輕發一言今此獄已奉

聖裁而愚臣蒙疑未釋庸劣招尤此亦可見以此

佐籌臣又能乎否乎臣罪狀甚多不能殫述

然其事勢之艱難心力之窮竭則此數端尤

其大者今日泛泛悠悠之人情一旦禍亂則

必以莫大之罪盡歸于臣身臣至觀前代惟

貪位固寵妬賢嫉能之奸邪無所逃罪若自
知其無能自甘於引退而必留之以為彈射
之資困之以當誤國之罪則史冊中無此條
欵故臣敢及今哀祈下

皇上譴臣黜臣之幸也即誅臣戮臣他日尚有
原其心而憐之者若必至禍敗已極而後正
罪萬世而下將與李林甫秦檜等同稱誰
復亮之即天下之人亦必相怨尤以何以不
早去而至此也臣之此說似非所宜言然私
衷迫切又不得不言進退生死皆在

續奏草

卷四

十五

皇上但願為臣早決之耳其他病困狼狽之情臣

不敢瀆陳以煩

聖聽臣不勝目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國家多事中外責望自殷卿受

皇祖深知許身佐朕遑恤其他覽奏忠憤激切且
見苦衷朕知道了時勢艱危人情玩弛還望發
紆神志表率羣工贊朕憂勤勵精之政慎勿再
有控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日

恭陳謝州疏

奏為仰奉

溫綸恭陳謝州事該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卿三朝通輔苦心佐朕悉皆鑒知
何得以人言疑畏杜門屢疏陳乞其輔臣承宗
新簡政本矧兼部務前以偶恙具陳調攝想疾
已瘳雖有卿貳且今大人交變時事可虞正賴
卿等持平籌畫制勝之禦豈宜久居私寓若鴻
臚寺堂上官宣諭朕衷即翌日入閣共濟時艱
分猷化理副朕眷切望之意慎勿再陳特諭

續奏草

卷四

十六

欽此臣謹恭設香案扶疾叩

謝外即當遵

諭進閣以慰

聖懷緣連日感冒風寒口鼻出血少俟一二日即
勉入辦事不敢再陳但臣之乞罷不為人言
而在于時事之難為前疏固已言之今議者
但責臣以擔當臣請罪其愚

國家以政事委九卿九卿有所欲行而閣臣為
之票擬為之主張毋以私意撓亂此即所謂
擔當也未有大小臣工袖手坐視而但責臣

以拮當如戶部缺錢糧戶部無策臣一擔
便有錢糧乎兵部無兵馬兵部無策臣一擔
實便有兵馬乎至于無兵馬無錢糧封疆破
壞便為臣之罪其他皆無與乎臣雖辱加已
極然感恩戀

主亦欲少待數時俟邊事稍靜乃敢求去而每見
時事如此人情如此譬如人家有一老奴無
錢無米一家人不管止問此奴及至家計破
壞又皆曰此奴之罪而為奴者非有超羣出
類之才神輪鬼運之策足以逃罪則將坐而

續奉

卷四

七

待斃乎抑將叩頭辭主人而去乎此臣所以
憤悶填胃寧死而不敢做此官也毋論外廷

皇上謹謫言官臣未嘗不苦口力爭
皇上每責臣何不擔當而廷臣罪臣之不救亦曰
何不擔當

皇上試為臣思之將安從乎臣力竭矣能得之于
皇上乎今廷議紛紛惡臣者既思有以罪臣好臣
者亦思有以用臣臣以衰殘病苦之人終不
能為快心滿志之事其無以濟艱難而副輿
望斷無疑矣頃南臺諸臣恐臣死無以見

皇祖

皇考于天上臣亦深為此懼計多留一日則多
日誤國之罪

皇祖

皇考當亦欲臣之速去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

勅下九卿科道評其是否仍問今日無兵無糧作
何設法以保封疆以殄逆酋母但以首輔擔
當四字便足了天下事也蓋此是日前安危
存亡第一關頭其他閑是閑非尚在可緩故

續奉

卷四

七

願諸臣詳計而取圖之不然臣惟有躬負
斧鑕以待

皇上之誅戮而已決不敢做此官也臣言及此似
適于激然自廣寧失事以來已經三月人情

悠悠盡為首輔擔當四字所誤故不避罪臣
而直言若此老悖憂愁語無倫次統望

聖慈哀憐矧察臣不勝冒死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即勉入辦事朕心甚慰知道了輔

臣職在密勿如卿公忠無私集思贊襄即是擔
當此付辦兵餉大事諸司緊要章疏朕每隨奉

隨報兼奏嚴旨督責尚不遵行何得藉口票擬
卿奏痛切足破中外推諉之套勵時艱任事之
忠此義甚明何待評議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續奏

卷四

救章給事揭

前蒙

發下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本

上傳擬

旨打降等具揭懇請擬以罰治經今數日

留中未發廷臣未測

聖意莫不驚疑今早

朝罷大小九卿各官俱向臣等詢問且責臣等當

為救解其言甚切臣等告以

聖度如天必無他慮諸臣復謂允儒所言袍服雜

續奏

卷四

三

係

上供但

累朝以來求寬求減章疏甚多俱未嘗因此得罪

而允儒因松江知府之奪休冒進忠言非有

他意萬一被謫降論其累

聖德不小輔弼之臣豈得晏然坐視臣等聞其言

心甚愧之竊念袍段一事臣等曾疏請酌量

減省蓋見東南民力已竭供應不支所在人

心嗷嗷思亂故欲假曠蕩之恩以收拾之而

未蒙

允行正欲具揭申請允儒曾為華亭知縣親視地
方困苦之情形今在言路不得不言此與泛
漫條陳及爭論不切事務者大不相同且據
事直陳無其觸犯若加之罪人必不服而煩
言愈多矣夫

上供服御不可闕少凡為臣子孰不知之然古之
帝王莫不以節儉為盛德夫子稱禹無間然
惟在于卑宮室惡衣服漢文帝服澣濯之衣
遂為三代以後第一令主允儒所言雖不謂
事體然其一念忠懇之心固欲

續奏草

卷四

三二

皇上上比神禹下邁漢文

皇上若聽其言則卽此一事便足光史冊而昭

盛美海內臣民孰不悅服如允儒得罪人且議

皇上以袍服而處言官九卿諸臣之所謂累

聖德者臣等亦不敢以為不然也今東西之亂方

興封疆日蹙

宗社安危皆在

皇上之一身苟舉動一不當將人心愈離草澤奸

雄得藉口以鼓煽愚民前代禍亂莫不繇此

臣等私憂過計不得不言彼一言官之素留

何足重輕而臣等敢哢哢煩聒之若是哉臣
等又聞允儒在華亭愛民潔已卽加派錢糧
皆設處代輸不以累民為海內循良第一故
今次考選首擢吏科

皇上方激揚吏治而首譴允儒何以示勸伏望
聖慈曲垂矜鑒將臣等所擬允儒罰治之
旨卽

賜批發以釋羣疑是亦

聖明納諫受善之一大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五月初三日

續奏草

卷四

三二

張拱宸免枷號

蒙

發刑部尚書王紀本為犯人張拱宸等求免枷號

上傳熱審在前枷號在後照舊枷號三箇月滿日

送法司一併議罪等念此事發自

內庭不能知其詳悉而

皇上欲懲威曉姦棍之害民其義甚正臣等何敢

有言但連日聞外間人情以事關

三官咸懷疑慮况各犯無應死之罪而枷號乃必

死之刑今當熱審

續奏草

卷四

三二

欽恤之時似當一體蒙

曠蕩之恩蓋所屈者小而所全者大即刑部疏請

亦臣子愛

君一念非敢為各犯求寬恕也臣等屢有陳瀆其

懷悚息但人情如此關係頗重不敢不一言

謹擬票上請伏候

聖裁

天啓二年五月初四日

續給扉奏草卷之四終

續給扉奏草卷之五

救帥御史併乞休第八疏

奏為病苦無聊懇

恩罷斥併

有言官以光

聖德事臣近者復為不寐所苦昨于初八日入侍

講筵是日因給事中章允儒御史帥象事言說稍

煩本章之崇擬亦多遂至眩暈不支扶掖而

出頭目昏沉遍身腫痛痰火上攻胸膈壅塞

次日遂不能入閣辦事病中聞

續奏草

卷五

皇上曲垂矜貸或照允儒例仍加罰治則

聖德愈光而傳之海內亦為

清朝添一盛事矣更望憐臣老病即

賜罷斥以為輔導失職之戒臣病榻口占語無倫

次不勝目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卿輔理忠勤朕所深鑒外廷不必盡知時事

艱危遠望卿安意贊襄慎勿再有陳懇言官遮

擋薄懲卿又惓惓申救帥象本當寬宥乃新進

激聒頃煩遠遵前旨行卿速出佐理不必介懷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十二日

欠融自是其失

聖度如天乃以語言文字之間輒加之罪使不得

與允儒同蒙

寬宥人方慶允儒之遭逢因又惜帥象之譴斥進

言同而

處分異似非我

皇上樂示優容之本意也夫臣子震懼

天威倉皇回話不及三思較之有意下犯者似大

不同况帥象疏中曾譏臣之聾聵今之外調

人必致疑于臣而臣將何辭以自解哉伏望

續奏

卷五

皇上優容章允儒只加罰治舉朝臣工無不歎頌

聖德臣從枕上亦不覺踴躍若沈疴之去體也乃

今日復聞帥象以回話不明致干

聖怒收調外任臣又不勝驚悚情言官之方宥而

旋謫且愧臣等微誠不能盡動

天聽以至此耳夫帥象之所言內朝

皇上以為明指

宮壺臣不敢為辯但象之意不過欲內外臣盡

忠于

皇上不在彌文非以呼萬歲為不可也其措語之

奏為捧呈

再按帥象史併乞休第九疏

允儒帥象伏蒙

聖恩宥允儒而處帥象臣從病中再為疏收併求

罷斥又蒙

溫旨留臣而深言帥象之當處至同官諸臣助

申請亦奉

溫答臣等相與感激

思私寧敢再瀆但帥象之蒙譴只為

續奏

卷五

萬歲呼聲聒耳之一言而臣等恭釋

聖意似謂諸臣只合條奏邊事不宜指摘

宮庭侵及

聖躬此凡在臣子皆當仰體然自古聖帝明王設

立諫官皆欲自聞其闕失益之戒舜曰傲戒

無虞罔失法度罔逸于遊罔濫于樂周公之

告成王曰罔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夫以帝

舜之聖豈有失法度逸遊淫樂之失而成王

切冲踐阼亦何暇及于觀逸遊田乃益與周

公倦倦言之舜與成王不以為忤而反嘉納

為天下後世以此愈稱其聖明下及季世乃有諱聞過不樂直言甚至設監謗之官書之史冊千載遺議以

皇上之聖明其將為帝舜乎為季世之主乎夫朝廷腹心也封疆四肢也

朝廷根本也封疆枝葉也封疆有急固不可不力圖然使腹心根本無恙則雖有叛亂尚不至于決裂孟氏有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則敵國外患乃聖賢所借以為警戒之資而惟無法家拂士以匡

續奏草

卷五

四

主失其為禍乃更大也今言官指陳臣非不知其言之無當乃

皇上以

宮壺之事深怒而禁絕之至于指摘其疏中一二語言以為過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後有上關

乘輿下及城社誰敢復為

皇上言者此其關係豈淺小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近世如宋史臣猶稱其鞭朴不行于毀陞罵辱不及于公卿所以養廉耻之風而責其報

禮之重也至我

朝乃有廷杖之法然自正嘉以前亦不數見

皇祖臨御四十八年杖者數人如鄒元標王德完

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輩天下咸稱為忠臣

義士即

皇祖旋亦悔之多見錄用今元標見為左都御史

我

皇上未嘗不嘉其忠也蓋

朝廷之處分愈重則言者之聲名愈高名歸臣下

則過必歸

續奏草

卷五

五

朝廷故廷杖非國家美事臣知

皇上之必不行但不可時形于

批答耳人臣之才品不同乃愛

君憂國之一念則非大奸大惡誰能無之其指及

宮壺與左右者蓋或得于傳聞或出于私憂過

計情不能已即如張拱辰等之柳號

皇上以其藉勢害人欲重處以警後豈非

神明之斷而外間議論以為事關

三宮宜稍寬假故等亦具揚言之

皇上不聽而反罪及錦衣則等于是乎失辭矣

皇上等之父

一官則母也父與母無有不親厚之理人子于父母亦無有不欲其親厚之心自

大婚禮成以來四海臣民孰不欣欣盼望頌筮之安叶熊羆之夢早耀前星以肇

國本彼道路悠悠之口雖知其必不然然不敢以必不然之故而默無一言也頃在

講筵見左右近侍諸臣深言外間不知內裏之苦心謂閣臣與廷臣不其相隔然閣臣苦心

廷臣不能知而况于

續奏草

卷五

六

禁廷邃密如天如神即閣臣亦多不知况外廷哉要于朝夕親就隨事效忠則左右近侍之責

不得辭耳諸臣亦首肯于言也衰病已極百念俱灰所介于衷者獨以艱危至此

浮沈不去他日青史且書之曰某人當國天下大亂則心實不甘又恐一旦卒然埃溝壑

皇祖 皇考責臣曰汝何以爲輔臣不苦口極言緘默口

素以貽禍宗社也則臣將安所置對哉頃御史沈猶龍復罪

臣之不擔當如科舉秀才苟可嘔盡心以取科第何所不爲無奈胸中學問只是如此一遇難題便至闕筆而旁觀袖手之人反

相譏訶曰汝何不作好文字也亦少任矣臣殘軀多病半因年至半因愁生眩暈頭什勞

不久存鬱悶無聊亦不欲久存于人世伏望皇上早行罷斥少減罪愆仍

鑒其款款之衷但成諭言官以承國軍國大計至于一二語言稍有

觸犯不必深求以彌昭

續奏草

卷五

七

聖度益光 聖德而近侍諸臣日奉天顏亦不必以人言之未亮而少懈其恭勤之風

心將臣所言詳細陳說務動聖聽則上下和諧

官府一體彼東西逆酋亦可次第而蕩平矣臣不勝冒昧迫切之至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檢拾煩瑣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

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為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卷五

人

恭陳謝悃疏

奏為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臣頃有疏瀆陳時事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撥拾頰

頤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

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

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

既驗併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

職卿為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即

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

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

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臣捧誦循環不勝

感激竊念臣以年老氣衰不堪奔走時時眩

暈每至顛踣頃因病臥家聞章允儒蒙

恩寬宥喜躍欲狂又聞帥衆調外恐

聖明有不能釋然于言官之意故冒昧疏陳原非

因此而求去也乃蒙

皇上俯允臣與同官之請

遂發溫綸既免帥衆之調外又因鄒元標言特起

前旨遼事魏應嘉等大小臣工無不欲頌

聖明謂卽此一事便可與堯舜比隆臣等憑藉眷

私亦皆生色矣第臣因是而益有感也夫今

日蒙

恩錄用之魏應嘉等非卽前日之因言被謫者乎

旋謫旋用真足見

聖心之無我然今日之用爲是則前日之謫爲非

又安知今日之所謫者他日不復以爲非乎

此臣與同官諸臣苦苦爲言官請者非但欲

以納諫受言光昭

續奏章

卷五

十一

聖德亦恐

皇上他日悔時責臣等之不言耳臣願

皇上擴克今日之美意言無分于順逆悉

賜優容而諸臣亦仰體

皇上之盛心事必關于緩急方行陳奏庶

君臣上下情意流通而臣等亦得藉手少效其尺

寸矣臣自度老病萬分宜去近又爲瘍疾所

苦步履艱難然有

君如此豈能忍然容力疾勉卽出供職倘至癯

體不支另行陳

請茲未敢瀆且統望

聖慈曲垂鑒矧奉

聖旨覽卿奏陳謝悃卽出佐理朕心嘉悅知道了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續奏章

卷五

十一

請內帑揭

臣等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甚猖獗各處索餉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勝愁悶欲擬乞則

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慨許欲擬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擬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且稱病求去欲擬令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徵太急必至生變蓋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

續奏章

卷五

十一

出矣頃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可聽其實府州縣庫藏盡皆空竭安有贏餘布政司或有數萬所濟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緩急若皆括而空之則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無益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額設不可缺之然在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今地方多事如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階沒或係截用每歲所入戶部之數失其舊者多矣何獨取

盈于內庫故臣等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揆之氣致人心恐必大亂一番即如白蓮教布滿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木即撲滅四方奸雄必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續曾移書謂他處上司亦有聚兵數千百看川貴消息而動者然則奢酋不滅安酋不驅其禍寧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竊恐其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經畧王在晉請修邊銀九十萬總督張我續

續奏章

卷五

十三

請留湖廣全省錢糧四川撫按請餉六十萬貴州撫臣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糧聽該部題覆外其餘皆係請帑臣等未敢遽為擬允亦擬下部俟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萊之救毛文龍董應舉之屯田安插邊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若虎效兇惡舉部索資極漢請夷欲合力誅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邊臣奏至再為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帑金皆虛糜無益但據今日事勢不得不如此又竊窺

聖心為疆事焦勞而臣等登儒茫無一籌可以佐
贊屢屢煩瀆以帑庫為言慚愧無地要以天
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天子如其大亂則雖
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
其愚耳伏望

聖慈俯垂鑒採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兵事未寧矧邪教驟亂具見卿
等為國憂勞朕悉鑒知昨科臣條奏請括各省

續奏章

卷五

十四

司府州縣見存無礙銀兩還着該部移文臣處

上緊查解督餉衙門奏報其築邊請餉并臣奏

屯田安插等項所費銀兩仍着各該部設法處

給况帑金頻發數多皆為糜濫還傳示部院凡

有參奏侵冒邊餉文武各官查明按數究追以

濟軍需且內庫亦有限矣卿等還俟各疏覆奏

之日臣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擬發內帑揭

臣等頃以兵餉匱乏具揭請帑伏蒙
皇上溫答且候該部奏上前處臣等仰見

聖明留心國計寧敢煩瀆但今日各處告急皆稱
之餉戶部錢糧只有此數川貴雲南三省已

無分文且仰給此中又欲割湖廣以佐之其
他各省逋欠亦多向時只苦民窮今又苦民

亂至于亂則雖有追徵之法亦無所施若欲

搜括庫藏更是空談頃山東白蓮教作亂撫

臣連疏稱無兵無餉欲求

續奏章

卷五

十五

發帑則其庫藏之匱竭可知而經畧王在晉又以

修邊撫虜所費甚多求豫為處置臣等竊念

天下他事猶可處置至于錢糧則不從天降

不從地出苟無點砂化鐵之術何從處置故

臣等惓惓請

發帑請內庫折色皆心知其難而以無可奈何出

此萬不得已之計天下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安則

皇上為太平之天子且為撥亂反正之天子傳之

萬世令譽無窮即堯舜猶不足比其烈天下

危則憂及

宗社禍迫京師四海九州雖大亦無可自安之地此其利害禍福相去何如而可以區區之積貯吝惜而不能割哉即十庫錢糧如布花等項雖不可少然亦豈無他項可以少寬一二年者自古英君誼辟當軍興之時往往省衣儉食以佐用度蓋誠知所損者小所全者大不可以常例拘也豈以

皇上之聖明而不念及此乎今日蒙發下戶部覆川貴督撫官請餉本于四川請發

續奏

卷五

十六

內帑三十萬臣等只擬二十萬少示裁節之意

貴州十萬則擬如所請但恐尚不能足耳其在晉所請修邊銀及給發毛文龍等餉銀更俟該部覆上議給統惟

聖明留神沛發臣等日擊各處奏報憂心如焚故

復陳其愚衷如此片昧塵瀆併望

聖明鑒宥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六月初五日

擬馬御史叅兵部張尚書各官疏揭

蒙

發下御史馬鳴世一本臣等擬票臣等看詳此本其意專在于攻張鶴鳴謂當與周永春併行逮問臣等以為廣寧失陷鶴鳴為本兵豈得無罪然本兵與地方官同罪其孥則從來無此法至開原失事周永春為巡撫亦不得無罪然其時權歸經畧永春似未可同什而論其或拿或否當俟部院議上定奪可也若熊廷弼之失在于剛愎自用律以失地喪師

續奏

卷五

十七

則彼有主守之說微為可原尚書王紀每為臣等言據法不得不擬重辟但未可即殺殺之則人又為之稱枉其有無交通奸細亦須刑部問明方可定罪此臣等之所以不敢輕擬也臣等非不知伸

國法以肅人心為今日急務但生殺大事自古帝王莫不慎重一有差失後來追悔無及而臣等之罪無所辭矣故敢冒昧陳其愚衷併將此疏擬

上恭請

聖裁 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六月十六日

續奏草

卷五

六

回奏毛文龍賜劍楫

蒙

發下御史崔呈秀本

上傳賜毛文龍劍節制韓宗功等仍

勅獎朝鮮 臣等即遵

命擬上但

賜劍重典自昔希聞近因東事古急欲重事權故

經畧總督行邊等官屢蒙

特賜又併及江應詔若相沿不止則人將玩而視

之不知畏忌而

續奏草

卷五

七

天威蕩矣故頃者貴州巡撫王三善來請 臣等亦

不敢擬與今文龍已為掛印總兵又奉有

專勅事權儘重不在于一劍之

賜否也 臣等極欲鼓舞文龍以牽掣奴酋豈敢斷

此但

朝廷事體務求妥當不可輕易至于韓宗功王紹

勛亦當善處不然恐其激而為禍反以害文

龍矣 臣等愚衷如此純候

聖裁

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三

為雲南請帑金揭

臣等看詳得雲南撫按各官本皆稱土司作亂攻陷城堡去省城僅數十里勢甚危急又道路斷絕奏報甚難承差從夷地冒險行三四月方得抵京不知今日景象又當何如竊念雲南雖係遠方亦十三省之一如其陷沒則貴州必不可保而廣西亦危矣撫按官請帑請餉情辭甚迫而雲南士夫官都門者亦羣赴臣等泣告以帑金為請臣等惟川貴雲南事同一體今川貴已蒙

續奏草

卷五

二十

聖恩陸續發帑豈可得遺雲南臣等不敢多請謹

擬十萬兩以慰彼中雲霓之望以昭布

孚仁于遐方餘令該部議處如該省因此得以保

全封疆萬年為

國家藩屏其與陷沒工司利害得失相去奚啻

萬倍故臣等敢冒昧擬

上伏候

聖裁

天啓二年七月初一日

給假揭

臣老病日增筋力已竭而時事之難處者又層見疊至每當票擬心血為枯今智窮才盡勢不能支前此數日冒雨入直因感風寒雙膝腫痛痔瘍下墜步履不前兼以痰火上攻頭目昏眩委難勉仰懇

天恩容臣給假調理數日如其痊可當即出供職其本章票擬有同官諸臣亦可少減臣迷謬之罪矣謹題奉

續奏草

本五

二十一

辦事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初八日

謝賜食品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頃臣以患病請假調理已六七日尚未痊

可伏蒙

聖恩遣

御前牌子趙進

頒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甜醬瓜茄

一罈酒十瓶謹扶病匍匐下床叩頭祇頌

訖竊念臣年將七旬身嬰二豎犬馬之餘生

垂盡涓埃之報答無能過荷

續奏草

卷五

三

聖慈曲垂軫念出

尚方之白粲分

內府之珍羞上尊肥豕寵溢寒厨中使

特傳先生賤品昔逢

神廟曾承

異數之恩今值

聖朝復舉久曠之典拜

隆施而知感念素食以增慚敬瀝愚衷恭陳

謝悃所有病苦真情容另疏顯祈再瀆

天聽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四日

續奏草

卷五

三

乞休第十疏

奏為極病極苦萬分難留哀懇

賜罷事臣聞之董賢云欲知宰相之能否當視天

下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今閣

臣既無事權直謀議耳而謀議又多不足採

失職已甚若視天下之安危則今日之天下

安即危耶遼陽沒矣廣寧失矣川貴亂矣山

東之妖賊熾矣夫遼陽四川猶臣未抵任時

事若廣寧山東則臣已受職此非臣之罪而

誰罪也然猶可諉曰封疆之事非書生所能

續奏直

卷五

三五

料也乃

廟廊之上事事紛紜兵餉竭矣議論淆矣法臣逐

矣禮臣告矣榆關之帥臣方承

寵任旋挂彈章矣分鎮小事乃聚訟不休至煩延

議矣樞臣撫臣且相率求去矣

中旨頻傳不出閣擬矣彌縫匡救伊誰之責而臣

毫不能效力天下之危何日之有以此為臣

罪真百口不能解矣夫為輔臣而至于危天

下即

皇上不深罪天下尚見容而臣更有何面目居于

此地九臣素為不寐所苦今又以風濕為災

雙膝腫痛甚于刀割上而口瘡下而痔瘍焚

炙如火不堪忍耐若其不去必死無疑臣事

皇祖八年維時綸扉只有一人而臣年又未六十

然

皇祖見臣哀鳴迫切猶憐而放之今已更十年臣

之老病視往時且增十倍閣中又尚有六臣

皇上豈不以

皇祖之憐臣者而少垂哀矜惻怛之念乎與其使

死于都門何如放臣死于道路以見

續奏草

卷五

三五

聖朝恩澤體恤舊臣如此且免于後世史書謂

皇上誤用匪人致亂國家其增光

聖德亦豈小哉臣情緒危急語不擇音伏望

聖慈照察施行奉

聖旨卿宏猷亮節竭誠匡輔勲績茂著簡在朕心

倚任方殷豈得遽萌去志着鴻臚寺堂上官宜

諭即出佐理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二日

謝 宣諭疏

奏為欽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頃 臣以老病乞罷隨該鴻臚寺官捧出

聖旨卿宏猷亮節竭誠匡輔勲績茂著簡在朕心

倚任方殷豈得遽萌去志着鴻臚寺堂上官宣

諭即出佐理慎勿又辭吏部知道欽此 臣恭設

香案力疾強起令人扶掖望

闕叩謝訖然兩足痛楚拜跪幾不能成禮捧誦

溫綸更加慚愧念 臣備員佐理已更十月竭誠或

續奏草

卷五

五

可庶幾勲績竟是何有

聖度如天不加譴責反

賜褒嘉

高厚之恩曷以云喻荷筋力之可竭即捐糜以何

辭惟是七十頹齡加以多病溝壑將填馳驅

無補所有苦情已稍具前疏今常昏憤不能

措辭容 臣收召魂魄重瀝血誠再干

大聽竊計

聖慈必當垂憐而

賜免矣 臣不勝感激惶恐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時事多艱卿調理稍可
宜即時入直殫竭忠猷副朕倚任至意該部知
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六日

續奏草

卷五

五

救刑部王尚書疏

奏為伏枕病臣驚聞

嚴旨敬效愚忠仰干

天聽事臣病固旬日閣中事務一切不聞昨方具

疏乞罷束裝待

命乃今早忽聞有

旨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為民矣紀與閣臣沈淮相

攻談者亦以為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

終十年劄一職之獄而遽斥逐一大臣則從

續奏直

卷五

五

來所無之事大小臣工孰不疑駭夫一職上

年之問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大獄必須

詳審讞究證佐明白使其情果真則雖父子

兄弟不能相庇如尚有可疑亦宜虛心以求

其當三尺在旁天地神明在上誰得以意而

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于

宗社得罪于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

紀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若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國家而蒙慘辱臣知

其愚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懲年來之

廢弛每以嚴威果斷勸

皇上臣時語同官

皇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

必盡當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臣

嚴旨屢下縱騎四出又繼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章矣斷已

行矣然而王紀之斥終非其罪即劉時俊之

通夷亦竟以巡按官之勘明為妄故臣雖當

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陳其愚伏

望

續奏直

卷五

五

皇上少審天威收回

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問明前獄則大

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為兩盡矣昔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

之三堯曰宥之三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將殺

人釋之堅執不聽此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

或主嚴而臣寬跡若不同而要之皆斷于法

彼獨臯陶釋之無心即堯與文帝亦無心也

故萬世稱二臣之明允而頌帝堯文帝之仁

不表臣故為

辭林冊揭

臣聞

宮中有喜

冊封

慧妃

命臣捧冊臣逢此

大慶獲預

大典曷勝踴躍第臣病足旬餘艱于步履必不能

供事伏望

亟命同官諸臣改擬上

續奏

卷五

天啓二年七月十五日

三

皇上誦焉至於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臣聞自有

蜀難鄉官如董盡倫以死全城張健金富廉

李大儒等誓衆殺賊似不必盡奪其兵輸

之監軍贊畫但不可侵大將之權若全無一

兵管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幼書兵部請之臣等撰之有無重賄必須查明應

召已操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爲之後勁

而又調李懷信杜應魁諸帥共處作何管轄

是皆該部與經督諸臣之所當詳計者臣老

忤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

續奏

卷五

三十一

可以折銀惟躉段一時無處可買虜又必不

肯折更爲難處臣等竊念當

皇祖朝所進織造段疋何止千萬堆積日久終成

泥爛若擇其不堪供御者量發數千疋應用

其所省甚多而令天下知

皇上軫念封疆不吝捐在筭之幣以給軍需其感

頌

聖德當何如哉臣等項見

皇上冊封

慧妃冠服皆內帑自備不用該部錢糧

聖諭一傳懽騰中外故敢附陳愚見以備

聖裁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撫虜禦奴以為犄角具見為國籌邊朕甚欣悅所請撫銀准發二十萬兩驍服量發八百疋解至總督衙門務要點驗虜日名數給散以為朝廷款夷之錫其各省外解錢糧遷延不至的卿等傳示該部即便移文各該撫欠地方勒限上緊催解以供軍需如有借事延緩的着該部科查明據實參奏重治該部院知道

續奏草

卷五

請母致臨期違誤責有所歸也奉

聖旨宮中喜慶在通元臣捧冊方於吉典有光其體此意

天啓二年七月十七日

續繪扉奏草卷之六

續繪扉奏草卷之六

乞休第十一疏

奏為臣濟無能力窮身病懇求

天恩即賜罷斥事今閣中諸臣惟臣年最老身亦最病筋力衰憊步履不前自長安門至閣不里許常數歇而後至位本章稍多議擬煩煩輒眩暈昏迷不能執筆日前將已有旨錯寫作已有知蒙

聖恩矜宥又吏部所覆順天巡撫參縣官徑去疏

續奏草

卷六

內云照題明事例將題明看作趙明以為

人之名姓擬入票中非賴同官看出改正其貽笑于天下不知何如種種差訛率皆如此因嘆此官非但庸劣人不能做即非精力強壯人亦必不能做臣之老耄委難勝任又加以不寐之病久而不愈痰火日盛痔瘡後發脾泄腹鳴元氣耗盡一日之間常眩暈數次頃者請假調理痊可無期此即在太平無事時尚不能支况今方內紛紜盜賊四起請兵請餉章奏沓來每當發擬茫然無措欲問之計部則計部已窮欲請之

內帑則內帑有限欲懸之

皇上改折十庫錢糧及節省內供諸費則

皇上又以舊例難更未肯遽割直束手以待其斃

耳夫滇黔之土司齊魯之妖賊山海之修邊

撫虜皆安危存亡所係而總在于錢糧之有

無臣于此事既莫展一籌若復安坐優游養

成禍亂非但天下萬世罪責莫逃即反之此

心豈能一刻安耶加以朝端難處事體層見

叠來一事未了又復一事調停力竭眾志難

平為此愈愁愈病愈病愈愁至于今日則七

續表市 卷六 尺之軀且不能保尚敢問天下事哉

皇上聖明天縱近益明習政務本章

傳諭多臣智慮之所不及諸所發摘指示又多臣

耳目之所未到臣偶伸愚見中使常貴臣不

建

首不擔當不為

皇上出力臣老病昏愚不稱任使其為當去為萬

無疑矣然非病極無聊亦安敢控辭迫切如

是伏望

聖慈哀臣憐臣亟行罷斥令南歸路絕臣亦不敢

望生還故鄉但得釋此重負為裝編臣生

始惡名于青史於願足矣臣不勝日死哀鳴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公忠端亮輔朕新政裨益良多時事紛蕪

方賴元老主持歸于畫一豈得堅意引疾臣去

顧念

皇祖春倚之篤亦何能忽然得與方行卿為首臣

還宜遵屢旨即出率先百僚以光典禮慎毋再

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七日

續表市 卷六

聖旨批用揭

該臣奉

命休

冊以足痛具辭木蒙

聖名編惟如此

慶典苟少可奔馳孰不樂趨第別事猶可勉强而

步履艱難必不可強以蹙蹙之病臣而當

封冊之大禮其不尤甚矣况同官諸臣濟濟足供

任使又不必以此而困臣者伏望

聖恩仰行

續奏草

卷六

四

收道以便遵行奉

聖旨覽卿奏收道次補煥捧冊

天啓二年七月十八日

乞休第十二疏

奉為苦懇

天恩哀憐允放事受事已十日當時勢之艱難

毫無補益初猶勉力奔走今奔走亦不能矣

初猶時病時愈今無日而不病矣

神祖大祥

慧妃封冊此皆典禮所關而臣偃卧病榻不獲

隨廷臣後一展趨踰之敬苟非困苦無聊何

敢如此日者同官臣沈淮禮臣係慎行樞臣

張鶴鳴黃克績相繼得請皆蒙我

續奏草

卷六

五

皇上念其懇辭不強以所不堪臣奉職無狀雖不

敢望如諸臣然而支離衰憊之狀願祈陳訴

之情較之諸臣更加數倍

皇上既體恤諸臣矣獨不為臣一動念乎使臣在

此而少能自效即老死長安亦何不可乃才

盡力竭無可奈何而諸曹事務臣亦毫不與

聞只計臣以錢糧匱乏時來告訴臣又莫能

為畫竊觀諸臣之意似安排一誤

若觀國之罪以歸于臣臣亦安能晏然而受之頃

臣鄉按臣鄭宗周疏請另擇任勞任怨公忠

體國之相以濟時艱其言甚切不可不聽然
今閣中人多必臣先避賢路乃可別推此亦
目前收時一急務也伏望

皇上亟賜允行至臣病苦真情前疏已具

皇上帝祥善事駢至皆臻臣不敢以不祥之語屢

瀆

天聽尤望

聖慈矜憐卽行罷斥毋使其躑躅哀鳴頽胎無已

如遲延不決則臣為困窮無告之人常抑鬱

以死亦終不能事

續奏直

卷六

六

皇上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時事艱難卿議方謀猷匡濟允賴所望靖共

一念表率百僚共勵匪躬之節豈効諸臣懇然

求去閣務繁重軍國大計卿宜卽出主持副朕

眷倚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謝 宣諭疏

奏為欽奉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李永貞捧出

聖諭諭元輔卿先朝首臣輔朕直亮忠誠為國朝

野悉知前已有旨望卿速出却復行陳請久偃

私寓豈成政體今邊疆未靖邪教肆虐且多事

之秋正賴卿持平決策贊襄國事况講筵在卽

還遵屢旨翌日入閣供事以副朕佇望之意不

得再有託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扶掖叩頭

續奏草

卷六

七

謝

恩訖竊念臣庸劣無能先後備員綸扉已經十載

雖犬馬之力不敢不竭曾無分毫之效乃蒙

皇上念及

先朝首臣嘉其忠誠為國而責以多事之秋望其

卽出臣心非木石能不感奮惟是老病困苦

之真情窮蹙不堪之罪狀已涕泣而告文書

官凡聞臣之言者無不動念假使得達

天聽亦必哀憐而釋臣矣今邊疆雖未靖而內有

樞臣外有經督撫鎮諸臣若肯合心併力着

實做事何待于臣如其不然而彼此觀望遷延度日卽百臣亦無所用徒多臣在此反使臣得藉口卸罪而懈其任事之心也至于邪教肆虐則山東撫臣臣力任之各處撫臣亦協臣助之想日夕間必有奏報臣連日未敢陳乞者亦欲待此消息而後行耳今綸扉尺地尚有臣足爲

皇上辦事而御史臣鄭宗周又請另擇任勞任怨公忠體國之相臣商之同官皆以爲宜如此則何患于無人而何必苦留此老病無用之

續奏章 卷六

臣 爲哉伏望

皇上卽勅下吏部如宗周之請亟行推舉

曲沛恩慈恕臣之罪而放之歸臣感戴

聖恩世世啣結于無窮矣所奉

聖諭臣謹珍藏爲傳家之寶其未盡之衷容臣詞

陳 不勝悚息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體朕眷倚至意卽

出輔理勿復躊躇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初六日

乞休第十三疏

奏爲微誠未能動

天再懇

聖慈曲垂憫念事臣卧病三旬屢乞骸骨情真詞

苦竊意必蒙

皇上之憐放乃屢

旨慰留加以

宣諭臣每一捧誦輒感極而繼以泣使有分毫之

力可以自效敢不黽勉少留以報

聖恩顧老病日增精神耗盡無夜得安眠無日不

續奏章 卷六

眩暈雖言談狀貌尚稍似人形而氣脉神明

已稿無生意加以痔瘍溺血常至傾盆雙足

腫痛徹夜號呼卽日間扶掖強起不踰片時

又復傾倒似此殘軀豈復能每日奔走數里

供票擬之役哉此猶自臣一身之狼狽言且

若論人臣去就大義只有兩端當可爲之地

操得爲之權則不當去雖不可爲不得爲而

人猶不責其必爲則猶可浮沈而不去今臣

居此地自票擬而外有一事之可爲耶而今

日人情自票擬而外有一事之不罪責于臣

耶當

惟恐有一毫之惟談論事權則其世閣臣于事
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彼時閣臣體面尚
有可觀而臣言已如此矣况在今日事體又
大不同而臣之衰病林迷又十倍于往日即
使可為得為亦萬萬不能為哉在廷諸臣亦
有欲留臣豈不知其不能不過欲糜之以當
罪耳臣非貪位固寵之鄙夫無功名富貴之
俗腸何為坐俟禍敗遺詎千秋誰非臣子而

續奏章

卷六

獨蒙此辜也雖臣之迫切求去原因老病意
不在此但事勢之必不可去此亦一端故
敢冒昧而直陳之萬望

聖慈大發惻隱之心臣官俾得為編氓以沒
世臣死且不朽夫避難惡名也違

君大罪也而臣甘蹈之則其情之萬不得已亦可
亮已臣不勝悚息哀鳴之至本

聖旨卿以元臣懷計安社稷之心自不逞為瞻顧
身名之想且密勿贊襄功在迹外從來國家多
事人情責望倍敏何必在念宜一意佐理匡濟

時艱講筵在即知卿所患已愈何得不亟出一

見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初九日

續奏章

卷六

十一

又謝 宣諭項

奏為三蒙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鴻臚寺堂上官捧出吏科給事中甄淑

一本奉

聖旨朕以軍國大計倚重老成已屢有諭旨元輔

忠誠體國自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

意敦趣卽出慎毋再延該部知道欽此 謹設

香案扶掖叩頭謝

恩訖竊念 臣 卧病月餘叠承

續奏 卷六 十二

綸諭揆之臣義委為不安但 臣 之真病真不能供

職非獨

皇上不及知卽甄淑亦不知也甄淑非但不知 臣

之病且不知 臣 之無能其所稱引四方之多

事而云誰秉國成恐于坐視夫 臣 正惟不忍

于坐視而其力又無如之何故惓惓懇懇必

欲求去以免誤國之罪耳淑試思自 臣 受事

以來曾有一籌半策足濟時艱乎滇黔齊魯

之變非 臣 執政日之所致乎至于各部尚書

之推用自吏部事與 臣 何干而亦以責 臣 也

宣諭

奏請 事

臣 聞七八年今何以遽去不知當

補時 臣 年方五十餘精力尚強今去之十五六

年矣人生幾何多一年則增一年衰老况又

加之以病乎彼時閣中又只有 臣 一人勢不

得去後添方從哲

三祖隨卽放 臣 今閣中有五六人矣何必苦留 臣

也 臣 在病榻中展轉思惟今軍國所急只兵

食兩端兵事則臣承宗任之無待于 臣 若糧

餉雖有尚書臣汪應蛟料理而中外置竭無

可措處各鎮之訴窮告急章疏疊來至不悉

讀 臣 亦無能為計由此言之 臣 雖勉留何益

于事惟是君命如此不敢久違容再調理一

二日卽勉強入直揆延數時如筋力不支再

行陳請終望

聖慈之憐憫且其糧餉緊急乞

私戶部會集廷臣講求長策仍望

聖明留神省覽俯賜施行有食則有兵而天下之

亂不難平矣 臣 職在票擬其伎倆亦止于此

如跪淑之所以責臣臣終不能任也 臣不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明日經筵卿即入侍

朕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十二日

續奏草

卷六

請帑金用

今各處盜賊蜂起警報日至皆以請兵請餉
為辭該部苦于匱乏束手無措而西虜撫賞
之費部中又無此舊額次難答應故至承宗
不得已以發帑為請業已擬上恭聽

聖裁矣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龍招募遼兵須餉銀
三十萬滇南被圍已經半載曾蒙

俞旨給前發帑銀十萬兩而前銀已盡該部屢行

疏請尚未

允給保定巡撫以畿輔重地武備空虛加以浮濫

續奏草

卷六

十五

為災妖賊作亂亦請帑金三十萬為募兵之
用此三項似皆目前至緊至急之事勢不容
緩然亦不能如數盡給 臣等於各疏各擬十
萬兩少應其請極知帑金有限給發已多不
宜屢瀆但此皆安危利害之所關難以坐視
臣等不得不為一言非敢輕視

內帑而為此無厭之求也伏望

聖明裁察施行

天啓二年八月十二日

為雲南再請帑金揭

等昨擬

發帑金十萬以給滇餉復蒙

發下再擬蓋

聖意以前此已

發有帑金即於其中取用不知前此所發皆係川

貴之餉解發已盡而雲南一省未沾分毫今

戶部無從設處故奉

旨已兩月餘竟成沈閣若不蒙

恩沛發則終孤雲南之望矣况今邊民窮困思亂

續奏草

卷六

十六

前發賑濟銀復那作屯田之用今戶部所請

十萬雖充雲南兵餉而實留此賑濟邊民即

將兩廣遼餉抵解雲南是亦兩利之道也不

然則雲南之待餉與邊民之待賑兩無所處

而臣等亦莫知所為計矣不得已謹將原票

再加改正恭請

聖裁冒瀆之罪併望

聖慈原宥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十三日

為戶部請帑金揭

蒙

發下戶部借帑木

上傳不允又於工部木傳令戶兵二部借還銀十

萬兩又於御史馬鳴起本傳問遼餉五十八

萬今作何川令臣等擬上臣等竊惟

內帑借發已多今之存積想亦無幾乃頻頻請

發請借非但

皇上以為不可即臣等亦厭之非但臣等厭之即

該部亦自有難於言者但今略省錢糧徵解

不前而川貴雲南湖廣四省各以兵興支用

山東積欠至百餘萬該省撫按因妖賊作亂

尚以兵餉苦責戶部即戶部日日督催終無

分文之入其各處加派新餉又多議獨議減

茫無着落

皇上但知邊餉之有定額而不知今錢糧其額

於額內與浮于額外者更不可以數計也即

諸臣之議增兵議添餉議免加派者亦皆據

其一隅之見而不知錢糧之難處一至此也
臣向高在

續奏草

卷六

十七

皇祖時見各邊請餉急如星火戶部官困苦不支
借兵工二部庫銀借太僕寺馬價動至數十
萬彼時九塞安如四封無警而廣乏之狀已
如此矣况今日哉今奴酋猖狂諸虜俱動吉
能已犯延綏卜失免又至塞下各鎮請餉請
市賞之費其言皆至苦至急不能一刻緩而
戶部帑如懸罄無以應之安危治亂之機判
于呼吸非細故也

聖意不允臣等何敢強瀆但事體重大不敢不陳
仍擬兩票恭請

續奏 卷六 十八

聖裁如蒙

皇上慨發當勒令解到即行補還一轉移間而可
以解燃眉之急

社稷封疆咸有利賴矣其邊餉五十八萬料必通

融以克山海諸處兵餉兼有此項餘剩存留

不發御史之言殆亦未察其情實也至于科

臣方有度等請補閣臣亦見時事之艱難須

廣求才賢以資匡濟臣向高已兩次上

請有度亦緣臣等之意而言之耳若疑其有所囑

托則臣等敢保其必無也統望

聖慈昭察

天啓二年九月初一日

續奏 卷六 十九

請停刑揭

今歲奉

旨審錄此

國家定法自當舉行然稽之前事

朝廷每有大禮慶典輒

特旨停免蓋以廣好生之德昭法外之恩且以見

吉祥善事宜合天下之惟心而雖法所不原

之人亦得以沾被

帝澤頌祝于徑行中也今

宮庭之內將有大慶四海臣民一聞

續奏章

卷六

手

傳諭無不舉手加額曰吾

君益斯麟趾之祥開于今日于萬斯年永錫祚胤

宗社之休莫大乎是非尋常慶典所得而擬也兼

之

信王受

冊亦在旦夕

皇上因心友于之愛何如忻懌故在廷諸臣莫不

望有停刑之

旨而責臣等當為上請臣等職在輔導仰體

皇上慈詳惻世之心同符堯舜故敢冒昧一言或

恐

皇上疑臣等為遼東失事數臣求寬則臣等竊謂

皇上如天然天不以雷霆之當用而較其雨露之

施

皇上亦不以數臣之當罪而斬其喜慶之澤即欲

以數臣明法則數臣之累囚拘繫待命固因

于刑章已正而人心亦已惕然而知警矣况

王化貞有恩于西虜同官臣承宗至關外親

見諸酋為之涕泣請命即熊廷弼有流言其

善兵賞囚包藏不測者此情理之所必無合

續奏章

卷六

手

湖廣之縉紳無不以身家保之廷弼與化貞

共罪同科殺廷弼則必殺化貞殺廷弼化貞

則從前之失事者皆不可免自遼禍以來我

之文武吏士隕于奴酋者多矣一旦而復使

十數大吏駢首市曹以快逆虜之心亦

聖慈之所不忍也臣等尚期歲月間以

宗社之福

皇上之威靈殄滅醜類恢復舊疆當為數臣乞殘

生于湯網中如其不然則雖畢命國扉更復

何辭而數臣亦可以無憾矣臣等聞之帝王

之道仁義並用然仁可過也義不可過唐書
徐有功有云失出人臣之小過奸人主之

大德臣等倦倦以停緩為請總之欲成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之仁而已若其借此以市恩
微與則神誅鬼責自無所逃臣等必不敢也
伏望

聖慈曲垂鑒照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還遵前旨行該衙門知
道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日

續奏章

卷六

十一

厚請停刑旨

等昨以

朝審事仰資

天聽未蒙

聖允然亦

亮其愚昧曲

賜優容臣等惟有感激何敢再陳但細思之

皇上臨御方新

繁禧懋介

洪恩濫澤沛及萬方今

續奏章

卷六

十一

宮壺之中

朝廷之上

慶典相仍人情胥暢若乘此悅豫之時而弘開一

面之網使太和元氣薰蒸於宇宙間未必非

導祉迎休之一助也聞九卿諸臣亦且合疏

上請故臣等敢再冒昧一言伏望

聖慈俯垂鑒照

待勅法司暫免今歲朝審使天下曉然知

曠蕩之恩出自

聖意臣等亦惟與中外臣民歡呼頌祝于無疆而

已塞瀆之罪統望

慈原等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續秦直

卷六

三十四

回奏停刑揭

該文書官王進忠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今宮中有喜且誕有伊邇發億兆之祥但刑獄重犯甚多本當審決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都着牢固監候慎防出人挾帶疎虞勿視泛常容縱其逆叛妖黨強賊所犯情真的罪在不赦宜應誅戮不得姑息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欽此臣等莊誦

明諭不勝欣忭竊念自

續秦直

卷六

三十五

皇上御極以來

恩德廣被含生之倫無不頌戴惟此累囚雖犯不貸之罪而其求生望

仁之心尤為迫切今以

宮壺之慶得蒙寬宥之恩

諭旨一傳其歡忻鼓舞于囹圄中者真不啻朽木之回春而白骨之再肉即天地生育之德猶未足云喻普天率土孰不祝

聖壽千萬年

德輿圖而昌祚胤殆與天而無極矣臣等詩

即傳示該部遵行原奉

諭札敬尊藏閣中謹具回

奏以聞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續奏直

卷六

五

留鄒都御史疏

奏為臺臣人品自真科臣求多太過謹陳愚衷

以質公論以聽

聖裁事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

二臣已奉

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

厚遂併其人而誣訾之臣竊以為過矣二科

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

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即允厚疏中亦已自言

之年來門戶釁與互為勝負近當事者劑量

續奏直

卷六

五

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

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

計與必力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即元標議

論亦是如此無奈人情多端過生猜忖必遂

去元標而後快也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震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為忠

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接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

清朝盛舉臣素不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

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負氣籠罩

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即或者謂其居山已久于世局有所未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入然于元標之本色自無所損允厚所列率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郵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貶何妨並存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何更以為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何其甚也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為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為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逐去元標則其他之

續奏草

卷六

五八

講學氣節如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為不平紛爭又將不臣門戶之禍必與國家相終始

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乃臣科臣之疏屢奉

丙傳頓更稟擬至謂宋室禍敗緣于講學誰為此言以告

皇上臣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偽學題

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網陳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采輯宋儒論學之書為性

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十六年道德一風

俗同一切裂防決網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

為者緣于此

皇上奈何輕聽臣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

多嘯而少俞乃臣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為結黨則

續奏草

卷六

五九

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苟欲結黨何待

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為可議則臣又有忠

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滿歸起

官為應天巡撫尅戮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擠

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

為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為

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

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

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囂

易起若不稍為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

有非非二臣者紛紛排擊無有紀極昨且有
偽作銓臣之疏欲毀書院者世情險怪一至
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
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
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為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

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為執政而諸賢連翩去

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董

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踴躍而不敢者故敢

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為偏護則臣願與

續奏直

卷六

三

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為是也臣生

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鄉

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臣不勝悚息塵瀆之至奉

聖旨大臣真品實學自能維扶世風言官意見參

差不妨互相質證但不得參以岐念迹涉猜防

卿虛衷持衡剖陳剖切足定國是以正人心鄒

元標馮從吾已有旨諭留這所奏朕知道了該

部知道

大啓二年十月初八日

乞休第十四疏

奏為愚臣冒昧失言時艱佐理無效老病難支

懇

恩休致事頃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

一言蓋臣自弱冠為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

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為真古

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為給事中為

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

起元標罪臣即臣亦自以為生平第一款事

幸遇

續奏草

卷六

三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

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臣勸留而止

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

標一至此也童蒙辯臣疏謂無遂元標之心

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

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

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為名人品

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為賊三臣之意同

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

矣提學官之改

幼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
非

祖宗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
為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至以屢奉

內傳數語為臣之險毒則臣不過據事直書同官
諸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捏一語亦未敢過疑

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
立息則如此一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

機而望臣息之哉然童蒙實未嘗攻臣亦
豈可為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

告窮茫無以應而黔滇危困至極其承役來
此求救者日對臣涕泣臣亦為之淚下無餉

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及科道官又連章
累牘請免加派然終無可以免加派之策臣

本老病之人為此焦思苦念日夜眩暈每對
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顏自立本意勉俟明春

方敢決去今再三籌度萬不當留留亦無益
伏望

聖慈哀憐免放仍

聖旨卿以元老主持國是且憂心世道保護善類

自大臣事小臣臆窺之言何必介意封疆危
兵食單匱正賴卿延納羣策入告遠猷用副朕

軍國倚重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二日

續奏草 卷六

聖旨卿以元老主持國是且憂心世道保護善類

自大臣事小臣臆窺之言何必介意封疆危

兵食單匱正賴卿延納羣策入告遠猷用副朕

軍國倚重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二日

續奏草 卷六

續給扉奏草卷之七

乞休第十五疏

奏為老病月寒宿疾大作懇

恩放歸以全殘喘事 頃感觸時事疏請休致伏

蒙

聖恩曲賜慰留 亦欲勉揆殘冬俟至春明方敢

再請無奈老年之人血氣虛弱一遇寒風侵

入肌骨雙膝兩踝痛楚如割日夜呻吟不能

合眼向時所苦痔瘍又復大作其大如拳其

熱如火每一下血輒至數升齒髮盡落飲食

續奏草

卷七

俱廢似此情景去死幾何安得不動首丘之

思乞殘生于

若父哉若以 有尺寸之長尚可自效則目前朝

端之構爭風波復起廷臣望 以調輯而

不能也

泰藩之乞

恩大與久閣禮臣望 以力爭而 不能也 此列

之名碩相繼乞歸諸有識者望 以挽留而

不能也至于封疆大事安危所關更不能

設一謀畫以佐緩急然則 之在此將以何

用而

皇上亦安用 為哉頃朱童蒙有疏及 臣已明

言不敢因此求去郭允厚雖極力駁 臣亦

以為此報施之宜無足深怪惟是謂 臣作記

文以譏嘲鄒元標及元標被論 臣遂欲取回

原文則其視 臣太淺而粧點亦太不情矣此

更不足介意第因求去而漫及之伏望

皇上哀 憐 即

賜放歸 先後在給扉已十年亦曾少效微勞與

虛受國恩而去者似稍不同敢以此求

續奏草

卷七

皇上之憫念 即死于道路死于家鄉皆瞑目矣

奉

聖旨今外患方殷內治亦未見修舉賴卿元老殫

力贊襄即頃論議繁多直折紛囂尤見定力覽

奏知以憂時焦苦卿但堅持一意誼激匪躬當

自與健竹字印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七日

乞休第十六疏

奏為萬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之病苦真情控於

君父者已具前疏中今逢

慶典不敢再陳頃者扶携勉出拜

賀歸即眩暈嘔吐不能支持日夜思惟綿力孱軀

當此時勢千不能為萬不能為即昨科臣周

士樸所陳票擬之外錯以為人所不能明者

當以片言明之人所不能斷者當以片言斷

之

續奏草

卷七

三

皇上視臣有此識見力量否臣之甘與鄒元標同

去正自度其力之不能恐天下後世推諉於

存亡利害之故而委罪於臣如士樸之所慮

而非止為講學之一端也士樸或以臣言為

元標左袒故發此論耳不然士樸與臣亦有

一面之識豈其不知臣之庸下而乃望以扶

危定傾之事業哉天無宰相之才而冒宰相

之位固臣之所甚不安也無宰相之權而當

宰相之罪亦臣之所必欲逃也臣始者固與

尚書張問達相勸勵以為封疆之事良未易

談惟是持虛平之心以挽朋比之習為

國家銷此隱憂庶幾可為今相與咨嗟併此亦

不能矣臣在此一年所見大臣去國如劉一

燦周嘉謨王紀孫慎行輩皆發自言路斷自

上傳今鄒元標又將以此行矣此雖言者之善體

聖心抑亦進退大臣之道當如是耶臣之辭疏同

官諸臣必不肯擬放更望

聖慈哀憐傳諭票允使臣得從一燦等之後感戴

天恩當更倍于諸臣不然臣非但不能扶危定傾

且併與元標同去之言亦誕謾耳人將執此

續奏草

卷七

四

罪臣復何辭以自解哉臣不勝冒昧懇切

之至奉

聖旨昨朝班中見卿稱賀朕甚嘉悅謂當即日進

閣何乃又有此奏中外多事正大小臣工矢心

盡職之日卿以元老率先百僚言官期望之殷

即朕倚任之重豈得謙讓引退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卿宜仰體朕意即出佐理慎勿再陳

該部知道

大啓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謝 宣諭疏

奏為欽承

宣諭恭陳謝悃事該 臣 以老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昨朝班中見卿稱賀朕甚嘉悅謂當即日進

閣何乃又有此奏中外多事正大小臣工天心

盡職之日卿以元老率先百僚言官期望之殷

即朕倚任之重豈得讓讓引退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卿宜仰體朕意即出佐理慎勿再陳

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捧出到 臣 私寓

臣 恭設香案力疾叩頭謝

續奏章

卷七

五

恩訖竊念 臣 受事年餘屢次陳乞非敢惜犬馬之

軀自孤

恩遇祇因抱膏肓之病難効馳驅乃蒙

溫諭屢頒鴻恩薦至苟有心胃能不慚愧惟苦情

之難盡故屢疏之頻煩統賴

聖慈曲垂矜憐謹先陳

謝尚俟別祈 臣 不勝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且夕即出以副延佇不

必別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十七疏

奏為再訴真病極苦下情仰祈

聖慈事 臣 惟人臣之位至首輔而極

國家待臣子之恩亦至首輔而盡在貪戀富貴

者固必不肯去苟力能報稱者亦必不當去

乃 臣 之哀鳴而無已者誠見其力之必不能

為不去必蒙誤國之罪而人又安排此罪以

歸于 臣 不敢晏然坐受此凡有心胸者之所

共亮也若 臣 之言病又皆實情實景與假托

者不同 臣 自為史官以晏起失朝其後但遇

續奏章

卷七

六

朝期即不能寐少年時尚不甚苦五十以後

浸浸受累每當不寐即舌燥唇焦腸熱如火

頭痛如刺展轉床褥度夜如年七尺之軀精

神幾許堪此煎熬往在

綸扉與方從哲共事每為道此今從哲猶能述

之知 臣 非飾辭也然彼時 臣 猶早起則不寐

不則安寢至己未年冬不知何故連三四月

晝夜不得合眼昏憤欲絕家人已為治後事

徵天之幸至庚申春少愈然猶時作時止終

為患苦 臣 之鄉人無不知之行人臣呂奇策

奏

命召臣即告訴此病非今日始言也惟時臣絕

無出川之念後聞遠陽陷沒心甚不安終日

焦煩臣之孫勸臣謂既如此不安何不勉強

一行今

聖主在工事尚可為萬一此病得愈亦可自效不

然乞歸未晚也臣心以為然遂力疾北來受

事年餘雖竭盡忠衷終無補于國事之分毫

而臣病又日增矣加以痔瘍大發每一下墜

糞血逆流不堪污穢浣濯揉摩日常數次如

續奏草

卷七

七

此濁軀豈可以近

翻座奉

至尊又癘墜之時輒前後閉塞有如病痢每當

朝講侍立稍久即不能支

臣若以臣為誑則使人驗之如其不實即坐以

說謊之罪亦不敢辭且臣年老氣衰牙齒脫

落僅存二三又皆搖動一觸即痛不可忍遂

廢飯而進粥今併粥亦不能食雖強吞少許

亦糊塗入口而已昔人謂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臣今求為飲食之人亦不可得况其他哉

白

明興以來閣臣無獨任者間有獨任亦不過歲月

乃臣事

皇祖八年隻身受事百責交叢一生精力耗盡于

此臣之乞歸

皇祖苦欲留臣終亦體臣下情予以生路今日之

尚存殘喘以望見

天顏皆

皇祖賜也微獨

皇祖即

續奏草

卷七

八

皇考在東宮亦憫臣之苦臣歸之日聞對近侍嘆

息若

恐其有尺寸之誠效者故事

皇上又歲餘矣以臣憑藉十載之微勞而乞此垂

亡之朽骨於願非奢以

皇上眷念

三朝之舊隸而待以不死之新恩於禮已盡是亦

聖世之光而老臣終始之幸也頃

皇上責大小臣工以潔已求去臣愚竊以為臣工

之患不在求去今之紛紛多事正為去留如

人人肯六

朝端豈不帖然安靜况臣之此官尤不患無人做

亦何必苦臣為哉臣言盡矣苦矣萬望

聖慈詳覽而矜允焉臣不勝冒昧悚息顙祈之至

奉

聖旨覽奏知卿以積勞多所患苦朕用惻然動念

但令中外多事卿既以感憤時艱力疾赴召自

能不替初忱共圖匡濟軍國事重端賴主持微

苦善攝當不為礙佇望勉力即出以副眷倚之

殷該部知道

續奏草

卷七

九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救文修撰鄭庶常疏

奏為

聖節屆期義當勉出併陳愚悃恭候

聖裁事臣以老病乞歸情辭懇切已具前疏未蒙

矜允今

聖節在邇萬方臣子奔走稱

賀臣為首臣豈敢安卧私寓當於一二日內扶

携勉出恭候

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臣所

能料理賴有同官諸臣協衷共濟臣亦延挨

續奏草

卷七

十

少時再行陳乞今未敢瀆其他政事臣亦不

敢言惟是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鄞以上疏

獨竹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

官冒昧揭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煩聒之罪然敢

取下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

講學勤政此皆

皇上所極留心共所以卜

聖怒只在朝儀一節此乃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目今日震孟書生也但見

史冊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而議政事
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即在

二相時亦是如此今百官奏事皆是常套堂陛之
分雖存

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欵欵之愚而欲效之此書
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敷陳于

宸聽終未盡徹臣等私心亦尚歛然不敢以震孟

之說爲盡迂也若其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

續奏直 卷七

代盛時危亡禍亂等語皆未嘗諱漢文帝賢

主賈生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受

之不以為過千古傳誦以爲盛事

皇上方爲堯爲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

終不可解哉若鄭鄂所言蓋因震孟疏

留中爲之申請且鑒于向時

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好名則有之非

敢黨護于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四甲尤莫重于四甲之

第一人

天子臨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登觀至鉅典也今

歲爲

龍飛第一科關係更重震孟風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臚傳之日舉朝相慶以爲

得人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

罷謫遂非但無以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于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

小知已卽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

愛護而保全之震孟受

皇上千戴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謾

續奏直 卷七

之心卽非人類

皇上旣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數月而遽

摧折之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臣等仰體

皇上德意矢公矢慎杜絕夤緣一時儲養濟濟彬

彬鄭鄂亦二吳之名士也今與震孟同去殊

爲可惜竊窺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

成就其才耳然臣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先皆

以狀元坐此謫官臣而惜臣當官臣之被謫臣名得矣臣而使他臣日復以惜二臣者臣惜臣震臣孟等臣待無為

聖德之累乎况于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又將謂

皇上之罪震孟等不在干朝儀之一節也臣草

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老臣也苟心在

欲盡默而不言即為負

皇上負

續奏草

卷七

十三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即生人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

愚如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度與天地同寬而

令名並堯舜無教矣奉

聖旨覽卿奏進閣朕心甚慰知道了制科

累朝所重朕方作養人才豈忍摧折但書生不知

愚諱文震孟鄭鄤遵前旨行卿遜仰體朕意不

得再來申請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續奏草

卷七

十四

辨徐御史我總督疏

奏為救忠官急愚昧失言敬因奉臣之言

始末以明心跡事臣於十二日以疾病不能

入直不知御史徐卿伯有本為川貴總督事

指及閣臣今日

慶賀禮畢於朝班中復譚及此事乃知卿伯之有

言也卿伯雖泛言閣臣而其實言自發與

同官無預不得不直陳之注籍日久閣事

毫不預聞至此月初三日乃入

朝聞有更換總督之議問吏部尚書臣張爾

續奏草

卷一

五

達議已定否問達曰未定臣曰當以何人換

之問達曰欲用四川巡撫朱燮元臣曰燮元

料理蜀事已有成效今奢會馳馳思欲再逞

燮元去蜀將誰為蜀保障者且黔事至急不

容少緩燮元一身又救黔又救蜀恐黔未必

能救而蜀已受禍矣今我續已調毛六調秦

明屏兵以黔為事一聞此議盡皆歇手如代

者且夕未即到而黔之危且夕已不支矣欲

換我續必須擇其勝我續者而又須且夕可

以印代我續者庶不誤事此乃西南安危存

亡呼吸之關不可不慎大司馬新烈素有猷

略當與商之下之言不道如此同官與九卿

諸臣共見共聞有何密授有何密權有何密

面之可循有何兵機之可見戲卿伯何所聞

而作此說耶况當日所言乃換總督耳並未

言及于總督之不當設問達亦何所聞而以

此告卿伯耶臣為執政軍國之事皆得與聞

若中有所見便當昌言上可以告

君父下可以告廷臣何必用密何必造膝附耳我

續于臣絕無私交其入蜀之遲滯臣曾屢擬

續奏草

卷一

五

旨責之且移書促之耿耿私憂固未嘗一日忘黔

也若如卿伯所云則是臣非但不欲救黔且

欲禍黔矣世間有如此狂悖喪心之人乎臣

書生也委不知軍旅但私心以為封疆之事

竟當委任封疆之臣若旁觀之議論與從中

之牽掣終是債事

皇上試觀自有東事以來公車之牘填委如山曾

有一確然不易之策斷在可行行之而必有

效者乎

明旨但許諸臣條陳疆事而不許其言及內中措

臣則亦既奉行矣 以為言及內中不遇性
聖心耳其得失倘無甚礙若言雖事一不當反足

以制邊臣之用而灰任事之心其利害殆不
細也此真以兵機為兒戲耳 願諸臣之母

輕言也今西南所苦在無兵左在無餉黔人
蜀人滇人計出無聊惟望 代為請帑 亦

諄諄言之而

皇上不聽也以為 臣之微誠不能動

天則誠有罪矣豈遂置數省于度外乎諸臣方責

以擔當 臣 畧伸其愚已蒙彈射至恐

續奏章

卷七

十七

皇上移予奪之威福吏部失用人之職掌其猜 臣

防 臣 如此其甚也然則 臣之所擔當者果何

事乎以今閣臣之權可謂至輕用舍進退毫

不預聞矣乃併此一事亦不容言乎又代為

鈐臣過計之若是乎 臣 老病顛連日者已哀

鳴乞歸徒以

聖節在邇強顏復出然自知快口直腸頃所疏列

多忤時論自今以後斷不敢開口談天下事

矣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作速將總督議撤其奏我續尚未

得代仍須留心料理黔事毋遂以人言藉口
卸擔是亦 臣 之所以為點計也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軍國大計正須集思替決即私
寓亦宜預聞况川貴見設有總督官朝會公詢

更置以求妥當何言授意不設近來言官論列
公私爭持薦劾抵牾以致題覆遲回侵撓用人

職掌正不獨此一事且自該省用兵朕已屢經
發帑何得復責望於卿小臣猜疑妄言不必介

意自明其議擬總督併張我續料理應援俱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續奏章

卷七

十八

天啓二年十月十七日

軍中史疏

奏為八言由至心服認罪事 臣以御史徐卿伯

疏言川貴總督事歸罪閣臣 臣恐為同官累

又卿伯必欲 臣言總督不當設之故 臣不得

不直述其事情初不知言官之言不容人辯

也乃卿伯又有疏視前更甚 臣若再與辯折

愈獲戾矣惟念生平無違心之言至于有是

言而抵賴則市井無賴之所為 臣雖不肖必

不至此前疏所云言言真實若有一言虛妄

尚書臣張問達豈不笑 臣天地鬼神既聞 臣

續奏章

卷七

十九

言矣豈不誅 臣乎 臣所自愧者有惓惓救黔

之心而反見疑于黔人又見疑于黔人之頗

相識者則其見識之迂疎與其生平行已立

身之不足取信大較可見又安敢不自責自

咎而反置半喙耶卿伯言 臣授意鬻權以兵

事為兒戲反覆發明而總之不過曰據理直

斷有理有斷 臣安得不嚴惟云總督不當設

則張我續見在總督者也當裁革矣何又云

欲留之耶斷之以理通乎否乎卿伯既與

小者瓜葛矣何不見 臣一詢其虛實而後

形之彈章亦未晚乎夫主司取士萍水相逢

有何情分反而操戈自是尋常世態故 臣疏

中不敢一字談及而卿伯乃引在 臣之義以

自愧過于厚矣然 臣既授意矣鬻權矣以其

事為兒戲矣甚且扼虎豹之關移

皇上予奪之威福奪吏部用人之職掌如此之人

決不可一日容于

朝端以禍

國家乃又責其擔當東西之事不得弛擔何卿

伯之為

續奏章

卷七

三

國謀不忠而言之自相謬戾一至此乎此 臣之

所未解也 臣若速以卿伯之言求去則近于

淺衷但自今東西之事悉聽該部主張 臣不

敢發一言至 臣疏中所云旁觀之議論從中

之牽掣則是 臣平日意見泛言邊事皆是如

此不為卿伯發也卿伯即駁 臣臣終不受要

之 臣為輔臣而數與言官相抵牾亦當知所

以自處矣 臣言止矣 臣不勝慚愧瑣瀆之至

奉

望言卿贊襄密勿小臣臆情正不必與辯但事關

緊要不得不一申剖覽奏愈以明悉朕知道了
邊疆多事選賴卿主持大計以副倚任該部知
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續奉

卷二

三十一

救御史蔣允儀揭

蒙

發下御史蔣允儀回話本文書官李縉口傳

聖諭責其含糊不明擬

旨重處臣等細觀本內于丁巳察典部院科道主

察佐察之人皆已臚列明白即邊疆誤事之

因夷狄橫肆之禍亦已備言無所含糊臣等

即欲擬

旨詰責亦無可措辭

皇上之責怒允儀

續奉

卷七

三十二

聖意或別有在而非臣等之所能窺也今

聖節長至慶典駢臻

皇上之祉福方新中外臣民皆蒙餘休而沾慶澤

萬國冠裳畢集于此以觀

朝廷之舉動而乃以無甚干係之言處一御史其

何以增吉典之光而徼中外之觀聽哉故臣

等敢祈

聖度優容擬行奪俸以聽

聖裁蓋揆之事體只宜如此非但曲護允儀也臣

等屢奉

傳諭屢有申救自知煩瀆之罪不下於允儀乃默

而不言於心終是不安伏望

聖慈曲垂矜察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續奏草

卷七

三三

回奏起用言官揭

適文書官金良輔恭奉

聖諭到閣

諭內閣前屢次降諭科道各官但因各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欺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量加薄懲示警况今朕壽冬二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降調劄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俱各准復原官都著恪共乃職不許似前妄生猜疑逞臆玩愒如有復蹈前轍的定行加擬重究不宥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欽此

續奏草

卷七

三四

臣等再三莊誦不勝欣慰不勝頌服竊念劉重慶等諸臣或因言事或因過失偶罹譴責自當引咎省躬在廷諸臣雖頻章申救亦以煩瀆

天聽為懼不謂

聖度如天

雷霆之威方震

雨露之澤隨敷乘

慶典而沛

德音一時五臣並復原職此皆論轉圜止輦之盛

事所不足言即二帝三王納諫用人之芳規亦不得專美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其騰耀聲而光聖德當何如哉有

君如此誰不愛戴于以削平亂逆奠安疆宇亦何難也容臣等即傳示該部遵行所奉

聖諭謹將藏閣中乃區區愚衷有無已之請者則以降諭各官尚有賈繼春江秉謙侯震陽滿朝薦文震孟鄭鄭等數人其事體同其望恩于

皇上亦同倚蒙一視之仁並下賜環之命此尤中

續奏草 卷七 五

外所喁喁而想望者如

聖意未即慨允則元旦之令節將新

宮中之喜慶相繼亦不妨少須臣等敢冒昧而

豫請之統望

聖慈俯垂鑒炤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為川貴雲南請督令揭

臣等看得戶部及廷臣會議兵餉本其苦心設處業已無餘法矣不得已而請及

內帑以佐之臣等知內帑無多

聖意未必慨允但今日川貴雲南危困已極而貴

州之勢更難支持此時即有兵有餉尚不可

保况欲以枵腹之兵救此燃眉之急必無幸

矣此三省地方係西南半壁有一處敗則兩

處皆危而鄰近各省如湖廣廣西且並受其

禍其關係利害存亡甚不細也

續奏草 卷七 五

皇上何吝此數十萬金而不以救此數千里之封

疆乎日者各處撫臣請餉之疏皆嘔心瀝血

其差來各役日向臣等涕泣臣等無辭以對

今該部所措處百五十萬金猶是望梅畫餅

難濟旦夕若

內帑又復堅鍵則此三省之危終無救法而臣

等與廷臣皆莫知所以為計矣事下

宗社故臣等不得不苦口一言煩聒之罪自無所

避伏望

聖明昭察施行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添閣臣揭

為添補閣臣事臣等竊惟今之閣臣無宰相之權而人加以宰相之責故其任愈難當太平無事時猶可因循奉職今疆隅多警兵革倥偬臣等二三書生不閑軍旅雖折衝禦侮固有專屬而惟惟謀議之地亦必得宏才奇抱之英相與籌畫度幾有濟况臣向高老病衰頹力難奔走臣承宗視師山海未返輪扉若今日不豫闢登庸之路恐他日又不免單匱之憂故頃者科道諸臣連章懇請責臣等

續奏草

卷七

七

以同升之誼非無見也昔

文皇帝初設閣臣卽有七人我

皇上登極之歲列名者九良以政本重地不堪其多非如他曹之各營一職官有定員者比耳
伏望

聖明念時事之多艱恤臣等之困苦

勅下吏部從公推舉堪任數員列名上

請尚用一二員同臣等辦事庶輔理得人勸勤有賴而臣等亦得免于疎曠之罪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誠為國朕悉鑒知况今

四方多事之時止賴卿等勸勸籌畫直閣非乏卿等屢請枚卜開員著吏部公同九卿科道會推將見任并在籍素有才望老成幹濟的推五六員來俟朕簡用吏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續奏草

卷七

七

救夏御史揭

蒙

發御史夏之令本該文書官王敏政等

傳諭深責其非所宜言者革職為民仍令九卿科

道會議臣等竊惟毛文龍在海外挺身奮勇擒

獲修養真等不為無功然兵力單弱接濟甚

難朝鮮之情形又不可知昨登萊巡撫袁可

立有疏甚言糧餉之無處海道之艱危五千

淮兵之渡海者率飄泊于各島未有一到而

文龍有疏亦云必得兵四萬而後可以有為

續奏直

卷一

三九

臣等度今日之財力必不能辦此然則三方

布置之說竟未易行之令之貶抑文龍雖為

太過而其深憂遠慮商度于進止之宜緩急

之數亦不可謂無見也乃以為與吳牲沈應

時會同辱國泄事于外不亦過乎賀世賢濟

陽之敗竟無消息故人謂其降奴乃至今奴

中不聞有世賢其人傳者多謂世賢實係戰

死俟有的信尚當褒卹乃以為與之令交通

不愈枉乎之令巡視中城拏獲奸細方奉

旨留用近又按捕奸徒多人下部嚴訊

筆較之卜方賴以肅清而忽以一言之失遂至

割人將疑此等巨奸有通神之力能去一

御史如發蒙振落以後雖有漫天奸惡亦不

敢問此其干係甚不細也臣等毫無私干之

令再三籌度具事情只是如此萬不可過有

處分至兵機進止自有該部職掌若九卿科

道會議徒致紛紜昨于兵部覆會陳易疏已

奉

上傳擬

旨不允矣之令疏臣等謹斟酌擬上而附陳愚衷

續奏直

卷七

三

如此

國家大事必求妥當不敢不言伏望

聖慈俯垂昭察

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添點閣臣揭

頃蒙

皇上特允臣等之請會推閣臣伏蒙

點用四臣大出望外臣已遵

命擬上何敢復言但出閣後聞人言籍籍皆謂從

來大臣

點用皆照名次即臣等叨濫亦以列名在前舊歲

都御史之不用鄒元標工部尚書之不用孫

璋皆爭論紛紜有許多疑忖况在閣臣尤人

所觀望與他官不同而首推之孫慎行盛以

續奏草

卷七

三二

弘不蒙

點用揆之人情政體殊為未妥雖已

點四臣皆一時之選而此二臣之不用人終求之

而不得其故展轉揣摩何所不至在慎行或

以禮曹條議有所觸忤而以弘日侍講讀居

官清慎

聖心素鑒與望咸歸亦何為而併置之乎人言如

此臣等竊恐一番盛事反滋多口故不敢不

聞于

皇上伏望

聖明再加詳察于孫慎行盛以弘二臣內亦

點一員庶于舊章不至盡失而煩言亦可省矣不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前請枚卜閣臣朕已點

用多員今既言名次何必請點且孫慎行前因

輒辭紅丸論劾舊輔非公自慚告歸有何觸忤

遽難簡用盛以弘職在講幄但語言弗爽難以

佐理俟另行擢用况予奪出自朕衷推舉豈可

盡點外廷有何疑猜卿等不必預畏還遵前旨

行如有市恩賣奏的重治不宥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八日

續奏草

卷七

三三

再請添點閣臣揭

昨等以

點用閣臣昌林上

請未蒙

發上今

點用者已發等何宜再言但此事體甚有關係而外間人情深以孫慎行盛以弘之不用為疑蓋此二臣皆曾經三次推舉其為與望之所歸可知前推二次以資俸尚淺故列名稱後未及

續奏草

卷六

三

點用今次首推矣而復不用人安得不疑從來詞

臣未有三推閣臣而不用其推閣臣亦未有首兩名俱不用此毋論外間疑議即臣等亦求之而不得其故也疑議既多則煩言必起一番盛典及致紛紜故臣等不得不再申一言伏望

聖裁再允用一員將臣等此揭

發下擬

上廢於事體妥便而羣疑亦釋矣臣等斷不敢有一毫私意以欺

皇上也奉

聖旨前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九日

續奏草

卷七

三

自陳不職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重政幾事臣以庸劣之才備員秘館遭

遇

三朝再陪政地先後十載尺寸靡聞頃當封疆多

事之秋正是感恩圖報之日顧謀謀短淺既

無補于安攘而議論煩多又終難于調輯

講筵旅進旅退啓沃未聞言路若塞若通挽回何

取名為輔弼深愧叨塵力乏擔當屢經指摘

兼以十旬九病每求去而未能量要之身老計

續奏章

卷七

三十五

窮縱勉留而無益徂歲秋冬之間已決歸志

第念聖節元旦皆在目前未敢堅請今拜舞

已畢正欲具疏再陳而六年計典又復屆期

臣為百僚之首尸位寮官執過于臣若輩願

忝切熱胸之謂何而何以服有位之心哉伏

望

皇上察臣末職無狀憐臣老病情真即賜

聖裁放歸田里庶政本無倖位之流而微臣遂首

丘之願其為公私利便非小補矣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忠清端亮後先秉政茂著績勞

朕方勵精思治賴卿表率百僚以佐新政覽奏
具見謙抑其尚據猷贊襄用副眷倚不允所辭
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初八日

續奏章

卷七

三十六

辭 玉牒加恩疏

奏為承 恩莫稱揣分難堪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准吏部咨以玉牒告成伏蒙

聖恩加 中極殿大學士歷一子尚寶司丞仍給

與應得誥命 捧誦

溫綸仰見我

皇上篤念天潢優禮輔臣至意不勝感愧竊惟玉

牒纂修起于萬曆三十八年乃 直閣時所

題請去今已十四年而 重入編屏樂觀成

事微被

續奏

卷下

十七

鴻恩可稱厚幸第事止于稽查原無繁難之務力

勤乎胥史徒存提調之名加以歲月悠悠虛

糜廩餼後先碌碌莫補分毫頃蒙銀幣之錫

已為過隆况于中極穹階符丞華座

寵加累世

恩重踰涯而敢覩然受之以取冒濫之愆乎 臣自

揣分義萬難祇承故敢澁誠控辭毫無僨飾

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即垂矜允使 心得以少安其為

感戴尤倍尋常矣奉

聖旨卿以元樞輔政茂著勲勞玉牒卿前題修今

復完此大典加恩首及川示眷酬卿宜祇承以

副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五日

續奏

卷七

三八

為陳吳二翰林請加官揭

該御史方大任奏薦原任翰林院編修吳應賓學行應加銜致仕奉

旨聽閣議臣等看得吳應賓夙負才名擢居翰苑

隨因目青家居日以譚道著書為事其所論

撰多足以發明聖學感動人心而操履端嚴

家庭孝友尤為鄉人所推服臺臣與同里閉

聞見必真惜其身嬰廢疾效用無從若量加

職銜以示風勸亦憐才恤困之盛典也臣等

又查得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陳懿典立身行誼著作文章皆與應賓

同而日疾亦不幸相類其在詞林效勞更入

臣等心甚惜之而不敢為請今因臺臣之言

敢併為議及合無將陳懿典量加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應賓量加左春

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俱予致仕日後病

痊不妨敘用庶

聖朝曠蕩之恩不遺於枯朽而二臣淪廢之後復

慶乎遭逢增詞臣之光生山林之色其於世

道亦未必無小補矣伏望

聖明裁定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七終

續綸扉奏草

卷之七

四

續繪屏奏草卷之八

回奏免進貢物揭

該文書官季縉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前覽周唐二王進到石榴山藥風乾鯽魚鮮柿俱被疑凍泥爛不堪况軍興以來驛傳疲累已極各王差役往回不無騷勒卿等傳示該部移文該府長史司啓王知會已後免行恭進以稱朕體各王遠獻之意特諭欽此臣等捧誦

論音仰見我

續奏草

卷八

皇上體悉

宗藩不貴方物軫恤驛遞一舉而三善備焉傳之天下咸頌

聖恩垂之冊書足光來禩矣臣等不勝欣服敬即傳示禮部所有

聖諭尊嚴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再辭玉牒加恩疏

奏為

加恩萬不當承再瀝愚誠懇祈

聖鑒事臣以

玉牒加恩具疏控辭未蒙

鑒允非不欲日昧祗承顧此事臣實無勞受之增

愧是以不敢且尋常受恩必思圖報臣自蒙

召以來三奉

加恩之命而三辭豈真其性之退讓哉蓋度其年

之衰暮與才之庸駑終難報稱不敢視顏以

續奏草

卷八

虛

寵命耳今在此已更兩歲並無尺寸功勞加以疾

病垂死之軀幸逢繪屏多賢之日且夕決引

分求退乃復日受

新恩重增愧負今生不能了來生不能償亦義之

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察下情亟收

成命使臣得以原官出山仍以原官還山無敢於

分外增益分毫即瀝填溝壑亦無餘憾矣奉

聖旨朕登大寶中外臣工咸霑慶渥卿以

三朝元老佐朕忠勞乃經歲以來屢辭恩命茲藉
大典叙酬稍示隆眷宜體朕意勉受慎勿再陳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續奏草

卷八

三

乞休第十八疏

奏爲衰老病日馳驟日久懇

恩憐念早放殘生事 於萬曆三十五年蒙

皇祖簡用備員紛靡經今十七年矣實在閣辦事

前後十一年前苦于

官府之危疑後苦于封疆之紛擾 臣以毫無事

權之人拮据其間雖匡濟無能而心力亦已

竭盡蓋二百餘年閣臣之獨身任事未有如

臣之困且久者 今年已老矣無能爲矣牛

馬奔馳皮骨將盡猶仰首哀鳴于主人求得

續奏草

卷八

四

休息而况人乎 臣所苦不寐痔瘍之病日甚

一日入春以來加以腰痛足痛痰喘氣急每

咳嗽不出輒悶絕移時在閣中眩暈數次不

省人事皆同官諸臣所共見屬新臣初受事

猶勉強追隨未敢遽請而力不能支矣又

臣妻病危望 一見 素乏剛腸良爲率念

愁病相煎情緒愈迫今綸扉多賢 之去留

如乘鴈雙鳧無能多少內地妖寇已盡蕩平

黔師屢捷逆酋垂亡東方之事則輔臣督臣

撫守兼施戎備大飭而

皇上又宵旰留神懷兵器于尚方發金錢于內帑

凡可以奮揚威武鼓舞士心者無所不用

即在此亦無能贊一籌是固歸命乞身之

一時也聞之狐死首丘禽獸尚爾

恩深重毫無他視惟望

皇上憐憫放歸去使得以垂死殘生守

先人之丘壠一旦溘亡魂魄有所依傍於願

足矣具疏後一切閣務及票擬本皆不

敢預惟日從床褥中晨昏百叩首額

天垂鑒

續奏章

卷八

上

皇上慈仁大德覆育羣生

覽所奏豈不動念但願

早允一日即受一日之

賜而且省屢疏之煩瀆尤大幸也奉

聖旨卿輔朕一再更歲志慮忠純猷勞茂著今封

疆未靖軍國大計正賴持籌何乃遂萌去念其

即出佐理副朕眷倚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十九疏

奏為下情已竭

天聽未回再申祈懇事頃者具疏乞罷於老病

危困之情馳驅疲累之苦業已盡控于

君父之前妄意

皇上覽之必慨然矜憐即

賜允放不待之再陳矣而

溫綸下頒曲加慰勉望之以持籌責之以佐理此

雖出同官之擬票而竊窺

聖心或亦未為一動念即日者工部侍郎丁懋

續奏章

卷八

上

遜兵部侍郎陳邦瞻相繼淪亡懋遜年猶稍

高邦瞻之齒與相若又素強無恙一旦至

此况風嬰病患當此焦勞其能久視息于

人世哉自古無空名之宰相無名為宰相而

六曹之事皆不與聞徒受罪責

祖宗設立閣臣不知其流之弊乃至於此究其所

以然只為票擬一事今票擬又潛移矣即使

臣不老不病病猶不甚亦終不能有為而矧

其老病如是極也同官拘繫禮而不肯放

臣惟望

皇上大發慈悲惻隱之心知臣之求去萬分迫切

萬分可憐留臣無益而有傷于

如天好生之大德立行罷免使臣得歸骨故山其

為銜結寧有極耶臣不勝哀鳴祈籲之手奉

聖旨輔臣職司密勿原非六曹專責如卿忠猷毗

贊政本濟益弘多何乃謙讓求退宜體朕意且

夕即出切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三十日

續奏草

卷八

七

乞休第二十疏

奏為苦懇

天恩哀憐允故事臣以病苦至情哀祈乞罷臣再

疏矣皆蒙

溫旨慰留何敢復言但念

皇上之所以留臣者以臣有可用也而臣已困憊

至此如垂斃馬牛即極力鞭策終不能前臣

之所以事

皇上者亦將以有用也而今已度勢量力分毫不

能展布如釜中遊魚頃刻糜爛惟以脫離湯

續奏草

卷八

八

火為幸

皇上早放臣臣猶或少延殘喘頌戴

天恩如必羈之繫之使其當罪臣亦必不能為徒

呻吟以待死而已年來諸大臣以病請以衰

老請以不任職請蒙

皇上允放蓋不少矣奈何以十七載綸扉之舊臣

不得比例蒙

恩必使其畢命于此以從丁憇選陳邦瞻白瑜之

後此于

國家何利而于

聖心亦何忍乎使臣至于從丁憊逐等之後

皇上仰欲留之川之亦安可得乎臣非情迫勢極

不敢為此言亦萬無再出之理夫螻蟻窮困

人猶哀憐臣即不敢望諸大臣但願

聖慈比臣于螻蟻而矜放焉臣不勝激切願祈之

至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長慮憂邊乃東事正位嚴防黔

兵又復失利連章告急中外彷徨朕方日夜焦

勞卿豈久安私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

意卿宜即出佐理副朕倚眷慎勿再陳吏部知

道

續纂

九

天啓三年三月初六日

謝 宣諭疏

奏為伏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臣三疏求罷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長慮憂邊乃東事正位嚴防黔

兵又復失利連章告急中外彷徨朕方日夜焦

勞卿豈久安私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

意卿宜即出佐理副朕倚眷慎勿再陳吏部知

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宣諭臣勉強扶病跪聽

續纂

卷八

十

溫給傳宣之時一字一淚

君恩維重臣命難勝曾殘喘之幾何忽驚魂之欲

絕所有苦情舌不能吐手不能書尚容另疏

控陳合先登

闕叩頭具奏陳

謝為此謹具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臣再遣官宣諭朕意還

望即出以副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九日

乞休第二十一疏

奏為冒罪額

天泣求

允故事該 臣三疏乞歸伏蒙

皇上遣鴻臚官宣諭

聖意且以東事黔事責臣臣不勝愧悚惟念東事

則輔臣督師樞臣調度 臣無能贊一籌也若

黔事敗而勝勝而復敗情形反覆 臣之明不

能逆料也目前所最急者無如兵糧顧民間

之財力竭矣戶部之搜括盡矣問之內帑則

續奏草 卷八 十一 給發已多問之十庫則

上供難折請兵請餉之奏無處不騰免加免派之

章無日不上 臣將何以為黔計乎 臣日夜焦

思如焚如灼強之在此不以病死定以鬱死

死而受罪 臣亦不甘關中同官自 臣與承宗

外尚有八人此八人者皆廷臣之所共推

皇考與

皇上之所特簡豈遂無人能為而獨 臣能之乎月

官苦苦崇擬不肯放 臣不過欲 臣當此重負

而自已處于平安無事之地故祈之愈急而

臣之乞休 臣不思 臣與諸臣職任同受

恩同 臣之壯猷勞苦已多年矣今日亦諸臣展布

之志也而何為獨委之 臣乎從事獨賢止山

人夫所為悲吟而控訴千載而下讀之猶為

傷心而何諸臣之不亮乎 臣言至此更無餘

說惟有席藁以待

皇上之斧鑕而已昨鴻臚官

宣諭 臣扶病叩頭咯血數口此各官所共見伏望

聖慈哀憐垂察 臣不勝悚息負罪之至奉

聖旨朕以政本重地倚任元臣日于講筵傳諭

續奏草 卷八 十二 臣擬旨敦趣正見喜起協恭之雅卿宜體朕此

意蚤出作理用副優眷兼慰羣情幸勿再有陳

請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

謝 宣諭疏

奏為再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 臣文書官石元雅恭捧

聖諭到 臣私寓諭元輔等閣務殷繁邊疆孔亟况

昨報黔師失利朕心益慮卿為三朝元臣純忠

為國宜當寅恭率贊籌畫安邦豈可連疏稱疾

頻請堅欲末去諒卿心亦弗自安輔臣固作協

贊精明前以微恙調攝想已全愈即出分猷佐

理不得久居私寓卿繼借素行端謹偶因子事

續奏草

卷八

十三

波及朕悉洞知矧卿奏疏甚明不必以人言疑

阻杜寓卿等宜遵屢旨為朕勉出入關殫心輔

政共襄國計以慰朕佇望眷倚至意慎毋再有

陳奏特諭欽此 臣謹匍匐叩頭謝

恩訖惟 臣以病困憂鬱痰火上蒸至於吐血眩暈

不支則鴻臚官與文書官皆親見之伏承

聖諭愈增愁苦若羈留不放必至傷生 臣不足惜

而於

國家之事亦何補哉所有下情頃已具

奏不敢再陳惟有泣血哀鳴望

聖慈之憐憫而已若

天恩隆重感激無窮則非言所能盡也為重 謹具

本奏

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遵諭即出副朕倚

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

續奏草

卷八

十四

乞休第二十二疏

奏為

隆恩難承 志已决激切哀祈早行

允故事 屢疏求去不蒙

矜允困苦無聊不得不怨及同官迫奉

聖旨乃知出自

宸衷講筵傳諭 罪釁餘生何以當

聖慈眷念若是捧誦循環惟有感泣然慰留雖出

皇上而同官諸臣不為 奏達老病顛連萬不得

已哀鳴迫切之真情使

續奏草

卷八

十五

皇上不及垂察而疑 臣之辭或有所推托則亦同

官之過也 惟人臣之事君猶僕隸之事主

今有衰老病僕驅使已久日向主人叩頭乞

哀願得休息而主人漠不動念任其呼天搶

地叫號不休此毋論情誼難忍而其聒主人

之聽亦已甚矣

皇上不放臣臣之哀鳴終不能已綸扉何地闕臣

何官亦何苦而留如此之人煩瀆

聖聰不得安靜哉從來人臣只以貪位固寵為罪

若自知其不能自濟其力竭自願求退而反

以其求退為罪則

國家無此律令從來史書無此條款此 臣之所

以敢于屢陳而忘其唐突也 臣之辭窮矣無

可復措矣

皇上豈終不憐 臣乎試思從來大臣之求去有如

臣之迫切者乎則亦可以

放 矣 臣不勝冒死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連章控懇自是哀言但念卿耆碩元臣中

外瞻仰每值杜門求去朕外側席不寧時艱尚

殷還望卿勉回堅意仰出佐理以慰朕懷吏部

續奏草

卷八

十六

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十六日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為乞休委出苦情違

命自甘重譴認罪無辭只求

允放事 臣乞休之疏已四五上至窮至苦而

聖慈猶未泠憐 臣方恐死待

命乃御史張鯉猶以求去罪 臣讀之愈鬱愈苦

愈堅去志但即鯉之疏言之亦愈見 臣之當

去矣夫以

皇祖之神聖乾綱獨攬知臣信 臣於其時年力

尚未甚衰御史已知其幹旋無術匡弼罔功

續奏草 卷八 十一

直付之無可奈何矣豈在今日而遂能匡弼

能幹旋耶即

皇上聰明睿知卓越千古

留心庶政足大有為而 臣之昏耄病困十倍于往

日乃責其挽回造化戡定亂畧登于邳理何

臣一人之身愚于前而智于後一至此耶此

固天下必無之事也 臣事

皇祖八年間無日不求去無日不痛哭非不感恩

非不貪富貴正以愚劣無能恐誤國事世引

分早退差可減罪耳今日之求去猶是心也

御史知

皇上之可為堯舜矣不知

神祖亦何嘗不可為堯舜知

皇上不負臣下臣下負

皇上矣不知

神祖亦何嘗負臣下耶以 臣之愚劣而歸過于

神祖 臣之罪將愈重而負

神祖將愈深矣夫以偏安之六朝南渡之殘宋維

時宰相猶貪位固寵而不肯去矧在今日天

下全盛

續奏草 卷八 十八

國運尚隆一二封疆之患前代時有而乃以求去

為人臣罪何其文之深而法之酷也使 臣在

此而真能靖東氛息西警雖死何辭第恐 臣

留而東氛愈不靖西警愈不息徒以誤國之

罪加 臣即御史亦翻恨 臣去之不早矣年來

大臣得請甚多其當于

聖心者則加以恩數其不當于

聖心者則賜之歸休重則譴斥並未嘗羈留困苦

使其進退無據此其所以為

大聖至仁體恤臣私不強以所不堪也 臣負

恩雖多而號舉亦久譬如奴僮僕幹家無狀然
為其主人服役已歷三世筋力盡矣能不告
哀而談者猶相譙讓曰昔之主人難事而今
之主人易事汝何不畢命于此也亦少可矣
臣今不敢望恩赦而望歸休不敢望歸休而
望罪去謹去人情一官半職猶攘臂而爭臣
以高爵厚祿乃涕泣而辭是亦不可以亮臣
乎臣屢疏控陳語言迷謬不能宣揚
聖德罪實難逃語云鹿死不擇音此亦臣不擇音
之時也伏望

續奏草

卷八

聖慈始終憐憫予以生還如必以違

命為罪則惟

君父處分臣不敢辭臣不勝冒罪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忠端亮屢世重臣何得恣然言去閣務

殷繁還望卿即出輔理以副眷懷慎勿再陳該

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八日

乞休第二十四疏

奏為懇

恩允故事臣以老病屢疏乞歸情盡詞竭無可復

言又屢奉

溫綸不敢復言寸衷憂鬱炎火上蒸腸胃之中如

焚如灼骨髓皆熱痛楚不堪日間猶可支吾

至夜則呻吟號叫與死為鄰如此殘軀而責

以軍國之事即欲勉供命安可得哉自古

帝王用人不竭其力雖賤如牛馬猶有休息

之期若但日吾有鞭箠不患其不走則牛馬

續奏草

卷八

亦惟有倒斃于道途聽人之蹂踐而已今臣

在

皇上能鋼其身而縻之臣死

皇上不能起白骨而肉之徒使後世謂

聖朝待大臣不及牛馬豈不傷哉頃同官告臣謂

皇上講筵傳諭以閣臣不和故相率求去夫臣等

求去各有本情絕無不和之事誰為此言以

告

皇上亦所以禍臣等也伏望

聖明矧察仍即放臣歸救此殘喘臣不勝冒死哀

馬之全奉

聖旨朕于講筵傳諭輔臣和衷輔政卿為元臣正
賴率先官寮協心毗贊何又控陳不已昨已再
有諭旨佇望即出副朕惓惓倚重至意吏部知
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續奏草

卷八

三

謝 官誦疏

恭為伏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郝隱儒捧出

聖諭到 臣 私寓

諭元輔卿居元臣輔政三朝特廉秉公忠端清慎
朕悉鑒知况今東事未寧黔省蠢動正賴卿主
持謀畧豈可稱疾頓欲求去卿心恐乎植遇益
夏在邇卿當表率羣工共襄成禮何得卧寓不
出致曠大典卿屢疏陳之至懇朕再三溫留益

續奏草

卷八

三

切卿肯堅違乎還勉強遵諭翌日即出入閣臣
贊政務以慰朕懷副朕眷倚延佇顛望至意慎
毋再有陳請特諭欽此 臣 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不覺感極苦極對文書官而潸然泣下也以 臣
之庸愚無能而仰煩

慈念一至于此少有心胸豈能恕爾第 臣 真老真

病真狼狽苦楚哀鳴籲訴之辭足以動天地

泣鬼神

皇上已知其輔政

三朝矣能不念其

三朝之微勞而

賜以殘生乎臣今日復具一疏仰瀆

天聽伏望

皇上併將臣前次屢疏槩

賜覽觀則必哀臣而放臣矣享

廟大禮臣當匍匐仰贊而足痛頭痛痰涎喘急恐

致失儀違

命之罪萬難自道尤望

聖慈俯垂昭察所奉

聖諭臣謹尊藏以為傳家之寶謹具本奏謝以

續奏草

卷八

三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遵諭即出以副延佇

該部知道

大啓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為貴州請節疏

奏為苦情已竭

天聽難回敬陳愚悃仰答

聖懷事臣之老病顛連歸計已決而

溫論重臨不敢復言憂煎鬱悶滿胸皆火痔瘍大

作下血不休尚須調理數日勉出供事但臣

殘軀如此情景如此恐不能長存于世上又

安能久立于

朝中少延數時當再行陳乞計

皇上亦必哀憐而允放矣若目前緊急之事無如

續奏草

卷八

七

兵食戶兵二部自有職掌臣非與兵主計之

官不敢代為任責惟是貴州危急已極撫臣

王三善欲請

帑金三十萬撥之事勢不得不應臣雖伏枕呻

吟每念及此悚然不安故敢為一言日者檢

關犒賞已蒙

皇上慨發十萬金及許多兵器貴州亦

皇上之封疆也且關係西南半壁其安危利害不

下于榆關豈下

聖心獨不留念其三十萬之數必不可少則無

濟于事併所發者亦虛糜矣

皇上以黔事責臣之出臣籌策只是如此其庸劣

無能可知統望

聖慈俯垂炤鑒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不日進閣朕心甚慰兵食軍國大

計賴卿佐朕裁決這所奏黔餉知道了俟卿出

從長商確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四月初八日

續奏直

卷八

三

為貴州請帑揭

貴州危困已極臣等細詢之人皆謂陸廣河

兵潰多因無餉今雖責令附近各省設法接

濟而催徵既難轉運未易望梅畫餅豈能救

一時之急故巡撫王三善苦言必得二十萬

金同時到手庶克有濟臣等極知

內帑無多餘之積請帑非經久之圖但目前事

勢如此無可奈何欲問之戶部而戶部不應

欲晏然坐視心又不安不得不懇之

皇上蓋非但為貴州一省計實為西南半壁計也

續奏直

卷八

三六

伏望

皇上于內庫中委曲處置務足三十萬印

賜給發其餘則督令鄰省遵

旨措辦使彼中間之知兵食可克士氣亦振如有

疎誤則督撫諸臣不得不任其罪而無辭以

責

朝廷矣若不足三十萬之數則分派不敷無濟于

事併所發者皆成虛糜尤可惜也臣等屢次

煩瀆甚懷愧懼但仰窺

皇上留意封疆

宥財不寧故敢冒陳其愚統望

聖慈曲垂矜察奉

聖旨覽卿等奏貴州索餉益急戶部苦稱匱乏但東西交訖以來內帑頻發將盡勢難遽給俟朕命官於內庫撥括十萬兩再於鄰省措處十萬着南部協濟十萬作速解赴軍前經管員役不許仍前朦朧侵欺卿等傳示該部還嚴行各省直將逋欠金花銀兩勒限速解前來接濟急需不得專靠請帑以悞軍機勿復再有煩聒該部知道

續奏直

卷八

壬午

天啓三年四月十三日

條陳時務疏

奏為謀國無能素食滋愧謹陳末議用贊

廟謨事臣等聞董晉云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則是宰相之職不在謀議矣然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於謀議今之閣臣虛冒相名自票擬而外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而默然無一言是併謀議而失之矣矧中外紛紜公私困誦臣等日繁艱難耳聞輿論不敢不直陳

續奏直

卷八

壬午

所不顧大槩有數端焉其一則任事之乏人也今天下賢才巖穴畢搜曹署填塞額外添註數倍正員稱極盛矣而東西有事並無一人出力擔承榆關之役非閣臣孫承宗挺身自請將束手坐視臣等與承宗職事同受恩同而使承宗獨居危險之地枯樞戎馬之場心甚愧之承宗雖盡瘁不辭而積勞成病亦當體恤誰非

朝廷之臣子乎乃臣等問史兵二部求其可以當此任者茫然無以應也從來文學詞臣不與

軍旅今急而借才矣乃中外諸臣可遂委責於承宗恬然不置念乎恐亦心之所不安也而更兵二部亦遂不博訪此等人才以備一時之緩急乎迫而後用又將如解經邦之故事矣古之才臣受一面之寄輒有以自見卽當艱難危困之秋亦能設法措置自作生涯如張詠之於益州韓世忠之於楚州李抱真之於澤潞孟珙之於襄陽皆不歲月間化貧弱爲富強今之督撫仗鉞建牙專制一方蓋合占節度制置安撫併爲一官任何隆重每

卷八

三九

一缺出推擇而使咸翹然欲見其奇矣及至受事多告苦訴窮若不可一朝居地方有急一縷一粟皆仰給

朝廷豈古今人果不相及乎將時勢之不同乎抑遷轉太驟傳舍其官不自展設乎雖當局備極苦心而旁觀或未盡曉此臣等所謂任事之乏人者也其一則錢糧之欠清也

國家定制歲入利賦原足俱用徒以弊孔潰漏冗蠹侵漁遂至空乏年來重以東西軍興騷然煩費正計之臣策無所出臣等竊以爲

宮府一體若肯彼此通融公會計盡捐不急之務畢杜旁出之蹊鉢鉢兩兩悉佐公家當克然其有餘惟是因循既久振刷爲難臣等疎庸不能速得之

皇上若在各部則兵餉之出入茫無的數獨不可一稽查乎各省之解納假印假批無從對質獨不可一嚴覈乎開納之事例半入釘釘棍徒之橐如近日南北監所發覺僅百一耳其在他曹皆官吏朦朧其相容隱獨不可一搜治乎各衙門之冗胥冗役蠶食公家所損不

續奏章

卷八

手

貲獨不可一裁減乎關津之權稅賢者固少濫指不肖者半以克囊今議者欲復抽稅誠爲不便獨不可就舊稅酌量再行加增慎選清吏一爲克橫乎諸如此類皆竭力爬搔竊一分卽得一分之用廷諸臣苟有生財之方富強之策皆開送計部酌議施行亦何至坐困之若是耶夫天下之勢急則重而緩則輕今日之最急無如財用則其最重無如理財之官彼典禮之清閑銓樞之華職以養尊處優則可矣柰何驅度支之賢者稍有才名

即竄入其中而陞轉之遲速高下又大相懸
絕重其所緩而輕其所急雖沿習之舊規而
衡以救時之急務亦大失計矣將何以勸劇
曹而獎能吏乎此臣等所謂錢糧之欠清者
也其一則

詔令之寢格也人主所以臨制萬方在出令耳故
曰令出惟行又曰令行禁止如上令之而下
不應則人主之權失而何以爲治臣等觀近
日

自下往往有該科留滯不即發抄抄而該部不即
覆覆而又奉

旨矣而仍不行也舊歲廣寧失後曾有
旨令該部將行過事件逐月奏報不完者該科參

奏今將一年未見部臣之報與科臣之參也
其行之省直者撫按不能得之司道司道不
能得之郡邑即勒限回奏亦來之高閣雖有
考覈之法無奈何也古稱六卿率屬

皇祖會親灑宸翰懸示諸曹今此義不明
朝廷處一屬官則堂官不自安堂官自處一屬官
則君然起而誦之以爲怪事矣上下相習以

苟且涵容爲大厚悖大令安得行而法安得
伸此臣等所謂

詔令之寢格者也其一則風俗之日澆也語云爭
名于朝爭利于市名利之必爭其來久矣然
昔之爭在于晷夜今之爭在于白晝蘇軾論
宋事謂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
人而伺之者又一人以臣等所見伺者何止
一人如巡撫缺出至擬更三四人而猶不定
其他善地美官莫不皆然甚至坐席未溫又
聞他徙雖恬淡無營之君子世自不乏然十
人競而一人恬則恬者亦不能自立臣等竊
恐其波流茅靡之無紀極也

朝廷設一官則有一事今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皆
錄躁競之爲害誠使以競官之心競事則何
事之不可爲以讓事之心讓官則何官之不
可做是在王爵之臣力獎其恬靜而深抑其
講讓搶者庶幾其有瘳耳此臣等所謂風俗
之日澆者也以上數款未足以盡今日之利
弊臣等特舉其要切者而言之其言之有當
于時事與否臣等不能知即言或有當而各

衙門肯斟酌施行與否臣等不能強要亦

盡其憂時救世之一念而已伏乞

勅下該部留神裁擇稍比于臺省之條陳如其片

漫無益則亦姑存其說以俟他日徵閣臣之

謀議者或有取焉耳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讜論忠猷深切時弊近來驟

進成風無人任事奸徒積慣侵冒錢糧全無查

考其各衙門奉過旨意亦玩視不遵科道官只

泛漫條陳此等關係事務並未見糾參職守何

在着該部院將奏內各款逐一詳議上緊覆奏

續奏直 卷八

施行不得延緩
天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續給屏奏草卷之八終

續給屏奏草卷之九

聞言乞罷職

奏為量力不堪聞言增愧懇求

罷斥以重政幾事臣聞天下凡事皆可強惟力所

不能則不可強固有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

能得之于子者臣以不才濫居政地自審無

能履行求退蓋明告之

若父未嘗自諱也頃者哀鳴苦請情詞已盡蒙

皇上再三慰留不得已勉強暫出揆延一二月少

答 續奏草 卷九

若父之意未嘗自以為能欲久留不去也若朝鮮

廢立一事臣與同官商議情形未審處分殊

難且下該部酌議而御史曹守勳恐其虎翼

鳴張遂不可問罪臣以泄泄臣之泄泄則有

之若不度時審勢而輕有舉動臣實無此力

量也輔臣孫承宗以病求歸臣心憐之今已

奉

旨諭留何容置喙門鳴泰在關或言其與承宗不

合臣亦密問之承宗而承宗殊不謂然無奈

口語日多臣無以折故亦下部酌議意部中

耳目稍廣當有定論耳而守勲復罪臣以模稜推委臣之模稜推委則有之若以兩可之說而臆斷鳴泰之去留臣又無此力量也

高皇帝罷中書省設立六部大小政事無不經繇豈有如此大事不下部之理下部而不覆則是該部之推委閣臣非閣臣之推委該部也

臣庸劣書生自事未諳况于軍旅守勲欲呈上問臣以安置朝鮮裁易巡撫臣實茫然莫知所對且無論此等大事即如守勲為其伯父曹亨請謚一疏

續奏草 卷九

上傳責其以子孫陳乞此在會典實有明禁臣不敢爭守勲曾于朝房對衆斥臣一事不肯擔當凜凜風裁臣其愧之若不認罪決歸恐軍國大事臣之不能擔當者尚多其誤國更甚即守勲復責臣之推避臣亦領受臣之同官一歲間去者已三人人皆不責其推避奈何獨責臣乎近南京有一曹郎怪臣之薦孫慎行欲請尚方之劍以斬臣頭用擊賊之笏以擊臣煩疏雖不果上而揚帖已抄傳兩都臣讀之慚愧無地其人又臣相知之老同年也

非臣悖謬昏迷豈肯如此即此觀之臣之薦分當去而不當留更何疑哉伏望

皇上即將臣罷斥仍問守勲以朝鮮當如何處置問鳴泰應否裁易計守勲胸中必有成筭不俟臣之佐一籌矣奉

聖旨卿練達政體重大事情倍加周慎曹守勲挾私瀆奏量從薄罰併南部屬具本未上的姑不深究時方多事賴卿集思贊襄此等妄言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五月十七日

續奏草 卷九

擬吏部救司官本揭

蒙

發下吏部尚書張問達等一本該文書官李縉傳諭遵

前旨擬票臣等看詳問達等此本蓋因該司官為

薛蕙請贈

皇上責其年遠濫獲特行降處而問達等遂合辭請罪臣等竊惟近來陳乞委為太多至于年代久遠亦行瀆奏吏部之輕于題覆委非事體

續奏草

卷九

四

皇上之處司官原不為過臣等何敢為言但查薛

蕙人品素稱忠正其諫

南巡議

大禮廷杖繫獄委如該部所言今

聖王當陽無幽不闢而蕙獨未蒙

褒卹在廷諸臣咸以為闕典該司之請贈蓋採之

公論裁之堂官絕無一毫私意與他之援例

乞恩者大不同也司官既處則堂官必不自

安不得不認罪認罪不已必至求去為此一

事而使銓衡重地堂屬之間盡受其累非但

政體未平亦非

皇上從來所以優禮大臣之至意矣頃者禮部郎

中陳玄藻以語言觸犯亦蒙

聖度優容人皆頌服今此處分臣知

聖意特欲借此以警後來之濫乞者耳豈能以

宥玄藻者而宥該司哉臣等非敢曲庇該司

但揆之情理實有可原故敢擬加罰治而于

問達等特

賜天語寬宥使得安其職業庶

聖德愈光而自此以後該部亦必遵奉

續奏草

卷九

五

聖諭不敢再有濫覆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為國忠謀朕素鑒衷所請寬宥司

官非朕弗允第年遠月遠請誼嗚濫覆矧屢有明

諭通不遵行顯是徇私曲庇姑從輕薄處了卿

等不必申救遵前旨行還傳示各官不得再有

煩聒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初三日

又擬吏部敕司官本册

蒙

發下都御史趙南星等本該文書官李增等

傳諭着遵前旨行臣等有詳各本皆為徐大相降

謫一事臣等亦已揭請未蒙

聖允寧敢煩瀆但念大相之降謫固出于

皇上愛惜名器之盛心然銓臣因此求去憲臣因

此連章科道各官又合辭懇請此非為大相

一官也蓋此事原出于舉朝之公議不宜偏

累一人而薛蕙忠節表著又載在

續奏直

卷九

六

實錄班班可考非他之子孫稱頌父祖功德以干

恩澤者比今重處大相人情共以為枉責望

臣等之解救臣等亦無辭以謝故敢冒昧再

伸其愚仍擬重罰大相免其降謫其薛蕙之

加贈俟以後另議庶銓憲諸大臣皆有顏面

而傳之天下無不稱頌

聖心之虛

聖度之弘臣等亦光寵多矣伏望

聖裁奉

聖旨覽卿等奏繁縷尚惜邇來冒濫太多故將徐

大相降處了念卿等屢疏申救姑着降二級調

外任用卿等仰遵朝廷政體莫為小臣煩瀆還

傳示大小各官如有再來激聒者決不輕恕其

薛蕙贈典遵前旨行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初九日

續奏直

卷九

七

通奏劉御史論內操揭

該支書官劉文忠恭捧

聖諭到閣

論內閣狀覽章疏內有南道御史劉之鳳奏罷內操但內操不涉六部錢糧設自

祖制矧

郊祀國學并朝夕二壇出

陵諸大典禮在卽况東西交變之際其內備原爲

拱護朕躬肅清紫禁非有他意何乃連章累牘

欲去內操意欲何爲且屢有諭旨顯是不遵必

續奏章

卷九

八

有主謀之人劉之鳳姑不深究卿等傳示各官

以後再有瀆聒的定行重處決不姑息特諭欽

此_臣等竊惟內操一事諸臣言之雖多然其

意皆出于愛

君思忠杜漸防微爲此不必然之慮別無他念安

有主謀之鳳遠在留都下

內中事體未能悉知故有此疏既蒙

聖度優容免其深究_臣等更復何言

聖諭詳明卽當傳示各官毋再瀆聒所奉

聖諭敬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聞
天啓三年六月

請釋王德等立枷揭

竊惟立枷之法原以懲大奸巨惡常刑不能

警者故間一行之近者

皇上枷號假印奸徒人皆稱快惟王德等三人以

小事爭嚷聲冤禁地亦蒙枷示

長安門則人皆憐之_臣等查此三人皆極貧細

民以負擔爲生所爭不過數錢愚昧無知乃

爾唐突此如人有疾痛呼天呼父母之類耳

非有壞法干紀不可赦之罪也

長安門爲百官往來見者莫不矜憫責_臣等當

續奏章

卷九

九

爲一言卽_臣等每出入聞其號呼之聲亦耳

不忍聽且各犯已經巡視官重責脅無完膚

今枷已數日股皆浮腫若再二三日不放必

至立斃孟氏以齊王不忍殺棘之牛爲可以

王

皇上慈仁憫怛使見此各犯必爲惻然况孟秋

廟享屆期而

宮中大慶亦在旦夕導休曠而介景福尤_臣等

所深望于

皇上者故敢冒昧爲請伏望

若有愚民卽行釋放微獨各犯感再生之

恩卽長安道上無不頌如天之

聖德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為國愛民體朕好生之德但

近來小人玩法動輒肆于禁地連次聲冤驚擾

朝政况屢有嚴旨戒諭通不遵守這廝每本該

依限示衆既卿等申請姑着錦衣衛拿去着實

各打四十棍釋放以後再有違犯的決不輕宥

該衙門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續奏草

卷九

十

兵餉之難

為兵餉至窮至急時刻難緩

勅諭事計臣係內外臣工速行議處事等觀年

來各處請餉之章無言不激切無時不額手

而川貴之情尤迫然猶以其遠也而無可奈

何今近而榆關又近而畿輔所在逃兵見告

皆以無糧藉口而輔臣承宗之疏尤極危極

懇

皇上責之戶部戶部無以應也夫天下供輸只有

此數當此民窮財盡之秋而責戶部為無米

之炊力不能也然兵餉大事乃安危存亡之

所關聽其告苦訴窮而付之于無策勢不可

也臣等曾有疏欲大小臣工各據所見迭之

戶部令其酌議以聞今竟無應者卽戶兵二

部會議亦只欲汰虛日以省餉豈不中窾但

臣等竊料督撫之揀汰未必遽能奉行而日

前庚癸之號呼難以空言延緩望梅畫餅可

濟于事王計之臣當悉心計議但有可緩

可那借可控于

君父者無不竭力圖之按此一時之急而撫按道

臣亦宜設身處地如救焚拯溺責令有司設法催徵毋但以免加派等門面話頭掣計臣之肘而自甘為同室之胡越此亦今日萬不得已之計也臣等三數書生軍旅錢穀委所不知而歷觀前代財賦一事原有專司如桑弘年劉晏陳恕之徒皆未嘗以宰相分任其職况今之閣臣徒負相名而無其實者哉其嘍嘍言此蓋目擊萬分危急之勢不忍坐視而以告之

皇上天下國家者

續纂直

卷九

十三

皇上之天下國家也

皇上如自為天下國家計慨然講求所以通融補

救之術使上下內外之間各盡其力則

宗社之福而非臣等所敢盡言也奉

聖旨覽卿等奏邊餉緊急難以延緩着戶部作速

設法措處解給不得再遲

天啓三年七月十五日

辭 實錄加恩疏

奏為纂述無勞

天恩隆溢懇乞

聖明即容辭免事該吏部官接出

聖諭以

光宗皇帝實錄書成特用加恩加臣特進光祿大夫

夫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尚寶司丞仍

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臣一聞之不勝驚悚

竊念

實錄纂修雖

續纂直

卷九

十三

累朝之重典而閣臣裁酌乃一日之微勞且

光皇御宇僅決三旬其編緝成書不過十餘卷其

有歲月久遠篇帙浩繁用力之難且久也惟

是

青宮毓德之時備嘗艱阻操心危而慮患深臣等

亦悉心竭力闡揚其萬一然皆得于真見真

聞近實一時之公評遠垂萬世之定案不敢

有一字之虛以為信史之累顧其中亦有干

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者滲漏之罪臣

其愧之得免譴責已為厚幸而敢觀觀于

加恩哉臣嘗見近來臣工每為

朝廷做一事建一功輒欲遷官晉秩如操券而責

償不思平日所受官爵俸祿將以何為而銖

銖兩兩一至于此心竊鄙之况筆札詞章之

勞尤其最下者哉乃以特進崇階兼俸厚寵

隆至符水褒魚四世如此

降恩一時並錫臣寸心猶在能不汗顏至于上柱

國之加更為越分當

肅皇帝時已有言人臣無上此官必不當受者故

其後文臣加銜皆至特進左柱國而止臣何

續奏草

卷九

一四

人斯而敢當此總之功薄而賞厚已來冒濫

之議矧無功而受賞必至顛危之咎此臣之

所瀝膽披誠仰控

君父而不敢有一毫之矯飾者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收回

成命使臣得少安愚分其為受

賜乃更渥矣奉

聖旨

皇考在東宮卿多翼戴今茲大典賴卿裁成加恩

請示眷酬宜遵成命祇受其上柱國准收左柱

國用體卿謙謹之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續奏草

卷九

十五

再辭 實錄加恩疏
奏為

恩命委不當承控辭原非虛余再懇

聖慈即

賜俞允事該 臣 以

實錄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

皇考在東宮卿多翼戴今茲大典賴卿裁成加恩

藉示眷酬宜遵成命祇受其上柱國准改左柱

國用體卿謙謹之意該部知道欽此竊惟

續奏草

卷九

十六

實錄一書詞臣纂述同官刪潤 臣 不過受成事而

已本無勞之可稱况東西多故兵食空虛議

論紛紜民生困庠 臣 備員股肱一籌莫展而

以此一事遽蒙

厚賞在

皇上固自盡其孝思而 臣 獨不愧于心乎昔

皇考在東宮雖處嫌疑之地而元良終建震器不

攝此皆

宗社之靈與

皇祖之獨斷乃諸臣紛紛侈言國本貪天功以為

已力 臣 竊非之

皇上以翼戴歸 臣 得無重其愧乎 臣 之懇懇具辭

非止上柱國而上柱國其最為不可者

皇上既俯鑒愚衷矣更望

聖慈盡收

成命使 臣 得少安愚分毋致有冒寵之愆以取憎

于造物貽譏于衆庶為幸大矣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忠勞不伐不獨纂修一事但加

恩獎典成命已頒宜即祇承以副朕意慎毋再

陳吏部知道

續奏草

卷九

十七

天啓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二辭 實錄加恩疏

奏為濫恩一槩宜裁

聖斷當自臣始謹陳必不當受之故仰祈

亟允事該臣再疏辭

恩重奉

溫綸嘉臣忠勞不伐臣惟勞而能謙方稱不伐臣

本無勞何不伐之有頃者內庭廢襲言路連

章望臣以爭執臣惟爭之于內庭尚難而辭

之于自己較易臣若不辭彼內庭諸臣寧不

曰輔弼首臣先自冒濫奈何責我曹乎則臣

續奏章 卷九

之愧死真無地矣年來人情貪得陳之無厭

覃恩之典更三歲而不休屢禁屢違莫之能止臣

既表率百僚若在已欲占便宜而責人毋妄

求請其誰聽之即

皇上以叙勞舊典不欲遽裁臣竊以為正惟裁于

舊典之所有始可禁于舊典之所無况臣久

居政地從前之忝竊已多今值暮年此後之

報酬安在以且暮欲去之人而負臨行不了

之債生身世終莫能償此臣之所以再三

陳瀆必欲得請也至于同官諸臣別受事未

久國機正長而歷查閣臣加恩故事亦有首

臣不受而同官受者自不可以臣而例論耳

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仰

收成命使一切冒濫之典從此一清其于世道亦

未必無小補矣奉

聖旨卿元老碩德欲以恬讓表率中外自是雅志

但實錄加恩

累朝舊章朕以

皇考大典不忍獨異卿亦何可固辭還望遵命

續奏章 卷九

承庶展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八月初四日

請發帑揭

該戶部以兵餉匱乏不得已請帑臣等擬

上蒙

發收票竊念帑金之發已多該部頻煩瀆請臣等亦甚苦之但今日事勢實至窮至急無可奈何往

皇祖時兵工二部及太僕寺尚有餘積可以那借今皆空矣此二三年間若非內帑接濟亦不能延至今日邊鎮之急不啻燃眉因餉乏而兵逃因兵逃而西虜亦復生心犯邊搶掠安

續奏草

卷九

二十

危之機在于呼吸此亦臣等之不得不言者也伏乞

皇上慨發帑金數十萬以足邊關二三月之糧仍責令戶部嚴催撫按官上緊徵解如再遲延併行議處庶乎其可免于目前之決裂矣
天啓三年八月初七日

請發帑金撫虜揭

昨蒙

皇上以臣等懇請

發帑金十萬兩助餉具見

聖明留心邊計臣等不勝欽服但戶部缺餉甚多

非十萬金所能濟臣等知

內帑空虛不敢再言惟是總督王象乾所請西虜撫賞之費較之兵餉更緊更急此項錢糧本無額設戶兵二部相推不理各虜徘徊塞下求賞不得勢必喧闐喧闐不已勢必搶掠

續奏草

卷九

三二

搶掠不已勢必入犯利害禍福在轉盼間

京師去塞下咫尺其為可危可憂尤不止如各兵之無餉也今各衙門庫藏俱空無可設處不得已擬發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尚不知有否更望

皇上委曲奏處帑金十萬兩以救此急臣等極知其非所當言而計出無奈只得如此若此外更有設處之方亦斷不敢冒昧而頻瀆也
天啓三年八月初九日

三辭 實錄加恩疏

奏為辭

恩情詞已竭再求

俞允事該 臣 三疏辭免

加恩其于不當受之故不敢受之情業已盡吐非

有一毫之矯飾也乃

皇上終以舊章所有屢渙

溫綸令 臣 祇受 臣 仰體

聖意敢不遵承顧反之中心委有不安如冒昧叨

應則是前此所言皆欺

續奏草

卷九

三

君父矣况重承清秩廢敘之典太隆而兼俸多金

素發之愧滋甚此尤 臣 之所再三思惟不能

已于陳控者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准 臣 辭免其為感

恩戴

德尤難言盡矣 臣 不勝冒昧塵瀆之至奉

聖旨朕以大典加恩屢諭已悉卿乃固遜不已至

于三四體卿克讓兼俸准辭餘望勉承以副朕

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八月十二日

給假揭

臣 自入夏來甚苦泄痢之病以恭進

實錄及

皇上問講經筵不敢請假近又加以痔瘡下墜痛

楚不支老病殘生不能趨走不得已冒懇

聖慈給假調理如幸而痊可即勉出供事不然容

臣 再請閣務有諸臣辦理固不以 臣 一人為

有無也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閣務繁重賴卿總持三二

日即出不必給假

續奏草

卷九

三

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五疏

奏為老病不堪奉職懇乞

天恩垂憐允放事臣自春間已屢疏乞歸蒙

恩慰留不得已扶病勉供事今又數月矣值盛

夏暑雨連綿濕氣薰蒸以致肚腹作痛非痢

則泄又痔瘍作苦每日出入輒復下墜非用

手按抑一步不能行此儻從所共見者萬不

得已給假調理而

皇上不允責臣即出臣病軀如此出亦無能為矣

且臣在此兩年同官之去者已四人皆任職

百蒙

皇上憐念而臣以十七年之深資十一年之勞苦

求此一副骸骨歸死于故鄉

皇上獨恐不聽臣乎臣非至窮至苦不敢為此言

伏望

聖慈良於即行

允放母待臣之屢請

高厚之恩生生世世不敢忘矣奉

聖旨昨諭卿即出乃又有此奏時事艱難正賴卿

忠猷共圖匡濟何可以久勞為辭還即速理

務副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二十六疏

矣為苦情未動

天聽萬懇

聖慈俯鑒下衷事該 臣具疏乞骸奉

聖旨昨諭卿即出乃又有此奏時事艱難正賴卿

忠獻共圖匡濟何可以久勞為辭還即進理關

務副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欽此竊念 臣老病

求去之苦情連歲章疏已二十餘上今無可

復言不得已以久勞為辭正如犬馬筋力已

竭仰首而哀鳴于主人與主人之見放耳豈

續奏直 卷九

三六

敢謂有分毫勞動足以無負于

恩私哉

皇上望 臣以忠獻匡濟則 臣忝竊已久若有忠獻

豈待今日且當此中外猜疑兵食空虛之日

何不出一籌以佐

國家之急而乃苦苦哀鳴必于求去之若是

則亦可以

聖 臣之愚衷矣伏望

聖慈矜憐比于從前諸臣之例

賜以生還如必罪其塵瀆加之褫斥使 臣得釋

而歸亦

高厚之恩 臣之大幸也 臣不勝甘味哀

聖旨卿以元老秉政憂勞倍多覽奏自是真惻但

國家多事之日何得頻萌歸念還體朕倚眷至

意亟出佐理切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三日

續奏直

卷九

三七

謝 賜食品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

御前牌子王忠傳出

聖旨賜 臣 鮮猪一口 鮮羊一腔 白米二石 酒一瓶

甜醬瓜茄一罈 臣 謹力疾叩頭謝

恩祇領訖竊念 臣 以衰老殘軀久罹病患方日夕

額祈求

聖慈之允放不意

天恩隆重

續奏

卷九

三八

殊錫載頒牢醴出自

尚方味窮饒口醴蔬分于

天府寵溢寒厨兼以白粲之新炊益重素殮之

宿愧駕駘無力欲報

德以何從蟻蟻有心長銜

恩于罔極名言難罄沒世弗諼 臣 不勝感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仰出以副廷佇該

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五日

乞休第二十七疏

奏為病患日深懇

恩早故事該 臣 連章乞歸未蒙

俞允昨奉

聖旨亦亮 臣 之所奏出于真悃矣 臣 惟人臣事君

以勿欺為主言不出于真悃即謂之欺使 臣 身

非老病即老病而力尚能馳驅才尚能展布有

分毫可以裨益

國家而顧曉曉陳乞于

君父欺孰甚焉 臣 事

續奏

卷九

三九

皇祖日久

皇祖知 臣 之不欺今事

皇上兩載若有一言一字之欺則非但得罪于

皇上亦得罪于

皇祖 臣 萬不敢惟是 臣 泄痢之病至今未愈此數

日間又加以怔忡連夜不能交睫頭痛如割

昨

皇上以

實錄成

賜 臣 金幣鞍馬 臣 祇於私寓叩頭不能隨同

廷謝心甚愧之今寒風將動道路迢遙情緒迫切

度日如年萬望

聖慈仰傳諭准放使臣得早遂首丘之願死且不

朽臣不勝哀鳴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以國家多事日夜憂勞知卿元老素篤忠

愛正賴贊襄萬機豈可久安私寓着鴻臚堂上

官宣諭朕意即出入閣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

續奏草

卷九

三

謝宣諭併乞休第二十八疏附陳給事

奏為恭謝

溫綸再求

允故事該臣累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國家多事日夜憂勞知卿元老素篤忠

愛正賴贊襄萬幾豈可久安私寓着鴻臚堂上

官宣諭朕意即出入閣以副眷懷該部知道欽

此該鴻臚官恭捧到臣私寓宣諭臣恭設香

案伏掖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以衰病困苦屢瀆

續奏草

卷九

五

宸聰煩煩

溫綸

大恩隆重苟可竭力馳驅敢不遵

命傾臣桑榆之景已自無多蒲柳之軀行當隕落

重以痼疾難痊昏迷日甚終宵不寐度日如

年度勢量能已萬萬無可留之理矣夫爵祿

名位操之自

君不可得而強也進退去就決之于已所得而

裁也臣屢觀從古大臣之不去皆因自己依

違不決而藉口于君上卒之身名裂貽禍

國家今臣志已決矣詞已窮矣如復臨恐遲留
則是下違本心上欺

君父從前陳

請皆屬虛文此真貧位患失之鄙夫又何顏以立

朝端哉至于國家多事

聖躬憂勞凡為臣子孰不仰念所願

皇上游神清穆

養德中和以

平心劑庶政以

續奏草

卷九

大度容言官以

兼聽並觀為聰明而毋矜乎摘發以

提綱挈領為總攬而不察其細微使

宮府之情不隔中外之費日消則天下國家事

自可漸次就理可以釋憂勞為逸豫而毋待

於愚臣之仰贊矣臣方草謝疏適同官諸臣

來問臣病因言

皇上於講筵傳諭深怒給事中陳良訓之妄言欲

行重處業具公揚中救未知能回

聖意臣否臣隨取良訓揭讀之語維久融意實忠

愛若加之罪責人必不服而事端又多以後

凡有讜言小涉忌諱者皆將取忤是豈盛世

之所宜有哉萬宜

俯賜優容或量加罰治以昭

如天之度以省諸臣之煩瀆者也臣區區愚衷不

過如此伏望

慈俯垂鑒察仍哀而放之臣幸生人里門形消

骨化亦感

恩矣臣不勝頂戴額祈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卿即出佐理以副

奏草

卷九

三

狀眷倚至意言官肆言無忌還候旨行該部知

道

天啓三年九月十一日

續修四庫全書卷之九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二十九疏

奏為恭承

溫諭敬謝

天恩仍懇

聖慈超生允故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捧出

聖諭卿碩望元臣累朝輔政贊襄密務忠勞懋著

朕所鑒悉卿前以微恙請假調攝必然全愈却

復據疾陳乞况今中外未靖時事殷繁正賴卿

主持調燮豈可居寓頹疏意欲高蹈安可忍乎

續奏草

卷十

卿還仰體朕懷焦思強事勉遵屢諭翌日入閣

匡濟視事以副朕延佇至意慎毋再有陳奏特

諭欽此 臣謹設香案扶掖跪誦叩頭謝

恩蓋感極而繼之以滯也竊念 臣幸際

三朝渥承恩遇又事

明聖之主居密勿之司母論報

國酬知分不當去即以功名富貴之俗賜處之

亦誰肯言去顧 屢疏所陳老病窮困之苦

情字字皆真即捐糜此身亦毫無補于事而

同官諸臣皆長才碩德勝 臣萬倍 臣在則互

相謙讓無所見其奇 臣去則各自擔當乃可

究其用况同受

國恩同承任寄而 臣待罪綸扉已十七年諸臣

遠者三年近者數月寅恭維可自附勞逸亦

當適均北山大夫之告哀千秋而下猶為嘆

息 臣即賤如犬馬不敢望

皇上之矜憐而諸臣朝夕共事情同骨肉獨不為

臣一發惻隱之心必錮之以自便乎若以為

大臣分誼不宜輕去則兩年之間閣臣之去

者已四人尚書都御史之去者已十餘人雖

續奏草

卷十

以病去以人言去事體不同總皆

皇上之鴻恩也

皇上之恩及于諸臣而何獨靳于 臣乎 臣之求去

非一日矣春而不得姑云待秋秋而不得又

將待春似此延挨將何紀極即老死長安亦

臣子常事而以視先後得請之諸臣竊亦不

能無覬覦之念矣 臣非情緒迫切不為此言

伏望

聖慈察臣至情賜 臣殘喘乘此寒風初起之時即

放 歸使 臣得母隕越于道路當與海濱父老共

續

恩私且

允一臣之去而得數臣之用于

國家亦便計也臣不勝感戴哀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秉政多年謀猷練達

多事之日倚賴倍殷豈得堅意求去還遵諭即

出輔理慎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十四日

續奏章

卷十

三

乞休第三十疏

奏為思歸愈切苦懇

天恩事臣自卧病乞歸五奉

溫綸再承

宣諭

君父眷留之恩于斯極矣而臣之告苦訴窮亦已

盡矣何所復言惟念臣子之事君所恃以自

盡者惟此方寸之心今臣老病交迫心血已

枯日夜經營千思萬想只欲得此殘骨歸死

故鄉乃呼

續奏章

卷一

四

天而天不聞告人而人不恤窮極添愁極添病

方寸中紛紛擾擾更無神情及于他事

皇上即苦欲留臣即勉強暫留不過游魂假息

少存于人世耳何所裨益于天下國家而因

之一至此也使臣一旦溘然卒死長安

皇上亦必悔不聽臣言而已無及矣何如

早沛天恩聽臣之去使林泉之下猶有

三朝舊臣與田夫野叟歌

帝力而戴

皇仁不亦

聖朝之光華千秋之盛事哉臣不敢言乞身而致

言乞

恩不敢乞恩于身後而敢乞

恩于生前伏祈

聖慈一垂聽焉臣不勝冒昧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具悉卿真懇至情但君臣一體休戚相

關當茲時艱堅意求去卿心亦何能安佇望即

出輔理以副倚眷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十九日

續奏

卷十

五

乙休第三十一疏

奏為

天語益溫臣衷滋愧再懇

聖慈俯垂鑒允事臣屢疏乞休伏蒙

聖上鑒臣真懇而以君臣一體誼同休戚責臣

俯伏捧誦不勝感戴不勝悚懼再三思之君

臣一體者雖天地之常經而不可則止不能

則止者亦臣子之大誼臣之不可不能臣自

知之而

皇上未必知即廷臣亦未必知也夫

續奏

卷十

六

皇上與廷臣未必知故臣猶得善其去及其知之

則已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矣况功名之際人

所難處鐘鳴漏盡千古貽譏記臣在

皇祖時曾擬允一大臣告病後居要地深恨臣不

置臣時與同官從哲言而嘆之臣歸而從哲

送之于郊握臣手曰何以教我臣曰無他說

也但大臣告病必須視其蓋棺而後可擬允

耳今同官諸臣之難于擬臣也得毋欲俟其

蓋棺乎其亦待臣之太淺矣臣生平毫無他

長只知足知止一念頗可自信亦深望同官

之信臣昔人謂仕宦之道有如飲酒從來無不散筵席今日同官之信臣亦他日所以令人信也蓋臣兩年在此其擬允同官之去者已四人矣同官能得之于臣而臣不能得之于同官何臣之命窮德薄乃至此乎伏望聖慈憐其籲呼迫切之至情而亟賜允焉毋使其日聒聖聰以增煩瀆之罪也臣不勝冒昧惶悚之至奉聖旨卿忠清練達朕與舉朝皆知日來倦倦論留正以時艱共濟豈為虛構閣務繁重且

續奏章

卷一

七

廟享頒曆在即卿宜體朕意幡然即出副朕延佇之切慎勿遲遲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謝 宣諭疏

奏為恭謝

天恩併陳愚悃事該文書官王敏政捧出聖諭卿輔政有年忠清恭慎亮節純篤惓惓以愛君憂國為念朕素鑒知卿前偶疾調攝朕諭已明卿宜為朕勉出何復甘疏求去諒卿心亦不自安乎且今國家多事之際賴卿弘猷贊化共圖時艱豈得在家自逸殊非盡瘁獻納之意况值

續奏章

卷一

合

享祀頒曆伊邇卿為元輔重臣正當表率羣工稱慶豈可高卧私寓國事何益卿還遵朕屢諭詰朝即出入閣匡濟以副朕眷倚日望至意慎勿再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扶掖叩頌謝恩訖竊念臣在告月餘三蒙宣諭極其敦切庸劣具臣何以得此于

君父雖非敢在家自逸而反之私衷實不自安且享祀頒曆在邇委宜遵命勉出第臣一出則又不得去病苦餘生恐終不能事

呈上一片報恩戀

主之心真付之無可奈何千罪萬惡何能

聖慈之曲宥而已除臣所有下情另疏和懇外為

此謹具本奏謝以

閣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仍望體朕諭勉至意即

出佐理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續奏草

卷一

九

乞休第三十二疏

奏為

濫論難承再求

允放事伏蒙

皇上宣諭臣已且奏恭

謝仰濟

聖聰而下情未盡敢再布之臣聞先臣王錫爵之

告

皇祖曰今之閣臣乃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蓋

以無事權之官而當天下之責望呼籲難聞

續奏草

卷一

十

進退維谷故其言之惻切一至此耳

皇上寬仁大德體恤臣私閣部諸臣連翩得請臣

之哀鳴迫切十倍于諸臣而獨不蒙

皇上之賜允是臣尤閣臣中第一困窮無告之人

也或者以臣受恩

三朝誼不當去夫士庶之家有奴僕牛馬自其祖

父時驅使服乘筋力已疲亦必哀而放之未

有曰此祖父之奴僕牛馬以鞭策直視其

死而不顧也臣往與共事

皇祖之人臣今在

朝者獨尚書張問達孫璋二人耳乃問達又曰請
矣冢卿操進退用舍之權重於閣臣焉又
老成名德足勝其任而

皇上不苦留者得非念其在事之久不欲困之耶
而何以獨困 乎若以 在此尚可為則

臣 日夜思惟門戶之釁 不能消躁競之風
不能挽兵食之計 不能籌民生之窮 臣

不能救即如

宮府內外之間章疏議擬之際 臣能盡得之

皇上與否此亦

續奏直 卷一

聖心之所明也至于封疆之事則東有輔臣承宗

經畫布置近見毛文龍塘報頗有端緒而四

川督臣朱燮元移書于 臣謂西事必可收拾

目前惟接濟文龍責成督撫似為急着而 臣

亦終莫能出一奇矣况 孱然七尺之軀惟

忡不寐之病攻之於上痔瘍溺血之苦困之

於下屢疏所陳字字皆真雖猶勉強視息且

夕苟延而責以馳驅奔走萬萬不能令

皇上方舉

郊禋之大典修肆類之曠儀而使老病窮 臣日日

號呼于

九關之外亦豈

天聽之所樂聞乎 臣在病榻中但有來問 臣者聞

其從吏 臣去則歡然喜咲不覺沈疴之去體

若責 臣之留則 臣惟有自怨自恨其困苦之

乘不見憐于人泫然涕泣而已伏望

聖慈鑒 臣此情使 臣幸比于得請諸臣以庶幾于

奴僕牛馬之老而見憫而母為天下第一困

窮無告之人其感戴

天恩世世無極矣 臣不勝冒昧迫切之至奉

續奏草 卷一

聖旨卿累疏控懇情甚迫苦朕豈不曲體但軍國

重事正賴平章况大典次第舉行元老豈宜不

與昨諭已悉朕意還望勉出佐理用副倚眷慎

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為懇

恩早放事 臣屢奉

諭旨感戴不勝具疏陳情至為煩瀆

皇上不加譴責更

賜勉留少有人心敢不仰體但 臣病苦不支之狀

已懇告同官諸臣皆能亮 臣之非妄但不肯

轉聞之

皇上耳自來閣臣之求去其哀鳴迫切如 臣者乃

二百餘年之所無若如此求去而猶不 臣去

續奏草

卷十

十三

恐為千古之所無以千古所無之事而當之

自 臣計亦

聖心所憐念也而諸臣不為 臣轉聞者徒以避嫌

為心或痛癢不相關涉耳獨不思諸臣他日

亦有求去時乎

皇上責 臣以平章國事 臣委不能以平章人多無

藉于 臣若日前

大典惟有

郊祀頗聞議論猶有異同

聖意尚未堅決而 臣以疾病虛憊之軀仰頌者

廟享頌禱不能出其安能從百執事奔走於壇

坵之間陪祿將而助對越不更為

大典之累哉故敢冒昧披瀝悃誠仰干

天聽今寒風已動道路迢遠但

早放一日則受一日之

賜矣 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靜攝月餘精神當益德勝何乃又有此

郊祀舉行卿當贊襄以光大典佇望即出副朕

眷至意幸勿再陳該部知道

續奏草

卷十

天啓三年十月初六日

辭東省捷叙加恩疏

奏為

實增慚瀝誠辭免併祈

允放事 臣屢疏乞歸未蒙

聖允方擬再陳忽接吏部咨傳奉

勅諭東省妖寇蕩平內閣輔臣運籌帷幄勞績茂

著朕心嘉悅宜特加恩示酬元輔向高歷一

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特進上柱國著無支尚

書俸還賞銀六十兩絲段二表裏欽此 臣不

勝惶懼不勝慚愧夫閣臣之不叙邊功久矣

續奏草

卷十

十七

臣前此在閣八年但遇邊功

加恩無不力辭頃再入綸扉值貴州延綏捷叙又

皆辭免蓋先後未敢有一毫之叨冒也豈至

今日而復自違其夙心乎且今東西疆事未

能結局兵食空虛安攘無策 臣之所運果有

何籌勞績何在而目此重賞傳之天下寧不

貽笑而 臣寸心未死亦何以自安也同官諸

臣皆力任馳驅報効未艾尚可祇承 臣旦暮

將去萬無受理日者

實錄叙奏 臣雖官無可加而亦甘受一廛至今念

之猶懷悚艾若上柱國無俸已終辭免其不

當受尤不待言至於金幣往餽雖不必辭然

當此帑藏匱乏之秋省一分亦足助軍國一

分之用伏望

聖慈察 臣真懇之衷盡

收成命免 臣再疏仍

亮 臣累次乞歸情非得已即

賜俞允此之為

恩不啻朽骨再肉其視加官廕子賜金諸典更萬

倍矣 臣不勝懇切禱祈之至未

續奏草

卷十

十六

聖旨卿輔政忠猷固非一事東省妖寇蕩平卿實

憂勞澤其加恩示酬宜即祇受仍望體朕眷懷

進理閣務勿再延延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十一日

再辭東省捷叙加恩疏

奏為辭

恩乞休再祈

聖允事該 臣以東省捷叙具疏辭免併求

允放伏蒙

聖旨嘉 憂勞勉 臣祇受而且望其進理閣務勿

再遲延 臣感激

恩私何從報稱惟是捷叙之必不當承必不敢承

於 前疏已具無可復言若區區下情所望恩

續奏草

卷十

十七

若父者只在

憐其老病放之山林譬如牛馬無力馳驅即飾以

金絡豐其芻秣終不免于悲鳴惟解繩脫羈

水草自便則其歡欣感戴當何如耶蓋他人

以有官為恩而 臣以無官為恩無官之恩較

之冒濫忝竊者相去何如亮亦

聖主所不斷也伏望

聖慈亟收成命併放 臣歸 臣分願滿足願戴

大恩更無遺憾矣 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捷叙從來加恩元補自常隆渥卿乃連章控

陳特准辭免成卿謙德之美典禮舉行得為

重望卿即出佐理慰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十五日

續奏草

卷十

十八

郊祀請停刑捐

昨刑部

朝審疏臣等已照舊例擬

上中外人情咸以今歲

郊祀乃

皇上昭事

上帝感格

天心之第一義其所以受

蒼穹之明貺

享萬年之丕基皆在於此且以

續奏草

卷十

十九

登極之三年肇舉又與

皇祖符合

皇祖之歷年多而享國久誠三代以下所僅見而

郊祀停刑殊有深意良以肅殺之典不可先于明

禋之儀呼號之聲非敢聞於

上帝之聽合四海之歡心以成

一人之感格其虔恭慎重之至蓋如此也

皇上仁厚性生

踐利以來凡事無非敬

大法

祖至于歲時享祀尤極其祇肅今方內漸安凶逆

稍戢雖

神謨獨運

廟算無遺意者冥漠於昭之中亦有陰囂而默助

者故停刑之舉稽之舊章質之輿論似亦今

日之必不容已者臣等極知

聖心惻怛無待懇祈但三覆在邇萬一舉筆之間

未暇細詳臣等雖欲揭請勢且無及必自悔

其言之不早矣故不敢不豫達

聖聽用虔

續奏草

卷十

二十

大典若以臣等為封疆失事諸犯藉此救解則諸

犯已嚴錮獄中與死何異寬歲月之生以成

覆載之德諒亦

聖慈之所不靳者而奚用臣等之贅陳哉臣等不

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今歲

郊祀首舉亟祈停刑具見為國為民仰體朕欽恤

好生之德朕心嘉悅但刑獄監犯衆多疎縱窺

法其中大奸逆惡情真無赦應決的不刑亦干

天和若不正法何以儆奸卿等遵前旨行該

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十六日

續奏草

卷七

五

再請 郊祀停刑揭

臣等昨者具揚懇請停刑伏蒙

皇上鑒臣為國為民仰體好生之德臣等恭誦

溫綸不勝欣感惟謂監犯中有大奸逆惡情真無

赦應決的不刑亦干天和則臣等未知

聖意之所在何敢再瀆惟是

郊祀大典在前代皆有特赦良以

上帝好生雖極惡大罪亦欲其延旦夕之命以昭

曠蕩之恩不然則凡麗刑書皆有不赦之罪

而何獨寬宥于此時哉故

續奏草

卷十

五

皇祖特旨謂今歲朕初行

郊典暫免行刑蓋不但以

郊典為重而且以初行

郊典為更重也夫當

皇初年亦豈無人奸逆惡情真無赦之輩而猶

從曲宥者良以敬

天之心勝寧過于仁毋過于義耳往時太常寺奏

請

郊祀皆在一月之前其後改于五十日前亦以

典禮重大當倍加誠敬此五十日內固無日不如

上帝之降臨也今稱

人者曰旻天解者曰旻者仁覆憫下之謂

大而在于仁覆憫下則必不欲常禮祀之時而行

肅殺之令明矣

聖意或以去

郊祀尚遠猶不相妨不知各省直之處決正與

郊祀同時

皇上方執珪幣以見

上帝而四海九州乃以其時而刑戮人一良慘淡

悲愁景象白日生寒以此度之

續奏章

卷十

三三

帝心安乎不安乎昔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

之三堯曰宥之三夫明允如臯陶而執以為

可殺則其為大奸逆惡可知而堯猶必宥

之此萬古之稱堯者以為其仁如天也今次

會審九卿諸臣無不謂

郊祀之歲必當停刑而不敢上請者正欲以如天

之仁歸之

皇上如臯陶之于堯耳即臣等亦豈敢惟

皇上之法以自愧于臯陶但以法有常議而今非

其時故敢因該科覆奏再上而復竭其愚衷

如此萬不敢他意以欺

君父伏望

聖慈曲垂

鑒採臣等又查得

皇祖停刑之

旨在三覆

奏本彼時九月二十二日距

郊期尚遠今期已迫恐遠方徧傳不及輒于二覆

奏本擬

進臣等未敢擅便統惟

續奏章

卷十

三四

聖慈照察特

賜批發施行

天啓三年十月十七日

入直摺

臣在寓中恭聞

皇第二子誕生中外臣民無不歡慶以為

宗社無疆之福端在于此臣雖久卧亦踴躍而起

容即勉出隨百官稱

賀仍俟

郊祀禮成

聖節平嵩後方敢再伸前請庶盡臣犬馬之一念

耳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續表直

未

三五

回奏頒賞 聖諭摺

伏蒙

聖諭朕茲以皇子誕育賞賚在京錦衣等七十八衛所旗尉軍士弁匠役人等及京操班軍南兵等項薊遼等處邊操班軍今宮中搜括殆盡查照舊例着太倉給發銀二十萬兩太僕寺動支銀十五萬兩光祿寺給發銀五萬兩順天府括稅契等項銀五萬兩卿等傳示各官仰體朕意不得推諉擬諭來行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十年傳諭只云朕皇子生喜事實用宮帑缺乏取太倉

續表直

卷一

三六

銀二十萬兩光祿寺銀十萬兩而已無賞賚在京錦衣七十八衛旗尉軍士匠役人等及京操班軍南兵等項薊遼等處邊操班軍等語也今錢糧匱乏各衙門所取尚不知能盡答應與否而此

論一傳人人親望如力難盡給必生事端臣等竊以為今次

賞賜當酌量節省不可先傳故只遵照舊例擬

論上請

聖裁其原奉

聖諭謹用進繳其題以

聞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續奏草

卷十

七

皇子生請 恩詔揭

該

皇子誕生禮部照萬曆十年事例欽天監擇日

詔告天下 等查萬曆十年

詔書有頒恩條件歷查

果朝亦皆有

恩詔今

皇上春秋鼎盛神龍格昌益嶽斯麟趾之慶源源未

艾此尤前代之所希見四海臣民初聞

宮中有喜無不翹首企望今

續奏草

卷十

八

大慶傳宣歡呼之聲遍於遐邇乘此時

沛發德音弘敷惠澤使含生之倫翕然頌

皇仁而深愛戴此亦固結人心培延國脉之一大

端也惟是頃歲

恩詔頒行未久今次不可流及候各衙門開具事

件到閣 臣等敬當檢照節年舊規參酌類擬

上請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開具詳細足徵為國忠誠仰朕沛

發惠澤之意朕知道了卿等傳示各衙門條件

參酌類擬裁定亦不可任其濫及該衙門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續奏草

卷十

二十九

進擬 詔書揭

頃者

皇子誕生普天同慶伏蒙

聖慈頒行

恩詔令 等議擬進

呈 等謹將六部各衙門送至詔條斟酌刪潤仍

仰遵

聖諭毋得濫及其非各衙門所開者必不敢增其

各衙門所開而有泛濫難行者量為除去要

于寬嚴適中毋虛

續奏草

卷十

三十

德意亦毋開倖門統候

聖明裁定至于勲戚諸臣從來詔條所無及

特恩出自

皇上者 等不敢擅擬惟是近歲降謫翰林科道

各官如文震孟鄭鄞毛士龍侯震陽熊德陽

賈繼春江秉謙等七人或懷芹曝之忠不識

忌諱或軫封疆之慮間有條陳或被仇口之

粧誣輿情稱枉或出一時之誑誤悔念旋萌

此皆

皇上所作養拔擢之忠良足以光

起對重詞林而毋忝言路者今普天率上無不沾

濡
休澤而此數臣獨沈伏淪躓不得蒙

曠蕩之恩一展其才用此中外所共嘆息而臣等

反之私心亦悚然其不能以自安也昔周詩

之稱文王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卽繼之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帝王御宇必子孫蕃

衍而後祚胤可以日昌亦必賢士衆多而後

子孫有所恃賴我

皇上春秋鼎盛將來

續奏

卷十

三十一

聖子神孫百千萬億未有紀極若賢才之生只有

此數長養甚難摧折甚易臣等之爲諸臣請

者非私諸臣乃所以爲

國家計也且自

皇上登極以來建言諸臣偶經降謫者無不

召還天下萬世以此頌

聖度之如天

洪休之滋至今

慶典已頒

郊禋又值入地間占祥善事盡萃於

皇上之一身如後

沛發德音召此數臣復還原職將溥海之歡聲愈

騰而

上帝之居歆彌速其陰騭默祐以篤

宗社之祐又有出于牲幣瑄璧之外者矣臣等

區愚衷不敢不盡伏望

聖明裁擇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請拔言官足

見爲國忠誠但降謫各官朕豈不召還其文震

孟等逞意妄言觸忤朕躬自取罪戾遽難寬釋

續奏

卷十

三十一

候旨行餘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一日

請發內帑給毛總兵捐

等竊見奴酋殺難以來費盡無數錢糧用

盡無數兵馬並未能臨陣對敵剿殺一番只

是望風逃走以致賊勢益昌惟毛文龍孤軍

海外竭力支撐又時有斬獲前報奴酋人馬

損傷數萬等未敢盡信乃昨登萊巡撫官

所報文龍深入賊巢斬首一百三十八顆得

獲牛馬器械甚多為從來未有之捷此其報

似確而其功甚奇兵部必為覆請獎賞錄叙

無待等之言矣惟是文龍屢次揭奏苦稱

續奏草

卷十

三

糧餉匱乏兵民饑困向猶賴朝鮮資助今朝

鮮又復荒旱移咨吉甯頃維奉

旨發濟糧十萬而所濟無幾窮陬荒島何以支吾

此等所甚慮也日者邊關塘報謂奴酋方

謀渡河使非文龍牽掣其後其必擊弓而西

向明矣然則今日之接濟文龍真有一刻不

容緩者等時時言之戶部而戶部苦言難

處即

厥旨屢催終是無益等展轉思惟萬不得已再

懇

皇上發帑金二十萬兩作速解赴軍前以解燃眉

之急使彼中將士知

皇上念其勤勞而恤其困苦不難搜括帑藏以供

軍需將益堅其報國之心而愈奮其殺賊之

力未戰而氣已倍矣此二十萬金殆足當百

萬之用豈與前此之虛糜冒破無益于事者

等乎哉等此揭已具適蒙

皇上發下兵部覆本

傳諭准發

內帑銀三萬兩為犒賞之費等仰見

續奏草

卷十

三

皇上加意封疆鼓舞將士之盛心豈敢再有煩瀆

但此餉銀至緊至急甚於犒賞故敢復冒昧

言之統候

聖裁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為國籌邊况孤軍海外朕豈

不軫恤昨覽塘報深入賊巢大獲奇捷朕心甚

悅內庫括銀三萬兩賞資鼓舞眾心卿等合詞

懇請朕豈執意吝尚但大喜冊封冬至聖節內

外頒賜所費不貲內帑給發殆盡勢難再發卿

等傳示該部將內外前各官捐俸助邊銀湊發

數萬兩以濟急需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三日

續奏章

卷十

三十一

技藝部中揭

蒙

發下工部郎中黎祖壽回話一本該文書官季縉

傳諭出

旨重處臣等細詳祖壽之失在於不明言陳弘道

之盛刀衣甲已兌自郭應麒而後為之

請給

皇上責之是也然盛刀衣甲關領必自內庫此舊

制也應麒弘道之私相授受祖壽安得而知

之此其事甚小而其情亦有可原今

續奏章

卷十

三十一

大慶

大祀大小臣工方歡欣鼓舞共沾

聖澤而乃以小事處一部郎人將疑其有他故而

議論又多矣臣等冒昧只擬罰俸以昭

聖度以息煩言非敢有私於祖壽也伏望

聖慈俯垂鑒允

天啓三年閏十月二十三日

續繪屏太草卷之十終

續編扉奏草卷之十一

郊祀禮成揭

高世今歲登舉

郊祀乃數十年之曠典

皇上登極以來第一重大之禮儀也等深恐嚴

寒之時風雪或作聖躬難於調護即慈從員

役亦不使周旋乃是日天氣融和暖然如春

微風不起

屬市無塵千乘萬騎雍容馳驅鳴和鑾而清節奏

以蒞于齋宮朝見百僚凡在聽觀孰不騰歡

續奏草 卷十一

行禮之夕天宇晶明纖雲盡屏燦燦之光與

星辰並耀馨香之氣即冥漠可通

皇上歛容肅躬對越於郊壇之上恍若

上帝之降臨而百靈之環列於左右此真從來禋

祀之所曠見也自非

聖德格

天彼蒼垂眷何以得此六軍萬姓交口歡呼以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於茲可卜大小臣工連日

朝

賀皆喜色相告而等恭備股肱其為雀躍尤倍

恒情區區愚衷伏願

皇上思

靈貺之難酬益切祇承之念知

玄穹之日鑒長懷昭格之誠

處深宮如執珪幣

履尊位若凜淵冰

總攬萬幾

緝熙聖學凡一舉一動無不可與

天知而又乘陽氣之初回式布維新之政

採朝端之公論曲原遷謫之臣使直言得進小過

續奏草 卷十一

獲容則人心愈悅

大意彌乎將

景福於焉駢臻保定因之孔固與虞廷之肆類周

家之將享並垂史冊萬世無窮矣臣等不勝

欣幸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賀具見恪恭贊化輔弼忠誠

郊祀肇舉禮成臣民歡慶感格

上帝之默佑實賴內外之敬慎朕心所悅知道了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皇太子生加恩疏

奏稿

大慶幸逢

隆恩難受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吏部咨奉

勅諭以

皇太子誕生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特加恩示酬加

上柱國兼支尚書休廢一子尚寶司司丞

臣恭誦

溫綸不勝慚愧竊惟

續奏章

卷二

三

皇子誕生乃

宗社之福

皇上萬世無疆之洪休 何勞之可酬但以

天顏有喜四海歡騰故

恩詔所頒大小臣工無不沾被仰 亦可從三品

以上之例叨延世之澤若再於分外微特加

之恩其將何顏以祇受乎語云滿堂燕笑一

人向隅則眾為不歡今雖普天悅豫而封疆

之勞役田里之困窮與新舊降謫之各官其

為向隅者尚多 亦何心遽恬然燕笑以

天恩為私寵也且上柱國兼支尚書休廢頂蒙

皇上已兩次加 而 兩辭之蓋揆之事理必不

可受若聖示之廣則 前此已冒承矣今亦

不可益也 生平庸劣無可報稱區區下乘

惟欲為

朝廷愛惜名器為士人大敦崇廉讓當此波流風

靡之日愧不能挽而敢使冒濫之典白其身

始哉伏望

聖慈垂鑒即收

成命使 得安愚分何幸如之奉

續奏章

卷二

四

聖旨卿輔弼元臣喜慶加恩自宜首及詔條普被

特勅示優且供係典制卿宜體朕意勉受勿辭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再辭 皇子加恩疏

奏為

恩委為不安再祈

允免事該以

皇子生過被

特恩具疏懇辭未蒙

俞允且以臣為輔弼元臣恩當首及特勅示優出

臣典制臣伏誦

溫綸不勝感愧竊念臣雖居輔弼莫展贊襄又

稱元臣忝竊尤甚頃者再入給扉僅兩歲餘

續奏章

卷十一

五

已再微

寵命搆躬循分大為踰涯且懇于前歲

覃恩之冒濫故撰擬今次

詔書特申嚴禁不許分外徵求乃敢然而承

特勅之恩則是

詔書之不行自臣始矣夫辭恩有二有循例之辭

有愧心之辭臣之辭跡雖涉于循例實則出

于愧心而同官彼此互相擬票皆不允辭母

乃名辭而實受乎恐

皇上亦將以為欺也伏望

皇上察臣區區之衷即

允臣辭使臣無虛言于

君父而天下人亦能明臣之不欺即日暮去國亦

庶幾少無愧矣奉

聖旨慶恩藉示眷酬卿乃控陳至再上柱國兼侍

屢辭不受朕不復強庶可勉承用存養章少展

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續奏章

卷十一

六

聖節午門行禮揭

今日

萬壽聖節偶逢下雪伏蒙

皇上體悉臣下恐行禮不便

傳免朝

賀臣等歡呼頌祝之心何能自己謹同百官於

午門外拜

賀雖因

傳免而班行不齊大禮未備然亦少盡臣等恭敬

之一念耳今歲雪少人以爲慮得此一番無

續奏章

卷十一

七

不沾冷來歲豐登之兆當在於此是亦可以

爲瑞而臣等之所私喜也奉

聖旨覽奏卿等同百官午門行拜賀禮具見恭敬

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請 允考選揭

臣等竊惟考選一事屢奉

極論三年一選臣等何敢再瀆惟念行取各官皆

奉

旨而來忽然中輟是

明旨不信於天下且今此之考與前五月之考原

是一事但以到部有先後故分而爲兩今先

到者已服官任職而後到者乃令待至三年

一事而先後參差遲速懸絕揆之政體亦甚

失平如以言路人多不宜增益則六科十三

續奏章

卷十一

八

道皆額設定員有缺方補非如別衙門之可

以添註也况目前應選者不過十餘人若今

次不選將併歸下次寧不愈積而愈多乎今

外而推知內而中行評博皆已作缺無官可

居其去選期尚更兩歲而令其遨遊長安茫

無著落亦宜

國家從來求賢待士之本意哉

皇上屢責臣下以遵

臣等竊惟三年之選固

明旨也此番之選獨非

明旨乎遵則俱違而吏部請之不聽科道官請之

不聽臣等有票擬之責人謂前後之

旨皆擬自臣等何以不能力爭則臣等誠無所逃

罪矣故敢冒昧一言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

慨允該部之請以後定三年一選必無那移度兩

旨俱信而其所光於

聖德亦不淺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前次行取允卿等所請今又續到

各官意欲考選具見為國忠悃朕知道了但科

道各官壅滯冗多各自求請病假今部科堅欲

頻請責卿等不即力爭所請總下亦無空缺填

補刻

皇祖規制考選俱係三年一次今各衙門何官不

銓只候考選况予奪出自朕衷與卿等何涉還

傳示各官遵前旨行不得煩聒如再有瀆擾的

決不虛諭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再請 允考選摺

竊惟考選一事屢奉

旨三年一選臣等具揭為請未蒙

聖允何敢屢瀆但念諸臣已取在京原官已補進

退無據若銓除別衙門則非行取之本意而

前此同取之人已經選授乃獨靳于諸臣亦

大非均平之政體也

聖諭謂科道官壅滯冗多無缺填補臣等亦知之

惟是官雖多而額則有定今日之考與他日

之考雖有遲速之殊而于原額無所增減且

仕路風波愛憎易起今已取之諸臣其才品

皆經訪定若必俟之後年則當事操柄者又

另是一番人前後議論杳不相知甲乙雌黃

未必盡能如今日之有據臣等親見

皇祖時取而不考後來生出許多說話添出許多

猜疑而究竟無有不考之人無有不補之官

蓋

祖宗設官立法如是不能廢也自

皇考御極凡以前之考選未奉

命者一朝盡下中外翕然稱焉

聖政

皇上繼之隨到隨考隨隨下三載于茲矣豈獨

新于今日之諸臣哉仰憐于無缺填補則臣

聞御史已有缺員惟六科無缺俟其考後假

回聽補于政體亦無妨也臣等竊見

臣等體恤臣私無所不至即

聖節大禮亦以雪下傳免此諸臣寒冬旅食待

命長安諒亦

聖心所軫念者故敢冒昧再申一言仰祈

鑒允如微誠真不能動

續奏章

卷十一

十一

勅下部院稍做萬曆間事例將此諸臣暫擬部銜

准其假歸俟

朝親年分前來聽考以免其守候之苦或亦調

停之一道乎而終非考選之正法也伏候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為考選前已屢旨令卿復行申請

况前行取科道各官在滯填補無缺卿等又有

此奏只因行取各官私謁頻數朕以洞悉卿等

還傳示各官候旨行不得煩聒如再有故違瀆

奉的查名重治不宥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卷十一

乞 允劉王二巡撫卹典揭

臣 等竊見年來陳乞太煩

恩典太濫屢經擬

旨嚴禁昨給事中魏大中疏請遵依

會典臣等深以為然

皇上傳諭允行誰不仰服

聖斷惟王象恒劉一焜二臣祭墓已經奉

旨又令該部查明停給該部已具回奏明言其故

矣予奪出自

皇上臣等何敢為請惟是二臣之優卹雖與

續奏章

卷十一

十三

會典稍未盡合而其中情節亦當別白在象恒

則巡撫留畿甚有惠政廣寧之失象恒日夜

焦勞思赴國難至節省公費銀二萬兩解助

邊餉一焜撫浙值募兵轉餉備極苦心且歷

四品俸九年屢推侍郎未下此皆從來撫臣

所僅見者身歿之日輿論共惜地方撫按官

具奏請卹而象恒之兄薊遼總督象乾亦以

為言成蒙

聖慈下部優覆一祭半塋之給人不足以為過卹科

臣所云亦以防後來之冒濫耳未嘗不深知

二臣之賢也若以賢者為不當受亦人臣之

自處宜然耳至

國家待臣下褒忠酬勞未嘗無破格之施也况

二臣之卹已有

成命汗既渙而復反恩已沛而復收乍予乍奪此

以待不肖則可耳從前冒濫之典不知凡幾

並無一言而奈何獨借賢者以行法乎今封

疆未靖兵食空虛撫按各官非無斤斤奉職

之人而各私其人民各為其地方所部之外

便成胡越小有微發無不執爭求如二臣之

續奏章

卷十一

十四

愛國奉公不分畛域實不多見臣等竊謂正

宜揚勵以勸他方不可以常格拘也矧一焜

之祭在所應得只差半塋而象恒身歿於官

于以死勤事之例亦有合乎今禮臣以奉法

之故不敢堅請臣等敢冒昧一言仍斟酌擬

稟恭請

聖裁至于此後一切

恩卹盡以

會典為據不得冒引濫例以亂舊章則在今日

於遵成憲恤臣勞殆並行而不悖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辭延鎮捷叙 加恩疏

奏為

寵憎慚瀝誠辭免事按吏部咨蒙

皇上以延寧甘三鎮大捷加臣上柱國兼支尚書

休廢一子尚寶司司丞賞銀六十兩綵段二

表裏給與應得詔命臣感激

大恩惶愧無地竊惟閣臣之不敢濫與邊功臣已

屢言之况此三鎮屢次捷功大半皆臣不在

閣時事較之日前山東平妖之役更不相同

其不當身受萬萬無疑矣今行取諸臣困於

續奏草

卷十一

十六

進退之趨超一二賢勞撫臣格於

郵恩之中奪臣等皆為苦請而不能得蓋

皇上之愛惜官爵慎重名器至於如此而獨

推恩於無功之閣臣此尤事理之必不可者也伏

望

聖慈卽收成命並金幣之錫亦不必頒使

內帑省一分之費卽臣心亦有一分之安矣臣

不勝懇切禱祈之至奉

聖旨捷叙加恩原係舊典覽卿奏懇切特允所請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救許給事楊

蒙

發下給事中許譽卿一本該文書官石元雅于萬

乘

傳諭楊姜屢旨提問如何不遵稽悞

上用龍袍却又密買科臣阻撓瀆奏許譽卿重處

等竊惟楊姜事已經奉

旨提問當聽撫按官回奏而譽卿復有瀆陳不能

無罪然其所言乃地方公事當此民窮財盡

之秋每歲

續奏草

卷十一

十七

袍段之費浮於常額者至萬有餘金難以設處故

撫按官不得不言譽卿新自家來目所親見

輒以上

聞其不諳事體或有之而謂出于楊姜之密買則

等敢保其必無也且譽卿之疏全在爵廢

太濫謂等不宜冒受邊功夫邊功加恩

等從來不受譽卿蓋未及知若年來爵廢之

冒濫則譽卿之言至切至當等身任輔弼

乃屢蒙無功之叙其冒濫視百僚為更甚真

自愧死今若重處譽卿則外廷必相疑議以

為等惡其劾切借楊姜為題以修怨

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况譽卿又牽及于內庭

諸臣譽卿處則猜疑愈多恐內庭諸臣之心

亦無以自白紛紜之論將未有極竊恐

皇上亦為等與內庭諸臣之所累也等為此

再三籌度擬票以上伏望

聖慈曲原譽卿量加罰治非但譽卿感激

恩私仰等之心亦得以少安其受

賜更無量矣不然等亦有何顏面以見在廷之

諸臣哉

續奏草

卷十二

十八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辭考滿 加恩疏

奏為為開

殊命瀝誠懇辭以安愚分併謝

天恩事該臣以一品六年考滿吏部具奏奉

聖旨元輔向高首司幾務已經三考贊襄

神祖翼衛

先皇功在社稷迨佐朕躬純忠懋績閱十八年備

極勞苦從來閣臣所無茲一品六年考滿朕心

嘉悅着仍前輔理加上柱國太傅支尚書俸餘

官照舊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給與應得誥

續奏查

卷十一

十九

命還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坐蟒一襲彩段四

表裡羊二隻酒二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宴禮

部示朕優禮元輔之意欽此該文書官王敏政

捧出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慙愧無地竊念臣雖歷事

三朝頗竭心力而前值

穆清之高拱後值中外之艱虞實未嘗有分毫可

以稱塞前此兩次滿考皆遠巡久之而後奏

今何敢遽以上聞第以積燼之滿已踰數月

必待而後考故亦冒昧從臣續後以了

此事不意

聖慈過念九載之微勞特頒諭誥之

殊寵秩晉三公俸兼八座賁延及於前後宴賚溢

乎尋常自來閣臣滿考之恩未有如是之隆

重者雖臣自知分量必無冒受之理而此

旨一傳寧不貽

朝廷濫賞之譏而重恩臣尸素之罪哉昔在虞廷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臣自考罪戾如

山今日亦臣幽黜之時矣逃愆之已幸奈何

受賞此臣之所以捫心愧汗而萬不能已於

續奏查

卷十一

二十

控辭者且臣年老多病日夜思歸秋闕已經

苦請徒因

大祀

大慶

聖節元旦相繼而來須過此而後敢言雖有仍前

輔理之

命亦不敢承况其他哉除金幣羊酒鈔錠臣謹跪

願拜受以昭

君賜以存舊章其一切

恩命萬望

聖慈盡行收回使臣心得以少安不至獲戾於天

地鬼神

高厚之恩世世載之矣臣不勝懇切禱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勞深加恩自有彝典覽奏懇切准辭
太傅成卿謙讓之美餘宜祇承慰朕眷倚至意
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續奏草

卷十一

十一

再辭考滿 加恩疏

奏為

隆恩難承再懇

聖明俯容辭免事該臣以滿考蒙

恩具疏懇辭伏奉

聖旨只准辭太傅餘俱令臣祇受臣以元日大禮

隨即謝

恩入直惟是上柱國無俸之加臣一歲中已三辭

矣今豈敢受至於

賜宴為旌勞之盛典符丞乃廕子之崇階臣身既

續奏草

卷二

三二

久冒素餐之議而子又頻徵非分之寵反之
於心皆有大不安者此所以不得不瀝誠而

再控也今陽春肇布

大慶新來四海臣民孰不引領望被

休澤而疆場之士猶困於荷戈間閭之民尚苦于

征賦建言遷謫諸臣未有

賜環之期臣亦何顏獨蒙

殊寵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盡收

成命毋重臣冒濫之恩仰且暮退伏田野亦有餘

幸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久著志勤累加上柱國川示眷酬茲再疏

懇辭特允所請餘宜祇受以慰朕懷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初七日

續奏章

卷十一

三

請 允添註併陳愚衷以平政體疏

奏為添註未可遽停人才必當愛惜敬陳愚衷

以平政體事臣等竊惟添註一事原非舊章

祇因

皇祖時遷謫過多

皇考與

皇上盡行收召遂使數十年遺逸布列朝端一時

盛事人皆快之惟是人多缺少其勢不得不

出於添註故添註者所以通起廢之窮也而

添註無已則又必至於冗濫故

續奏章

卷十一

三

明旨定以天啓四年冬止于通變之中寓限制之

意甚為得宜頃緣科道官屢言京堂人多遂

將添註遽停此自言者之失非

皇上意也添註既停則京堂之壅滯愈甚無處發

遣故言者又多所挾摘且欲令其盡請假告

病而去此為疏通計則得矣然揆之政體實

為不平何也京堂諸臣雖年力才品容有不

同然其遠者皆沈淪摧折二三十年始蒙錄

用其近者亦累資積俸而得此官往往在

皇祖朝海內喁喁日以起廢為望臣向高備員

靡力請於

皇祖而不能得人其尤之今諸臣之起不三二年
其至九卿八座者僅有數人而鄒元標鍾羽
正馮從吾輩又皆不究其用以去所存已無
幾矣奈何又生厭薄欲一舉而空之耶夫天
下無事每患人多及至有事又患人少今日
非無事之時也一旦緩急雖未必諸臣之盡
可用而亦安知無可用者出于其間鄧林之
木不盡棟梁以其不盡棟梁也而日尋斧斤
焉又從而盡伐之母乃不可乎且今日之京

續奏草

卷十一

三五

堂率多往日之科道而今日之科道又多他
日之京堂為法之弊必將自及 臣等看詳章
奏每見人情例推則惟恐其多內推則惟恐
其少其欲擇便自營大抵然也比類而觀則
其情自見反躬而度則其氣自平即如巡撫
一官最稱雄要人所嚮慕而欲得者向多用
老成歷練之人今盡推資淺之有才望者矣
其資深諸臣豈無年力尚強才猷風抱足當
仗節建牙之選者獨不可兼用一二以示公
乎外僚至布政而極向者巡撫之推一內一

外故布政多為開府次乃京堂今巡撫無一
布政矣即奉

旨無推方面官該部不奉行也併京堂亦復寥寥

吳中偉以布政俸第一僅推太僕

皇上復以其添註而不允且責及司官不知司官

亦不得已而有效推也如其終格則布政之

途窮而藩臬無所措足矣此亦內外遷轉之

不平者也南京科道與北韻頰北每歲多轉

京堂南無一馬甚至管察之科道亦不得比

例內推又何怪乎考選之時人皆趨北而厭

續奏草

卷十一

三五

南乎此又南北遷轉之不平者也此等事體

皆非 臣等所宜言然 臣等不言則終無言者

又目擊京堂諸臣皆不自安紛紛欲去殊失

朝廷所以任賢求舊愛惜人才之盛心故敢冒昧

言之聊存此一段之議論耳至于添註一途

萬難遽停當遵天啓四年冬之

原旨以少示疏通庶於政體稍平而內外臣僚皆

得安其官而盡其用伏乞

聖明俯垂採擇

勅下該部施行若其言之當否與該部之能行否

請 召還降誥各官揭

等竊惟歲序更新春風鼓舞

皇上乘乾御曆福祚滋昌吉祥善事聯至登珠四

海臣民無不歡欣頌祝謂幸遇太平有道之

天子身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潤澤而承休美為千

載一時也前此臣下有以狂慝被譴者率蒙

召還尤為

聖朝第一美事惟文震孟鄒鄂毛士龍候震賜熊

德陽江秉謙賈繼春數人尚在謫籍臣等前

以

續奏直

卷二

三

大慶覃恩為之懇請

皇上褒臣等為國忠誠但謂震孟等逞臆妄言觸

忤取罪遽難寬釋候

旨行臣等仰窺

聖心固無深怒諸臣之意惟嫌其觸忤欲稍示懲

創乃寬釋耳臣等亦靜聽不敢再請者為候

旨也今又數月矣諸臣之懲創亦已深矣而

旨尚未下故臣等不得不申一言竊惟諸臣之罪

總在下觸忤然自古聖帝明王垂休千載正

以能容受觸忤之言

皇上試思日來講官進講尚書以堯舜之聖其臣

未嘗以都俞而廢吁咈吁咈者即觸忤之意

也惟堯舜不以為觸忤而欣然樂受故併吁

咈亦化為都俞而堯舜之德愈光即如

皇上前者

召還言路諸臣其初何嘗不觸忤

皇上今名亦何嘗以其觸忤少損而天下人反因

此而頌

聖德之同符于堯舜也况震孟等所言或陳

朝儀或論時事皆各行其所見未嘗大有干犯

續奏直

卷十一

三

臣等看詳章奏見逆耳之談殆有甚于此者

率蒙

皇上優容何以獨芥帶于震孟乎故臣等不避煩

瀆冒昧再請者亦為

皇上計耳豈敢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近來

聖政勵精人情快仰竊觀

天意亦似密

昭格之誠惟此一事未厭率心伏望

聖慈開重原宥將文震孟等

召還原職使其感

恩圖報益竭忠猷傳之中外垂之史冊真與典謨

所載媲美並休而臣等竊被

寵光亦不淺矣臣等不勝甘味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寬釋謫籍各官具見為國忠愛茲

值政務維新朕豈不優容原宥但文震孟等新

進好事妄言朝政互自相攻報復結黨排誣善

類淆亂是非朕量薄懲了矧各官被譴未久遽

難召還卿等屢行懇請朕已有屢旨申明卿等

還該仰思君臣大義莫為小臣瑣瑣煩瀆還傳

示各官靜聽候旨該部院知道

續奏章

卷十一

三三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請川鄒都御史揭

蒙

發下吏部會推南京吏部尚書一本該文書官王

敏政傳

聖諭着令改推蓋為本中首推乃鄒元標

皇上以其年老不欲用之又不欲徑點陪推亦慎

重之意也臣等竊念元標忠直之名著於海

內遷謫數十年乃蒙

召用隨以講學為言者攻去人皆以為枉望其再

起故吏部遂有此推若

續奏章

卷十一

三三

皇上復不點用則人情猜疑不知

皇上何故不用元標轉相揣度謂必有護元標于

皇上者元標今年七十未為甚老留都清閒之地

曹事甚簡以元標宿望表率羣僚甚為相宜

且元標素懷恬退今已歸山未必再出而

朝廷因此有用賢眷舊之盛事其于

聖政亦有光矣况與元標同時以講學去者為馮

從吉從吾前推吏部侍郎

皇上不用今推南京右都御史而

皇上用之舉朝歡頌仰

聖明之無成心而何以獨斬于元標乎臣等慮見
如此不敢不盡伏望

聖明仍

賜點用以釋羣疑臣等萬不敢有私于元標而欺
皇上也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一終

續奏草

卷十一

二十三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二

乞休第三十四疏

奏為老病思歸遷延日久苦伸前請懇乞

慈憐事臣自去秋連章求去已決歸念適逢

大慶

大祀駢集一時臣萬不得已勉出供事意欲事竣

即行未幾而

聖節未幾而元旦日延一日久不敢言然而臣之

年日以老病日以深如前所陳不寐拜跪

症皆醫治不痊且加甚焉臣無以足痛拜跪

續奏草

卷十一

艱難步趨不便頃同官臣宗彥云亡深為感

歎固悲其志之未伸亦惜其去之不早臣之

齒長于宗彥而犬馬之力奔馳日久其為疲

困更加十倍若復淹留不去將為宗彥之續

人且以惜宗彥者而惜臣矣

皇上至仁如天憐念

三朝舊臣何苦而必禁之維之使其死而後已哉

近來閣臣來去多蒙

慰留至累疏而後得請此以待可留可去之人則

可耳臣之情勢已必不能留徒多作奏章以

干

天聽致煩

批答上下之間兩受其累甚可省也况臣前此陳

請已有二三十疏其辭已窮

皇上之慰留亦已懇切而無可復加哉伏望

聖慈卽行允放使臣得歸骨丘園死且不朽臣不

勝懇切額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理忠勞頻歲屢請具悉衷懇但以

三朝元老表率百僚當念時事艱難勉留臣濟佇

望卽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續奏直

卷二

二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三十五疏

奏為思歸愈切哀懇

天恩事該臣具疏乞歸未蒙

聖鑒然亦知臣頻年屢請出于衷懇矣請再以臣

前後之事情言之臣前次入閣同官為王錫

爵未廢于慎行李廷機今錫爵廢慎行廷機

俱已久亡獨臣在耳此眷

召起同官為劉一燦韓爌何宗彥朱國祚沈淮史

繼偕今一燦國祚淮繼偕俱去宗彥亦亡獨

臣與爌在耳爌年力方強向用未艾臣老矣

續奏直

卷十三

三

病矣回視前後同事諸臣凋零如許人非碩

果尚存剝落之秋力似疲焉猶聘艱危之路

非但徵之人事理難久存抑亦度之天時勢

湏引退此臣之所以拊躬增懼顧影自憐迨

切哀鳴乞此殘骸于

君父也

皇上試思使臣早從錫爵輩于地下卽欲事

皇上安可得哉則臣之不可留不必留蓋萬萬無

疑矣伏望

聖慈放臣卽去使臣得省一番之號呼便受

皇上一番之恩澤感激之私真難言盡矣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碩德宏猷再秉政機忠勤茂著且體力康盛福祉方臻何乃以先後同官比擬求去佇望即出贊襄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三日

續奏草

卷十三

四

乞休第三十六疏

奏為情迫辭窮苦求

允放事臣頃者乞歸再疏未

允且謂臣體力康盛福祉方臻何乃以先後同官

比擬此同官所票而

皇上過聽之不知臣年近七旬體力之衰憊已久

惟是生平好動一日未死則一日尚強起支

俸譬之堅匏形質未壞而中已空矣今思歸

日切痰火上壅昨有客來勸臣勉留見臣咯

血數口亦為愴然且臣一生遭值多是艱難

續奏草

卷十三

五

雖以一介豎儒冒濫太過然當

神祖朝閣中只臣一人處

官府隔絕之秋事不如意終日悶愁每中官到

閣談及

宗社大計輒為泣數行下兩房官皆見之中官之

老成者亦向臣嘆息曰好時節受用宰相都

被別人做去公却來此受苦蓋八年間無一

日伸眉也幸

神祖憐念放臣歸去有如更生不自意再事

皇上又更三年矣其苦樂之情他人不知同官中

知之有何福祉足當

皇上之獎及乎其亦辱

溫綸甚矣先後共事諸臣非死則去死固人所不

免也臣每見去者使艷若登僊自審行能薄

劣何敢望人然以十餘年馳驅奔走之微勞

而欲徼一日之

天恩以從諸臣之後塵聊偷延餘息于林下其於

比擬亦非過也同官之不為臣擬

允者一則痛癢不關一則嫌疑欲避臣無可哀投

無可祈懇只求

續奏草

卷三

六

皇上大慈大德斷自

聖心為批准回籍調理五字只此五字便是臣續

命之丹超生之路勝華袞之章萬倍不則亦

乞

嚴諭同官即為擬上母復如前之慰留則是

皇上之造福於臣乃始自今日臣自今以後之殘

魄餘骸皆

皇上所肉骨矣臣不勝迫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朕眷倚耆碩圖濟時艱乃中外人情所同豈

同官阿私所好昨覽督師輔臣安邊長畫正賴

卿居中主持佇望卽出慎毋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六日

續奏草

卷三

七

乞休第三十七疏

奏為謀國無能懇求

早放事 旬日之內三疏乞休皆未蒙

允且以邊事望 主持 書生耳於邊事毫無所

知向者持論謬謂封疆之事當一聽封疆之

臣不可從中適度以掣其肘今議論紛然人

各有口誰能禁之以輔臣承宗之盡瘁竭忠

不顧性命一片焦勞危迫之苦衷可以動天

地泣鬼神而不能得之士大夫其欲暫時還

朝一見

續奏章

卷十二

八

皇上與廷臣面商方畧仍再往督師亦其萬不得

已之深情 等皆憐之信之而不能得之

皇上然則 臣有何力量有何計策而能為之主持

耶即如毛文龍捷奏 非敢信其一 一肯真

但欲稍獎借之以作其氣使其有以自立如

奕者富隅角之地聊下一着以點綴其間非

謂全局之藉此以勝也而談者便以恃文體

為失策夫國家費百千萬金錢集數十萬師

徒以從事於遼東尚不能制奴乃欲恃海外

一旅之孤軍以剪滅此大患即甚愚之人亦

知其不可也貴州之事 亦竭盡心力一商

及總督便被譏彈督臣楊述中曾以剿撫問

臣答之謂剿者正法撫者權宜如其真心

求撫亦可以寬民力但不可為其所欺總之

問外之事督撫為政內中難懸斷也 之言

不過如此述中可質而黜人便罪 之主撫

臣自是不敢開口談黔事矣夫甕城河之敗

舉朝問然欲逮治王三善 力言其不可徂

秋三善上書欲棄官徑去 擬

古切責三善乃不敢行然則 於黔事固無成心

續奏章

卷十三

九

也而人情乃爾以此觀之 能主持乎否乎

然此皆因

明旨所云而漫及之若 之求去則與此毫不相

干委因馳驅歲久疲累不支而竊度時事亦

真非 所能為若貪戀不去罪實難辭今廷

臣中亦有欲留 者豈不知 之不能哉不

過以 無權無力可以苛求而又可借之以

當罪耳 決去之人諸凡愆戾無不甘承惟

審度自處寧生而被避艱卸擔之名不顯死

而作負恩誤國之鬼如必困臣無已 詰

命就死於

皇上之前輕而褻奪重而誅誅以為人臣不忠之
戒皆不敢辭也夫

君父至尊然出處進退之際不能強之於臣子
功令至嚴乃老病罷軟之條亦終寬之以開任伏

望
聖慈哀憐而裁斷焉奉

聖旨卿贊襄政機即海上黔中兵事具如卿料此
正主持大計邊事方殷還望卿即出運籌副朕

倚重至意該部知道

續奏直

卷十三

十

天啓四年二月初九日

乞休第三十八疏

奏為下情日窮日急苦懇

天恩事臣四疏乞歸復蒙

溫旨慰留至以疆事為如臣所料臣因

皇上望臣主持而述其梗槩其於邊疆之成敗得

失何嘗有一事能逆料哉臣下情方苦未達

而言者連章苛責其所為罪臣者臣不敢辭

所為譽臣者臣不敢當所為望臣者臣終不

敢任乃臣所竊慮者言官而留關臣閣臣而

為言官所留則他日

續奏直

卷十三

七

皇上譴怒言官閣臣必不敢救何也

皇上必疑其朋比也記徂歲之春臣已哀鳴求去

臣之長孫寄書勸臣稍待秋間臣笑且嘆曰

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今言者

皆陌路人休戚不關信口而談豈復念臣之

苦且慮及此哉即臣同官朝夕相與情誼不

薄亦不肯憐臣况其他乎然則今日之體恤

臣私而開其生路者不望於

皇上將誰望也夫疾痛者必號天呼父母然號呼

之始猶能大聲及至唇裂口乾氣息不續則

聲漸微而且至於無聲矣無聲之痛其痛愈
深今臣之語言急遽不暇擇音是亦將無聲
時也惟

天惟

父母之垂憐焉臣不勝匍匐哀祈之至奉

聖旨朕倚任元老圖濟時艱正賴一心贊襄何乃

堅持歸念君臣義重中外望殷知卿素篤忠貞

不難幡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卿

宜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一日

續奏直

卷十三

十三

謝 宣諭係乞休第三十九疏

奏為仰承

宣諭恭謝

天恩仍求

允放事該臣五疏乞休奉

聖旨朕倚任元老圖濟時艱正賴一心贊襄何乃

堅持歸念君臣義重中外望殷知卿素篤忠貞

不難幡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卿

宜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

堂上官捧出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扶病叩

續奏草

卷十三

十三

頭謝

恩訖竊惟

皇上以君臣大義責臣非木石豈不感動但念

鞠躬盡瘁者固人臣委質之常經而恤困念

勞者亦

若父好生之大德臣往事

皇祖雖蒙知遇而嘗接尚疎今事

皇上得於

朝講時近

天顏三載於茲備承

春渥真

天地父母之恩何忍割絕臣同官相與欲若弟

兄廷臣亦多相知周旋款洽豈能忍然而忘

情哉惟臣前後十八年兩度馳驅筋力已竭

今老矣痔瘍溺血不寐眩暈諸病終無愈時

臣之門生與同鄉在朝者皆知之同官亦知

之再三量度萬不能有所贊襄以報

皇上故寧忍心而去不敢覲顏而留竊念前代大

臣當告老之後猶有誓詣闕見君而歸者我

朝亦有行之今

續奏章

卷十二

十一

皇上春秋鼎盛於萬斯年臣幸而未填溝壑或者

猶能匍匐趨走一修拜

觀之禮以展其戀慕之私亦不可知何必羈留困

頓于今日使其死而後已哉伏望

聖慈鑒臣愚衷而

亟賜允焉臣不勝感戴顙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東事方殷黔帥近復失

利知卿憂念還遵諭卽出運籌副朕倚重至意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三日

救周給事中揭韓

適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周士樸等剖析應天巡撫周

起元申救同知楊姜本該文書官王敏政傳

奉

上傳楊姜抗旨致悞上供袍服已經處分如何又

來申救止知撫臣有體不顧朝廷大體爲首

的着降三級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臣等竊

惟楊姜一郡倖外吏也致悞

上供袍服重愆也如使果有抗

續奏章

卷十二

十五

旨違慢等情則撫臣之代辯爲庇屬而該科之中

救爲瀆擾責以不諳事體亦復何辭乃據撫

臣辯白原疏則蘓松歲徵料銀四萬有奇設

法解給已經全完原無敢有違抗而楊姜保

愛百姓不避勞怨閭郡士民泣訴保留亦無

犯贓等情撫按官察吏安民乃其責任不得

不具疏入告而士樸等官屬工垣職司封駁

不得不爲申請猶恐倉卒過激躊躇兼旬以

俟

聖意稍平方敢從容剖析日疏中明云非爲楊姜

而為撫臣亦非為撫臣而為

朝廷

皇上覽疏至此亦可以鑒其無他若祇以瀆陳加之罪責小臣得守官家譴之名言官得盡職獲罪之名而

聖朝祇成闕事外廷更滋紛囂所關

國體正自不細且今四方多事人心易搖如近

日嘉湖劇賊方以次第擒捕開而長興餘黨

又以殺縣令告撫臣所述彼中士民洶洶不

寧蠢蠢思動似非無據前奉楊姜為民不叙

續奏草

卷十一

十六

之

旨臣等亦恐地方人情不無大拂擬再為請遲回

後時方深慚負茲又緘嘿不言失職之罪更

何以解用是不避煩聒冒昧控陳懇望

皇上俯垂昭察特

賜優容或量加罰治擬稟進呈伏候

批發謹具揭回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二月十二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疏

奏為負病積愆愧承

溫諭再述苦衷併求罷斥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捧

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秩崇元輔調燮有年開

誠布公允協輿論朕思東虜未靖又值黔鎮告

急正賴卿決策助勦運籌制勝豈可以衰老為

辭遽萌去志久偃私寓於心何安昨已着鴻臚

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望卿即出佐理不啻饑渴

奈何復有此奏竟欲忽然長往卿母謂任勞而

續奏草

卷十一

十七

思息肩母以居寵而思避位當仰體朕衷翌日

入闕殫心籌畫益懋微謨切勿再行陳請以負

朕眷倚佇望之意特諭欽此臣從床褥中扶病

強起叩誦

綸音且感且泣欲具疏陳謝莫能措辭其衰老病

苦之情前已言之盡矣昨又聞黔事添愁添

病愈加昏憤萬不能出伏枕思之王三善勇

而寡謀臣同官中有逆知其必敗者而臣不

能豫為之計則臣之闇而無識大較可見三

善之罪亦臣之罪也今日之計惟急推巡撫

各官才望堪任又且夕可以受事者

命下之日兵部即馬上差官催令刻期到任不得

推辭至于糧餉則計部之籌畫已窮廷臣之

計議無策萬不得已求懇于

皇上發內帑借金花減織造改折諸

上供物料以應一時之急此在

皇上為封疆計必自有處臣之愚見亦不過如是

行臣之言固不必留臣不行臣言即留臣無

益臣今不敢望得請而去只求

皇上謹臣罪臣以為誤國之戒而已所奉

續奏直

卷十三

十一

聖諭謹什襲珍藏用為鎮家之寶臣不勝惶悚迫

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黔事巡撫各官着便速推堪任的用

兵餉着鄰近各省直協助除金花織造改折銀

兩其餘不拘何項但係堪動錢糧先行那奏速

解帑金給發已多又因外解逋欠以致匱拙卿

所悉知俟朕裁酌知道了軍國大計卿素練達

正賴從中主持佐朕裁決昨諭已悉朕意佇望

即出慎勿再延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

救劉御史揭同官韓筆

適蒙

發下御史劉徽條陳本該文書官王敏政傳奉

上傳楊姜貪縱久著奉旨處分周士樸等方在

議處劉徽如何又來披拾瀆擾顯是黨故要

名着從重處不然將周士樸等一併處臣等

看得楊姜奉

旨處分計已離任豈望復官周士樸等以事關工

科于抄發織監原疏之日具疏申明自是職

掌原本未蒙

續奏直

卷十三

十一

批發知已仰荷

優容微豈不知而疏又及此似屬多事但近來應

按各官奉差陞辭每有陳奏微已奉有河東

之差將遠

闕廷不志獻納且當言路開通之日竊附直言

無隱之忠所陳治平要務即未必有當

聖心自謂一念盡赤

皇上責其披拾瀆奏自無以解若責以要名遂加

重處言官以言去官世且指為忠諫從來

名節烈之士垂芳千古何有一官是言官

欲得名而

皇上遂予之以名彼亦何所不得而

朝廷舉動四方瞻仰俱係之矣臣等以為言官以

言為職正當責之以言不能責之使不言第

當議論煩多正宜察其當否可則采之否則

置之則容言納諫之名轉而歸于

上而下無所得名且各官優劣自有本色即如楊

姜向來評品未必盡無異同祇以罷官轉增

名價昨者臣等為士樸請亦謂諸臣各得美

名

續奏草

卷三

二十

聖朝祇成闕事意正有見于此方望

批發前疏豈復因以併處固知

聖明萬萬無此臣等忝列近臣非言官比每值奉

有

諭傳自當勉為將順乃隨事奏揭亦自覺瑣煩再

四躊躇不得不爾擬票進

呈伏候

覽發臣等不勝仰懇謹具揭回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

乞休第四十一疏為劉御史論座師事

奏為罪重病深仍求

罷斥事臣附病二十日七疏乞歸未蒙

賜允方欲再陳而值有黔報遂恐死稍停忽見御

史劉國瑞論工部侍郎陳長祚而於門皆之

說三致意焉門牆云者以臣為長祚所舉士

有師弟子之誼也臣師歷官所至盡職在兵

部九年任武庫職方清慎有聲毫無訾議其

同年同官如王汝訓王象乾耿定力皆極口

推服轉參楚藩即解組而去家居日久楊時

續奏草

卷二

三

喬為吏部薦起河南時臣尚未入閣也臣為

榆林兵備巡撫劉敏寬薦以自代時象乾署

吏部已擬定推用矣而思臣者從而阻之臣

與臣師遂同時歸山北臣再起適吏部尚書

張問達亦臣師所舉士臣師又以延綏叙功

奉

旨推用遂起南太常卿久之始轉南工部侍郎頃

以入

賀至都乃改北部而四端之言至矣四端以臣師

舍而子用者多矣知以爲因臣得官則舉子
舉仇古人尚術何況于師臣師老成練達談
邊事如指掌當此艱難之秋臣懼不能昌言
薦之而乃以避嫌尼之乎陳平論功曰非魏
無知臣安得進高帝遂賞無知鍾興以授經
封侯曰此臣師丁恭之力光武遂封丁恭前
代此等事甚多史皆苦之顧昔以爲美談而
今以爲罪案是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一至此
乎年來閣臣日輕臣三載于茲外而趨撫
內而京堂三品以上無能薦一人只一座師

續纂事

卷十二

三

復煩口語臣亦何顏復居此地臣師到此即
與臣言不日乞休今自當力請遂其本懷伏
望

皇上併臣罷斥以爲人臣徇私之戒如以黔師再
敗尚欲留臣則目前急務只在用人處餉兩
端用人非但臣不能主張即在事諸臣亦不
能主張甚者言方脫口彈章已上若處餉則
公私已竭舉朝無策只望臣祈求于
皇上而臣力又不能得此外更無一謀可設一籌
可運而徒用臣在此及至封疆破壞則曰此

其人當國所致臣有死不願也臣病愁昏愒
不去則死無可復言統望

聖慈垂鑒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大臣廷推乃九卿公舉必才望素優况師生
同朝古今盛事何嫌可避覽奏甚明朕知道了
屢旨諭卿贊襄原不專爲黔事佇望即出以副
眷倚不必又申前請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續纂事

卷十二

三

蒙 召問安揭

為恭問

萬安事今早蒙

皇上召 臣等至

乾清宮 臣等不知何事殊切憂惶即 臣向高亦勉

強扶掖而進及見

皇上起居如常從容

傳諭畧無倦怠私心始安太醫官恭診

聖脉亦云微有外感甚輕但飲食積滯以致泄瀉

此不過小小違和耳而即

續奏草

卷十一

三

宣召 臣等論以失調具見慎重周訥之意計太醫

官自能斟酌進藥伏望

皇上寬心調攝少節飲食謹慎風寒自有勿藥之

喜矣 臣等不勝惓惓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寬慰朕懷具見竭誠忠愛朕知道

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三十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二疏

奏為恭承

宣諭感謝

天恩再求

允故事該 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昨視朝知卿尚杜門方切延佇何乃又有

此奏封疆多事賴卿籌畫主持佐朕裁決有何

疑慮君臣一體卿以元老素明大義此時何時

忽然求去當必不然日講在即急欲與卿相見

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即出副朕

續奏草

卷十一

五

倚眷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

到 臣私寓宣諭

聖意 臣恭設香案叩頭謝恩訖竊念

君恩至此如地如天即木石其心猶知感動而况

于 臣願 臣求去苦情具于累疏每當下筆輒

一字一淚今誦

溫綸亦一字一淚如其不去即不以病死定以苦

死往在

皇祖時 臣求去不允不得已移家城外身居僻處

皇祖知 臣之必不可留容嗟太息竟放 臣歸今同

禮臣王體乾目觀其事豈不能為

皇上言之夫人之精神血氣至于老年日銷月鏹

臣犬馬之齒較之向時又增十餘年矣

皇祖能體臣于十年之前而

皇上顧不肯恤臣于十年之後是臣之所以輸誠

結知于

皇上者不如在

皇祖時亦足以明臣之老憊而無能矣如以封疆

多事責臣籌畫主持則東事已付臣承宗奴

酋伎倆大較可見承宗自能辦之西事則臣

續奏章

卷十二

二十六

之愚見多不合人意當未報敗時臣已有疏

言不敢開口談黔事今安能主持也况新撫

臣蔡復一識力沈雄忠誠任事亦無庸臣贊

一籌矣臣三歲于茲每一番求去便奉一番

溫綸奉一番

溫綸便有一番強出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在再周

循以至于此今番若再不斷決必無得去之

日而從前之哀祈泣請皆空談矣

皇上謂此時何時豈可忽然求去臣竊謂此官何

官豈可安然尸素故寧甘違

命之罪而冒昧瀆陳終以

皇祖之體臣者望之

皇上如必以臣非所宜言輕而罷斥重而譴誅臣

何敢辭焉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事

皇祖當承平時求去尚難况今時艱豈忍自遂還

望體朕倚眷至意即出佐理以慰延佇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續奏章

卷十二

二十七

乞休第四十二疏

奏為疊奉

溫綸苦求

允故事該臣蒙

宣諭回奏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事

皇祖當承平時求去尚難况今時艱豈忍自遂還

望體朕倚眷至意即出佐理以慰延佇該部知

道欽此竊念

皇上以時艱責臣豈不知顧臣老病庸劣即承

續奏事

卷之三

七

平時猶不能展布何况艱難近備員此地又

復三年東西之役未休公私之困愈甚民窮

財盡餉竭兵驕加以災異頻仍天鳴地震變

不虛生責將誰諉臣前疏所云此官何官豈

可安然尸素者正謂此也

皇祖時閣中只臣一人故難於得

請其後有方從哲遂聽臣去今臣同官尚有六人

其才識力量皆遠過于臣放一臣之生而得

六臣之用何利如之夫火之所以不息者以

前薪後薪相續于無窮也如必指尺木以為

薪而焚之不已則臣為薪者不亦難哉而世間

且無火矣臣向有疏言前後同官或死或去

皆已無存夫非獨同官也臣所往時六事之

臣僚今在廷中只孫瑋一人耳世事之無恒

浮生之易盡一至于此臣犬馬之軀更有幾

時而能長任奔走之勞哉頃以求去未遂

火薰蒸遍身骨節楚痛徹夜叫號家人聞之

無不稽首祝天願

皇上允臣之歸少延殘喘臣之所請千方百計窮

無復之如萬不得已而出于無聊之策殊非

續奏事

卷之三

七

感世事也伏望

聖慈哀憐垂允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疏連上衷情真懇朕豈不念但以多事臣

切倚賴卿素懷忠藎且精力康強何可堅意求

去

廟變在即佇望臣出陪祀進閣以副殷眷慎勿又

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奏為登承

溫諭負罪愈深仍懇

天恩垂憐允放非該文書官郝隱儒捧出

聖諭到 臣 私密

諭元輔卿先朝元輔品望素孚忠誠為國寰海著

聞列公四郊多壘之際天人交變之時正賴卿

調變贊化佐理分憂何乃連章求去屢疏托陳

堅意高蹈遂已身名欲朕孤立於上卿心安乎

否乎卿尚矍鑠精健有餘當思竭忠盡瘁佐朕

續奏草

卷十三

三十一

始終况時值孟夏謁

廟典禮在仰卿還仰遵屢諭深體朕衷翌日勉力

入關弘濟時艱任勞任怨共念一德相成不得

再行陳請勿負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欽此 臣

恭設香案匍匐叩頭謝

恩訖竊念

皇上之諭 臣 已至懇至股非臣子之所敢望而

之祈求于

皇上已至哀至苦亦

君父之所當憐 臣 若能調變贊化佐理分憂何為

如此求去今滿朝臣工彬彬濟濟閣部卿寺

臺省諸曹無不克塞布滿用之不盡豈以 臣

一人之去而遂致

皇上之孤立乎 臣 情辭已竭無可復言但譬如人

家先世有老牛老馬老奴僕皮盡骨穿筋力

竭盡仰首悲鳴為主人者亦須量加體恤毋

必置之死地况一家人老幼大小穿衣喫飯

來去自如而獨因此老僕使之求生無路欲

去無門而此老僕又實未嘗得操家柄授之

情理亦似稍寬此 臣 之所以呼

續奏草

卷十三

三十一

天呼

地呼

父母而不能自己也 臣 非不知負

恩方命罪當萬死而情緒迫切甘死無辭惟

天地父母之哀憐焉 臣 不勝惶懼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昨諭具悉朕懇切至意

卿還仰體即出輔理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此番求去已十二疏伏蒙

聖恩已四宣諭矣上下之情已竭何所復言臣

朝端去一老病庸劣之臣如乘鴈雙鳧無能多事

而愚臣當此進退狼狽之際如愁山苦海難

以俟延

朝廷設一官則欲得一官之用况于職居輔弼又

冒稱首臣其任寄何如

上以名留之下且以實責之留之愈殷則責之愈

續奏草

卷三

三三

重無所以副下之責而強以應

上之留此孔氏之所謂具臣孟氏之所謂虛名而

其究必至為患得患失之鄙夫少知禮義康

耻者所必不敢出也臣少讀書史見自古

人國家者皆出于貪位固寵之徒心每切與

痛恨欲食其肉至于自知其無能自求退避

則雖其人之極愚極拙而天下後世終亮其

心而寬其罪故臣自通籍印懷此念積于胸

中時刻不忘刻以

天威嚴重

聖意勤倦而此念終牢不可破何也懼天下後世

復有欲切齒痛恨于臣欲食臣之肉者也臣

非老非病非萬分無能何苦如此伏望

聖慈之憐察焉臣不勝哀苦迫切之至奉

聖旨朕今日享

廟適覽卿奏知卿素為忠貞尚念

累朝恩遇留輔朕躬慎勿再陳以孤朕意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三日

續奏草

卷上

三三

請 裁定祀方澤揭

今歲夏至祭

地方澤禮當舉行昨禮部上儀注本奉

旨發下工部管繕司官及巡視工程御史來向

等言

祭典重大

皇上親行倍當恭飭乃壇壝當預行修砌神基祭

器樂舞器服

上御具服殿及經過

御路坊牌當通行修治距期僅一月餘即日夜

續奏章

卷十一

三

工亦不能及欲

請更于來歲舉行 臣等看得王者父天母地禮宜

並隆去歲圓丘大祀今歲方澤大祭原議次

第舉行其壇壝器服等項各衙門自當預行

修理豈得坐致稽緩

皇上敬事神祇部請

允答畧無遲回乃經管各官以事期後時致悞

典禮職掌謂何愆咎難諉即 臣等妄意各有司存

未及預請傳示責亦何辭但今計距祭期委

屬迫近各項工作委難及事不得不據實

上請如以

祭典有舉無廢精粗不專儀文器加修飾仍令眾

行儻以

躬祭初行不宜草率暫

遣官恭代經惟

皇上裁命遵行諸臣又言前月原擬奏

請因念

聖躬靜攝後日盛暑遠出禮次煩勞俱宜慎重此

則一念誠懇 臣等亦以為然至云中外多事

北壇外無重城防衛宜周又云財用匱乏工費浩

續奏章

卷十二

三

繁分布官軍亦須賞犒此則過計小費嫌于

駕言即諸臣云然 臣等未敢代陳也謹具揭

以請伏候

聖明裁奪

批發施行謹

題奉

聖旨方澤躬祭原擬今歲舉行神壇器服預修等

事各衙門當先行奏請豈得臨期就慢覽卿等

奏大典不宜率畧着於來歲親行其壇壝等項

即每歲遣代亦當整備還着速行修理屆期

潔供事稱朕敬事神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三日

續編扉奏草卷之十二終

續編扉奏草卷之十三

乞休第四十六疏

奏為懇

恩允故事臣惟人臣之求去苟非其情之至窮心之至決則其辭必不敢盡而其身亦尚在于可留可去之間今臣之言已無所不盡聞之者皆知其必去於此而復留則是前此之言皆出于說謊以後即呼天叫地瀝膽披肝無人肯信而臣亦不敢再啓日以瀆

君父矣是臣在今日即面厚千重斷無可留之理

而

皇上之留臣亦徒襄

明綸而傷國體且增臣之罪也日者

皇上視朝開講臣不能望見

清光孟夏時享臣不能趨陪祀事苟非存決去之心處必不留之地何敢怠慢如此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若責臣以輔

聖躬則臣曷親受

顧命臣國禎等特承

簡用皆矢心竭贊何待于臣之情緒同官共知

而拘孿體面不肯擬票坐視臣之困而不恤

懇乞

聖慈傳諭亟擬免臣陳瀆臣日在私寓匍匐稽首

以俟不勝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卿辭甚懇朕意自定國家多事之時萬無元

老可允去理且前召見卿精神甚健忠愛藹然

今何忍忽然決去還勉為朕留番出輔理以副

中外之望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七日

續奏章

卷三

二

乞休第四十七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之乞歸已十四疏每見同官輒叩首

哀祈懇為擬

允又遣臣孫中書舍人益孫至關門代臣祈求而

臣熾漠不動念臣國禎等寂無一言其所擬

旨更加急切是

皇上雖有恤臣之心而亦為同官所格不得自遂

度臣曠之意豈不知臣之不可留不過恐人

疑其欲作首輔而借此以遮飾門面耳夫四

續奏章

卷三

三

時之序有進有退春夏秋冬以次司令天且

不違而况于人臣入閣僅數日即代同官票

擬前後為首輔滿十年又獨任七年

國朝所未有曠在政地已五年矣且親受

先皇顧命官階職任皆與臣同今日為首輔已是

太遲何嫌何疑尚欲逕避曠不放臣他日人

又不放曠相牽相扯習為固然將使給扉尺

地結成纏綿不了之局又何以責百僚之貪

位爭官紛紛而不已乎臣竊為同官諸臣不

取也臣之不寐痔瘡是到老之病無藥可醫

曾本國... 數次臣曠所親見近以

聖躬違和坐卧不安屢勉奔趨忘其困倦如人子

聞父母之疾荷可竭蹶馳驅何所不用而

皇上乃以為精神甚健不知臣自問

安後即備卧數日不能強起矣臣連章迫切委出

無聊伏望

聖慈獨斷獨行同官亦少加惻隱畧有休戚相關

之誼母苦臣以遂其私則臣幸矣臣不勝懇

切願祈之至奉

聖旨卿屢疏求去朕屢旨慰留次輔贊成自是君

續奏草

卷十三

四

臣大義况中外多虞卿為首臣還宜深思以君

命國事為重即出贊理勿得苦辭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一日

乞休第四十八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十五疏乞歸不無責望於同官而是

日臣曠遂避不入直臣國禎謂我初稟此本

不敢遽為擬

允是同官諸臣無一不欲困臣也臣待罪三載擬

允同官之去者已四人其他九列諸大臣甚多未

嘗畏避蓋上以昭

朝廷體恤臣子之恩而下以明士人難進易退之

節事體固宜爾耳願同官能得之臣而臣不

續奏直

卷十三

五

能得之同官何僚友之間用情若是異耶彼

其留臣不過曰人未論汝汝何以去臣應之

曰如是則閣臣皆安排待人之論而後去矣

年來政地極輕較臣前此在事時又大不相

同夫亦自輕而後人輕之進退去就之際固

輕重之所懸衡也若皆顧情體而彼此牽纏

竟不許一人得善其去竊恐此後閣臣將日

輕日而其害豈獨臣受之哉臣言至此而

又不去則非但愧見士大夫亦愧見同官而

人從此愈輕臣又何辭以自解也臣見自

來彈章私揭無一不以去就之義責人願同
官諸臣之細思之而

皇上欲重政本之地亦萬萬當自放臣始矣奉

聖旨朕倚重元臣共圖治理原非虛隆禮貌諸臣

擬旨參合與情聽朕裁決豈得憑臆自尊卿是

安心勉留毋自煩苦佇望蚤出用副眷懷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五日

續奏章

卷十三

六

乞休第四十九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十六疏乞歸苦懇同官擬

允而同官仍不動念又委于

皇上之裁決非敢逞臆自尊夫閣臣擬票必經

聖裁臣豈不知但謂云霖雨自天亦須雲興四嶽

若同官肯為臣委曲

皇上豈有不聽不信乎友不獲乎上臣剖心折肝

而不能取同官之信臣之罪也昨戶部尚書

李宗延以邊餉無措苦苦求去臣在伏枕中

續奏章

卷十三

二

聞之亦為焦思極慮終苦無策即問之同官

及在廷諸臣皆以為無策此軍國大計安危

所關而臣不能少贊一籌致計臣束手無措

則臣之老病庸愚強留無益亦可見于此矣

而况天下之事又有不止此者乎若不早去

所誤必多伏望

聖慈哀憐矧察奉

聖旨卿不可去朕自獨裁票擬勉留仰體朕心俯

採輿論匪為僚友之故况國計匱乏正賴籌畫

若決計求歸卿何忍然亦豈朝廷眷念老臣之

意國體所關卿即出視事慎勿因陳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九日

續奏草

卷十三

八

乞休第五十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苦苦求去舉朝之人皆知其必不可

留竊度

聖慈必為臣動念而同官諸臣拘礙體面竟不肯

票每當臣疏

發擬即一出一入如吳為三軍輒出以肄楚臣願

積又每每向臣言放汝歸去太占便宜臣以

一介豈儒遭際

三朝兩登政地罪戾多端幸逃誅譴今日復得安

續奏草

卷十三

九

然而去誠為便宜第臣以十八年之深資十

年之微勞只乞此一具將殘之骸骨歸死故

丘別無分毫有所徵與較之年來去國諸臣

亦未為甚便宜也且往時閣臣得請並無濫

恩舊章當守新例宜裁臣自放歸之外斷不

敢再徵

天語一字之褒竹越

綵綸茶滷

典制重建

命之愆增造物之忌即他有罪名亦皆領受同官

亦可以亮臣矣夫居如此之官事如此之

主逢如此之輿情真千載一時而臣抵死哀鳴如

怪怪之在身只求脫去自非年老志衰福輕

命薄何至于此天實為之臣亦有不得而

自主者

皇上臣之天也豈不憐臣

明旨煌煌固已知臣之決計矣國計籌畫臣實不

能若云國體留臣更傷臣願同官之曲體

聖心毋違天以困臣也臣不勝激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老恐去同官即擬允朕即勉聽

續表直 卷十三 卿心亦何能安還望憐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

為國留卿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五十一疏附汪文言事

奏為懇

恩允放併陳愚衷事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辭願

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

素餐一等詩莫展一事難行誤

若誤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

知臣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過欲加臣以

負義無情之大詬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

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蓋已逆知其有

此矣臣受事多年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如

科臣傅樞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

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

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

師生之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之臣何

敢朦朧而不供認乎文言之是非得失與其

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為辨以滋紛

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評奏蒙不可開

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自此

青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只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

宮府之嫌而消緝紳之懼其所禪于世道良不

小矣臣非萬分決去不肯作此言亦不敢作

此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為非所宜言而

重加之罪臣亦甘之臣不勝悚息冒昧之至

奉

聖旨卿連章控陳自是衷懇朕惓惓諭留亦豈虛

拘還望勉從副朕倚眷別奏事情朕自鑒知卿

續奏章

卷十三

十三

不必引以求去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之休第五十二疏

奏為懇

恩允放再布愚衷事臣連章控陳

皇上已悉臣衷懇臣亦仰體

聖意豈敢以為虛拘顧臣之衰頹疲困鞭策不前

見于屢疏者無一字不真大學傳云心不在

焉視不見聽不聞臣心雖尚在而智慮已窮

則與不見不聞等耳以天下國家之大幾務

之煩而可使不見不聞之人參預于其間哉

臣從病榻中檢

續奏章

卷十三

十三

國朝故實閣臣從田間再起者不過十餘人而

功名之損于前者殆十之九雖其遭際之不

同亦以再植之本其根必傷強弩之末其勢

必衰即臣自審精神力量視往事

皇祖時已遠不逮矣若復遷延不去必至狼狽決

裂生平盡喪於臣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

之本心原是如此非引汪文言以求去惟是

文言之事罪實在臣使臣不為文言題用史

館則文言必去文言去則必無今日之禍

朝廷必無此一番駭人之舉動士大夫亦得相安

于無言不至于賢人君子自相攻擊以開無窮之釁使素有清正之名如左光斗魏大中者亦不得免而

官府中外之際省多少猜疑然則臣此一事其失若小而其關係甚大臣又安得晏然而已乎以

皇朝之深居穆清上下阻隔臣事之八年尚未有負罪愧心之事如此之甚今

臣上願精勤政下情得通乃臣之踈謬幸張鼎累君父一至於此則其老憊昏迷罪愆萬倍昭然可

續奏草

卷十三

十四

見又豈但功名之損於前已也文言聞臣此

言亦將知為臣所誤而且惜然省悔認為自

取之辜不敢尤人第念其罪止于愚昧無知

引惹口舌非有大奸巨惡必不可赦臣科臣

參論本意亦不過欲驅之使去毋在此生事

耳今

嚴旨再下如雷如霆萬一奉行太過法外處分則

是不測之

天威乃屑越于么麼之小輩而人情因此反滋紛擾其為生事殆有甚焉臣即科臣當亦自悔之

矣臣反之私衷質之公論皆是如此故敢不避忌諱而直陳之若臣之求去已二十疏斷無不放之理如

聖慈猶責以強留臣惟有泥首

闕廷以待罪而已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卿再秉政值時多艱忠誠勞苦朕所深眷中

外倚望甚殷似尚未可決去別奏具悉卿意朕

自裁酌知道了卿宜安心勉出當不以此介懷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續奏草

卷十三

十五

乞休第五十三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 臣二十疏乞歸尚未蒙

允中心抑鬱遂成痢疾腸胃攪痛腹如雷鳴又加

以痔瘍作苦渴血不休年老氣衰之人豈能

堪此 臣前此屢疏語多枝蔓良以詞窮情迫

不暇擇音原其本心只是老病不支切于歸

骨望

君父之矜憐及同官之從吏耳况今

皇上乾綱獨攬事出

續奏草 卷十三 十七 中裁即同官諸臣亦自歎于匡贊之未能 庸愚

衰憊其何以仰窺

聖意而稍展其分毫故是以不避煩瀆苦苦哀祈

但得

俞音早下一日則 臣受一日之賜矣 臣不勝激切

仰望之至奉

聖旨朕倚任老成主持國是邇來議論爭擾知卿

定能平章况卿年力康強何可以衰老言去還

望勉出輔理以副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初三日

回奏 聖諭遼情揭

該文書官李守質翟國禎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總兵

官毛文龍揭前事為屢獲活夷斬獲首級得獲

連馬皮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

某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具呈稱奴酋與

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

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

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長驅

續奏草 卷十三 十七 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

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

官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度周全

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弁東征將士俱要仔細

防禦謹慎倍常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晝夜

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

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弁專督邊

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撥船

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

滯有誤軍機責有歸焉特諭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念切軍國仰

端居宮庭而慮周疆圉先是臣等接得毛文龍揭

帖所請兵餉及加銜委用各官言之該部未

卽覆行每訝糧餉器物尚煩區處官秩空名

用示鼓舞有何難事而亦遲回至於邊關傳

說及形之疏揭者如兵丁之劫掠奔逃屬夷

之糾合要挾草祭之焚燬市物之騰貴時與

當事諸臣面相商確趣其料理計無復之如

斯而已伏讀

聖諭既嘉文龍功捷而又慮逆會情形于凡先事

續奏草

卷十三

一八

防禦之備計畫周詳論誠懇到當卽傳示該

部及督師督餉督撫鎮巡道將各官協心諮

籌加意振飭務爲桑上綢繆之計以釋

宸旒宵旰之憂臣等向所動色相告激發之所不

能得者

天語一爲布宣倍萬振勵矣至如臣等備員帷幄

既無入告之嘉謀申論百司祇是空言之告

誠乃使

至尊獨憂

社稷溺職之罪何以自辭所有

御札一道尊藏閣中謹具揭臣

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五月初四日

續奏草

卷十三

十九

乞休第五十四疏 臣錢尚書事

奏為下情日急一日萬懇

天恩立刻允放事 臣乞歸已二十一疏奉

旨責 臣以主持國是平章議論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

知

皇上獨不知乎

皇上知之而猶以此責 臣則

明旨為不信矣是同官諸臣擬票之失非

皇上意也即同官諸臣亦豈不知 臣之不能平章

續奏草

卷十三

二

主持而乃以此欺天下耶 臣一聞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在草疏申請忽見南京

御史黃公輔揭帖名為留 臣而其大指乃在

于攻講臣錢象坤慮 臣去象坤且入閣臣愈

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 臣相處

日久共事春開周旋

講帷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者多稱其清修

恬靜居鄉居官素無訾議

皇上頃在

講筵

面諭閣臣慰留象坤 臣方喜象坤之得蒙殊知而

言者之說若以 臣與象坤薰蕕蒼素之不相

入是象坤為君子而 臣為小人矣其于

聖意亦大相左矣 臣不知公輔何所聞而遽形水

章奏以重 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

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公輔又謂 臣去而

二帝在天之靈不無慰望武夷山靈亦為怫然其

責 臣甚正然臣伏而思之人臣惟欺君誤國

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

為神靈所譴怒履載所不容若 臣先後備員

續奏草

卷十三

主

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身病才盡力窮萬不得已

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憐而允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北

山移文蓋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怪

人之還山也 臣既自知其不能若復浮沈不

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將無

面目以見鄉邦之父老矣 臣為此懼而求去

不虞公輔反以此而見責也大抵年來人情

分門別戶一起一伏互相猜防以 臣持論稍

平故其欲留之以彌縫弊在于其間不思世
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而成浪
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
波浪之不作即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
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釁便與國家相
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
消弭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朋黨難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念
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
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

續奏章

卷十三

三三

每見一缺出輒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
意則怨謗橫生令人轉思昏夜之哀之爲高
臣無伐毛洗髓之術以蕩滌更換其肺腸能
以區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釁乎
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
頗知止足之義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
競之心其于世道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
賢于留也臣往者每勸士大夫同心報國勿
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
臣以便其驅除今欲留臣以防其患害總皆

其口而談全不設身而處而留臣者其臣
更甚臣見此疏時刻難挨伏望
皇上仰傳九放臣歸而蒙諸于山靈或即死而請
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臣不勝涕泣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秉心虛公持論正大覽奏年來人情語語
痛切至勸諭朝臣同心報國勿作異同正是平
章國是乃尚謙讓不居講臣朕所鑒知卿奏更
明已有旨了留卿自是朕意勿以言及愈急求
歸竹望勉留用副倚任該部知道

續奏章

卷十三

三三

天啓四年五月初六日

乞休第五十五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

臣杜門乞歸自春初而至夏半殆將半

載其章疏則下言萬語筆禿唇焦其苦情則

萬緒千端眼枯腸斷每見同官諸臣輒叩首

哀祈諸臣亦微微動念而又有入教之謂必

不可放臣放則是非利害無人抵當將失一

擔牌矣故同官之留臣復堅而票擬又加急

坐視臣之病困以死而不恤臣小人也意願

有限生平一切嗜欲皆淺涉其藩而不敢深

續奏草

卷十三

二十四

窮其趣今乃為功名富貴牽纏束縛不得解

脫而其牽纏束縛又毫無補于

國家而徒為人之功名富貴計亦可悲已

皇上慈仁如天試將臣前後諸疏

俯垂省覽則亦可惻然而放臣矣臣不勝煩瀆負

罪之至奉

聖旨朕為國家留卿諸臣自當仰體日覽南北重

奏具見與論僉同卿宜勉出以答中外之望慎

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十二日

乞休第五十六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

臣前此雖杜門乞歸然猶勉強自力間

或見客雖不與聞朝事然客有談及猶汗漫

酬對近為痢疾所苦前後閉塞腸胃作痛每

夜腹中常如雷鳴又痔瘍下墜溺血不休遂

伏枕呻吟一人不能見一事不敢聞官雖尚

在同於無官身雖未死同於無身苦苦留臣

亦有何益聞言路諸臣有以

續奏草

卷十三

二十五

中旨之故牽扯及臣之去自因老病不支首丘

念切豈敢復有他意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

固知之稔矣伏望

皇上垂憐亟放毋致朝端紛紜以重臣罪臣不勝

哀祈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朕豈不鑒念但卿精神強健

偶病不妨調攝言官疏留具見舉朝公論還望

勉出佐理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七疏

奏為懇

恩允故事臣以抑鬱患病泄痢下血危殆不支故

遂扃戶卧床謝絕人事泣血陳情祈回

天聽而尚未蒙

俞允苦日以甚病日以深又聞言者恐臣去則冢

卿僉院與之俱去深用駭然夫冢卿僉院之

求去其故甚明與臣毫無干涉此舉朝所共

曉既不因臣而求去何必臣在而後留士大

夫出處進退各有本末說者謂如飲水冷暖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三

三六

自知若去就因人又強扯不相干涉之人恐

二臣無此意也惟謂臣二十疏前尚自可去

今以二臣之故遂必不可去則是臣不幸而

為二臣所累斷之不早以至於此悔無及矣

而二臣以已之求去而累人恐于心亦不安

也臣無二疏之學李泌之才所以苦苦求去

毋論其他即如目前邊餉缺額二百餘萬東

西需索又不知其幾使泌而在或當有處而

臣茫然無計即廷臣奉

旨會議亦未有半籌寸畫可佐司農之急乃徒以

留臣為事豈以臣真能點金化鐵有秘受術而不肯試耶臣在卧榻間此愁苦無聊下血數升眩暈倒地家人無不驚惶自知控訴無門惟念在

皇祖時曾移居城外候

旨

皇祖遂憐而放之近年如鄒元標鍾羽正蕭近高

輩皆名德大臣皆以此得請臣萬不得已計

必出此如必罪臣避難負

恩則有解經邦之例在臣不敢辭但恐為同官制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三

三六

一燎朱國祥史繼偕諸臣所咲耳臣言止此

以後再有題目可以困臣者當一切聽之不

敢復措一辭惟望

聖慈亟垂矜允毋使其如老奴僕老牛馬呼號哀

鳴以死而已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奉

聖旨元輔表率百僚出處自有關係况今中外多

事方望濟艱不比

皇祖承平無難自遂卿宜勉出副朕倚眷慎勿再

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五十八疏

奏為拘繫不堪百病俱作危困可矜苦求

允放事臣之乞歸已連上二十五疏至窮至苦鬱

抑之極腸胃中如焚如灼前後閉塞水火不

通因服涼藥過多翻胃嘔吐遂昏迷並絕半

日方甦延醫韓伯恭陳天和陳志明等診視

皆云愁悶拂逆所致勸臣寬心調理而臣不

能若再不得去必死無疑臣病中無聊歷數

前後各官自閣臣九卿以至庶僚無大無小

無不來去自如惟意所便獨臣一人拘留罔

續奏草

卷十三

三十八

頃有如繫囚何罪何辜而惟此患每一念及
殊懷不平方

神祖留臣

猶云閣中乏人今閣臣有五六員矣所

居何官所幹何事而推委於臣如皆謙讓未

皇則詞林此日濟濟多賢毋論他署即詹事

府一衙門已有二三十人固從來未有之盛

也朝下爰立之命而夕已塞滿綸扉將無坐

處矣又何至有乏才之嘆哉倘以臣罪戾深

重不應安然而去如同官太便宜之說則臣

叨濫多年頗竭心力即在

光二廟之間人情危疑之日亦有一片苦心可以

對天地而質鬼神此惟

列聖神靈與

皇祖

皇考知天下人不盡知即

皇上亦不盡知也聞

皇考在宮中每談及臣輒咨嗟太息故

登極而首召焉今凡百臣工有片言隻字曾及國

本者無不蒙

續奏草

卷十三

三十九

恩生則超遷死則卹錄而臣處不生不死之地並

未敢微一字之褒半綸之寵僅僅乞此一具

垂仁之骸骨歸死故丘而亦斬之竊恐

先帝在天之神亦必愴然為臣動念而何在廷諸

臣絕無惻隱之心一至此也臣之此言真是

淺衷小人生平所深耻而不欲出口今計窮

慮極無可奈何醜顏破面叙此一段微勞以

乞恩於

皇上其亦可愧可羞之甚而萬非得已也夫人之

乞恩以干進而臣之乞恩以求退至于求退

而乞恩則其勢愈迫而其情亦愈可原矣伏望

皇上鑒臣此情仰

賜命允如必欲用則容歸卧一二年萬一犬

馬之軀未填溝壑或尚能匍奔走再見

皇上亦事之不可知者夫服牛乘馬者當其壯健

猶必稍休其力况老病之疲駑哉又何為鞭

策不休立視其斃而不恤也臣此疏語言急

促無所避忌自知非宜鹿死不擇音統望

聖慈憐察不勝惶汗激切之至奉

續奏草

卷十三

三

聖旨卿事

皇祖獨力贊襄翼戴

皇考忠勤尤著首召未及相見正宜勉留輔朕用

副眷知何可堅意求去覽奏知卿方理醫藥

需靜攝慎無亟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回奏魏太監本揭韓草

今日

發下司禮監太監魏忠賢本為左副都御史楊漣

參論自請罷斥奉有

傳諭擬票進呈其楊漣本已逾兩日未蒙

發下

聖意淵微非臣等所知仰臣等亦以為方今多事

之時

朝端不宜紛擾但事體關係頗大人情猜忖易

生

續奏草

卷十三

三二

皇上既以忠賢久侍

左右任事過直素蒙

鑒信而楊漣當

兩朝開華忠誠肝膽為

先帝及

皇上所知疏中事情總在

聖具原奏與辯疏俱發如聽訟然兩造具備片

言可明仰

宮闈遂密道路譁傳之言

皇上自不難明一曉諭其餘外廷用人行政等事

逐欵辯明人人洞悉無論政體宜然而言者
即屬過計得以自釋疑衷被言者仰果風聞
亦得以盡白疑跡傳之中外聞于四方不至
為

朝廷增一疑事矣臣等躊躇再三率爾陳

請其楊漣原奏本仍望

檢發容臣等參詳擬議聽

皇上裁決批發施行謹

題

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

續奏草

卷十三

三十一

乞休第五十九疏

奏為病勢危急一日難支懇

恩亟放事臣前疏所稱鬱火薰蒸前後閉結水火

不通等症字字是實今此數日所苦愈加日

夜號呼求欲速死頃同官諸臣顧臣榻前親

見其狀臣若敢欺

皇上則天地鬼神當共誅之亦何面目以對同官

乎病中又聞臺臣有疏舉朝嗚嗚而臣伏在

床褥不能為

皇上處分愈愧愈病伏望

續奏草

卷十三

三十一

皇上即放臣歸諭令同官諸臣協力擔當主持以

慰輿情伸正氣而同官亦視臣如已去已死

之人不必推委臣老病昏迷百凡謬戾惟是

十年行事具在耳目今七十老翁旦暮且履

思歸如此更復何求此兩日間欲再具疏而

手不能書茲伏枕口占殊不成語臣不勝惶

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今日召卿何不勉進覽奏知卿鬱火為苦若

肯幡然一出志意一紓精神自暢日來疆事方

殷議論紛錯邊籌國是賴卿主持若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即出以副倚眷幸無再延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初六日

續奏草

卷十三

三十四

回奏擬魏給事本揭

韓章

適蒙

發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等本該文書官王敏

政翟國禎傳奉

上傳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連
日用藥朕心焦念乃紛紛激聒全不體念君
父成何臣子為首的着降三級調外任用又
奉

上傳官闈嚴密外廷何得妄生猜疑必有教唆通
同情弊為首的還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究

續奏草

卷十三

三十三

問臣等連奉

傳諭不勝悚惶看得昨自本月初一日臣等聞

皇子每日用藥醫官到闈面問各官原不知聞

且自楊漣疏上各官職在言路自不能已尚

以後時為遲緩以臣等不能執爭為失職責

之緘嘿渠自有辭若云

官闈嚴密則道路風聞外廷疑議各官不過就

楊漣前疏一為剖發原非自創說也臣等伏

覲

皇上嗣曆以來聽言納諫即時有斥謫旋即

召還至究問處分從所未有况言官職在敢言科

道同是公疏伏望

特鑒惻忱統

賜容貸片畧之

雷霆化為中人之雨露感召和氣立致福祥具在

是矣臣等凜奉

嚴威仰期

開霽區區一念無非欲弘

聖度以全

國體而正氣之當培言路之當開姑不敢縷陳以

續奏章

卷十三

三十六

涉煩聒之嫌統惟

聖明昭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

續繪扉奏草卷之十三終

續繪扉奏草 卷一四

續繪扉奏草卷之十四

謝 宣諭併乞休第六十疏

奏為恭承

宣諭萬不能出敬謝

天恩祈

憐殘喘事該臣迫切求歸奉

聖旨今日召卿何不勉進覽奏知卿博火為苦若

肯幡然一出志意一舒精神自暢日來疆事方

殷議論紛錯邊籌國是賴卿主持着鴻臚寺堂

續奏章

卷十四

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宣諭臣扶掖下床叩頭恭聽不能起拜惟有泣涕

感謝而已臣之病患畧具前疏今早伏奉

宣召亦不能出連日延醫十餘人百方俱試茫然

無效閉塞之極遂成喘急有時遶室狂奔家

人驚駭似此病勢必非藥物所能療但望

皇上賜臣一歸便是續命之膏回生之路萬萬無

再入闕門之理矣前擬移居城外候

旨因病甚不能動移萬一微幸少愈臣當遷出如

蒙

聖慈哀憐立賜俞允省此一畚勞擾尤大幸也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絲疴甚不能措辭謹口占數語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卽出輔理慰朕倚
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初八日

續奏直

卷十四

二

謝 宣諭併乞休筵六十一疏
奏為叠承

溫諭感愧難名恭謝

天恩仍求

允故事該文書官郝隱任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歷朝元輔才望兼隆精

白純粹清正無私朕嗟嗚呼明悉朝野著聞方今奴

氛尚熾默禱亦深正賴卿主持化理體朕分憂

何得私寓久延連覓尚闕遂身名君臣大義

安在昨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望卿卽出

續奏直

卷十四

三

為何復有此奏卿康健有餘還當仰遵朕意翌

日勉力進開竭忠籌畫匡濟時艱弗得再有陳

請勿負朕倦港佇望之意特諭欽此臣恭設香

案匍匐下床望

關叩謝捧誦

溫諭一字一淚竊念

君父之恩至此而極少有人心者不動念顧臣一

段苦情具于屢疏而近日所言病困之狀集

一飾辭竊恐幾務殷煩無暇為臣

省覽如蒙

省覽斷無不少加哀憐之理今臣方呻吟欲死不能具辭但望

皇上檢臣前疏特

賜覽觀必知臣之所陳至懇至哀斷非虛誑

聖心將為惻然而其放臣也不待辭之畢矣如以

夷氛黔禍尚未蕩平望臣主持則臣之愚衷

實以為東西之事自有人能任所苦者惟懼

餉空虛轉輸不繼中外務復束手無策是在

皇上人破拘繫之見逆融

官府之間苟節縮臣移以佐軍興無所不用足

續奏直

卷十四

四

餉足兵勇減逆皆自無難事不然雖百臣在

此曾何補于疆事之分毫哉臣病困之狀文

書官所親見萬萬不能再出以副

聖懷但望

聖慈念臣在

先朝曾有微勞賜以六馬殘生使得歸骨故園魂

魄依先人墳墓臣世啣結木足為報矣所奉

聖諭當什襲尊藏以臣世寶謹具

奏稱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兵食大計佇俟卿出等
畫宜諭官回奏知卿體已平精神甚佳還望遵
諭進閣用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

續奏直

卷十四

五

論魏忠賢事情疏

奏為內外釁隙已開隱憂未艾謹陳愚見恭請
聖裁事頃都御史楊漣論劾太監魏忠賢列其大
罪二十四款多窮凶極惡之事駭人聽聞臣
在病榻見之亦魂搖心悸舉朝臣上無不以
漣為忠直言人所不敢言於是連章疊疏攻
擊紛然

皇上雖力為解釋終不能止其仰煩

宸衷亦已甚矣臣平心而論諸所論列如

中旨之頻傳大臣之橫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

續奏草

卷十四

六

留凡屬此類雖

皇上皆引以為

聖裁然九閣沉沉何處可觸即等地近密勿亦

未敢信其盡出

宸斷與否况外廷遠隔能不疑猜而忠賢獨被寵

任人皆謂其所言

皇上無有不聽故凡有不美之事畢歸之忠賢此

臣之所不能曲為忠賢解者也至於墮

中宮之胎殞

裕妃之命斃御幸之官人則事在內廷難以臆

斷

聖明在上威柄獨操忠賢即懷無良之心負吞天
之膽何敢作此等事故縉紳有問臣者臣皆
對以不知亦告同官臣熿謂此言稍過人或
以此病臣笑曰我為輔臣若真知此事而
隱忍不言直待臺臣之訐發則其罪當與忠
賢同豈可一日容於人世哉此臣之所未敢
遽為忠賢罪者也乃臣之所深慮者則以忠
賢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勞於世徒憑藉

皇上龍潛御昵之愛一旦富貴至此可謂無妄之

續奏草

卷十四

七

福造物所忌况海內人情怨惡日久故楊漣

一言和者四起漣疏傳之天下天下之人必

以為言言皆真件件是實毋論忠賢不能自

辯即

皇上代為忠賢辯人亦不信而臣竊觀

皇上臨御以來左右近倖之臣朝被寵而夕蒙辜

者接踵而是則忠賢之禍不發于今必發于

他日

皇上而不念忠賢則已如其念之則必思所以保

全之而保全忠賢於今日易保全忠賢於他

日難臣請效其愚自古人臣凡權勢太盛無不顛覆惟知止知足之人庶幾免焉忠賢誠超然遠覺乘此紛紜之時力請

皇上退歸私第遠勢避嫌使天下後世謂

聖明之朝有告老乞休得善終始之中官豈非盛

事如必以後患為虞則臣以為忠賢一退其

事冰消而

皇上亦時為保護譖構勿行恩意如舊消今日之

猜嫌保無窮之富貴轉禍為福只在俄頃間

臣之為忠賢謀與忠賢自為謀莫有過於此

續奏草

卷十四

八

者其次則力辭東廠之任以減損事權止稍

示惶懼不自安之意以少謝人言亦解紛之

一策也乃臣又諦觀年來之朝政所未厭人

心深委咎於忠賢者無如王紀之被逐鄒元

標之不用文震孟等之降謫紛紛之論多從

此起而王紀以忠直大臣無端重譴人尤不

平忠賢誠能力請

皇上復王紀之官允鄒元標之起盡

召文震孟鄭鄭毛士龍侯震賜熊德陽江秉謙買

繼春等還其原職其他批政悉與維新則天

下人必曉然知忠賢前此之無成心而後此之遷善補過猶有可望不至為迷復之凶或

者怨而亮之忠賢之熾孽便可消除許多即

轉謗為譽亦不可知忠賢之自為謀與

皇上之為忠賢謀亦無過於此者臣之此言甚平

甚恕甚為可行不敢效廷臣搏擊深求務甚

忠賢之罪以快眾忿蓋閣臣之與廷臣所處

不同廷臣主於發奸言不憤激不足以盡情

閣臣主於調劑若逐響隨聲反足以害事度

臣言出人且有疑其為忠賢地者而臣自念

從古奸邪依附嬖倖不過為富貴計臣七十

老人旦暮且死視一官如桎梏其迫欲未去

不啻如死者之望生庇護忠賢將以何為况

臣三載於此事事執爭皆同官所親見豈至

臨去之時而復失之今之委曲調停誠欲體

聖心以安內外諸臣諸臣安則

朝廷安而封疆之事乃可品也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留神省覽併諭忠賢仔細三思臣

言是否如以為是即求退避以自保全

皇上亦割一時之私愛因而成之儻不能然則辭

東廠召工紀等以自瀆滌而後徐思進退之
宜亦或一道若徒欲以空言

屢旨解此盈庭之紛紜則揆之情勢萬萬不能

竊恐將來之决裂且莫知所終矣臣去國之

人又在病苦中深不欲有言顧念人情儻

如此而默然坐視心實不安又昨者

皇上連諭臣出稿度

聖意亦似以此事望臣故恐死竭其愚慮以俟

聖明之裁斷天地鬼神實知臣心知我罪我一切

聽之矣臣既有此疏愈不可留更望

聖慈亟放臣去庶臣之心跡得明且使忠賢知臣

以自為謀者而為彼謀其意甚忠而待之亦

不薄耳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

論魏太監事情楊

頃臺臣楊漣論劾魏忠賢臣等初意健一人

之言容有過激尚可調停未幾而諸疏繼至

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皆有公疏矣舉朝開

然殆無寧日臣等亦被指摘甚者疑其為

忠賢畫策投歡當與焦芳同傳矣臣等地居

審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受疑受誘情固甘

之惟是人情紛擾不止將至决裂傳之海內

愈生猜忖忠賢之心終無以自白其勢亦終

不得安

皇上固難以不見不聞之法而處此也臣等再三

思惟

皇上誠念忠賢則當求所以保全之而今且保全

忠賢之計莫如聽其所請且歸私第遠勢避

嫌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則忠賢亦安

而天下之人且曉然知忠賢之無他欲

皇上之優禮而厚待之其于轉禍為福轉謗為譽

直俄頃間耳昔有保全功臣者其法只在解

其事權隆其恩禮而從來大臣被言亦皆避

位省愆以待公論之自明臣等以此為忠賢

謀良自不薄至于廷臣之攻訐忠賢事屬朕
昧者臣等終不敢盡信而忠賢之事

皇上朝夕勤勞亦臣等所深亮皆力為廷臣言之
惟是內操一事則

祖宗朝之所無而聚數千之兵甲于

宮庭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而他日終屬隱

憂萬一

國家緩急此輩亦未必得力臣等區區愚衷竟

以停止為便更望

皇上之三思之亦為忠賢消此段議論杜此一端

續奏章

卷十四

又七

大覺耳忠賢若慮及此當必以臣等為忠告

等極知

皇上一時難去忠賢恐不仰體顧事窮勢極無可

奈何蓋躊躇累日彼此商議欲求其所以曲

處之方而終不可得乃敢冒昧言此如使萬

分有一之可已臣等亦必不言矣統望

聖慈昭察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頃因楊漣疏論魏忠賢以致諸

臣瀆奏殆無虛日朕豈不聞不見佯為不知而

不深究蓋已內洞勞臣之心欲外全憲臣之體

况忠賢事

皇考於奉旨時朕在襁褓間使賴護衛迨

聖母升遐後朕收憂危險皆所飽嘗服食起居總

忠賢是賴當

皇考彌留之際曾云內侍忠直不避形迹獨此人

耳今乃被楊漣指摘牽誣而大小臣工又隨聲

附和紛紛瀆擾念事事皆朕親裁有何專擅有

何疑忌只枚卜點陪一節其餘虛實可槩見矣

且楊漣此舉必非無因而發卿等或見其肺肝

也朕追惟往事何恐忘忠賢今昔之勞輒以浮

續奏章

卷十四

又八

言聽其所請乎至于內操一節

祖宗以來相沿頗久候朕謁

陵等項禮畢便即停止惟今舉朝闕然殊非國體

卿等元老股肱平章任重自與廷臣所為不同

卿等還宜亟為調劑鎮定紛囂釋諸臣附和猜

忖之疑以副朕憑藉倚毗至意該部院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

乞休第六十二疏

奏為

宣諭中官回奏失實再瀝血誠懇求

亟放事頃該文書官於隱信林出

聖諭令勉出供職方在呻吟痛楚中扶掖叩

頭不能成禮仍向文書官哭訴苦衷備述病

患與必不容不去之情形言隨淚下文書官

亦為感動復托其轉奏

皇上亟垂矜允而奉

旨乃謂臣體已平精神甚佳則是文書官之欺

續奏草 卷十四 二十九

皇上矣又何怪乎

九關遠隔下情之不得上達哉臣連日病勢愈

增加以愁悶鬱抑時刻難挨即如魏忠賢一

事議論紛然

皇上之所望于臣者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

廷之所責備于臣者又不能得之于

皇上以且暮去國之人而居此兩窮之地緘口既

難開口亦罪即使無病亦萬分當去而况于

真病且難醫之病哉臣之求去毫不為此而

適逢其時亦見命之窮且深悔其去之不

早也夫人臣進退去留雖待命于

君父然至于寧死寧受罪寧冒惡名但必不做官

則雖

君父不得而強之即舉世之人欲以為牛馬任其

鞭笞亦無如何矣臣之至此詞哀情切萬

分可憐業已三十疏矣

皇上如不聽臣去臣將自去以待

皇上之斧鉞臣不勝冒死額呼之至奉

聖旨卿精神康健中外所知偶恙不妨靜攝何又

急于陳奏元老為百僚表率主持國是匡濟時

續奏草 卷十四 二十九

朕朕倚眷甚殷卿當體此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

乞休第六十三疏

奏為病 臣 額訴已極時勢萬無可留哀求

並放事該 臣 三十疏乞休於人間世艱危困迫之

苦情苟可寫之筆端控之

君父者已毫無不盡而猶未足以動

聖心則 臣 之計真窮不得以常理論常法處矣昨

因魏忠賢事偕同官具揭請

皇上聽廷臣之言人已病其詞之太婉乃

皇上批答未見聽從甚且謂 臣 等能見楊漣之肺

肝于是人情愈疑謂 臣 等或有未亮于楊漣

續奏草

卷十四

十一

夫漣忠肝義膽舉朝知之天下人知之 臣 等

所見亦與人同豈能于此外別有猜度如

聖諭之所云哉 臣 今可以自信而無愧于心有辭

于衆口者惟在一去若復不顧廉耻視顏強

留則是真與忠賢比附此後忠賢有罪將盡

委咎于 臣 生平盡喪而無以自容于天地間

矣天下後世傳此惡名百口不能昭雪 臣 有

死不願也且 臣 既勸忠賢之去而自已反留

亦何面目以見忠賢哉然則 臣 向者求去猶

出于不肯留之心今者求去乃處于必不可

留之勢

皇上亦可以亮 臣 矣昔中官梟橫莫過于汪直劉

瑾閣臣如商輅劉健謝遷亦只有一去李東

陽之隱忍焦芳之貪戀遂千古遺議 臣 雖不

才自審所處當竊附于商輅等之後若輅等

之所不能為者而必責之庸劣之具臣則持

論似苛 臣 惟有甘心認罪任天下之指摘以

俟

皇上之乾斷而已夫以

神廟皇貴妃之寵

續奏草

卷十四

十二

福王之愛 臣 以隻身支在其間苦口危言無所

避忌豈至今日哀鳴乞歸百無顧戀之時顧

縮胸于一忠賢哉惟念人臣進退語默各行

其意少有笑計微名之念便得罪于天地鬼

神 臣 前疏不云乎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今之

所言亦萬不得已而總非 臣 求去之本懷也

伏望

聖慈哀憐亟放 臣 不勝冒死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奏乞歸且以昨揭請批答為言卿之忠懇

朕所深察亦中外所知有何可疑且卿在

皇體時主持大事今昔一心可以自信何乃以此
次去尚望安意勉留副朕倚眷慎勿再陳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

續奉旨

卷十四

十三

恭慰 聖懷揚
為恭慰

聖懷事 前開

皇子微疾甚為挂念隨問同官諸臣皆云

睿質克盛所患甚輕萬無可虞 臣惟

皇子生當震索瑞應虹流奉土蒙休遐齡未艾乃

忽奉

上傳以今日未時薨逝 臣在病榻聞之不勝驚悼

我

皇上慈愛素篤悽惻何如惟是

續奉旨

卷十四

十四

皇上一身上承百代之

宗祧下開萬葉之祚胤關係至重而當此春秋間

盛之時麟趾益斯繩繩未艾殊不宜過于傷

感伏願

勉抑至情

益深葆攝

慎起居

節嗜欲于以

凝固精神

導迎和氣則

宮壺之中頓祥薦集而斯千則百之慶將永衍

于無疆矣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慰具見忠愛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

續奏章

卷十四

十五

救萬郎中揭

臣在病榻中同官遣人來言謂工部郎中萬
縉有疏

皇上震怒欲廷杖一百臣聞之不勝駭懼臣疏
未之見不知所言何事但見同官所擬

上旨想以

山陵錢糧缺乏請

內庫廢銅以資鼓鑄中間語言或未請事體奪

俸示懲良不為過至于廷杖重典

皇上御極以來未有此舉天下方以此頌

續奏章

卷十四

十六

如天之度奈何一旦遽加于泛漫條陳原無大罪

之小臣人情揣摩何所不至其為虧損

聖德殆不細矣况

山陵事重工部各官方奔走效役而坐此取罪亦

非所以廣

孝思而妥

神靈也同官諸臣已有公揭臣不敢不效其愚伏

望

聖慈霽威鑒允臣不勝悚息顙祈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為國忠誠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七日

續奏直

卷十四

十一

乞休第六十四疏 明廷杖事

奏為愚 臣 萬不可留萬祈

亟放事從來大臣無有卧病半年連上三十餘疏

猶不得去者而有之自 臣 始亦無有自認不

能自甘引退猶執之拘之翻以去為罪者而

有之亦自 臣 始人之責 臣 以為

先朝舊臣能取信于

皇上使官府之費不生 臣 三載于茲亦既竭吾才

以彌縫其間而心知其後之必不能也其堅

于求去蓋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不敢以告

續奏直

卷十四

十八

他入而時為同官言之以同官諸臣能知此

地之情形耳今禍釁已開事將决裂 臣 之不

能已昭然于天下矣留 臣 何為 臣 之不去亦

何為以

皇祖之嚴明 臣 事之八年未嘗有一言罵辱臣下

廷杖之事雖前此有行亦旋悟其非至 臣 在

事時則絕無矣今事

皇上三年類

聖度寬容

天威時霽 臣 亦自幸可以免罪乃忽有萬燬之事

臣與同官力救而不得是臣十餘年犬馬之私欲上以少光

聖德中以存國體而下以母得過於士大夫者乃一旦而盡失之于是而深悔其去之不早請之不力積誠之不足感動

聖心以至此也自今以後其流之禍不知何所底止臣實惴惴懼而不能一日安者頃給事中陳熙昌因論魏忠賢而及臣等臣深用佩服正欲具疏認罪併求

允放而以

續奏草

卷十四

十九

聖懷哀痛未敢瀆陳今已數日可以請矣且臣前病未痊昨又忽然痰壅眩暈倒地久方甦醒一切世事皆已絕口不談縱留在此亦與槁木死灰同耳伏望

聖慈即放臣夫臣一去而可以明素心可以謝人言可以徹幸少延殘喘一生分願永畢于此即溘然而死亦不敢冒

朝廷之恩卹矣奉

聖旨卿社門日久朕延佇時切今日閣臣宮門奉慰知卿偶恙俟稍愈即出申救部屬已悉卿意

仇陳熙昌本俱有旨了卿不必以此介懷請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續奏草

卷十四

二十

啟萬郎中摺

通文書官上敎政等傳奉

上傳發昨工部郎中萬燦木已蒙

御批着廷杖一百革職為民等不勝震駭看得

萬燦前管鼓鑄

制錢會請

內庫廢銅業已奉

旨茲復借此陳奏委屬濫擾但小臣不識忌諱無

非因事納忠

皇上責其妄言重加罰治已足示懲若加以杖責

續奏事

卷十四

三二

不無太過且

皇上臨御以來聽言容直即間有

嚴威旋即開霽乃今驟有此舉于

聖度不無少損外廷觀聽慘日傷心煩囂沸起不

知又作如何光景于國體不無大傷而臣等

忝列股肱無所匡救一番罪過即百日無以

自解時原本已

批將發誠恐無及臣等相顧愕眙言不宜心第覺

此時此泉萬萬不可用是不避違抗倉猝

奏陳伏望

聖慈鑒察九步息

嚴威

嚴命臣等切任祈懇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愛至意但萬燦附和狂

悖出位妄言借

陵工濫擾朕不孝若不重懲何所底止本當下

獄鞫問姑已從輕處了卿等再勿陳請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七日

續奏事

卷十四

三三

刻工濫擾朕不孝若不重懲何所底止本當下

計出計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愛至意但萬燦附和狂

嚴命臣等切任祈懇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愛至意但萬燦附和狂

悖出位妄言借

救林御史揭韓

適蒙

發下司禮監王體乾具

奏奉

旨御史林汝翥着廷杖一百革了職為民永不敘

用臣等不勝震駭看得御史林汝翥擅責內使致蒙

皇上震怒自取之咎夫復何辭但廷杖一事原非

聖明之世所宜有况今時事多艱臣濟無策正宜

固結人心感發忠義乃兩月之間再有此舉

續奏草

卷十四

三

不惟

聖德有損

國體大傷且恐中外傳聞臣民解體

朝堂之上慘黯無色乖氣致異禍亂相尋此所關

係甚大不獨汝翥一身一官而已臣等輔理

無狀惶懼欲死亟用控陳彷徨待罪冀回

天聽於萬分一時急情迫言無序倫萬望

聖慈鑒裁臣等何任瞻仰謹具揭奏

聞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愛至意但林汝翥擅

稱制恣肆狂躁其無人臣禮若不示懲難以儆後

本當下獄鞠問姑以從輕處了卿等不得申救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續奏草

卷十四

高

乞休第六十五疏

奏為臣病日深力已竭懇

恩亟放事臣因病半載瘵曠可羞入夏以來為暑

熱所侵重以鬱火遂成閉結之患醫治不痊

頃緣多事轉益憂危病骨欲枯知餘生之無

幾驚魂未定嘆百念之盡灰每誦昔人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之言黯然心折伏望

聖慈念臣曾有一日微勞寬其罪戾予以骸骨俾

返故丘使臣得去就以禮善始善終免于履

越臣死且不朽臣之家人皆已移居城外只

一身孑然旅邸呻吟床褥殊可憐憫但

早放一日則受一日之賜若至萬不得已臣昧而

行罪滋大不勝哀鳴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知感暑熱火鬱暫須調治其善自寬

紓勿復焦躁元老表正百官舉動中外觀望遲

望勉留輔朕痊可即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六十六疏

奏為病臣時刻難留懇

恩即賜允放事臣家已出城孑身候

命復蒙

慰留蓋同官不肯擬放則

皇上雖有憐臣之心亦難遽允今同官亦皆知臣

之必不可留不忍相強徒欲多一二疏以作

體面耳夫臣之求去已三十四疏於同官之

心已盡

皇上之眷臣者已至門面儘好看矣何必復窮之

于無所往乎且臣一日不去則罪臣者一日

無已臣之心一日不得明其困苦殆甚于死

向

皇祖留臣至切聞臣移家出城隨即

允放今臣家已行

皇上獨不以

皇祖之憐臣者而憐臣乎如此疏再不蒙

允臣亦當於城外候

命即傷國體而累

皇仁亦不暇恤矣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真懇卿前後疏請朕自卷還

答同官何得輒專且

皇祖時請告各官候旨不下有徑自出城的卿為

元老素篤忠誠尚體朕心毋傷國體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初四日

續奏草

卷十四

三

乞休第六十七疏

奏為詞情俱竭苦求

允放事臣卧病乞歸已歷三時日日額

天日日草疏雖借蘇秦張儀之舌作告哀訴苦之

談亦將窮焉而無所措辭長安道上人人知

臣之必去即同官諸臣相對未嘗不嘆臣之

病苦可憐有惻然哀矜之意而獨不肯為臣

擬允不知其何心也臣于闕事毫不預聞已

半載矣累然垂死之殘軀強之在此亦有何

益往

續奏草

卷十四

三

皇祖時諸臣以不得

肯而去者甚多輔臣李廷機遂至徑行

皇上至仁體下大小臣工以病告者無不得請即

臣同官已有四人都御史鄒元標尚書鍾羽

正等皆不一二疏而即出城隨蒙

允放其杜門半載疏至三四十上獨臣一人耳

隻身病苦無可控訴故欲出居城外以就家

人而同官勸臣稍進臣不得已於今早移至

僻靜處所少停一二日恭候

命占伏望

聖慈卽放臣歸使臣得微被

天恩同於諸臣是亦

聖朝一視之仁臣之感戴私衷尤萬倍者臣下

哀鳴迫切之至奉

皇旨卿輔相

皇祖真戴

皇考以迨朕躬忠勤茂著中外具瞻朕倚毗正股

乃連章求去近復移居候命堅意難移勉從所

請着加太傅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

護送馳驛歸里加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

續奏

卷十四

三十九

紅紵絲坐蟒一襲地方官以時存問月給廩米

五十石與夫八名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宜為國

愛身行俟召用該部知道

得請奏謝併辭 加恩疏

奏為感激

天恩恭陳臣悃併辭必不敢受之

恩事該文書官和隱備抄出

皇旨卿輔相

皇祖真戴

皇考以迨朕躬忠勤茂著中外具瞻朕倚毗正股

乃連章求去近復移居候命堅意難移勉從所

請着加太傅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

護送馳驛歸里加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

奏草

卷十四

三十九

紅紵絲坐蟒一襲地方官以時存問月給廩米

五十石與夫八名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宜為國

愛身行俟召用該部知道欽此又蒙

特恩加賜 銀一百兩綵段六表裏大紅紵絲坐

蟒一襲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以一介庸儒承

三朝寵遇卽捐糜此身未足為報豈敢以私情屢

請

天聽惟是年齡衰暮疾病纏綿分量有限伎倆已

窮再三籌度終無分毫可補

國家浮沈尸素于心何安故寧割情而去不慕
覲顏而留伏蒙

聖慈俯垂憐念既

賜以衰殘之骸骨歸老故丘復加以稠疊之

恩施遠踰常格蓋自來輔臣之去就善而眷禮隆

罕有及者天地能覆載臣而不能拯臣于垂

危父母能生育臣而不能全臣于末路兼之

者惟

皇上耳且臣在

皇祖時求去之切眷留之殷恩數之渥皆與今日

續奏草

卷十四

三十一

同以臣一身之去留併作

兩朝之盛事遭逢之奇尤振古僅見撫今思昔增

其涕零其銀幣鱗衣馳驛護送臣不敢辭若

太傅位列三公

國朝二百餘年文臣無敢居此職者固已萬無

受理矣即如延世之賞豈宜施于去國之病

臣與廩之供實有愧于優賢之盛典既報輕

而禮重將福過以災生此亦臣之反躬循分

必不敢承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愚衷非有矯飾即容辭免以安愚臣

令議者以

朝廷為首思思臣為鮮耻其幸大矣臣不勝感戴

額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再入政府官秩無加

茲昔公台用酬忠勤併廕子廩與俱有成命宜

悉朕意祇受勿辭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

續奏草

卷十四

三十二

辭朝揭

為辭

朝事查舊例告病官皆不辭

朝但受

皇上隆恩遠踰恒格若不一望

天顏而去於心何安特赴鴻臚寺報名于十二日

早龜勉趨進

面辭少盡愚臣之一念謹具題

知奉

聖旨覽卿奏面辭具見忠敬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續奏章

卷十四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

再辭 加官廢子疏

奏為

隆恩萬難甘受謹再瀝誠辭免仰祈

聖允事該臣具疏謝

恩併辭加銜廢子人夫月廩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再入政府官秩無加

茲晉公台用酬忠勤併廢子廩與俱有成命宜

悉朕意祇受勿辭該部知道欽此竊念臣以老

病乞歸但得

聖慈垂憐賜以骸骨已為厚幸乃

續奏章

卷十四

三

恩寵駢蕃隆天重地少有心曾能不慚愧故自金

幣馳驛護送外委不敢承今重奉

溫綸跼躄無地謹仰體

聖意再受與夫月廩之

賜恩踰授繁終難追乎素飧

竊責懸車幸無勞于徒步里門生色父老騰懼於

微躬萬分忝竊其加銜廢子懇望

收回若以此番再入官秩無加則臣之官已至

盡頭去處原無可加成憲具存舊防難久臣

豈敢冒此大罪以貽笑于天下哉臣行矣

及屢疏惟

聖明鑒允奉

聖旨朕以卿德望忠勞胥秩三事用示酬嘉乃連

章控陳情詞愈懇准辭免太傅成卿謙德廢子

原當符丞茲止中舍更宜祇承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五日

續直

卷十四

三十五

辭朝奏陳要務疏

奏為

天恩難報敬竭愚衷仰祈

聖鑒事臣聞蓋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社

稷之憂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

葑菲之采昔有過逆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

為之洒掃庭戶以謝主人况臣受恩

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今歸伏田里遠隔

天顏永無抒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寧能默默不

一吐于

續奏章

卷十四

三十六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繁稱以瀆

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繫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

善于寡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

延年亦可廣嗣故聖人著訓亦曰少之時戒

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實方開適日

天顏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君臣

之分雖尊卑隔絕然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

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屬無分彼此

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

陳奏煩多致干

聖怒雷震屢震

駕帖頒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

間萬燦已亡林汝翁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

者不無過激而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

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

雄夷狄聞之且復生心昔苻堅欲寇晉其臣

諫阻曰昔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

續奏章

卷十四

三七

國故內釁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 臣願

皇上當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心委任大臣優容

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謫

如王紀文震孟等盡

賜召還而羣臣亦仰體

聖意凡有論奏務平務實務婉務明勿以忠愛之

心而過為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

禍釁之門至丁內庭近侍諸臣朝夕左右中

間固有調護勤勞外廷所不及知然但能挽

回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

能明天地鬼神亦能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青史並未嘗枉却

一人如必以憤激之心作快意之事彼此紛

拏終至决裂而愈無以自解于悠悠之口矣

此 臣之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者也自古禍

亂之生多起于凶歲以民既窮餓無聊非為

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黃巾之橫行皆

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為災數十年所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為馮夷之窟而山東地方

續奏章

卷十四

三八

復苦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填此非大破常

格勞來相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 臣前

後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

時時爭論極費處分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

請誠得

早沛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

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于邊陲往 臣在政地封疆無警

計 臣猶感額撥肩莫知所措然尚有兵工太

僕寺以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往者無

論即任事二年所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人
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之虧日
甚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
何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
窮勢極有不止于脫巾鼓譟而已者

皇上自為

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圖也三代以來天子親衛之
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神策中
尉然其所領皆外兵也自遼左失事

續奏直

卷十四

三十九

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健者為兵逐日訓練銃砲
之聲徹于遠近古稱軍容不入國况宮庭之
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無可
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滿

陵後罷去臣何敢復言但滿

陵之期遠近未卜似宜權時暫解免其操閱俟
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為晚也以上數款雖人
所共知而實則國家精神命脉治亂安危之
大幾畢繫于此臣自度昏庸衰老力不能為

悉負誤國之罪不得已而去去而不忍不言
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而又與羣臣通為一身羣臣亦皆
以

皇上為身

官府內外俱無猜自此以及四海九州疾病
疴瘵無不相通關節脉理隨處周流天下事
乃可為耳若西南土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
自足任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
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掣其後亦是一奇

續奏直

卷十四

四

此皆輔臣承宗拮据料理之力真可謂勞苦
功高臣書生也莫效一籌不敢輕言又私心
所憂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要皆早
之無甚高論如蒙

聖明俯垂綵納臣之去勝于留萬萬矣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悃關切朕躬的知道了內外
大小各官朕豈不一體相念但肯安靜盡職何
煩督責召用諸臣還候旨行各處災荒全在地
方官加意拊恤織造已減免多選兵餉發帑太
多自當從長議處內休廢論已明卿暫違闕廷

係心軍國諸所條奏一一嘉納次第酌行用副
卿惓惓獻替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日

卷十四

聖

到家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 臣前後綸屏叨濫多年罪愆深重伏蒙

皇祖

皇考

皇上曲賜優容加以寵眷頃緣老病衰頹馳驅無
力連上四十疏乞歸復蒙

聖恩矜憐

賜允錫賚駢蕃遠踰常格又遣行人臣呂邦瀚送

臣到家 臣以天啓四年七月初九奉

續奏草

卷十四

四三

命十三日

陸辭出京從水路而行惟山東地方以有饑民

之警撫按官遣人護送出境餘皆安行無恙

沿途所知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抵家故舊親

知皆為 臣 歡喜 臣 為言

聖主寬仁體恤下私故得生還且

恩禮隆渥德意勤惓大非始願所及又莫不舉手

加額頌

如天之德慶 臣 之遭逢焉方 臣 在道路病患稍痊

每逢知交猶能從容譚笑扶曳行遊自入里

門白病俱作痔瘍溺血腸胃如焚且腰足腫
痛每一移步輒須人扶又臣妻一品夫人俞
氏以臣殃及奄忽淪臣扶病哭妻情緒愈
惡觀此形勢若非

聖慈蚤放必至顛危猥猥歸骨何時興言及此真
感激

天恩啣結難報抵家之日即欲遣人奏

謝緣病困綿延兼懼變故蓋踰兩月始能力疾
卓疏伸此下悃伏願

皇上深思

續奏草

卷十四

四十三

宗社大計保重

聖躬清心寡欲使

精神完固

玉體康彊以仰答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四海臣民之望是亦愚臣倦

倦之一念也至于時事則臣已入山一切不

聞又病苦餘生且暮待盡何敢僥舌臣不勝

冒昧感悚之至謹遣義男葉貴齋

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疏內夫人病故朕心惻
然著查例從優議卹該部知道

天啓五年四月初九日

續奏草

卷十四

四十四

辭 慶陵加恩疏

奏為

恩命難承瀝誠辭免事臣于本年六月內接得史

部咨文以

慶陵工成蒙

恩加臣上柱國蔭一子尚寶司司丞

賜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給與應得誥命臣不勝

感戴不勝惶懼竊念臣待罪綸扉前後十八

年叨承

三朝恩遇委無尺寸微勞可以報稱去國之後累

續奏草

卷一四

四三

被人言皆當臣罪賴

聖恩矜宥曲賜保全臣惟省躬引咎頂戴

鴻慈偷息林泉幸逃誅譴以毋傷

皇祖

皇考與

皇上知人之明待舊臣之禮而已敢有他觀至于

陵工竣事實惟

皇上孝思純篤與百執事奔走勤勞臣未嘗有分

毫之力豈敢擬顏肩昧叨茲

厚賞除金幣齎到望

闕叩頭祗領外其上柱國蔭子伏乞

聖慈鑒臣愚衷即

賜收回以安愚分臣家在海上去京師六千餘里

道路艱難延遲日久統望

聖明垂察臣不勝悚息顛祈之至謹遣臣子臣奉

齋

奏以

聞奉

聖旨卿三朝元輔數載勤勞陵工加恩出自委與

宜即祗受不必辭該部知道

續奏草

卷一四

四六

天啓五年十月初一日

謝 予妻祭壘疏

奉為恭謝

大恩專該 臣 以蒙

恩歸里具奏陳

謝因及 臣 妻之變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疏內夫人病故朕心惻

然著查例從優議卹禮部知道隨該禮部覆上

奉

聖旨一品夫人俞氏准照例與祭仍加祭一壇造

墳安葬 臣 聞

續奏草

卷十四

聖

命自天感

恩無地竊念 臣 少而貧寒弱冠未婚邑令許夢熊

為 臣 婚娶 臣 妻年十六歸 臣 從 臣 仕宦將四

十年 臣 在綸扉得受一品之封

慈聖皇太后上仙 臣 妻入

宮哭臨伏蒙

皇祖遣中官慰問特加賞賜時 臣 方迫切乞休中

官傳

上意令 臣 妻留 臣 臣 妻哭泣哀祈感動

天聽未幾 臣 遂得歸共居林下八年 臣 奉

召出山 臣 妻不能從時時貽書勸 臣 蚤歸 臣 亦六

十餘疏哀鳴陳乞蒙

恩允放抵家與 臣 妻猶聚首三月乃始長別是 臣

妻之遭遇

三朝備承

恩寵殆與 臣 同 臣 自審庸愚叨濫已過豈敢復以

閨閣私情仰干

隆典不謂

聖慈之曲軫頻煩

溫旨之下頒俎豆之馨既上勤乎

續奏草

卷十四

聖

宸藻寔安之費又仰給于公家在

令甲為特恩誠女流所僅見光旒存沒寵倍幸

常毋論 臣 感今思昔不覺涕零即 臣 妻九原

有知亦真愧銜結之難報矣 臣 不勝感戴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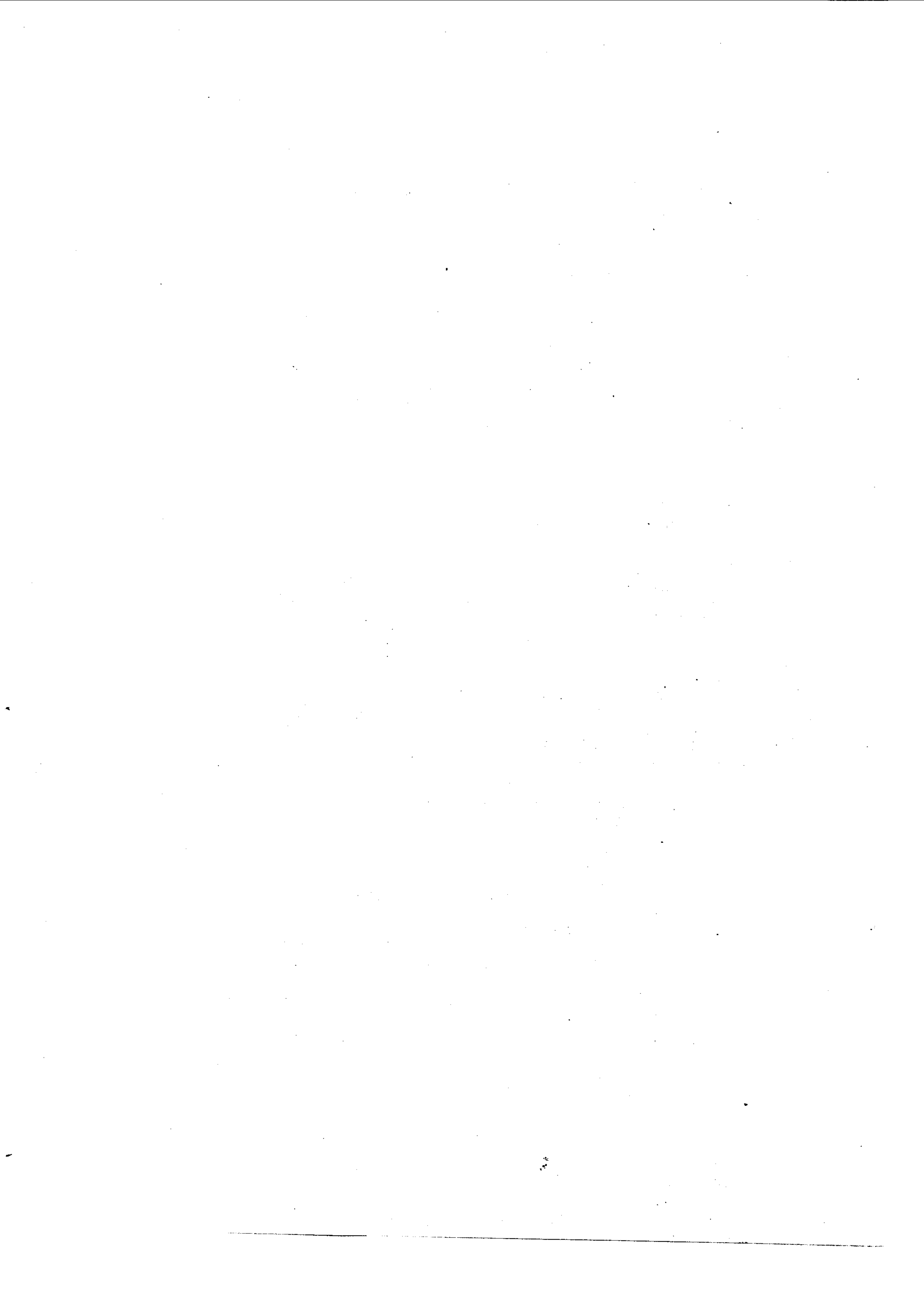
悚之至謹遣義男葉舉齋

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五年十一月初一日



楊全甫諫章題詞

楊全甫先生既採俗諫遇

事輒言國人不敢多若

積祝之類尤力之之當時

諫章題詞

所最難之者如

建儲業適安罪也若而人矣

先生抗章之之力疏凡十二

上封事而下感為危之而

上折其議卒留中詔以語

懇甚上不終平反擬其

章百餘語之至高之南

適原鄉氏之易地而反執

諫章題詞

蓋憤步猶以語真情

至得不至重典下先

生遂之仰不祿而鄉人憐

之為梓其疏凡若干卷

今上即位臺臣上其子請

加郵致而流之垂孝一山薇天

後見晉危氏與妹孫終子

論不朽豹以德言為當之

諫立題詞

子古以為名之而垂者難

先生初乞朝城真乞

諸皆著尤異績而盡之

其告子不難以身殉

國

先帝雖整柔其身而陰用

其多不一之禁而

儲位之則位功之保之

諫立題詞

而三不朽也余豹鄉人而

文魁豹先生危鄉人世

稱之愧先生為一洒之古

之相及白相及殆若此

侯先生默... 固位世之大

良沒而... 於之日孰

得喪者先生... 春濤

性至孝... 輒泣下

以此... 之

天... 元年十一月... 回年

文... 東郡... 許維新

謹啟



禮科給事中... 楊天民

題為

累朝闕典... 難湮... 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 神器相承天下之

大事也名號... 直與天壤共敬其

跡惡可泯也... 纂修一代之大典

也紀載昭垂... 古今為信其實惡

可柱也... 大典... 必不可泯

之跡筆必不可... 之書故徒古以來

即餘分... 亦... 得以竊據廢編年

之體况... 在正... 者能令湮沒乎即

觸忌... 猶... 以私情奪春秋之

法况... 無... 忌... 有可豫為委曲乎臣

嘗反覆於斯... 不... 不... 脫於建文革

除之既誤... 又... 不... 不... 惑於

累朝因循之... 無謂也夫革除之辯不自臣

言始... 臣查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

...

中楊撰日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請
矣此其意蓋隱然為建文地也比時
禮官夏言因倉卒

召對未暇深思既謂諸臣不宜褒錄及明
日上議又以

文皇帝百世不遷之宗為詞卒使讜議不
行闕典如故抵今筆橐之臣未嘗不
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

皇上萬曆十六年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
諫曰

復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
錄并形奏辯而禮部尚書沈鯉亦悉
心議覆至擬為

聖德

聖政第一事中外喁喁以為事在必舉不
謂附錄改正雖蒙

俞旨而革除年號依然報罷此何謂哉夫
建文為

太祖嫡孫因

皇上一脉骨肉之親也若聽其泯滅如宗
誼何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情理之不密愆

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攝微當辨

若令孫蒙

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統系之不宜混識大識小豈

在不遺今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

無散逸矣今再不蒐輯將散逸愈多

可令

熙朝無完史耶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

有史固并存於世者此時縱無改於

革除之謬而億萬世之後能保其不

從野史中披遺事乎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於此則

革除之復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

至今若有所顧忌而不肯遽許得非

終惑於百世不遷之說恐存一建文
即於

成祖相妨因於

聖孝未愜耶是大不然蓋靖難之舉順天

應人其師不嫌於無名永樂之勳華

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造無論更號

成祖自有中興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

位號有無為增損即初號

太宗亦最似漢之文帝雖前指孝惠其繼

稱因少不拍礙也臣不解夏言百世

不遷之說抑何所主持而今至今成

不決之疑乎昔孔子論武周逮孝歸

之美經善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

相體以是相成不拘拘往跡云耳臣

考

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為少帝且其葬

也用天子禮曷嘗悲於明議革除哉

說者謂宣力之臣欲假此形跡以張

功伐故贊成至此良為不誣以此臣

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為建文崇榮名

正所以善體

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疑則訛

此必然之勢也以

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者而乃

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弗疑弗訛得乎

甚必有舉一律百并全史而疑其為

諛聞之具者將使好事不經之談得

以任口雌黃而又致

聖祖心事不自於後世非計之得者以此

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為建文存實

錄正所以善成

成祖之是也臣不暇遠引即我

朝

英宗皇帝不嘗削

景皇帝位號乎及

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為議復質諸人心垂

楊全甫諫草 卷一

六一

之青史不聞有累於

英宗亦不聞少虧於

憲宗之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疑其於

成祖相妨於

聖孝未愜哉不但此也往年革除報罷猶

日正史未修時始有待通

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纂纂編踰

歲矣若及是時

慨然命復則修廢舉極而天下萬世皆謂

闕典類與自

皇上始如姑舍之則承年襲舛而天下萬

世皆謂闕典終廢亦自

皇上始所闕

聖德

聖政誠非渺小而臣愚待罪該科亦與有

責焉故不憚緩頰而仰瀆

宸嚴若此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謬願

亟賜允行則上可以養

祖德下可以光信史而繼述大孝不在武

周而在

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緣係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具題奉

月初七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九月十六日該禮部覆

八日奉

聖旨建文事蹟着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奸臣罪狀大著昧心戀位玷辱

清朝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彰

乾斷以杜隱憂事臣惟大臣享有高爵厚

祿其體面既崇其燕耻宜重用舍之

權當聽之朝廷是非之公當付之與

論固不宜聞言反噬冀逞患失之舉

懷亦不宜借辨自賢默寓乞憐之工

諫

卷

計此正所以養廉耻重體面也臣不

意當今

清明之朝乃有穢跡敗露清議不容而猶

然昧心強辯戀爵祿喪廉耻如戎政

侍郎沈思孝者寧不蓋

朝廷而辱班行耶臣按思孝生平心胸

最毒性氣最戾機穢最深口舌最利

此固建言一節每每欺世盜名雖時

有醜行人姑諱之乃自入工部之後

遂恣肆無忌并前所為欺世盜名之

意一掃盡地而滿朝縉紳人人思欲

逐奸臣矣科道連章糾劾豈其有宿

憾於思孝期為

朝廷清仕路拔禍本也為思孝者宜省

躬知罪引咎求去猶不甚謬於大臣

之體胡乃塗面放刁無所不至於科

臣之疏則創為尊

主權之說以傾陷之教臺臣之疏則創為

諫

卷

九

迎合權貴之說以解釋之一番彈射

一番支吾恃有三寸長舌其作千層

厚面信如思孝尊

主權之說必其自重

主權猶可言也乃連疏瀆擾其於被參不

許奏辯之

肯何如黨故貪墨其於考察不許囑託之

論何如且飾辯之後知公論難掩懼人言

再至遂揚言曰

皇上眷我甚厚如再有指摘我者

皇上有言必要廷杖以安我心此長安喧

布人所共聞者不知

皇上果有此語否有之而思孝預減以彰

已之寵是謂弄權無之而思孝捏造

以籍人之口是謂擅權此等作用則

廷臣中之不尊

主權尚有過於思孝者乎信知思孝迎合

權貴之說必其自辨權貴猶可言也

東坡 卷之六

乃二卿之位不為不尊或政之推不

為不重兼之翻雲覆雨勢焰薰天當

其不與少宰之推擊念罵曰把老孫

趕了去罷蓋指冢宰也此醉中真語

同飲所共噉者使非大有權力敢公

然為此論耶故一說謂而六科之長

立能傾危再說謂而百官之長幾不

自白此等景象則廷臣中之第一權

貴尚有愈於思孝者乎只圖反攻不

顧予有蓋思孝主意將欲家於官而

死於官一旦為諸臣論列故不勝忿

狠雖理屈詞窮猶巧尋題目為含沙

射人計耳思孝至此良亦苦心哉然

而肺肝盡露豈能欺天下乎臣若縷

數思孝罪狀思孝必且另立題目再

費支吾臣惟即思孝所疏聞於

皇上而敢蹈謾上之罪肆為喪心之行者

為

東坡 卷之六

皇上陳之思孝前疏述母年甚衰至醫藥

風燭止有繼子在側別無倚倚其母

旦夕涕泣以望思孝而思孝亦自知

悽涼酸楚欲圖歸養崇累數百言豈

不儼然一孝子乎乃未幾而思孝之

繼子盡携家入

都門獨遺所謂風燭涕泣之母子然在

家笑大方云辭官以養母而反事

側之人以隨官此何謂者耶且今既

數月矣不復聞言及伊母一字臣等
知思孝之老母今將安在豈寄老
人耶豈伊母自老轉少耶無一人侍
養而思孝可以不動念耶又豈思孝
挾先臣程濟之仙術日在任所夜在
家鄉而可以躬侍伊母耶嗟嗟思孝
將不欲自列於人類乎哉以上則誑
語欺

君久不則附離忘親臣不知思孝平日清

明何以為情非鏡視而何以為類蓋

思孝之心至此死矣有臣如此若不

速去彼以良心已死之人逞其奸孽

變幻之才必將非人摧殘善類

盜弄

工構把持

圖是其為

宗社生靈大害真有臣子不忍言者伏乞

皇上洞察

大奮乾斷將思孝亟賜罷斥用息禍胎

俾中外臣民之望是

皇上自為宗社生靈計也臣無任激切惶

悚待

命之至緣係奸臣罪狀大著昧心戀位玷

辱

清朝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彰

乾斷以社稷憂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具題

留中

禮科舉科事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濫封可已

成例當嚴懇乞

聖明俯從部覆杜倖門以一法守事臣看

詳章奏於本月二十七日接得禮部

覆

吉王乞

恩改封一疏奉

聖旨吉府係朕見支常汶常澈惟照奏

改封仍不為例欽此臣悉詳頗未不勝

驚駭奈何

皇上以聰明英斷之主乃倭為

諸藩所誑遂決裂

明例一至此極也臣惟當今

天潢之派至稱繁衍

朝廷所以整齊約束能令貼然無競者

非以私恩濫典日為之煦煦亦以其

法制定耳正今日之要例是也要例

封典一款內開親王絕嗣許親弟親

姪進封為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

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

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原封世次授

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夫此一例也

明白炳若日星非微有隱約不盡之

意可以滋疑也決斷嚴於斧鉞非別

有奏請定奪之文可以藉口也今

吉王以

龍陽王繼嫡弟

準王之爵非例之所謂進封親王者乎

除長子常淳已封

世子承襲外其二子常汶三子常澈業

亦封鎮國將軍矣非例之所謂授以

本等爵級不准加封者乎是常汶常

澈不當妄覬郡爵亦彰明較著矣

吉王以溺愛之私滋無厭之請固曰人

情常態乃

皇上為紀法之宗自當秉

成憲以紀束

諸藩者願竟奪部議曲徇冒請抑何為

也哉臣伏誦

明旨不過曰吉府係朕親支而已又曰仍

不為例而已執此兩端果可謂封因

無害耶臣竊謂不然蓋

諸藩皆

太祖高皇帝一體而分也

諫

卷

七

皇上繼承

大統止可以分之崇卑定爵級不宜以派

之遠近別親疎亦帝王之體固然耳

信如

吉王謂二子派出

英宗為

皇上至親當封臣思

英宗之派不止一

吉府而

皇上今日之懿親且有視

吉府為更近者觸類加恩不識若子若

孫皆人人可王乎恐勢不能矣臣以

為

吉府係親支之說既非所以昭一本亦

非所以聯諸藩也至例者乃畫一之

法必上之人堅如金石斯下之人信

如著蔡當

白上予

諫

卷

七

潘府理瑯瑯瑛之封已破

祖宗舊例然猶有不為例之

旨可守也乃未幾於

秦府誼涉之封復許之是并不為例之

例亦背之矣雖誼涉之甘既破不為

例之例然猶有仍不為例之

旨可執也乃今於

吉府常以常蔽之封復許之是并仍不

為例之例又棄之矣

聖上綸綍之言無難及汗彼各藩隴蜀之

望自可垂涎嗣此請者當接踵矣臣

以為今日仍不為例之說既不能以

踐前言亦不足以彰後信也是

明旨二端本欲廣敦睦之仁適足為敦睦

之累方欲垂覲覲之戒反足為覲覲

之招將來流弊

宗枋不至於僨轅躍治

朝廷不臣於禦肘濫觴不止也

卷一

皇上安得不蚤啓而預防之哉至於

准照秦府改封臣更不容無言者蓋

秦府之封

藩府為之階也當時科部執奏奉

聖旨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參來欽此

天語森嚴

威咫尺

諸藩獨不聞且畏乎乃因

秦府嘗試於前

皇上已誤致今

吉府效尤於後

皇上豈容再誤臣職司封駁請得奉

旨從事矣伏乞

聖明念

舊章之當率防倖竇之易滋將

吉府常汶常蔽二部封傳罪一如部覆

則豈惟見

朝廷無偏無黨之公抑可為

卷一

宗藩安分寡過之地也臣于冒

宸嚴不任悚慄翹跼之至緣係監封可已

成例當嚴懇乞

聖明俯從部覆杜倖門以一法守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

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給事中臣楊天氏謹

題為奉

旨革選舉人飾詞妄辯大干法紀乞

亟賜重懲永絕倖竇事臣於正月二十八

日入科辦事接得原中順天鄉試今

奉

旨革選為民舉人屠大壯一本為守禮情

真勘明日久沈究未伸懇

天原情照例覆試以廣

聖考以止

國法以全士節事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駭愕

竊以科取士之典我

朝最重凡主考行私士子用倖者法無

赦臣自備員鑽聞每聞朝紳談及戊

子順天科場一事未嘗不扼腕切齒

也當是時主考黃洪憲及同考沈崇

輩以附勢之心遂其罔利之計所中

者非相門之婿則富室之郎或假字

句以通其關節或焚硃卷以掩其對

磨一省臺首部屬諸臣如李汝華高

桂等直據此事而參者不止一疏如

胡汝寧林祖述等阿徇此事而敗者

不止一人惟是冰山未泮錢神有靈

倖中多人盡從漏網就中尤可恨者

莫有甚於屠大壯也蓋大壯用賄於

黃洪憲與賀學禮等用賄於沈懋孝

同賀學禮等之覆試也在

午門大壯等之覆試也乃在禮部賀學

禮以劣卷被黜太壯以劣卷獨留賀

學禮等之原卷下部大壯等之原卷

存閣神術通天更僕難悉卒使清議

竟盈

國法不伸安得令人無遺恨也後幸周

如綸之疏一救而再覆試之

命又下時大壯自揣文理之不堪也又計

繳倖之難再也 不候覆試 輒爾踏履 隨經禮部以規避具叅隨奉

明旨以規避革黜使大壯少知庶耻少知法紀自當終其身竄伏牖下羞面見人又胡為乎叩

關強辯耶 據其奏詞不過借口親喪耳夫情法不並 伸君親不兩重 細查朝臣聞訃未有不候部文而去者 亦未有不報辭

朝而去者 蓋君重則親輕 法伸則情屈 禮固然也 大壯係有罪之人 非朝臣無故之比 其進其退 可得自由 即使在家提試 亦難以守喪不來而况待試

都門豈容以聞喪徑去 僅滿數日 胡不少俾 則其規避之情 可謂靡肝畢見矣 托言為母而敢於抗

君 未見奪情而實以蒸法 大壯得以此名

獲附編氓之籍 臣以為幸之幸者 若從公坐以賄買罪 豈止於一褫縱有案 查非詐喪 惡僅免於五逆 安得引孫給事之歸為例 而指李御史之案希脫也 嗟嗟大壯之計 亦詭矣 始也以行賄而中既也 以借勢而免 今又欲假親喪以復葦金 再入鑽刺 愈工百發百中 何究何詎 是尚知有三尺哉 蓋三尺之法

朝廷所以整肅天下之具也 人不得越於法之內 則不敢觀於法之外 彼見近來一二冒籍者之濫復衣冠也 而遂欲破龜之重完 彼又見一二敗行者之蠟跡 華要也 而遂欲寒灰之再煇 大壯今日復舉 則洪憲明日起 將令狐鼠縱橫

渙汗不定 其何以重試典而清朝路哉 伏乞

勅下該部院嚴加覆究明正厥辜無使幸
門再啓

制典蒙羞無使紀法或撓伏奸復出乃今

日磨礪世風一大機括也臣不任激

切願望之至緣係奉

旨革退舉人飾詞妄辯大于法紀乞

亟賜重懲永絕倖竇事理未敢擅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具題初

三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巡視太倉銀庫禮科等衙門給事中
等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解官作弊乞

賜究治以肅法紀事臣等奉

旨巡視太倉銀庫每思

國計重務日切兢兢幸見督陪諸臣出

入公平關防嚴密竊謂弊無由作可

省殫文矣不虞有意外之奸如順天

府武清縣解官張聚及率役甄松乃

敢於銀錠鑽鑿臆納庫者謹據官

為

呈上陳之近該臣等巡視到倉適該庫奉

本部劄付免發應支各項銀兩其銀

乃武清縣原解到河兩務關稅也錠

底各粘一縣印紙票間有標損不完

者顯露銀底隱匿青包同該臣督主

事周一搭陪庫員外楊坦公同臣等

取視果鑽鑿也又別粘數錠無不皆

然隨令燒驗一二每錠流出鉛汁三錢上下不等通查原銀共一百二十餘錠總計漁獵正銀大約三十兩有奇夫詐偽大弊也侵欺大罪也矧太倉何地

帑金何物乃敢庸奸玩法若此乎但奉經對審不惟賊數難憑抑且犯情未悉似不容不提問以正厥辜者也至於該庫銀匠原為辨認銀之真偽而設乃當收受之時不能覺察果以印帖所誤不及致詳耶抑以通同所使明知故縱耶罪必有歸亦應并究伏乞

勅下法司將武清縣原解張聚甄松并該庫銀匠邢釗一并提問務審奸弊的出何人疏虞有無他故依律奏擬以示後戒庶法紀既彰而人心知警讒察必謹而奸偽不生矣未必於

謂藏無小補也臣等不勝翹延待命之至緣係解官作弊乞

賜究治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使謹題請旨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着法司提了問

附系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聖明採納以謹

天戒以圖治安事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信乎

災異之生固天心所以仁愛人主顧

人主應之者何如耳果能悔悟惕厲

應之以實則其與也勅焉若更晏安

怠情應之以文則其亡也忽焉其

如此胡可不畏茲者

大內火災為變匪細恭奉

聖諭議遣官告

躬自責并詢令行事宜欽此臣仰見

陛下修省至意竊計一時輔弼大臣及禮

曹條請必將詳切直陳共圖消弭不

謂尚爾忌諱宛轉此正詩人所誦泄

泄之流不但上負

陛下抑且孤

皇天降災之意拂萬方望治之心終慙

陛下於何地置

宗社於何所乎竊固不明天人之理但知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自古記之矣為

今之計惟當反其所謂乖者致其所

謂和者應幾

天意可回也用是敢披瀝血誠願

皇上垂聽焉一親

郊廟以協神人之和昔孔子謂吾不與祭

如不祭即

祖訓亦云風雲雷雨之神亦不可遣官代

祭其在

天地

祖宗又可知也

陛下累年遣代已非慎重大典之意况此

何時也猶然脩遣代之故事乎縱

陛下仁孝中涵亦無由以達恐從此

天地

祖宗益不居歆而譴怒或未已也臣故謂郊廟之享不可不親也一

御朝講以宣政治之和夫古哲王宵旰聽政猶切一日萬幾之慮

陛下靜攝深宮臨御久廢其何以理天下我

太祖嘗曰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壞者天

意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今

陛下獨不畏乎儻溺安如故切慮堂簾遠

矚上下不交其壅蔽之禍尚可勝言不敢謂非天意人心去留向背之機也臣故謂

朝講之御不可不動也一慰

兩宮以請庭闈之和夫問安侍膳聖哲芳規

陛下大孝光昭久隆

盛美第靜攝以來即定省儀文已為睽隔

始適者

聖母誕辰

陛下不復如往年一

御朝受賀竊恐

聖母之心未悅而

陛下之心亦有所未安也矧當此火厄震

驚之後其慰安尤當詳察

庭闈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臣故謂

兩宮之孝不可不隆也一舉

大禮以暢

宗社之和夫太子者宗廟社稷之主也

皇長子

冊立之期當二十一年時

陛下明許少俟二三年舉行今期會已逾

綸音未煥豈所以重

元良而昭

大信耶知請冠請如并從留滯竊恐

宗廟社稷之靈亦必有爵邑未安者誠

沛然並舉則

國祚彌昌之道端不外此臣故謂

大禮之行不可不亟也一還忠直以通耳

朝廷所寄以為耳目者也

陛下不資之為聰為明及厭其為聒為激

往時屏棄既多近時斥逐尤甚人才

難得天意故亦遂所以自為

社稷計乎不及此時

陛下不至孤立于上不止也臣故謂忠直

之當還也一平喜怒以怡性情之和

夫左右近習愚怨易生故孔子謂小

人支子難養固不當使之狎亦不當

使之怨也則

陛下寔威臣測至今人人自危不幾於

陛下

陛下

陛下

思乎無論肘腋之間意外當防即

聖懷日觸亦未免動氣傷神甚非所以養

和平之福也臣故謂喜怒之當平也

一止抄沒以蘇

畿輔之和夫抄沒之慘等於上刑

陛下一時震怒固出偶觸至於株連蔓引

旁及無辜此何為也蓋人在撫楚何

所不承任口招攀實非真跡徒使

輦駭之下一時人情洶洶此豈盛世所

宜有哉

織造以舒蒼赤之和夫惡衣弊服本

帝王美德矧秦晉吳越之地非殘於

兵火則疲於水旱乃

陛下織造紗緞之織猶不少緩獨不為民

窮財盡慮乎慈苦嗟嘆之聲恐天心

亦所厭聞今

陛下縱不能盡罷亦次當量裁以答嗷

之望臣故謂織造之宜減也

陛下欲引咎自責惟此數事為切要之

陛下欲祈

天永命惟此數事為昭格之本自古多難

與邦殷憂啓聖皆自一念悔悟中得

之頑

陛下無諱闕失而憚於改圖也臣待罪該

科向不能隨事納忠預效徒薪之謀

是臣不職誠無所逃罪然茲亦不敢

泄泄從事而并忘其款款之愚惟

明省察無忽臣干冒

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緣係直陳修省

之實仰乞

聖明採納以謹

天戒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具題

留中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驟聞母病沾危驚憂欲死仰乞

聖慈俯睿回藉以機餘生以全微孝事臣

以風塵縣吏蒙

恩投置瑣垣計今既一載餘矣清埃之報

采仰葵藿之忠正切尚堪就列奚敢

乞身第臣有不容已之至情臣遣不

可避之危定其勢有不得不為乞歸

計者蓋臣自己丑登第以來一言抱

繫曾未過家臣母七袞哀齡不願

迎養以此母子各天相懸八載臣心

不死已自難堪且今於四月初一日

接得臣舅家書謂臣母冬杪感嗽歷

春未愈形體日羸醫藥無效又謂床

褥呻吟之中每望臣歸若欲面訣者

臣觸目傷心魂迷腸斷一號仆地竟

日方甦今雖幸不即死然氣憚不已

寢食都廢已為奄奄待斃人矣及延

醫陳大節等診視俱謂臣積鬱陡驚
病在心膽非藥石能療非旦夕可起
惟有回籍見母或可解憂而延殘喘
不然必無幸矣臣自揣亦然安得不
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夫此時掖垣乏人近見刑科
給事中楊士鴻疏乞歸養該吏部以
士鴻母既相從身又無病竟覆留供
歲矣臣非聾聵豈不知自例但臣母

出病家鄉既與士鴻依居任所者不
同臣亦垂危朝露又與士鴻本身無
恙者迥異臣生不空稟何忍以劬勞
罔極之勞委總於沉痾臣職匪閑局
豈容以死生未卜之身冒糜乎廩祿
貳念交煎心益焦勞病愈頽刻即留
臣簡身亦止可於私寓伏枕俟死而
已其於職業何補臣查原任戶科都
給事中侯先春刑科都給事中劉為

捐各曾以親病身病乞歸供蒙題

准回籍護理臣今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臣別無規托照例覆

請容臣過歸或者臣母慰倚問之望而哀

病可回臣亦慰瞻雲之恩而感難可

保是也

聖上再造之恩也異時臣不死之年亦圖

報之日必不難捐糜以仰酬

高厚矣臣情迫詞激無任懇越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具奏初

六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市棍掖瑞日移

主聽官愁民怨禍變可憂懇乞

聖心早悟速更以保萬年

宗社事臣待罪瑣聞近依

日月之光伏觀

陛下英斷若神與奸弄跡真所謂千古不

世出之

聖也前此

諫

奏

聖心無欲利孔不聞中外宴然孰敢異議

自奸輔張位以開礦之利害揭嘗試

因寵結瑞流毒心全遂為禍首臣所

以夙夜躊躇不遑進諫者竊意

陛下神聖必不終為群小所欺或者偶一

試之旋即悟而改耳何期市井無賴

紛然若狂巧中投宿日甚一日

陛下不惟不悟不惟不改更又甚焉今日

聽其奸弁開礦嶺蜀明日聽其奸弁

權稅江湖今日為其中貴草

粉明日為其中貴鑄關防前遠知縣吳崇

堯今并知府吳寶秀亦逮矣前止行

於水陸聚貨之地今并及太原密雲

遠濟之區矣山川無一處不發掘雞

犬無一處不驚駭官府無一處不寒

心商民無一處不切齒

陛下果真以此為快意事乎臣姑指其不

可之犬者言之重莫甚矣

諫

奏

國體區區衛所奴弁何如閣部九列大

臣大臣公處一識百言而百不從會

推一官屢催而屢不報獨此革言無

留贖人皆坐差孰孰輕倒置若此

似非所以重

國體也公莫公極

國用借口

大工幾曾有錫銖用之於營繕借口東討

幾曾有憂怨用之於轉輸外進內收

掩誰耳目藏之囊篋下同匹夫似
所以公

國用也罪莫大於顯欺

君父此輩漫天說謊徧地栽殃淮上餘益
盡屬烏有蒲東奇寶悉是空山猶食
狗徒黃旗招搖於道路一以帶十十
以帶百如虎傳翼飛而食人私剝者
不啻萬千進

上者僅分一二戲弄玩侮傳笑四方縱加

三尺之誅尚有餘恨

陛下奈何貪其小利而忘其大罪乎禍莫
大於結怨臣民蓋利者天地之所最
忌亦細民之所必爭閭左爭寸布一
錢不難白刃相向况君實生我寧堪
朕我以生我故自古善理財之臣如
桑弘羊劉宴皆始博能名終受奇禍
今此輩依憑城社蠹
國肥家海內之人無不欲食其肉而寢

處其皮異日得禍亦何足惜獨念守
令遠於獄而臣心離商賈剝於塗而
民心離臣民離心非

國之福嗷嗷景象何變不生萬一草野
奸誰乘之而起揭竿斬木響應雲從
土崩瓦解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此時雖亦禍

國群奸之族亦何救於危亂哉臣誠恐
陛下二十七年載統率德一旦為群小累

相宗百戰艱難之基業一旦為群小促之

陛下三思臣言亟罷礦稅之使亟正原奏
官民之罪

下詔更始以謝蒼生庶民心不搖

皇圖可固矣臣心忠語懇不知忌諱惟

陛下垂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緣休市棍

掖階日移

主職言愁民怨禍變可憂懇乞

聖心早悟速更以保萬年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具題
留中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

嘉禮愆期勢難并緩懇乞

聖明亟賜遣官以重

儲配以定群疑事臣惟

皇長子選婚之禮係

國家大典

皇上慎重於數年特舉於一旦中外臣民

罔不靡欣踴躍以為

乾斷既定

巽命已申從此六禮舉行計日可觀矣不

謂遣官一節復見留難該部請之不

報臣科請之亦不報該部催之又

不報臣科催之亦又不報向慮

皇長子清弱今氣體已克不知更復何

慮適待東八府報到今報到已久不

知更復何待縱

聖意淵微或自有說然時至事舉決難再

逢臣備員該科與聞典禮不得不直

陳於

流弊之前也夫我

祖宗緣情制禮

國典昭焉

家法垂焉載在

令甲較若畫一

皇上試觀二百年來曾見

聖嗣選婚有愈十六歲者乎今

皇

長子過期三載已非舊制奈何別選

之舉猶事徐徐豈以

國典可輕而

家法不足守耶詩言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未有違舊章而得免於愆忘者臣

謂今日違官之當速為其關係於

成憲者不可不遵也

王者之言其出如綸其渙若汗言其由

小而大一出不反也

皇長子選婚之

命斷自

聖心出自

特旨不但布之所司抑且見之行事矣乃

遷延數月乍行乍緩若決若疑其於

出綸渙汗之體何如也古人謂天子

無戲言奈何

皇上以

宣諭為戲耶臣謂今日違官之當速為其

皇

關係於

明旨者不可不信也婚姻人道之始孟軻

氏有言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今

皇長子睿齡日茂豈無寤寐反側之思

皇上篤愛時殷亦豈無佳兒佳婦之願胡

不刻期而成一舉而定則不但可以

樂觀挑天之化抑亦可以登協熊羆

之祥

宗廟

社稷靈長之計宜無急於此者臣謂今日

遣官之當速為其關係於

聖胤者不可不重也

九重舉動萬國觀瞻少涉遲回易生疑謗

今淑女待選者無慮數百家夫以一

人之選而令數百家及笄之女守候

歲月槩停媒灼豈能久而不生缺望

由缺望而疑慮滋由疑慮而訛言起

一時洶洶之口至有不忍聞於臣子

不敢言於

皇上者皆此當斷不斷有以啓之耳臣謂

今日遣官之當速為其關係於人心

者不可不定也大抵禮之所首重者

惟婚婚之所首重者惟時故易以歸

妹為天地之大義詩以及時歌文王

之聖化當

國家典制大備之

朝值

皇上教化大行之日即

天派之裔舉得奉

明例而蚤詣伉儷雖常布之子亦得循

禮教而蚤樂唱隨豈以

皇長子身則

神明之胄配亦

軒曜之儲顧反不獲依時而聯嘉耦哉

此臣愚有所未解也伏乞

皇上察鉅典之不常稽體至情之不容熱

即

賜遣官亟行例選則前而

祖制後而孫謀上而

皇綸下而輿望豈不盡萃於嘉之會而

為

官府一大快事哉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緣係

嘉禮愆期勢難再緩懇乞

聖明亟賜遺官以重

儲配以定辟疑事理未敢僮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初八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貪鄙銓臣被論職遷大非政體懇

乞

聖明英斷

特賜顯斥以清仕路以快人心事臣惟士

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以當是非

致譽之交宜聽之公論若巧為彌縫

陽辯陰媚置公論而畧不察惜是謂

無行以當用舍去賢之弊宜稟諸成

規若恃有憑藉轉點為陟破成規而

莫可誰何是謂無法臣不意清議昭

明之日

朝政畫一之時乃有無行無法如吏部

文選司郎中梅守峻者臣請為

皇上言之臣按守峻生平品格卑污衷情

險譎鄉評士論其所羞稱迫管調銓

司遂以官為市始則藉口調停公然

曲徇請託以行營宿之謀後即借名

請託因而廣納苞苴以遂肥家之計
問其賊寧止巨萬聽其詭喧遍長安
罵柄笑資更僕難悉發奸招充之說
將誰欺乎幸而吏科左給事中程紹
露章彈劾一時中外人心傳以為快
然猶病其掛一漏萬不能悉諸穢狀
俾達

聖聰也乃守峻心計轉粗狡謀百出挾哄

崖官故云則牧留云則留冷且聞破

格推陞為太常寺少卿矣嗟嗟銓政
如斯尚可謂有公道哉臣姑不指賊
私免污蔭類惟即其被叅後蠅營狗
苟之狀則其可羞者有四其不可解
者有三如謂叅其辯護短誇長若面
質亦所不懼者乃一面上疏又一面
轉託相知謝罪於原叅之門大意謂
蒙叅之事件件心服但不得不一辯
者恐從此無面孔向人也幸望見原

此不可謂行濁言清色厲內荏者與
其可羞者一刊刷疏揭遍遞縉紳非
不似含冤負屈者之所為也乃又今
日情一人馬說某省臣明日情一人
馬說某臺臣不曰事由囑託勢不得
已則曰情已窮迫姑容自歸惟恐其
彈文之再至也此不可謂昏夜乞哀
驕人白日者與其可羞者二君子正
大北明即屋漏不愧豈忌務觀也守
峻不知內省一味尤人明謂疏列諸
狀具得隱微曲折非由中傳胡從外
洩於是狐疑同官日甚一日或因而
謗其傾陷或因而要其遊說以致一
時僚案剖白無計奔走不遑此何等
景象也其可羞者三君子難進易退
即終日不俟奚遑他恤也守峻既經
指謫移病求去是矣乃未幾商及覆
疏則曰去則誠安但後日誰肯起我

不若還我大叅又未幾商及大叅則
曰外轉亦耳但選即曾無轉大叅者
恐後將為例憲戀附羶之意必至於
許推京堂而後已此何等行藏也其
可羞者四臣聞該部舊規凡司官曾
推外任者即

命或不下亦例不掌選且究竟外補守峻
非曾以年例外推者乎胡為乎獨得
掌選又胡為乎獨得內轉耶此一不

可解臣又聞該部舊規凡選即優轉
太常必以六選告峻為滿間有以五
選得者必其先掌考功曾經大計然
後准減一選以酬前勞不則不爾也
今守峻虛完五選耳且曾無大計之
勞又胡為乎躐轉太常此二不可
解我

朝二百年來設立臺省以糾察官邪為
第一義未有諱發多職而徑不議處

者即使事涉曖昧亦未有不俟公論
已明而遽得超擢者何守峻被叅猶
未艾也杜門猶未出也乃輒轉貳卿
美秩是言官之躐本係彈章翻成薦
剡使將來再有徇情鬻爵如守峻其
人者言官然之是乎不叅是乎此三
不可解夫止知乞憐可以倖免即至
於可羞而不羞也將何事不可為而
猶去雅志止知好官可以自為即至

於不可解而必強為之解也將何例
不可變而當云銓體此推疏未上之
前聞者且疑且疑謂堂官之無主裁
或不至此推疏既上之後見者且嘆
且恨謂守峻之無忌彈無復有天日
矣豈不蓋法狗私一左驗哉伏
乞

皇上深念百司清濁之機視吏部為的庶
政公私之候以銓法為標亟宜

大奮乾剛將文選司郎中梅守峻

特賜罷斥則所為澄清吏治轉移世風豈

曰小補而大臣圓融體面似姑在所

緩也臣不任激切冀之至緣係貪

鄙銓臣被論驟遷大非政體懇乞

聖明英銜

特賜顯斥以清仕路以快人心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議疏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十

三日奉

聖旨梅守峻着擬外任用吏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

大禮

大工奉

旨相湏計時難緩仰祈

欽限責成蚤襄

慶典事臣愚不肖伏蒙

聖恩任使既署掌本垣印務又鑒察

兩宮工程苟於職掌有關皆當先時議

議疏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請臣查得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該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

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况皇

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

已遲緩以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家國昨

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

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
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冊立并加
冠禮少候二宮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
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
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於二
宮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
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
著出閣講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
蒙塞禮部知道欽此夫

冊立冠婚與夫分封出講皆

國家鴻儀鉅典

皇上不但欲一時并舉以茲嘉且必俟
二宮落成以昭盛美洋洋

睿思豈復臣下所能仰贊一籌顧臣愚三

復

綸音一則曰

皇長子齡已過期一則曰少俟

二宮落成夫謂之已過若無容再過者豈

欲其年過一年也謂之少俟者計日
可俟者豈欲其歲俟一歲也况淑女
之選中既久而桃夭之芳候將臨且
近查

累朝嘉禮無有不乘春令舉行者今距春
令能幾何時也乃工程次第雖在垂
成尚多未竟加以冬月寒冽強半當
停轉聘及春時至事舉將行禮乎而
工未完將候丘乎而時不待慶勢兩

難當機因措不知守禮督工諸臣將

何術以仰副

德意矣百用是不勝私憂過計竊謂并工
宜預講也

欽限宜蚤定也蓋天下事可難可易惟視
人為可速可遲惟從上令臣連日請
各工點檢除木作石作與油漆作之
有暖屋者雖冬寒無礙營造外至於
泥水固難動也然未完者僅丹墀之

鋪砌耳瓦漆固難行也然未完者僅
蓋面之光漆耳五墨固難施也然未
完者僅外簷之金碧耳誠得

皇上沛然下一

嚴旨責成內外監督儲臣凡工不互停者
令其上緊備造務在歲裡報竣毋留
為春作之妨工不得不停者令其預
辦細料亦務在歲裡悉完毋致有臨
時之缺一當春和即倍加夫匠督者

畫地分方役者鱗集蟻赴母互有耽
延母姑容玩愒大約限來年二三月
之交依期完報夫以子來之衆而加
天語之嚴其弗克告成於不日者臣不信
也當此之時

景運芳菲

宸居清穆即遵符

聖諭所定諸禮一併舉行庶工不誤禮禮
不違時在

皇長子

開立早而

宗廟

社稷之本定

婚媾早而關雎麟趾之慶長在衆

皇長子封者封冠者冠出講者出講并

足以昭

玉葉金枝之盛光

祖宗之訓典酬

皇上之訃謀端有待於今日責成之一舉

也伏乞

聖明裁斷臣不任翹延顙望之至緣係

大禮

大工奉

旨相須計時難緩仰祈

欽限責成登襄

慶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感異憂時乞

聖明亟悟早圖計安

宗社事臣入科辦事接得陝西巡撫賈待

問揭帖為邊鎮孤懸災兆異常懇乞

聖明預飭文武邊臣脩省戒備以保疆場

以弭

天變事內稱本年八月十八日狄道縣城

東山高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

一里其下衝成一溝山南舊有居民

耕地忽湧出大小山五坐約高二十

餘丈又拘問土民稱未崩之先每夜

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

又聞有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遂

有此變又謂虜情叵測乞要

天語中飭邊臣以保疆場以弭

天變等因臣讀之不勝驚駭夫西陸殺降

邀功無端啓釁以致醜虜忿叛誓死

報讐已入犯者殺旌甚慘未入犯者
窺伺有待欺蔽成習而

主不獲聞毒痛于和而

天為示警理或有然而巨猶不敢謂其盡

在是也蓋帝王不拔之業取象山河

而傾頽不振之徵每形崩裂至平地

五山湧出充罕見聞查惟唐之垂拱

年間有山出於新豐而唐易為周執

謂陵谷變遷僅僅應在一隅也乎臣

竊觀時事堂簾膠隔而泰交已非忠

佞淵渚而

國是第定紀綱法度且見發地兵馬錢

糧動輒州亂事事皆皆有旁落倒

持之象而一職禍最深召亂甚速則

無如目前商稅二事也傳不云乎財

聚民散言不云乎雷我則讐民亦何

常懷之有武乃今虎狼之使橫噬難

堪狗氣之使中擾無厭不但無市而

徵稅無洞而色礦且毀人田廬掘人

墳墓借事藉沒者有之平空搶奪者

有之擅威誅戮者有之恭守令則守

令逮叅撫按則撫按逐勢薰熖灼漸

漸并官府化為鬚鬪於是才不司

有助雲交權因而自潤其囊橐者無

耻監司有其心左袒因而仰借其吹

噓者以此嗷嗷之衆益無所依賴益

無所控訴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人人

懷幸災樂禍之心慶慶有土崩瓦解

之勢脫今不亟與更始臣恐水火之

民有掉臂而去亦將如山之分崩而

不可收拾也草澤之雄且揭竿而起

亦將如山之突出而不可削平也皆

不可知之數也况引伸觸類如君之

與臣男之與女君子之與小人中國

之與夷狄皆有陰陽一氣之分上下

不易之位由今山高驟卑地卑驟高

者誰測於人事明屬陰欲乘陽下將
陵上兆苟不虛將何事不可煩

宵旰也且今一歲之中雷火未已而水

旱繼之水旱未已而蝗蝻繼之近都

市喧傳謂太白經天者復屢屢矣不

意秦山又見告也豈非務財用善小

人災害並至之明驗哉詩曰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昭君鑒也又曰天之方

覈無然泄泄垂臣戒也今日之計

諫疏 卷二

皇上誠不宜以戲豫負

天臣安敢以泄泄負

主周是不避忌諱而且效其無隱之義如

此伏乞

皇上俯察臣愚上謹

天戒亟下

明詔首罷曠釋其庶政之因循者一併振

刷脩舉庶民心可定姦宄不生

祖宗二百年

金甌之業永永有磐石之固矣臣不勝

隕越籲祈之至緣係感異憂時乞

聖明亟悟早圖計安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六日具題

諫疏 卷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西陲殺款邀功召禍最慘朋欺太
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勘

特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臣聞
莫大於殺降罪莫重於欺君處鎮之
於套虜自二月擣巢暨七月入犯其
間殺降欺

君之狀中外臣民人人皆知之人人能道

諫疏

之所不得聞者獨

陛下耳臣又擬糾發然猶謂地方有按臣
在必能勘實以

聞乃頃聞報見巡按御史吳楷一本為
虜情事內稱訪得虜衆大舉入犯攻
圍堡寨殺傷軍民掠搶人畜兩旬不
為不久聲聞不為不遠各該道特意
在隱蔽牌催數次通不報臣等因噫
邊事若此尚可謂有天日哉臣職叨

耳目敢不據所聞為

呈上言之謹按延綏巡撫王見賓總兵趙

夢麟總督尚書李汶皆西陲共事之

臣非本年正月間為套虜會議題款

得

肯下部者乎據疏稱卜莊等首畏成悔禍

俯首乞哀貢馬已收罰馬亦進鑽刀

說誓屈伏異常以此觀之其求款何

如切者彼松山兔掃前何關情肯因

此而遷背約乎又聞各酋自去歲十

一月進馬後該鎮即與撫賞且於各

邊口互開小市交易兩月華夷一家

從此臨邊皆虜帳矣以此觀之其信

欺何如深者脫有心西緩能不遠遊

敢處此而自待死乎止因總兵趙夢

麟見邊外夷帳星羅夷情貼伏輒謂

奇貨可居遂以掩取之謀動督撫而

見賓也汶也乃亦不勝其邀功之念

於是西行擾工之名乎空而起闔鎮
擣巢之舉暗地而來矣聞此時虜見
官兵猶以為樵採相戲及臨帳開刀
惟束手就斃其誅夷之易真不啻割
几上肉探囊中物者所以雖操防小
堡人人皆獲首功焉甚且殺諸館驛
者亦九十餘名殺者市馬者復八十
餘級乃駕言者載大載豈不欺天罔
人之甚夢麟自知名義不正耳目難

欺遂因而大行科歛每將遊營派銀
三百兩每守備營派銀一百兩每操
防營派銀一百兩共得銀六千半賄
妄勘官員半跪長安權要希圖內外
需同共為掩飾又將首級以十分為
率內抽一分賞與買功之人每級得
價五十兩文武三衙門均分訖其七
分在軍者夢麟又每級逼抽銀二十
兩及見其意不謂幾至激變

當事者又代為調停先以市貨給軍
三十兩約候賞功之銀到日全扣還
官是二十兩依舊歸帥府矣其剝削
無厭又如此至所獲夷畜盡掠入已
復散各營變價數萬又其甚小者也
以此軍士共誓再有殺虜者如殺其
父兄而心灰體解矣自是虜懷必報
之忿軍有疾視之心四月以後常有
零虜竊掠而各堡惟閉門自保當事

者亦不敢一問良有以也迨七月大
舉入犯又有此來專殺將官之說夢
麟魂搖膽落歛兵嬰城竟不敢以一
矢相加任虜蹂躪任虜焚燒任虜殺
掠任虜搬運兩旬之久葭州神木一
帶堡寨悉被殘破嘗燻男婦以千計
屠戮老幼以萬計其少壯群驅而去
者至不可以數計他如田禾一躍而
平貨物一掃而空又不足道者如此

景象見者傷心聞者酸鼻而督撫諸臣獨閉目掩耳寂然不一奏報固知良心已死獨不念有

國法乎且混扯東虜西助以為嫁禍之

謀又捏報兩船破敵以為掩敗之計

即以巡按御史奉

勅專勘功罪業有別聞猶屢催不報其公

然隱匿又從來所未有者上而侮誑

朝廷下而藐玩憲紀臣不知督撫鎮道果

何所恃而敢於無忌憚至此矣嗟嗟

軍國大計首重安攘况今日之虜款

戰相半其觀望向背之機尤為喫緊

使

中國威信名乎無論已款者向化益堅

即未款者皆叩關恐後苟威信一乖

無論方意者構忿相讐即久款者亦

蓄疑成二今如延鎮所為明是約自

我敗譽自我聞豈但卜首之禍方未

未已且恐順義之心將謂

中國之信為不足憑鬼死狐悲亦情所

必至聞憂聞撤回探邊達子謀欲北

徙是其兆也失今不蚤為區處竊慮

諸邊雲擾之患莫知所終而

九重西顧之憂從茲伊始豈不大可寒心

也哉夫殺降啓釁前之一大罪案也

敢欺

上而報以奇功失事殃民後之一大罪案

也復欺

上而掩其重罪前之欺售而後之欺愈堅

後之罪寬而前之功立叙該督撫鎮

道之計誠巧且神矣彼固自恃錢可

使鬼術可鑽天謂省臺耳目為可塗

謂

朝廷聰明為可蔽錦衣可掩蟒玉可腰笑

罵由人爭樂自我竊恐橫亡厲氣必

禍其家

九廟有靈亦必軫念無辜之蒼生而羞
宣告之虛飾肯令此輩紛紛得計貳伏乞
勅下該部院責成巡按御史密訪嚴核毋
以勢重而其為扶同母以罪大而誦
為姑息母專憑造報採紙上之虛文
母任聽延捱成署中之高閣秉公執
法從實參

聞更頌

宸嚴特加重處以昭邊臣連年欺罔之戒

是今日安攘之至計也臣忠憤所激

不勝懇切企望之至緣係西陲欵

邀功召禍最慘朋欺太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勘

特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邊臣大肆奸欺糾摘事事有據懇
祈

聖斷俯檢原疏蚤

賜批發以明公道以服人心事臣於本月

初九日申時具有題本

進呈為西陲殺款邀功召禍最慘朋欺

太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勘

持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內參延

緩督撫鎮道王見賓等敘降啓蒙失

事殃民欺罔鑽蔽種種異常等情候

旨七日未蒙

批發臣竊思之邊疆失機重事也督撫欺

罔重情也

朝廷之上恨壅蔽不得聞安有既聞而

付之不問者安有欲問而顧肯遲遲

者且往時

留中諸疏或上干

乘輿或內涉

官關事各有因人猶易曉今如臣疏乃朝

臣明知之事邊氓切齒之奸有可忌

諱亦復見格果曾經

御覽乎抑未經

御覽乎果

聖心別有所察而徐行之乎抑

聖心偶有所為而姑置之乎外庭之疑誠

不可解惟是延鎮諸臣自四月擄集

之後無一日不為掩飾謀亦無一月

不為賄賂計臣原疏謂此輩使

鬼術可鑽天要非漫語然亦不覺其

透至此也嗟嗟自

皇上靜攝以來

宮府九閣堂簾萬里

神謀睿斷猶不遂至旁落者獨賴有此章

疏一線路耳若并此一線斷絕切恐

切恐

臣下之忠謹無由上通

主上之聰明無由下濟太阿之柄立見倒

持將來如南詔之喪師亦有不得聞

者矣此其有係於臣工觀望

社稷安危之機尤非細故也伏乞

皇上防微慮遠將臣原題恭疏

俯檢亟發仍將督撫鎮道等官先行革任

聽勘蓋彼輩扶同欺罔業已打成一

家虎路鼠鑽牢不可破舊按臣屢問

屢催且不以一字報新按臣所委之

道屬所寄之耳目皆彼平日術籠威

辦顯指氣使之人何由直發其奸機

而顯定其罪案伏惟

皇上俯神生靈幸甚臣愚幸甚緣係邊臣

大肆奸欺糾摘事事有據懇乞

聖鑒俯檢原疏蚤

賜批發以明公道以服人心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便謹題請

上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具題

十八日奉

聖旨章疏朕日親覽誰敢壅格這事關邊
機原本留覽就着該科送揭到兵部覆
議來說

奏疏

三卷

三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

楊天民等謹

題為疊災示警

天譴可憂乞

亟賜修禱以保

宗社靈長事臣等竊聞天不志警帝不諱

災我

國家數年之間山川星雷諸變未易縷

指其回祿一災由

奏疏

三卷

三

北上而

西華而

兩宮而

三殿并今尚寶印綬諸處凡五見矣

上天示警不為不類即側身承之猶懼日

晚乃依然泄泄從事在

皇上不聞脩省之言在臣下僅進

慰安之疏此寧直諱災且忘其所謂為多

矣得非以數值適然無預

朝廷闕失耶臣固不明占驗之術但迭稽往牒博採群言有謂君不思道則火者

皇上十年靜攝

官府太隔

朝講又虛大臣之

召對不聞言官之匡救不入珠玉為寶紹

瑞漸親長告誥之風開校獻之路

皇上試以此觀好尚道耶非道耶則

津

卷

卷

天意可知也有謂國有失禮則火者今

郊

廟重典又不躬親

近代雖設誰對誰格至於

皇長子

册立冠婚時無可待况

聖斷久定何復遲疑乃舉朝公請之章未

即

批聽其所以重主也

皇上試以此觀典禮失耶不失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官非其人則火者夫建

官雖多閣臣為重平章國事身係安

危人不肖則辱官員不備則曠職乃

今端揆尸素笑罵自甘推請已煩爰

立未决政本重地覆餗亦足虞矣

皇上試以此觀相道得人耶不得人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正士道消則火者夫

國家設立臺省原籍補闕觸邪然必

諫

卷

卷

上有容直旌諫之禮而後下有批鱗折檻

之忠乃頻年遭貶削而去者

賜環無期應弓旌而未者守株踰歲摧折

若此垂首灰心

皇上試以此觀士氣消耶不消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民傷未瘳則火者今開

礦未已繼以抽稅山川破碎閭巷驚

騷

朝廷所得幾何郡小則奪日甚傾家噴

命控訴無門積怨成難積離成叛恐
揭竿斬木之變勢不在遠

皇上試以此觀民情傷耶不傷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蔑棄法律則火者蓋法
貴持平非以飾怒在昔匹夫抱憤尚
干天和邇來或以事外逮人或以律
外決罪法官情同首鼠冤氣積於國
圍且有逮而未訊者辯而未釋者蟻
蟻有命草菅何堪

諫說

一

○

三

皇上試以此觀法律棄耶不棄耶則

天意可知也况降災之地尤可繹思蓋司

曰尚寶監曰印綬非

皇上所縮握以示信於天下者乎年來

天戒孔昭不一而足

皇上當對火拜禱之時曾下罪已之

詔採時政之且明許與天下更始矣乃燬

燼既除闕失如故其於信何在也今

日之災

或意若曰人若不以信為寶亦安得此災

信之所為也夫災與事既相應地與
災又相符天人相與之際豈不可畏
皇上安得視為適然之數不一動念執董
子有言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今火災
由小而大由大而小憊憊不已固愛
而留之之微也亦然而去之之微也
曰怒重怒事在今日伏望

聖明鑒察

諫說

一

○

三

特敕文武百官共加備省應行實事條議

以

國之乞

極納正言

好尚以肅感格之原

舉典禮以答神人之望重政本之選廣

耳目之司罷曠稅之駭清羅織之獄

如此則幽明胥暢朝野均懌將太和

在宇宙開而

天不轉災為祥者無是理也 臣等職掌攸

關義難緘默顧惑懣不識忌諱冒犯

宸嚴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疊災示警

天譴可憂乞

亟賜脩弭以保

宗社靈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具題

原疏

上奏

中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

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禮久蒙

聖斷春令屆期仰祈

蚤賜諭行以便欽遵事恭惟

皇上

道重彛倫

謀周啓佑如

原疏

上奏

〇

中

皇長子

冊立冠婚諸禮崇久荷

英斷矣近且屢勤

聖諭不曰典禮在邇則曰喜事臨近惓惓

注念真有時如不及之意乃頃於舉朝公

請偶一

留中而禮曹再疏亦未蒙

批發臣等展轉思惟莫知所謂豈以業有

成斷臨期自可隨傳隨舉始終無庸臣下

奏

請耶果爾則臣等不能無說蓋禮時為大事豫則立嘗味春官養德之言桃夭宜家之詠則知

冊儲

冊妃必當在春令舉行茲獻歲將臨正惟其候况淑媛入選婚禮決難愆期而名號相因

儲禮尤當先舉且并欲加冠

嘉祥輻輳稍或遲延豈不耽誤至於所

需冠服儀物之類既非一局一監之

司亦非一朝一夕之力昨歲雖經該

部題行造辦然因未奉成期率多觀

望此時即申命行事尚恐難齊况不

戒視成其能卒辦乎夫上有不可違

之天時下有不宜緩之人事前有不

敢悖之

綸後有不容違之典禮臣之荷

國厚恩敢於此

宗廟

社稷之計其蹈違誤而不為懇

請哉伏祈

皇上俞納

亟勅該部擇吉具儀及時并舉庶於

大典有光於

大信無爽而

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培之永永矣臣

等職掌所關不勝惓切候

命之至緣係

大禮久蒙

聖鑒春令屆期仰祈

蚤賜諭行以便欽遵事理未敢擅便謹願

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具題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八等謹

題為摘議巡青要務以舒民財以仰裨國計萬一事臣各准奉本衙門閣劄管巡青除各遵行外案查嘉靖四十四年該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等憲臣等題前事該戶部覆議在外各馬房獸畜及擠乳馬擠乳牛駝驢牛羊等畜糜費不貲歲終巡青科道令

同本部監督主事查驗壯者煮宰其餘應揀退變易者另行議處出巡事畢覈實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欽此

世宗皇帝聖旨是這馬匹著該部核實數開派錢糧一應宿弊盡行革去其不必進欵此又查得萬曆五年該兵科等衙門給事中華實劄稱巡青戶部覆內一欵重掌貼以勸助休大要

巡青科道官出巡查驗分別舉治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行欵此欵遵通行在卷隨該臣等於本年十二月初九日會同戶部山西等清吏司主事楊材等前往壩大等二十四馬牛羊房等處將見在駝馬驢騾牛羊等畜逐一查驗得應壯馬五百六十一匹駝八隻騾三頭驢七百五十九頭牛一百九十八隻

馬駒八十六匹羊并羔共二百七十五隻瘦損馬八十一匹馬駒一匹駝五隻驢六十七頭牛五十一隻瘦損羊二十隻除將應壯者責付各房用心餵養其瘦損者執役軍人分別外責聽戶部議覆外臣等竊惟天閑之費亦甚不貲矣內除供乳供羔者雖多冒濫之情猶有萬一之用姑不具論外至於馬驢等畜使用之果

有需於養也或養之真可備乎用也
即費亦安足計乎乃今臣等按籍查
驗其瘦損者僅存皮骨即肥壯者亦
甚么膺私家役使者十九臨點雇覓
者強半此無論芻養積歲曾未效有
奔走之勞即謂備用一朝亦豈能勝
乎馳驅之任昔奉差諸臣題

准揀退變易分別參治良有以也奈何通
年積弊牢不可破無一歲不阻格無

一歲不疲羸無一歲不條陳無一歲
不沮格固知城狐社鼠掣肘為常第
茲何時也

國值空虛

皇上業以計慶責司農矣民遭饑饉

皇上業以救濟責撫按矣誠取此無益之

費或存其價於

帑藏或蠲其賦於閭閻則積一分得一
分之用寬一分廣一分之賜其視用

之若泥沙委之填溝壑者不較為得
計乎哉是惟候

聖斷之何如也至於掌貼等官職司典守
雖責有攸歸然弊襲於從來權分於
多制不但法有難盡抑且情有可原
况今歲瘦損無多似應免究大抵政
有弊實然後人有弊端今日欲為牧
務更弦改轍計臣等竊謂與其議人
無寧議政伏乞

勅下戶部將壩大二十四馬房事體悉心
酌議是否有裨實用應否另為變通
從長覆

請施行未必於

國計民生無小補也臣等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緣係摘議巡青要務以舒民財以
仰裨

國計萬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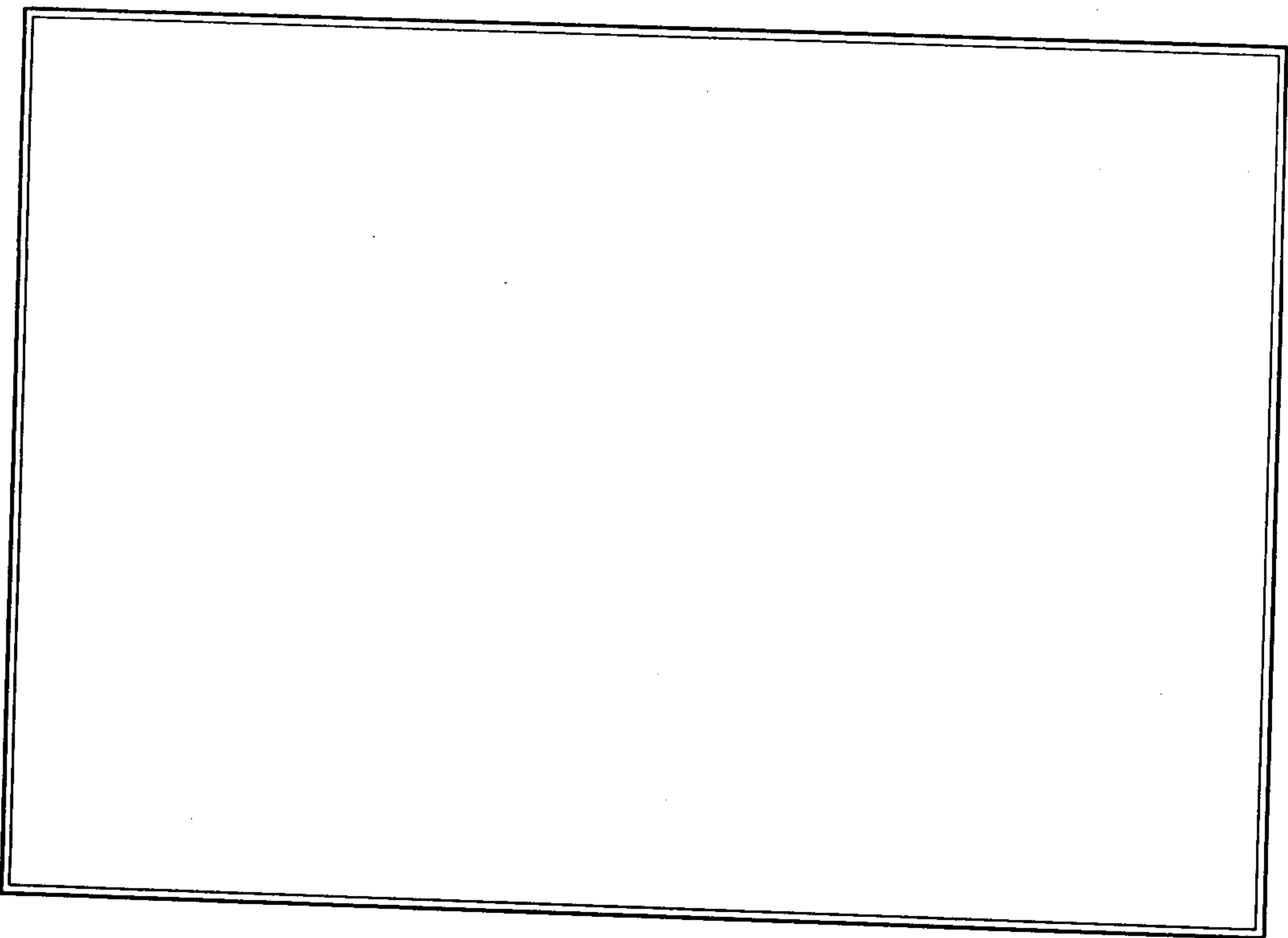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以昭勸懲以仰裨國計事臣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接管巡青所有山東河南并直隸順天等七府子粒草料錢糧例應歲終查核分別舉刺夫臣之差僅錢穀之司也而臣之官則耳目之任也司錢穀自當為

國用計安得不據盈縮為殿最任耳目并當為激揚計又安得不酌賢否為品題用是臣等參考於二者之間查得歷俸近一年以上錢糧全完賢能茂著者在北直隸則祁州知州黃道亨通州知州高位開州知州臺存道冀州知州楊嘉猷昌平州知州田廓定州知州張鏞景州知州馬朴薊州知州單自新霸州知州許從坤易州

知州孫大祚定興縣知縣李瑾文安
縣知縣岳儲精真定縣知縣徐天寵
獲鹿縣知縣景昉濬縣知縣張其忠
唐縣知縣楊一桂大城縣知縣任孝
茶獻縣知縣徐鏡博野縣知縣李廷
訓清宛縣知縣張五典邢臺縣知縣
劉九光遵化縣知縣張舜命寧津縣
知縣侯執蒲滑縣知縣趙士吉固安
縣知縣官箴永年縣知縣耿鳴雷東
明縣知縣丘雲摩密雲縣知縣王之
邳任丘縣知縣錢允棠邯鄲縣知縣
孟三遷魏縣知縣王道一元氏縣知
縣鄭三俊長垣縣知縣張文炫廣平
縣知縣徐一驥大名縣知縣高出南
宮縣知縣程希道靈壽縣知縣聶世
潤新安縣知縣畢如松良鄉縣知縣
錢一鶚肥鄉縣知縣曹司宰新城縣
知縣張聯芳任縣知縣徐璘無極縣

知縣倪天秩隆平縣知縣楊學詩房
山縣知縣左之龍靜海縣知縣戴大
槐順義縣知縣劉伯綬慶雲縣知縣
周棟保定縣知縣張四聰贊皇縣知
縣李橘安肅縣知縣馬應賓棗強縣
知縣李夢熊沙河縣知縣史與祿饒
陽縣知縣翟耀唐山縣知縣李本盛
新樂縣知縣趙璠高邑縣知縣金四
科南皮縣知縣李正華平鄉縣知縣
陸應鍾行唐縣知縣馬巽衢在山東
則德州知州陸敏捷膠州知州汪兆
龍寧海州知州姚宗道高唐州知州
楊震雷東平州知州劉子唯平度州
知州王汝瀛濮州知州陳文郁鄒縣
知縣王一楨諸城縣知縣顏悅道滋
陽縣知縣楊明盛曹縣知縣成伯龍
壽光縣知縣高邦佐寧陽縣知縣李
沐民東阿縣知縣張光紀金鄉縣知



原缺

霑化縣知縣馮世臣	鄭城縣知縣王	惟聰	樓霞縣知縣張雲霽	在河南則	磁州知州顧頤	光州知州劉一煜	署	裕州事	南陽府同知并濟博許州知	州洪啓采	鄭州知州俞喬	安陽縣知	縣朱冠	杞縣知縣潘文嵩	縣知縣李	倖蘭陽縣知縣劉亮	采長葛縣知縣	朱與翹	河內縣知縣袁應泰	通許縣	知縣張應昌	齊原縣知縣史記	言中	牟縣知縣歐學啓	寧陵縣知縣車從	衡偃師縣知縣黃元勳	確山縣知縣	郭佳鎮	商丘縣知縣劉育	宜陽縣知	縣何其智	洧川縣知縣杜康	永寧縣	知縣姚鈺	新蔡縣知縣王一魁	息縣	知縣李如松	商水縣知縣趙尚忠	尉	氏縣知縣阮上卿	扶溝縣知縣戴天	德延津縣知縣劉元會	西華縣知縣	胡連	郟城縣知縣張仕周	伊陽縣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12 2 RE

縣范珉臨頤縣知縣羅文俊林縣知
 縣孫夢桂孟津縣知縣周南湯陰縣
 知縣孫許葉縣知縣馮日望溫縣知
 縣袁賦才陳留縣萬邦俊考城縣知
 縣王世熙濬縣知縣李天柱柘城縣
 知縣王希龍脩武縣知縣越應捷鞏
 縣知縣馮運隆鎮平縣知縣李幼勳
 遂平縣知縣葉維龍內鄉縣知縣尚
 從試以上諸臣品皆金玉政俗鳳麟
 理邑如理家勸課墾遺乎地利足民
 而足國輸將有裨於
 天開窺豹豈止一斑展翼素推千里明
 時卓異漢世循良均當薦揚以備行
 取擢用之選者也又查得未完八分
 以上武清縣知縣潘大復鄒平縣知
 縣王紹徽汲縣知縣王良佐未完六
 分以上寶坻縣知縣李如檜以上諸
 臣政本廉勤地遭荒歉仰承

明旨方躬拮据以挽流離敢亟追乎急政
 繭絲而驅溝壑縱有虧乎賦額實無
 損於官評似應免罰以責績完者也
 又查得未完十分除昨城縣知縣雷
 雲衢病故獲嘉縣知縣馮元吉改教
 虞城縣知縣張志芳轉魯山縣知縣
 羅文寶丁憂外如臨邑縣知縣喬應
 節并未完六分以上王田縣知縣周
 璧未完四分以上平陰縣知縣徐州
 牧榮澤縣知縣蔣成材新鄉縣知縣
 完曾三以上諸臣本玩愒之心敷衍
 循之治阜安無術未聞撫字心勞連
 員多端徒見催科政拙持籌有愧曠
 職何辭所當分別罰治以警怠玩者
 也再照青差薦數原無定額然臣等
 頗浮於常之故實非因無限額而有
 溢數也良為今年三省錢糧在在全
 完較之往歲不無徑庭且據各司府

所報諸有司賢能狀率多應薦臣等
安得自為拘拘而使其有遺賢之嘆
也伏乞

勅下戶部查臣等舉刺如米不諤酌議
請將黃運亨等轉行吏部紀錄滿大度等

免罰喬應節等分別罰治庶勸懲
昭其於官箴棧政未必無小補矣緣
係循例舉劾有司以昭勸懲以仰裨

國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題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
題為督臣詭辯欺

君橫詆失體懇乞

聖斷速賜罪斥以申公勤事先該臣以西

陞殺降召蒙失事殃民具疏參劾督

臣李汶等蓋邊民恨之入骨朝士聞

之滿耳者業經部院覆奉

明旨將巡撫總兵各俱革任嚴勘矣獨汶

以百足自衛尚寬一褫禍首罪魁已

獨厚幸使稍知自愧安心以待公勘

可也即或欲辯飾平氣以待併勘可

也何乃逞蛇虺之舌弄戈矛之筆欺

橫一至此乎就中漫引

國家世讐當報之語與邊境數年被虜

之情轉換支吾不滿士君子一笑臣

亦不屑與之字字細辯姑就其緊要

欺罔處畧為析之汶謂虜非恭順已

未題款臣查巡撫王見賓原題疏中

一則曰虜到花馬池謁見軍門崩角稽首軍門已許進馬一則曰督臣有書寓臣果言款可許貢馬當收一則曰該臣會同總督尚書李文議照一則曰先將可許之狀會疏題請以此觀之虜恭順耶不恭順耶汶預題耶不預題耶以露章入告之言公然隱諱此與面欺者何異哉頗聞殺降之後延寧二撫臣貽書都中所知曰此

卷三

三

〇

上

軍門意吾無柰何耳是累二撫臣者汶也汶尚欺言不共議耶汶謂套虜與松虜同枝無漠然不相顧恤之理夫松套形勢隔絕在二千里外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無論朝紳曾宦秦中者人人皆訝其為誣即謂急難相關顧不赴援於巢穴方危之日而赴援於掃空遠逝之後不相助於跳梁犯順之時而相助於獻琛市賞之醜

有此理乎旬日之間方盛稱其乞哀又遽言其許燬汶既不能遠擾謀又無端可伐將無自以莫湏有加虜耶汶以一舉大獲兩艇斬虜為奇捷臣姑不論點虜萬衆馘及二千士馬不聞損傷小堡各能得級事勢不通耳目難掩惟觀七月入犯到處尋殺兵將地方殘破已無噍類各將斂兵馬於一城股慄自保無一敢出

卷三

三

〇

上

皇上試問李文前此探穴斬級之雄於今安在豈西陲將士勇於鏖戰而怯於堵截深入則強而坐守則弱耶殺降邀功之情互觀立見尚敢以唐之名將藉口不知指誘殺為血戰博奇禍於旋踵李靖陰山擒頡利之後次年曾有此辱國殃民之事否乎汶謂一切殘掠人畜即時上聞夫國家申報軍情之例最嚴故各邊虜人

則報虜出別報失事有無輕重則報
今虜自七月半入犯至八月終出境
始終荼毒生靈幾五十日其間殺掠
之慘千狀萬態何日無之汶延捱掩
覆始終不以實聞寥寥一疏朦朧數
語非欺弊而何且蹂躪空窳得失相
當之說即事已敗露猶誑奏不已若
稍有忌憚敢如此乎督鎮同舟事聯
一體始見功有可邀汶既指授夢麟

諫疏 卷四

襲降殺款共為富貴之資繼知罪無
可赦又聽縱夢麟科歛打點共圖僥
倖之計麟之貪孰謂非汶之貪麟之
賄孰謂非汶之賄猶然侈口談生平
真不知世間有庶耻事矣臣原疏諸
狀所得者秦關往來之真傳都下縉
紳之公論事事有據非僅風聞乃汶
輒忿氣相加至妄謂簧鼓媒孽信如
汶意必任已誤

國欺

君令秦人不敢怨言官不敢問而後為快
乎且按臣所奏不盡於汶之所報又
誰簧鼓又誰媒孽耶總之昧心撒潑
塗面放刁譬如攫金於白晝而惡人
指其為盜且自稱曰庶士宣淫於通
衢而惡人指其為娼且自誇曰貞婦
百醜俱彰無所用耻大臣之體從汶
丐喪治盡矣夫臣言官也糾摘奸欺

諫疏 卷五

自其職掌况被參不許奏辯屢有
明旨昭昭赫赫孰敢干之而汶輒狂悖無
忌若此尚可謂有人臣體哉藐玩
君父人人切齒其罪又無待臣言者獨念
朝廷行劾自有定例未有官不解任而
可勘者尤未有總督不解任而可勘
者汶以待罪之身居節制之任即其
跋扈鳴張之狀將何官不可把持何
奸不能蔽匿臣前疏有云按臣所奏

之道屬所寄之耳目皆彼術籠歟嘯
頤指氣使之人必不敢直發其奸機
而顯定其罪案正慮及此也况新推
總兵王成亦係殺降邀功負罪聽勘
之數反驟膺推轂即專閫本鎮是依
然一夢麟也表裡為奸始終做成一
局非

乾剛獨斷盡破奸謀則謂之罪人自勘可
耳謂之未嘗行動可耳某術以伸公

道而服人心式伏乞

聖明亟將李文華任聽勘庶耳目之體少
重軍民之憤少紓臣無任激切願望
之至緣係督臣詭辯欺

君橫詆失體懇乞

聖斷速賜罷斥以伸公勘事臣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官臣楊天民
等謹

題為歲清京糧并舉私擅那借之弊乞
賜議處以肅法紀以一事權事臣等管理
巡青案查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應該年終將京糧庫歲出歲入
一應料草銀兩逐一清盤明白造冊

奏繳臣等遵奉近於本月十九日親詣
該庫會同管庫戶部陝西清吏司

事揚文裕盤過實在銀三萬九千八
百餘兩及細查開除款內本年閏肆

月分因給發東兵行糧借解過本庫
銀八萬兩臣等見之不勝駭愕夫錢

糧關經

國大計論出納各有正款論職掌自有
專司一切私擅那借皆法之所必禁
也京糧另建庫藏查覈專屬青差屢
經條議屢奉

欽依非守法之臣所當斤斤不敢紊錙銖
失尺寸者執查上年已曾以私借被
叅一次雖經部籍口權宜一時苟免
重譴然權宜相濟必正項有餘或可
以濟別項之不足耳必正支稍緩或
可以濟別項之至急耳今京糧實在
尚不及四萬兩臣查日前科草諸價
應支之數非十六萬不可果有餘乎
抑可緩乎嗟嗟自那移之弊生而商

奏

三卷

九

人已不給預支矣今復併辦納已完
之價逾時不與又奚怪乎諸商傾家
蕩產削髮遺逃呼天號地於

輦轍之下狀壯

朝廷用商實皆此屬陷之也臣等叨任
督理事權所在即綱紀攸存乃該部
既不請

旨

皇上又不關白於臣等任意那東補西是

遵何例且如太倉均係錢糧均有巡
視該部曾有不請會同不候執結而
收徑自支發者乎獨於京糧專恣若
此無論毫弁臣等其變亂成規擅空
帑藏使稍知有法度諒必不敢爾爾也
若再不申飭濫觴何極除將造完文
冊遵

例親齋

進繳外伏祈

奏

三卷

九

嚴勅該部自覆借出銀兩作何抵還待領
疲商作何處給仍將彼時經手私借
之臣列名并

請重加罰治庶無所遁於前斯有所警於
後而

天開重計可不遽至廢弛矣緣係歲清
京糧并舉私擅那借之弊乞

賜議處以肅法紀以一事權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守官
楊天民等謹
題為仰懇

聖明深惟

宗社大計亟行

三禮以定群疑事臣等竊惟人主續丕基
而弘令緒未有不以宗廟社稷為重
者而太子則宗廟社稷之本也苟以
主器之身而典禮未備既非所以示

謙

主

上

重或常期會之際而猶豫未決尤非
所以杜疑故自古不諱之朝有一於
是臣不待不力諍君不得不勉從無
非為宗廟社稷計靈長也今

皇長子業十九齡矣

麟安已偉

鶴禁猶虛且淑媛久選而六禮未行
髮久垂而三加未舉即縉紳士庶之
家或不其然奈何於

朝廷見之也頃者舉朝文武諸臣或以合疏或以單疏既十餘請矣

皇上槩留中不報此何以故臣等反復思之愛子者天性之親觀

聖諭中既念其齡已過期又喜其體已充足是

聖愛之不欲遲此禮也明甚立長者祖宗之訓觀

議疏

聖諭中既謂長幼自有定序又謂非有別

意亂危家國是

聖斷之不欲遲此禮也又明甚本不欲遲

而今若違之得非終以希

恩沾名擬臣下耶臣等切謂

國家二百年來凡

大典禮大政事率皆公請公行其不以

總攬廢僉謀者非但明

帝王至公無我之心亦以見

上下相與有成之體臣不敢遠引即當年皇上諸大禮

訂立在隆慶二年而諸臣於隆慶元年請之

加冠在隆慶六年而諸臣於隆慶五年請之

大婚在萬曆六年而諸臣於萬曆五年請之朝奏疏而多報可

舊典固與在也今諸臣安得不請乎况典禮一日未行人心一日未定觀望者

輿論謂停之說所謂先行

禮一者是也使

皇上三禮併行之美意及紊而難通揣摩者妄騰疑謗之口所謂緩完

大工多派珠寶者是也使

皇上少儀在通之

明諭反因而幾晦又况道路之訛言更有

謬不止此者哉諸臣憂典禮之愆期
念

渙汗之難及固宜其一疏再疏公請卑請

必期得

俞旨而後已也伏望

皇上擴虛受之懷

採通國之論就疏

批答明示允行此

明良之泰交都俞之盛事也即不然亦須

謹

奏

中肯特勅所司將前日

聖諭所定諸禮先

冊立次

冠婚各詠吉具儀及時并舉庶

片言足以定大策

登筵足以釋群疑諸臣但有懼呼踴躍

額手稱

賀而已又奚庸頌哉儻併此遲滯竊

恐事關

國本臣下誰敢不爭言出公心臣下誰

敢中變惟

聖慈速賜裁決天下幸甚臣等無任隕越

翹延待

命之至緣係仰懇

聖明深惟

宗社大計亟行

三禮以定群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謹

旨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且題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

慶典義稽群疑漸起懇乞

聖斷蚤定

大計以安中外人心事臣等竊聞骨肉之

間人所難言宮闈之中疑所易起况

國儲重器建儲重典自非俯順輿情

明定大策則上猶豫而下觀望鮮有

不

不孰誤事幾而醞釀釁隙者是不可

不深長思也今

皇長子應舉三禮率皆踰期在

聖諭非不屢斷然斷而不果於行猶弗斷

也在朝臣非不

請然請而無濟於事猶未請也臣等叨耳

目之官以諫諍為職其敢以累疏片

詞僅取塞責而遽已哉惟是淺言之

既不足聽深言之又不敢陳展轉躊

躇莫知所措無已姑以至情之不容

忍與夫人言之不可忍者畧披其愚

願

皇上垂察焉夫重奠重於

祖宗之典而典錫承祧尤重之重者也親

莫親於

父子之情而情關繼體尤親之親者也

列聖相承

十朝於茲矣曾見有十九歲之

皇長子倫序久定而名號猶未正者乎

窈窕久選而伉儷猶未諧者乎

睿德久成而元服猶未加者乎即恐

宗藩中亦未嘗有此條例可援也奈何

以

垂

統之舊章且行且止以

貽謀之吉典若决若疑雖如

皇上篤愛

皇長子之意未嘗不切然合此亦安所

寄以示

元良之眷而慰

九廟之靈乎臣等竊謂至情之不察

此也自古執狐疑之心者來護邪之

口持不銜之意者開辟枉之門追憶

十八等年日

淚汗未信致橫議叢生積及

宸衷者有之猜及惟愛野有之人情洶洶

至土塵

至慮大費暴白不日朕豈有溺愛則曰朕

無端受誣衆口難調往事可鑒也今

遷延又及十年而氣派轉成沉閣回

旋當年景象其時之盛衰何如事之

緩急何如能使道路揣摩之口一是

甚乎臣等誠不敢一一駁

願念疑謗日深隱憂可畏是豈

聖德

聖德

聖德所宜有哉臣等竊謂人言之不可忽

者此也伏乞

皇上深思遠慮

體無所解之情

踐不可爽之信將原定

冊立冠婚諸禮

特諭所司乘時并舉庶

國本蚤定人心自安而

宗社億萬載有道之長端在於茲矣臣等

無任翹企願禱之至緣係

請

慶典久稽群疑漸起懇乞

聖斷蚤定

大計以安中外人心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具題

禮部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題為

宗藩違例干

恩仰乞

嚴加申飭以杜奏擾以重典制事臣入科

辦事接得

代王彛勺一本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請封郡爵以廣

聖澤以隆

藩國事奉

聖旨禮部查例來看欽此臣仰頌

皇上聖明知勝臚之奏不足信而必責查

於部知陳乞之私不當徇而必責合

於例如此則法不虞抗

恩不虞濫臣似可以無言第念

國家所以齊一政體約束群情而不至

有潰隄濫觴之患者惟情有此

明例為之凜凜非惟不可使其有覬覦之

端抑亦不可容其有瀆奏之擾今代府何如也臣查

宗藩有條例有要例條例定於

皇祖其進封款內載稱以

郡王而進

親王已為踰等首以進封之

親王又欲推恩於本支不亦濫乎故禮

有繼統不繼嗣之文例無加恩再加

恩之理今後

郡王進封

親王者以後

世子世襲

親王次嫡庶子每世止照原封世次本

等官職不得進封此

舊例之可按者也要例定於

皇上其封典款內載稱

親王薨而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

親王日後子孫除承襲

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若嘉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此

新例之可按者也茲彙鈎原以

新寧王進封

代王其長子昂涓於例應封

世子異日承襲王爵其次子昂莎止得

照本等爵級封鎮國將軍其一女二

諫疏 三卷

女亦止得封縣主例各梨備分當恪

守乃今於長子不以世子請而以郡

爵請豈其薄世子而不為乎想亦不

諳典制之故無足論也至欲以次子

而併封

郡王以兩女而併封郡主此何心哉是

冒濫之念重而以

祖宗之成憲或可以私干也微倖之意多

而以

朝廷之法紀或可以嘗試也王亦可謂不知有法守者矣至藉口

益

吉二府事例尤為謬悖蓋

益王諸子加封在嘉靖三十八年即要

例所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者

也今

代王子女非例前也安得援以為例

吉王二子雖曾以

諫疏 三卷

皇上親支之故倖冒

特恩然當時科部執奏

皇上業有仍不為例之旨今

天語尚新也

代王又安敢藐然視之而不知忌憚總

之以例為例而例既相違以人為例

而人又有間其希冀濫授之非臣益

不能為

代王鮮矣不特此也畧聞

諸藩每有例外干請常被差使棍徒指
稱在京打點騷騷動以萬計小而指
及吏胥大而指及涉妄甚且指及
內廷使天下聞之皆謂
朝廷之上政以賄成如此可見格於
恩既啓倖門又開騎實既壞
成例又博污聲是安得不加慎重而反令
其累平明之治也哉伏乞
皇上特奮

乾斷并

勅該部覆

請嚴加申飭庶

成命不渝而名器益重紛擾可杜而

統體益尊矣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緣係

宗藩違例干

恩仰乞

嚴加申飭以杜奏擾以重典制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上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

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科場條議已詳法紀未振懇乞
宸嚴特加申飭以肅大典事臣惟

國家以文取士科場之典最為隆重當
其規畫未善則議論不得不詳及其
通變既宜則法紀不可不振今歲復
當比士於鄉臣檢閱先後題
准事例業詳於其言之矣獨計邇來

朝綱日玩士習日險議者未必行行者
未必實私無必杜法無必伸實與何
事可容廢格若此臣用是不復瑣議
惟摘舉一二緊要所當亟亟申飭者
為

陛下言之夫潛通關節科場之大蠹也我
祖宗朝有不犯犯則無赦邇來附勢通神
緊多委曲如戊子順天場中奸弊豈
不鑿鑿有據乃主考借行動以免舉
人倣覆試以免前者無恙後者效尤

遂致丁酉一科又爾狼狽不知果盡
法否是陽禁關節而陰許之也此所
當申飭者一釐正文體科場之首務
也

祖宗朝明經守註定於一尊邇來
頒式揭示豈不三令五申願主司好奇
士子尚詭滿紙皆鈎棘軋莖之語信
口皆老佛莊列之談不雅不馴衰然
見錄如丁酉順天被參諸人有何詞
可解總不以通關節論定宜以離經
黜且正考已自認難諉何得獨完士
子已奉

旨革回今猶未去日營營
輦轂下又不知作何鑽刺其詞以謂天
下士孰是陽正文體而陰壞之也所
當申飭者二簾官分房閱卷例也為
國求賢非植桃李如一房優卷果多即
多中何嫌如一房優卷原少即少中

何害其不得照方定數也

令申已丁寧矣邇聞各主考秉公去取者間亦有之其他畏口吻徇體面計房平分者依然十之六七試卷二錄可考而知也此有遺珠之嘆彼有續貂之譏鑑衡謂何苟沿弊奪此所當申飭者三部科場後查察例也地不分直省官不分散要若有所查有所不查有所察有所不察皆非所以明

諫疏

三卷

卷

諫疏

三卷

卷

公道也微聞從事議登騰矣而始驗諸卷則必有以彌縫而始置者事其

發矣而偏塗其人則必有以悅侍而

漏網者如此綜核不但使被論者得

以藉口自脫即職掌所在豈容草草

塞責乎此所當申飭者四夫四節者

國憲因之屈伸士風視之隆替巨額

皇上特勅該部嚴申告誡今歲科場再有

踵犯前弊者部科從實糾察

朝廷盡法處治務使一切錢神勢焰舉

無所施其巧力則其於世道人心豈

曰小補至於慎典試之選嚴冒藉之

稽出題不宜主考自專落卷必當各

房互閱簾外專主糾察毋侵校閱之

權主考不論官階總用賓主之禮科

條備具又或參差併乞一體申明責

令遵守臣無任惓惓企望之至緣係

科場條議已詳法紀未振懇乞

宸嚴特加申飭以肅大典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具題本

月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仰遵

聖諭恭

請及時詠吉以完

大典事臣等於三月間欽奉

聖諭內稱

皇長子冊立冠婚之禮俟移居後以次

舉行嗣又

特諭閣臣叮嚀至再中外臣工咸舉手加

額曰

陛下神聖片言而明長幼一舉而植綱常

衆皆悅服翹企以俟

綸音不敢復有陳竇顧今逾春而夏夏而

秋矣金風授律爽氣漸回矧

兩宮竣事已成萬年不拔之基

萬壽屆期正當一家和樂之候且外臣齋

捧至者行將雲集

閣下請及茲時蠲吉成此

慶典庶人知

聖心獨斷原不待於臣下之私憂然而

國本不搖益有以慰海內之係望臣等

不勝屏屏之待

命之至緣係仰遵

聖諭恭

請及時詠吉以完

大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

附中

監察工程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
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工已竣仰祈

特勅落成以奠

宸居以慰輿望事臣等伏念自

兩宮告燼致

六寢偏安中外皇皇所為竭子來之力而

企鼎建之成者業五載於茲矣幸今

輪奐既美金碧已擇計所未究不及

九仞一簣竊謂刻期可竟無難事也

不意旬日以來情形頓異督者有倦

勤之心作者任偷安之便間及仰向

天花則口請

旨未下誰敢擅專問及園廊油飾則日奉

旨細成誰敢造次支調延捱明儻觀望不

知

聖心果不欲落成之速耶臣等夙夜躋蹙

莫得其解蓋正位宅中崇高之體本
故祥雖均屬

清禁然仰視

乾清

坤寧終偏在一隅此其孰為爽塏孰為清

嚴可不問而知者奈何不欲落成恐

非所以計

攸芋也玩燭虛糜財用之蠹今每自夫

匠動及及千急之則速一日即得

日之省緩之則遲一日即冒一日之

費况此何時也

朝廷之營繕尚多水衡之匱乏已甚奈

何不欲落成恐非所以節糜費也工

程典禮奉

旨相須頃見

皇上愛重

皇長子方懷溽暑之虞即有少俟之

命計今暑已消矣俟已久矣

聖斷傳行諒惟且晚是典禮已不容緩也

而工程獨不當速乎柰何不欲落成恐非所以集

國慶也出警入蹕用備非常今荷鋪操刃之夫朝昏蜂擁既近在

法宮咫尺之間又正遇

車駕遨遊之日盤詰難施倉卒可慮工發

完利耶不蚤完利耶柰何不欲落成

恐非所以成不虞也况

請疏

卷三

三

聖壽在適正

六官燕喜之辰且

觀典方臨又萬國萬呼之候誠及此時竣

工此時還

御

配乾坤而並位

臨闈闈以凝禱豈不休哉臣等以耳目之

司叨監察之任雖

官府九閣莫由仰窺

聖意但欽奉

勅書原責臣等以工獲早完財不虛費為

稱任使今事勢如斯若終緘默不言

是不但不能償其完於未完之前抑

且隱其完於已完之後不但不能節

其費於有可費之中抑且溢其費於

無可費之外

簡書謂何臣敢弗畏用是不避忌諱冒昧

瀆

請疏

卷三

三

請伏乞

皇上特勅在工諸臣務殫心底績刻日告

成俾蚤康

聖躬大慰與望臣等不勝幸甚緣係

大工已竣仰祈

特勅落成以奠

宸居以慰與望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遵

明旨循職掌伏乞

奏定

大禮吉期以慰群情事臣惟

大禮一事屢奉

王音載在金匱曰俟天氣清涼以便舉行

今已秋深爽氣漸回矣日待

慈慶宮成挨次舉行今輪奐告成業已

謝土天雖

宸太之獨斷天下信之群臣信之而吉期

之猶豫則天下望之群臣望之夫

臣有美而將頌者臣等之夙心禮宜恭而

因時者臣等之職掌當萬國高呼之

候盡令

佳兒佳婦同稱萬年之福值

一人有慶之宸會也

父是

子共聚一堂之樂則

陛下之

詔令信如四時臣等之甘忠無事再

讀矣臣等激切願望之至緣係遵

明肯循職掌伏乞

蚤定

大禮吉期以慰群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共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禮久待

綸音懇乞

聖慈速示定期以信

詔令以慰群情事頃者天氣清爽

新宮落成臣等仰遵

宸銜屢以

未禮吉期為

請

請未蒙

俞旨竊思秋仲以來

聖節正臨想樂事駢臻無暇綜理今朝

賀諸臣又將

陸辭盡及遠近華夷并集之候早完

若臣長幼各盡之倫是在群臣也方效

嵩呼又瞻

星耀知

是心獨斷之不移在

陛下也方稱

壽觴又行

吉典庶

聖祚萬年之無斁此益

國家極盛極樂之亨則亦何憚而不為

也伏乞

及期斷示臣等不勝願望祈禱之至緣

係

大禮又待

謙疏

卷

田

上

綸音懇乞

聖慈速示定期以信

詔令以慰群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青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

謹

題為

大禮

宸斷久定戚臣異議驟興仰乞

聖明洞察主持

宗社大計事本月初九日臣等接得錦衣

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等揭帖

大典萬分難緩懇乞

謙疏

卷

田

上

聖慈亟賜舉行以慰群情事蓋為

皇長子

冊立冠婚請也臣等心甚避之及徧讀一

過乃見就中詞意種種足駭大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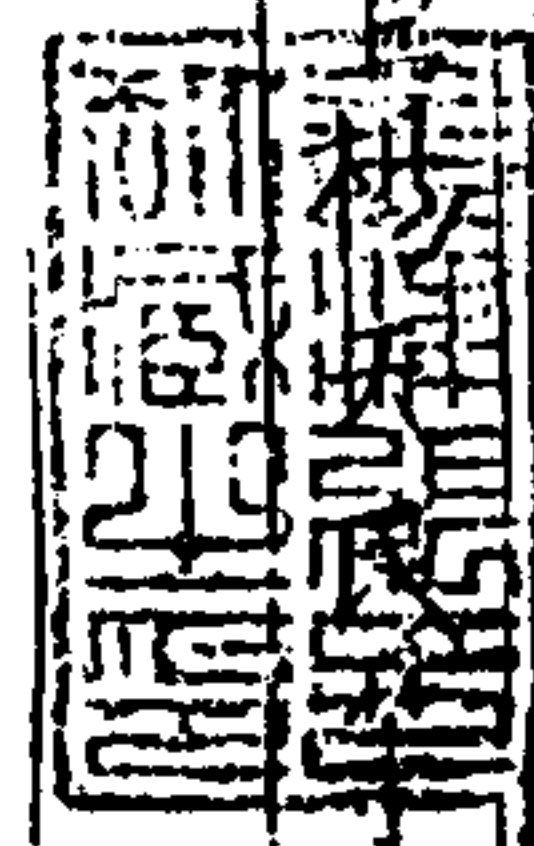
三禮併行為輕賤以先舉

冠婚後及

冊立為循序嗟嗟此何事也此何時也而

敢為異說若此臣等待罪該科義難

緘默夫三禮并行又奉



皇上英斷方今朝野臣民其誰不翹首以

足望旦夕

發勅舉行者乃泰等忽云

冊立之事尤為綱常重典縱難以緩亦難

輕率又云

冊立冠婚不可不舉但三者并行則涉於

馳驟夫以十九歲之

元子儲位久虛

冠婚尚滯即一朝并舉猶懼已遲可得

諫疏

謂輕率何得謂馳驟泰等既明知係

綱常之重柰何反欲延緩乎是誠何

心也等所未解也至三禮事體相因

原不容紊節奉

聖諭每稱

冊立冠婚挨次舉行即定序也乃泰等輒

云惟成人而後可以治人或者

冠婚先之而繼以

冊立庶使事得循序而舉不失之倉皇阻

滯夫

國家事未有名不先正能使言順事成

而禮樂可興者如謂

冊立可後

冠婚不知三加彌尊當用何冠六禮告

行當稱何號泰等既留意緩急先後

之辨柰何反欲阻滯乎是何心臣

等愈未解也噫使泰等無知妄議猶

可言也使泰等有心異議不可言也

諫疏

上惑

皇上久定之

聖斷下違舉朝共請之公心其關係豈妙

淺矣夫聖

皇上虛心詳察一意主持必踐并舉之

明諭無渝挨次之

成命庶邪謀永杜

國本不搖

宗社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臣等愚昧不

識忌諱無任惶悚懇切之至緣係

大禮

宸斷久定成臣異議驟興仰乞

聖明洞察主持

宗社大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

畿關掄文多謬貢額徇私謹遵

例查參乞

賜議處以信

明旨以昭公道事竊惟科場重典惟以登

正文體杜絕私弊為要邇來上歷

明禁不啻三令五申然猶虞人情之易玩

諫疏

陳

五

也特令科部於場後查參

功令森嚴臣子宜何如凜凜乃不意今歲

順天場依然恬不知畏也近據儀制

司送到閱過試卷有以文理駁者有

以卷號駁者臣等覆詳已確敢不為

皇上陳之查得萬曆二十五年該禮部條

議科場事宜內開文理險僻恠誕及

荒謬不堪者奏

請黜革主考等官分別參治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場中文字非但險怪者難以不經竟點即荒謬者亦當以不堪并斥今閱順天奏樂多鈎棘紕謬勢難徧求姑舉其甚如第一名趙維寰首篇破承云聖心無能信無能為聖已非不多之本旨矣而入起又有道賢無不能等語果多能之能否至大講慶以次縱將聖一節對大崇知我數句有此體查諸語意釋繳更

詠

卷

六

迂泛總之以依奇而傷雅者也次篇起講云斬制顯於外即不顯是顯已非不顯之本旨矣而入講又有得惟得於入等語不亦君子無入不自得果有如許之割裂否耶至物實翠精之說不可解驕倍陵援之意不相合總之以好異而成謬者也孟義雖僅屬字句之差而一論則大涉恠誕之甚如云其體近虛其中無有而物不

實又云我所虛人亦不實我所不有人亦故無又云不先自為實以起天下之厭慮不先自為有以起天下之厭無又云一人不必借資人人人不必借資一人讀之徹尾太率杳冥反之本題茫無干涉所謂虛無寂滅之談非耶此卷論思誠若論學殊僻刻削險詖士君子皆謂非盛世之文且

諫

卷

七

京關係四方之極而解元又一榜之首傳此以風示天下甚非所以為訓也第三十六名周希令學本荒蕪詞多迂謬如首篇有下之職詳不若上之職要等語又有窮無窮極無極紛如秩如等語又有行有坊表治有一隆寂如窕如等語又有如水造冰冰還水取一漚水具大海味等語次篇有官府宜一環填易通等語又有上天

道天高而聽卑下地道地卑而上付
 等語三篇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防而防等語又有先憂之道得
 得之危微之士等語夫此輩可中是
 塞白者倘能登第無惑乎高才之見
 置也第八十七名婁所性中本實賜
 外剽府吻如首篇有離岐之心類墮
 之境等語又有無其能心併無其多
 心能心化多心亦化等語又有無心
 多事擾其無事勿以多心亂其無心
 等語次篇有我為位之樞我為位之
 衡等語又有為天地立心惟此位為
 生民立心惟此位等語又有人有一
 定之位斯有一定之在在位而無在
 之心人有一定之在斯有一心之
 心安而有安之實等語三篇有試觀
 今日之域中竟是何術之鼓唱等語
 又有夫吾也乃斯道所寄寓之吾而

為天下所托之吾亦先聖所屬之吾
 而為萬世所寄之吾等語又有斯道
 不可無吾故先聖不可無吾先聖在
 可無吾故後學不可無吾等語夫此
 輩可中是乳臭者倘能入教無惑乎
 佳士之多遺也至言百四十七名苗
 自成三場文氣亦自潤大但賄買之
 說喧布長安甚有採集書香組成時
 義以揚揚其醜者事發後勝其等語
 不敢以風聞遠信但本卷首篇承破
 中即有不知多能之落於藝及能且
 不着二語夫看落兩字已涉嫌疑且
 收自落卷則人言安保其盡無影嚮
 也并應參明以俟公論至一百四十
 九名許國士查與周希令均係春秋
 竊聞主司藉口每謂孤經無多佳卷
 不得不撻取喻臣等縱不敢盡以
 此言為虛但本卷瑕不勝指喻無足

稱甚且用句欠通堪資笑柄抑何取於續貂也

畿輔麟經未必乏才至此亦應余摘以防倖成臣等所謂檢文多謬者此其大較也又查得萬曆二十三年該禮部題選貢入南北監肄業或撥歷在兩京者當科舉年分則就南北京應試既其撥歷而出歷滿各歸本省如遇鄉試之年撥學官照例於科舉正

額外考選起送且以本省之計應本

省之試既無額可拘自不應有號可

辨惟混同庫士一體校藝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歸籍選貢應中

之額在監選貢應中新增之額詎不

明甚乃今提調府丞喬登星嚴狗鄉

曲之私擅變

朝廷之法將八府歸籍選貢初場已與

一生員同編三卷成字號至二場三場

又忽與在監選貢同編四字號是明

示直隸選貢可按卷而知以為侵奪

中額之地又謂直隸選貢計數一百

六十餘名於四號選貢中宜中七人

其卒也果以七人中矣噫有是執府

臣之權力一至此乎夫大臣之罪莫

大於專擅選貢之編號增額

明旨昭然豈以

皇上主與庫士同校而府臣必主與諸生

同校

同校

皇上特廣額以嘉惠雜髦而府臣輒分額

以市恩梓里此何等法紀也撤閣之

後府臣自知為公論不容因而提揭

撫辯首謂生員中額原設一百名選

貢不得相攙夫自奉

旨以來各省皆有歸籍選貢查已到試錄

如河南選貢中十餘名少者亦五七

名何嘗於生員額外必增一名而謂

生員之額不得擾耶又謂丁酉榜中
八名致在

廷諸臣交章論列迄今未歇夫例奉

欵依諸臣何曾交章何曾未歇獨有候補

少卿傅好禮曾形之疏議而禮部案

已案寢案豈以案寢之疏而猶可援

之為口實耶又自謂曾具疏題

請候

旨未下夫

謀

朝政未有不奉

明旨而可徑行者既

新旨未得則

舊例當遵何得自用自專而變亂成法乎

又請場前曾與閣部面議選貢編號

或從此從彼惟視廣額之

旨下與不下為轉移夫廣額之

旨從禮部請也部疏止議廣額未議侵額

以廣額特奏之

旨而欲大侵額未下之疏其與閣部曾私
議否臣不能知但紀綱法度之

朝決無此體而不意今日有之也且科

場以文衡士本行之內未聞分省分

人藉令直隸百六十餘人即見有肖

盜得與各省選貢同試亦當聽其校

文之優劣為中之多寡何至計數均

分若宰社然是遵何例設謂宜爾則

別省選貢皆當各分一數何獨有衆

議

寡有無之不同即持衡之任亦僅可

付之一書算乎豈敢坐派是矣亦安

用此糊名易書分籍校閱為哉以

國家論才之人與任意低昂以

君父久定之科名忍請予奪若府臣者真

可謂無人臣禮矣臣等所謂貢額徇

私者此其顯跡也抑臣等猶有說焉

文體散壞在士習然使主司遵

例弗收則士習自正乃主司先自好奇

故一遇惟誕借屈之句即不勝嘆賞
不復計全卷之庸劣本房之棄置徑
列高等者比比是矣至於以維寰之
論登之程錄種種禪玄已為可訝乃
其心猶以為未足又自增數段如云
非慮不德而求慎見德覓慎即慎與
德強執體用是不慎之慎非慎之慎
也夫非防不慎以求先因慎覓先即
先與慎強執次第是不先之先非先
之先也又云慧根發植玄符自舍非
寐非惺無欲無營又云有物渾成先
天地生宿於丹臺石於遂初諸如此
類恐魑魅魍魎之談不誕於此矣夫
詞林之文多士武之
京闈取選四方觀之今主司若此取士
若此將來必用都綱提點共與文衡
錫衣黃冠並借計吏其為孔孟之宮
可勝慨哉竊謂今日欲懲險悞之風

在士子固不可輕容而在主司更不
宜輕貸者也中額擅優谷在提調然
使考官執
例弗從則提調亦何詞之抗乃考官素
習脂膏一任權勢願指氣使提調曰
回籍選貢當與在監選貢同校試官
即與之同校提調曰選貢中額當計
數均分試官即與之均分且聞通關
之際試官慮及指摘已從提調處索
一印信手本以為交質夫無質猶可
原也謂不知有
明例在偶為提調所欺有質則無可原
也謂已知有
明例在公然共謀而共悖之矣至於不
校文之優劣而校人之多寡
呈上試問試官二百年來有此事否將諱
言於數之偶合已有提調之辯揭可
憑將托詞於人之我欺或不宜木偶

之甚一至於此豈不辱文衡而大負
任使也哉竊謂今日欲明專擅之罰在
提調固應首坐在試官亦不宜未臧
者也夫臣等與科場諸臣非但素無
齟齬之嫌抑且間有交知之雅特以
明旨在前清議在後職掌攸關不得不糾
發如此至樹怨召讒臣等且聽之亦
其之矣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歷查發次

詔

○

○

○

○

明旨從公議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乞將
考試官右庶子楊道賓脩撰顧天峻
提調官順天府丞喬璧星及指摘
舉人趙維寰等分別重處庶
禁例不為虛設事權無敢擅侵其所裨
於士風政體當非淺鮮矣臣等無任
翹企待
命之至緣係

畿闈翰文多謬貢額徇私謹遵

例查參乞
賜議處以信

明旨以昭公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

留中

○

○

○

○

○

○

○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科場文體不經大悖
明禁乞

賜議處以端士趨以肅法紀事通自文體
日壞士習日非所關世運人心甚非
鄙淺故屢經申禁一日悖朱註二曰
用佛經

明旨森嚴豈容玩視乃今覆閱各省直試
卷仍多悖違內除全場之中僅一二

卷全卷之中僅三五句者姑不緊摘
外至於離經畔道之尤如川湖兩省
臣斷不能為之諱矣四川論語題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為全章夫此題觀
朱註自責謙詞二解其義自昭乃中
式諸卷率以道體本空為無能聖心
本空為自道滿紙禪語幾徧一榜茲
姑舉其甚如第一名丁紹春講云道
本無象其種種名理皆添入之見

夫子方寸內渾乎未有滄也泊乎未
有萌也見解忘而并忘見解之心亦
忘更得於無之中自增一有之障乎
道本無形其念念體認皆紛出之情
識夫子幾微內虛不填以實也潛不
耀以顯也情識泯而并泯情識之心
亦泯更得於無之上自加一能之累
乎此二比耳外仍有君子待之以為
高者聖人忘之以為大等語又有及
於太初之先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
小質之清虛之地莫要於無能而有
能為粗等語又有融會得盡洵靜得
空與夫元始境界及夫不解不靈等
語不勝數也然二名胡繼先講云吾
想夫子之蓄此至神也神故宅之無
朕遊之無方而內顧本來曾無有仁
智與勇紛立而為三者是侗乎未始
名象之初也夫安得於未始名象之

內道之以為有又想夫子之運此至化也化故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曾無有憂懼疑惑檢制而後無者是免乎未始識知之原也夫安得不於未始識知之地道之以為無此二比耳外仍有無者道之真亦聖之真等語又有聖人洞見真空而自神闡發等語又有能以人造無以天合等語不勝數也第十九名方重講云有可疑焉斯有端倪之可尋而聖人以無體體則三者宅之淵寂而無其垠亦妙之員通而無其意且得以擬議加乎故內忘其體自不見我於體而見我之無所能也有可應緣斯有迹象之為執而聖人以無用為用則三者與境會而無其感亦與迹化而無其應且得以應緣執乎故外忘其用自不見我於用而見我之無所能也此三

比耳外仍有道無可道也無可道故賜謂自道等語又有安生於仁覺生於智定生於勇而我甯然若喪道遙物外神遊象先坦夷世途而我冲然若虛等語又有非聖人不能自釋其心知亦非聖人不能自證其道體非聖人不能自遊於天能亦非聖人不能自化其我見等語不勝數也第二十七名譚謙益講云蓋唯疑慮震撼之遙為乘也而後有不為所乘之用則此中空洞不即境而自無可乘者是夫子虛無之真體而自為呈露者也又唯清虛剛大之各為涉也而後有不為所涉之境則此中渾涵不離真而自無可涉者是夫子無物之天機而自為發抒者也此二比耳外仍有我無道而迹象為虛我有道而迹象為着等語又有現前皆是真機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世界塵緣無不可以執樞遠名理皆非吾有而道德性命不容絺絺域等語又有此非自融理趣固不能忘象數而默證乎太虛又非冥其聖真夫孰能返無名而領解乎默體等語不勝數也第六十四名余化龍講云道有自離而後合者則合之名以離而立夫子不緣離以為合又安所得於若真若虛之境而自呈一合之形象也亦有由失而後得者則得之形以失而彰夫子不據失以為得又安所得於至空至洞之虛而自呈一得之境界也此二比耳外仍有無存注并無無存注之心無排遣并無無排遣之意等語又有消於何起成於何門及不知心載道道載心不知道忘我我忘道等語又有大道無名原不着象於有大德不有亦不覺自道其

無等語不勝數也此五卷者川文之大較也湖廣諸語題君子不憂不懼夫此題觀下文內省不疚一語其肯自明乃中式諸卷率謂君子視世為幻境視身為幻形侈口禪玄亦幾半榜茲姑舉其甚如第十一名王之榭講云迥憂懼之原則當無我時憂懼從何寄迨寄之後而友認寄為我焉則憂懼始自無而適有然而有者終非有也君子且若素位又若妄緣實之不有而奚事祓除也極憂懼之變則當有我時憂懼始為緣迨緣之後而友因緣為我焉則憂懼乃自有而愈有然而有者終為無也君子且若嘗之又若遠之盡游之若無而奚俟杜絕也此二比耳外仍有在物者豈盡不撓而不必以我造適在我者豈盡不緣而不必以我為遣等語又

有逐於境而不起於境生於心而且
闢於心等語又有抱一而處則自視
其身身且非我有也何緣而忽有憂
懼憑虛而御則泛觀其物物且無其
物也何自而執有憂懼等語不勝數
也第三十八名李正芳講云人心有
虛實三界憂與懼之迭乘其無乃離
於虛而溺於實乎君子虛遊其舍方
且人喧而我寂形闕而神恬曾何礙
實相於可憂可懼之來而自得吾太
虛耶人心有靜躁二根憂若懼之偶
涉其母乃越於靜而即於躁乎君子
靜持其偏方且淡乎其無營泊乎其
未起何致伏躁想於倏憂倏懼之因
而自弛吾靜主耶此二比耳外仍有
雖未嘗強捫以閉其中關及固不必
疆陽以杜其外構等語又有君子不
逐境亦不着境君子不起念亦不弛

念等語又有自樂其樂而非樂人之
樂自適其適而非適人之適等語不
勝數也第五十八名楊學奇講云蓋
有憂懼心必有心憂懼之心而虛中
忽起一意則心之源不靜君子直於
其源化之而太虛不動物無能為之
動有憂懼心必有遺憂懼之心而意
中又起一意則心之流亦不清君子
無俟於其流止之而意無其意無物
能消其意此二比耳外仍有更不必
定心於極而心自定更不必息念於
靜而念自息等語又有非其因生而
成非其因起而除等語又有諸緣皆
易斷惟心不易成惟真心徧滿妄心
自滅既成妄心自永見真心等語不
勝數也第七十名程士升講云人世
之柴柵一立始而不得其形則懼
也既而益熾其後則疑端也兩念并

結於方寸而暗中之淵沒已深此中之解脫一透前之憂不能牽則心也後之懼不能膠則境忘也百慮俱融於一念而宏襟之道曠已遠此二比耳外仍有適來者時適去者頃等語又有官馬啞馬之衷惟馬棘馬之私等語又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憂懼無所寄等語不勝數也第七十七名董以脩講去出世者之不然世住世者之不能出世此之憂懼凡以為世繫耳君子則有所適而心無去有所留而心無住世不得而繫也世故不滑其神故神有餘適夫且不見其憂且懼者而安往不得恬愉樂寂者之不能逐喧與樂喧者之不能逐寂此之憂懼凡以為境後耳君子則靜寂不見其靜語喧不見其紛境不得而役也境界不羈其神故衷有

餘聞夫且不知其憂且懼者而何處非其坦適此二比耳外仍有神理宅於不遷之宗而當境常定等語又有立大宗以妙萬應及有鼓覽於天鈞等語不勝數也此五卷者湖文之夫較也在士子方炫奇吊詭在主司復厭常喜新大亂聖真髦弁功令誠何心執設謂時尚固然滿場皆是不容不取然亦當於批點之際明註醇疵庶法戒猶昭未為大失胡乃意愈禪而園愈密詞彌誕而中彌高是明為異端樹赤幟也如謂道本空虛四方之教原有可尊則身宜削髮披緇潛伏野寺自傳衣鉢誰其禁之胡乃以棘院為叢林借寶典為剽度詎非名教之罪人也乎臣嘗考宋之名士劉幾為文務險恠語當歐陽脩初主試事而幾之論曰天地軋萬物

苗聖人發脩曰必劉幾也輒痛斥之
 且以硃筆橫抹其卷時謂之紅勒自
 而文體遂為之一變及脩再主試事
 幾因改名為輝其堯舜性仁賦有日
 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
 形為四罪之誅脩大稱賞復擢為第
 一由此觀之可見士習靡常惟視上
 所好今臣指摘諸卷大都才氣宏博
 想皆高明之士果何難返歸馴雅邪
 宋之劉幾良由邇來試官無歐陽脩
 其人故士競投主司之好遂成狂瀾
 不返然則誤天下時髦而不得為聖
 人徒者非主司其誰也 臣謂主司清
 夜自省當必愧悔無地又安得浪言
 科場陷弊而且多方為倖免計哉嗟
 嗟今天下最可憂者
 朝綱日玩法令難伸就科場一事往往
 以徇情廢法故臣於五月間即有條

議已詳法紀未振一疏蓋慮之深矣
 未幾順天以首善之地既掄文多謬
 又貢額徇私 臣循職糾察無非欲為
 朝廷一伸法紀耳不謂至今靜聽兩月
 未蒙
 批發是
 皇上申飭之
 明旨竟托空言而言官奉
 例之彈章徒惹空怨將士風何由而正
 法守何由而肅哉 臣竊懼之矣伏望
 皇上留神省察亟
 勅下該部指四川考官楊一葵趙拱極等
 湖廣考官沈淮張其庶等并原參順
 天內外考官楊道宥顧天峻喬壁星
 等及舉人丁紹春王之相趙維寰等
 逐一列名
 上請議處如例庶邪既闢
 雅化自弘其於世運人心殊非小補臣

無任翹延待

命之至緣係科場文體不經大悖

明禁乞

賜議處以端士趨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

題

諫疏

四卷

三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認罪回話事臣於昨歲十二月二

十二日因川湖文體不經具疏參正

業候

旨月餘矣忽於今年二月初二日得前疏

發下奉

聖旨禮部知道本內如何犯寫朕名不行

迴避楊天民着回將話來欽此臣聞

命自

諫疏

四卷

三

天措躬無地及細加檢閱始知單犯

御諱一字臣痛加怨艾已悔罪無及蓋緣

臣所錄者乃場中文字而臣所犯者

即中文之字依樣抄磨坐是失檢點

檢茲蒙

聖慈寬臣斧鉞責臣不行迴避臣有何辭

但乞

皇上鑒臣平日敬慎之衷憐臣一時疎誤

之失

世賜恣者則

浩蕩之恩或有出於臣之望外者矣臣

任悚慄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具奏

留中

禮科右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父病曠官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自備員頃聞

廩幸論三年署印且居二載兼蒙

任使監察工程遭際

聖明捐糜莫報詎意忽感危症萬不得已

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蓋臣稟受原豐居嘗不以風寒

暑濕為苦頃當乍寒乍暖之時自恃

諫

疏

奏

事

素壯不知避忌遂致感冒表裏受傷

然呻吟中尚念科員甚乏此病苟且

夕可愈分當盡瘁曷敢言去兼念工

次垂成此身苟瀕史可待例得微

恩又苟肯言去無柰中邪日深久益困憊

屢延醫吳海等診視俱謂陽氣耗弱

非假數年調攝決難以藥餌求痊臣

聞之始不勝大惧蓋非獨為一身慮

也良以科務殷繁一切

命令疏章看詳曾無虛日是其經月可勝
之官工程緊急一切錢糧夫匠稽核
全在親臨亦豈卧榻可了之任尸位
待遷素餐廢事即

浩蕩之恩終不問臣而臣益有餘辜矣近
查得萬曆二十七年兵科右給事中
劉道隆曾因病乞歸維時亦值科臣
缺乏亦有帶管工程但緣真情所迫
隨蒙

恩允放今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照例查覆容臣回籍調理庶有
更生之望可免曠職之虞公與私負
為兩便臣無任顛乞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具奏

留中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華官原
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典愈遲人心愈惑懇乞

聖明省悟刻日

傳諭舉行以永安

宗社事臣等竊惟太子者國之大本家之

冢嗣樹本欲固未有不自蚤正名號

始者衍嗣欲昌未有不自蚤諧伉儷

始者今

皇長子二十齡矣

冊立之期已過十年

冠婚之期亦越五載

皇上試想今日

宗廟

社稷大計

續承啓佑良謀事尚有重在此者乎情更

有切於此者乎綱乃

屢旨雖明竟無一踐且近於舉朝公請俱

留中不報即間有別

諭亦復以必不能究之珠寶為詞是

上之意益不可知而下之情益不敢信矣

夫

上不可知則窺伺之端也下不敢信則逢

迎之漸也有窺伺將有覬覦有覬覦

將有陵逼有逢迎將有黨附有黨附

練

將有變構啓釁釁變臣等雖不敢盡

言然古之名臣則嘗言之矣昔楚共

王不蚤定世子屈建曰楚必多亂一

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分已定則

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而世子不定

亂自此生矣又宋仁宗不蚤建太子

司馬光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

今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

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

遠慮特欲倉卒之際立其所厚善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

哉由此觀之可見計開儲二不必居

父實有他念顯有別圖始足貽亂惟

當機寡斷及汗確常即足基國家之

隱憂不小也

皇上味古人之言決今日之策尚可猶豫

徘徊而不為必安長治慮哉况男女

之欲發時而開父母之心推情而體

豈

萬乘之季禮老翁狂之口好迷在望鼓瑟

舞翻竊慙慙曠久而展側為勞鬱結

深而精神鮮暢此自關

皇上天性之愛又無俟於臣等之曉曉也

臣等待罪披坦分宜力諍通僅附名

公疏則以

旦夕靜俟之旨可信可待恐冒激阻之嫌

耳乃今時已狃矣望已負矣抑豈敢效尤將頌首鼠兩端辱

朝廷計繩之司誤

國家

宗社之計我伏乞

皇上虛心省納

銳意進行毋誤

成命以駭中外之心毋泥曲說以來議

之口將

諫

而立冠婚諸禮

所司刻日并行廢

國本固於苞桑

聖胤綿於三代之有通之長不將

於今日

家嚴無任

命之至緣係

大典愈違人心愈惑懇乞

聖明省悟刻日

待諭舉行以永安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具題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皇長子及諸子長幼天倫未定

祖宗家法朕所恪遵冊立冠婚分封大典

已屢有明旨曉然有何疑議惑亂有何

違逆觀觀有何陵逼黨附况春初內外

諫

遵旨靜俟乃即擇日命其移居矣是果

欲遷延乎是皆因爾等奏擾漬阻乎今

各該衙門已備造應用器具備有次第

正欲降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違畜物

輒敢違臆漬阻假此要譽沽名而實難

間逢緩好生可惡本都當尋問究治內

楊天民王士昌都姑且降雜職調極邊

方用不許朦朧推陞其餘各且罰俸一

年該部知道

廷議附

東兵留撤議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民議得
閩外自有專寄軍機非可遙度東征
之役總督以身任之者數年於茲請
兵則予兵請餉則予餉稱有功則功
無不酬稱無罪則罪無不赦果何事
不由議處不任主張今奈何叙功徵
賞之後獨欲以

議疏 卷一

廷議決撤留款且一倭奴也向言其不

來今又言其必來一戍守也向言其

當撤今又言其難撤轉換不一倭

廷議將奚憑焉如謂軍國機宜當其固

長便不宜互涉推諉不思以朝鮮之

視倭奴

中國之視倭其利害之關係孰切以廷

臣之料敵較督臣之料敵其情形之

觀聞孰真今舍利害切身之朝鮮而

謂其不必查議移督臣身親料理而

事而欲廷臣以臆決代之無乃舛乎

况成鮮易安鮮難留兵易供餉難有

謂關白已死各島爭雄倭必不能大

舉者有謂近鮮一二島其未易禦或

我當頭欲歸者有謂我兵之擾甚於

倭者有謂留兵之害甚於撤兵者有

謂

格職已空

議疏 卷一

中國已收即欲留兵其餉當聽朝鮮全

供折色不煩

中國者有謂朝鮮苦役雖欲撤兵不敢

明言者此等情狀廷臣何得決之若

謂功於己而嫁禍於人遠臣方欲愚

廷臣廷臣復以此自愚勿論取笑於

士夫且貽笑於青史矣今日之議惟

當責樞臣與督臣自決

朝廷以重責罰隨其後庶為長便謹議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抄參附

朝鮮國王請易嗣

禮科叅看得朝鮮國王李昖易嗣之請一至再再至三矣始終不過以長子臨海君肆性資凡近且曾為倭所虜次子光海君學聰明又能號召散亡遂謬襲以賢以功之說決意舍長立幼矣不知此敗道也國王未之深思耳蓋立嫡立長萬世常經亘

古亘今未有紊常而不釀亂者臨海君縱性資凡近未聞有失德可指柰何便謂不堪繼承脫光海君賢矣名分所關賢者必不敢僭彛倫所係賢者必不忍僭又安得以幼奪長而冒不韙之名耶當王京既陷即國王亦且播遷自不當獨以臨海君被虜為辱雖光海君曾蒞全慶軍事然卒未見有戡亂定難之勲此謂五十步之

走則可若謂國家由光海君再造可藉口於世亂先有功也誰則信之況當此卧薪嘗膽之時欲為此亂常召變之事無論內難將生倘日本假此為由稱兵再犯則向年猶侵疆之寇今且為有名之師矣中國即欲復為捷伐亦將何謂之執恐非朝鮮社稷之福也抄出慎之

陸巡撫卹典

禮科參看得四品已經考滿官止賜祭一壇例也原任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陸萬垓積俸雖深終屬四品乃其子大銳陳乞卹典若葬若廢若謚統欲徵思於予祭之外則例之所不載也縱欲賞可紀碩未必躬履行陣恐不可以言軍功即旅櫬可矜碩匪係取義成仁恐不可以言死事至謚以易名典更鄭重既有定制自難任

情總之固不宜苛尤不宜濫抄出十稟裁於例可也

韓侍郎卹典

禮科參看得已故侍郎韓世能曾充

經筵

日講之員又叨三品考滿之後祭葬常典

或可循例徵

恩至贈謚兩端自非卓行高品純粹無瑕

著

朝廷原不輕許茲聞本官行誼碌碌品

格卑卑昔年屢掛彈章至今猶多遺

議即前此

恩廢尚出黃緣吏部之執奏可據也而

猶廢隴蜀之望乎情自無厭例則難

徇抄出慎之

張尚書卹典

禮科參看得易名之典關係最重非

若祭葬之僅論官階亦非若贈謚之

燕論勞勩故條例申明謚典一狀必
首稽生平有無論劾非公論又朕亮
無瑕疵者不輕許焉其慎如此原任
兵部尚書張學顏數歷多年其宦績
因誠有足述但陰陷御史劉臺一事
屢見彈章大犯公議而粉飾衰朽等
說又其末節也當贈廕之請已見人
言嘖嘖使非藉礦孫資緣之力在吏
部必不飲覆在

朝廷必不肯予則亦安所稱公論文朕
毫無瑕疵者而復觀及於天下萬世
必不可私之謚典况近奉

明旨議奪議補正在講求誠并俟論定不
更安乎不然竊恐貽辱且多則今日
之言未必不忠告也抄出酌之慎之

雲南撫按總鎮嚴土儀

禮科參看得雲南撫按總鎮陳用賓
等會疏類進夷人禮物并獻各官盛

年所受並儀一節為照諸夷內附已
久土儀僅屬私文撫鎮諸臣果能推
心撫馭卑鄙覬未必見疑縱欲藉口
為糜則時率自有舊例乃今一旦取
而貢之

朝廷雖餽者也祭諱原疏不過恐年久
湮沒而已查自嘉靖三十九年至今
已四垂餘禩條條伴分明通傳無恙何
獨今日遽虞其湮沒也乎又不過欲

自明臣節而已夫外夷私覬人所共
置如魚論魚節可明即使人取我棄
亦不宜以日子棄置之物反欲為
尚方供用之需不幾以

朝廷為備其此等舉動遠類前代藩
鎮進奉之風近似今時弁監孝順之
能大體可惜通弊當防抄出仍宜嚴
核往例有無酌為覆止可也

禮科參看得生員何任家為其父原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何洛文陳乞

卹典一節為照洛文昔年講讀舊目

而以被劾致仕者裁夫論講讀之義

朝廷誠當念其舊而酬其勞但核致仕

之由公論又多優其文而卑其品今

查條例所載重在侍從則有云

特恩所加者固例也重在清評則有云悉

行停止者亦例也探度二者之間祭

奠或不容已而贈諡斷不容輕乎抄

出酌之

設尚書卹典

禮科參看得卹典條例內稱被劾致

仕官員若果罪過昭彰清評其棄則

不拘見任致仕悉行停寢查原任

尚書刑部尚書被止及生平純節

功徇私激變諸微狀姑無暇縷指惟

畧考其賄鑽權要一節如珊瑚鴉燕

金珠犀象等物扛餽江陵者以百計

扛餽馮保者以四十計扛餽游七者

亦以十計原贖臚列至今猶汚人口

頰所謂罪過昭彰清評共棄者寧有

兩乎生前僅從致仕微幸已多死後

尚敢希

恩無忌殊甚抄出寢之

余侍郎卹典

禮科參看得淑人徐氏為其夫原任

兵部左侍郎余立陳乞

卹典一節為照余立考察自陳致仕官

也曾經三品考滿於例止應祭一壇

半奠至於贈諡錄廢為非數節炳

節舉孤寡者不宜倖覲茲按太官生

平雖稱斤斤自守第撫應天則左袒

豪官人唾坐視焚坑佐樞筦則莫展

一籌自處傍觀木偶所謂碌碌者流

得微祭葬如例足矣尚可他希
哉抄出酌之

官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有賞諫作忠之典榮哀無剛
於歿存政當紹庭訪落之初志事虎
先於繼述其有功存國本身竄遐厥
方需不次之恩而久抱云亡之感褒
崇尤宜亟焉爾原任禮科右給事中
降貴州黎平府永從縣典史湯天氏

誥命

四卷

〇

浩氣雄文元心峻節明廷升峻壯野
分符首嘉治行之高特擢糾紛之地
而爾矯然特立知無不言編管存一
代之闕文制科洗邇時之陋
吏冒功之賞窮宵旰言利之
把其苦心批瀝矢其危論
萬里接荒方賜環之有期
已定燕魂可憫願命宜光
為光祿寺少卿錫之誥命於

2094624



ZW 21101000584645

S
Z121.5
15a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升華青簡垂直臣之譽龍綉渙龍泉
墓賁永世之光春乃明靈服茲休命
天啟二年九月 日

諭祭文

維

天啟三年歲次癸亥閏十月丁亥朔
越二十四日庚戌

皇帝遣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河
東道協理糧儲監督蓋法右參政王
家賓

諭祭原任禮科右給事中今贈光祿寺少

卿楊天民曰惟爾磊落才猷璘珣可

節高蹇蹇對再歷花封方親民以如

傷遂補君於有闕七年執節教玉

於梧垣三易投荒忠已通於祖

星既正甘自堙先少海可迴違

頂放棄雖鄰於汨水羽翼莫重

山未及賜環遽嗟宿草軫
元朝之遺直霽舊德以彛章晉秩疏榮加

遵錫龍歌茲渥典

